#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 集部第二五九冊目次

張光弼詩集七卷 （元）張昱撰 明天啟二年趙琦美家鈔本 〇〇一
王忠文公文集二十四卷 （明）王褘撰 明嘉靖元年張齊刻本（四庫底本） 〇八二

# 張光弼詩集七卷

（元）張昱撰

明天啟二年趙琦美家鈔本

可閒老人集四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張昱撰。昱字光弼、自號一笑居士、廬陵人。元末左丞楊旺扎勒原作楊完者今改正鎮江浙、昱參謀軍府、官至左右司員外郎、行樞密院判官。元末棄官不仕。張士誠招禮之、不屈。明太祖徵之至京、召見、憫其老、曰可閒矣。厚賜遣歸。更號可閒老人、放浪山水、年八十三乃卒。明史文苑傳附見趙撝謙傳中。瞿宗吉歸田詩話記其在楊旺扎勒幕中諸作。又記其酒酣自誦歌風臺詩、以界尺擊案淵淵作金石聲、曰我死葬骨湖上、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其風調可以想見也。其詩學出於虞集、故具有典型。舊稾散佚。正統元年楊士奇始得殘帙於給事中夏時、以授浮梁縣丞時昌刻之。此本即從正統刻本傳寫者、士奇原序尚載於卷端。其詩才氣縱逸、往往隨筆酬荅、或不免於頹唐。然如五王行春圖、歌風臺諸作、皆蒼莽雄肆、有沈鬱悲涼之概。天寶宮詞、輦下曲、宮中詞諸作、不獨詠古之工、且足備史乘所未載。顧嗣立元詩選嘗錄其詩於辛集中。其小傳引楊士奇序云云、所見蓋即此本。舊版久佚、流傳漸寡。

國初金侃得毛晉家所藏別本、改題曰廬陵集。侃復為校正、間附案語於下方。然其本亦從此本傳錄、非兩書也。

張光弼詩序

廬陵張光弼先生少事虞文靖公集得詩法文靖才高識廣其
詩浩博而不肆變化而不窮而一歸於正先生之詩氣宇閎壯
節制老成而從容雅則得其傳焉張淵公翥最先知之而一時
學者皆翕然之其平生之作散亡多矣予近從給事中夏時得
其五七言古近體一帙以授其外孫浮梁縣丞時昌俾刻之鄉
孟氏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先生名昱仕元至江
浙行省員外郎嘗贊忠襄於戎幕元末政壞遂棄官不仕張士
誠據有浙西禮致之不屈而與周伯溫揭廉夫交游相得號一
笑居士我
太祖皇帝混一天下訪求前元故臣之賢者嘗被徵至京獲見遇
接已而憫其老曰可閑矣厚賜遣歸遂休
天語更號可閑老人徜徉浙西湖山之間詩酒自適春秋七十有
三而終噫觀其詩而考其出處可以知其為人焉
正統元年夏四月既望榮祿大夫少傅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同郡楊士奇序



張光弼詩集序

庚子之冬予始識張光弼于杭光弼廬陵人也喜游湖海間以
詩名嘗負劍挾策從軍入幕府從主帥經畫籌策以功累遷至
杭省左右司員外郎行樞密院判官杭為山水勝地而光弼能
詩善歌詠是時天下方用兵藩府所在不一而光弼獨能周旋
其間以詩酒自娛不規官不怙勢以取撓敗故一時公卿大夫
士咸禮之求詩者日夾其門予時每數詣光弼光弼誦所作未
嘗不為之擊節然猶未能盡閱其編其後予去杭與光弼益遠
丙辰之春予復至焉光弼手其詩二編過予寓舍且言曰吾平
生所作多矣今其藁皆不存獨此在巾衍中與吾周旋者殆二
十年幸不失墜而得古律絕句凡若干篇而凡志意之所感發
欣戚哀樂於是乎在其可以自見于世者獨此而已子其為我
序之予受而讀之愛其意婉而辭麗情閑而調逸有詩人之風
不能去手者累日因切自念向之所聞於光弼者雖久而未決
逖今始得其詳焉蓋言者心之聲也時者事之會也時異則言
異於是有正變焉其事之秋殆雅亡之日也光弼以詩人之才
而遭時板蕩詞々戎馬間其應酬交接蓋無非衰世末流之事
雖欲正言而不可得故其辭多變使光弼當盛時一鳴則鏗鏘
炳耀之辭自可匹休於前人惜其遭逢不偶而其言止於是也
雖然杭之山水猶昔而光弼年來耄猶可肆其餘力於詩矧今
聖化之隆天下頌聲方作光弼雖在田野其能自已於言者乎
尚當歌詠太平而得之無斁也
洪武九年夏四月八日錢塘陳彥博序

刻分卷一
卷二兩分
七卷各訖

# 張光弼詩集卷之一

古風五言

## 飲馬長城窟行

飲馬長城窟飲多泉脉枯嘶跑不肯行思若長前遠驅之尚不
忍惻然駐征車翔風當面吹墮指裂肌膚豈念衣裳單顧己猶
亡失功名登天然何時執金吾陰陽無停機百年誰汎史常恐
逝物化奄忽奔跌隅此恨當告誰策馬日長吁

## 古意

切露積殘階明月生羅幃流光劍奔電霜飛闕空閨黄金篆朵
間毋乃渥義舒安存廉耻士再蘇關雎詩

## 雜詩

高樓抗浮雲南盡洞庭野涼風颯然至禍棠凄以下登臨極四



顧莫我所思者晨來秋聲飛羽翼不余假紺質匪金石流年劍
奔馬日暮翻來陰風蘭護蓋把
日月更互行四時亦云易去時柳未黄又見楓葉赤人生乾闥
內生死難周也別離將誰訴之又何從昨宵夢相見識貌如
平昔覺來但虛慢衾枕有餘悽

## 行路難

鴻鴈及秋來玄鳥先社去俱生亭毒內羽翼乃不遇翔者不知
水泳者不知山世事每如此人生行路難

## 少年行

看花木槿花朝榮夕已萎芳容有凋謝膏澤何所施壽命如可
長似人今何之高堂有歌舞及此少年時

刻年少

## 古别離

刻分

陽關古別離對面折楊柳旋踵各道傍爲得長在手丈夫四方
志觸力車馬走慨平生懷不在賦詩後渭贊辭竊翻性命同
所有去去勿復陳黄金切如平

## 古琴

拂琴古之器造自軒轅開來隷五十絃柱列鴻鷺班中有洞庭
水白日興波瀾入文際昌期虞應清廟雍洋洋、雍頌音一唱而
三嘆神人既以和鳳鳥翔其翰聖明御天下百靈咸抑舉

## 讀離騷經

三閭楚同姓悉生於所愛讒入在君側繩墨日循背虞兹宗社
傾繫辭其狀採天覆三致志九死猶未悔雲修路不塞遵投汨
羅永斯文未來長風雅接三代竟懼南國士汲汲抑需溉

## 讀秦記



然高望遠海中有三神山秦皇惑方士採藥駐家蔡如求不死
藥何必波濤間玄牝氣孔神日夜相循環若人善保之入聖而
超凡所以廣成子度世爰遊凡

## 書志

少小誦六經中歲始聞道乃知三百篇不費辭摘抒發言將仁
豈猶若未深造常恐歲年晚白露先芳草栗思存寬弗舉筆加
孤稿塵戚諸雅音蘇缺以終老

## 相逢行

京師衆大道騎馬俱後游相逢念輕薄解贈雙吳鈎性命付然
諾妻子託綢繆朝過狹斜道暮宿娼家樓五侯與之游七貴為
之謀心膂指百年羽翼期九州當其勢合時喝倒黄河流一朝
發用盡門戶無嗚騶卿關恥獨歸京邑難久留慨念平生懷排

細碩河丘浮雲誼終朝夬意將焉允

古詩

壯哉市中歌命世之雄者帝王有大度不在論風雅綿延禮樂
修採詩罔無暇雖李離別辭亦自關教化文章與政通斯望雅

王粲

漢詩十九首不復辨名氏蘇李及枚乘伯仲之間耳常時尚詞
賦六義誰作意雖非大雅言頗有風人致篇章何在多自足傳
於世所嗟黃初後作者莫與企
曹公英雄姿吐辭自天成橫槊鞍馬間慷慨念平生汝穎諸文
學獻社奉明廷對酒惜時邁戴歌神鹿鳴風雲入壯懷河山助
咸靈至今鄴中唱猶傳文章名銅雀有遺憾哀哉短歌行
鄴中盛文辭七子相掎角雖屬丞相辟未免傷流落世胄相友



善客好以酬酢出內結腹心庶條抑殊遲頹同雲雨會飛翼永
栖托貴賤俱黃土誰存建安作
魏文在世子嗣領五官將國事既有關雄衛尤所尚讌游集文
學詞藻咸宗仰五星乘光彩兩曜分氣象風流積二世況復入
君臺快樂莫豫池乘肇一何壯寧同汝穎士戚戚異所望
東阿帝室親復乃貴介弟降志詞翰間國事罔所與思源而文
與光彩照當世切切陳自勉猶驅以明志深情淼神賦所賴以

自棄

禰衡輕狡入況以才自負將赴漁陽撾撾入還自梅曹公重家
物嫁惡與黃祖值謀動勳際為用鸚鵡賦所以發達士貴死誠

時務

三謝國親臣世家金閨秀家族雖時尚好爵尤所羨出爲領石
鄴而不拘種殘能忘永嘉　山水事游娛篇章自肖美雅詞從
此變餘波及齊梁纖穠入衰态

嗣宗絕戚否善君處時梅敬懷數十篇倬爾追漢魏爲卑哭而
迷此豈無所肆懷登廣武臺神氣偶相會從來倜儻心土宜規
當貴雖有帝王將可用時一辭

淵明君子儒心事羞獎曠辭來得佳眠自謂羲皇上文章固可
誦節操尤所仰且無州縣拘安得言不放託志壁賢錄千載成
絕響

高人王右丞輞川亦有樂位居尚書省志不異丘壑誰言肉食
鄙而不事濃泊辭續大雅名集多應制作廉吾得所宗夫子實
先覺

工部行在官飢寒莫與比奔走避賊中朝夕命加寄一飯不忘



君先言以鳴世親家萬乘知不救妻子累文章天地間風雅可
無愧賦者護接迹此作更難繼

襄陽孟浩然五言擅時譽遊放羈旅間氣豁江山助感慨見山
作記興洞庭賦九重獲見知一語乃工忤禁廬南山歸亦見蔽
風雨篇章如可傳、、遠不遠

蘇州韋刺史早事武皇帝既蒙南宮録復牒符竹寄折節就繩
墨檢身勤治理賦詩長日靜、閣餘香窒晚凌攝鬧府感徹道
所以宜爾金玉音風雅存遺製

鴛鴦篇

鴛鴦水中禽居常有定偶行則共洲渚栖不異淵藪交頸情所
私和鳴氣相友白頭不自嫌彩翼飛左右雄雌或失配霜露甘
獨守嗟彼羽毛類賦性乃何厚願獻金閨女繡作君子緌入武

刺諾

竟刺境

違天常鋤爲此禽醜

幽蘭篇

幽蘭不自媚紫莖生溪澗寂寞空林色過者誰復玩及時式見收不與叔芳亂熒協天使與握勤郎官時羽蒸馨香德麻以同歲晏

閨思篇

逵日洲渚上春風吹杜若閨人念離別遠思生幃薄去年執手時記省採蘭約如何燕鴻跡遂不成歸遊時憑夢中見又側勝雞蒼起視東西廂衆星已寥落晨鷄方再鳴曙色已東作安得携手人歸來共春酌

卅華篇

隋壁胃冊峯碧葉相掩映晨露發光姿舉世莫與並微風波上



來綽約有餘韻相看咫尺地人遠河漢迴綠房多苦心祈立秋塘嬪

美女篇

燕趙有美女紅蓮映綠荷瓏璁彫夜玉團扇畫綺羅流形星飛動弋孫雲氣多回車南陌上誰不駐鳴珂

松濤軒

松聲擊海濤洶洶不可息如驅萬山泉迸落千丈石浩然入清聽心與竟爲一焉知咸陽道車馬走赤日大哉利名事靜者愛不及

三良詩

百歲誰免死貴是留芳名三良狗秦殉慷慨平生情一諾奉明主千秋共良榮從容就長夜斯人豈偏生所以黄鳥詩至今頌

遺替

班婕妤

婕妤辭輦時風靚動宮闈後來執扇詠詞氣何悽厲婦人何所恃所恃惟姿色過時而色衰執席成棄物不見長信宮苔生玉階側

一脉泉銘爲中一元禪師作

天地不自私至寶發山川誰於黄金巖得此一脉泉涓涓成不息雪溪霈後先造物亦有待於師亦前緣既供香積厨復灌篇隣田疇波釋氏法一燈遍三千泉流顧無竭燈光永相傳日暮而月錄於德寫斯乎

送薛山人歸富春

舊識薛天吏飛衮又賦歸性詩樂虎友自老薛蘿夜高步雲同



舉潛形鶴自飛清酥者潑更黃綃織成機生事有繩準清言無是非句拾敘工孫皆聽古人稀

贈孫雷師祈雨有應

天人本無二萬物備吾身一誠苟無妄呼吸存鬼神南邦五六月暵陽如火熾法師念民食升壇拜愁嗔符召五雷伏龍起三江滃風雲隨指顧沛澤來逡巡豈惟盈溝澮更且溢河津道路接歡頌田家具倉囷咨咨大鈞內造化豈不仁安得法師輩飛行遍八埏以蘇雲霓心慰彼大旱民

拙逸詩

守拙中乃逸用智機或生所以抱真士泯焉黜聰明貴樂不二價懸壺無姓名逍遙城市間心與造物并鶴長斷則悲鳧短續則驚萬物有常性巧偽非人情乘資一箪拂千里無留行贊哉

對空同

訣惡翁可以為世程

從軍行

一身既從軍家復顧家室日食官倉糧唯知事行役昨朝號令
下有皆超大磧驅車出域去旌麾耀白日男兒重橫行焉乘假
羽翼意氣從中来性命何所惜鵰鳴沙塞雨四面無馬跡不有
封侯貴班超皆投筆

晚春詞

曉風日夜起春到亦已久清晨捲簾坐惆悵閨中婦閑鶯啼乘
泪對花惆握手昨宵夢夫婿白馬章臺走結成合歡帶日覺妾
懷袖覺来風張幔啼鳥在高柳空織錦廻文佳期竟何有

採蓮詞

採蓮復採蓮採花莫採葉々上多朝露花間盛顏色同舟二妹



女流盼轉明月闌酒猗上珠時還肌膚白岸上騎馬郎調笑五
陵家貧不念所歡洪水不可越

捕魚詞

漁家無別業衣食惟罟網生長風波中舟楫慣来往江平風波
靜天靜柳枝響浮魚圖所欲忖心鄉內供養生恭有命吾家受
其業　故應翁乃居中山相

贈吳琰代宣州

天風吹孤蓬一去無留蹤或與同飄遇猶希遂故龍同飲南陂
水況是親骨肉相見無別離樓々訴衷曲々々猶未伸征車動
行塵屏營高堂上尊酒聊具陳紉蘭以為贈此意良不淳蕪蔵
懷袖閒時用慰寂邈

題簡孫辨註卷後

種蘭雜荊棘々々長倚蘭根結交戒匪良中道生讒言所以明哲
士慎之非一門美玉累千和明珠註為換禍本有辨暫屈軍
為冤

自警二首

惡者林其識沉溺生死中一為利欲染因溺吾與凶粮觀前後
聲價數無不同違々細馬車騎從行趨風應影不息滄世路焉
悅形

兩足與之翼去兩存其首乾坤負莫殖造化乃忖度詳此以為
勇能無遠求譯衛冠與裝賦來信盡堪託毋為萬物先內有有
先覺

飲酒詩示婿將伯膺四首

遅日暴風暖而家為之鮮御肴樹上花莫華亦復然中有和鳴



鳥明翼相向肴胡能不命觴酌此花鳥前飲之豈不醉所貴乃
其天顏乎麴糵閑南床浮生眠如何請郎翁乃賦止酒篇
青陽時至矣萱草滿堂階柔葉剛芽相對之憂思哉堂中無長
物所當唯酒盃客至即與飲既醉從先回平生曠達懷何嘗計
夢蚤浮我即忖酒々盡我復來百年能幾何笑以待白闈
光陰剝奔電金石難與期仙人浮丘公此日竟何之肴取古醍
髮丘塚亦纍々死而不朽者六經並余默酒中有妙趣孫士不
可醫及時不作樂事過徒傷悲弄筆細馬車日夜勞驅馳
既老猶餘生政情在麴糵每到花開時一飲輙累月何曾枝尊
罍酒量殊與我二儀遂除舍百年羈旅客劉伶乃我達注意頽
酒德不見昨日花今朝謝顏色覽愁惧有歸惰短隨造物

卧病寄孟天祥郎中

歡會誠不辭暫離還相思雖無穿窗屋伏枕已旬日而處高樓
上臨沉病將判不知湖中水精波添幾尺日晚花枝則風吹折
條碧感此春事深携酒相無及

孝感詩為呂望傑顯承學士作序

天地無私恩日月無私照信哉太史筆底别造化妙禎祥有
常孝感斯乃非金與章服貴三事唯克肖使君究政之後嗣有
孫耀

題唐李昭道畫摘瓜圖 即小李將軍思訓子

中舍唐宗室丹青妙雲漢適當天后朝家國生屯難所顧執藝
事娛為而工謀製為摘瓜圖忠陳非卻恨難哉宮苑徐漸釋
冰炭章懷恭順子豈更批更兆回首橫門道空深落餘枝孫見
摘瓜者思照興永嘆悲哉當蜀時四摘乃懸置神器有天命須

張光弼詩集一 九

心智恭亂梁公社稷匡反叔四廟篤瑾々萬方業復得運貞觀

上巳日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四鄰訓導攜游翠果寺

訪東城趙參寮泉

佳遊在上巳隅此清明前春景已云晏風光猶未闌往尋翠果
寺竟得參寮泉雲物盡殊常人世自更遷勉哉長公詠風流想
當年我輩復登臨花開何因緣甘拂徽音閣再詮積華軒茂趣
篤念空道勝諸安猶緬懷此會難排徊永云還中衷猶寄溪巽
或采者傳

此君軒為周時賦

種竹不在多竹多翻自俗周生違此意遂戶惟數竹涼颸集帷
幌炎景消煩燠情神發加詠興寄湘圖綠雖云萬筝枝不有風
風猶婆娑進相對逝淨尊中醁雖非沈酒事庶以竟觴屏竹可
一日無此君亦如玉

棲鶴軒 張天師行館在佑聖觀丁處一號稱方丈

鶴歘從天來雲光照宮闕燈然九皐唳散落三山樹乃知刑入
師近作金門客王女見投壺后羿從奔月念感古仙子竟使托
其翮不言三清事但默千年别至今棲鶴處光怪常不滅有時
玉笙歌雲氣拂下接欲眠游仙詞作者不可得斗酒誰為呼吞
蹄猶李白

陳孔碩回泰和東齋次大人羅處仰處士

昔別荊未歸荊今已花孫我來床媽不樹照名門知我大人
行斥斥情誼教恩積無什酒堂詩接翰春敘居復矜念孫慰藉
放飛我自東城四安分守在樊家事復儒業客同東披垣尚藉
猶古力似若吾道存於為當覺良雨歸老青原

張光弼詩集一 十

嘯軒

開軒出平湖四望極青天嘯聲靜中起萬象俱回旋雲霞來改
色水波為之先白日每少光長風亦蕭然沉吟阮公詠興懷廣
武游致冥千載後慨慨千載前斯人竟何人託志在空言

蜃巖

夏雲多奇峰洞壑亦日下玲瓏蜃巖突如臨大野南風有時來
素色欲觀洒体物而賦之誰為漢司馬持以遺所思冊奇莫澗
考

北山堂

築堂大湖北堂上何所見好峰七十二終日如對面其中豈幻
變凡見觀佇瞻鶴鳴露氣非風煙波光泛唯爾禪居人天機所
相處

李思齋平章畫紫色竹御屏

此君有道截羣標而長祿置從列仙入狡以鴻爪若把玩何木
解頤野汶寶靈化為九鳳雖其聲難窺字裡之翔丘公揣爲壁
畫圖丹青照屏帳如對古丈夫乃知扇上一日不可無至今
除偷民見之乃躑躅

題天平寺嶺上人房

無心處不覺出寺外一見殘田樹已眠日轉霞光梢照消涼入
寺程詩良競勝欲同靜者覺此夊珠來厭散瑕拜稱外躍樹落
絕巷境靜累自覺情忘道非遠古人如武宗等許老僧眠

訪仁一初尊師

賴聞清淨法佳韻富森儲始論說不厭道心中自增如此獻翔
味伏我當未曾登談宿世同世對古師蛇座共一言下從此證



三秦

雪齋表姪命余步韻作記

萬有從妄作屏排鴻與尾假山復假雲變色日相同爽從古壁
摩出論辭天人拜指為說法一思分萬向嚮時言所記靈見淵
水春洛習式未除示此前後并題詩附齋壁處與後許陳

思雲軒為羅從事賦　和州人四川賓操

三川望三山行去幾萬里起今日雲下懷思昔云之翔思故陵
始歲思親時此加之何日思祿不及常晉辰我天壤間此思親
縣於舉目皆白雲華論此與誰說得思雲心風夜動治理要贊
既在心思等同一轍

題郭文齋虎圖

利忠九重淵珠從龍劍符仁忠千金脈手操虎口皆獸或復出

性其禍不可測剝援亦何術貴在道與德

天游亭為柳潛賦

候門莫涉肉覇居厭藝菜賦分本有定天因為厚薄荒圃識數
敢亦及代耕獲衍發初兮組羽並供羞前鮮非八珍飛其味良
不愿三牲何可常一飯焉為樂古之志道者糲食甘澹泊遠物
茲此祇於世事安作貧賤求　嘆　吳樊遲學加疏食肉鄙哉
家貴儉約

次高院人方丈上人

碧本日在望兩雲阻登臨二家從事者狀綠表松陰綠雲及上
方步履必黃金佛香出寶閣一思契初心、如白蓮花塵垢何
由侵攜首入社後此會還可尋廬山得遠公法侶滿東林虎溪
偶然事得笑至今我常乃避偷度師試可欽



壽光宮訪道士不遇留題

高車踞大漢漱流嗽崖石中有壽光君平浮翳金碧燦照天入
華羽衛何赫奕回廊渺古木老翁少許跡傳昔無瑕士於斯鍊
金液丹井羅為蒼翳鶴無一隻排徊長松下瞻望雲氣白不見
種桃人惆悵理還轡

宿晚雲遙江樂閣還奉化

陛磐理之常性道難周必在事纂光操於心執欲感從來貴求
是先覺顧究常雖非大哉居亦異珠指室歸來宜晚歲懷抱得
所適謳吟及宮辰言笑共燕夕赤城有霞氣光照五色筆門前
有大路而職車馬跡幸為遠初服素願於此畢莫乙江上鷗鷺
皆美歸翼

過清遠處士盧公墓上作

處士古豪傑，在衆不自異。平昔卿曲間，隨時以軒輊。聚書千餘
卷，將遺子孫計。縕酒百餘石，將虞賓至甚。甚譽神達，於人無
所猜。醉吾下臺省，蹄徑而趨避。逍遙清平山，居然事高致。池塘
萬松嶺，日夕聞鶴唳。朝論美其風，錫以清逸號。蹇蹇揚直歷源
情，託周契。宜閉七十年，遷棄人間世。逶迤調懷，慷慨豈知竟氣
萬頃蓋葭麥平不為長。嘆子常化今，朝宗崩娟珪碧鬱，
存尊櫻門，北背我郭。有遺長為哀。

無瑩子詩為揚州海仲處士賦

安分以達生，所適皆天游。栩栩里巷間，何校復何求。篝燈目林
日本夏懷，一表既不顧。名僧牢對臥，林蕃志投鶴。野親浪迹雲
中，將中區本流，流惡者跡，雖窮樂我海處士，宜亦若斯曼。

奉贈北法師譯楞伽經留別



北公註經回，於世無所慕。結屋在南塢，心與道為護。行苦攝衆
歸律，嚴光神護。吾說絕清寥，師將久歸附。仰聆楞伽旨，澄瑩於
甘露。回教睹遷，開統床天花，雨古無雲山。予我翻貴金錫，試行
碧樓非實，以聞證，欲別把說。不明末法，自運護不難。夫道林時
說許文慶，衍然訓額言笑。赤乙屋，出寺且復留。排泗北光集
還當理杜錫，時對鉢家步。師既不忘予，予忘南塢路。

南塢釋知北次韻附

吾儕生世間，赴浪華。機甚說法，履五時華嚴。最先務輕開啟聲
啞楚悉善調，護脫除著縛。衣食伊可說，隨緣作潤泳。餘一乘方
便窮，予以萬奉。貌回事，積紛而相餉。及既秋，大壇盡鉢鏄後五
百世來，誰復知其故。居士佛會入，開說知衆度。自吾得為友，歲
月幾成屢，後此話無生，於焉勤遲暮。東林雖云遠，玄蹤可追步。

歸劉飯　剝附　跌日傾

鑿池種藕花欲趨兵歸跡

訪巢雲予不值留題

批涼不可覓，結屋以巢雲。只此方丈內，洞覺超人群。秋從攬蘿
奔而餘瀑水，渾安知巢雲子，不是雲中君。又值青霞出，無從甚
採裾

聽松軒為明上人題

微風吹亂松，正聽聲聽好。師非寒山子，安得此懷抱。天機内相
含，百體同浩浩。知有清涼境，大地絕熱惱。每從靈省歸，騎馬必
一造。相與清自知，難與別人道。

舟行即事

舟行如虛空，上下天光裏。中宵徹前帳，繁星在清泚。天河接天
落，北斗蕭而指。涼風波上來，吹散青文綺。靈洲集夜鳥，脂脂鳴



不已。嘆採鱗襪，暇清景。則可喜，却思車馬塵，此時動城市。

題隱居圖爲泉州王啟明

隱居窮山中，日夕有佳色。時於叢上石，流起雲氣，白森麻麟相
見劉大訣卷，隔中林芳草，池不有車馬轍，乃與城市遠，似覺
塵把來田既賣肥，且見宜採摘。溪流既清澈，且足利舟楫。耕漁
歸夫事萬肯要不得，但見花開。不知何歲月，寄謝冊青人，各
得安寢少

種德堂爲吳縣士題

種德不在遠，種德不在深。雖有千畝地，不如方寸心。種之百年
後，所得非人尋，生肯慶爲綠陰，如有仙人者，一枝延
十林，以此思後嗣，安用多黃金。

百馬圖

袁村宸

畫師畫馬時心與馬爲一精神本自妙萃此馬百匹起卧適馬
性踶齧通馬力是如龍在水馳若虎而翼從此浮華狠風騰奔
相及式承變沙漠或嘶草芊碧盡無麒麟骨松下盤來漫說拌
朔漠大閒畫蹄咫尺曹霸不並世韓圖爲爾惜

木槿花

誰謂木槿花朝榮夕已萎顏容逐老光老大行相隨高堂有歌
舞及取少年時壽命信可長仙人竟何之

浮雲一首別高士歌

人生如浮雲聚散何可必倏忽萬里餘未足測無迹有時天上
見君我儕相識飄揚玉雪姿可望不可即兼此凌風翰與我淨
共適

田家詞



爲農護天時四體務勤力日夕耘耔罷植杖聊假息兒童來上
壯婦女坐中織田家無別事儲抑嘆衣食飽後共百年辛苦何
所措世有五侯貴農人實不及但願風雨好一稔千萬粒辛歲
無激斜廢稅猶漾石

六月三日雨

日卓當空行雷發伏起起長風吹行雲萬族若有喜田夫念稼
穡望雲如望米甘澤始沛然三日不可止呼嗟千萬生何以答
天地

田家

田家無所與客至唯鷄黍廊下作莳紛門前備諸酒醑涼風吹夕
陽高柳蔭塗路還家既不遠還上抹麥漁

蘭雪軒

判清
播村扈

爲蘭不自芳君子以臨婷白雪不自潔君子用獨操與汝蘭與
雪聊付兩懷抱人生如西此壯則濟其進者暮未晚視日正
呆呆何乃七尺軀還卻以懷寶昨說不可見功名貴及早

卷達上不分

張光弼詩集卷之二

古風七言

河漢篇

河漢亘天纔萬里鵲火西行入箕尾金氣浮空漾白波仙乘槎風吹不起一河之水碧空青注還唯此烏鵲銅太史不識漢使茗却奏疑驚為客星歲回織女支機石牽牛隔河來不及二十八宿有常經七夕胡能會靈匹兩年東女長相望女則織經牛服箱入閑紀女設稔思河影不滅秋夜衣

唐太宗駿馬圖

昭陵石刻今無有絹素乃能存不朽當時奇骨瀚時黯骨敢忘入天人手隋家再世俱凡庸不知肘腋生英雄晉陽奮起六駿馬蹴踏入海波濤紅帝王一出萬邦定干戈四指摩小突突騎

割刀南



熟度凌閣畫一旦肯遺汗血功嗚呼何從得此樣規模邦與石刻同乃知帝王所駿乃龍種豈可求之凡馬中唐家開基三百載展卷尚覺來英風

達時加

張建封擊毬圖

唐家風流尚毬馬中外靡然為之化徐州節度張建封生於東舊示閑暇最蕭疏吹行相隨以此役莫為日夜天山滿馬扶蘇歸來役樓頭望暮花孔雀屏帷次第開黃金買得春風不救白日向西馳只許黃河向東瀉後君死後誰發拂滿千不來風兩果綠珠曾守碑珊瑚又君獨留鸞鶯食當時豪氣傾朝野富貴人無百年者萬事猶在從事畫一幅留賣漫入泥

五王行春圖

開元天子達四聰羽林管籥行相從當時從騎騁山谷寧相摘天球與天華蓋樓中雲氣裹凡弟同時復同起玉環一旦入深宮大枕長衾冷如水興慶池頭花樹邊梨園小部供坤筋材林夜游處銀燭高燒生紫烟寧知漁陽方始鞍鼓未終聲鼓起復斷兩年兩京陷回首長安幾千里

贈河南劉平將軍歌

壯哉將軍八尺軀陣前奪騎生馬駒有力無敵乃所在援手擒大二史小敵如振大敵勇生平氣與忠義俱達時受命從大將勢合風雲與海鳴辰辭東下尉陀閩回向北擊無不千里風操後至者是將軍為縱南征東歸來九重時賴色輝舞思光生步趁周花載花出內府大官手賜尊公府終阿闢來古更頭役以斧我來飯居轉挽高牒使者節旁金新詩與家存握手顏初如北壯士擁蓋映甄道達書知翰名在忠義千騎萬騎先浮叶



所遭亦有虛名病劫抑豈無固征夫只今將軍與之並入馬村群古迷離居同天法天地將軍能存將何如冊青史接萬方載忠義英雄畫圖

送程希道回河南

銀鞍白馬郎君是乘塞家涉大海來自不知揭來二紀與南北地御惣他鄉我笑有知清風酒闌更開心憑盡離居別時黃瑞今有誰知從馬援在軍旅不話陳琳工檄書我於程家最知舊大毛備祿簪置酒王樓紫醉吹風吹羅袖春彩舞楊柳問之感念二紀前躍馬射麋江水邊丈丈鶯從教秋棠豈文樓臺成野烟程生程生既會面難麻填莽莫待勝但存此日會面情他北天南有相見又未有王是陸沉使君不慄嚴冗深他時或有下來訪觀我雲間金玉音

割挾　　剖達

贈製筆史許文瑞

許生精藝誰可及持用剛柔以製筆水暈光出紫兔毫便覺文
章生羽翼蒙恬將軍為動色為是秦王舊時物從相斯曹從寫
行藏比篆隸封神稱從來至今幾千載光尚存皮竹可採封添
天下功不有入手千人萬人從我皆為所居粉署用筆唯於許
生取輕彩日對紫薇花鴻過江淹夢中的

寶雲樓為佑聖道士王景舒賦

阿母姥姥寶雲道人見雲如此存為天壁、不可閑虎豹守
闕深九門丹青樓疑雲中起翠幌銀屏接雲氣縹緲時聞步響
笙簫況日集王喬履蟠桃千年花又開雲中不見阿母廻丁令
白鶴有丹至漢宮青鳥飛復來但聞飛風亦飛雨桃花開為夢
雲處花氣騰空結紫雲扶宅乘雲上昇去



玉局生引

龍翔往符毛起宗泰隨鶴駕游九重沖虛教主崇許之名以玉
局高其風贈言五十有六字盡說大羅天上事先君出現成都
時地神湧局亦如此空歎黍羅還上清再三視於玉局生兵從
致服先君教母蒸玉局之所名、非可名局非局心田種熟處
田玉入水不濡火不焚一氣孔神無斷續況聞古有毛仙翁是
月離異性則同華表白鶴歸來歸海闊青牛今則道家宮植
蓮雲起日食仙書千萬指說其王者玉局生安坐無為觀太始

白翎雀歌

烏桓城下白翎雀雄鳴雌隨求飲啄有時狀起天上飛告許生
采毛羽翳西河伶人火侃未能以絲聲代禽聽衆手指撥十三
絃宛轉繁音哀且急女真處子舞進觴團彩縈帶分兩傍天職
羅袖拂枝驚要與雀爭相結顧翔翀裴徘白翎雀貴人聽之以
為樂變化春光指顧間萬葉千花動顏色只今蕭條河水邊宮
庭毀盡誰依然傷哉不聞白翎雀但見落日生寒烟

捕虎行

碧油幢下曹司兵見長有勇身為輕平生每得貴人喜有似花
卿知姓名一朝共聽將軍令領帥臨平虎大甚汝司兵往捕
之食肉寢皮須要盡司兵受令即出城怒氣填膺風入生搗言
大明聖人既御世兩虎何物猶縱橫大刀長戟也持從前期寸
胖為斷道持從壽得司兵來萬夫鼓勇十天課半月捕獲十三
枚大檻小車擔載回歸言此乃將軍令是是小人之力我將軍
求語指其虎此虎不死司兵死在官食祿應亦是人間好
男子



資壽堂

為之醫藥以資壽古人存心乎能有活生者然天必與衣祿何
厥不覺乎濟藉世籍常家金珠平量錢穀平有兩風雨掩門
戶甘守儉薄為生涯法依本草為炮制循合旨敬達矩矱日月
回旋磋工輪虎龍交嬉爐中藥服之一劑神氣全百齡壽筭金
石堅洪範五福壽居首有金無壽真徒然夢也性來惠蘭素湖
海香名喧傳口碑文坊南當大街加來之字出高門貴入長安
共說童每日門前騎馬來

望雲詩為冀誠齋題賦

風吹白雲天上來孫子望雲心眼開小府見雲在親側安得親
同雲往回世家冀誠桐葉里雲自往回親在彼昔年孫撤為紫
親得官拜親雲亦喜所構得祿遠莫分委質為臣命在君青袍

馭夲各有事斑衣兒啼更勿云我知爾家處田宅小弟朝﹅綵
圍攙簇歸雖亮滿馬鞍不使馬堂中盲說遊中有使者寄書夫
人堂上注雁磯顏尔長辭捐家金甌尔長經羊積孫親之念子
無不至子思其親雲即是紅顏早受綠君封真計同衾太倉米
桐實之里非一家如尔兄弟誰不詠瑞韶風吹紫荊樹堂前露
返登穿光莫言親遠羅城縣萬里關河如對面一宵九夢今八
年指日雲中又相見

雲林歎

李侯雲林心所押既見雲林剖心實欣然為我出圖畫索我題
詩畫圖工我自別侯二紀餘不得半紙蘆江書乃知已傳廟堂
騁羅株之材寧不如雲林乃是君所植兩露觸根同鐵石直餘
憑吹御火霜青雲照耀即官業即今英發當階下上林玉樹叢
府蓮采閑梅花時日詠南郡宵肅誰更從此知侯家積陰德厥
龍七枝毛五色覽輝乙出丹穴中來儀定集臺連剛安梧不用
求棲桐雲林氣接扶桑紅結巢日邊長羽翼好奇憑我賦飛鳴

玉簫引為沈仲德賦

洞簫宮前有狂客雙服直凌天地窄更中醸熟葡萄漿飛得月
醒好顏色興來為我吹玉簫縹緲一聲生紫霧鶯鸞歸鵠不知
定游絲落葉隨風飄高情遠思連碧海此是青受王門擫咲言
學簫二十載家業凋零心不悔要須吹上鳳凰臺白日羽儀也
五彩

王無僞仙翁見訪為賦此詩

神仙之術本無作嗇而無緣亦不妨但能寡欲自長年應知昧
之求海藏此術不許凡俗知道成由來非大藥仙翁為風何所



旋刻旋 空刻草 空刻司 刻擔

喻天垣月朗王喬鶴笑問兒孫變黃金願尔相從步寥廓

寄河南衛鎮撫趙兄家叔將

程君河南來於浮河南信兩教雲飛二十年滓跡使跡今猶定
却思小孤洲渚邊大江大浪拍我船將軍精契勒加我白日醉
歌使醉眠我從別來寄書有夫容暮興風塵起洪武初年自日
逢話許還家老貫賊池踞書付當時人唯存筆硯伴閑身劉侯
汁內蒲萄酒面子湖頭楊柳春見人劉輪只袖手聽人論天只
籍口年過七十發未斑陈遠不辭千萬走知尔出鎮在汾陽當
視健馬日煌﹅前騎大旗晝殿虎後騎長戟揮雪霜我於此事
別已久寫贊浮雲更何有鴻雁得便時附書把問老人平安否

題醉墨堂為桐江俞子中賦

世稱草聖唯張旭氣王神兇從所欲醉來援筆走風雷擊長
安夜相逐健於大野戰鼓龍蛇似輕波漾鴻鵠由唐至今幾百
年筆法竟尔失其傳笠翁乃若神所授亦以醉墨題堂前晴綠
背定王邊老生蛇祥樹黃庭堅筆法不足聞高閣　法不足詢
恨素嫩橫逆疾心自知曹見公孫大娘舞

雲門山房為青州曹伯起賦

雲門山房何所指知尔不忘桑梓邑山在城南百里開鑿潜膏
腴宜樹　中有一村棋枝曹列戟高門足卿里青州舊入縣封
疆相國猶傳漢家世曹彬為宋下江南史冊能書其門地四世
之祖在元初遭際風雲致鉅圖亦禁爵相下祿牽腰捧金符往
元帥但知報國忘貧賤不肯隨人事軒輊用也雖有乃祖風一
賞不止山可棗碧梧枝老自棲鳳綠竹根深潛化龍昔時未到
山房裏遙望雲門擬仙窟却緣亦是孫曹入家合并州如有嘉

訂傳

雲門之山高接天澗深洗判知何年山房去天不咫尺君與雲
門留共傳

贈狄鴻姜掾琳迎母往金蘭州就養

人子能不念其母嗚嗚啞啞猶逮哺十月嬰娩乳抱勞亦期仰
事慰遲暮那知中道母子分南望親舍唯白雲伯也孰定在平
旅堂上消息空傳聞將軍命許迎就養拜操檄文喜無更蘭州
萬里到杭州母見子如墮天上驟聞乍見歡復悲天河水流有
合時宜男草是別時草老萊衣是别時衣只今四海車書一人
間萬事有難必十年戎馬行陣間子母團圓有今日

題湖州何生舊書養母詩卷

衛散到家無與適須索覓醉以終日何生忽從湖州來當是不
詩性長揖在飲存心行孝道袖出舊書三兩帙進言書此備甘

旨有母行年將八十吾聞此語爲太息嗚呼賢乎之朝夕能犹
鬆藏天地閒何分之能身不免莫說家無田可耕縱有田耕那
得食不如歸掉湖州船有魚可釣兮可弋君不見貪力與貪戟
朝將出門莫得直以牽衣是太平民以此千人復何施軍戶戎
有賜頻入雖產酬書吾可次

東園詩爲道士王景增賦

東園軒在玄武宮海日欲上烟霏紅紫入流之百穀宛春濤南
龍如瑩童工清有法投有常聖秉訣吮存心皆一氣孔神天與
道有衛印是左青龍御火萬里行走雨欲雨即雨風即風變理
造化代天工事親則孝事君忠神人執鞭須相從

題王朋梅界畫大都池館圖樣元朝入

國初以來好時節池綠紙紅萬竹陌與游盡是貌貴家入闌馬

對畫同

嘶聲不得細流關千華子東司戟女子如雲擁花車中馬上日初
許閒楳雲滿東西家牡丹臺畔夜如晝花枝脈脈樓大將斗止月
欲到三月終飛地歡天古稀有一朝花謝春復歸門鎖池館空
綠苔漢前歷歷般般樹皆上標樓鶴鶴杯家華畫並來說陳百
年兩朝花草崇庵昨命酒徽歡人此日題詩圖畫上

題曹使進呈三馬

殿中得有曹霸馬筆力不在阮闈下方其當使引進時詔許當
軒對揚寫近前一尺白鼻騧咫尺天威生禮怕第二尺馬青蓮
錢驄首蜥蜴虛闕殿回後絡白馬截雄霸氣風發勢攢把三馬
既出瀚海空天廄真龍此其亞貴歸褫此良皆心據漢精神入
爽見英英當雨晦天河漢漢風沙連野諸書脈飾本華雕不
獨丹青後同晝百年約素霜璽新拂拭流爲發悲吒莫言世有

馬來貢只此按圖識藏者

天馬歌 天曆間貢

天馬來自佛郎國足下風雲生倏忽司天上奏天房星海運產
得駁龍首軒昂尾足八尺高般馬使首蓋弦勢逸應北方鍾水
德沿月日彩爲翎墨縱行不受羲和轡首使王良馭輕軋黃絲
絡頭兩馬牽金鞍要乘玉作鞍龍禁日賜三品祿不比衛鶴空
乘軒大國懷柔小國貢君王一顧輕爲重學士前陳天馬歌詞
人遠獻河清頌鑾輿駕車相後先父之郊之供可傳普天率土
盡臣妾聖主同符千萬年

贈楊虞臣使還 宋楊通武祭酒十四世孫元武同總管外孫

使節河煌煌騎從過我門自陳世有通家舊武岡太守之外孫
汝哉舒侯贊宅相執禮愈恭辭愈降老夫已是開闢人其厭傳

封銜

時到閑卷消息驚定還復悲快生近床為把持尔外大父孫健
喜此來殊慰我所思照陽到衙七千里相關相看疑夢寐祥符
年既喬遷公安江之陽無乃夫自從臨却春持雲度乎作官無
得閑非恭既同四海一堂人無問舊恭軍五該知生民才美食
鍾大塘莫與比池上曾聞咏鳳毛詩中又見歌麟趾當今聖德
及海隅龍馬出圖龜獻書直言治安策賈誼喻蜀父老煩相如
心存忠孝在年少縣官勸駕能應詔得時舉步即青雲翱翔從
來在宗廟

織錦詞

行家織錦成染別就升花紅者花句作雙紫戲對衝來一尺錦
成過半月持來畫堂張復開佳人細處為前裁翠繧燈畫夜照針
指年明設寫章華臺為君著衣舞筵手前得風光滿楊柳蝶使



蜂媒無定栖萬蕊千花動衣袖回、、舞罷換新衣、、未䌫錦
下機猶新素猶入所恩百年歡樂唯片時

喜趙希哲還河南併寄其父太監

趙生初小辭鄉里長成却自河南至鳳池籍甚之蘭臺文彩聚
然翔鸞籠檻遠不憚萬里遠負節戲逐兩人到杭州清談擊節
地轉傳相逢獨意氣突生不登酒家樓更生不遊花柳市秋風
八月柳葉黃束裝別我還汴陽樓船大帆高十丈順風一日到
高堂、、雙親應有喜寶貨既豈兒亦至定呼斗酒出屏帷膝
下相歡復相慰自來陰陽當人家屢出蓬萊非徒許外從而有
頗問訊科種門前仙杏花

蓮塘曲

香翻風起蓮塘水波聲夜聽驚鴛鴦一點芳心不自持鄉符又作

嫱珠碎翠綠纖錦香滿枝栽成衣裳拼遣離只恐贈妾雲魂短
不根濡于歸來屋花間鴻鵠依芳草芳開綵豈即輕道還應怯
念遣無人滿架莫菜發中老

過歌風臺

世間快意事有此事長還鄉作天子沛宮不樂復何為諸世父
兄知舊事酒酣起舞和兒歌眼中盡是漢山河韓彭受誅後布
亦且無壯士今無多猛酒極歡留十日感慨傷懷涕泣驚萬乘
護顏不自尊況執猶為故鄉惜從來樂極自生哀泗水東流不
再回萬歲千秋誰不念君之帝王安在哉臺留石刻今如許狀
度秋風兩陵為漢家社稷四百年觀其猶足開基處

讀易處為俞文靖賦

易起四聖人之手繫辭精微惟此書夫子五十以學易尔今讀



易年何如易之為書廣大而悉備不以一言一事拘君子觀象
玩辭變通取諸身而治諸物又貴其而有得斯乃易之二用
履德之基謙德之柄復德之本恒德之固損德之脩益德之裕
困德之辨井德之地巽德之制於此九卦能體驗可無大過爲
德行請易於斯而自勉抑觀術家非吾讀義文周孔撰既沒天
人見不在兹乎

風木歎為諸本中賦并寄徐一夔記

諸孝子感風木樹猶如此親安在歲月去人何迅速時時況
望不及入室升堂成宿昔劬勞未報負諸孤號泣昊天淚沾臆
夫獸聞之哭其羣飛鳥聞之墮其翼物之感也有如此宜尔諸
孤良困極始豈先生辭餘力丈章今猶獻罷筆記成不忍再三
讀未及終天語鳴咽乃知人皆有父母天性油然非漸習孝思

不假承鶤類草隨風猿而撫易三復於豊記擊節為太息往求
二本之所在果然栽之供十人孝子之父見手植之物於斯有
陰隱君不見東坡所記三槐堂魏公德符在他日

送馮以清知事赴成都省衛幕府

李白嘗歌行路難以喻世途之難有如是莫高難上於青天時
至青天見平地五等之爵國所司萬鍾之祿人所與為茫也貴
而不驕是豫式持誠可至若樓先生薦縣樓承軍三殿郎官貴
即今往政成都幕萬事只應咨伯起發蕃常存何日心鼠鵬食
展乘雲翅玉陛承恩咫尺天官船捨驛八千里三峽縋渦靜渡
雷萬疑啼猿響空翠相加擬傳喻蜀特點官羅譬事艱遊況爾
旋旗承入開天天及展平生志

讀杜拾遺百憂集行有感



余生行年將八十不知何者為憂戚萬貫水橋買醉歸安以此作
心度朝夕往年承乏從中書大官羊膳供堂食只今時光作編
氓衣食信天無固必隨意筆鉤如素居不管茅茨暴雨濺門前
戲酒來賦詩錦軸牙籤日盈積夜宵不置翁相田既光翻待稽
古力戰祭都忘月旦評姓名不上慕狀筆朝來不顧隣僧送慕
來不顧太倉羅我亦一飯不忘君天人相戟所不及陽就幻首
杜拾遺入蜀還秦吉艱求文章蓋世亦何為憂于相看百憂集

西溪柳送人赴京

西溪柳色見風流樹樹因春風好嫋嫋反條折盡還復生如何
免得人來去千樹萬樹接都亭劉宮五見楊柳青百年行路有
離別三月飛花催送迎知君欲留彭澤縣門前五柳都栽爾當
索能藏遮啼鳥柔條不礙雙飛燕樹下長懷萬里心風光滿眼

賭上林封侯貴世應有時咫尺龍樓思霖深

題畫光梅

畫梅之作始衛湘船作稿勞禄華光此借平生千萬紙筆力所
到花為香是誰將事構清芳三二百年存稍素和靖多情從有
詩廣平得意逞能賦來彼先生昔傳流萬松嶺見一枝長我今
見畫如能攀都在君家幻玉堂

題劉松年畫孫志和醉稽圖

長安城中畫鼓響馬蹄紅塵高十丈莫懷為爾去烟波所稅棋
青閣酸漿醉來即唱滄浪歌平生志願今無多鶴髮不負上林
樹騎聽不咏玉山禾是身眇為萬天地何殊太倉之稊米野人
本之避時策熟為要君微不起所以漢光武不強嚴子陵歧歸
江湖從所志千年萬年呼客星聖人在位麒麟在野冰既出闡



河復承馬蒼天東土泥戊生四靈咸集依聖化唐虞棄拱而在
上為覆歷勤而在下當時天下所不臣亦有臨流棄瓢者

題三友圖

劉以學知超玉平生所性在擇友、此梅花與松竹後凋莫開
歲寒心根中見得顏慶除顧歲霜、在祖徠睇披將、在淇澳
更有江南萬玉妃暗香吹過湖山西三友把述其故之收拾畫
闌歸一幅竹為君子松大夫梅則佳人在堂斧從他空谷春無
憾只此可以伴幽獨君不見京都觀裏千樹桃盡是人間閒草
木

貞婦詩

諸暨縣有馬氏女十九歸許家歸十六生兒夫即亡日泣咏
咏為乳哺嬰知自見未亡人無事守窠嬪父母莫抛棄孤兒流離

華蓋棄羅襦服荆布裹首蓬居八十年孤子有孫〻作父承翰
承流共祭祀嗚〻家人無間語婦人言行止閨門懿德何由出
庭戶慚我弱孫祭先祖再拜請求鄉曲譽眾恭浩縣令到廷對
民作卯河渡虎承流宣化物為感況乃觀風行繡斧母今行年
九十六人壽百年餘發許門闌滄海變成田屋後白楊堪作柱
寒鴉猶帶昭陽日銅人亦當未央露古得生女作門楣負節之
傳誰不慕聖恩浩〻加江河母恩厥〻邁朝暮早將封事籲天
闕為母一擊登聞鼓

送蔡華庭回侍母

堂陟有蔡家盟府能以力耕事其母快揚之名早已得分攄之
心壯加故我嘗使驛至其家有花有柳當門戶雖非卯泰可揄
柳見有卯茶其鶏泰雞陽之邑隣上虞大舜遺風尚千古蔡子
豫子清川既東不在西白日過時不再午揚雅定日暮新詞甘
旨溫清不厭數入省有母我獨無西望同安心更苦汝歸何以
獻為堂道汝孫華慰遲暮



軍中樂送征南孫大張叔赴京

劉中軍

我嘗軍中行從知軍中樂爲子大壽放征途風雲隨護軍中纛
十乘萬騎指顧間環而扈之逼城郭五更警吹一聲旗動萬
向天邊落捷書日夜報天子親筆勤書加寵渥封手掌中狂
士鬨歲歡呼震天獻大鎮恩榜鬨重從揜霜飛花千萬男兒

同生

隨地志四方凌天氣欲爲飛龍　風順鴻毛為
寥廓只今游樹發大府騰為史中丞一鶚清秋且冀唱隋關祭
杯為賦軍中樂

李龍眠畫飲中八仙歌

龍眠白描誰不賞胸次含宜生萬象筆下描存小景文落紙為
縑幾千天小時許欲心愈奇此日披開神胎壯況花草堂老拾
遺縣彼八仙將自放天寶年來萬事非得醉如遊三面網鳳為
鳴岐戢德輝麒麟見魯驊騮缺大夫就羈逐海同孰謂龍眠成
技拜眼中未見醒醒人未見開畫為撫掌

義林行

廬陵江西古石郡四忠一節之故鄉豈唯英賢開世雅道化亦
有義林更現呈祥符寶塘三山兩株樹枝生羅立不數步為逕
擎天一蓋孫深根大地羣蚊蛻第氏世居株樹邊許禮傳家三
百年尚書既為吏理詠承相復入卿臺編二公真跡今猶在文
光燦耀炳辛戴言相諸孫尚有傳承兩誰謂成滄海五世孫亦
一丈前欲以此事徵言聲嘗之株母乃雙之成毓變化悟奏贊



奴龍不能安得保風雨事與三山為始終

被遠亭詩為東甌鎮撫謝汝蔚作 謝世晴之後史有

韓將軍勇而有大之孫明學七世孫早年耳逐兵塵起吳兵
出火耳生風馬上飛塵虎添翅出門志猶定處候果然持節鎮
東甌上宣德意化海孫蘇蛻滅迹波為故古來鎮將選如此綾
帶軟裘接賢士若陽況抑唯山碑水成魚龍捕說宇國家承平
十萬甲軍中之樂何可言大半五為滄壯士從捨百戲陳廣筵
山川不隨人事改瑞明丘壠今猶在亭名懷恩存夜歌地下幽
冤有光氣昔天之下皆是我故鄉何必懷長沙人臣受命無遠
近河渚魚之孫壽精食君之祿治軍旅咫尺猶門誰敢私情
丘壠空不憚日夜況湘水東注

學社田

二八女人親婢媚者花陰衰殺秋千同心錦帶剌石蓮達入學

槃前力戰却怕黃鷹沙上眠



達上

# 張光弼詩集卷之三

## 七言絶句

### 題孔明抱膝圖

抱膝長吟彼一時卧龍消息有誰知能聽天下三分計賴有劉家大耳兒

### 題羲之寫扇圖

寫扇新題墨未乾也應技癢要人看阿婆莫謾提籃去明日街頭賣便難

### 訪鶴三生次洲禪師韻擬顏

也教慚愧能顛倒莫向尊前計有無不為詩傳三生亭背乘烟艇過西湖



詰谷湖船畫有名玉林時得釋閑情至今人說張員外不是看花不出城

### 為同峰講主題鳳幻梅二畫

長林春早玉蝴新未許風光墮後塵消得維摩方丈在居詩誰護散花人

高堂天人白玉床娑婆都是素光東風也自知消息故故吹香入道場

### 題墨梅

一點嬌飛傍硯臺等閒喚醒昭容魄如今寫就顏如玉何限風烟馬上來

### 白描杏花

小樓春雨賣花時喜說京城好女兒有筆何應描不就況兼紅粉不曾施

對讀

白描水仙花
月下歸來有未真爲緣幾縷欲生春莫教縞帶隨風遠倒錯明
珠贈洛神
荔枝裊
一副瓊漿貯絳霞好招鸚鵡過西家若爲解得相如渴先向金
莖乞露華
題十八學士瀛洲圖
瀛洲風景最清嘉一代人材畫鳳麟莫道溪山更深處樓觀都
是下來人
五陵游俠圖
白雪肌膚白玉鞍渾身披氅許人看君知稀福亂離處肯把黄
金鑄彈丸



題桂花仙子
黃金碎擣作微塵露染秋衣色未匀回首瓊樓休悵望素娥元
是月中人
妹寶裝片作衣裳吹盡西風骨亦香明月若教生洛浦可勝才
思惱陳王
題微爾螃蟹圖
閑看蟲魚爾雅篇問將賸蒸蟹饕煙不知若得招潮後長微洪
報璧海田
長白山前霞披却清華小殿試操觚含毫應咲滕王拙不寫秋
沙郭家圖
題畫梅
年年長與卿華春數點風前更可人詩得綠陰成子後賠香殊

對辨

影照晴月
題明皇擊毬圖
管籥聲隨駕乘馳開元騎馬最風流九齡老去無人諫不破中
原不肯休
題黃花白蝶扇面
一枝秋露染黃匀簪伴淵明漉酒巾若遣夢中能化蝶飛來應
是白衣人
題大悲寺僧房
老禪相見共殷勤旋汲新泉自煮茶咲問世間春幾許東風開
過石巖花
題放鶴圖贈王子長先照大千
朝市山林自一家要知雙鶴即侯瓊青蘋波上涼風起還到神



房看雲花
題對溪夜雪圖
愛月相攜過對川溪遠近玉生烟歐家亭館美風致只好到
門回酒錢
題二馬圖
郤却驊騮得自由低同駑駘一囬頭青絲幾尺無拘束曾挂風
雲過九州
春明柳前一塲嘶莫說河冰進玉蹄曾解待乘同過難學闊乎
步過揚溪
江南曲
阿好那從何處來莫忘有露濕香腮相呼相應棹船去知是鄰
家鬥鴨回

一采蓮塗學細腰塗金艇子木蘭橈采家妍妹兩家左更約明
朝去看潮

贈琴士

萬樹流鶯御苑西朝回騎馬醉如泥如今却向山堂聽彈琴
中爲夜啼

小遊仙次韻四首

漢武求仙未絕情枉將心力事金莖王太子同無欲吹得瑤
笙作鳳吟

桂闕金鋪不夜高仙山幾許隔波濤倚回青鳥無尋處一色春
風月靜池

小姬實說臉如蓮自牧羊龍向野田笑指清冷橋下水此中元
是碧瑤天



青蛇昨夜付書回只許麻姑自拆開設道蓬萊山下路真珠清
淺不歸來

題鸚鵡士女圖

長門散日斷羊車閑得工夫坐日斜唯有當時鸚鵡見春衫曾
染石榴花

題采荷風柳扇面

猶恐世沙浪來匀波中影是鏡中月長眉若問東風更不許人
閑更動搖

此扇當年定賜誰淚痕猶自濕胭脂班姬莫用閑相詠次第涼
風到汝吹

秋夕

荼蘼滿架月華明一片涼風樺葉聲猶有兩江未歸客倚樓閒
滿動離情

遊御湖

御湖有路接天津萬頃銀光小浪匀安得滿船都是酒船中更
載浣紗人

過金粟寺看東坡竹

東坡仙去三百載海上猶存舊鳳巢醉裏自將衫袖下拂開塵
碧香細梢

題凝思士女

棠梨花開一兩枝東風更是斷腸時自家團扇無心把想得回
文織錦詩

題盧媛家

謾似蘇莊臺堤家湖門繞屋是荷花秋來欲把雲成採綠動秦



樣雲湖平
紅坊小、柳依、田舍人家儘自肥溪水更深魚樂躍荷風吹
菜花又飛

過蕭山縣

原野蕭條井邑虛居人都是亂灰餘時還猶有江淹宅不為題
詩賦後來

題異綠鸚鵡圖

小燕紅鶯秋下塵遠山渾似畫來看如何一念人間事上界仙
書便得知

同徐大章溪上看芙蓉

日暮歸來雨濕衣涼風千樹彩雲飛諸宮只在秋江上何事襄
王夢到稀

宮詞次韻周竹外

時樣宮眉不甚長再三笑語問同房內園有約看花去稍得暴

彩繡鳳凰

題左司壁

省中莫說文書簡閑過杏花津不知今日樹邊騎馬過淋衣春

兩正多時

題毛女

一環長隨玉雪月女中還有爛柯人相逢好向麻姑說東海十

番人化塵

題東坡竹

三百餘年展指過猶於餘墨見東坡雖然數尺黃州竹寫出平

生直節多



題蘇小小像

湖上行雲逐步移手攜團扇欲何之貧遊莫喚開花草也是當

時第一枝

題蜻蜓蛺蝶紈扇

煞水寧花不自疑輕盈滿扇欲何之秋凉一覺風流夢又是秋

香欲老時

觀吳園為楊左丞題

尚中勝覽幾回新畫在丹青亦損神莫把等閒銷歲月傳觀都

是下慕人

求仙辭

讀書秋露誦金堂別道雲間有玉京萬乘旌旗不隨去此身何

用問長生

不見王喬馭鶴還紙應棋罷老空山何如摘取金仙法滅盡空

花出世間

荷花辭次韻周伯温參政

朝霞染得好衣裳吹遍湖頭風露香自分可憐年紀小纖腰一

束鬪金黃

少年情服幻妹紗春得容顏過似霞生長六橋楊柳岸不知湖

水是儂家

莫訝兒儂鬢髮鬆紅綃貼體肉生香夜來相伴鴛鴦宿受用滿

湖風露凉

一種兩湖煙霧耶喚驚宿處使高家秋房特得新蓮子便是當

時瑤上花

上元夫人辭



阿母親曾與製衣手攀雲髻下天根自從雲罷芳君後收貢為

理舊更稀

瘦馬

少養其力老棄之此豈有意良騏驥不知汗血曾前死以卑跣

義將軍免

柳枝詞

學前不奈小腰身爭得挑先上暮菌又謝東風好捲聲舊情分

付畫眉人

春光領略不勝嬌楊高東風千萬條悔羞江州白司馬一生空

誦小蠻腰

折柳枝

愁向樽前唱渭城柳枝折盡時行人欲知世路多離別移在郵

帝竟處生

## 唐天寶宮詞十五首

壽王妃子在青春晚與黃冠號太真不是白頭高力士蘋華那得遠紫塵

徹夜宮中按羽衣明朝冊拜太真妃鳳凰闕裏承恩後從此君王出內禁

興慶池頭芍藥闌貴妃步輦看花來可憐三首清平調不得兩涼酒一盞

清冰小殿合涼州羯鼓琵琶響未休為是阿瞞供奉籍八姨多費纏頭

蓬萊前殿摘黃柑一色金盤賜內官揀得枝頭合歡實畫闌倚陪太家看



玉笛當年天賜誰可教妃子得偷吹琵琶弦下青絲斷拂拭君王意可知

天子樓前百戲呈大娘竿轉最驚人貴妃獨賞劉郎詠牙笏羅花色色新

歸上元棚滿翠翹羅裙高髻一枝枝君王入內閑歡笑賜與金錢滿六宮

四海承平誇寫樸只將彩戲悅真妃不平雞是孫蘇六般手不然得賜緋

小部梨園出教坊曲名新賜萬枝香更宜按舞長生殿學降梅桐夜未央

共指雙星出殿遊遊肩私語有誰知君王未出長安日肯信人間有別離

香塵道下佛堂帷不使君王不論情想寄當年雲衣女羽衣摘得院中埋

勤政樓中夜正長上皇而望轉悵淒倚兒唯有紅桃在一曲涼州淚萬行

龍女從勤意姓名汶汶池上已新移周公不入君王夢誰與蒼生致太平

天寶年中寵貴驕前年少滿鷄坊絳冠鬪罷雞環又得君王笑一場

### 題府

燕子梁間淅有聲碧油窗外未天明長街宮樹留殘月滿馬啼風吹窗櫺

### 小寒



花外東風作小寒穀紅淡白滿闌干暮光不與人憐惜留得清明作牡丹

### 涼思

朝來風雨怯輕羅便覺涼秋意思多一夜不眠聽翠被餘香猶費滿池荷

### 覺來

好風吹雨覺來遲閑看紫蘭總不知團扇晚涼人似玉也須消受暮春時

### 暮光

湖上偏多楊柳風桃花吹盡雨前紅草閑卻被東君喚大半春光在醉中

### 柳花詞

望崇河水是隋家風落長堤御柳斜暮雲花飛留不住白頭啼
偏後棲鴉
闌馬墻西欲暮春花飛不復過中旬倚天樓閣晴光裏爭摸珠
簾不避人
東華塵土路西東走馬歸來滿袖風吹起萬條枝上雪半闌迷
却細腰宮
滿院長條散綠陰誰家門戶碧沉沉把衣不許重簾隔留白花
鋪一寸深
杭州寺前楊柳多柳枝能舞更能歌夜來吹入羅摩室化作天
花可奈何

盈院判宅醉歌

病來酒力未能加為覺長家染絳霞團扇涼風吞欲晚不勞顛



看石榴花兩名

輦下曲有序

昱備員宣政院判官以禮有事簡從索舊文藁於囊
中曩在京師時有所聞見輒賦詩有宮中詞塞上謠
於若干首合而目曰輦下曲其據事直書辭句鄙近
雖不足以上繼風雅然一代之典禮存焉

黃金大殿萬斯年十二冊檻日月邊傘蓋威蕤當御榻珠光照
耀九重天
五坡十陛正朝廷檻首銅麟一丈翎不待來儀威鳳至日聞韶
濩在青冥
州橋拜伏兩班龍向下天潢一派通四海仰瞻
天子氣日行黃道貫當中

利樓 利文 利畫同

方朝猶是未明天玉戚輪竿已儼然百數瑾威鳴擂下萬臣跂
賦內門前
東闕緋服唱雞人學到朱驊紫駝林袖儀奉常先吉備駕行三
叩祭鞘鳴
三元典禮當朝會宗戚前將祖訓開
聖子神孫千萬世俾知文大業此中來
二九行分正從班盡將牙笏注名開簾鋪默鎮冊牌內謁走千
官畫闌
國戚來朝總盛宗左班對揚右王封功臣帶礪河山誓萬歲千
秋樂未休
靜依新闕殿西東頂客宗王禮數隆南長跪觴宣上旨濤教滿
斟大金鍾



萬方表為賀生辰班首師臣與相臣唱贊禮行天樂動九重宮
闕一時新
三列侍儀呈情合對御收媒大禮終寶扇合鞘後啟仗馬歸嘶
散萬花中
披肝歷盡當太宰太史昇官近御前御用箭服題閣字帕當封
上禍而退
泥金避水瞻飄拂等扇布吹殿角涼不是內官親執御太平無
用頸非常
以孫官樣青紅錦裁肚圍文寶相珠羽伏執金班控鶴千人急
貫振高呼
金袋削伏背金錢振珠高擎玉陛前肆袖行文太平字回鑾猶
自涉蹁躚

黃金酒海龕千石龍杓杯舉給大廷殿上千官都取醉君臣齊
樂太平年
兩天法曲變聲長瓔珞垂衣稱艷粧大宴殿中歌舞工華嚴海
會慶君王
觀青鬟天面海潮寬衣花帽步迴翠華闌下頂纓帶
聖主由恩柔遠人
竹杠金轎百夫餘頂杖高鷄萬國書禁得下方需與變移光不
敢近冕居
崇天門下聽宣敕萬姓歡呼萬歲聲當獨罪人蒙大宥普天率
土盡關情
戶外班聯大禮行小臣鳴贊正朝廷八風不動丹墀靜聽得宮
乾隆臨雍



墀左朱欄草滿叢世皇封植意尤濃歡難大業從茲起莫忘龍
沙汗馬功
剏初海運自朱張百萬撐帆渡大洋有制不教忘險阻御廚先
飯進黃粮
衍當萬乘綴旒旌玉璀非復籍幻芽前月太常班兩澤安排法
駕事蕭卿
請廟正帝元不革行皇三獻禮當移巫匡為遷理定儺國語辭
神安法宮
遼東羞貢入神廚祭翻專車一丈餘俟廟歲行森薦禮有加歡
足錄鮮腊脩爲之兩
國除祠神主中當邊東廷隔掛首燈神樂鼓叢日飛鷹妖自入
興加有還

狼戰且拋同几呪女巫邁北卜妖祥手持撲擲揮三匝鋼鈸訢
神受命長
當年大駕幸灤京黎作前驅帳殿行圖老手鑣先打草白雨里
騎出都城
皇輿清暑駐灤京三月常看見大匡夜半暗中偷撲箭陰教右
姓主朝廷
請號開府趣發開兮刀十騎領兵行附着右班迎倉庫將吻雪
慶晴大酺
祖宗詐馬宴灤都挏酒嗶嗶載巷車向晚大安高閣上紅羊雉
帛擣珍珠
駕起宗宵聚草棚諸司讓載不從公宵裁判與供堂食馬上風
吹酒面紅



千門萬戶嚴扃鑰留守司官莫自閑柳撲秋風乾鼓寺鄉迎大
駕向南還
駝裝序入日精門銅鼓牙旗作隊喧一聽迎隨鈴鼓振滿宮俱
喜出迎恩
日華門東西角屋六森森藏神所居大駕起行先戒路鼓鉦次
第出儲胥
華纓孔帽諸番隊前導倫官戴竹高旬傘威繇避馳道帝師輦
下避蒲萄
行內番僧日念呼御廚酒肉按時供組鈴剎鼓諸天樂知在龍
宮第幾重
皇輿行在開人門羣牧分屯數綠雲習敢每朝供進馬近稜乾
慕盡宗熟

封苑

御前親拜中書令恩賜東宮設內筵手帑勑賞唯一道杜羅瓶
受付與還
雖人唱說內門開千騎前頭五相長衛士金瓜雙引導百司擁
辭早朝回
搞本堂滿錢稱馬滿前學士屬成羣翼河騎士知時馬情識金
賤天九毫
旌旗千騎從鑾輿詐柳行春未霽方看天馬工得天下方天斯
乘何可忘
知學沙中墳撥筆史臣以代斷輪事有司譯潟馬昌齋龍蛇復
見古文字
儀鑾鐵表冠龍尺上刻搞天眾度真中國失傳求道衛狩於田
統見斯人



濡筆春註隨三史丞相衛史領從裁學士院官傳賜墨當年掬
滿滿東來
經筵進講天人一兩宣索金樽賜講臣已覺聖明志所係教打古
訓史前陳
天册天子今秋大科學人才兩榜見列殿下簾親策試唱名場
了便除官
省臨諸生陸國人大宮羊膳兩府供六經要是君臣事御相才
當從辟庭
墟香夾道滿祥風鳳輦非遙女樂從望拜綠樓呼萬歲林宮花
在半天中
致敕貴宋一僻行平地風生有翅身來鮮劍翎第拜下御前戒
閑賞金銀

封宮係 字破 曾拔刻 上係令 說曾日

封廸 刻物

國子題名金僕姑樹雞比射畫膳行分明百步中的賭羅宮
玉舞初呼
對棚角敵自相招黃鼠生燒入地椒馬潼飲醉金鐸射頂寧到
發不相饒
中拾彩遺赤匣回對印當金盒一枚天語真將兩內去使教知
是穿些
直從海子望鑾巢春雁樓前日親田為造龍舟載天妃院家催
造畫閣來
西方佛女卸天人玉手香雲華滿把青翠鳴天魔供奉曲君王長
在月宮聽
鵰緣江波勝鴨頭無龍變化滿中州分來一派天潢水到海島
短使不流



昨君遣下買琵琶撥聆羅彈祖獲沙春色不關青塚上只今當
草滿天涯
玉寶搞遠日月看金泰來脈真如經世皇存此為殿鑒上釗宜
和未廢興
金詩順遂至可良為東為馬在壁隱書知萬歲山中土載得龍
沙土氣來
大都週遭十一門草苫土築那能城讖言若以磚石裹長似天
王衣甲兵
八思巴師釋之祖字出天人數妙工龍沙聲縣見夜吳蒙古書
歸文法中
學賁天人劉太保卜年卜世際昌期帝王真命自神武魚水君
臣今見之

封蓋

許衡天運至畢前木衣斷文賴此傳大學一編更舜事致君中
統至元年
運際昌期不偶然外臣京際得神仙一言不殺感天聽救主長
基隆萬年
宋亡死節文丞相不受宣封信國公祠廟至今松柏在世皇從
德及孤忠
太祖雅要自聖神一時審斷出天真要時儒釋同尊奉宣論崇
金剛聖人
龍虎山中有道家上清劍履約晴霞依賦進頭棕毛殿些盼金
報數十家
桐宮馬湩盛渾脫騎士封題挖送來傳聲內府供上用有時直
到御前開




西番僧衆依時供小龍黃旗帶露裝滿馬匱沙漠日夜手炊紅
甦露猶香
貴公壚擕大金香門外長停右姓平教請官賜來換酒起歌舫
更醉之餘
圓殿儀天十六楹向前黃道不教行帳房左右懸十角農是君
王宿衛兵
玉德殿當清灝西隣龍碧瓦接棋題衛兵學得高麗語連背低
歌井卧樂
棕毛四面雅龍床殿角涼生紫霧香上位厭精承治叩不習朝
還不禮清
許衡木首翠闊房御史徽行日不妨從此悉悉聖事有古代天耳
目計賢良

上都半道次榆林是處鴛鴦野樂深不見使者焱下閑自爆非
少貢黃金
少帝馬後把熊腰便使相捕鵠所知一日攝名封草料於宮都
屆時醍見
開家日逐小公侯藍棒相隨覓打毬向晚醉填歸路遠金鞍猶
過御街頭
開鵠初從草初貴錦臂手解日將開閉坊秦孫對紅塵走
教坊李往
教坊女樂順時秀宮擅歌傳天下名意態由來看不足揭簾半
面已傾城
爭把制錢拾馬蹄寬見朝見探鳴騶不知金印為何物背要人
開寬尸候




北方九眼大黑殺幻影梵名麻紀剌頭帶髑髏踏魔女用人以
祭感中華
高昌之神戴羖首仗劍騎羊勢猛烈十月十三彼國人羅列
稱賀神節
十字寺神祈韓王自騎白馬衣戎裝手拜空擲仰天日空中來
儀百鳳凰
頭瞻佛像身丈六三十二相相究全流傳釋家親受記止于大
國來西天
西番嫁盡重首行引點烘拂題大臣爭曬蕃變照無盡上觀星
落下巳身
北門碾候月生首初日不食夜能之禮顛向西禮闊尸出添升
高叫阿彌

刻空同

西天呪師首螺髮不染不剃身亦戢䄷　何有披紅罽出入宮
闈無靦顏
似將塗日破愚昏白日加常下驫軒男女捕試來受戒法中秋
翁不能言
有奈緑髮事康祥渋掃蛾眉由可憐出入內門粧飾盛滿宮爭
迓女神仙
紅城萬戶拱皇居宿衛親兵貌有餘疋厩與入分食悄射〻羣
聚候擊車

賜刻空

振旅院家〻賜安金符三品事奉赴救坊白馬馱身後先緑紅
簫選滿車
四面米欄當午門百年榆樹𠃧將軍昌期遺陰風雲會萃不擠
計定國勲



篤駕風起白毬毬秋夏根隨駕往回聖主已開三面網登龍王
食自天來
守宮妃子住東頭供御衣糧不外求手伏筭曆護開南種造作

往刻住

服侍家遊
三宮除夜例粧徽滿殿星臣爲遣多組燭小兒相哄出衛孫
視莫知何
絳闕宮人兒女工食綢繳得內門中筩番女伴能兒狀要學書
麗頂入宮
璧衣面〻紫貂爲更繞腰欄掛虎皮天堂外頭深一尺殿中風
力幾曾知
天斛宮泠樂從翁爲撥名鷹出柳陰庄馬萬夫齊指望半空飛
影雲沉〻

刻寒

大安閣是延春閣政宇雕鎸古有之四面珠簾烟樹裏駕臨長
夜夏初時
萬歲山中狼東居廣寒宮殿書難加翠鬘風過黄金鎖鎖下樓
有十里餘
擱馬鴿臨海子邊紅粧罵柳碧梧天過人不敢論量數兩露相
將近百年

宮中詞

宮中詞唯唐陝西司馬王建一百首爲得體蓋從內
臣出入宮闈所賦與賞見其事厥後蜀主花蕊夫人
効其體賦一百首不其身親見之宋王安國校官書
見其本序而置之內闕元初來天禧興祥宋宮人語
五言詩十八首頗得其情足次二家後大抵宮中詞



論當有天下者爲天子不可以文章工拙辨見非想
像必親見耳非閭巷之士可擬而賦者後學廬陵張
昱光弼誌

紅光滿室慶呈儲天下千秋與視籛侍女何妃頒剩緑天顏有
喜內臣知
長爾孫母性溫存不敢輕身出內門尋得描金龍鳳紙學模開
字教皇孫
頒賜三宮端午節金絲纏扇繡紅紗謝恩都作男兒跪拜起深
深鶴尾斜
內人供勤茶聚聡親自兩宮撒雪果報與內司當有宴筆東今
晚早將來
綱軒涼思早相催紅葉生時鷹又來不用題情付流水已隨步

刻道

輦過宮廻
櫻桃紅熟瓊漿巾分賜三宮逾內臣拜跪醉恩歸院後金龍硃
粉試暮新
徽儀殿裏不通風夾者添香殿閣中樞上更〻鋪設好君王今
夜又移宮
宮衣新尚高麗樣方領過腰半臂裁更夜內家爭借看為曾著
過御前來
和好風光四月天百花飛盡感流年宮中無以消長日自學龍
頭二十鼓
鶯鶯灘瀲灩池嬌揉繡金裳日夜練早晚君王天壽節要將著
御大明朝
宮娃夫請報霜稱徹夜房中對剪裁明日宮花西內出狂冊臺
張光弼詩集三　二十
呼木瓜開
延華閣下日如年除是宮春到御前亭上塗金香唾手安排衣
綠撚素綿
賴把香羅拭汗脂綠雲背綰未曾開相扶相曳還宮去笑說扶
千駕下來
上苑新波小海分綠香流岸好渦沼放將禁猪宮見放出天
河洗綵雲
紙絕來把孔續香自覺紅生兩臉偉為燈乃騎扶有春其教粧
結作羊腸
飲到夫深無厭時並肩士女互扶持醉來不問腰肢小照影燈
前舞柘枝
填金臂尖戲分明贏得真珠三兩升便去房中還賭賽實村銀

積酒如泥
院掛花開一萬春為因宣喚賜春衣近前火者催何急祇恐君
王怪到遲
從行火者咲相招步輦相將過豹橋鹿頂殿閣天樂動西宮今
日賽花朝
彤雲捧起赤金殿十二什摇七戶開南面君臨朝萬歲來儀鹿
與鳳歸來
犍星門外州橋近東遊中閣御氣高拜伏龍服金水上紅安四
海恩波濤

塞上謠

沙頭大風吹土塵馬上行人沙草目船長劃莫拾馬天野帳帳
奶黃羊肉
張光弼詩集三　二十一
玉泉當爐坐酒坊黃金飲器索人嘗胡奴疊騎唱歌去不管柳
花飛過牆
漂然跡天龍沙西捫酒中人歎似泥馬上鞋衣毿刺〻往還都
是射雕兒
馬上黃須遞酒後搭肩把手醉相扶見人強作漢家語哄著打
量唱塞謠
野狐作隊綠玉〻乳鶴浴沙繫谷〻駱駝脫子多醉人邊帳堂
裝留客宿
胡姬二八面如花留宿不問東西家醉來拍手趁人舞口中合
唱阿剌〻
雞鼓樂京是帝鄉三時閒靜一時忙鸞來滿眼吹花柳鸞起遮
天降雪霜

親王捧賀送回宗五色祥雲把日明鵷鷺大開興聖殿晝呼萬
歲賀中興

岫雲隱居

岫雲深護列仙儒心與天俱共卷舒詩境偶生吟思外青苔黃
葉澗山居

昇王壇

緣合詩逢無首龍此身使有上天時無論許遠留遺嘱句到開
人到處敲

無骨翁　許遠道臨化嘱弟子曰我在無骨翁下

身到名山骨亦清洞中不杖乃題名高車駟馬人間世我度浮
雲石上生

大滌接真二洞題名石



同覺守良副宮觀存玄老宿曹空隱上座張儒賦異
香原二宿齊遊洞宮留詩偶覽勝迹各賦詩刻石以
紀斯行

洞天福地

大滌源通句曲山列仙到處有遺蹤千年深竇無行逕時見郭
文騎虎還

九鎖峯

青山九曲鎖烟霞隔斷塵寰百萬家洞裏有春藏不得春風來
洒逸桃花

磨碑

百尺穹碑當道安蛟龍蟠躍鮮花乾火燒雨洗殘文字留得前
朝事紛
王舊獄官

漢祈靈壇

漢武祈靈築此壇願同日月駐龍顏神仙豈有君王福萬國民
情指顧間

馴虎巖郭文醫虎處

世往人非事不同客前無復獲行蹤空山寂處千林樹夜夜和
同虎嘯風

藏書石室

曾於唐代請遺文此日來遊卻見君石室自藏真語後寄聞人
世獨浮雲

仙人影

形影能顯已分常指揮捕作桂花香偶然投擲留山石未覺人
間歲月忙



丹泉

百年能許我迴來更酌丹泉飲一盃莫是飛龍歸大海々中波
浪是塵埃

搗藥翁

閒時搗藥事無涯羽化千年夜未聆得似杵聲相續數月明只
繞鼓山峰

葛海昌仙蹤

古老相傳語不空至今石井有仙蹤行人莫向井邊嘆一勺水
中藏卧龍

近次薛濤詩二首

不數周材盡無奇卻把風流付早鶯歸水上當來　斷腸詩
句可憐情

知尔回文織未成爲問韵光搜寸名傷春傳別千宗尋其吟門
關第四聲

擊仙曲

仙人好乘白鹿騎更有明霞作飛蓋醉來涼殿向穆灣花洞光
待奇天外

又

浣鄉有手把寸簡天上麒麟正好弄書案裏夢動自短吟宜臨
草顛供憐

題桐柏宮

吹笙太子裂滄霞一鶴飛至山緑是家桐柏裏回清露遣人間客
青日雨軒

題長梅花



鐵華擊作內家粧春出宮梅歲月長不與東風共搖落人間天
上謫仙香

送春

送春何事與春衣髯得楊花裝處飛軍工玉落成情見年年長
是送春歸

巾子峯

青冥天界碧迢迢仙家遺巾竟寂寥猶有白雲閑似鶴與人相
伴夜吹簫

題孔王奉宅畫菊

朝時下其東籬菊影落前庭亦有香好伴客安得內家王盤承
露對秋光

題三香圖　山礬　水仙　梅花

雜騎凡與諸香草不見三香入楚辭莫是歲寒持得異根芳盛
織不同時

雪夜將史左丞

白雪相將一丈深碧油宜合夜沉沉兒家更有人如玉猶道春
寒入繡衾

題漁村晚照

花花溪潭暮靄天秋水碧澄澄幾家漁舍雲深處紅樹寒
山林晴秋

丹溪別業圖爲周防賦

丈光萬丈照丹溪愛尔爲悲夜夜啼丈有遺經能教子草堂猶
在此溪西

題夏圭孤舟風雨圖



此船载得許多愁伏我將前感舊游惆悵楊州十年夢浙江風
雨泊孤洲

題歸豹圖

雨笠風波日氾廻桃花流水碧山帳中魚釣何能忘收拾
早歸去來

題溪居圖

朝市塵埃柴我何爲楊好處是松蘿前溪若與天河接夜夜水
中星斗多

紹興寨中除日

一歲今朝是歲除旅人見復旅居從來中女成惆悵鳥鵲橋
邊異寄書

滾月圖

刻畫本

天地有情似是悲無端應自念坤輿分明照見山河影一歲殘
如此夜圓

家人筆閑藝術叢即事

東床款枕未成眠玉手開襟自可憐得似覺頭枕天邊江頭風
味客箏前

題諸將圖

未勝曹瞞三紙江且讀曹娥八字碑較智只爭三十里楊脩讀
誤是男兒

題枯木竹石

風霜禁持百歲過真成生鐵鑄枝柯天寒翠袖能相待見許嚴
寒鍾女蘿

一勺水中藏幻屋一變瑞工畫青蛇世人只道鎮湘于樂術能



開頭劃花

熱

南州大暑何可當雪冰不解三伏涼夜深明月在天上幻露端
湖荷葉香

題畫雨竹

江上數聲湘女瑟煙中一曲竹枝歌寒聞有恨偶成淚只為男
承雨露多

題桶底圖

不向桑中藏世界卻來桶底看樓臺明記得麻姑語清淺蓬萊
水一番

題漁樵問話

漁樵本似不同行何事停挑話更多說與引入都不信夜來風

兩疏奇哭

題徽廟畫鸜鵒

長白山前馬似龍相行風火入深宮君王只好丹青筆猶把鶴
鶴畫未工

題草堂雪景圖

草堂有客何為者應愛山川雪未消床上一壺憐獨酌風流不
減灞陵橋

閑居春晝

斜日春殘不在家樽前閑意看花再看又是明年事滴滴東
風情處華

題淵明像

無千功名等羽毛區區州縣亦徒勞折腰五斗無人識只有歸



來最是高

升仙壇

壇上春風長紫苔當時仙駕此徘徊山中老盡千年樹化鶴何
日一再來

題王君水畫翎毛

嘎嘎樵鳴起曉光蒼同雌雄在山梁雲中鷹隼飛處爪羽翼低
飛將自防

東風吹水碧粼粼不放桃花自在飛莫怪野鳧驚不定溪頭弋
者未忘機

題道士王東甫圖畫

金銀樓閣在三山東南河漢路往還信是神仙在平地鶴飛元
不離人間

寄報國寺渭清遠上人時張氏築城

誰說嚴關一兩重直教隔斷白雲蹤城中何限蕭家寺不把三
間事遠公

桂花仙子圖

秋雲作片剪衣裳吹盡西風骨更香明月不應虛冰浦又添情
思惱陳王

船過臨平湖

船過臨平欲住難藕花紅白水雲間只因一霎湖濛雨不得分
明看好山

寄三塔寺寬虛海

望見寺前三塔近老夫指撥駐行舟無端一陣東風雨吹過湖
南不自由



凌霄花

天女天花一樣嬌淩霄挽下最長條生憐化作空山雨滿臉春
紅恨未銷

題新亭壁

爲從亭前金鳳花風吹滿地散殘霞清樽團扇能相伴飲到海
天扶日斜

題倚竹士女圖

袖卷香羅日又熏寸心都作錦回文貴教吹動參差玉響斷腸
臺一段雲

題左司壁

春樹團團日未斜東風滿地散青霞晚鶯啼過落花雨獨立灘
南峯相家

題王君求畫

當年花開日又長太湖石畔鷓鴣啼竹枝不是江南曲唱得梅
前思欲雪

題唐十八學士圖

先奔也道載方冊入存政擊又何辭廟宗歡手撕芭者知是當
年詩徒存

題趙子昂浴馬圖

真天房星夜降精爽撞下照水波明浴回有翼應飛去萬里風
雲是一程

風馬

昨清天地思燭壓騰躍來看目有神逸乳要龍本作種任暮風
合向天津



嘉禾湖上爲謝參軍題扇

鸚鵡盃中紅麹酒鴛鴦湖上曳油船南風吹入荷花蕩借與闌
人一醉眠

明星對弈圖

滿壺宮漏日將斜君王猶自選棋局忘一番無人算只有楊
妃自得知

題楊妃撫玉圖

天寶年間好太平華清不鎖錦人情如何玉笛纔拈起便作風
吹到訓鞶

春日遊湖

神仙不記今何在富貴能全古亦難惆悵蘇公堤上酒賣春宋
鳥度春寒

紅雲同

題白玉蟾像
白玉如蟾俱是妄青天指月亦非真武夷洞裏曾相見却是乖
常騎虎人
詠何立事
宋押衙官何立奉太師差往東南第一峯恍惚到至
陰司見太師對岳飛事令歸告夫人東窗事犯矣須
命後即棄官學道蛻骨今在蘇州玄妙觀為裘衣仙
當作衙官身姓何陰司歸後記仙蹤覩身已是開胞殼一領裘
衣也足多
謝太傅
謝安游望重南朝肢女東山未解嘲若論漢家勳業事何如衛
數霍嫖姚



四景詩
照眼紅綃未十分雨風又折綠邊新不豪金谷知辰在儂有明
珠換美人
石榴
漢家天仙不自知移惠青馬伏驪池騎人不見東方朔肯信三
偷是此兒
桃實
葉底纍纍帶漸深暖風四月熟禹林記曾摘過西園樹好似又
君取酒金
枇杷
內府酥籠醋金盤白頭見畫成惆悵滿懷春
廊廟當新
櫻桃
紅不敵香
故居僧無同詠物詩四首
巧作春禽百樣聲似從前舌有餘聲者為勝有關心性何不當
中學暖鳴
百舌禽

春月已

禍被封禁作羣飛圪害漢家欲自肥滿腹腥涎丞不下為人哀
思一生飢
鶺鴒為
末莱花含晚露濃似將寸恩擬春風若還開在江淹宅夜夜題
詩入夢中
末莱花
小小紅絲疊絳霞戰酣玉殿共爭葉裏然買得青春莊儘把名
閒換此花
金錢花
紫菊
應為孙州舊使君黯虛顏色染微裙開翁每日東籬下誰肯花
前問紫雲
唐太宗遣御史蕭翼賺蘭亭帖圖
君臣說道一欺得蘭帖雖來事可憐誰許萬年歸卻後却將蘭
紋果昭陵



宮廊雪霽閣馬遠畫
君左丹青事亦非碧山猶自繞朱旗分明黃屋一衣游處手劳寫
廊雪霽圖
東坡笠屐圖
從來流謫不同坡得晚中年已多莫把丹青論筆伐文章千
載一東坡
杜牧看圖
何事令朝惆悵看綠陰又是日長時開懸不用量紅線看取新
添幾葉枝
雨晴
薔薇逕開雨初晴任蜂狂蝶亂紅英醉翩莫作騰飛蝶泊在其
間畫不成

曉起

春千花開桃李紅夜來昨雨過簾櫳風光紅是好時節春在誰家弦管中

松溪圖

石開激浪雪無迹松下溪流雪有棱百折狂瀾非是險人心方寸最難平

寒食

錢塘江上逢寒食遠客今朝特地鄉幾樹梨花春寂寂故行田隴草注注

孫鍾設瓜圖

三七應當化鶴羣乙作瓜蓋作三分劉家門外種桑樹豈是定有識所云



岳林寺題兜率內院為琵石心工人賦

兜率天宮內院開拜衣彌勒笑顏開因緣未了兒孫債此是更來第幾回

聞夜潮

潮到江樓月到屋百年心事有誰知床頭夢浮劉琨劍輝向秋風悄悄時

張指揮畫竹枝覓草

幾宵明月竹枝好一夜東風當帘夜悵望美人煙水闊不勝情思繞橫塘

荔枝畫為福建張惟遠參寔題寄南人

尊前人出王芙蓉纖手親分荔子紅歸到大明湖上去也應看畫說閩中

尚羅輕長玉肌寒吹盡南風露未乾一寸丹心無與寄為題圖畫入長安

紅塵一騎露華香不管盧龍度路長誰信御前供玉食不是妃子不先嘗

六月南風荔子丹殼紅小碧鶴猩膜水晶肌嚼餘拾核滿口生香玉露漿

剪花士女

咫尺芳菲避也深撩情蝶也痴難禁看來莫用閒惆悵翦下春風一寸心

趙仲穆人馬圖

麻天華星御苑迴開元越馬盡龍材趙家富有君韓幹摹出取平氣象來



劉姓御畫折花宮女

柳風吹露欲沾衣又是宮中上苑時好把花花都折盡免教吹作落紅飛

錢舜舉畫芙蓉

木末芙蓉最耐寒等閒不許世人看蛾眉畫得朝天去自採花簪戴道冠

梅花水月仙子畫

非鬼非兒亦非仙偶附梅花度歲年欲向瑤臺訴孤另浪中存月步團圓

趙周德新館外觀菊

明朝莫問晴和雨騎馬能來看菊花定是宿郎無酒對不知此處似陶家

題扇士女
粹深文字粹多情侍女常將筆硯行想得天家新樣句為題團
扇贈卿卿
湖中即事
湖柳湖波盡可憐不知春在阿誰邊滿頭翡翠雙鬟女知雨足(?)
歌濕畫船
挾彈游騎圖趙仲穆畫
王孫雙控鏤鈴鞍澤身後氣要人看若知稼穡艱難事肯把黃
金鑄彈丸
李白醉歸圖
明主憐才放酒狂不知力士成文章當其所草清平調肯信長
安是夜郎



杜甫上詩圖
出富天資艱難日歸拜拾遺行在時入蜀還秦成心性一篇長
拜杜鵑詩
寄遠詞
樊東湖山覺後非髮深對淺在羅衣當前種得宜男草正及春
香人未歸
臨安訪古十首
石鏡
臨安山中古石鏡曾照錢王覓服來天遣紫宮封表後留附不
許別人開
婆留井 錢王初生時將棄井中婆婆留之故以名婆留既貴以縣氏留字
背日婆留井未堙石闌苔蘚上龍文而今郡上供王安莫顧望

天產異人
功臣塔
峯頭石塔表功臣五百年前見佛身莫問蓬萊水清淺野藤猶
愛翠餘春
錦溪
錢王功業與天齊百里旌旗照此溪從自波中歸錦後至今光
染淨飛泥
化成寺 錢王第十九子出家為僧賜號普照大師
王子能以身施佛河興生居淨梵宮聲使視他闕富貴男兒到
此莫嫌難
衣錦山 今縣治主山是王故居即九龍堂
覺鄉滿山都慶錦富貴應須白晝歸設宴九龍堂上日帝中歌



後似王孫
將軍樹 王平時舉隊征戰此樹遙卻以錦標之號錦樹將軍
將軍常執金吾不比秦封列大夫王為錦衣歸故里遂令老
樹有稱呼
攢翠閣 今為寺翻安遊處
東山尚存攢翠閣謝傅非來起我乎可是儒生攜妓到粉香猶
在畫欄邊
淨土寺 錢王捨作放生行 郡遍於湖四
祥符鈎訪海會寺四百年來稱指遊試問竹林橋上路往還曾
見我來彼
九仙山 王謝舊游東坡有詩
仙子何年化鶴歸至今名姓只空存我來欲訪前朝事帳望九

山唯白雲
鴻濤
天命何曾分楚漢自將南北限鴻濤當時應恨烏江水不與君
王與白頭
李白小像
承制搖毫玉殿頭清平樂府擅風流若花解國能相妬詩卷翻
成失寵處
桃源圖
幾樹桃花認未真又何分晉與分秦漁郎不悟避秦者便把興
亡說與人
蘇小〻墳上作（在嘉興縣前晉名妓錢塘人有詞行於世今為人家占矣）
香骨沉埋縣治前兩陵惹恨滿風煙好花好月年〻在剩客渺

生更可憐
宋費善以節竹一支并詩聘犯太朴次其韻
廣蜀之西一竹節〻來悅背已加龍扶登鳳殿護經後風雨時
生掌握中
題戴拜卿畫
露飛風柳兩依〻畫在冊青亦自奇片在牆頭并壁畔乃知春都
是折殘枝
周澗更覓索冬筍
備家樓筍似猪肉滿腹生香貯寒玉肯信湖州太守饞飢來煮
過千林竹
徐一夔以自己小影代逸僧上人田龍門寺為題其上
總是三生夢幻身又何分別假和真眠饒送到龍門寺也只冊

刻馬漢

青蓮東人
邵庵虞先生為張伯雨賦四詩閱元宮道士章心遠求
追次其韻
伯雨畫像號句曲外史
此畫茅山裴真瀟灑白鷺鶴翱新百年最在歸歌詠一代文
游在搢紳
懷舊
憶訪浙江覓漁流光如起塵中駒雲沉華蓋星沉海思絕狂
張與老叟
丹井今在法聖觀東園
張仙於此煉丹砂〻夜〻丹光照井華猶有石欄遺劍在將軍移
置別人家

澗阿碑
邵庵文字在此碑寒劉中郎筆畫真在日得錢除買酒餘貲都
付打碑人
贈人遊湖南
世運無處不通津懷兩楚〻志未伸貫過沅湘瀟江水此中曾
有汨羅人
題子昂畫花鳥
絲競舊習信難移得意青春正好時竟下上盛幾許事試歸花
鳥學徐熙

張光弼詩集卷之四

五言絕句

古辭

歡樂自歡樂苦辛長苦辛城中千萬戶誰是種田人

風雨牧牛圖

牧牛值風雨牧兒裝敝手不自風雨前不自風雨後

石友

登賦柱石姿風雨每皆久年同負剛心相看即吾友

竹君

百年夠過眼萬事成缺筆自韻非凡君誰與共清賞

花達

紫花作高樹伏遲不數曲醉來扶杖行飄颻亦自足



雙林

愁懷夜把酒突此滿林秋風迴舞和鶴欲近我牀

芳屏

錦芳結為屏左右映紅藥開說閨中人何如金孔雀

病蛙

學圃鎮病蛙生戢狀張品綮嫌不厭真及我春酒醒

梨花折枝

已過清明節猶依玉鏡臺一枝如折得猶許蝶飛來

水殿納涼圖

別殿紅綃女無風亦自涼欄邊花似水夜夜宿鴛鴦

七夕

已與人間巧金憑此夜秋如何針線月家易下西樓

別劉博士

秋為情如何從教醉似泥先看楊柳色相送出城西

王昭君

漢地非無雪氈中不見花琵琶一萬里馬上寫風沙

巾幗猶知節羞顏可即戈單于如有問教妾若為家

銅雀臺

自古誰無死英雄豈不知望陵歌舞罷有怨累時

遷地

萬里書風流征人令歲筆前擇選自詩誰見寒梅花

赤壁

赤壁不改色漢江依舊流二龍爭戰後風月屬漁舟

峽川

放船奇天近浮雲向不依自然從下浪不見有猿啼



題揚州史左丞畫扇

后土祠前路金鞍憶舊遊暮風吹倚手渾似在揚州

塞上

朔風南北來驚沙對面起人馬暗相失咫尺萬千里

題商山對弈圖

縱橫十九路一著一回新如此深山許傍觀亦有人

題村廟

禍福憑誰降雞豚各有哭年年當社日簫鼓賽神來

飛來峯

峯在西天竺青蓮千葉開佛人無妄說或恐是飛來

呼猿洞

刻跋

洞閟幽幽古名喚藤蔓叢誰能將飯猻往問白猿公

題名石

東坡龍井因題名塔碑上豈期後百年過者為勝跡

合澗橋

兩澗何年合一橋終日開桃花逐流水未覺是人間

龍泓洞

龍或藏其間蹤與蛇何異慚愧耕稼人請來候雲氣

飯猿臺

僧既非昔年猿亦異往日唯有飯猿臺猶是當時石

連岩棧

連岩有棧道重疊架古木勿歎蜀步險平地折車軸

客兒亭

客兒謝家子明師嘗相待斯人骨已朽斯亭尚千載



坐禪石

法師禪定時萬象付冥漠至今岩前石每、天花落

牆梅花

臘後春終到寒香發素葩梅花如有意不在粉牆高

聞雞

朝鐘亦似、暮鐘亦似、銷磨浮世事都在數聲中

萋萱草

種得宜男草忘憂度歲華墨池憐眼影孫、鳳頭花

葛仙溪

葛仙浴丹溪飲溪骨自蛻試問歸來鶴何人壽千歲

濟川圖

平地有桃蹊慎者或不見奈何千金軀涉此風濤險

菊花

將夫起鋤籬根地一千丈寧知白露華滿菊花上

咸祥御畫竹枝白頭翁扇面

片月出疏林閑情欲不禁天寒憐翠袖為賦白頭吟

西施

館娃宮前澗西施舊來往自載扁舟後歲、春蘿長

履迹

西施往行處好事作履迹幾寸蒼苔深見者為憐惜

問梅

一種隴頭樹東風都合吹未應造物者偏在向南枝

書新晴



五色雲開靄今朝忽放群繞簷飛不去亦是喜新晴

泉月軒為開元宮張道士題

為愛真境好每到即忘歸如為澂明月清光生羽衣

題冷霞洞

悲者昧其覺貪生退一步不見冷霞人唯見古時洞

半思齋平章畫生色竹

一代風流盡丹青付此君思將湘浦淚更洒九疑雲

題牧溪飛鳴雁二畫

秋風幾萬里一色是青雲誰信天山路無書可寄君

憑誰憐羽翼引領一長鳴紫塞秋何侶今宵月正明

新宮訪袁真人知已引化留題

仙家已無主桃花依舊春後來看花者不是種花人

惜花

昨夜一花開今朝一花落春事能幾何奈此風雨惡

借華光畫梅

羅與一毫端示此無垢相迦葉不可拈拈惜色空妄

柳莊

種柳遶莊居春來色更嬌不同殘臘見封雪落衣條

桂林

刻空同

不　歆叢桂羅能久出山若無忘世事來此中閑

蘭渚

幽蘭滿洲渚紉之可為佩欲遺心所親瀟湘何處在

竹坡

城中寸金地種竹不可多見前推杖看奈此綠陰何

水田

仲夏大雨暴延蔓若野青倩賞田畝中庶慰行者渴

荷港

門前東西道下是荷花港越女不避人唱歌來遶槳

鶴亭

有時命童子亭前拜鶴舞霜落慢對此亦云樂

魚池

故魚池中央池水大又許勿謂江湖遠時來見風雨

題市學堂

喧雜從終日跳梁欲上街要令心目靜除是拾吹舞

贈歐陽尚謹遷播州

人生覺無別恨尺其言咲況復萬里遠風烟接蠻徼



記拆白塔有賦

白塔誰所營又復為平地猶有百年人閑來說興廢

題李叔亭所畫牧羊圖

大魚不可得小魚勤何益不如牧羊坐臨流以終日

上清方方壺作墨畫贈毛起宗提點

風火雜仙骨雲雷騰為文壺公採造化圖寄大毛君

題清獻小像

當時御史公畫筆開生面此骨唯琴鶴千載想清獻

別故人

來別欲千言臨別無一語唯此憐時心隨君渡江去

別柳史

共花他柳客從游又隔年老人偏惜別把臂一注泫

贈縣令任滿

一分清泉水三年共此心不堪拜別鶴唯是邑中琴

盤石吹簫圖

宰相不更朝金鞍拂柳條何如盤石上散髮理吹簫

落梅花

含章入迷時幾片下空墻春雪調鉛粉相和一處香

題宋子障太守畫

老樹含青雨平林淡白烟隔溪茅屋在好泊米家船

題趙子昂畫梨花畫眉圖

鳴春知有意說與畫眉長君許梨園事開元夢一場

高房山畫扇

結屋清溪上仙凡比路分終朝看不厭唯是滿山雲

喔喔雞

朝啼人畫睡暮啼人欲閑非關毛羽惡不入鳳凰羣

代毛延壽復妃事

登謁黃金步陳袁君未知古來因好色誠開畏龍姿

捕魚圖

畫出漢邊茶澤家在捕魚筆頭蘇與在我眾茶碼跌

晚望東村

開門見東村晨光尚蒙昧白雲何處來適與予心會

題王大年畫

舟楫為生計沙鷗識此情百年浮世事九房一絲輕

林子山畫為鄭宗表題

芊前可忘世論竿聊撑身無欲漢水上魚為與相親



雙蝶

相逐更飛蝶風前不自持有生皆有感微物豈無知

白練帶禽

一雙白練帶繞樹效于飛宜兩閨房畫圖形上繡衣

秋棠懷思圖

兩雀肥相依棠秋葉漸稀連枝有淨思未可便辭飛

梅詩十絕

種梅如昨日樹已過人長粉白東鄰女爭窺出院墻

小玉探春回春濃嘆語來今朝庭樹上忽有數花開

疏種標應律英萼已蔚芳不嫉黃金柳先開白玉花

漢主貴金屋貴家白玉堂暗香浮動處想思月昏黃

一枝憐似玉日暮正愁新寂寞真珠佩天寒翠袖人

數片飄香雪非關畫角吹驚心詞客事細雨綠陰時

雪深迷村外寒梅正發花不同桃李樹爭豔五侯家

新月四宮簷梅枝影於雪證謂五出花能知天下白

姑射有處子雪色而肉肥肌栗寒不生香籌熏素紋

樹老省衣季花梢暮事足為緣生驛路却是折殘枝

題畫

筆墨生幽思山居春日長獨繞橋上路亦自惜年芳

夜螢

夜長寂寞難數此何曾照時見燭花中餘光比金穗

題竹

蒼翠生幽思風來自有香九天宿雨露家為拂雲長

題西湖大佛頭寺



澤自滿法界金色從地出々人加莊嚴具福亦知是

題枯木石圖

石丈珊瑚樹揭豪翠對千年風雨後遺影海中洲

青山白雲圖

蹊鳥見雞對滿山都是雲々中有樓觀鷺鶴日相親

題畫山水

溪廻岸影深山迴溪峰碧偏有漢上人扁舟自來往

題諸葛孔明像

一笑出隆中黃星挽日紅扶風不救作羽起西風

詠雞

鳳凰有五色雞亦有五德鼓翼不妄啼一聲天下白

連上

張光弼詩集卷之五

長短句

巫山高

巫山高望不極際天微茫十二峯彩雲上蒸靈雨集中有瑤臺承翠節譽態娟然相出入君王渫荒建神女五以夢中爲朝日洛浦無關五子歌宋玉微辭諷何及巫山高望不極不比虎階土三尺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白十月風高寒草枯鐵衣夜浸霜龍月深入單于庭敢辭遠賊王又征入血

趙採花

趙採花清明時節偏天涯東阡南陌畫輪車縣游戲也同泥沙城中多少富豪家去年不見今年花慎勿輕賤趙採花

擬古秋夜長

雲中鴻鴈過門前淅風起梧桐葉落金井頭月照烏啼天似水誰家機上織迴文夜聽啼烏知不聞明朝爲寄安西使細意絨

題持贈君

古意

頭上鳳凰釵是郎手中物床上鴛鴦被是妾手自織拼釵與衾寄郎去願郎長見長相憶

擬選騷

草萋萋兮之之怨流兮淚淚大木千章兮化陵爲枯桑麻百畝兮歲於焉頹翁居是閒兮以徘以息游遠五千兮蒲玉其前教以一壯兮天詞是式當春之游兮渡而不激有道可行兮見鳳可



刻春

弋翁居於是兮天之所隣鑿井而飲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兮不知不識蓬萊兮喻喻玉殿兮秩秩優游卒歲兮吾抑樂乎帝力高車駟馬兮非吾心之所及高車駟馬兮非吾心之所及

五言律詩

暑中招客二首

長夜不可度鬱陶難開衣冠嫌癢撲觀想蓬萊赤日天中過涼風湖上來非君一命駕誰與共傳盃

江上楊枝國風月自閒人老至詩生拙時更廢花新花鼓春是發酒與遊爲勝狂更猶何者何嫌有此身

春館詩有序

有孫李仲常儒者也善蒔菜蔬年以時治百餘品供開歲正月八日會鄉中諸儒士爲春盤之會許予爲先右司員外郎以斯詩爲座右索賦其事

春盤每年會今歲此日傳鷄飛懈茶羽蘚吸感流年白髮千弋東青雲護暖遲臨言宴難追接者亦同緣列組餘珍味登筵總俊賢春筵遲淑景揮筆詠春天上客歡先醉狂朋喜欲顛梅魁金勝小燭映錦袍鮮起舞又爲壽錢年本自情主入情更重屢

賦虎鳴篇

送天使歸

釋子承天語儒官攜寺碑萬間靈谷建一切布金爲寶界山河大殿題而露乘丹青入所卿壯麗古無之移帶動中晴思榮拜曲施文章學典語權兆頌星辰壽嶽鴻迴筆花華興吐辭綺幢天上遺金鶴日邊頭赫赫贈行遙遙遠遠賦載馳在公無候詔於禮有嫌疑道路承相為言辭見請詩斯須知又要遠次於安紀

刻如

宗廟觀禹洗雲霄式羽儀方知備日業動執守清規空谷行春
律餘生共聖時頂祈摩佛手目瞻親見帝慶讚諸天會觀光風
世朝仰頭雲陛遠聲和草堂單枝競賞生鵲池吏服氣自縱逮
難祈柳鄴仰只仙寒復命茶花闕雲起白玉譯捷簡前席對視
草近臣知仙樂侍宮扇天花散殿惟一人膺大慶萬字度繁禧
正當時將至北華事未遂有錄甘弟子無念不慙恩軟點數甘
露清齋和紫定賴殖尊者閑衛仍老大承在德罪志報惟心不
可欺朝宗江漢水日夜注懷思

六言詩

題山青白雲

一箇茆蘆何處小橋古木溪傍但見山青雲白不知天上人間

四言詩

題種墟



刻跋一首至詩但計字數入頁數二字再

刻跋在序字書在人跋

蓼川自光正以辟邪賜之記的人那禿邪

計七十二葉統一卷
楊陳二序各二葉

附 楊維禎次韻楊右丞五府壁詩

皇元正朔承千載天下車書共一家一柱東南擎日
月五城西北護烟霞資刀盔煤香楷妹天馬都家聊
子晃收拾全吳還整生將軍須用李旌車

張光弼詩卷一止此刻失結尾處　漁莳校

二

刻第二卷每半葉十三行与卷一同每行二十四字与卷一具

# 張光弼詩集卷之六

七言律詩

投贈淮國公承旨學士張仲舉

漢家將德有征榮赤舄爐朝羽翼成三晉鳳鳴千載會兩河龍
見五雲迎獨於社稷多艱日復使君臣大義明自念昔曾親几
杖頌歌聽後學諸生

投上中書右丞相

猶豹從容自九重相王忠孝更誰同千年帶礪捐功業萬國臣
鄰盡下風星查紫垣朝佩穀月臨黃道夜傳弓漢家若論安劉
策四皓難兼第一功

五府驛代楊左丞留題　後有楊維禎次韻

見胃日趨丞相府驛程夜宿五侯家玉壺行酒聽春雨銀燭照



人如靴霞受命救忠軍旅事撫時又過孩垣花漢家未可輕韓
信尚要生擒李左車
東發從戎十五年戰回千地出成川莫惟生世有如此忠孝報
君當概然摒捷兵弭赤子中興有道自皇天揚旌斷殿祐穢
息緊韉秣頓轉馬前

湖山堂寄贈天使還京

雲旗風馭隔蓬閬負日款轅衆未回柳拂玉鞍秋繫馬酒委羅
初醉傳觴抗城近日月前復使者齋從天上來歸對大廷真停
貫服中諸將要奇才

兵部王讀上作

湖雲炎風於此年中原父老亦堪憐壁隔層遺祈求使大將空
將殺伐權忠誼有碑書大節州郡無尚見重泉至今軍未擒南

剝脫有賦平破

洪道憶而陵是墓田

陪安相府得灼藥花有賦

醉吐車茵提不才烏前胡蝶趁花回玉瓶盛露扶春起錦帳圍
撥照夜開無白萩思漆浦嬉歡紅還是扇廊裁楊州何處空寸
思雅對為寒詠閣梅

退居湖上投贈楊左丞四首

樓外湖光白渺茫樓中少婦試新粧行年排近半百歲大醉覺
能千萬場織錦舞裙飛蛺蝶白描歌扇勝鴛鴦無揚滿院無人
到灼藥花開日正長
信馬蕪公堤上行水邊鷗鷺不曾驚春波滿眼湖光細花片飛
來兩頰軽天上碧雲如有詠樓中紅袖護多情狀之元托心
歌纏把風流付後生



猶酒猶多縣末狀好風何處散香奩可報春日閑撲蝶而使楊
花撲繡簾別迹不煩三顧更思機將歷六七至今朝書有無公
夢又得從容步避嫌
且觀神女為行雨莫問郎官應列星步草到門無俗駕好山林
日在湖亭白鷗共戲荷葉小黃鳥亂啼楊柳青背倚回欄千外
立晚涼吹得酒都醒

安揚將士酒酣命健兒舞獸為樂漸有平章泣下不禁

字判 賦六首

感事有賦

平陸龍蛇起殺機從頭又自照金微兩階干羽知何似二興君
臣豈竟非剔舞尊前四夜電燭明帳下校良揮可憐司馬江州
淚濕盡園花襟戰衣

陪安後堂觀牡丹四首作

風光偏惱被恒人縱覺東來氣酒韻異食初新萬家樹洛陽花
捏一年春揉好花從天女散從前不嫌丞相嗔厭帽紅香歸路
脫鞍多譽望馬前塵

至浦陀洛迦小寺作佛事七晝夜祈見海岸觀世音及
善財省七日也間隨心應見大衆膜仰無不慶讚

丞相函香致此鐵頭深海水救群生慈悲誦可消諸惡証代家
得見大仙金色剎光開寶髻天冠妙相珠珠瓔手中示現楊枝
露願洗干戈作太平

戊戌冬 海上作

華表仙人鶴化丁羽毛今日悟飄零海中又見崖東沈門外空
憐楊柳青樓兩翻雲翻覆手隨花飛絮短長夢如何來報賞梁
歌說道莫雅欲乞醒



楊忠愍公墓上作

發覺即御萬有定郵入猶自說笑雖道家諍排惡三世匿子報
君唯一忠沒士何堪封馬鬣迷魂猶日恨秋風死將因是將軍
夢圖文字常書為功

惆悵六首

父進安處在高燕貴用黃金買少年閑下朝回膳為首酒關夜
勝把龍泉劍談軍植日而落倒戟不到天左旋惆悵近來樓解
夢先生五柳種門前
三山燃斷練雲字幾把仙夷賦檻公書閑小杯鶴鶴隸玉盤緘
手搖枝紅春彩汁霞蕩激露夜帳香四茉莉風惆悵近來江海
上却將鞍馬學從戎
畫舫湖上載春行日日花有扇底生猶小樓前看洗馬水仙祠

刻脫三字節本亦脫據補

畔燈閒罵碧桃紅杏渾相識紫燕黃蜂俱有情惆悵紫華成逝
水還歸江海作潮聲

惆悵當年仗酒來揚樓紅粉夜相催可憐明月二分在不見瓊
花半朵開誰復醉翁堂下柳更堪從事閣中梅揚州一序青青
草離情春來燕雁回

惆悵惟濤海上龍戎昌佳氣接神州東風歸思王孫草北渚楚
天帝子洲楚國江山真可惜劉家縣尺亦何羞不須更問中原
事官柳新栽過戍樓

至今惆悵在東城結伴看花取次行筆道駐車招飲妓宮娼回
馬聽流鶯星河織女從離別海水蓬萊見淺清不有酒船三萬
斛此生懷抱向誰傾

過揚忠愍公軍府留題



總是田家門下客誰於軍府若為情林花滿樹鶯都散雨水平
池草自生衙上相逢驚故吏馬前迎拜泣殘兵能言楊上題詩
處猶有將軍舊姓名

睡覺

滿院梨花風力輕牡丹將月好晴明簾垂不知何日晚睡覺怨
聞黃鳥鳴萬斛春光金蓋酒百年心事玉人箏劉伶未到忘形
處枉自勞將驛騎行

湖亭納涼

奈爾湖光月色何不知此境為誰多忽驚壁露翻荷葉想見微
風生水波炎炎只消清夜飲老懷都付小鬟歌家中未必深加
比且停棹西轉絳河

燈前有賦

東刻心補脫見黃本同

刻山

雨夜湖樓歸帳無有人為余收服壓衣彩照影看妝韓賓合熏
烟寧要耳何處紀纏情楚宋為雜將訣泣樊姬思量皓室無窮
事留到天明不思歡

湖船勸曹德照飲院酒

請停吊妍唱憶歌梁塵且放下輕波雨風八月芙蓉老落日滿
湖見鷗多到手真難雙蓋飲轉頭又是一年過花陰只在堤柯
上奈此浮生樂事何

宿中書左司吏王太尉丞相

天上龍關白玉堂東垣列宿世輝光畫屏雲擁蓬山鶴錦帳雲
凝漢署香嚴尹世又憐狂老揚州詩興屬何郎建雲騎省乘風
露月過秋河夜色涼

別春次揚州成建章韻



微語驚啼盡可哀更無馬跡到青苔自從王謝成歡後曾見斜
仙下淚來為晉為秦花蕊度行雲行雨日千迴將教蝴蝶知春
堂儘把黃金付酒杯

省垣梅花

宮梅過臘花開遍何處揚州驛未開珠映粉闌疑是夢有提羅
袖欲先春不餘不厭迎落晚夜後還思把酒看只恐明朝零落
盡枉教人恨角聲殘

安慶南城寄賀守帥余廷心郡守韓公懋余家留是郡

故句中及之

壯哉崔巴延剏野新築堅城鐵不如更美皆吾大夫力真安與
爾庶民居歸來江漢朝宗水帶遠周南太史書異說髮毛成種
種近來吾亦愛吾廬

丞相東入姑蘇衆各官僚米酒别幕府諸公

不比常平載酒遊看花時節出杭州粉闈未覺為郎貴堂草難忘此日憂沙漠帛書空見鴈江湖春水莫冞鷗何須折盡東楊柳留取他年繫别愁

至姑蘇呈太尉

相君求才若求雨貪外得船如得仙職忝下僚班可恥情通僚好亦堪憐山中幕府迷樵客溪上桃花誤釣船醉把玉盃無所計不勝惆悵晚春前

城南武威移戍守帥余建心自母慶使入索詩

相業若將出名儒將壇牙旗向上居城邊來聞建百雉門排畫戟壯群騎雲開五老相何及秋對九峯清有餘持工記成稿現瑛瓊陵湄得蔡義箸



辭秦張太尉見招

中年祖覺壯心去涉世頗知前事非若使范增能少用青衫劉表失相依風雲天上渾無定麟鳳人間不受羈殘夢已隨芳草遠五湖春水一鷗飛

秋興

一夜涼風便覺秋楚人多感易生愁金盤露冷何曾見紈扇恩情未肯休零落梧桐宮井上緣珠楊柳御街頭近來收得麻姑信說道蓬萊更可憂

夜登天寶寺觀海日

登臨何事獨闌情北斗闌干對面橫漢使槎空河畔影霓裳如在月中聲魚龍水闊星辰動鴻鴈風高羽翼鳴不待下方雞唱罷神情東指海雲平

桃花園招元顏康諸使飲

桃花好是未全開入世花間醉幾回一片嬌隨歌扇去滿園紅待使君來尊罍有興俗清事風雨明朝又緑苔誰見劉郎千歲舊衙中青鳥莫相猜

武夷山

南郡名山說武夷幔亭尚想是秦時空中簫管何曾絕洞裏曾孫自不知石室尚遺仙蛻骨棹歌供唱宋人辭山前毛竹知龍種欲與壺公作杖騎

冷泉亭觀漲

遙從天竺看猿掛此日山中復見之碧澗棋聲爭賭果捷松風雨下馬鞍月沉夜澗魂先斷風攪霜空叫轉悲應記種年梅嶺事玉環何與老僧持



觀潮次貢達瑞韻

世代錢沉在此間幾回東下復西還翻騰日月走朝夕散落魚龍定死生斷后每憐精衛小投胎未見渴河清眼前波浪猶如此莫說蓬山頂上行

題後堂壁

兵權去手志何伸恥見隨班入省頻京國蹉跎空在夢蓬萊清淺已生塵燒朝謾贈秦人策孔子評書魯國麟散騎得辭丞相後五湖安往不關人

春閨詞

紅日高堂欲暮難鴛鴦花底靜相干銀瓶行酒雙環綠玉指調笙十指寒胡蝶無因飛過見牡丹多是折來看明朝為是安西使錦字紅燈織夜闌

春懷
裴沆先生漉酒巾眼中猶自落花頻春來祇與醉爲伴勝起翔
駐要是真萍泊根香春隨馬玉馭嬰猜殘陽人風光已逐流年
去乳事那家更問津
湖上漫興
百錢買金一咲輕少年買得是狂名尊中酒醆湖波綠席上人
歌讓謳清妖蝶蓋羅宮樣扇珊瑚小杖教坊筆新翻舊休樽較
薄每刺花時別有情
欄猨風光在酒家狂吟洛蝶趁蜂華人來人往如趁市樓上樓
前畫舫花波面畫舡嬰啞喚遲皆猜一道東目成眉語知何
限稍畫未竟在扶斜
湖上新泥雙蹄駢門前濠水路相通裙欺嬰草鞋盈績物學穆



桃沉淡紅兼雨欲來銀燭工春寒猶在酒尊空青綾被薄不成
夢又是一番花信風
樂事杭州奈爾何人間富貴易銷磨書船湖水年年在紅粉綃
樓處處多歌引行雲來綺席舞當迴雪下春試東坡陸注日留詩
後更有何人載酒過
聞鶯
風花時節又清明柳泊河綠聽晚鶯咫尺玖卿天近處幾家春
草路縱横寒雉轉眼供為見造物於人定絕情自是脆生應解
世不關天地不昇平
同趙郎竹閣夜飲
塵土飛回得見侵粉墻高護碧雲深日行南陸暑氣初月過天
河龍自吟沉飲何妨同阮籍狂情亦或過山陰夜凉庭院羅衣

是封在

寒峽微參差思不禁
遊雲門寺同賀林別峯隆師賦
眾推好是雲門寺沙上老嵓那溪水泉茶會許傳唐寫到松麓木
重彈諸佛行靈跡傍見僊禹乘抑能超臂老紅也當一柄風月
夢為題名姓法堂前
凝香閣聽雪
陵然寒重紫絲輕淡晚高樓尤有梅影枕同斜數帳閑門啞
迎鶴巢湖數林酒力春寒醉酒蒿茶香夜思清小玉迫床推不
醒袖籠樓数夫天明
柯枯宮留題
花暮天台馬于微後千年始到湖樓江渤嵗月憐新磨泉石胡
發成舊題阿母信傳青鳥後王實人去跨河低節時不盡風流



興付與小鶯傍日啼
韓趙花次元韻韋使韻
韓貴春晚欲生寒滿樹玲瓏雪未乾簇過橋花洋不覺飛來蝴
蝶怨成團釵頭攲斜應慎重手裹闌桃花好看天女夜凉乘月
到羽車瑜駐碧闌干
竹居為張仲中題
南渡術王之子孫文采風流今猶存阮有綠筠為別業柯遺書
我在鳥門小堂前翠鋪幽徑綠苔散嚴疎竹碧篁相補
華猿田風雨送贊條
菊隱齋為金子才賦
蒋前叢國作隱淪要於花卸伴閑身從來東晉多名士愛獨南
陶有老人邑紋黃花知應候香浮綠酒不過句蘇鵝橋井桐君

緑從古良繫畫扶氏

初月

淡暮娥眉臨水出照人猶自未分明初升夜姻如無意斂下兩
樓却有情離別幾多長夜望團圓三五未能成豈知少婦掩前
拜羅袖縱橫恨已盈

琵琶

樓前芳樹碧蘿〻付與飄零自在鳴撥上焉默紅粉過湖中人
載春船行日長疏手語偏好風暖特花體更輕何限寸情說春
擱悄教書記得狂名

碧梧軒為賈虔仁虔德二貢士賦

賈家種玉能成樹上有梧巢雙鳳凰陰重深井暮雲碧花落天
尊春滿香孔雀開屏毛散扇小石指繡色舞裙長莫教聲壁軒前



緑陰與吹笙於晚涼

東堂梨花

為尔東堂雪滿株花時長是憶吾靈風前姣化莊周蝶月下還
迷衛玠車老至逢春成感慨興來把酒為誰斟尋常一樣清明
節說似當年總不知

問月亭

家〻流水逐逝波試將此意問姮娥到頭白髮長入花愛此清
光今夜多且欲抑天揆北斗便須擡量酌天河此情此處不用
樹禁得宋郎秋思何

題清心堂詩卷後為胡院判賦

曾把桐鄉作故鄉鞭回繫馬入斯堂貴家五子祭垂桂謝氏諸
郎楚紫囊更得異花曾見種釀成君酒許先嘗掛然掩卷無我

削集四首 字

淚不獨題詩憶老蒼

贈謝肅東還

風塵如此送君行莫惜離觴與再傾執手且聽楊柳曲過江便
是越州城龍駒塱把即千里鳳為及時鳴一鳴年少有才於大
用買生曾擅洛陽名

春暉堂為謝肅題

謝傅風流在越鄉至今文采見諸郎百年壽木慈烏聚幾日東
風萱草長江上雞魚朝入饌杭前紈扇晚生涼詩成便欲煩青
鳥聊寄君家白玉堂

次林叔大都事韻四首

春來長是誤佳期鴉鳥無媒鵲不可私錯信櫻桃懸緒子梅將彩
細絲鴉兒燒殘蠟燭淚成淚折斷蓬壺却是絲華頭綠窗閑歲



月只教楊柳妬腰枝

何處飄零白鼻騧忘將錦瑟數年華渡頭水急憐桃葉陌上春
狂信柳花卿作寄心到鴉鵲江將殘酒付琵琶一自已自成惆
悵況似平陽十萬家

莫謾題情在粉墻窺妝終日繫柔腸不知漢主黃金屋何似盧
家白玉堂好夢自飄桃葉渡閑愁還似柳條長無端收得書羅
帕徹夜香濃衣水香

陳王當日賦凌波賦得風流也太多掌上玉鸞看飲舞雲中青
鳥使傳歌情緘尺素魚中字恨織回文錦上梭休信雙星是牛
女年〻波浪隔天河

白菊

雪羽輕盈欲滿籬秋香吹過畫闌東今宵白露今宵月昨夜清

霜非夜風刺澀尚於青蓰見夕陰拂路素霞同數塵白髮朋相
對誰識樂桑時淨前

驚秋

城上高風散鼓鞞樓頭獨客不勝悲光陰世故嗟流落病心鄉
關厭別離抑面絳霄猶昨日驚心黃葉又當時所悲驕省室若
累不是潘郎愛賦詩

昔遊

春到名園趁早花都城無處不繁華延翹鵲尾求花盛馬柏金
羈白面郎騎天去杜宮宗酒侯門晚散鼓俗車究家賤安嚴要
情輕高銀瓶雪水茶

小王孫

貂帽貂裘美少年閶閘通籍內門前紆分草地綠游北翡畔彤



弓禾控弦張雙箭箭春共戴玉鞍驕馬日隨宰寓屢一夜逮漢
雪忘却朝天是醉眠

漢未央宮採題硯

雕瑞文字裝浮雲金石雖堅亦難存秦宮三月已灰燼漢瓦千
年猶未毀用爲能爲硯皆得名何異花君門咸陽土壤英雄
骨誰似栽題記主恩

乾瓜道人爲徐子貞賦

乔寔乾瓜緊此生道入玩世以爲名百年雨露司禁㮋一日江
湖見老成寰落情懷莊子瓠浮沉蹤跡楚江萍龍公惜與能爲
杖挑瑤青缺到處行

水竹居爲龔金子賦

夏盡魚龍護兩都風濤千頃與之俱滌毛終日在池上雲氣有

一刻風
一刻朱

時生屋瓜茶罨眠燭連翡翠對芊春兩珊瑚豈同六邊清狂
劣沈酒狂咪作酒徒

謝張彥泰

金注侍來九世紫投携雅貫滿門析甘來南渡釋馬手豈獨感
陽矣小兒漢史河源知共泝田家制樹是連枝木枝猶建瓊珠
報誰謂酬騎不貴詩

朱家園海棠

天教人事每相違雜到花前不暇歸車馬園林春事後冊青樓
歌舞變吧郡侔臊風晨粧在銀燭燒殘笑面來昨夜綠雲嬌入
夢朱家今見海棠開

過王郎中草堂賦

庭樹春暖杜丹香韻疑變疏不過墻高景天機何處静一年春



事此時杜篇詩未覺爲時重華酒能留共日長豈是輞川無作
者五雲裝點賦山堂

適軒爲致仕浙東宣慰使楊元誠賦

適意相忘樂有餘貴施行與待何如閑身已付蓬蓬蝶服日何
妨小小車蜂攖酒香留几席花隨日影到琴書軒中定有何人
到弟子時常問起居

聽鶯軒

何處春來好聽鶯謝家池館越州城綠楊柔地露烟重紅杏映
簾風日清醉把玉盃如有待喚將錦瑟設多情却思舊過宮墻
畔驚意馬蹄聽數聲

過鑑湖

風流數得賀家湖觀衆黃冠是酒徒咲出市爐留劉當醉踏秋

對經

水宗花扶苗待未免呼我家後世倚誰勵却天孫日無從誇喙
逝商聲爲我起蕭蕭

蛛聲

自從大火西流後斷覺涼風到竹林李白已無當世想宋郎又
動少年心群除詩響夜聲合萬物將窮殺氣沉設處誰琴弹一
曲徵狀繞指是商音

七夕

天上何因有别離人間設自指從期果如女嫁男婚事何限風
清月白時銀漢幾番横鵲影飛靈渡盡星緑想今朝少婦心中
事只有回文錦字知

寄淮安夏按察

爲感風花懶出門每於時事醉如聞江湖信遠春空隔倦佐持



深日暮雲詩句好於何水部官遠高過杜司勳海波不隔淮陽
路遠指遥裳憶使君

有餘清堂

遠雲騎省興之鄰可是高堂借榜題湖雨過雲天似且山風吹
滿月留人紅樹臨門扶欸夜帘月挂引出簷滿樓渋定爲平岸
數直須樂死百年身

東承二姪女

遠宵宵内夢相牽二女供却有信傳潤氣長成彈屋亭寄來詩
綠得入憐阿婆近日身差健光耀侄今年病未痊尔紋浩共泥水
上視同林花覺淒絕

寄内臺侍御史韓克莊

雜花滿記兩髻天將埋梅枝古佛前緣陛花傳捐排日麝香稜

兩續當年於書不許支官祿買酒沈秋月俸殘光盡尚書猶賞
菊至今愁悵杜樊川

夜泊牛渚磯同韓克莊僉事李五峯先輩燃犀亭

牛渚磯頭舊夜船燃犀亭上紫鷺望月中只可賦秋興酒後不
須留步任窺看衣河何處蓋百年實恨此中生大波總是英雄
淚到却青山氣未平

浙省感恩榮言懷建事

御升宜府第一門史臣侯者柱南林龍禁已過甚民分存殘洪
家度王恩列爵稱男分五等封君有縣亦通籍區區戎馬猶馳
後日月餘光照覆盆

明皇妃子攀花圖

紫桂相簪花亂滿闌花飛風泉試羯鼓天曉日取戎衣起電綻星



樓蘇林陸供奉頻倡偶令也近前便後見干思九齡拾是開元
日何多却綠蘇疏來

東遊寶王寺明月堂同照大千尊師賦

又擕二客過斯堂坐憶前年燈夜香談笑未除塵上念每驅摘
作馬牛忙賦詩句疑敲韻工轉覺青雲道路長便醉堂前碧樹
月莫將閑話及驊漂

贈士人軍中書筆

古來文字用詞毫筆冠宗佑始得名每日諸軍傳檄到何人植
樂賦詩成管城鳴鳳業是鄭虔蘇飛丞業工群英都是難無所
用要知翰苑盡書生

寄謝事海道失風自冊羅至浙右還關省

指對引下失風帆雲浪連天不見山唯余不慨和氏璧被叢覺

刪此去脫後句似四未詳

駐大夫環星天未駁屯戌馬同步何能渐阻鄰此去羅提三百
里海棠花底更闌闌

刪圈

侍御周伯溫以行臺職留紹興東齋也

白頭歲月付流波何物盈君夜眼波身國貞蘇待御久予脇揣
諸見天多殘謀不見陶彭即較量如閑祉街又一樹紅枝春事
晚其文閑下欲如何

又北舟

總閑莫借酒行頻閑列姚家已暮春疎樹今朝妝正好彩雲昨
夜夢非真周林蝶不來前日事為可憐非隱人欲傳我風洞謝
蝶花前醉是百年身

贈胡世顯貴侯代張氏孫謝表精合朝廷寄妙聯

此去風波萬里長使人指日觀清光雲閑碧落當霄漢龍抱金



函水夜車兔服從來尋正朔也事次第貴州電浩渙有石高千
丈錢雙重赫頌大庚

題御史孟時野服春緣

好似當年賀季真乞身歸老鏡湖濱銅章不綰御史印綠帶能
栽處士巾麟閣黃虞千載後烏帽花笑幾回新浮雲過眼尋常
事且作乘東一野人

五月牧冷起散諸文士遊西湖有山記題后故

近聞甚得湖山樂惜不與之同一遊其間石城來蛙子却思篇
管在杭州秋思湖蝶為猥愛扇底芙蓉小院秋今看司勳非往
日酒閑擬提將風流

得編修朱恒海道之音

命酒徵歌記往年玉堂漫有黃相牽魚賦又索雛云寄事載空

刪舟二首字

言於可憐李世人村思管樂臨時戍馬疏畫及張騫情紙天河
路断抑乾坤一慨然

高季山書屋山同貢雲林待制有詩在上為吳子尹部
尚書貢師泰賦蓋其家物也

萬壑遠崖放鴻張好詩好畫兩相當十年物色偶然得二老風
流何可忘還見紅光生静夜却驚雲氣派高堂尚書應上多遊
家獨有張翰思故鄉

謝宏道自軍中以同宴周將新貢外羽業

世事清稀滿風來稍覺煩襟為消然馬上功名寫長嘆匣中衣
月豈非仙浮雲對嶺張園畫鳴鳥戲花鮮實炫其辭周郎賞案
盛裡姿英發正當年

西山亭留題

馬頭曾為謁君回北望新亭遺跡開於越地形緣海盡勾吳山



色過江來英雄有恨餘湖水天地忘憂入酒盃珍重謝家林下
宴玉山何待情人推

三月三日湖上作二首

此日誰人肯在家捕試湖遊事繁華時非上巳不為節春則狂
冊綠其花露髮風鬟湖上女畫船鼓送傳車兒童儘唱銅鞮
曲來覺人間日易斜

此日西湖似曲江滿湖流水碧淙淙誰家婦女不紅粉是處水
亭有綠窗白髮看花春可數畫船扶醉玉成雙神人何以狂居
士先生關心尚未降

汴河懷古

家國承平厭萬機離宮來賞屋出京城三千迎俘前王有十里看

一代封驅
字字中破

虎丘古塔河畔柳綠春自長元中焚火夜還飛當時九廟射斛
日昔僊龍舟更不歸

涵虛閣　錯娃宮今靈岩寺

靈岩寺是錯娃宮霸國風流變已空梵寂智覆三緣後越師戎
含五湖中佳人已化朝雲白高閣憑涵月性紅蘿舒後千年過
只知憑闌攬取飛鴻

裴玉軒、花淨慈寺方丈後有蘊蓮伏事花嶠畫墨竹

一林儒學伏寒題孫雪題名裴天參政姚江村作記存

劉御善之書板到花軒楊

何來伏君竹成蘇落墨滿林淵雨新雪壁自期留後日點紗籠
與疑牧愛百年聚散叫殘墨一代風流不數人題吳王儒知秋
寒不辭騎馬到來頻



遊天台山回到有院諸公

明時與日不從家三月清遊在醉中晚過逢當書路碧野從事
近馬前紅粧非春使河源上僊風題詩浙水東底覺逢留相從
君歡顏何以答諸公

送馬編修還明州

當年丈米動京城畫既江南馬長卿青史可憐成紀筆白頭相
見重闈情內湖柳色柔於好小院野晴晚更明門外畫船堪載
酒玉笙優向故人傾

題張秋岑參議南湖草堂

雅宋拷堂南湖濱湖中渡瓦往魚順日家二仲共三逕家與馬
松為四鄰蘇角釣友歸騎晚花枝游帽小園春此來不敢嫌髭
雅知吳派王屋上人

封有考
救書向
三字在
後行与
天河二
字齊

貞韵集

歲除日同康知州至太尉丞相府留堂說周易同晦酒

朴賞贈賦此上謝

歲晚深為趕府深深感數接與他人說經筵嘆正衛先晦酒何
家事早貢明日千官稽顙闕數時萬國共佈春家御以覺毋歸
處准擬酬恩致此身

贈太史于宋閣中于史侍史師貢秋卿由海道遂赴
京師呈浙西秋卿苑

險舊鼓能又則非只緣有路接天可少年誤動乘槎興中道紙
聞雯秋歎司馬壯遊定歲月杜陵歸雙闕天河悉君莫下窮尾
泛河處深山屬辭藏

君阿

右丞周伯溫出示前為匠文閣授經郎代祀孔子廟次
韻



萬世斯文有賦光諸此龍衰聞宮檔泰秋不衛蕃周室金石如
聞秦廟堂碑掛世推聖家新愈封賞帖內庭書光今卯到遂經
在師表前无逸後王

送涂大蕡建寧路學教授

經路傳家二百年河汾今在路西偏文種虎豹豈征作名動京
師非偶然領袖七閩勝作郡受知八座合稱賢行看召入承明
若擬樂貴者在簡編

寄我軒為廖主敬貢士賦

人世有生皆我寄者來造物本見戲身為蝴蝶何關夢飯熟皆
梁自有昨形影不須相嫌恭死生同是一希爰澋醉到手能成
醉此趣閑游或可知

送貢師泰尚書入閩撫猿洪兆軍

對唐

尚書奉詔起閩省天子深為納建慶使者頻來大明殿親承指
駐武安州洋嶼壁地剖深崖明月籠江夜唱華驛外海雲迎馬
首春光難為使君留

送杜侍中副使

南方風土要相宜小盒檳榔好自隨螺戶貢魚朝入市山娘把
燭夜題詩三年猶恐添前日八郎良家異昔時若問番中蘇息
否使車惟是一驛船

夜湖

禁漢鐵塘江上湖楼人倚在何樓胥頭翻如許吳能幻魂魄與
何以欲消涌浪潮為河影淡搖風來對雪山邊西流力盡還東
下月滿空江共叙寒

自遣



每々揮翰情藏筆莊冊閑後似無花山中跪說秦為晉海上鐵
屋葉似瓜安想既空無得變羽仙所見即為家不須更問升沉
事看取西樓月入斜

秋閨詞

一曲哀箏感素秋梧桐落盡碧溪頭御溝葉上題詩恐錦字機
中自織愁孤雁思情空望望鯉魚書信更悠悠雙星不到銀河
近風浪還於隔十洲

無題

及時無物不依依巧語驚啼總斷腸休涴乾虞羅帳故步揚州舊
夢惜餘香玉和搥難寧無處歡情縱斷信有古徒托漢江却作
酒欲時猶恐負春光

排諧詩呈叙院司議李榮先以使事至明州羅詩復論

中　張對臣

狗谿二年已辭白馬事司農方承命還京師

司議同乘海上槎河源歸路未應賒市中使者識成虎盃內何
曾影似蛇官舍山名鵲語問居消息卜燈花南風只待樓船
使六月中旬便到家

擬歎

外湖東湖花正開風情滿意看花來白銀大甕貯名酒翠羽小
嘘歌落梅自外功名甚足貴古來賢聖盡塵埃醉死如此不一
醉可歡好懷能幾回

松筠軒為湖州沈叔方賦

新居好在松筠裏門外清溪枕屋廬文物曾陪諸老後故家似
是百年餘客來與酌茯苓酒月出共看科斗書若見源郎煩借
問桃花消息近何如



謝吳宗起寫神

容貌生憐老在身每於時事與維綸不時頻癖為狂客却謂張
良如婦人滌倒形容何用似荒唐言語半非真淡墨像今誰
在更與丹青寫此神

送劉屬道傳老丈入閩就養

此別為生一悵然福州遠在海南邊白頭病叟年八十紅樹寒
山路幾千里米既供為子職貨車不抑致人我起居莫與攜柳
遠風土他鄉氣候偏

插度霞詩風于車

買得湖船為詩君望中都是北山雲風前楊柳驚秋晚波上鷺
鷥隨日暖青又淡能傳後世幻頭休更說從軍樓霞有酒能留
客漲歡何妨到夜分

劉達叔

送張伯雅黑閣入閩省

閩道迷千嶂亂峨峨卜風景換清避恭天孫樹快入寛似雪梅
花當馬頭海客朝盤迷跳往回娘羲詠瀉豚駒母瀬胥徐閩中
利儘勝吳船鳴吳怨

題霞欲齋尹花放詩後

學士才名半濟楷滄浪歐東得新知靜邑金馬門前五卯侶雇
花放成時變與朝雲行處近醉從江月到來屋風流滿紙龍蛇
字傳遍浜山吴此詩

劉生侍貢尚書入閩卒業

籍甚劉生尚古文師資貢為卒前閒從公來覺山程走到日流
知上添分紅暗指柳霞滿口白飛鶴鵡雪成群七閩目惜綠文
物莫說三山畫摩雲



感事

兩過湖樓作勝案此心時樹滿迷寬此人惟悉青天望精樹難
朝碧海訖鴻雁信從天上過山河影在月中看冰消橋上閑鶴
處證識當時獨倚闌

光景翻還世慮牽何曾一覺得安眠家鄉尚遠誰憐郡世事有
如天寶年朝報惟聽還海上羽書不斷有門前長星正在天西
北白氷黑淌書可憐

兩香堂為梅周事倚天賦

當虛寫寫起梅周百年虛氣會新堂友人事應在號令高士箴
陵是故卿薄有收囊供一兒蓋将又来行諸卿酒坊新斫杯杉
梁每日風来兩氣香

摩帽山人王逵見贈詩附録

畫省委蛇退食遲抃衣相見即相知風流不減張京兆心迹無
題柳七師於上疏贊鳴罷日進傍花叢胥進綠天機人事却親
疏有約山中賸採之

題桃源州知州李尚忠母陸鳴縣君蔣氏墓誌銘後承
旨學士榮祿大夫晉寧張翥撰

小龍岡上有高墳石表新題蔣院君五品官榮清代爵一封誥
紋紫鸞紋也兒何愧孫征虜作銘可無揚子雲歸去焚香人事
畢大夫元是舊將軍

題蔡慕張府天民處堂

張子昔曾題此堂此生修撰為今視府中平步門可數暮下與
才雅此人旦發朝衣加吉服忘更讀卓此隱晨福也錫爵從欽
起何患風雲不要津



題推官晴行卷

聖主搜賢及海隅王侯欵起應時須從蘭處處欽公子楚幽入
入誦大夫籍甚姓名登制命需求發而下雲衢力田奉佛與務
元何異福王遺畫閣

兩湖漫興

去歲當年為鳴兵而花正咲復見聲朝暮萬兩空前黄桃葉柳
枝知故人露電光陰千叔外漁龍波浪一番新傷心最是林逋
宅半點残梅共晚春

清暇隱居

門向東吳好處開柳花風裏切鷄來青山對榻茶歡挽黄馬啼
春索鞍高翟米偶輯紅翎至庭廚新得索蘇雨满前清賢誰能
領清得曹公八斗才

懷則

贈仙都生

枕蓉仙都十二峰中有異人毛骨清洪風振珮片霞衆月吹笙鸞鳳鳴山上羊眠如石花洞中桃熟瞼丹成長揖棵廣式能見不識此生真姓名

聽雪軒

花撲滿逕本無聲學士情多聽未成慘花欲同辯凝既閉門唯恐鶴巢庭花飛翠翎栗光動紫煙銀籠夜氣清小閣下簾入枕玉屑衣製得五銖輕

慧具庵自燕來回

慧師新自上京回謗色袈裟染殺灰河漢路遙難戟石塵巢水淺不勝盃已知道骨鶴同瘦無復機心鷗可猜去把雨江和吠鬟卻從馬祖問如來



仙棲來次劉郎中韻

試把丹爐手擘開巨靈遊到此中來青冥風露銀河近白日香霞碕石棧神女有待成恭雨相麻何處是天台劉郎偶不通仙籍能得題詩在紫苔

江浙省理問宋文選為嘉興縣君求挽詩

疑鸞奠更惜孤眠白玉臺前幾把觴蛾眉賦君今題賦詩歸入資已就蕭軒河漢出淨棲同心政可哀紫為證征夫婦白頭無所憾只求文采賦招魂

湖山堂觀牡丹

懷香編惹寵進入銀瓊更畢戟湖頃年兩年開三月鄭梢城桶國一非春卻勝飛燕為皇后護花驚鴻比洛神若問風流誰可賦只因宋玉是東鄰

和三卿贈士賢王賦

河上仙翁有洞房花叢蜂小勝舟航徑花坊開青霞道幾竹樓衣白露香盤內釣魚供過客床頭時月照私方平生泰浮鶴三疇裡向人閑唱桂花

素居詩為山陰王思敬賦

春去衡門歲已深坐看喬木幾成陰青雲不到幽人夢白髮能知閱世心時和無田遺稻子學家有業是黃金歸霞留賴先生醉錄滿庭夫擊壤吟

送宋伴遊南康

及此青春曳紅鞋順風幾日到南康峰連五老出寒閣水接三吳來潮治福棲船能幾載劉安鷄犬亦相將山桃手種都成樹花裏還應憶草堂



茶仁一初禪師次韻

富春江頭風浪稀富春山裏薜蘿齊滿前明月為誰好中有高僧勞我思覺道定同魚躍處神清多在鶴鳴時抑承山僧難嗣泰不是張衡賦詩

過峽石山張同知墓上作

平生好友說張侯紫峽雲深墓木稠末技高能光世澤黃金元不為孫謀衣冠南郢成前筆風月西湖搖櫂遊過此登勝存殁感恨無孤獻掛山頭

題若水臨閣時畫用處先生韻

一片行雲出畫屏東風吹恨滿眉尖波浪鵝時塵生步舞罷驚蛇月照金樽柳綠肥羞裁柳櫻桃紅熟嚼香腮風流更有驚人處呼下丹青語未渾

贈王法師祈雨感應

名術知天達天關可是風雷指相間雨步吼香煙一息雷聲送
雨已千山公私盡有倉箱望慨以却忘稼穡艱下土不知聚本
力滿城簫鼓送龍還

蘭蕙圖為嚴掾賦

舊家文獻石屏翁楚國高情世所工猶佩德聲通灃上諸孫今
望在雲中芭蕉翡翠沐清露香湲紫霞送好風可意郎君太忍
棄背將遺興出蘭花

謾裸

浮世浮名一羽輕百年何用較衣榮尚遊好酒供春醉牋尺聽
絲竹晚枕明月半邊靈女霸飛鴻野引詩家筆揚州杜牧無拘
東縛對花時最有情



送戴檢校入關

四海明時已自分往還唯是舊斯文兩隱夜雨同聽處左掖賓
曹獨有君柴翔衡香橋天風高是顏色琛縱秋風流來開府首

雙清軒 為戴校之右

詠奇與逸蘭寄墓雲

盧陵兩先來作掾議覽衣華冰雪裏中書八座共相許華安一
宇就為難風神左右映白雙文彩上下翔青鸞光開客韶更請
應秋色南山相對看

送湯僉書還京

天上試開白玉京仙曹列職侍金庭行天半是從龍氣散世卻
懸絲鳳翮鵝鵠西飛雲渺渺遂乘東望海茫茫一道家自古無離
別唯願宣獻遂復星

閔門內方合外旺

寸郡引業猶漢上花變日雨漢水清花陽泰晴胡蝶到菜畦兩
旦接樺則免重情識題詩家鵲馬長嘯載酒船更就陳琳上筆
札獨擡文彩說式遊

仿宋

不用寒推盡世數不須考證六經文熟為詩史杜工部謂是玄
綸摘子雲焉工半類島一尺千霓旁氣壓三軍題我買得紹櫻
番鴨鵝鴨聲醉莫分

題前後赤壁賦圖

黃州故事今何在漢水東流尚未窮一世英雄爭赤壁百年風
月屬坡翁吹簫後殺龍吟夜作帆才家鶴與中二客從是雲堂
夜舟青樹與黃時聞



題曹伯起雲門小房

相國傳來幾世孫小房隨處見雲門侯家甚似閑無有舊物青
氈猶尚存清譽在人歸建寫高情於日傳滿群逆蘭玉樹階庭
秀已是新承雨露恩

送布政司閑味庭赴京膝除

訓撒回來書可知青雲學諸省觀屋供為屈戒非常事簡在帝
心唯所司宗廟定遺賜建器用儀當會鳳凰池仙郎應闔情應
切不為河梁惜少時

志養堂為張府掾賦

張氏孫堂情已等毛生捧檄事方新府中才後周多士幕下才
處唯此人見哺老鳥憐白首宜男芳草種青春莫論日用三牲
養一面歡顏足奉親

刻既刻王
主周王錄字
帝字被

刻高

城刻被

簡窓圖爲劉甫賈以章賦孫掌徐文珍異
此君何可一日無涂君爲繪簡窓圖深居碧雲憐日暮展卷沂
風生里陽添簡舊米關騙翠漂竿豹飛拂珊瑚制工不遠周王
獲姓鄭猶能留鳳雛

秋水軒爲陳帳真
鏡湖一曲越城邊溢岸秋波若可憐雲裏荷塘看鷺下烟消沙
渚見鷗眠賦成騎省從班鬢酒在稽山倚畫船何在望洋奔海
若軒中自足賞流年

題大陸巷蘭士珠履到遠翠樓
望來未覺兩山遠紫翠千重隔畫闌此處豈容攜酒到仕誰只
許接蘅看拂爐香供翰雲散案頭茶分雪乳浪一杓得陪清論
後此心不用惜師安



醉漁爲戎思服賦
江湖猶自有狂夫白髮蕭然托北圖勝著往船隨月支所歸臨
水宗花扶醉知呂望真漁者可惜鄭生非酒徒澤畔獨醒試可
詠春風能到雪飄霄

次韻處士和陳上人詩
每到爐頭憶瀾殘十年戎馬雪窓寒亂來亦有功名易老去歸
知世路難醉把茱萸題自感狂題鴟鵂欲離青相逢白髮妹風
衰何惜張燈燃夜闌

司馬溫公九世孫楷持公自書獨樂園并求試詩制今
將二百餘年故不莫數尺手澤猶存感而賦詩
浮雲聚散空堪論富貴何加道德尊我見燈巢成後水可憐風
兩換馬門然周價雅十金重手澤惟能九世存眼見假園成代

刻有四枝
陳子在是
下一行係被
竹林作竹深

革卻知司馬有兒孫

留別翟林周刻奉縣主　瑛
酒船從爾到山陰雞有高滯在翠林不信孤鸞曉鏡更無流
水入瑤琴閑吟珊瑚過鄭近解擊珊瑚望竹林此去浙江猿有
望興來命駕即相尋

留題滴翠軒
城中買地爲黃金種得琅玕欲千尺月臨闌干切烟生霧入空
林翠光滴衣房狀騎龍一枝子晉笙吹鳳蹀翼曾過門前廻酒
紅洞房清歌遠山碧

贈畢掌党
畫然鏡擬天義神兒宋何曾有恕喧講道誰爲木釋者揚詞真
推王堂入侍書我帳供先集備竹千尋是切憐每向百花時節



到長沿自醉小園春

重陽日寄洞霄宮貫道士
天官侍郎佛寄音因猶秋晚助相尋張良中歲雖好道貫券一
生成苦吟散擧游山隨猛虎要聽扬枕試微禽丹家況說紅如
酒好與篆更一處斟

田園居
早歲歸田古所稀豈同蓬殘晚知非閒臨濯醉顏嗤杓春服折
加群蔬秋一畝園廬分與土百年富貴盡光微河頭我動鱸魚
興每到花時兩顧還

明州號師園觀禄
提於風雨過霜枝蓋額有閑亦自疑我憶里來都是恨第三攀
後最誰遠月沉夜欄亮先去疏滴春稍涙對無窮貴前能衣汝

刻風如長 督偏小五 錄年書遊

從歸珠還有墜樓時

晚歸

左掖歸時日未斜小園扶杖簿生涯梁棲堂卓桃抽葉破雪櫻桃又看花王笋試斜官給酒銀黃重論貢餘茶西湖水色春來好說道風光似謝家

雪溪舒為李御賦

玉山白徹雪溪乳何似長安酒肆眠良夜竹樽攜到耳猶時月色不論錢甘見出見詩能誦好客來尋橘懶懸更有溪梅數小安濯濯閑為養餘年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之廣福庵乃蒼宿愚公道場洪就上人居焉庵前舊有海棠樹洪武三年結實大如木瓜五色有香



嘗謂海棠春一夢却成同果結天葩有同仙家諸桃實不待許人賦木瓜麗頴珠今歸汝手錦衣囊合在誰家明年嵗子來榜擬更與維摩作散花

鄰園海棠

自家池館久荒涼却過鄰園看海棠日色未嬌紅錦被露華猶濕紫絲長掌中飛燕還能舞雲裏朝雲自有香銀燭莫辭深夜照幾多佳麗費春光

題天雞驛東里草堂

聞道郊居及有墻馬過猶知舊草堂皆道兩時翻蝶亂莫欄風暖牡丹香滿詩未覺為時重杯酒能留共日長足見輞川無作者却同裴迪賦山莊

慕雲卷

刻法下號 上晚一字 稱報下亂 三字缺 封姓舊 二行缺 遊

此卷長與此雲俱大孝終身有慕之林同更無重飲日杖輿還有再乘時行天而飛背為減溪日乞喃枕是非誰到會稽山下居憶憶千載白雲詞

題秋江送别圖

故人偶出隋關去却付丹青半幅中書漢正當鳴鴈日帆檣好趁大鵬風酒斟樹鵠鵡秋偏能綠花暖芙蓉可奈紅對此題詩無所憾百年補報是深衷

寄戴山人

近水齋房白掩扉若耶溪路客來稀得從更閑時時憶倚仰人生事已非小豆旋栽獨抽曲高年渾拚薜蘿衣誰家留與封君等千畝湖西紫芋肥

醉題



二月驚擡花好疏風光終日在湖邊清宵酒醒稀花影細雨燈深孔雀屏情在網樣歌白字心同悵慨聘青萍方乎自得麻姑信從此人間見宋星

贈朝元宮道士邢本初

朝元宮長邢道士神采照人如玉山壺中日月付談笑天上風雲從追遊虎守杏林丹已熟龍眠妹水鉢長閑此傳紫氣如車蓋浣浣細隨出進關

觀雪

銀燭高燒錦瑟停酒盃細對六花飛清寒未覺貂裘重小舞偏怜翠袖輕金谷綠珠紛有態鴻門玉斗碎無聲九天散漫隨風處疑是天人咳唾成

巧源軒

巖居只在平湖上萬竹寒々不可尋能化每因春雨過鳳巢多在碧雲深入骨到此失炎暑風忽過之加叟琴能有此君相贈對故家何用積黄金

晏居有懷涂一夔教授

逝者如斯嗟若難道經獨坐可勝悲心忘醉稱身去遠近夏文章老婦知乳歲試飛筆尾静桐陰初合畫簾垂古音盡定來絃琴韓向高堂念别離

題李義詩卷

可將言行以書紳淮海經揚見若人慷慨分金存乃叔艱難返骨葬其親剡詩狀於今稀高塚麒麟自此新術仰即今無愧作平生張禄學爰倫

補賦趙雲南掾史歸還詩



大虔來致行天討我眾論兵戢甩輕勢若摧枯狂虜滅文無加鋒捷書成日暗赤歸矸馬步有附青雲致德名入奏定功應時待班超元吳魯諸生

水竹居為諸暨伯安賦

諸暨前鴻有草廬何如於越此幽居門前種竹畫不成湖上盡山清有餘日暮碧雲生悵望天寒翠袖若愁予縱兔遺我平安信畫向狼玕節内書

七夕

七夕佳期自古今雙星有爛夜沉沉可憐乞巧樓前月曾照長生殿裏心鵲引此情瞻繡戶蝶隨秋雯入羅衾牽河已渡東方白雲漢風蘭思不禁

連上

# 張光弼詩集卷之七

題涂楠基銘後

青堂處士吾故人嘗過其家今其子渥以戴良銘基見示愴然有作

百年人事幾紛紜覺却南柯夢自分名節不虧惟獨行墓碑無愧是斯文器中瑚璉非虛譽天上麒麟竟失群高義有誰知季札願同留劍掛徐墳

送郝司郎德章之京師

還記尊前會往年又看西撒上朝天青雲自此而升矣白首何堪乃慨然到城東策崇雨露文章兩府癡才識鳳凰池上周多暇為賦停雲懟見顧 張旭也

題吳郵王祠



落日西湖土一坯黄泉未死恨難除開邊衆許孫韓信擊國淮情長子孫廟貌郵侯忘報籍京師致首竹欒與即今五夜稱花角吹作南枝聞訊書

過湖山堂舊基見杏花

此始黄封未發時卅年池館最先春何入富貴可長在自古辰榮更此之樂事恰如春夢歌狂情性有杏花知醉翁其說倚時醉團扇題詩应興謀

紫微樓感事

太尉當年安此樓長驅直欲繫清秋隔欄畫舫吳湖水接幰青山見越州雲鼓夜催諸將醉高燈春照美人愁大夫司馬今孰在不獨登臨感舊遊

自時

刻五選

近年頗覺志慳惆不復行雲入夢中聽雨任教眠有髮賦詩何
必句能工豈雄走卒知司馬還有游人識醉翁獎素小蠻供未
遣長書盡憂百花風

東林

七十青年獨老成布袍寬博稱其名手摩護有知又眼梢意無
能為長鄉每到草堂成獨酌偶逢花徑亦遷延卜鄰有覺頭加
白斜倚情詩興長後生

虎丘寺留題

凝等秋隔盤陀石知是滇朝古道場陳迹殘鶴戍游仰定門元
不假興亡句漢天上供兵氣赤伏池中是劍光知會生公重說
法動教東海莫栽桑

送張丞之海陰



識官知在兩河間此到東林木可攀萬樹秋風古臺路致奉晴
雲太行山覺韻黃酒村春色紫成紅將染醉顏佳醉腓携共一
醉揚州誰見鶴飛還

山中夏日

禍福無門任自尋誰知明哲稱山林誰能白首供衣帶吟對黃
鸝夏木深賴有故書堪寓目已無塵事可縈心涼風滿扇清宵
在只此人生直萬金

孫家人語

號表霜毛已上顛五十年以退為先到家訪舊供為見有把杖
聞卯是仙夜雨滿舉儀秋酒春風小幅群澗戒謝家諸姪猶前
日入莫教偏更愛天

刻詩

感事

刻定書樓

憶昔耶溪鼓瑟處開北窗夜堂深頭廚護有新添雲囊索都
無舊賜金杯要來成幕滿畫殘星猶在曉河沉郎君自上班騅
後露滿銅盤謂不禁

題蘇西坡編修自撰墓誌後

天彀中英覺開澤風流自擬雪堂人自題已了浮生事貴上真
仙不死身江上鶴飛前日夢門前花散去年春漢家政尔論封
禪知有遺書獻茂陵

花鶴

斬然羽翼更何之每見雲霄惜舊時鳴從森寒求玉樹舞憐雪
影散瑤池柔頸就食誠何較側目隨人猶自悲恩重主家看養
到不教鵝鴨混階墀

囊琴



經期何在隔黃金腰添和枝日以深好製偶然需氏手虛名猶
識蔡家緣十年流水高山趣一見離鸞別鶴吟塵滿緗絃錄未
試不妨還自有知音

京城得家書題示兒子張問同

蘇卿不是飲中仙只好長齋繡佛前蝶到秋邊身是夢花隨春
去日如年笑客到路邊依舊鴉鶿小窗殊可憐獄浮歸來試郁
在銅駝冷露滋荒煙

寄淅江楊維禎儒司

書記飲酒合雅先慶上來華四十年海上盡無詩可和雲開還
有事相牽牡丹開後春無力燕子歸來事可憐欲猶秋能收一
曲滿湖風浪又迴舡

梁梅花處為盧師程賦

江南枝上見梅花一片寒光接紫霞蝶化夢魂雲綠斜香生肝
肺雪收村逕知姑射仙人宅即是林逋處士家句玉堂深嚴幌
靜晝成疎影在窗紗

中酒

連日醉頭扶不起記曾有説酒能醫知得肺氣林為恐不興最
彩亦足疲小酌留情看翻若時床對雨故禪茶餘年有甚癖入
癖猜得閑情便賦詩

寄韶州知府金瑄

自右劍郡韶州去鴻雁天涯兩迷秋遊氣不聽鸚鵡賦高懷應
倚仲宣樓養手漂逆猶滄海之手帶形欲句頭鞭乳囊封能遠
寄家無此外更何求

碧筲欽孜胡丞顏



小剎攢攢綠滿壁看恒羅初護拄昼分司御天心先醉多病相
知渴又生銀浦流雲盤有態銅盤清露寂無聲苗寺欲博千金
笑故作風荷帶雨傾

又

花外風來香滿湖折荷舉酒笑相呼自來四明有狂客除卻高
陽非酒徒飲處有情狂不斷折時多刺手難扶豪家玉斗雖云
貴有此擎前風致無

送丁道士還澧陵

丁令還家骨已仙更無城郭有山川未添白髮三千丈又見銅
駝五百年荒草迷迷建故國孤雲料料下霧天漫蘭欲迷路泣
永望純洛陽思惆悵

題古禪上人房

一派黃花百念空淨香吹滿吉祥風菊籬流雨時時過洗鉢魚
成處處通難有佛緣曾聽法檜因寶界漸成龍三生難識蘇居
士昨是復官北寺龍

寄羅彥郎中

孟子論文自先成發於肉語示留情有中醉裏題描花園下新
知離與行勃翁朕涼詩自寫罪長情更酒向風搖樹裏更開秋
興只可評狂了此生

寄周彥處士

為尔許脈幾相門每於清事得相論山中載酒梅花邑湖上放
船春水漂閑到竹齋為醉帶瑩深窗透欺闌櫓菊邨醉裏留題
處風雨新添屋漏痕

題孫琢錦後



福緣山作魏家情知是亭劍牢相孫若前金前官有改成通年
內瑪折存入湖淵之是精舍為來陰陰拱宴門千載凌煙勲業
在可無遺澤及諸孫

設進

甚矣吾衰百念情光陰昨夜一支節和入幸尔不予都見手樂
狀為我從載酒有時尋古寺看雲終日對孤峯林家湖上都能
記五十餘年老醉翁

月桂堂為張慶講主

佛國山中古道場月中桂子散天香一枝得共入都鄉雙丹能
果客姓黃龍詠碧雲題樹葉自收清露染衣裳南峯不與清光
礙將放餘暉及四方

九日過長安鎮王山人

因過王生忘坐久階前花有白雞冠草堂未酒生新狀雲壁題
詩記此嶽青詞閣潛逢九日卻如李白醉長安老夫滿賞來雞
對攤落群芳正酣看

歸隱圖爲張列駕賦

難得歸來賦者誰高情卻付畫圖閒可能白首更千祿縱有黃
金難買閒酒船載素携二客巾車乘醉從雙髮闌山地接東西
眺謝傳風流或可攀

宗陽宮次揭仲弘老君臺觀月詩韻

當時諸老宗陽會月與浮雲幾變更丁令豈知爲鶴事道人猶
作看花聲天清露色開鏡貌秋送雨音入鳳笙誰信紫微垣內
客今宵又復到蓬瀛

送康耕春赴福州能仁寺席



禪運興來此一根筆歸何負七條衣講經春暖人天衛說法夜
堂風雨歸花爲散來春冉冉柳從攀後思依依鳳閣葛子南方
物籠護西村寄莫稀

病起

花事能消幾夜風櫻桃叢底又深紅賞飛金縷湖波上開卻玉
孟春雨中枕上楚雲元是夢魂中濤聲惜感翁真有杜淳揚州
事旁意題詩也未工

題雲林隱居圖爲崔彥輝賦

崔郎意趣在雲林筆底還參句法深欲杖不忘前畫事閒來文
動隱居心粉成白、生雲氣紫色沉、覆樹陰幽思不教忘變
寂寞邊長似有猶吟

留題貴山入藩賦

儒館往過不用謝掃門常恐鶴來遲但知孔秦嘆司馬不獨狂
言有狀之秋雨石衿看對夾夜堂銀燭照題詩莊入庭用千金
產只此爲聞可不知

桂麵齋

誰似鼓翁與有餘百年生計可林廬前田種黍門前稻暇日抄
成槃工養縣起慢怜爽其矣客來唯問近何如相過里社尋常
事只把犂牟富酒車

謝賀林寺列峰法師惠藤履

之知殘井猶龍井舍有交遊似二蘇起舞護憐成短秘談行船
覺天翁遣萬從堂上出雙鞋絲引洞雲中隨侶更無復舊時公府
步貴門望起淡諳執

宿郁于振雪洞



月光一色香難分不見毋青半桂又胡蝶飛來疑是梅花開
夜卻照吾卻忘長日吟風扇消殘寒到枕袖宿酒覺來看不
厭滿床秋思白如雲

答蘇介石拔萃

偶持尊酒看花開有客能來道姓名佳句誅探出懷袖故人知
是不公鄉平生學到心都懶此日歸田計可成後此蘇瓊種
德題詩卻得不關情

冬日白牡丹

澤瘦依舊對牡丹行雲欲墜碧闌干似嫌脂粉能相汙故遣肌
膚耐寒雪亂飄宜金縷蓋天青合是玉雕盤趙昌花鳥新驅
業盡作屏風後面看

光閑堂

不謂斯時有此翁無能因部累其前異既自灑欲百品老閑官
量無十方草閣眺瓶秋髮白玉盃春醉夕陽紅餘生儘可忘榮
辱事與撰還請擊同

鄧將軍挽詩

為臣受命國難危其把天戈提旅麾一死得埋元氏土寸心無
愧首陽薇安居食祿當時貴守節酬恩此日稀老我嘗從大夫
後題詩為爾泪沾衣

同貢有初觀潮賦

當時八月潮生日士女傾城來看潮銀浪似從天上落晴雷直
向海中消氣看為道為森奧勢合龍宮亦動搖今度可憐成獨
往海門斜日共蕭條

白賦



高崎酒談今老主吾年擊筑和泰寄詩人不說一諾更買共啡
恐千金散花側駿馬銅鑄出批上賣娥雲花成譜得青門種瓜
者自枕幻覺問秋晴

贈憲姫有掉黄晋卿太史倡次韻係奴塔

日鼓西沉逝水東覺生還有此生同蓮花滿徑知元虎節履詩
曾詠乞公憂幻乞空身外縹文章猶錯森闌森閑情最是山前
塔日夜風鈴語未窮

滿易軒為旨以意賦

不於闊下見文星天與其鴻皆羽翎入世讀能嬰賢白家山自
是亂峯青霞分曉色溜層凡斗柄寒光落硯屏觀象玩辭從滿
論吾于何恭謂明經

翠家崙為先仲試題

萬洪翠家赴幻滿何異巖穴蔵鹿門擇頭何有琴書業本背未
覺長邑村千古清名不易得一部冊部何足論大勝孫侯萬千
駟全德曾無遺子孫

悼王自牧

貴賤交遊二十年退將老向西軒門蓋棺不必論身後入室猶
知在眼前一首詩今為爾惜數行讀在得人編戮博吟哦長相
憶濃閒林道執後先

思栝軒為怡堂叟長老賦

得書遠望雨村在思栝名軒示不忘往事百年同感來斷文一
詩有餘光照流大孫榆前葉臭味還應是故鄉嘉樹閑知抗抗
早以今首鎖許課箐

遠華樓為珠無則上人賦



坐未未覺兩山遠登翠千峯隔罨樹此夏定客揖酒對佳謀只
得捲簾看雲斜日披紙屏絲雨過綠陰沛聲寒分得半檻閑狂
句未題幕復更陣寇

夜行

涼風滿枝蟬湖邊越上諸山昂可憐遠漢停雲承落月長林睡
鵲驚栖蛙鳴閣嶺女牆猶在井上啼鳥寧正眠何用閑愁憶賢
覺一夢笑唱登前州

次韻周昉

大華堂上幾曾空容有登門進未窮吟殘宵月悲泉白舞翠偏
愛酒邊紅百年嗟嗟雞聲月萬事悠悠馬耳風況此舊遊情分
在依將暮何嗟談中

贈沈生還江州

鄉心正爾悵高樓況復樓中賦遠遊客裏登臨俱是感入關送
別不宜秋風前落葉隨車滿日下浮雲共水流知汝琵琶亭畔
去白頭司馬憶江州

晴霽家還瓜洲

把酒臨風聽棹楫河邊官柳綠相迎我謝孤到瓜洲渡隔岸山
連城雙擁月色夜留江叟笛花枝暮霞市樓箏轡行不用歌揚
柳此日還家足太平

無題

灼、庭花露未收簾櫳雙燕語綢繆新粧滿面猶含恥殘夢關
心慵下樓春到自憐人似玉閑來誰問酒狹雞狂蹤已作風飄
斷絮怨流年似水流

長安雜市次趙文伯韻



淹飲衣衫酒未乾何知李白醉長安杜甫庭院浮新栽歲十歲
攏過薄寒春晚絕無情可託日長惟有精相干傷題猶在柱題
扇小字斜行不厭看

與白乾論詩

白家少傳諸孫在電語都應日累積不用入異求李孔有如過
晉得麒儀高情欲共邀孫遠張逮猶禮過為遲莫道古今風惟
異擬於衰晚始相知

冬至日次張太守韻

壽邑輕黃未上宮且將心事付遊絲樞屢取醉非關酒故爾長
吟不為詩一線日長宮女覺五方雲應天官知入閑梅柳開春
事次第從教律琯吹

對雨

好是西湖醉後聽打篷驚柳隔堂屏簷花又是春光覺瀟偏
涵雨氣眠曲按琵琶何太急為行玉手不須停樽前便是巫山
夢莫道行雲夢未醒

趙松雪畫苕溪清遠圖

吳興元是水晶宮樓閣溪山展畫中酒舫載過寒食節舞衫吹
老經魚風當時樂事誰能見此日王孫自不同亭下鷗波如有
感行雲猶在玉壺空

寄胡侍御

後市街頭相見稀此前真是早知機浮沈豈閑閩彭澤輕高官
賞白紫微小妻虛堂楊柳西高年白髮歸簾衣風流莫負持螯
事題上湖田蟹正肥

次韻張都事



老卻樊川杜牧之風流誰賦柳絲、不關詩春歸來喂恐尋
春去較遲豈皆行時長載酒粉牆到處即題詩至今留得狂名
在唯有纖腰舞手知

謝佛惠蒲鞋

大夫此日可試行蒲履罪短遠寄情除是高僧求乃得自非巧
手織難成春來見說自差健覺去看花步覺輕他日報送如過
我逕須落此出門迎

寄羅博士

莫說文星與酒星乙同從只說新亭夢中此日頭能白海內何
人眼更青彫丸羽毛猶踏杜鶴歸華表尚名丁紫微記得前朝
事稱向琵琶只自聽

剡溪漁者為義興道士賦

千尺剡溪澈底清水中無復見紋行舟同雲鶴閒蹤跡白狀瓊
剡郡
波隨地有獨酒它形浮世月寺山到眼林農輕醉未枝橈回船
去村草風前詠濯纓
留題徐子方蒼樓
條趁劃交那色留雖莫孤村境却為松下野雲閒似鶴門前溪
水淺於舟艇村是孽世作毀琥珀象踏歸可試老日小樓芒
此放翁凡事頗清偏
同元亮夏景安同遊尋安堂提舉邢翁墓工作
盖於事下客堂封起伏諸山接道龍解殺為茅心自許眈幡非
遮淨無波海分瘦鮮秋吞光霧論文章歎道翁未旋在身忘宦
況前朝猶有古人風
題明心海上人引筝詩後



弟兄天性本同符遠詩能無一動予浮世有身真大患回卓無
日格疏連秋葉不宿鳥夜遊夜屋獨吟白頭馬打灵臨風揮光
留血痕能染紫荊枯
次韻雪鶴屯忠紅米詩
相望只在片雲中白皆神交恙乙道書扎鯉逸交後素教分鶴
鶴嗚殘紅四年三徑荒無日放棹五湖須便風知汝有期林處
士尚留殘雪待慕悲
雨中送蕭山韓工人到院
雨棹潺潺水競湖寒行偏於吾泥塗僧中米得展于我筆真
成賤丈夫重席自能為我設大尊不用對入諸從容聽閑得使
聽此意支那世有無
送王處馬制學赴呂化縣學

村晚木 白生爭 嶢

遠赴夕陽未關迂道行何悼路崎嶇猶能不異昭博士縫栗芒
無鄉大夫宜快飯帳惟省當已將爵慚雞笑漢為歌家法風流
在女樂從今不用吟
寄湯陸孫丞
萬古荊吹入望中悠悠往事付征鴻湯陰風俗今何似鄴下文
辭誰最工筆得不教嬰睡紗刷未屠見小桃紅黃蓮千步鞋鞭
曲不眠停雲寄老翁
擬題
後樂部君引碧幢微波難擬寄沉湘青春無念青林騎幻日長
門幻玉葱藏寄特房雞有隻鸞驚識鄉不成雙謝來好似紀家
旅流過門前氣未降
又



萋萋芳草紋江皋好似王孫去日袍張許來免老蛺蝶飛來酒
莫減滿前香書已促題黃蜀默踪何用繁大刀可惜百花時鄭
到百勞識手不相遭
又
咫尺香閨步惻惘換頭誰撲玉蟾蜍不聽小管吹銀字只教廻
文織錦詩得得有時催開草色恨無日不聆鳥鳴鴉孔藏青香
晚謝卻蝶花幾萬枝
又
冰心亭館包無鄰偶游郎君為洛神不見鯉魚後索寶吟詞
蝶夢中身莫莫誰信南陽草渺渺予懷北渚暮雲亂長更奪十
二此中消息未能真
雪庭為龍華開蒙工人作

清教雲庭羅漢堂、、消應於我初心開知道磨長東之唯有神
光在少林清淨觀空三昧見吉祥風數六花深半堂掛在鈴竿
翁蹤跡無同向下尋

與徐見言詩

天然秋水出笑發造物何言與用工風雅道香自鳴鳳不須鉤
首畫雕蟲枉情教摹四方到句法覆家律於同說宋後米洪作
者說何入群四輩中

桑梓園為徐淡初恭政題

望中煙樹是黃州城繞江波抱蒲堤桑梓能忘在縣念覆龍今
偽廟堂留半山雲樹依城在漁水宋桃而可求他日晴陽當有
報雖詩郵寄陳池碣

寄陳見中僉事



詩歌還家休使休更無夜眠到春秋常公死日有千知交手相
麻唯一表未絕能洗不去黃金不必為孫謀何人得伯歸來
鶴見汝累累土墳紅

擬雲詩為李文彬參政賦

赤手提雲更上今此雲已默九重深為方丸別洗龍望五色長
懷抱日心上接蒼胡通御氣漢羅宮樹合萬陰自刻天蠟歸石
遠非霧非煙何處尋

題崔抗一處士遺像

處士於余舊切論通家三世見諸孫鍾情更為何人物出深方
驚老眼無南浦高情深宿草東床佳婿想傳門母青有掌制史
兩處用名香為返魂

耕樂詩為許諮宗大父為七賦

無首句

刻脫去補待下係此

人生不仕即歸田夏屋渠渠良諸邊種指計儲將五百牆桑成
樹過三千食前日奇唯孫子門外軒車總後賢隱去更無城府
遠庭門為致後千年

採藥道為方德遠醫士賦

藥遍香風作陣來日扶長鑱為誰開綠攜把錦纏春在紅覺山
丹田兩閑本草有名供用藏仙君可採不須執昇常踏紅霄雲
少多九門先種杏田

送張經歷之欽州

別酒無憑醉佰說欽州又過洞庭雨雲濤語浙是三峽舟邑洞
殘猿五溪雪嶺後天無雁到楓林落日有猿啼憑誰喚醒王褒
變除見陳筌碧野雞

題奎方冊講師彩堂



大風假合作天親棄老荒門哭故人四句偈留辭世法一龕燈
照受辭身收來舍利成生王教到天花照爛銀猊熾焰應徐佛
士備知偕行到吃眠

命酒徵歌送手請時伯盾酒間賦贈董景明董處補侍

觀還遂昌

高堂慈意供今宵未可辛前自故家歸琵琶華青舟、、銀河秋
照碧遙遙紅於蟬下前偏好微向眉間旨未消明日早潮隨去
棹到家應及鵲成橋

次韻張郎過大明湖詩

湖上荷花五月涼冰心亭館畫收香紅衣借手浮鸂鶒仗啟寂
入眠風風零落翠盤風雨後憐渠獸扇水雲傍渦殘鳥下休惆
悵看孔成陽照冰腸

刻起

刻鍾誤

題莫景行著遺士隸華碑賦

帝家兄弟與孫遲不見春風長紫芝桃杏海山還有日鶴歸人
世更無期遊魂渺渺知何在荒塚累累尽可疑唯有夕陽如落
日照人來讀隸華碑

晉張果議徵士 九江人

湖州寫米張徵士孫曼風前淚落梅錦瑟可容彈到詞白頭只
合付深盃安期棗在神人去曼倩桃空阿母回看取漢家汾水
上年年唯有鴈飛來

杏軒為沈伯溫賦

別屋軒窓綠綠霞黃仙曾以杏為家郭入為種栽多樹春雨無
聞十萬花門外清陰覆世澤酒邊無賞賞年華娘君愛惜題詩
題莫道栽壓工碧紗



琴鶴幽居圖

幽居琴鶴以怡情更子何知羽我清刷翼和諧兩階舞澈款為
和九皐鳴山林在昔多逸士畫史何人有重名好託丹青留後
日莫忘清獻舊家聲

朴泉讀書圖 王叔明作圖

高情自定樂林泉華屋藏編度歲年書蘭牽編曾栽起硯槃斌
逸亦藤穿手蔵掃架封芸葉翠紫瑞昭匣數爛煙資鶴山棋如得
忘丹青為作畫圖傳

大雪留飲沈晉卿家

市朶相知感數朝白頭俗與雪相親鍾情好詩既莫逆快意深
盃忘我廻光至欲永除王法病來不厭散花入從把梆祭因風
起蕭幔轉寒不似春

刻從思

刻速誤

春雲軒為江西按察司書史孫永升賦別

百年安引我曾持看孔池譚草又忠網戲深花真到適驚啼深
院秋煙靄廊此太應如雅宋玉從來最有情一枕好風吹酒
覺不知春夢不分明

錢時拐繼禎濟司會自錄楊夫子故云

偶數竹坡花泉居非關放草起史書屯課赤壁一斗酒不寄雲
安嘆神魚更日西河酸于夏我時漢武問相如文章自及離丹
事詩教何入力有餘

題瑞杏堂為陸敬賦

七葉珠輝丘包石藏在瑞漢成紫霞天遣六丁神孫既無中一
夜筆花出戯行吳宮和劍文分今歸陸敬家未覺幽江居士
老尚能寄弟莫遷鶴



題謝起照林石泉激圖

公事賦詩記淡生遊作落筆良苦心悵慮夜滿七大壯洞庭稱
業新賦林品題六郎文章在流落三朝歲月深博雅不煩為琴
客人閑適目畫知音

題泳遠軒 海濱

錦覽人家海上村潮回遠處與蘭門惠山對面如小畫深水遠
軒前為浮天閑煙雲遠去鶴時來風雨起遊紙枕廻望泊闌干
外世把雅風倒入夢

次韻吳十六湖州舡中詩

一棹湖州荻畫船碧波搖漾晚霞天故人從長三生後風景何
如十載前遠岫白雲橫寨落淡煙黃菊滿秋田吳郎倡為才情
慨覺却報酬我橋愛

謝張别駕惠雲牋

承惠雲濤三百幅愧無何以報瓊瑤閑賦只恐為雲去入手生
愁何日消雖用侯門栽剪帖欲應仙洞鳴雲謠知君解叙初歸
隱競挂詩成未敢招

百丈泉為戎以中長老賦

道入手挽銀河水瀉作空山百丈餘當晝大聲喧醉耗長年倒
影浸禪居玉虹排石看不減紅葉乘流去卻如除用吟繩知此
味可能日給到吾廬

題天龍寺蔬桂樓

天龍樓閣迥無隣玉斧修成月滿輪交覆蒼煙如卻暑簡栽叢
有桂黃人香通三昧惟心印花散諸天長法身誰把碧雲題樹
紫惠林詩句本清新



芳林農舍為朱孝先賦

投老歸林只此心渾家農事在芳林蒲生曲渚魚當上組迳雀
摩酒力深應候激夫粟作豐啼暮燕鳥語和琴眼前物色皆天
趣底用誠吾精嶲企

務勤堂為高寬之賦

民生在勤則不匱爾以務勤為此堂百畝田當餘歲望一春春
事繫家計課兒堂後温書册會客花時倒酒漿蓄對下漁倉廩
實任從淘丹北窓涼

灌園生為諸時庸賦

却悮喧囂遠市廛自耕荒僻浙河邊時催種子從書日提灌
即作賦非飯米夜春雞犯起灌園暮倒桔槔泉猶賦肺腑茹
下禁季何用勾前



送趙惟一貢京師會試

昌都龍門躍是雲九魚迴首盡離群風雲忽起三層浪毛骨都
成五色文焚火裝將平寇跫桂枝獨許郤詵分臨軒策試當勝
對要以忠天貫聖君

請復朱城廟詩

上虞朱田有孝女十歲遊於父夫義感皇天存祖母身軀白
刃禦強朝廷既已載宋史氏德從之李海隅事上大常頌有
訟皆敕祠廟漢護許

恭萱堂為陳彥廣

簪纓鳴珮左右間侍兒捧斑衣承歡天回白日臨珠席風動紅
萱壁畫欄小管注春情婉婉長裾曳翠珮珊珊孺人自儉存家
訓不使屏帷綉孔鸞



十二月廿北舟為呈經歷賦有宣瑞吏入前奉翹郎

添油家忠得迴北舟倚寄傳季望忽驚從何積前檢却是春
從天工來歡動山城得好語把激暮府得良才靈根自是南方
種只合移歸上苑栽

與朋舍寄詩

詠歌終日莫予是可與言詩更日稀風雅不刊真好製性情所
得異天機知余華屋屏從未見冊青畫衣衣狂甫當年評衆
作蘇仿碧海數云非

題白雲大堂

空門真是了吾生一刹悄然嵐氣輕下榻偶成清話久挽窓唯
見白雲横銀煎瀹泉詩滿糕摘火添香待客請甚懷王僧知我
草碧紗窓待題名

留題天目尊師并題蔡右詩卷
蔡右抑閣君一語當時啓龍顏主義秋恩屢入九重殿出對當
先十七人中伏蒲諸賢暗內庭更聆凝花蔭自天露滲試希
過拜辭還山洗幻塵

元日大雪
東風吹雪更奇新洗盡街頭萬馬塵挑板設題新得句欲酬協
醉小而入江山未覺非前日老夫將傳有此買稚子老妻能慰
藉事類聊復賀青春

投索舊業有感
拜懺漆臺族一業來之高閣又何多百年公論竟無定千古文
章將奈何天雅未應終絕響雅騷可謂接相波仲尼刪後詩三
百誰與升堂鼓瑟歌



癸亥立春在壬戌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歲兩春應是閏自題春帖自相傳若全性命君之賜門合文
章見不傳隨俗手槃惟余手有思蒲物只青艱已半難是餘寒
在未可更裁換薄綿

元旦試筆
鳴天雞朝已不堪白頭早晚老江南從心所欲逾八十屈指可
謀無二三獻歲屠蘇增甲子於春鞋草稍寬易見扶笻鄉御人
處只誦禱龍唯老眼

金山寺
六鰲擁出法王宮樓閣虛然積浪中門外蠶眠春水碧堂前傳
教夕陽紅揚州城郭高低樹瓜步帆檣上下風入世我回江上
鬢不堪無老送飛鴻

過周昉草庭有賦
深青淺碧自菲菲一片光風共曉晴意思不殊周茂叔品題何
類鄭康成郎君東閣詩常詠胡蝶南園夢人驚縱使到門情空
色白頭歸下小車行

鄒拜草要李氏挽詩
列婦節
天能以義殉孤忠家國綱常事則同中閫不渝貞節婦大家何
貴古人風機杼已斷應機在木主新題恐帳空博士已歸詩工
不凡泉應慰碧堂封

送徐生還台州
徐氏樓臺且莫催當庭有酒更徘徊山留倒影日來晚雪滿大
江潮正來黃葉盡時辭鴈窮冊霞起處望天台楚人自覺多秋
思懷把今日作賦開



安晚堂
有酒如泥不用謀門前只合賦三休柳閣可狎容舞老晚郭能
安自不艮林竹關情信閒寫起居唯酒是温柔百年書傳令誰
在且醉當窗大白甌

飲吳令家
縣深相投古亦難酒闌何事惨無歡若教海底量深淺痛哭燈
前出肺肝白首既辭當世事朱弦何必向人彈醉來滑甚思為
海無復天家小鳳團

舟中寄謝別參南翁二學師
為歸湖樹畫雙航江過柯亭酒始醒索喚始知高士去題詩猶
使越山青交情舊兩同新雨世事長亭復短亭恨是柳邊揮手
笛只教向夕斷腸聽

封揩

寄馬孝常　時新得孫
聞在吳川馬孝常百年恨見淚中秋讀馬奇馬伏相朋説道句
看今更長吟萬枝入恨眼闌頗湖歸摒人相將更來定及是春
兩要試湖家重水香

秋歲共日同勞餘吳理問訪許處士
月且泛舟從許勘叢荷深水白生煙釣門山前過雲去發竅根
風生酒邊閑話紫微成非夢將省名倡郎醉半清標不省隱汎
別想吳行雲共工船

留别湖家吳子直理問　時湖堂夫秋
記得湖紅醉夜深又情何事新愁金適家秋落猶前日把臂迎
歡快比心秦女恨蕭絲別調楚人吾草動微吟明年不待持桐
兩來聽馬堂鼓琵琶

張光弼詩集之　主

題韓處士遺默家譜後
處士本唯縣望氏子祖韓為魏公九世孫史業非

鄭韓明善先生史館供世祖
處士連姻張相門學傳從鄭道孫尊幾稱家集文章在十世宗
支譜系存猶要提韓能有子尚楊取孫見諸孫珣燕雅目知維
揚手縣清規付後昆

挽崔彥輝母趙夫人
趙文敏公之孫女情吞通家見孫時環瑞佩儀墻内院波瀾餘
澤自天池佳配稱遺承先志淑女兼家副風翔乙乾文章題琥
陵百年甚不朽豐碑

初至寄孫　義興
聚蓋溪頭堂水渾是離酒舫過溪村故人見我即握手步驟看

宜刻墨　封

是刻墨　封

兆直到門倉卒相飛閑内剛武家非是出諸孫餘生恨吞重家
傳香曲之情可畫論

吳子道招同見葉雷子鶴
張旭何當見酒狂深殿為我作春能酒行天降醒中霜鵠割奚
封塞工酥游遠五湖自從隱所歸三逕千能扶南山起對東籬
菊深却湖家别處無

梓軒為湖州曹生賦
當軒雙梓碧沉沉直幹凌空過十尋蔡封不妨爲子總是來成
可勛長吟百年大用充梁棟一日希聲中琵琴宜子世忘角子
賦將湖爽世共清陰

同韓介玉過月溪上人王雪軒
爲倚沖靜之所在疏院竹精生書陰比地宜居玉堂側是讓程

張光弼詩集之　主

雪堂山深翔殺營翁不日供聲嚴敵翻爲我將老得一閑君所
略小車隨處是山林

次雪鶴生詩韻　詠海工歸梧傳新安史郎婦
北窗書眠鶯和門詩詢遠寄稍所開太學鄭處因三絕小字事
湖州八分幽工研核非往日把袁殘篆是行雲兩字層有清花
約裝似堂言以屬文

又
礁鵑鳴鳴即天涯未覺臨橋去路賒夜枕不迷胡蝶夢春衫深
染石榴花千鍾欲竟伯倫酒七碗清心錄議器錯向屬頭觀宋
玉風光元在賢東家

贈湖州楊均顧製筆
當年馮陸擅兵興勇許楊生聲威名三辭每蒙諸老更君驅不

惜一毫輕歸來未覺江湖遠篆拓寧知歲月更紬也比詩滇白
爲國家用寧須莽乎

拓軒詩爲段技汝彥賦

滿軒桑柘共生成雲霞暮風日向榮五畝宅思鄒孟子百年心
甚矣遲暮黄供奉事誡何猶衣被民生獨用情中有杜陵五色
線稱沈家織補昇平

武林嚴子英家世善製筆

嚴氏昭以筆濟生至今孫子大其名用世雖云四寶具傳家貴
在一藝精果非之説卽毛穎南山有竹供管成器利天下功不
有恃守其業毋自輕

呂氏縣學訓導章琮持錄武林郡志還鄉

唐相卿公尚有孫不將家世忝斯文高堂訓學事持綠小帳修

殘載許分明案此知將解荷跳麻擬行遺編將武林郡志名守
事歸對諸生論所聞

示山中白雲子

耕田世界記纖塵白玉毫光照劫塵惟是於遣寧得遇天花行
工詣來句非踪未定雖開性妄想仍空始見月秀天路到知不
踏也須悲憫執難人

過王處仙姑君觀瀑布泉次劉郎中韻

誰把高崖手擘開巨靈還到此中來青聯風雨銀河在白日雷
霆獨石推輝工能驚得倚雲扁前馬跡過蒼苔猶勝漢使槎來
剝戢洋河邊片石廻

深雲齋爲金西白長老賦

道入宴坐維摩石猶許天花似雪深明月有禪同大地白雲無
影到東林細覓羽爲應難賦斯譬神光我可尋雲宗遊與妙滿
根從我門外作春陰

書樂舟爲湖州沈王泉架閣賦

好工書映白蘋花沈郎舟揖自爲家雙鬟直棠乘流去小植留
人高日斜採得綠荷成對撥棹來紅米是舟砂牀寫敝寫松烟
墨米與青紀道士詩

西湖晚春

憶昔來遊爲偶眞至今詩句在遊人朝雲猶是當時夢桃葉渾
非舊日春鶯燕情懷千語少蝶能消恨幾回新傷心誰問林逋
宅客席見梅花晚春

留峽石朱山人家

說恐許回來老娛鄉光桃熟爲開尊白魚入饌絡蹄是紫茁班

盤野味存詩知淵明爲我論酒古君下勸人酬迭跌且作頑史

爲何棣久陵門

海昌雙病同知太守沈璧工題額

孫城精援侍王師保障終成壘卯危作屬譬蝉獨鉄去分貴何
惜棠姬爲忠臣盡命以殺主信史大書無異辭三十六人同日
死獨伴南八作男兒

題松雪畫蘭

王孫墨妙世無同九畹高情更所工猶佩香曾過楚上浩歌今
望在雲中娟娟弄葉承家澤浸浸幽香蝶國風莫把騷辭傾宋
玉賦成還到楚王宫

松隱齋

誰升高松作大夫蒼然離立共迂疎風聲白日迴清夢雲氣夜
年到隱居有業湲泉春釀酒截肪點火夜鈔書歲寒千木俱零

落一伏人間不願餘

曾巖軒爲韓叔曾賦 幾山七世孫

我家不貴味能真事爾疏繆自可人致向畫室題額並更將五
斗出娛辰青青葉綰指環小白白頭情孔官句還是相門風紋
左食前謹瑞庚部賁

南城書室圖爲王郎中趙生爲東文公外家

南城書室未能還一夕情生夢寐間職任雖閒居紫禁心隨畫
果到青山一經教子今何奈九世爲儒古亦難家集河汾來學
盛置無居杜出朝班

天香室爲定水寺復見心使老賦

寺僑誠齋與定水偶攜入□有別室之材
齋以註作詢誠齋香以名客號列寺中

煩寧非樹今何似說道彌公有徵胃金粟如來能作主碧山學



士頭爲都天香入鉤清可食秋露染花黄未句何惜一題方丈
室與師同是隱書人

送呈翔甫碧泉翠家還彭澤縣

淋漓心事正忡忡軟手何能別此翔致笑戰杜江雨白鶴鳩啼
頭頭撥紅食根斗柄綠加代織女雲車又向東我情陶潛潛鄉
里判家休負菊花叢

姑門慕巴園爲定海王宣使賦

風來姑門慕史佳精采滿海是雲霞艇艤已入任公釣波浪長
鶴漢使搖天上星辰歸臺省人間歲月屬桃花仙人自有雙鳧
鳥翰水蓬萊路未除

暘谷軒爲王知事賦

化入青徐眺望餘雲中雞犬有人家金烏五夜出暘谷王燭高

方擬日華孛泛成仙還作相對無得道只驗霞軒前盡種扶桑
樹不比玄都觀裏花

寄贊理郎趙惟一

六年諸渡見艱危知尔身天副所制崇廟廷需瑚璉器羽儀今
甚服風池見歸舍韜情供惡惊上河洪少自是能起老人望
初停雲還有帝來詩

靜庵爲陳令賦

治世能賢邑大夫老成詩硬或難如治心有術唯清靜臨政於
公絕敗聲情將莖林氏自化衆同時物類隨車濟良在實多微
朴措吏班班不雜予

雲庭上人惠徑賞見龍我賦此以謝

北原居此欲年華客於水大觀中神丸生有命同往權吏禱也



脚船可擔家食得非鄙院采實從今受施僧錢數湖茂屋悲慕
衷誠潤浴賦盧玦川

問千軒爲海昌北寺納無言書記賦

屏外不受俗供破茶有人來問此軒從福無端添注脚石翁何
事未忘言大千鷄犬自供化一點惠明尚存拈起家風隨手
應莫言無可付兒孫

慕草堂爲陳生賦

可救指手不關心句陵高堂日已暮憂對風男雖可忘情向焉
鳥君爲慕詩慕養三勸三省非哥承翩抵爲恣報恭養膊情中
草黃卻詩句不禁吟

蓬萊道院

雲近蓬萊蘊氣消數峯晴映遠相招漲閒蕪子都歸去觀泉挑

刻何

花自寂寂夜飯化人定悉、院磨星竹韻蕭、雲中何處劉安
宅猶有鷄聲報早朝

讚法師惡紋帳

銀燈夜照句紛、四面光揉句縠文隔紗不聞天唤雨繞床帷
更對溪雲風細柳絮何同到月明梅花夢真分宴北江南風景
别却思眠帳聽從果

題天鏡方丈為龍仁淨秋江長老賦

大宗大派接秋江蔵拄中流露法幢照世萬緣非是妄行天一
鏡迎無便當家親道非臨濟說法還須在定觀萬地繞床三振
錫更無言句兩心降

寄東山寺長老宅居中家養梅

同花多史海裕身孤芳歲晏轉精神消息處世者先到為影無



如月花真成前迷未還有信花光以後更何人情知此事難描
畫醉伏它因何不情

冬青軒為天印上人賦

冬青樹老法天家得與維摩共歲華枝上蠣封經夏雪樹前獅
精逆春花詞入有興從題壁雪子何知但煮茶不下禪床也是
欲天千同是一般選

寄題松風海月方丈為普慈寺林清老賦

普慈寺主管當年虛雀雙鳴起法筵風息思聞松上雨月行水
離海中天三生自性何曾改一念禪關總是緣先輩往還成故
事天園曾醉寺門前

集雲軒

妙嚴院主斷禪關鉢定圍花覆樹雲林下虎心俱化養階前鳥

跡自成文池蘸浮月道定相栩接諸天獻異香傳誦六時行道
處至今軒户暑氤氳

題寶林方丈留别伯琳法師

金相淨萬千級閑雜花如雨在崖前要看禪指成樓閣未許胡
僧話叔床法席却如師席具齊林自是棟梁材雖然一片裂
地不是兒孫不可來

西峰為陳生賦

兵都有田何所要無平春事在西疇耕田收稅緊結須容至呼
龍下樹頭織女河邊祈杼細天田星下視譆當幽風七月詩歌
龍光設蓮摩將未休

寄報國寺東堂北慶祥尊師

乞取直欲横跨去船去横跨為訪謎句前見蛟窟處是碧雲僧



興是休對小林此日多高七尺雨邊床可論詩入禮鉢能容載
酒陶潛無復更推前

天香舊隱為林叔平賦

論詞樣賦題天香老史時作新人吟日長日子留他上雄拜姐
孫今故林登謝看雲天上長設構句髮鏡中深古來儒士多遺
憾為此天章覓後說

古村為曹迪賦 宋曹彬用之後人

起國南來有子孫至今人物古不材松根曲處要依小石霍
中注酒尊汲家文泉餘竹隔春入風松尚耽詩海汲不接天河
水要浮仙槎逆造門

思雲閣為羅從事題

抽塵退求抵思雲為盛羅合以孝聞我往紫垣親不遠衆夫叔

屬祿無分終自有恭證非干此日致忠正在君卿著冊青稱萬
步須求名筆記斯文
贈馮神來大年
筆頭何在見人知竟裏相看不自疑麟閣再能圖畫顏髭沙證
復恨紙眉千年名姓毛遂尋一代冊青類慎之歎感九重終見
在藝精術慮不變時
送別唐允讓還家
家山遠在白雲邊眼下相逢又隔年萬里壯遊司馬氏數函書
畫米家船裁成綠服嗟無已覺郁懷常思憫然海內故人零落
甚別離都付酒樽前
寄表兄蕭文素處士
七十餘年親弟兄甚來接晤復悽然杯中酩酊無虛日枕上郁

鄉國此生老至音書冥有數別來俱消為情漫逝洪武開新
運又十三年見太平
允讓許寄酒詩以趣之
春至遠慷唯待酒莫教花發酒來遲天草無聊年衹是世事須
於老始知海外我田吟雪夢冷隣有剩採蘭剛右音禾定來賦
西辭向高堂念別離
目軒為孫令賦
思親對月清宵坐了卻公家事可知白髮之無連見日清光還
有所闡時紫閣零家存成阻窗外插高懸是思大孝終自供有
慕不辭為賦蓼莪詩
寄湯木巖仲原處士
情疏胴家亦是緣人求無不問湯泉開窗採菊東籬下無退長

剞桂

安西日退素業向遠滄海上孫衣孫子書堂前高車况是宗裝
內史同為年五福全
孝友堂為姚氏彥名彥昌昆弟賦
兩朱年友誰不知允賠題堂固所宜登獨稱名從此大要交風
俗與之移孫華嬋嬋照春日為馬嘶嘶嘶樹枝林植羽棲棲有
感通門省案可無詩
讀東耕者為杜師賢成章賦
鹿門不遠似為鄰榆柳連陰覆大提常日曬雅潮上下無年春
事讀東西勸農隨例外車馬觀稼依稀從杖藜平角掛書吾道
在右來力食甚男兒
寄王元吉琦東里二處士
華亭猶有古人存風景依稀似鹿門一曲村湖通畫舫萬株右

木出為林下鄰王輸供文物識字傳雄是酒亭有約重來訪東
里微歡同樂花開園　唐嬾山人所居
貲古齋
曾祖貲古以名齋輕檢非時不一開翁是冊青中人物尊彝文
深書雲雷流傳竟自何人得說賞知能幾手米世故浮雲眼前
事總詩成是為悲懷
雙桂堂為俞子成賦
雙桂團欒對兩楹碧雲無數共生成劍生片玉消肥磐賓氏五
枝供向榮爽葉金令溥世澤雲根既老際文明會須滿袖天香
裏載酒高堂說姓名
送釋思誠知安肅縣
新恩領縣之安肅便道寧家孝侯然親舍還深雲勾勾宵程翩

遠馬湖湖入民社稷上所倚賴雲漢蒼動是先政考有成俱大
用利官知爾又為前

聽泉軒為龍井辯法師賦

山僧聽得泉聲好徹夜覺忘清夜涼松上落泉猶聽雙澗中淙
中杖能吟觀心已淨平生誰到耳能空見在心此去消流知水
息演然謹潔海鯀香

聽律令御飲四贈劉復齋馬秘道

晚步河橋念此身餘生猶幸露編民府試無跡非為眠松菊猶
存未是貢官府恩聽新降律酒隨光開有幾人衙欽御詠唐虞
化御飲與前光糟粕

梅竹軒

古梅修竹兩相親照對高堂如大賓定父有人傳早袖根陽煙



雪染霜塵歲寒清白能同趣日莫平安是此身三友君能同此
隱門前楊柳北窗春

晚步西河畔會叢舜沈自瀍同中書

武林耆舊似公稀未覺文章與世違鄭序去人驚逝水樹陰當
面轉斜暉群鷗晚戲呈天趣孤鶴宵鳴自道機早作除寒見晏
出諸書多露賦衙衣

悼孔英夫提舉　孔子之五十五代孫

先朝何限哭寢門斯人況復是斯文只縱政尔傳家集四年參
然播雲樹樹松菊得地昂昂野鶴又離群贊郎無忝家聲
舊能以文章顯世家

浙淨慈寺成賢簡以直長老

古佛晃印形海深萬州禪指現蒼盦分明覺東諸天境慶贊閟
淨施主心堂工鼓鐘聲大地域中龍象盡知音目魔雲夜傳衣
處不獨神光在少林

送沈敬止赴省試

吾我觀賦厭世紛喜看騎者步青雲多君如得行方志出對還
當棋所闕列宿九霄餘氣象靈芝五采絢人文滿朝侍從皆英
彼故是文章可契翱

鄭竹隱處士墓上作

何醜南渡舊名家世居溪浙縉紳五福備身兒孫壽一經教
子愚他人紋綺羅綺杯文石松柏陰森慕道深禪指浮雲今古
事飲家荒草外麒麟

宋高宗御題李唐長夏香山九老二律詩

兩朝龍光見機還鄉爲君臣徂此觀家留詔田雲漢工夜冠治



洲靈閣閱當時諸老賢舞者最是同朝舊頭班風采拜群雲陛
下白雲千載在香山

中秋望月　甲辰年賦

月東分明見九州浮雲西北是瑤樓歌鐘未厭今宵酒砧杵那
禁此夜愁遊俠有情消滿興不知何物是風流霓裳不向當時
聽我思中原未肯休

學舟為崔檢校賦

孫家富市河頭廢縣臨河題學舟不須乘桴浮大海應剩學
梓煙中流風波浮世何能移騎馬高車更有憂可是外郎居騎
省郎辯魂夢記滄州

題巖山萬里圖為江左曹元義編脩子賦

翰林學出吉州萬里湘魂夫一化父子有情終是好丹青得

迦豈知悲風沙日々黃龍塞雨雪年々青海頭狐死首丘誰不
念莫將遺憾在邊陲

送單尚致仕還鄉

風塵滿洞識龍顏頃解兵符拜謀閒天上已扶真主出禍前爲
乞故鄉里黃金賸老華增重紫禁騎天愛可閑世受江田知所
賜幾人得似單家山

題閶清寺三隱堂　豐干　寒山　拾得

莫辨閒人說舊蹤遠吟風影傲風流只用當日機鋒露直到而
今笑未休虎跡已無空院閉藤花猶惹雨苔風相逢說是知音
者莫吟齋天錫題州

明岩寺

疊嶂重岩出半天天然巖洞下相連浮雲當戶二三子放浪人



天五百年飯後松風爲伴侶春來花鳥作周緣村空野壁鳴遍
偏句々天機合自然

寒岩寺　寒山隱處

一片浮雲去不還龍吟虎嘯出入間豐千往日成餓舌大守當
時亦學轉秋色侵苔還即々暮來鳴鳥自關々蝴蝶古洞依然
在要問寒山即此山

送郭千程湖州收父骨還靈改

爭親盡禮非孝義親遺從世道難千里風塵當閒陽十年父
子夢魂間前丘自負終天痛收骨寧期此日還地下若翁應自
慰見將遺憾在他山

同謝別駕過覲山謝登普光寺閣次韓別駕郎中詩韻

浮雲終日作龍陰寺下龍潭百丈深古劍尚存那女記好詩今
巍謝公吟風行澱水携深碧雨過松花落細金怕見南湖春草
色每來高閣倦登臨

陪月中巫詩寶林寺別本寧師有詩因次其韻

浮生氣道不知還聰馬乘秋氣自驕佛篁已知當來救奇拜猜
又見前朝北堂鍾鼓開三界聽法魚龍起兩湖不有新文爲世
重未被何以慕券衆

容里

涤倒無稱用不才樂城漢江有幹開時依洞口株無到涤鵠灣
試載酒迴對容丸客談玉塵題詩何必寄銀臺變中聽取寒綻
飄佞貫對無賛四鄰

題東皋陸居爲范思賦

海水桑田幾變遷桃花依舊郡城邊幾間百畝充官稅歲一



生供酒戰詩句興來題影筆道心悟後付來縣院書題信同隊
後談唉又淮十五年

留題天台香積寺為御傳卻秋海賦

花界也尋一榻涼破時相模吳祥房慣擇大開消長日共倒深
盃說放柳萬事判成毒處百年家手共這羊州朝馬首勞瞻
望此別入間更滄茫

歸來堂詩為雲間青龍鎮章吉甫太守題時年七旬

亿君致化歸來日九十慈親猶在堂秋水鱸魚朝入饌薰風熱
扇晚生涼孝廉早已稱高士名德今宜重一鄉究底枚興喧咲
諳白髮風動彩衣裳

送馬侍者還永興寺寄開大獻摩師

記乘官舫過明州永興寺中留一遊遮莫涼雲攜竹龍滿池香

剡岡　刻鍾　旁刻鼎　翰刻墨

露小荷秋松花酒貯山瓶送花香茶雨打葡萄次宋馬判家詢問

訊舊題還到在詩樓

貴關寺贈朱質夫　貴尚書門生

尚書賓客雖千在門下諸生獨爾存絲有貴鍾求賞擇肯於清

廟步姓尊恭承留客同願寺風雨聽詩海上村莫問幾時回馬

首也須迎候承衛門

環隱有序

龍翔宮道宋理宗潛邸有十齋環隱其一也後賜

為道鄒高士先起宗居環隱就以自號緒仰畫像

賦詩一首

大化循環不可窮至從極處得環中消閒化疑存今日拄天倚

龍非此翁齋踏前朝存龍制冊書遺像仰高風百年文獻問誰



嘉川上空送遊水東

賞梅花處

帳底梅花覺有香不由鐵石作肝腸宮粧何處北妝女春色難

家白玉堂把工筆翁梅正穩處中胡蝶引消長試樓臺角後吹

覺往有文章賦米郎

有敵亭為曹將軍賦

此敵名家已數傳為曾與國淨風烟閑籬起鋒非今日對酒閑

看檍還平三尺神光遺電影一盪飛氣閑星躔牽江日夜東流

去亭下題詩更惆悵

紙鳶

閑眠受用到蘇香不比行雲惱宋郎月裏橫花林夜深雲中翔

蝶過叢花紫承秀把知難稱意翻騰房式可當送吳宮中風景

別來爭慶上久相忘

贈醫士潘氏中和齋

心天一氣貫中和臟子寄肓若我何內景金丸今證道工池工

波不生波獻方龍母乘雲至以君入曾擒虎獸千世醫傳方脈

在門前雖奈春花多

寄謝伯船伯理二昆仲

話別南宮二十年江湖風雨若茫然平書此日同天下漂泊而

今見日邊榮上道書從教子先來樂事是歸田謝家子姪應相

念每到池塘憶惠連

過林和靜墓

西湖隱士林和靖兩句梅詩五針今此多定家同宋恪當時還

亦有知音高東天師知何往剩水殘山尚可吟三尺孤墳理當



暮過君羅不顧袖顰

為桐齋為洞賓郎可道賦

秋雞能懷幽桐心閑賦歸道重山林天門對積和無情鬟引希

髯是大昔蝶花夢魂高把攸鶴鳴秋水萬山深青紫黃紫空君

呼添為何由得一尋

瓊花

瓊枝變態向風斜未許吹香上鵲鶴雖取根來書暖都都留春

在扇里家總公賦對鮭云鶴嫦香千聲豈稍光日見歸帆從吹

同根便芳草滿天涯

寄題清暉樓

謝公筱遊滿岩罪似覺高情與世違昔日文章歸麗句至今山

水發清暉神仙藏跡留金露塵俗何緣到翠微尚憶詠詩同水

魁董

郡山林有待群雞衣

寄張太醫

驊騮灘近海西邊風來何曾異往年誰家過門從取醉貧家渺
病不論錢道方龍海乘雲去後若人曾見虎眠此手看齊何足
怪古來醫術盡通仙

移居壽寧里二仙巷

移居所指應留財奈此黃梅五月時擣竹翻風摇蔭翡堂虛臥
雨帶羅紋夏除正陰衣還濕日常難移事可知此景自情猿仲
蔚蓬蒿三徑共栖遲

王敬仲知府自臨江回

九衢數發一月輕幾何歲月漢河清吕先發後曠世此丁令歸
來有故城笑馬老恨沙笑閣省鴻春恨塞雲平天恩既許投閑



竣真向除書開姓名

鄭孟文拜廉留别詩次韻

總是郎卿貴衆并遥遥較馬九衢塵暗才從建得郎命幕府從
交替日入天工星辰光覺近煙岩松柏色還新從長氣候開時
事鴻雁來賓已過春

又

幕府深居待所親好看單馬動行塵月歸驛路渡遺先詩來河
渠别故人行李雖來誰不識既林折贈意從新都城路有異陂
伏欲托微波寄水神

豐梅花處

冊青庭院欲黃昏蝴蝶叢叢化雪魂姑射肌膚如處子児家消
息在重門有魚歸被過殘飄影落畫閣建大尊可老玉川無克

處思前春色勝孫晄

秋水軒

鏡水當軒景最新翔鷗接鷺綻此鄰風驚蟬箔螢流扇露濕闌
千月定人深院暑收開樓帛前溪波小見參論真言瀟瑟秋光
長還見文章賦楚匡

次韻遂昌縣王孝廉過洞庭思親之作

洞庭波浪接青天渺渺帆橋上計程萬里客程何日還一葉江
月向人間橋廻鄉鴈名先定道鴻毛帶沛然乙手遣蘭歌亂
好有人雲夢澤南邊

次韻春天門早朝

十宮題稱武樓開晨見洪鐘在一尺天辰臨御座太平風
景出朝班捧簡既開分人在記事宮校學士開將馬共談瓏開
下新將為壽祝南山



次韻偶成

雞聲異味出霜蝦老覺尊前更有數清夜可入聽板橋小樓細
雨蝸花裏枉情消為詩不奈酒量方知到處覓醉後天山從倒
却試將勝果擲諸安

又

程家兄弟合親情霽月風光滿座生樂事空瀟相對坐酒樓江
海欲同相自憐綠綵樂戲改尚覺千金一咲輕夜半酒醒孤枕
上不將歸思憶江城

梅鶴軒

梅竭高軒得所親鶴飛深白樹風塵九皐唳徹雲開聽萬玉香
先天下春門外自應同孤鶴尊前猶得伴吟身緑陰窗户那來

詠劍亂 倭中破

猶莫是清溪經易人

讀府狀投徐大車為城隍王家句以中試兩讀八景詠

夜臥有懷不寐

若使蔡邕今日識應題八字刻兩讀大音細奏古琴琵瑟羽不

聽秋風百世可傳誰達作一篇難描是又拿老天為此春無

寐臥聽不知秋夜長

壬戌謝呈試筆

斯文天與惟餘年中有黃金孔河頭絳老又添新甲子王家唯

守舊青氈荊棘叢茱萸小逕雪堂芽藕草縱宿家到門無到

話復論相慶書堂前

題梧桐宮六逸堂

龍花青林水寫溪昔人常此寄幽棲高情不貧盃中物瀏詩何



防日似泥當前到雖兼下虎光陰過眼覺中錄常時不盡風流

興付與山鶯語書婦

題螢窗新

道入內視已超然一息薰香過大千鼓虎始知身是燈履滿常

恰擇中禪寂凉萬朵天花東世界千重花網還是見現那峯頂

上手關樓閣說因緣

詠藤蘿糯

千里湖漠踏殘歷光掠忽憶故鄉春涯金孔雀無數扁到玉麒

麟歷舞洞笙細雜事是上叢要給銀燭照歸人而今白髮東風

裏疑是前身醉後身

題諸葛孔明

身為中山漢子孫西南割立據乾坤君材十倍曾丕上位列三

分蜀相亭前柳前蓄壹尚花出師遺表恨猶存淚灑巾帽灑衍

為五丈原頭日已昏

題嚴子陵

東都神運復炎劉釣水羞入謝帝進一代位尊眠鳳禍千年名

重帝羊裘山林敦節伊尹聊兩何曾棄許由雅有當春山下

月清光常繞碧灘流

題張天爵文通守公張侯之集

平生好友念張侯紫峽雲深寒木稠赤板既能承世澤黃金貞

用為孫謀冬冠勿聊成前輩風月兩湖總結遊此是勝存玫

感群離一藩吉精頭

附狀承旨外先生奉楊公之命為考濟陀洛迦山琉相

示覓伏鄉今選離成炎律四章少為伐袍勿隋遞號上



瀛洲東望海茫茫紫竹林中殿閣凉夜半潮來紅日上嚴頭兩

過白花香蒸裳瑤珙瑯珠胡東髻冠瓔珞滿賢光大士神通天書

修畫持賴力圓材種

江左長城有職是赤心憂國詩於濱鍵繡海戲為无溉兵洗天

河以不猩舉米臨金分將帥終閤金壁奉朝廷基中司馬才無

獻教軍磨屢奏勳豁

鹿史楊譚頭定州威望蒔選軍中號曰不怕刺渠
眼賊但怕楊不疵星

天下張公只望新設傳官府有神仙功名早建平南策詩句今

隆過海船夜及滄溟秋盱月乾於罪居賊波烟氣君喬傳禎祥

兆一日高懸古樹邊

宋史孫遠禱海上見一日掛樹邊後果升相

押鷗亭上望兵山春水無邊壓畫欄一樹飛花羅帳靜滿湖明

國五

湘寫封賤使修改序

月五論寒夜時京國久遠猶今日江試執馭難淺夜西湖鳴鳫

遂將詩書信寄平安



元張光弼詩二卷爲不解事書人强爲解事作七卷分
之遂失其本來面目一卷之五卷元合作第一卷六卷
之七卷元合作第二卷也其書借海鹽胡孝轅氏所錄
往數年前閱孫唐卿氏有是集硃硃南北未及假錄昨
歲差旋往謁孝轅遂搨之歸錄之以償夙昔於胡本中
頗多漶爛損壞字尚須假孫氏本補之集有輦下曲一
百二首宮中詞二十一首皆道胡元宮闈中事也別有
因而宗室得所賜元光宮人言庚申君宮中事爲作
宮詞百今見大同校錄惜爲刪去五十二章今惟存四
十八章錄作一家亦備一代之遺事云旹天啟二年壬
戌正月上元後一日書於武源山中是陰雨二十日矣
尚未有晴意恐復作元年連綿四五月也清常道人書

趙清常道人藏書之最著名者余所得其家書卻鮮去歲從香嚴書屋借抄其家脈望館書目以爲搜訪之助頃從坊間購得元人張光弼詩集一册末有清常跋知爲其手書余以所見他書字蹟證之益信隨檢書目于元人文集門卻未載或編次失落抑所錄在成書後皆未可知光弼詩傳本頗稀更得清常手抄真可寶也

嘉慶辛酉秋七月廿有八日蕘圃黄丕烈書

壬戌從都中購得建炎實錄舊抄本與此鈔手筆同似一人所書因取相對審此書卻非清常手鈔特跋語乃清常筆爾爰以自訟　蕘翁記

嘉慶甲戌收得明刻本校此特記爛損字與趙所據抄之本合且此本有墨筆者添之字皆刻本所有其爲海鹽胡孝轅本無疑明刻新從湖賈之趙孝玉峯錦中所收來自浙中當不誣也趙境抄手而余震勤于此爲有之字而趙抄脫所遺書經三寫魚魯亥豕未校望得祖本也校記

閏二月十九日下復翁識

此本多據廣卿本校補一過棄生由此而刻本反可據是穫今之書之未可偏廣如此

復翁又記

# 王忠文公文集二十四卷

（明）王禕撰

明嘉靖元年張齊刻本（四庫底本）

王忠文公集二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禕撰。禕有大事記續編、已著錄。是集前十二卷題鄱陽劉傑編輯、廬陵劉同校正。十三卷以下則編輯者改題同、校正者改題傑、意二人各刊其半歟。傑即正統六年爲義烏丞時表禕之忠於朝、得贈官賜諡者也。禕所著本爲華川前集十卷、後集十卷。傑等合編爲此本。卷端胡翰、胡行簡二序、皆爲前集作。宋濂、蘇伯衡二序皆爲後集作。其楊士奇一序、則爲此本作也。禕師黃溍、友宋濂、學有淵源。故其文醇朴宏肆、有宋人軌範。濂序稱其文凡三變。初年所作、幅程廣而運化宏。壯年出遊之後、氣象益以沈雄。暨四十以後、乃渾然天成、條理不爽。可謂知禕之深矣。鄭瑗井觀瑣言稱其文精密而氣弱、非篤論也。集中多代擬古人之作、蓋學文之時、設身處地、以殫揣摩之功。宋代諸集往往有此、亦未可以遊戲譏焉。

□文公集第一□　□卷底本七十二頁
□發於　年十月廿五日發出
分校處於　月　日發出　處發交謄錄處吏□稿成八
□□頁於　月　日收到寫本於　月　日校畢交還
總校處於　月　日收於　月　日覆校畢
此卷計壹萬肆千壹百肆十捌字
連前共交過拾柒萬陸千貳百柒十貳字

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為臣奉詔命出疆能毅然守節捐軀以明
君臣之大義者雖死必有旌異之榮此風化之
所係帝王之公典也前翰林待制王禕事我
太祖高皇帝於混一四海之初以博學高文聯職侍
近制作之實有光簡冊暨奉命往諭雲南詔懷忠
秉義不屈而死臣節凜然光明俊偉歷年已久
雖沒不忘今特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賜謚
忠文服此光榮垂休無斁
正統六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

皇明詔使王忠文先生祠墓記

先生與吴忠節先後使滇皆見戕草廢朝廷度不
可以文告撫定乃移師討平之有以吴事聞者詔
驛騎護喪還塟并録其子而先生子紳以洪武末
年求遺骸於所謂地藏之墟則黯然哀矣當是時
高皇尚在御紳仕親藩雅以情事見哀賢王守臣征
南人　上心膂臣也曾不能為天子言特側伏
節事革除初紳始自言之贈奉議大夫翰林院學
士謚文節臣既易事遂不顯垂四十餘年有司
猶不敢舉舊謚以為時諱稍因正統詔書言狀得

祠墓記　三

再謚忠文贈官如故二公身後其所遺又有幸不
幸如此嗚呼先生不愛一死以終令名而當時執
事之臣膠吻齰舌反不能發明忠憤俾易名之典
久而後伸是何平居紛紛多變身士邪曾謂顔魯
公傳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公歷躋膴仕以危言正
色動遭擯斥晚爲盧杞所中遣使希烈李玄卿輩
皆知其弗利卒隕賊庭爲天下慟因史稱先生爲
人剛直不肯苟附以取譽毀爲逆居汪過事敢言
無諱尤爲胡惟庸所忌故黜之遠方以斃死然後
知忠鯁遺物直道禍身古今一也豈不[illegible]武夫兆

偹跌宕抱奇節之士苟足以明志識不顧死先
年德位望未知孰與魯公覽其冢祠操志蓋有同
操去今百六十餘年先生死事之跡視吴尤著何
則吴公倉卒爲同行所虐其事微先生慷慨陳天
命義不苟辱其禍烈烈陵谷變遷而地藏寺巋然
固存殆天所以表遺靈也先朝嘗爲先生特置祠
思先生者又即寺旁樹碣當孔道間以識不忘所
謂物毀而道光身滅而名愈揚非耶嘉靖十又八
年春副使朱君良知思爲先生治塚舍其處乃及
參政車君炳文以狀白于節鎮大中丞汪公公曰

祠墓記　二

吾覘此久矣幸卒成之會默覘學且至遂下有司
如二君令築祠一區祠北封土爲墓加樹焉改題
其碣曰皇明詔使王忠文先生墓并置守冢卒一
人而畀排者他旁地以給祠費於是先生之跡之
名賴公益振雖微全要領以從九京然巳崔嵬如
堂如防與延陵徐孺子埒基爭賢矣過者有不欷
歔下泣者乎昔王仁裕者録稱魯公遭難後十餘
年家僕見其衣白衫張蓋歸城問李倫國亦謂公
改塟時猶瞋目如生嘗被羽衣行山澤間蓋道家
所謂尸解類也先生精英颯爽放浪上下有如化

爲列仙降爲明神奚不可者而豈賴於枯骨邪故
先生可墓可以無墓墓而祀之所以哀死而勸生
也教道存焉爾

嘉靖十八年秋八月

賜進士第雲南按察司副使奉
勑提督學校後學建安李默謹撰

# 重刻王忠文公集序

余至義烏得王文忠公集而讀之問其梓曰弗存矣問其集之藏于人者曰千百之一二矣嗚呼公偉人也文章氣節燦乎日星之明巍乎山嶽之重所以昭
國華而興人紀者將百世足徵顧使湮漫殘缺可深慨哉時同知張齊方視府篆遂以屬之俾重刻焉齊雅尚文學欣然領之不數月而告成書既適古工亦精緻可傳永久既而閱之累日恍然有得迺言曰公之文如長江大河滾滾不竭太羹玄酒愈淡愈佳初不爲艱澁語及徐而究之則圭璋之器汪濊之量松檜之操率於言外見不徒文爲也
我
皇祖受
命迓休混一四海一時豪傑之士厚負深藏以待價者何限乃悉在網羅旁求之中如公其卓然者也至治豐功撤揭天地度越往古有由然矣公秉春秋之筆獲侍
禁近行將大纛所縕以弘事功顧以遠使守正而斃其所賴以不朽者幸斯文之有存也余故爲圖

之以慰公靈且以見我
國初人文氣化渾樸完固所以祈天永命垂統罔
極者寔在於茲使今之務雕琢尚奇恠者見之庶
幾爲之一省夫不媿任瞽僭書以爲序
嘉靖改元十月初吉後學當塗祝鑾書



王忠文公文集序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
士　國史總裁同知　經筵事廬陵楊士奇撰

古之爲士者文行皆備而必行爲之本故三代以上
文最高古而無以文名者其所本不係於文也秦漢
以來士始有專以文名如或違道畔義君子不道也
揚子雲劇秦美新是已若[illegible]斷焉發於忠君愛親之
誠讀之使人感激奮發希慕之不置雖去之千載猶
目前然者諸葛武侯之出師李令伯之陳情是已近
數百年來士多喜讀韓文公歐陽文忠公蘇文忠公



之文要皆本其立朝大節炳炳烺烺有以振發人心者
也我　國家隆興之初金華宋公景濂王公子充相
繼入翰林持文柄時　詔修元史二公皆任總裁蔚
然一代之望也已而王公以翰林待制奉　命招諭
雲南之未下者至則以天命人心從違吉凶之道反
覆開諭其人初已嚮服會有倔強拒命者公奮義死
之後十年天兵下雲南王公死事始彙白於　中朝
然旌褒之澤未及也　皇上嗣大統之五年義烏丞
劉傑白其忠于　朝下詳於泉而信　詔贈翰林
學士奉議大夫賜謚忠文於是距公之死七十年矣

命下之日輿論欣快益忠孝人人性分所固有者爲
天下者必表章之以正人心善俗化治道所係也其
或晦於前而必彰於後者天道顯忠佑善雖久遠必
不爽也繇又輯王公平素之文將刻以傳屬予序公
之文蚤有聲於勝國時旣入 國朝首見用於 朝
廷於 郊廟宋學士諸公序之詳矣予特錄其死節
事以著其文之本也嗚呼王公之死以使命蓋與唐
顏魯公同魯公之書傳於後雖片楮尺素人得之千
金不易矧文者至理要道之所寓乎其傳無疑也公
名禕義烏人死年五十有二繇所述白十事采用其
允論公死事在焉其亦可爲達於政體者矣

王忠文公文集序

同郡胡翰撰

吾婺以學術稱者在至元中則金公吉甫胡公汲仲
爲之倡汲仲之後則許公益之柳公道傳黃公晉卿
吳公正傳胡公古愚章公並起而張公子長陳公君
采王公叔善又皆彬彬和附於下當南北混一方地
數萬里人物不可以僂計而言文獻之緒者以婺爲
首稱則是數君子寔表厲焉逮至正以後黃公猶秉
筆居中朝於是淪謝殆盡而得吾子充紹其聲光子
充黃公里中子也嘗負其所有涉濟江淮溟中者久
之又自吳踰淮涉黃河而北達于燕趙留輦轂之下
久之嘗用薦者檢討經筵編修史館訖無所遇合傑
然布衣耳然自京師及四方之士不問識與不識見
其文者莫不稱頌其美則其得之黃公者深矣余聞
諸公華川上質其所業公不以爲不可教引之就學
退見子充英妙之氣奕奕文字間未嘗不駭且媿
竊欲追及之其後每見則出其文以示余而亦每不
同雍容俯仰如冠冕佩玉周旋堂陛之上馳騁分布
如風雲蛇鳥按兵行陣之間而音節曲折與黃公
如出一律勃乎水涌山立而其進未已也宗琢讀

不暇古之君子病無聞焉非有待乎其外也待乎外
而聞焉者則君子之不聞者多矣君子之學將以求
道而已苟得其道則其見之立言者猶其措諸事業
也自吾識子充垂二十年縉紳學者不必才且賢率
多就功名以取富貴然不旋踵而摧折身陷死地爲
爲得因者其人往往而子充幸而相見固無恙也以
其所得者計之其取諸造物者果孰優乎今子充年
壯未艾才氣足以有爲天苟使之有位而措諸行事
則不敢知由其所得益推而達之古吾見其無不至
矣昔孜仲有言千古聖賢相傳之道由斯文而知之
後之千古亦將由斯文而知今之道上下千古其人
不相及矣必待此而後知其道焉然則吾子充之文
不可不傳也以余處其師友之間知之深不自知其
言之過推之於道學術之在吾鄉猶其在天下也吾
何嫌而不樂爲天下道哉

## 王忠文公文集序

臨陵胡行簡撰

旃蒙作噩之禩余沿三史事使浙見秘監黄先生西
湖僧舍高第弟子王君子充在焉始相識明年冬詔
徵先生入翰林爲學士子充從至京時得陪接論又
明年余奉祖喪暨還燕而先生懸車告老子充且亦
南歸矣深以不得承教爲恨又數年浮海過上虞會
林供奉希元詢及浙水東人物希元稱子充之美不
絶口且曰子充之文黄先生之文也余聞王事不
遑細論乃今得子充文集而讀之其材贍其學博其
識正稟然有良史風擬左氏史遷諸文辭之瑰瑋琅
玕大玉夷王棵然陳之于前識者知爲至寶孰其敢
後劣也他所著述皆溫潤典雅成一家言攷其源委
雖本之先生而超出乎規矩之外者蓋深造自得之
矣希元以與先生之文並觀余謂駕宋軼唐轢西漢
先秦而駸駸乎三代也先生在朝所接納惟危君
大朴與君子通得相講貫二君之文余歸田後不能
知其所至卓然可傳於世子充一人而已子充靜重
篤厚謙恭自持其交於人久而彌敬其敏以學不恥
下問所謂有德有言者於是乎見之矣余少也待未

成之學漫仕以干祿玩愒歲月老而無聞齒危往於
黃鐘之餘操斤斧於公輸子之側曾不知恥於是乎
書



# 忠文公文集序

金華宋濂撰

文者精醇之器也惟其醇而精則有非粗駁之流所
能致者然謂其爲精且醇焉何也近取諸身內而五
臟外而百骸榮衛之迂連經絡之纏束各有所管攝
而和爲流通遠取諸物則夫一草木之微自根而榦
自榦以達於枝而葉始敷焉人見其若雜披而不屬
也細而察之雖一脈縷之微皆有所聯屬而無自外
至者此其故何哉形異而體完也世之爲文者多如
牛毛而麟角未之或見者有若美丈夫然眉目如畫
而貼牛耳以爲司[illegible]貞栢蒼寒方不可狎玩乃[illegible]序
桀翹于枝類非惟弗之類從蝕鑿以爲賸而欲其[illegible]
繁尚可得耶論文至此雖若甚易而實爲至難其能
無愧於斯者惟烏傷王君子充之爲然乎子充少[illegible]
一十二歲頗覩其幼時所爲文幅程廣而運化弘尤
發燁燁起諸公間群之構廈屋者揣材甚殺而基[illegible]
亦以廣矣及齒踰弱齡稍出游浙東西復渡江涉淮
歷齊魯之墟至燕代而休焉所見喬嶽長河摩日月
而盪雲氣精神翕然與之冥會故其爲文波浪湧而
魚龍張風霆流而雨雹集五采競明而十日並照[illegible]

之臺閣巳建楹礎駢列稼穡高騫而氣象益以沉雄
爲紳之徒咸以爲不可企仰而子充自視則猶歉然
也於是退藏重山密林中愈沉酣於古而密體於方
今凡天人之理性命之奧皆肆其玄覽而養厥靈淳
其學遂底于成而年亦已踰四十矣故其爲文渾然
天成而無理弗彙使人挹之而逾深味之而弗竭其
平日纂綺夢故之習至是刊落殆盡辟之室宄嚴邃
左俎豆而右瑟琴濟生錯夫冠冕佩玉雍容揖遜於
其間而閭巷布韋之士欲望其餘光有不可得非其
一而弗二密而不繁而造夫精醇之域者其孰能與
於此歟嗚呼有四君子曰喻叔奇何茂恭陳德先喻
季直皆以文鳴于近代蔚茂汪洋固不可涯涘若以
予充厠於其中瀌未知其孰爲之先而孰爲之後非
深知子充者詎不以斯言爲過情也如瀌不敏與子
充同受業黃文獻公之門亦嘗有志於文辭海內作
者無不得觀之每讀子充之文獨心醉神融若飫醲
酎子充亦以瀌爲知已俾序後集之首簡昔者雷雅
州嗜老泉蘇公之文以爲天下奇材且欲麋珠璧之
躬執匕著而飯其腹中恐爲他饋之所傷也瀌之愛
子充猶於雅州蓋有過無不及焉者序欲不作可乎
雖然意荒弱無所發明實知無雅州者與緣斯序而
求子充之文不假以瀌爲知言而其愛敬子充者要
當無所不用其情也

# 王忠文公文集序

眉山蘇伯衡撰

夫聖人遠矣後世於聖人之道猶有知焉則由六經之作其所以載夫道者以言爲之舟車也言行道由行焉所繫不已重乎道至於聖人矣猶不能無言而況君子乎是故學於道而有得焉修辭以惠後之學者其言雖未至於經其意則不悖於聖人矣蓋道也者妙而不可見者也與其得於心人無得而見焉孰若言以傳之已有得也人亦有聞焉古君子一是皆以立言爲事豈非成已成物之一端歟自宋南渡以來尚論學術之懿未有過於吾婺者也上下數百年作者往往接踵至于今而華川王先生出焉先生以絕人之資承家傳之舊而與侍講黃文獻公居同里游其門最久心傳指授悉得其蘊奧且山林之日長考索之精造詣之深尤非諸人所能及故發而爲文溫溫乎其純雅娓娓乎其核辨秩秩乎其密察也而要其歸無不本於經者也可謂有德有言之君子非歟文爲華川集前後各十卷前集胡君翰既序以傳先生復俾伯衡序之于後伯衡少先生八歲蚤又不能忘情於科目訓詁篆註名物度數是講是肄以追世好殆二十年後專志於古文不得硏師造就之視先生之風有愧於斯文是故雖慨之不暇尚何能贊一辭哉雖然竊嘗觀遊仰望先生之風采而其之見也想聞先生之議論而莫之及世得觀其言語文章以觀其志之所存學之所至道之所成庶幾有所啓迪焉此固先生立言之旨也傳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然則求知先生者其亦諷誦其文而已矣

王忠文公文集目錄

卷之一

賦

思親賦　藥房賦

咏峙亭賦

四言詩

義烏括田詩　婺州新城詩

存存齋詩

五言詩

家居二首　寄贈申屠敎諭

贈別高進道赴廣西憲府

次韻孫道士思傚　贈別李千戶

常熟西郊　金德元西園宴集

鎮江望京峴山有作

登黃樓　贈別谷德明歸省

出南城別陳三檢討

贈別張舜俞　同韓秀才發都門南歸

懷陳檢討　贈別彭仲愈分得水字

友怡齋爲東陽蔣伯康賦

吳門贈別凌秀才　感興四首

飲橫城蔣氏別墅　偶作

贈徐生　錢唐贈別姚顯卿

同諸然傚朱伯言郭公葵過西湖東歸留別

陳元禮太常以使事至錢唐與同志泛西湖

分得氣字　集杜少陵詩四十韻贈

陳元禮　贈別陳希文

贈陳憲史之福建　紫雲山房爲王景周賦

贈別黃仲恭同知　舟中口號

同季高渡江東歸述懷分龕字

秋夜雙溪對月懷故人

感懷示城中一二同志

貢憲使將歸閩中　同德基宿城西王莊敏

公故宅　重登南溪懷遠亭

家居讀淵明詩集句曰歸田園

贈季野入閩并柬弟季昕

采芙蓉次韻答友人

哭梅季高　送宣十判官之平陽

次韻奉答林彥文

青岩隱居與同志分韻得行字

偕宋景濂戴叔能陪蔡士安樊思學游月泉

書院分得實字　次韻答友人山居
鳳林王氏子姪詩　擬詩十首
夜坐擬古二首　三韻三篇
次韻劉先生古詩十首
猶性初

卷之二

五言古詩
國賓黃先生之官義烏主簿賦詩奉贈
贈別宋先生東歸　別章允載歸括蒼四首
南康郡齋　南康書事十首
三月十六夜枕上作
長安襍詩十首　還渭南會克正賦詩留別

五言律
立春日次韻答友人
東明惟一監縣　次韻答友人
吳江別蓮上人　吳中客懷二首
送人之官永嘉　次韻答金德元
送曾校諭之官遂昌
吳善卿宴諸公飛雲外唐氏別墅分得韻字
贈別汪先生掌教永嘉

吳門懷古　越上別陳子傳
法濟精舍分題賦會稽山
陪周聘君諸公看潮分得流字
贈別何德原南歸　錢唐贈黃子中還江西
九日同劉敬思黃彥美登蕭然山
鄉本初還吳門有詩留別次韻
傷季高　同許一秀才宿山館
秋日山中　春日鏡湖上與金聰元行
自嘆　春日過吳子善故居
過淞泖中　題山風月樓
送許時用歸越　寄樂使君
郡齋偶然　臨漳雜詩十首
陳州舟中述懷　臨洮書事
正月十日臨洮會宗明尚書克讓王傅
重到蘭州　臨洮留別如晦同知縣
鞏昌次韻答崔王二公見寄
寧遠縣中書事　泰州道中書所見東同知
秦州　隴州
贈別高彥清憲郎　久不得家信
泥池道中　十一月一日得南京書

伯貞自京師還臨洮重會闕西致余家信賦
贈別并述懷
排律附
奉贈王尚書入朝　奉贈張仲賢之官廣東鄉府
贈章子端憲史任江東并呈周憲使
雪夜與友人同賦四十韻
同游鍾山分得歷字
簡性初　贈別葛孟桓
庚戌七月十五日離南京作
至沂陽彥博孟昭留別
七月十日新安縣同登鷄鳴山
七言
憶昔　宿陳敬初館中臨別作
贈別毛景淵　贈別于生
題高房山畫　寄壽子進家兄五十
肇昌客館夜夢歸里中與諸公同游覺感賦
律詩
讀書有感　清明日訪樓景元隱居
西湖　有懷陳三秀才
留別前人　贈別楊巡檢之官嵊縣
[illegible]官休居京　次韻高仲原錢唐寓[illegible]
[illegible]姑蘇寇有感　東歸留別吳中一二同志
贈虞幼愷并簡金仲宣還江西
柬陳徵君　過濟州城南
餞吳伯尚之江西　姑蘇舟中
次侍講先生游方岩韻
通州有作　至鄜州夢陳尚初有作
贈別晉秀才　贈別馬謙叔憲史
贈別周李長舍人赴淮西帥幕
次韻韓與上都道中風雨見寄
陪樞密高公鎮撫吳公宴于亭山廊上賦
贈別京師諸同志　贈韓執中赴京師
常熟舟中　偕游蕭然山堂和高則誠韻
陪黃元士至東陽謁胡先生有詩次韻二首
吳江客中冬至日　次韻答蕭山友人
陪侍講常侍二先生宴趙氏家園
述懷柬王季野判官
次韻答金德元　次韻朱一中新正試筆
錢唐贈別陳秉彝歸天台
贈別李學録之官紹興

送浙至杭　送貢有煇上舍還宣城
京城春夜漫興　次韻荅周尊師
書季高卷後　與德元國章解后淡上明
排律附
文總十二韻爲仲溫憲郎賦
王季明奉命徵兵江浙還賦長律以贈
贈林先生
卷之三
絶句
唐三學士圖　美官韋馬圖
宣和御馬圖　滄浪池硯圖
題趙魏公木石圖　贈別毛先輩
揚州　八月二十日夜夢
贈穆生之任崇德　寄陳子儁憲郎
題萬里江山圖　桃上有懷
諸暨道中訪方隱君不遇
題畫二首　題畫馬
春早漫興二首　古意二首
漫興四首　寄趙子將晉
題宋原常鑒卷　題淵明醉象
送殺東歸十一首　九月八日灞橋戲題
潮州　客懷
無題回文七言絶句四首
宿寧遠縣道中題田家
歌
黃河水　題九江秀色圖
蔡琰謠　題白翎雀圖
五言古次王季野韻
積慶堂歌　青潭山神樂歌
趙將軍歌　擬唐樂凱歌
涵池祭王侯驅虎歌
曲
南城曲二首　次友人離別曲
江上曲　荊封曲
憶別曲　荊門曲
卷之四
論
河圖論　六經論
四子論　分封論
正統論　改元論

兵論上中下
辨
河圖辨　洛書辨
湖清辨
原
原儒　原士
原諫
卷之五
序
宋景濂文集序　送鄭君序
朱左司序　浦陽文藝錄序
河朔訪古記序　國朝名臣列傳序
送金華尹徐君序　夏小正集解序
水經序　章氏族譜序
贈丹徒令呂君序　孝經集說序
贈吳生序　贈陳伯柔序
揚季子詩序　廬山游記序
朱元會文集序　楝伯上詩序
金華俞氏家乘序　敏求錄序
張仲簡詩序　治政萬言書序
送羅倚道序
卷之六
上京大宴詩序　送樂仲本序
送顧仲明序　送劉志伊序
蘭溪集序　經筵錄後序
贈鄭仕亨序　送分水達魯花赤之官序
送申巡檢之官序　贈醫師張君序
贈葛仲正序　送湯子誠序
送葉子中序　送施掾史序
送沈仲達序　送詹君序
送吏部員外郎月君序
宣城貢公文集序　木巖禪師語錄序
送宣生序　棣萼軒詩序
南昌李氏譜序　義烏龔氏家乘序
贈王伯達序
卷之七
送胡澗參謀序　送貢公守平江序
少微倡和集序　送朱仲桓序
送孫賓夫序　鳴道集說序
浦陽戴先生詩序　漢七略序

唐丘樵序　劉氏宗譜序
贈熊君序　送胡先生序
盛修齡詩序　郁離子序
匡山詩序　羅鄂州小集後序
陳氏族譜圖序　孝行詩序
章氏兄弟字序　贈郭士中序
送紹興守張侯序　周易演說序
王氏廷論序　黃子邕詩集序
送鄭仲宗序
卷之八
記
滄江書舍記　知學齋記
天機流動軒記　陳氏萬卷樓記
思嬀人辭後記　錢清江浮橋記
青岳山居記　龍泉王先生祠堂記
王氏鳳林亭記　醉經堂記
大事記後記　雲谷書院記
雲林小隱記　楊氏義塾記
心迹雙亭記　鄭氏水木居記
開先寺觀瀑布記　游白[illegible]記



游棲賢院觀三峽橋記
卷之九
自建昌州還經行廬山下記
南康二賢祠記　南康六老堂記
羽福軒記　重建徽國文公朱先生
家廟記　寫易軒記
建昌州新建譙樓記
緯蕭軒記　待隱記
仰高樓記　義烏縣興造記
致樂軒記　謁周公廟記
謁茂陵記　漢瓦硯記
說學齋記　尚友齋記
韋齋記　窮硯齋記
婺州路均役記　舒嘯臺記
默貞堂記　滄洲庵記
尚德齋記
卷之十
婺州新城記　鄭氏義門碑後記
藹然山堂記　好古齋記
思報堂記　南溪堰記

章氏祠堂記　虛氣堂記
恒齋記　明善書院記
春暉堂記　湯氏順寧菴記
章氏義阡記　九華山房記
壽萱堂記　慈竹堂記
東陽新建文昌祠記
清風樓記　致思堂記
著存齋記　德清重建縣治記
營丘山房記

卷之十一



文丞相畫象記　慈溪縣學記
漢南北軍記　唐兩谷記
清寧堂記　漳浦縣孔子新廟記
學詩齋詩記　楊氏墓記
福建轉運鹽使司題名記
友諒堂記　崆峒山房記
醫適軒記　歸全精舍記
婺州路摠管府推官廳記
甘泉寺佛殿記　壽菊堂記
餞清江浮橋記　杭州仙林寺戒壇記

紹興試院記

卷之十二

詔

封諸王詔　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開科舉詔　封安南國王詔
封占城國王詔　免租稅詔
封高麗國王詔　諭安南占城二國詔
招諭擴廓帖木兒詔
招安諸處盜賊詔　誡諭中外百僚詔

制

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開平王夫人制
中書右丞相開府儀同三司封太師國王制
中書平章政事除江浙行省左丞相兼知行
樞密院事制



誥

高安除給事中誥　王文除侍儀使誥
秦文除侍儀使誥　張祐除司天少監誥
阿都剌除回回司天少監誥
張世傑除夏工誥　皇外考妣追封誥

趙德勝贈江西平章政事追封梁國公誥
追封梁國夫人誥　方國真除廣西行省右
丞誥　楊璟除中書左丞誥
汪廣洋除中書左丞誥
加封廣惠顯靈昭濟聖母誥
吳琳除吏部尚書誥
杭琪除戶部尚書誥
錢穀除太常卿誥
殿中侍御史除刑部尚書誥
禮部尚書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
知經筵事兼國子祭酒誥
表
代國史院進后妃功臣列傳表
代佛郎國進天馬表
檄
漢太尉諭七國檄　漢伏波將軍諭南粵檄
銘
座右銘　器物銘
友德齋銘　逍遙軒銘
眷心圖銘　羅氏衍慶堂銘
居易齋銘　崑嶺關銘
雲黃菴銘　周牙璋銘
漢玉佩銘　學海齋銘
散木菴銘　貧樂齋銘
卷之十三
擬
擬春秋文　擬先漢文辭
卷之十四
擬
擬元列傳二首　擬元儒林傳
擬郊祀樂章
操
琴響操　烏傷操
古琴操　來歸操
越操二首
卷之十五
議
孔子廟庭從祀議　象化貝議
七出議
贊

宋景濂像贊 武叔能像贊
韓君畫贊并序 趙子常像贊
福寧王尹贊并序 潘先生畫贊
自贊畫像 趙徵君畫像贊
蘇伯衡像贊 寧山贊
虞先生鼓笙圖

頌

端本堂頌 日月山祀天頌
興龍笙頌

箴

續丹扆箴 漢部刺史箴
唐起居郎箴 開止齋箴
思學齋箴



卷之十六

碑

靈佑廟碑 黃文獻公祠堂碑
淳安縣三皇廟碑 馬跡山紫府觀碑
義烏縣去思碑 王真人碑

書

上平章札剌爾公書

上蘇大參書 上丞相康里公書

卷之十七

題跋

跋太極賦 跋王梡閣帖
跋先世異志 書友人解嘲後
跋圯上進履圖 書段吉甫先生示甥詩後
跋項公跋先生書 跋至治鹵簿詩
書陳易之潁州歌後
書危泰州平反記後
跋宋景濂所藏師友帖
跋南山圖後 書褚無傲被誣事後
跋王丞相家藏劉侍讀帖
書參選道臨宋元學書後
書王大參詩後 跋石鼓臨本
書命堂擬古詩後 跋呂大愚帖
跋曾茶山帖 跋七歌六歌後
書徐大貞公詩後 跋周益公祭文稿
跋古文孝經 跋黃山谷答元帥詩
跋東坡和淵明詩 跋宋太宗御書
跋宋高宗賜岳飛手札

跋臧金露布　跋西臺慟哭記
書宋氏世譜後　書代祀馬援頌後
跋重屏圖　跋顏眞卿誥
跋趙魏公帖　跋黃庭經
跋東方朔贊　跋宋戴二君詩
跋五牙元精經　跋趙魏公千字文
書鄭子美文集後　書胡山立先生詩稿後
書劉宗弼詩後
辭
採芳辭題仲英綠波亭
嚼雲辭　招遊子辭
印請題辭　望雲林辭
衍漢請雨辭　補漢攻社辭
述漢後辭　葺漢儺辭
褰漢禡牙辭　李樊宇辭
卷之十八
雜著
述說苑并序　續志林并序
儒解　雩關中死事
說舟　雜說二首

卷之十九
雜著
急就章并序　演連珠
文訓　卮辭
卷之二十
雜著
九誦　文評
文原　述驗
叢錄
卷之二十一
傳
義烏宋先達傳　王安國小傳
吾氏子行傳　禹烈婦傳
考定伯夷傳　宋太史傳
劉蕭孫傳　陳孝婦傳
義烏俞氏家傳　鮑信卿傳
齊琦傳
卷之二十二
傳
友琴生小傳　俞夫人傳

熊孝子傳　蘇君小傳
瑯琊山人傳　趙賢母傳

字說

宋璜字說　全存字說
戴奇字說　積善聞過說

行狀

南稜先生行述　許君章行述
趙君行狀　江夫人行述
王僉事行狀　縉雲郡伯胡公行狀

卷之二十三

哀辭

陳仲晉哀辭　王處士哀辭
汪元明哀辭

誄

衛處士誄　務先先生張君誄

祭文

諭龍文 并序　祭胡侍郎文
祭黃侍講先生文　祭蔣季高文
祭熒惑星祝文　祭高麗國山川文

王府君墓志銘　劉先生墓志銘
薛君墓銘　胡府徐夫人墓碣銘
謝節婦墓銘
致仕王公墓銘　錢夫人羅氏墓銘

卷之二十四

墓銘

葉府君墓志銘　故孫公墓碣銘
趙君墓銘　袁母吳夫人墓志銘
陸夫人墓志銘　山長吳君墓志銘
傅母樓夫人墓碣銘
太原郡夫人葉氏墓志銘
故中府君墓志銘　故翁君墓志銘
鄭府君墓銘　蔣季高墓志銘

墓表

故成齋王先生墓表
喻母石夫人墓表　疑[illegible]先生聞人公墓表
達魯花赤合溫侯墓表
時齋先生俞公墓表
烈婦李夫人墓表

王忠文公文集目錄終

鄱陽三臺劉傑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賦

王[illegible]孫事母盡孝壯歲遠遊所寓之室題名曰白雲者思親也吾內翰黃先生既為作白雲之辭同門友王褘復造斯賦焉賦曰

仰蒼旻之寔漠運玄化之渾淪何賦授之殊舜或偏頗而不均撫予身之薄祜慨此生之多屯豈造物之見斯將受命之匪辰歲甫在乎稚齡倏棄捐乎嚴君曾志學之未遠已過庭而無聞寄眇眇之弱植托微微之孤根灑血淚於枯柏結哀號於愁雲痛蓼莪之既深幸菽水之可樂調旨甘於滫瀡穆餘粒於黎藿躋積雪而荀生斲層氷而鱗躍奉慈訓之溫恭承懿範之柔恪雖罔極之莫忘固終養之有托念景不息芳年易徂曷致三釜以貧兩墟恐令名之不振使先猷之弗紓奉堂上之明命辭膝下之燕娛辭故里遐游名區薦紳從冠蓋為徒摘藻繡於淵潛覩清光於皇都明節矯以避奮叢聲雜拱翊數殊功名之躋躋既日月



之居諸處遠離以自適與憂憤而長俱聘丘園之西寂睢桑梓之異胅忝嘗遊其非遠溫凊倏其久疏豈初服之難返念夙素之已渝感夙對以浩歎閔燧穀而長吁至若青陽布和舞景騰美風揚柔飈日轉華晷雞行業而何徵恨承顏之非遍朱明啓節南薰奏琴果散蒨實對豔芳蔭桃炎蒸其孰理襟邑鬱而莫任瘰悽肅零嚴霜辰被坂遠委蘭隰空摧秋歷衷哀以翔霄葉肅蕭而隕地休此日之苦思啟往年之餘歲玄冥臨御重陰凋寒蕭條微塞摧落鄉關日翳先而弗照川積凍而成乾伊天意之循慘豈物情之能



歡翔予慄之合瘁固觸景而增酸撫四時之推移慶一息之停緩年既迫於桑榆日且較乎長短指白雲之在望緬丹丘之未遠邇歸風而効誠藉流月以寄款倘微榮之可養固遠游之為敢閔千祿以辭親曾為吏而踰險在往哲其猶然可吾儕之不勉誓至恩之少酬期餘生之無忝持寸草之微心報春暉於未晚爾設祭以報本鳥反哺而効慈彼蠶蠶之細物亦靈明而有知察妙理以彌戒攝大親而遐思悵意長而語短聊擘翰以陳詞

藥房賦

浦陽鄭仲舒讀書之室曰蒳房友人王褘爲之賦並
美其好尚之修潔又以寓吾思慕之意云辭曰　夫
何美人之鍊要兮蹇好修以爲常旣昭質之所虧兮
又姱節之孔彰爰托物以自表兮曰清修之足奬滋
幽蘭而樹蕙兮蘭爲佩而蕙爲纕搴薜荔以爲衣兮
集芙蓉以爲裳旣所服之孔修兮紛芬芬其文章所
處欲其芳華兮又申之以蒳房何斯房之結構兮獨
以蒳而爲之薦芳馨之菲菲兮紛繁飾以陸離文杏
煥以成梁兮琢辛夷而爲楣椽木蘭之差差兮枕文
藻其紛披簾疏牖以杜衡兮履素壁以江離桂樹欒
其當軒兮[illegible]離披百草爲庭實兮擇[illegible]
乎瓊枝雙芸[illegible]以[illegible]兮[illegible]空[illegible]之朱網紫[illegible]文[illegible]
落葉兮飲沆瀣以自[illegible]遂以容與兮聊棲遲而
偃仰撫芳華之[illegible]兮[illegible]茲蒳以自[illegible]羅蒳之[illegible]
所以示昭質之[illegible]飾也雖蒳之馨兮[illegible]以[illegible]
不成也朝夕處乎斯房兮信修潔之[illegible]
絕俗之人不知其何[illegible]方[illegible]
[illegible]乎中野兮[illegible]
[illegible]兮亦[illegible]然而[illegible]
猗何美人之服介兮乃[illegible]以自



異兮亦惟好修之故也旣厥美以自棄兮固非其心
之所安也使[illegible]芳而[illegible]賞兮又胡若是拳拳也顧予
生之侘傺兮[illegible]求乎安處塊獨守此敝廬兮蓬蒿
紛其[illegible]塵之滿席兮情吾[illegible]猶沖豫外物一
無所徇兮曰惟德之爲馨莫和順之中積兮致英華
之外形徒潔修以自表兮媿非予之所能旣好尚有
不同兮又孰揆予之中情幸美人之婞姤兮夙與予
其日[illegible]夕盟命靈氛爲
兮[illegible][illegible]不同兮實中
情之[illegible]遂莫思美人
而未見兮悵盤桓而延佇將何物以結言兮根衆芳
之已萎采芳洲之杜若兮聊遺予之所思願相從而
相羊兮終歲晏以爲期慮誓言之未固兮結微情以
成詞



永歸亭賦　爲吳仲箎作

夫何若人之耿介兮志與俗其背馳絕紛華之外騖
兮宣沖虛以自怡守忠信以爲佩服兮被道義之光煇
豈修潔之徒事兮將聖賢以爲師睠笠澤之沃野兮
實若人之所居當兵燹之無所用兮有廈屋之渠渠廓
闢田以開疇兮縱平川而結廬樹木參參以繞余兮木

異兮亦惟好修之故也及厥美以自棄兮固非其心
之所安也使敘名而其實兮又胡若是拳拳也顧予
生之性僻兮[illegible]虖求乎安處獨守此敝廬兮蓬蒿
紛其環堵[illegible]氣屋之滿席兮情妻然猶沖豫外物一
無所徇兮曰惟德之爲馨冀和順之中積兮致英華
之外形彼潔修以自表兮媿非予之所能既好尚有
不同兮又孰揆予之中情辜美人之嬋娟兮夙與予
其同成欲相仍乎斯居兮恐莫堅乎芳盟命靈氛爲
予筮算兮靈氛吉予以吉占曰外好雖不同兮實中
情之可堅聞斯語以自書兮恐佳期之遲莫思美人



而未見兮悵盤桓而延佇將何物以結言兮恨衆芳
之已萎采芳洲之杜若兮聊遺予之所思願相從而
相羊兮終歲晏以爲期慮誓言之未固兮結微情以
成詞

## 詠歸亭賦 爲光俾讓作

夫何若人之耿介兮志與俗其背馳絕紛華之外誘
兮壹沖澹以自怡守忠信以爲服兮被道義之光輝
豈修禊之徒事兮將希賢以爲師瞻笠澤之沃野兮
實若人之所居芸蔵修之無所兮有廈屋之渠渠
闢田以開圃兮俯平川而結[illegible]木參參以蔽舍兮水

湯湯而循除爰有亭其翼構兮謝雕甍與綺疏既[illegible]
[illegible]之在前兮亦左圖而右書求良朋於遠方兮聊於
焉而學娛揭亭名曰詠歸兮示聖門以爲徒仰聖門
之多賢兮各隨材而施器求藝能之孔多兮由剛勇
而尚義彼顏試於爲國兮蓋同科於政事亦循循以
講道兮審適齊以道使彼卜相之願爲兮亦量能以
自計適三子之所志兮徇功名而規規何點爾之曠
達兮獨從容以無爲謂我服之既成兮屬暮春之芳
期集冠者及童子兮浴沂水之清漪遂風涼乎舞雩
兮同詠歌而乃歸唯所志之若斯兮斯曠若乎物累



弗舍已以從人兮殆吾融而渾然侔氣象於堯舜兮
同化工乎天地[illegible]契於聖心兮承喟嘆而興嘆念
去今踰乎載兮孰[illegible]之能承何若人之耿介兮乃
感慕以作興亦異[illegible]幾兮匪惟飾乎修名繼寂
寥之絕響兮長[illegible]亭日遲遲以載陽兮雲油
油以成雨鳥知鳴以[illegible]兮魚群躍以在渚任衆情
之變化兮嘉[illegible]所撫物我之各適兮肆安居
而逍遙彼世俗之[illegible]兮徇利名爲網羅衆[illegible]趨以
競進兮紛遑遑其[illegible]何[illegible]求乎初服兮亦[illegible]得之
之多余佞佞之無類兮聲[illegible]道之[illegible]微若人吾[illegible]

與侯兮願從游以歸他

四言詩

義烏括田詩并序

至正十年浙東部使者言民役不均繇民田有不實延俾屬郡括其實以賦役且命有田者隨其田之所在而受役真定范侯公琇遂被檄來蒞其事于義烏義烏婺屬縣而侯實仕衢爲錄事衢婺異郡而檄侯者愼重其事非其人不以委之也侯蒞事精敏凡所行科條具有繩墨以故令既下而事易集法既定而民不爭莅事還衢縣民相與言曰侯之來部使者之命也雖然所以易弊革奸引公示正使吾富者不敢私其遁而貧者得以遂其安者侯之惠也侯之惠在吾義烏爲有窮已吾黨之士苟噤無詩以誦其事將何以表吾感思之意善於辭者盍聲爲詩於是王褘爲之詩曰



維縣義烏有腴其田畇畇原隰有陌有阡田則民有稅入于官歲取幾何石萬二千民之繇役視稅寡多維民之媮虛實以詭匿累千百役僅一加貧或斗升頎同其科官有臬司視民孔明曰茲[illegible]不均弗平宜括其實使無遁情役以稅差厥出以紓事之殷匪才莫支軏以才稱范侯在衢臬司檄侯侯莫敢違義烏之爭俾侯來尸侯來尸之躬其勞勤凡民有田俾其戶隊里胥載覈阻隰阻畛且稽故籍質其僞真鉤隱抉遺增崇弗逾既括而實廼籍廼圖圖籍既完弗繆弗汙按籍以役庳高用敷豪民大家繇兼役重單夫寠人獲免于庸富既弗病貧將終豐民情載愉頌聲渢渢頌聲伊何民役孔均匪役之均惟侯之恩侯恩曷忘膏澤我身我身之餘施及子孫願侯毋行侯行不留豈惟我人人皆後侯侯其行矣莫[illegible]侯忘我歌我詩以相民謳



婺州新城詩并序

婺濱谿爲城城重築於宋宣和間國朝以來比壞弛茸久矣至正十二年中原俶擾南方繹騷江浙省臣豫備不虞非城郭不可下其事于列郡俾各完其故城浙東宣司實治於婺郡守亟遵行之然役鉅費殷撫其事者非才猷之優著不足以堪其任乃以諉處州青田縣尹葉侯侯至則合郡守與州縣之長吏定爲要束揣厚薄略其址使[illegible]民皆來受役庶民則輸錢致助焉城成其周一千四百八十丈高二尋有二尺而廣如之自春三月庀事至秋七月而遂訖工

蓋侯材裕識周濟之以咸而本之以仁恕故捴是大
役事既集下民不病成功速而績可永於久發之民
乃相與告語曰維是發城業侯之宣力至矣今侯且
去而其績之在吾發將與城相始終予盍作爲頌歌
推美誦歌以送侯於無窮乎於是薜不敢辭而爲之
詩詩曰

頌頌發城十里其周昔圮今崇伊誰云謀謀夫維多
材則匪侯寔司有命於于葉侯侯來自括其政有捷
乃頌役要乃定土法乃稽民籍第其乙甲庶民畢來
邐邐爰發取土于隍取石于罔築之登登鼛鼓載揚



侯來戾止督我巡功載劬厥躬食息靡遑自春徂秋
爲日凡百功以告成不騫不亟雉堞雲連樓櫓山植
既壯既嚴勢乃頓頓方役之興民訛孔勝侯曰爾民
爾毋卒爭凡今之爲固爾于寧爾寧爾居莫潰于成
城既成矣民則其喜我有室家我有父子昔危莫保
今獲攸止匪侯我思疇克臻此維古有言民心靡堅
可與樂成慮始則難維侯不疑事以卒定維侯不輟
民以卒安至堅者金不朽者石金石可毀頌載侯績
維侯之績有永無斁作此頌詩用播鄉國

存存齋爲沈仲說賦

蓋侯材裕識周濟之以咸而本之以仁恕故捴是大
役事既集下民不病成功速而績可永於久發之民
乃相與告語曰維是發城業侯之宣力至矣今侯且
去而其績之在吾發將與城相始終予盍作爲頌歌
推美誦歌以送侯於無窮乎於是薜不敢辭而爲之
詩詩曰
頌頌發城十里其周昔圮今崇伊誰云謀謀夫維多
材則匪侯寔司有命於于葉侯侯來自括其政有捷
乃頌役要乃定土法乃稽民籍第其乙甲庶民畢來
邐邐爰發取土于隍取石于罔築之登登鼛鼓載揚
全書文集卷一　八一

潰　毋潰　詩經某句不潰于成

理有太極至全不純□分動靜曰爲陽陰□□□
運行無□□□□□賦于下人凡人之生其稟□□
匪厚于□□□□□是謂成性至善弗□□□又□
乃其□□□道□此出義由此立存之之功□久不息
維其不自□□□復與天爲一天之牖民□孔之明
如何愚人自戕其成幸玆哲人日夕戰兢尚克敬哉
以無忝爾所生

五言古詩

家居二首

家居華川上及此三百齡老桂蔽後堂長梶列前庭



梶陰夏散緑桂花冬留青重惟根本茂枝葉藉以榮
吾先久種德嘉種乃休徵撫躬良自愛遺蔭庶其承
東隣職胥吏西隣業屠沽酒炙日狼藉錢財肆求需
口體旣華飽自謂樂有餘爭知生死間身與糞壤俱
鄙人有遠志屢空非所虞閉門臥風雨窮年理詩書
所憂道未至不得成名譽修名倘樹立千載以爲□

寄贈申屠敎諭

學官本閑曹傳士非冗職入存政斯擧道在時乃□
卓哉申屠君令聞重珪璧耻隨凡才名羞蹈隱士跡
前年擢鄉書比者承首擬東帶主□庠□□□□

□見百里間文風□□壽青大音姑小鳴深蓄那淺□
□□□抱歆慕所恨不良□願言執鱗經與子相扣擊
他年老韓門敢用追湜藉

贈別高進遊赴廣西憲府

擧酒且勿飮請君□我歌我歌亦激烈君行莫蹉跎
聖主御宸極治道□泰和文章布海隅玉帛來岩阿
人生邁新會鮮不自濯磨痛哭上書策笑談決韓科
經濟一以展功名良亦多維君□遠器貴重含光華
持以薦清廟款云或偏頗蕭條歲年晏坐使玄髮皤
終然棠溪精百鍊非有他憲府新硎樣簡書起婍□



及玆復自傲恐爾時已過由來九翮鳥猶値一目羅
勿謂行路難且對□眉□桂衿□燭燁炎海恬颶波
適全雖云遠行邁須述遊□君陳此詞比贈珊瑚柯

次韻孫道士思仙

我本仙中人所友皆飛仙飛仙亦何爲逍遙度□年
飈輪朝蓬島羽駕夕蘂淵周游無停蹤八極及九泉
口咀三危露手弄五色烟自從墮塵世不復肩期佺
念之恍如夢使我心泫然何當返初服凌虛恣孫騫

贈別李千戶

丈夫生世間雖死期不朽學令七尺軀泯没百年後

想見百里間文風凞壽晉大音姑小鳴深畜那淺測
謾語抱款慕所恨不良覿願言執麟經與子相扣擊
他年老韓門敢用追淣轍

贈別高進道赴廣西憲府

舉酒且勿飲請君聽我歌我歌亦慨然君行莫蹉跎
聖主御宸極治道臻泰和文章布海隅玉帛來岩阿
人生遘新會鮮不自濯磨痛哭上聖策笑談決韓科
經濟一以展功名良亦多維君瑚璉器貴重含光華
持以薦清廟孰云或偏頗蕭條歲年晏坐使玄髮皤
終然崇溪精百鍊非有他憲府新辟椽簡書起婡娿



及茲復自儆恐爾時已過由來九嗣烏擠値一日羅
勿謂行路難且[illegible]
道塗雖云遠行[illegible]

次韻孫[illegible]

我本仙中人所[illegible]
飈輪朝蓬島羽[illegible]
口咀三危露手弄五色烟自從墮壓此不復有期佺
念之恍如夢使我心茫然何當返初服凌虛從孤騫

贈別李千戶

丈夫生世間雖死期不知寧令七尺軀泯沒百年後

[illegible]
[illegible]世
[illegible]
[illegible]紫綠縢金符錯朱紅
[illegible]猜勇未及宣青萍夜常鳴
[illegible]一光事防不虞威聲讐飛走
[illegible]一慷毅圖志爵祿隨亦所
愛爾詩作[illegible]始言豈徒爲醉擊壺碎
[illegible]茲日已歌遊子多慨慷



林皋保鳥依畎畝散牛羊物情各有適心與歸雲翔

金德元西府宴集分得第字

朝日散微暄香林蕩清吹人雖忻氣候佳頗覺衆芳悴
脫簪得稍盍客散隨所甜芳年嗟易徂嘉會況難値
何辭引清觴有酒須盡醉陶情真略儀放理會忘物識
維予二三子夙宵詩深契大道無遺振才未擢南宮第
濟時姑陸沉誰云果忘世獨憐飄泊蹤萍蓬迷根蔕
來知今日懽明年復何地

鎮江樓東望山有作

渡頭[illegible]江一派[illegible]山色近日睫浸雲譙鼓響

吾鄉忠簡公丘隴在其間嗚呼[illegible]度亂九咢紛播遷
建炎既南狩國事已艱難公方[illegible]提百戰心力殫
神州將全壁抗疏請迴鑾大誼表日月哀言披膂肝
誰歟獨何心忍使棄中原星殞孔明死王業遂偏安
惟留忠誠節宇宙垂不刊遺墳托[illegible]上詎敢[illegible]於干
客途有程期無由拜荊營遺武幸可踏英風杳難攀
天昏白日落淒然洒清潸

登黃樓

昔讀黃樓賦頗疑過鋪張今晨獲登覽始覺詞致長
緬懷澶淵決彭城預爲防千年文章守恩德在此鄉



只今河爲患居人極災傷誰爲侯氏社乃獨循故常
山川今如昔游子多慨慷長風[illegible]上來飛雨濕我裳
摩挲舊碑刻欲去重彷徨

贈別答德明歸省

嗟我逼貧賤來書來京師[illegible]復拜親闈
恐傷慈愛情忍淚不敢[illegible]拂身上衣
今晨與君別令我慘不[illegible]瑯琊枝
成君未[illegible]如何遽言[illegible]定有違
雖無毛義檄故有陽城[illegible]白雲飛
還家造膝下再拜獻酒巵綵衣舞且飲此樂孰與[illegible]

吾鄉忠簡公丘隴在其間嗚呼[illegible]度亂九咢紛播遷
建炎既南狩國事已艱[illegible]
神州將全壁抗疏請迴[illegible]
誰歟獨何心忍使棄中[illegible]
惟留忠誠節宇宙垂不[illegible]
客途有程期無由拜荊營遺武幸可踏英風杳難攀
天昏白日落淒然洒清潸
登黃樓
昔讀黃樓賦頗疑過鋪張今晨獲登覽始覺詞致長
緬懷澶淵決彭城預爲防千年文章守恩德在此鄉
王文忠公集卷二　十二
只今河爲患居人極災傷誰爲侯氏社乃獨循故常
山川今如昔游子多慨慷長風[illegible]上來飛雨濕我裳
摩挲舊碑刻欲去重彷徨
贈別答德明歸省
嗟我逼貧賤來書來京師[illegible]復拜親闈
恐傷慈愛情忍淚不敢[illegible]拂身上衣
今晨與君別令我慘不[illegible]瑯琊枝
成君未[illegible]如何遽言[illegible]定有違
雖無毛義檄故有陽城[illegible]白雲飛
還家造膝下再拜獻酒巵[illegible]此樂孰與[illegible]

人生適意少處世多睽離東門送子行薄言歌我辭

十一月七日出南城別陳三檢討

窮冬朔風怒氷霰滿城闉凌晨策我馬言送同心人爲問將安之南轅返江津關河歲已晏胡不少遂延才高世所疾時昌命適屯鸚鵡偶作賦畢方亦遭文天地亦云廣寧不容于身子窮非由憂道在志須伸所憂犯霜雪此行多苦辛平生離別淚爲子一沾巾相期有後日去矣復何論

至正庚寅二月十六日同韓秀才發都門南歸舟懷陳檢討

漂寓散連陰旭日照發舸百卉皆華滋青年倏流轉篤言驅我車南還涉江漢帝鄉非不樂他適豈所願平生抱區區期詰　明主眷天闕九重深先容孰吾援詆徊出都門顧關情戀戀行矣徒自傷懷哉又誰怨朋友幸知己祖道紛繾綣枉被軒冕榮飭此韋布賤隕穫思故人風流逐時彥出處有常時離合足深歎仰惟聖有訓學道貴無倦繼茲益自修敬待玄髮變

贈別張舜俞

東南夥租賦富庶稱三吳吳興四若畢下浩渺平江湖



人生適意少處世多睽離東門送子行薄言歌我辭
十一月七日出南城別陳三檢討
窮冬朔風怒氷霰滿城闉凌晨策我馬言送同心人爲問將安之南轅返江津關河歲已晏胡不少遂延才高世所疾時昌命適屯鸚鵡偶作賦畢方亦遭文天地亦云廣寧不容于身子窮非由憂道在志須伸所憂犯霜雪此行多苦辛平生離別淚爲子一沾巾相期有後日去矣復何論
至正庚寅二月十六日同韓秀才發都門南歸舟懷陳檢討
漂寓散連陰旭日照發舸百卉皆華滋青年倏流轉篤言驅我車南還涉江漢帝鄉非不樂他適豈所願平生抱區區期詰　明主眷天闕九重深先容孰吾援詆徊……懷哉又誰怨朋友……飭此韋布賤隕穫……離合足深歎仰推……敬待玄髮變
贈別張舜俞
東南夥租賦富庶稱三吳吳興四若畢下浩渺平江湖
[illegible]卷一　一三

□□□勤建議右府仍假□節清齊地坐見民力[illegible]
[illegible]任在□□□家且民□□使□[illegible]
[illegible]數君實今□定世習文儒
[illegible]贊畫□□□□施敷
[illegible]皇朝詔將謁天官序績待□
[illegible]洪河久為患黔黎殘
[illegible]防虞兵民十數萬官吏千百
[illegible]無虛雖云幸平復為知久何
[illegible]所習□見□非迂餘策須上獻庶以[illegible]
[illegible]人□學□□音樓區區世故屬可數指言匪勤
渠



## 贈別彭仲愈分得水字

平生喜求友結託盡名士英游非不多落落鮮知己
矣君文章伯問學富經史大器須晚成至寶不輕市
相逢吳會間論詩發鄙吝會神先交遽別情易已
胥修歲云徂飛雲過千里江寒蟄魚龍路迥積烟水
離異未足嘆合并寧□擬□□同門朋為我謝孺子

## 友怡齋銘[illegible]識

為寫勤成序蔣令恩在序[illegible]作知人獨無弟兄
弟此本一氣至愛心所根[illegible]天性幾與[illegible]
伐柯亦何極鬩墻或為兇聊哉聖才訓友耳如無
東陽望蔣氏詩禮遺子孫昆弟篤友愛怡怡若春溫
我觀友怡訓爲爾陳此言匪爲蔣氏歌庶使薄俗敦

## 吳門贈凌秀才

我家華山上君住闔江濱百里適一水均是金華人
自我與君別三載阻燕住及此會吳門朱顏各如故
同為異鄉客語重情依依夷風足撫手若何復言歸
歸去金華山日看好山色紫翠積夫容綠草眠白石
若逢牧羊子為我寄深情莫令犢觸怨有矣尋初盟

## 感興四首

清夜耿不寐仰看天象移天非有形體實乃列宿為
列宿附天轉五星自參差日月復自行晝夜三東西
三者不相謀各各無停機坐使歲年邁令人嗟老衰
婦工務蠶桑農力勤稼穡人理此其本底用給衣食
丈夫生事踈壯大轉窮阨積學復績文將以代明織
藝成無所售撫卷空太息千載□可期豈憂寒餓逼
秋風戰庭樹落葉如敗兵觸目感時□油然百憂生
四方晏安久一旦災禍興干戈半天下積骸比丘陵
天子仁如堯夙宵念蒼生無乃訏謨者法度徒紛更
致茲豈無由何時復承平蕘婦不□緯知士若為情

安貧適人難士窮事人易堂堂七尺軀道義非不㞢
孰知一失身祿爵反爲累由來食人食有死心靡替
出門愼其隨大易著深義所以古達人隱約居亂世
永懷管幼安高風邈難繼

飲橫城蔣氏別墅

春華放衆卉巨細皆敷榮牡丹既舒葩荼蘼亦含英
撫玩惜芳景開筵暢塵襟時從石邊坐或復池上行
繁花轉侵袖垂條動鉤纓心會言委志理愜感忽生
游魚何洋洋鳴禽自嚶嚶悠哉行樂意契彼禽魚情

偶作



人言青雲路欲登元有梯古來功名士極力事攀躋
我身亦兩足我馬亦四蹄如何十年走趨復迷東西
乃知既得意青雲偶追隨寄語山中人好同白雲棲

贈徐生

丈夫貴問學有學身乃尊聖賢炳謨訓方冊幸具存
求之非有他所在用力勤譬如山下水其出初有源
盈科方浩浩遂作波濤翻又如玉在璞莫辨珉與璠
雕琢既成器孚尹爛焞焞人身本一物不學復奚論
學成自見用不必事趨奔上爲邦國華下以大其門
我觀膏粱子志氣亦軒軒尋芳紫陌曉買笑青樓昏

安貧適人難士窮事人易堂堂七尺軀道義非不㞢
孰知一有死心靡替
出門愼隱約居亂世
永懷管
春華放荼蘼亦含英
撫玩惜芳景開筵暢塵襟時從石邊坐或復池上行
繁花轉侵袖垂條動鉤纓心會言委志理愜感忽生
游魚何洋洋鳴禽自嚶嚶悠哉行樂意契彼禽魚情
偶作
金華文集卷一　一六五
人言青雲路欲登元有梯古來功名士極力事攀躋
我身亦兩足我馬亦四蹄如何十年走趨復迷東西
乃知既得意青雲偶追隨寄語山中人好同白雲棲
贈徐生
丈夫貴問學有學身乃尊聖賢炳謨訓方冊幸具存
求之非有他所在用力勤譬如山下水其出初有源
盈科方浩浩遂作波濤翻又如玉在璞莫辨珉與璠
雕琢既成器孚尹爛焞焞人身本一物不學復奚論
學成自見用不必事趨奔上爲邦國華下以大其門
我觀膏粱子志氣亦軒軒尋芳紫陌曉買笑青樓昏

年少誠足樂且當將[illegible]言餘生英俊姿家世襲衣冠
結髮事書史[illegible]年不綴圖螢囊著夕照雪簡霜[illegible]緒
及茲重植立豈不培本根一朝功名至看爾高飛騫
我言厚勸子願子心毋諼

錢唐與[illegible]別姚新

初春苦淫雨彌月不停滴[illegible]時雷電交餓復飛雪霰精
豈雲甫開霽陽精仍剝蝕二氣豈錯行人心轉惶惑
姚將錢唐上屬子有行役謂言將何之去作金華客
已脫部曹繁茲從憲府辟金華實吾鄉比歲罹閔厄
前年理城隍單需更徵索斯民竭脂髓誅求殊未極



凶荒乃相繼斗粟無所糴紛紛田間農往往溝中瘠
只今隣境間從橫猶盜賊相望警烽遍道路動榛棘
誰歟司民命豈不懷怵惕不然遭數[illegible]撫枚采撫[illegible]
風憲耳目司號令易闔闢况君有長材足以資贊畫
行闕[illegible]療[illegible]捉被撫摩力從哉勿[illegible]及物事須亟
寘[illegible]江花紅杏杳闌樹黑[illegible]我[illegible]辭壯子行邁色
功名貴自致奮發須有激[illegible]蹤仰公[illegible]飛翼

十二月二十一日同堵[illegible]倣宋伯言郭公葵
過西湖至南屏山明日子將渡江東歸賦此
留別

[illegible]風有餘凄[illegible]參湖山際清游接歡款
嗟我二三子[illegible]諒非遠如何又逗遛
幸茲[illegible]感今長慨積道舊鬱[illegible]伸
世情日已變[illegible]歲晏各自愛毋徒惜臨分

陳[illegible]以使事至錢唐三月十七日堵
無倣陳若從宋伯言陶中立韓與玉諸公[illegible]
湖同泛分韻得氣字

[illegible]唐積雨餘景物散春媚時暉被原隰遠眺[illegible]
[illegible]曠極久睽新情諧曩契朋儔集芳宴[illegible]相[illegible]
念昔天子都與君久留滯夜眠每連[illegible]出時並轡



愛添均骨肉往往佩高誼別離未多年升沉遂殊勢
頌臺司禮樂子職亦云貴况乃銜君命光采增意氣
騫騰誠足多會合初不易清[illegible]窮寵書舫蕩空[illegible]
虛洽平生歡聊盡今日醉持觴且徘徊臨風復歔欷

[illegible]儀奉 詔徵彭[illegible]于於崇安卻歸永嘉[illegible]
赧還京師撫事感時[illegible]杜少陵詩四十韻
奉贈

南風[illegible]秋聲蒼茫雲霧浮客子中夜發烏啼滿城頭
長嘯[illegible]雷間維時遭[illegible]兵[illegible]遊徵中原有驅除
天未厭戎馬[illegible]上青山猶哭[illegible]

紆餘膏腴地連雲列戰格圍廬但蒿藜何由似平昔
貴人豈不仁不似問瘡痍偶里煩供給上官督有司
誅求何多門出師亦多門借問大將誰不獨卿相尊
尊盃何濟[illegible]恢淡壯士志激烈思將康銷兵鑄農器
望心頗廣好經緯固密勿豈在多殺傷貴欲邦國活
予負經濟才久在王侯間文彩珊瑚鈎正直朱絲絃
帝曰大府參使者來顏圖實籍長久計時議歸前列
詔從三殿出嚴程到須早征塗乃使星挂席窮海島
名賢慎出處終媿巢與由未達善一身潛魚不銜鈎
故鄉有弟妹家貧仰母慈倚門固有望遠道素書稀



家鄉既遙盡游子去日長人事多錯迕不如早還鄉
翳翳桑榆日白日照執袂超然歡笑同相對如夢寐
堂上會親戚久念與衿恁三日共一筵一舉累十觴
無乃太匆忙今年又北歸浩蕩想幽薊公家有程期
世故莽相仍豈無濟時策賢豪贊經綸　天子正前
席勿爲新婚念平生感奮氣努力輸肝膽騫騰生可
致鄙人奉末眷別離已五年逍遙展良覿不敢墜周
旋送子清秋暮含淒向家廟不得相追隨居然成漢
洛睽離媿深情生別常惻惻有使即寄書慰我深相
憶

贈別陳希文北上

自予別京華荏苒經五載蕭條山林蹤時論寧復采
命蹇[illegible]事違蟄微轉身息空懷戀闕心釣天夢猶每
茲晨送君行感慨發殊倍君英邁姿早歲志湖海
俊辯何鏗鏗偉氣真磊磊平生經濟策欲以獻君宰
爾時構[illegible]難四郊尚多壘趙國仰魯連燕昭師郭隗
是事古則然于今豈無待君行勿躊躇玄髮容易改
壯士須特達鄙人愧庸猥昔年舊交游零落知誰在
音書久間闊迂慢豈干罪雲泥既遼絕道路仍崔嵬
臨岐難別淚那忍爲君灑



贈陳憲史之福建

夫君英妙姿家世聯仕籍弱齡游烏臺所掌在文墨
致身已青雲騰舉如白業序勞合優遷隨牒更遠役
七閩處南陲憲府堂堂開君往試所長俯就列曹職
相逢錢唐濱秋風動行色咨茲遘時艱天地滿兵革
嗚呼渭濟畔何乃際斯厄生者困科斂死者嗟鋒鏑
貴人豈不仁胡不懷慘惻我觀得意者及是翻取適
旌旗出廣路百步人辟易假威濟米求生事徼玉帛
高堂日置酒秉燭燕賓客芳除紅錦藉珍饌青紗羃
嬌歌絕豔舞女婦擁前席悲酣不上馬歡樂未知極

寧思公餘傾便受素飡貴維時風紀司厥職務繁
矧令慎掄選充位皆名德頌君勉贊襄要使去淫慝
及物攄至情匡時展良策顧予狂者流撫事常感激
平生賈生志臨別長太息

紫雲山房爲王景周賦

華房敞虛明繡櫳聯綺疏皓月綴瓊戸廻飈揚流蘇
其中棲紫雲淡蕩紛紆餘非烟亦非霧紫色燁以敷
亭亭忽爲蓋藹藹或成圖縹緲映白鶴依依覆丹爐
房中居者誰高標列仙臞春晨禮太乙秋夕朝玄虛
非無長年術亦有養生書逍遙度人世與天以爲徒
何當寄幽蹤謝此紅塵區



贈別黃仲恭同知之官餘姚

錦衣映朝日道路從征軺舜江水如鑑待君照容顏
還從得意處應念作官難

七月八日同季高渡江東歸述懷分得龕字

蚤年志湖海嘉遯非所甘驅車燕趙北弭節吳越南
季子誇遠適虞卿勞負擔謂將風鵬翱詎能轍鮒淹
蹉跎歲云壯頗覺世事諳致君術並謀拙已意已慙
乃知兎株守殊勝虎穴探遭時兵革興江淮戰方酣
日夜羽書急列城俱戒嚴況茲錢塘俗險惡人何堪
千錢購斗粟累日食無鹽吾徒事文翰不解從戎驂
客囊更羞澀愧乏黃金兼歸歟豈不樂何待霜露沾
長揖別英游明發張雲帆同行藉佳彥高誼中心銜
依依共疏食霑霑接叢談長路頓藍輿涼飈浮葛衫
原田畢新穫村釀如蜜甜顧惟出處意幸子同酸鹹
予家硯山陽第宅浮潭潭藏書故可讀一一懸牙籤
稍須候吾歸相從坐山龕世故易翻覆人情爾寒炎
殷勤亦何屬寶爾筆鋒銛

舟中口號

挽船上逆水欲進不得前丈夫得意日何異下灘船



秋夜婺溪上對月懷故人

秋氣日以肅秋夜日以長蕭然清溪上對此明月光
月雖照我身豈能知我心我心亦何爲所思在所欽
嗟君玉雪姿與我同心襟此月若照君君能不予思

感懷示城中一二同志

飛飈滌煩囂散策步廣庭明月流素采照我六尺形
稍欣群動息忽覺衆感并結髮事文翰夙志在功名
庶將爲國華亦復致親榮所望則已虛況乃不得成
緬昔遼右武四海干戈興賈誼策徒上劉蕡第弗登
悠悠年運徂促促世故嬰伏枕動中夜撫躬慨平生

垂名有千載亨壽然百齡嗟哉身外事孰重孰爲[illegible]
惟當托名山理此羣聖經後聖倘可俟吾言庶其徵

九月廿三日同德基宿城西王莊敏公故宅
有作

長塘散寒宕老屋蔭喬木百年文獻家同此清夜宿
食非爲饕餮意在窺簡牘弄翰既紛紜抽辭亦芳馥
論深理何玄情浹語彌篤前修未寂寥勗哉繼遺躅

貢憲使持節闈中見寄蘭溪有詩留別次韻

風紀儀禁署詞華藻儒林雙持闈部節寧忘魏闕心
薰風蘭江上弭檝紆煩衿念此違離遠徙令馳戀深



頗聞議環召當宁有俞音行將紫泥詔旋獻丹扆箴
不才託末契終當侍華簪

十一月五日重登南溪蔣氏懷遠亭

石逕懸積霭桐蔭散霏烟良辰攜佳友登覽思悠然
青山如故人歷歷揖我前獨憐亭前松歲晚含清妍
昔至始過膝今來已齊肩撫物動深慨人生無百年
浮華易衰謝流序倏徂遷不朽或可托吾將企前賢

乙未歲家居不出偶讀淵明詩因集其句爲
一首曰歸田園

丈夫志四海驅役無停息[illegible]

紛紛大化中人生不滿百時駛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已良有依念念勤中懷[illegible]
[illegible]居安[illegible]司田家有[illegible]苗生[illegible]
[illegible]木荒余宇閉門不復出何嘗[illegible]
[illegible]言猶在昔[illegible]我心固[illegible]
[illegible]許可持[illegible]不可易惟此[illegible]秀[illegible]哉[illegible]

[illegible]野判官入閩[illegible]其[illegible]
王[illegible]中[illegible]今[illegible]堂忠[illegible]公致身當[illegible]
[illegible]紫陽名位[illegible]全閩[illegible]
[illegible]南征[illegible]來附[illegible]　世皇重嘉歎仍[illegible]七



[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大藩幸[illegible]
[illegible]公子金[illegible]
史[illegible]華丹鳳毛宣[illegible]
[illegible]竹[illegible]如古千將[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家業俱[illegible]吳門[illegible]
[illegible]宅[illegible]遭[illegible]干戈[illegible]
天[illegible]吳城甲江左[illegible]一[illegible]虎口老[illegible]
[illegible]及金華亦是少安憩世途仍多[illegible]
[illegible]茲新命欲拔[illegible]劍[illegible]

縱浪大化中人生不滿百時馳不可稽背金[illegible]
堂[illegible]行[illegible]皆巳良有恨念念動中懷行[illegible]
[illegible]歸[illegible]居安稼穡司田畚有秋苗生洪[illegible]
[illegible]羅木荒余宅閉門不復出何嘗失[illegible]
[illegible]言譯在昔窮通靡攸慮我心[illegible]
[illegible]辭可詩書浴不可易懷此良秀姿諒哉宜[illegible]
賓[illegible]季[illegible]其弟季畊[illegible]
文公致身當[illegible]
猶子全閩[illegible]
董嘉歎仍託七[illegible]

久當看憇詩中有忠愍
兩堂治句 岳懃 伯志文稱 子[illegible]

天公
漢曲

王忠文公集卷一 廿三

[illegible]聞本從遺思更照瓣尾主清獻公華[illegible]公
[illegible]平[illegible]錄[illegible]歲肩闊[illegible]大藩牽用[illegible]
吏[illegible]名[illegible]重[illegible]歷同[illegible]兵羣公子金昆[illegible]
[illegible]詞華丹鳳毛宦業[illegible]
[illegible]又如古干將[illegible]乘不
[illegible]將居父中吳門[illegible]

僑居父中吳當是僑居異州 不可改
良田与美宅由当改田

[illegible]由與美宅 先帝之所賜怨詩遭難危干戈[illegible]
天[illegible]吳城甲江左曾是一新棄嗟君脫虎口老[illegible]
[illegible]錢唐及金華亦是少安憩世[illegible]仍多[illegible]
[illegible]時喜茲新命欲拔擢南劍倅[illegible]介門[illegible]

當治[illegible]判未百年乃[illegible]拜[illegible]事[illegible]閑故里閭丘壟々
無廢晝錦人所誇行[illegible]沛念昔陪英游十載托
深契時方[illegible]比[illegible]並游[illegible]宴接
歡使待時發吟咏倡和忘[illegible]玆樂[illegible]從[illegible]風[illegible]
歡[illegible]資應[illegible]赤日[illegible]這千里逝[illegible]言[illegible]遠大自
今始[illegible]文夫[illegible]凄[illegible]況[illegible]淚贈篇[illegible]訓擊[illegible]用爲
君慰

采菊花次韻答友人
秋江[illegible]菊花[illegible]不顏色好日夕霜露使其容易老
花[illegible]不自知猶謂色無改愛花惟愛色莫根人不采

王忠文公集卷一 廿三

少江[illegible]容[illegible]采[illegible]容[illegible]開[illegible]耐久留以映秋水
[illegible]菊江[illegible]南[illegible]住江水北采花以寄君聊慰相思懷

哭蔣季高
丁酉七月[illegible]作會稽客有人東陽來[illegible]户[illegible]
計音季高氏死矣就[illegible]初聞[illegible]
此事豈有無此理誠叵測[illegible]吾季[illegible]甚殊[illegible]
短小精[illegible]英邁[illegible]抑況潛理[illegible]究[illegible]
緒餘乃外發文辭[illegible]若秋濤激
翱翔[illegible]鵷[illegible]
居培遠大業川[illegible]人[illegible]大[illegible]河[illegible]

華年未三十天奪無乃亟譬如千里駒竟斃鹽車阸
又如荆山璞砉碎樵斧擊此冤孰從訴此痛果難息
念昔與子交寒暑将十易子少吾所畏我長子所敬
大旨相切劘微辭共探覈異姓諧弟昆深交契金石
杖屨幸川底蹬入南溪夕從容見古道歲晏期靡忒
蕙風端陽節别子雙峴側臨岐亦何言彼此愼愛惜
豈期兩月别遽作千古隔雲深山木遥日落閤塞黑
夢中殺見子精爽無處覔風塵屢浩蕩天地方偪仄
會歸執杯酒酹子泉下魄悲風一長慟灑淚滿胸臆

送宣十判官之平陽

疾風卷原野寒氣襲重裘送君發晨别之官適平陽
箕君卓犖才本是青雲器英華映詞林相府早從事
得官髮已白無乃與願違庶推夙昔志出身臣時危
不覩今公卿徒然享豐禄視民如仇讐旋亦覆公餗
維瀛實名郡平陽溫厲州其州經甲兵井邑成荒丘
匪君才有餘曷往脩疵痍諒哉忠厚心及是須澤物
君行到州境正及霜橘時豈惟有嘉政定復多新詩
惜君念君行臨别情惓惓贈言蓋自勗修己在無倦

至正戊戌三月下澣青男與同志分得行字

窮冬閟屢市愛此山中行出郊步稍遠入林懐已清



華年未三十天奪無乃亟譬如千里駒竟斃鹽車阸
又如荆山璞砉碎樵斧擊此冤孰從訴此痛果難息
念昔與子交寒暑将十易子少吾所畏我長子所敬
大旨相切劘微辭共探覈異姓諧弟昆深交契金石
杖屨幸川底蹬入南溪夕從容見古道歲晏期靡忒
蕙風端陽節别子雙峴側臨岐亦何言彼此愼愛惜
豈期兩月别遽作千古隔雲深山木遥日落閤塞黑
夢中殺見子精爽無處覔風塵屢浩蕩天地方偪仄
會歸執杯酒酹子泉下魄悲風一長慟灑淚滿胸臆
送宣十判官之平陽
王忠文公集卷一　十六　共
疾風卷原野寒氣襲重裘送君發晨别之官適平陽
箕君卓犖才本是青雲器英華映詞林相府早從事
得官髮已白無乃與願違庶推夙昔志出身臣時危
不覩……仇讐旋亦覆公餗
維瀛……甲兵井邑成荒丘
匪君……厚心及是須澤物
君行……嘉政定復多新詩
惜君念君行臨别情惓惓贈言蓋自勗修己在無倦
至正戊戌三月下澣青男與同志分得行字
窮冬閟屢市愛此山中行出郊步稍遠入林懐已清

四部仇字誤仇

天地正氣以歲月方歸峰下居樂深境飲遊迹[illegible]
又矣[illegible]實淹花名山遊覽初志寔淒[illegible]
詩詩[illegible]其[illegible]往[illegible]惑豈沉疑雙闕不可以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默求有陷祭正[illegible]韓思學濟月泉
況可得矣字
[illegible]二[illegible]精廬尋月泉洪梁[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夫子淵源自濂洛述作備[illegible]
紀[illegible]道元化偉呂相倡宣規矩互[illegible]
傳緒[illegible]有[illegible]學圖如此茲土昔過化[illegible]世崇明[illegible]



餘思猶爲然感[illegible]遠矣後生抱區區結髮蹈先軌
今游雖[illegible]樂車馬謝繁譁望遠登高丘臨幽玩清泚
仰惟古人意登歎肆娛憙仙華翠如削引領足頻跂

次韻奉答林彥文參謀

西風戒郊原百穀欣嘉秀穰穰樂豐登乃罹亂離遘
使節屢東臨撫邑稟云頤驚心剔盜還觸目編戶疚
匪資經營功世故孰匡救鄙生非時須閉戶守迍邅
遯迹懷與英著書擬劉書亦未偶非窮吾拜讜文[illegible]

次韻友人山居秋日記述鄙懷八首

日出東嶺光風來西樹聲秋[illegible]然與今人心共[illegible]

君子有所蘊不特終不鳴獨憐青鏡中白髮日夜生
白髮容易生況復閱秋砧觸物動深感感此歲月深
子期誰堪鑄舉世誰知音取琴爲君彈請彈梁甫吟
梁甫不可追何由繼華國永懷古達人未易食人粟
寧將七尺軀甘爾隱屠牧誰持明月珠却向窮塗哭
明珠有照乘其焰百尺長如何汙塵泥世人不得將
終然有時出奪月爭夜光至寶非可私獻之天子傍
憶昔天子都三載竟忘歸謂將拾功名所志非輕肥
翻然忽自悔自信古所識歸來山中居坐看雙輪飛
山居亦何樂所樂在泉石繞檻撫松桂蔬菜豈易得



白雲如飛鴻過眼時歷歷俯仰天地間孤蹤寄幽僻
幽僻青岩中結屋開荒磽羣山列左右雙澗鳴東西
蕭然守蓬寂環堵蓬蒿齊兵戈偏天地吾將託冥棲
天下兵未息何當騁干櫓富貴非可行少壯豈重來
百年亦偶爾十載真悠哉推應抱遺經獨立山岩隈

鳳林齋乃王氏初遷之地子孫散處既久至
正戊戌兵戈搶攘余寓鳳林訪諸宗族爲避
地之計因賦詩見意示子姓云

鳳林齋南鄙山僻田衍姓雜發迹王氏吾祖始所居
子孫既散處往往殊相都稍延四百載餘裔猶紛敷

蹶知本根茂枝葉自苾疎我家縣隔北去此兩舍塗
遥地乃此來竊將亞毅處所求為官放豈以勢利趍
舉從相識存思意何屢承謂言貸我以示復假我席
而我擬生事皆仰缺所需未應造物者因此七尺軀
獲居本末仰走極非過圖重繼首丘義訴我昧厭初
尚思朝鳴為瑞世諸貢存

雜詩十首

古人不可見古月還至今每因古時月得見古人心
月即有圓缺心非有存沒將心與月比光明祇如一
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坐看明鏡中顏色曉夜別



日夜不我與少壯能幾時寸陰倘不惜後悔將安追
天地最靈物人身實至微身焉不自尊曷以配兩儀
仰惟古聖賢死實有光輝因攜蠢蠢徒烏獸安須靡
讀書雖窮經學道在於仁知道乃知至仁得斯成人
束髮吾有志学若今十年有餘可夕死誰當負斯文
燈殘花猶笑木爛[illegible]餘燼洞零秀氣終有在
惟人最靈明慎勿輕自[illegible]七尺軀不朽可千載
腐草幻熠耀光淡終不[illegible]入水為蛤及更泥泥沙
根器本如此變化亦復爾不見乳瀰鯤一舉三千里
鳳皇無竹實無以充朝飢[illegible]吹夫乃此鵂與鷹

君子負道德不遇將奚為所以曾中史終身竟栖[illegible]
人情本多欲外物相侵攻富貴恨不早功名恨難學
孰知二物者輕肥春夢空君看燈上蛾何以保其終
[illegible]圖種來見比苑數以遠食疏終不美淡薄味孔長
[illegible]何元[illegible]胡椒積盈倉終然族塞口徒死可憐傷
山枯因產玉川竭緣孕珠珠玉到人間禍胎不可除
脫粟足為飯絮布足為襦吾寧謝華好朴素以為娛

雜賦七首

大化莽無垠靈無停候往古復來今吾往渺何究
無始在我前無窮在我後其間僅閱世曾不百年久



百年亦須刻彭聃詎云壽悲哉浮休身不及道傍堠
不學劉伯倫陶然付杯酒
窈窕青樓人二八多好艷朝朝明鏡中夫容媚生面
春花紅艷殘綠葉秋容變白髮日夜生衰顏如轉燕
所以學仙人形神無情鍊吸景制頹齡長生凡骨換
萬物何總總錯糅兩儀間人身亦一物於何較媸妍
古人有不朽身後貴名傳為戀勸淳史臭學在崇編
託兹以名世應用斯不刊孰知竹帛壽不似金石堅
孔子乘微尚外囂與俗偕將方寸心千載明月懸
駟車適秦京策馬來燕國所求劍與客[illegible]非侯與伯

甲第金張家乙觀王謝宅旌節出廣衢百步人辟[illegible]
武推自其口氣焰何烜赫安知公餗傾反掌遂狼[illegible]
迷彼何人肆志寧自適

枯桐生巖陽下俯清澗濤柯葉而露滋鳳凰宿其[illegible]
實材一何良裁作綠綺琴被以弦朱絲綴以徽黃金
嗟然三尺中實涵太古心居虞世已遠末代崇哇淫
[illegible]無南風曲欲鼓孰知音

終朝飲醇酒舉杯易成醉終日讀古書撫卷不成[illegible]
義理一何深歲月一何駛功名實外物山林乃吾[illegible]
昨夜西山雲秋雨生爽氣笑指二尺紫終當勿相[illegible]



門前兩松樹千尺何青青白雲枝間宿縹緲姿態生
鸞鳳來吹拂復作笙竽聲物情豈有適偶爾相合并
須臾遠分散彼此各無情因之感世故超然欲忘形

夜坐擬古二首

新月如弓彎流星如箭長惜哉弓不弦况乃箭無鏃
借問羽林軍何以射天狼

織女居河西河東住牽牛柰此一水隔數會曾無由
精衛勿填海為我填河流

三韻三篇

巨鳥有六翮大魚有重鬐回翔棲鄧林噴薄遊天池
終焉觸罔罟性命不自持

曲曲溪水流東[illegible]其深底一何深灘面一何淺
人心亦復然何從[illegible]夷險

青天青如石衆星懸光芒牽牛望織女[illegible]駟馭王良
誰其挽弧矢為我射天狼

次韻劉先生古詩十首

元氣播羣汞雨露均沾濡洪纖各生成就為柔與除
物形自有偏造化無遺餘大道亦如是聖域同所祖
譬如挹樽酒置彼四達衢飲者隨爾量初何謝親疎
人身參三才盍思居廣居



我居固云廣我力敢不勤結髮[illegible]有事外物視浮雲
分陰深所惜矻矻窮朝曛[illegible]也曾一貫乃稱[illegible]
聖道吾未見憂來心如[illegible]子方[illegible]功業
勲名既以高禍患隨以[illegible]古[illegible]同此言
象齒及翠毛茲身[illegible]哉若而人生死如夢蘇
古人吾焉從欲往無兩翅
有翅亦安之且學[illegible]繼遊一室間究觀古人書
誰云古人遠朝夕同[illegible]其言今若此其心定何如
見心不見面令人發[illegible]吁
人心如人面觀人所[illegible]古人心與[illegible]豈嘗存

終焉觸圓皆性命不[illegible]持
曲曲溪水流來[illegible]濼底一何深灘面一何淺
人心亦復然何從[illegible]夷險
青天青如　　　　　　䑀駒馭王良
誰其挽弧
四休[illegible]談[illegible]
次[illegible]　　　　陳[illegible]
元氣播臺[illegible]　　龍為乘與除
物形自有偏造化無遺餘大道亦如是聖域同所徂
譬如挹樽酒置彼四達衢飲者隨爾量初何間親疏
人身衆三才盍思居廣居



我居固云廣我力敢不勤結髮有素外物視浮雲
分陰深所惜矻矻窮朝曛況爾參也魯一貫乃獨聞
望道吾未見憂來心如[illegible]嗟哉[illegible]子方將樹功勳
勳名既以高禍患隨以至[illegible]奈何古[illegible]同此事
象齒及翠毛茲身適爲累咄哉若而人生死如夢寐
古人吾焉從欲往無爾翅
有翅亦安之且學[illegible]讀遍一室間究觀古人書
誰云古人遠朝夕同我居其言有若此其心定何如
見心不見面令人發長吁
人心如人面觀人所[illegible]慎古人心與[illegible]交[illegible]當奈

令人心險艱筆鋒作刀刃古今人不同光景同一瞬
置此勿多談且復談世運
世運有汙隆代謝由一氣人身固其中草木共榮悴
奈何桃李花顏色圖久媚所以特達人每灑英雄淚
百年未足[illegible]千載當可觀
所觀身後名遺芬比猗蘭身爲匪金石詎做霜雪寒
不朽苟有託年歲任其闌朝聞夕可死用力非無端
心至力所逮[illegible]慨嘆
慨嘆將何爲窮言啓茅塞先生抱蒼彥長鬚漆光黑
平生守勁節枉直較尋尺著書三萬言石室豈寥寂



還攜青藜杖來作珠履客不才忝末契承訓庶朝夕
朝夕操鉛刀而以親龍淵鈍固遂絕物類幸相連
斯文如一綫蕭條今可憐孰其任茲事廻瀾漲百川
念之心皇皇中宵不能眠
不眠亦何如如醉不能醒懦然披衣起仰視青天青
驚飈戒高林踈雨過廣庭秋意殊可攬河漢方西傾
徘徊復徘徊誰與領茲情
性初余同門友也至正初定交錢唐及茲兩
紀中間出處離合之不同有足慨者頃辱以
先師黃文獻公所贈詩見示感今念昔撫卷

令人心險艱筆鋒作刀刃古今人不同光景同一瞬
置此勿多談且復談世運
世運有汙隆代謝由一氣人身囿其中草木共榮悴
奈何桃李花顏色圖久媚所以特達人每灑英雄淚
百年未足恃千載當可覬
所覬身後名遺芬比猗蘭身爲匪金石詎做霜雪寒
不朽苟有託年歲任其闌朝聞夕可死用力非無端
心至力靡逮撫膺爲慨嘆
慨嘆將何爲發言啓茅塞先生括蒼彥長髯漆光黑
平生守勁節枉直較尋尺著書三萬言石室豈家寂



還攜青藜杖來作珠履客不才託末契承訓庶朝夕
朝夕操鉛刀而以親[illegible]絕物類幸相連
斯文如一綫蕭條今[illegible]瀾漲百川
念之心皇皇中宵不[illegible]
不眠亦何如如醉不能醒偶然披衣起仰視青天青
驚飈戒高林疎雨過廣庭秋意殊可攬河漢方西傾
徘徊復徘徊誰歟領兹情

性初余同門友也至正初定交錢唐及兹兩
紀中間出處離合之不同有足慨者頃辱以
先師黃文獻公所贈詩見示感今念昔撫卷
泫然因以次韻追和雖辭不能工而師友之
誼亦[illegible]見之矣

憶昔與子游我甫[illegible]弱冠子年頗少我已復飽經傳
[illegible]明珠合同穿吾師文獻公寺[illegible]寡推薦
[illegible]子[illegible]衆彥廣聲托斯文豈持誇詞翰
[illegible]公門至者[illegible]其時籍湜輩抱璞爭自獻
何[illegible]百世下[illegible]乃[illegible]古道遠忽忽陳迹幻
我時事遠[illegible]天下十三年客幽燕坐使黃金散
却歸[illegible]遠覓書精飯惟子負奇才年長氣逾[illegible]
不受世羈[illegible]歸釣東海[illegible]終究遺[illegible]世累忘貴[illegible]



鮫鱷者何爲[illegible]起[illegible]誰云屠龍[illegible]解挾書[illegible]
揮劍剸其[illegible]雨[illegible]終然[illegible]竟爾成解
遠害圖全身有足奔走徒自[illegible]宇內皆糜
我猶[illegible]故園子乃虎[illegible]頗[illegible]離
及是重盍簪各[illegible]經喪亂故[illegible]
子才雲錦機組織五色[illegible]白虎[illegible]
此事誠所[illegible]追家[illegible]風[illegible]有情緒[illegible]

欽定
○王忠文
○○王寺
○○同

明王禕撰

辭若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二

鄱陽□□劉傑編輯
廬陵劉漢劉同校正

五言古今詩

困齋黃先生之官義烏主簿因賦詩奉贈義烏乃傑郡邑故為語不覺其過多然眷眷之情蓋于辭矣

貴若古君子制行粹且夷尚論美儒術詞翰贍文辭峩冠映長鬚大布以為衣去歲應辟召來自盱江湄又為金陵客旅食留暇此春居[illegible]新亭傷夕暉



辭若展良驥將從獲安地吾鄉[illegible]中物清茶貪新磨朝家方需賢用以備羽儀如君真典刑朝著合先齊今茲得一官其職在勾稽道明雖快簿毋乃秋猶遲吾聞君子心愛民仁所推苟不務澤物卿相亦奚為烏傷古豪縣土壤非膏腴我實此邑民習俗固昔知君今蒞其邑以資諮陳之昔者秦世孝子曰顏烏負土葬其父感羣烏飛銜土來致助吻傷血灑[illegible]邑由是得名遺塚故[illegible]京[illegible]逮炎宋南渡中原戎馬馳[illegible]示宗忠[illegible]河[illegible]

衢州禾金壁計表書絨淡蓮隳宁天兼南北成分猶
至今讀遺事令人雙淚抑忠孝實人節至行出天羅
吾邑乃綦有簡冊狀洗婦餘習之所被其民良易治
可施禮義化難用威詐驅奈何近年來其力不勝疲
誅求苦無藝大小令劇癡須羆長民者煦嫗勤撫綏
苟複事敲朴愈使其心乖至公民不病至誠民不欺
以故昔循吏務先恩惠施所居其民富所去民見思
願君勉自奮前哲諒堪追華川十里澤近在縣郭西
曩富歲大比吉藏驗清漪暑雨芙蕖渚春風楊柳堤
仙宮黝梵宇烟樹蒼參差吾師文獻公其傍有新祠



安靈設虛室麗牲植豐碑頗聞關主守荒草滿堦墀
煩君下車後爲我一屆蘋藻辜可擷豈必牲肴肥
先廬在縣北棟宇就傾頹老桂當北堂高槐蔭前扉
頃者處州軍肆暴如狼羆致我西南軒以作軍營圍
吾母颯垂白獨在其中居不知風雨夕何以庇其軀
煩君下車日語我弟與兒雖然力綿薄家事要維持
猶須加繕葺先業不可隳憶我里居日親友常提攜
覓句輒夜回尋杯每淋漓只今亂離後在者知有誰
仲賓忠簡裔篤學號醇儒開門授章句後生所歸依
仲玉類許丞庠序賴綱維優游里閈間年已向艾者

德元負才氣少也不可羈搜經復摭史歷歷談是非
酒酣即狂歌儀度無吟哇居足又雙聲想更容顏衰
情哉承平世遺此爲益安近聞處村僻轉與世情違
高氏好兄弟和氣[illegible]景卓年處物善隨時
往者築新城選事下[illegible]光寺遭家難酎書遠相貽
殷勤見商証使我[illegible]伸仲伴乃難弟倜儻絕猜疑
時時暢謔抱[illegible]物賦新題亦遭官軍惡狼藉桃李蹊
定應稼軒下仍可肆娛嬉漢英成均彥語話甘如飴
一自去京華刀畊理東菑平生經濟具蕭條嗟已而
國器意跌宕篆法效秦斯酒禁近嚴甚無從啜其醨



山田秋芋紫白足供午炊國章我所畏爲文特出奇
詞鋒動搖厲穎脫囊中錐也從青岩隱依山結茅茨
凡此數君子吾邑稱白眉可以合政務可以談玄微
頃君悶見頃爲我道區區自我去鄉里三載于今茲
學殖及荒落宦業亦何裨蛙鬢與髮星星總成絲
未能歸田賦空誦陟岵詩今晨送君別令我悵不怡
奈此情不羽不得從君歸山川豈迢遞夢魂無相隨
新寒入絺綌別袂風披披抗手秦淮上我歌多嘆噫
情真覺辭費後會以爲資

贈別宋先生東歸

㠯從夫子游歲月今兩紀義雖師友恭道實賢哲假
及茲客江東三載接棲止辯理鍾扣筵論文車合轍
廣磨奉周旋骨肉同彼此琴音子期知劍氣張華指
斯文已云墜高誼庶茲倚君今疴　君思予告旋
田里雖云抱微疾寧無動深喜高堂有嚴君侯門多
稚子切莛諧笑談中饋具甘旨以茲自怡愉亦足忘
藥餌送岫羈飛雲歸海觀流水物理諒皆然人情詎
能已綢繆念往昔契濶慨今始愴焉惕中腸臨書淚
盈紙

六載章生歸括蒼賦詩四十韻贈別



自我來金陵閱歷經六載取友日滋多雲萍總湖海
誰其最知心章生也情親若翁中丞公高誼尤慷慨
其量淵汪洋其器山崔嵬起家本詩書致位今崇纍
顧余猶弟兄往往過朝待古人不可見賴有若人在
生能繼翁志愛我曷嘗怠寂寥旅邸中過從不媒每
晨脩輒交申夜語恒到亥繼晷焚膏油列饌羞脯醢
哦詩即成譜索紙不爲殆生也姿甚良爲學如築壘
基固益加崇力勇那畏痗窮經鉤隱微臨文絢光彩
摛藻披英華春空雲靉靆未教生胄爲待問予則餒
譬如處暗室何從視高塏又如拄竹節安足扶趍逮

接上頁

生此眞可衛生猶不子猥居然膠在桼迺久好愈倍
蹤寄舍我去扉闔嘆無乃故山猶蒼蒼笋蕨春可采
臨清挹巖袤摘鮮收恬苦歸哉誠足兮類戰後旋凱
新發固服期具慶須舞綵人書讀仍勤聖轍遵毋殆
卒業究遠圖夫學徒後悔君子惜寸陰玄髮容易改
我方躡踵庸長路媿鶩駘區區二三策不足獻
若宰枚門未蒙　恩胃進祇增罪此心獨生知盡亦
匪不遠臨別傾巨觥聊用寬磊磊寧無別離淚不效
兒女洒宣室行召賈燕臺正需隗重來儻有期話言
勿余紿江花思湯湯贈別乏簡蒞短歌寫眞情庶當
琛一琲



南康郡齋

承　恩紆郡紱服職效官箴秩厚享粗給力孱非所
任雖折民訟簡恒恐吏議侵幾坻既庠撫宿蠹亦接
辜此邦乃名郡經變已年深剃榛槎獄處尾碑悲生
吟道院存故號公庭蔽荒陰前賢彭蠡澤後揖匡廬
岑緬懷昔朱子遺愛在人心往軌儻可踵吾將自茲
今

南康書事十首

五花出青穹宛若金芙蓉日射光燦爛雲生氣鴻濛

誰其凌絶頂笙鶴駕長風
山前兩瀑流勢欲翻舉律銀河九天傾王峽雙龍出
六月幽壑間陰風動蕭瑟
飛橋架絶澗怒湍若雷音直比三峽險豈特千丈深
頗聳陰雨夜下有潛蛟吟
言尋白鹿洞欲訪紫陽翁一溪淺山月萬壑號松風
前哲不可及悵望將焉從
臨湖作幽亭湖光浄如鏡仰觀雲翼翔俯覧淵鱗泳
景會樂自生悠然孰吾競
郡廨新落成繁木陰階戺稍析吏牘希粗覺民事理



蒼雀不相猜羣飲硯池水
晨興畢公事坐憩六老堂堂前松桂疎堂後桃李芳
親手爲培植留以比甘棠
後齋未爲陋攬翠名吾軒嵐氣沾細簟花光照清尊
廬山眞面目相對每忘言
山園一畝許種竹復栽蔬摘蔬作朝餐對菊供晚娛
澹泊固有味無酒當何如
古人樂吏隱所貴性有適著述本吾事催科豈其職
咄哉彭澤翁惆悵爲形役
三月十六夜枕上作

微辭苦易醒多愁不成寐雨露故園思關山游子淚
明發復何如言歸尚濡滯

長安雜詩十首

自昔天子宅雄麗稱長安右瞻控隴蜀左顧俯河關
涇渭北繞水太白南照山其間八百里陸海莽平川
神皋寔天府風氣固以完周家本仁厚國統最綿綿
漢唐能樹德亦復祚微延秦隋秉虐政二世即傾顛
在德不在險古語諒弗諼嗟兹異代後遺迹已茫然
宮殿皆劫灰城市盡荒阡迤邐隴首坂縈紆樂游園
老樹帶落日平蕪被寒烟憑高一覧古千載在目前



盛衰有天運興廢復何言
我行咸陽野但見多墳塋大者王與侯小者猶公卿
生前無碑碣莫得知姓名想當在世日貴富矜顯榮
賞罰自其口語出神鬼驚焉知百歲後泯然無所稱
纍纍一抔土僅與螻蛭并聖否共堙沒後人爲傷情
秦皇併六國漢武闢西方兵威如雷電滅幾皆梟強
功成無所欲但欲年壽長樓船往東海仙州求扶桑
金盤出雲表流瀣承天漿聆咳蓬萊藥談誦瑤池觴
終然非所覬日夕徒遑遑欲火既已熾反使情内傷
神仙不可得壽數亦尋常我聞古神聖與天同運行

服食享太和呼吸調陰陽躋此爲壽域斯民咸樂康
俊游道爲體捐落後三光曾是弗能效安得命無疆
坡陀驪山下零落茂陵旁至今行路者佇立爲徬徨
崔嵬終南山形埶甚磅礴西來扶崆峒東亘聯華嶽
長雲覆重巒紫翠入寥廓杞梓產深林龍蛇蟄幽壑
淑靈之所鍾宜有異人作如何千載間蹤跡轉蕭索
姬旦不復生三代已云邈後來王佐才勞我思景略
渭水何湜湜涇水襍泥淤其源各異出其末乃同趨
清濁旣以混終然成合汚人生實異此稟性同厥初
所習日益遠竟爾分賢愚安得涇渭水清濁永相殊



昔在元世祖分地王關中棼藩富才彥一一皆夔龍
誰歟任儒學先正推許公沾濡布教雨鼓舞振文風
後來踵其軌厥稱蕭與同發揮聖賢道張主皇王功
出處雖異致德義非殊宗至今關輔間教思詎無窮
前哲日云遠悵望吾焉從
羣經載聖道昭揭如日星秦火一何烈燒燔滅其形
漢儒事掇拾區區補殘零雖然有遺闕其功亦已宏
唐世尚文學君臣益留情瑰琰刻文字後先十三經
謂茲金石堅不與竹帛并自從東都後此刻最爲精
羅列黌舍内奎壁映晶熒我言金與石有時亦銷崩

有形必有弊斯理詎難然安知聖人道所託非所憑
天地共終始猗歟罔能名
長安王霸都中更九朝葉城夷池亦堙復孰窺浩刼
舊物奚所存獨有慈恩塔高標穹昊摩壯趾坤倪壓
緬懷唐盛特士子重科甲石間所題名先後紛襍遝
歲月曾幾何聲光俱黯黯吾將登絕頂俯仰凌六合
天風從東來凉意客懷愜
步出城東門穹然見丹墻不知何王宮金碧猶煌煌
云是元帝子分茅鎮此疆傳世僅三葉嗣徽今蔑亾
深宮閟珍菓迴瀉亂蜂揚撫物足流盼感時忽發傷



自古有興廢天道非茫茫
人生百年中窮通無定迹譬如風前花榮謝亦頃刻
當時牧羊豎尊貴今誰敵顛頑種瓜翁乃是封侯客
丈夫苟得時糞土成拱璧一朝　恩寵衰黃金失顏
色古昔諒皆然今我何嘆息
五月余還至渭南適克正博士爲丞於茲欵
遇有加意義甚至因用賦詩以道舊并以留
別
曩余客南京結交盡名友文采競聯翩氣義互纏糾
子也時所畜翩然起江右譬如豐城藏紫氣映牛斗

神物一朝伸光價孰能知五年敎成均後學資善誘
紛紛靑衿子成材鬱先後六父郅豈不多於余誼尤厚
誓偕古尊罍共棄俗盆缶世情略外緣古道堅素守
艱難共嗟咨疑惑同析剖䆇齋夜燈若輦路晨趨偶
跧跧歲年深顏面俱老醜我從去年秋將指事西丞
今春子亦出丞哉實爲負豈期淸渭濱乃此獲携手
始晤含悲辭稍坐開笑口旣懸徐孺榻且酌陶潛酒
問勞叙情傾談諧仍意暇延留甚殷勤未厭狹句久
會合烏可常別離諒非苟炎埃滿征涂我馬不堪疲
明當復東邁行止庶無咎上以奉　明君下以慰慈



毋平生功名心蕭條亦何有惟是故意長欲報乏瓊
玖英英華陽雲勞我重回首

五言律

立春日次韻答友人

獻歲新開統初頒鳳曆春文章千載事宇宙百年人
對酒聊同醉看花要識眞平生二三策微賤向誰陳

簡分水明惟一監縣

分水百家邑民安俗事閑驅雞聊作吏騎馬稱看山
劍倚萍花冷詩題柿葉斑秋風一杯酒及此慰朱顏

次韻答友人二首

慣賦遼遊曲長爲異土人簫聲淮甸月柳色帝城春
玄髮故枯槁素衣空染塵歸來林壑底聊復養吾眞
古今千載短天地一身貧述作須垂遠功名要及新
無心去書癖有酒耐花神自謂平生志無慚食肉人

吳江別蓮上人

飄零有若此離別復如何情劇酒杯少愁添詩句多
荒村黃葉對極浦白鷗波回首相携處秋風瑪瑙坡

吳中客懷二首

獨對一壺酒白斟還自吟句從閑裏得愁到醉邊尋
擬廢班超筆猶懷季子金故廬湖水上誰似楚幽沉



日暮凉風急蕭然一旅身酒邊歌草草畫底嗔眞眞
亂寢因多想閑愁不爲貧苦爲懷土意此際更傷人

送人之官永嘉

送客閶闔城初秋宿雨晴潮平船早發山險馬遲行
吳越鄉關近甌閩貢賦輕茲游勞撫字藹爾謁仁聲

次韻答德元金友二首

納納乾坤內紛紛萬事牽文星猶似奕兵氣正如烟
轉覺心憂世其如命在天同君暢懷抱一醉杏花邊
愛聽箏聲曲貪看錦上花靑年去如失白髮坐來加
政復悴身世無徒戀物華勸君堅晚節湖畔臥烟霞

丁酉五月六日吳舊鄉宴諸公越城外唐氏
別墅分得輕字
亭館鑑湖曲開軒水氣清戰袍當暑換舞袖傍筵迎
受雨枇杷熟掀風翡翠輕杯行敢辭醉不負主人情
送管教諭之官遂昌
聞說遂昌縣青山繞廓多民居時間對學舍只依坡
春雨香芹藻秋風冷薜蘿遥知講經暇高興託弦歌
贈別汪先輩歸永嘉
憐君負才藝命與壯心違回首已華髮半生猶布衣
山空芳草歇海闊蟄龍稀歲晚東陽道含淒賦式微



吳門懷友人
三月長洲苑重來意惘然江南春似海客底日如年
舊約今何處新題定幾篇相望不得見獨立最堪憐
越上別陳子儁
十載論交久相親若弟兄同爲天上客復此越中行
暑雨田苗秀斜陽驛樹明分攜亦常事此別各關情
法濟精舍分題賦會稽山
東浙佳山水茲山勢孰儔朝儀曾會禹祀典尚因周
作鎮誇吳越分纏屬斗牛登高攬今古千載思悠悠
沛縣
茫茫瞻曠野稍稍見孤城沙鳥封頭没夕陽波面明
歌風懷往跡戴斗咲茲行遥見京華道猶須半月程
濮上懷友人
天末孤雲去城頭落日沉蒼黃游子意寂寞古人心
已覺河山異空驚歲月深由來桑梓地千載有餘音
懷鄭仲舒兄弟
自歎成何事知心更杳然交游惟二妙別久又三年
夜月琴聲古晨霜筆意專京華俊游地有日接周旋
陪善卿樞密諸公看潮得流字
八月濤江上風高萬里秋珊瑚歸鐵網琥珀落銀鉤
談笑真能事追奔盡勝流憑誰挽強弩百箭射潮頭



九日同劉敬思黃彥美登蕭然山
身世真如寄登臨得及時地高風起急天迥日沉遲
緑鬢欺紗帽黃花照酒巵不知陶靖節歸去亦何爲
贈別何德原南歸
東風纜解東又復送君歸客久交游廣才多志願違
惜無毛義檄故有老萊衣莫遂終南隱令人候少微
錢唐贈黃子中還江西
逆旅暫攜手東風拂面塵乾坤戎馬日江海別離人
歸路鄱陽外羇愁淛水濱歸哉倍珍重行勿負蒲輪

雨一首

野水已吞岍人家多閉門田疇成巨澤市井訝荒村
曉冷衣仍夾愁迷鏡侶昏滄洲無限思獨立共誰論

鄭本初還吳門有詩留別

睽離嗟已極飄泊定何如不廢陰鏗句空懷樂毅書
故鄉飛劍外征路禁鐘餘寄語吳中友毋嗔問訊疎

憶李高

氣化嗟何極英靈沓莫求共期文作冢誰遣玉爲樓
燈火微茫夜風塵澒洞秋平生交友意魂夢結悲愁

同許一秀才宿山館



山家偶同宿解后覺情多世故政如此人生能幾何
涼風侵白苧暮雨濕青蘿且盡今宵酒乘酣發浩歌

秋日山中二首

撫物情何極經秋景未窮禾根生晚綠樹杪變新紅
城壘風塵隔川原雨露同家家熟醅酒得侶醉鄉翁
山曲東西塢原高上下田牛羊歸薄莫禽鳥樂豐年
避世龐公老思農季子賢欲爲耕鑿計出處媿茫然

春日繡湖上與德元同行二首

十里華川上年來足勝游雨花林下寺風柳渡邊樓
漠漠天容浦依依杜若洲平生身外事未許付乎鷗

相携偶出郭縱目路忘賒山色初晴好湖波秒[illegible]
春晨浮酒興人壯惜年華世事猶多故芳辰重嗟[illegible]

自嘆

自歎何爲者謀生事事艱才庸心力苦憂極鬢毛斑
天下兵方息人中我獨閑遺經倘終抱已分老空山

春日過吳子善故居

風雨分林夜蕭條十載前故廬仍綠對精魄已黃泉
妻子今難托詩文後日傳不堪生死意爲爾久凄然

過松卯中

入夜初過卯蒼茫興杳然大星懸對杪新月出帆前



野酒聊供醉漁歌屢惱眠歸歟緇川上恭辦釣魚船

題溪山風月樓

城南遺跡舊復此構新樓山色風餘淨溪聲月下幽
華裾時共接紅粉任渠留寄語登臨者無詩莫謾游

送許時用歸越

傳推庚寅第新題甲子篇老來諸事廢歸去此身全
悄對滄溪館霜禾被石田鑑湖求一曲吾計尚茫然

寄寧使君

別我又三月思君如一年信來知近候事劇絕新篇
夜雨青燈外秋風白雁前陽城書下考此事忘虛傳

郡齋偶賦

宦況眞蕭索虛齋足晝眠思親懷愛日閱史記疑年
白髮生愁裏黃花立醉邊風流陶靖節輸爾早歸田

臨漳襍詩十首

漳本南邊郡閩鄉到此窮地偏冬少雪海近夜多風
百粵山川屬三吳景物同昔賢遺化在千載紫陽翁
此地多烟瘴時清暮漸除阻山猶盜賊並海盡鹽魚
田稻春秋種園蔬伏臘需不才叨郡寄廩祿頗贏餘
畲竇仍氏俗纖婺亦土工杯盤簫鼓裏燈火綺羅中
茉莉頭圍白檳榔口沫紅良宵上元節紈扇已搖風
近歲兵戎後民風亦稍衰蓄船收港少畜酒入城遲
綠暗桄榔樹青懸橄欖枝薰風荔子熟猶數老楊妃
可是閩南徼陽多氣候先麥收正月盡茶摘上元前
綠筍供春饌黃蕉入夏筵南方吾所適久住亦相便
文物如鄒魯斯言信不虛科名唐進士道學宋先儒
祠宇依山曲遺書布海隅風流今孰繼林子亦其徒 進士周匡物先儒陳淳北溪林子洛唐臣字元凱
是處方言別漳南覺更強兒童皆喚囝男女揔稱儂
不雨猶穿屐因暄盡佩香人人牙齒紫盡爲嚼檳榔
山秀英靈聚溪清爽氣開水晶凝石髓月彩耀珠胎

珉紫栽爲硯犀花解作杯最憐沙上草顏色任根荄
試上南樓望羈愁覺易消雨溪通合港大海暗通潮
白露交青野丹霞映碧霄夢神曾獻吉日莫不堪招
郡署經年久吾來爲一新重門森畫戟別駕儼朱輪
榕葉軒陰晚梅花閣氣春抵憐去國遠爲政愧能循

陳州舟中述懷

去國已兼旬飄零歎此身虛名天所靳薄宦命常屯
承詔驚逾賞修書幸獲麟扁舟風雨惡愁絕宛丘春

臨洮書事

此郡臨邊塞時平不戒嚴民居番漢襍僧語梵唐兼
犂石磨堪研鹹泉食當鹽秦城何處是日暮動遐瞻

正月十日臨洮會宗明尚書克讓工侍二

憶昔同朝日仙班及曩陪一從離禁籞便以墮蓬萊
人向客中老春從天上來邊城且攜手毋負酒盈杯

重到蘭州

重到蘭州境吟鞭覺暗消驛程遲倦馬春氣動重貂
塞雪昏蔽虜河冰凍解橋好逢誰得似一一漢嫖姚

臨洮留別如晦同知[illegible]兄

來往客臨洮途窮幸見招故交眞耐久歸路不辭遙
別去逾山嶽憂來勝海潮朝簪倚寄謝晚歲共漁樵

珉紫裁爲硯犀花解作杯最憐沙上草顏色在根荄
試上南樓望羇愁覺易消兩溪遥合港大海暗通潮
白露垂青野丹霞映碧霄夢神曾獻吉日莫不堪招
郡署經年久吾來爲一新重門森畫戟別駕儼朱綸
榕葉軒陰晚梅花閣氣春祗憐去國遠爲政愧能循

陳州舟中述懷

去國已兼旬飄零歎此身虛名天所靳薄宦命常屯
承詔驚逾隴修書幸獲麟扁舟風雨惡愁絕宛丘春

臨洮書事

此郡臨邊塞時平不戒嚴民居蕃漢襍僧語梵唐兼



翠石磨堪研鹹泉食當鹽泰城何處是9碁動遐瞻

正月十日臨洮會宗明尚書克讓工傳二

憶昔同朝日仙班及屢陪一從離禁籞便以墜蓬萊
人向客中老春從天上來邊城且攜手毋惜酒盈杯

重到蘭州

重到蘭州境吟魂覺暗消 華早上蓬迢馬等貳功重貂
塞雲昏蔽虜河冰凍解橋 標 紛嫖以䌷 小字 八嫖姚

臨洮留別如晦同夫角ハナ

來往客臨洮途窮幸見招故交人真耐久歸路不辭遥
別去逾山嶽憂來勝海潮朝簪倘容謝晚歲共漁樵

客鞏昌次韻答崔黃二八公見寄

離家今九月蹤跡似蓬飄河北吉驛騎兒西更渡橋
思親嫌夢短報國覺心遥歸路須先後終期共造朝
可奈歸心切渾如水向東命屯宜避屈道在豈終窮
天意時時別人情處處同前塗擬相候行李敢匆匆

寧遠縣中書事一首

舊縣開新廨高城接短垣水聲爭入渭山勢遠連蕃
雨韭供春饌春桃照晚尊故人情意厚暫此駐歸轓

秦州道中書所見簡秦同知

入得秦州境川原生意多春田無曠土雲木有深波



鵠韻兼鸚鵡驢綱帶駱駝州侯有佳政五袴競聞歌

秦州

水積從天降山連與蜀通邊碑李廣宅廢寺隗囂宫
度隴遲迴際游秦感慨中長憐少陵老曾此嘆途窮

隴州

度關情浩蕩關對侶相迎花謝胡桃結雛飛鸜鵒鳴
汧聲晴入郭隴色晚侵城行役吾真勸聊淹數日程

贈別高彥清憲郎

相見即相別其如念子何汧雲隨晚騎隴對照春羅
仕志青霄遠高吟白雪多重逢定何地闕下聽鳴珂

久不得家信

家鄉消息斷屈指已逾年夏極渾如醉更深轉不眠梧桐驚夜雨蒼苡怯秋天浩蕩滄州興終期理釣船

澠池道中

九月忽又莫吾行衹自傷秋兼人共老愁與路俱長野果迎霜赤園花帶雪黃故人相慰藉日晚引壺觴

十月一日得南京音信喜而有作

有使天邊至傳來消息真 至尊頻軫念當宁重登論老矣丹心在歸歟白髮新馬蹊今可待江上早梅春

伯貞長司自京西還臨洮與余重會關西且致余家信賦詩二首贈別并述鄙懷

還境古熙州長城據上游渭從同穴出洮入大河流佐郡蓮依幕還京雲滿裘聞君欲歸養寧得久淹留

家信經年隔君來慰我心平安唯兩字珍重直千金東望京師近西將歲月深無端歸興切夜夜夢家林

排律附

奉贈王尚書入朝

聖代臻熙運 皇衷憶舊臣弛張時有待拔擢命維新魯國崇勲後王家重望人暫持田使節旋總夏官鈞亞相登庸近守朝欽納頻陳謀議德參樞要彌綸髮白爲憂國心丹報愛身遙知退朝日花柳禁城春

奉贈蘇舜賓之官廣東帥府

百粵連三省雄藩大府推撫綏誰有托禾代果難專嶺海風塵靜西使一雨露偏仍答海外潤 聖選幕中賢碩畫旌旗定風雲布宣王室子避漢節朔風旌劍采霞亞聲遍蠻役從此更高春

贈章子深之安邊江東寄呈總使

章子吳興彥名于遠壯圖藍田元是一滄海不遺珠事業雲霄展平華翰墨新花花蓉署寺臺栢夜聞烏辨物能懸鑑窮圖肯破觚從容陪宴節慨慷握兵符近日聞江左連城作盜區逆徒千國紀妙略合時須況是周夫子真如漢大夫纉衣仍直指鐵甲每先驅作見仗奇外誰猶試細娛敬亭山色好勝賞未容孤

雪夜與友人同賦四十韻

碧落凝瑤霙瑤霄散彩繪清華交燦爛勁氣稍沉瞀滿凍更偏永堂虛夜正嚴樹回雲母帳緯約水晶簾鶴夢疑還覺鵶痕蛇莫規近林生霤傍水奪初遲

遠近迷鴛尾高低濕草苔乾坤同一色海岳混羣瞻
轉訝膚生素因疑首變黔無端瓊屑屑有底玉纖纖
積處途迷厚消時次第漸應期三白見觸物六花黏
沙際漁收艇街頭酒宿帘青樓嬌管歌瓊閣禁鈴恬
筆大殘雞舌泓冰折兎尖囊琴栖寶匣臺鏡掩芳奩
茶椀醒仍索樽醪醉稍厭沈腰吟後瘦潘鬢暗中添
阮籍今青眼孫權故紫髯高懷期曠世俗態鄙趨炎
題出尋腔和閣藏覓識拈消閑清事迭肆謔笑盤羞
坐久情逾洽歡濃睡未恢錦稠溫翠被細帙冷牙籤
日柿含脂賦霜柑剖蜜甜擁爐容少憩促席絶微嫌



靄靄深衷露霏霏勝韻留町畦應豫略崖岸竟忘謙
病惟當瑪麟難思上釣鮎且須聯石鼎未用嘆禾鎌
有客歌如玉何人詠撒鹽刺舟懷逸棹關馬憶征驂
牢落梁園賦妻涼畏長占秉忠蘇節在克敵蔡師殲
焦祖稱高士袁僧舉孝廉世徒誇盛麗誰復卹閭閻
門有仙人鶴家無孝子縑平安傳竹屋粧點向梅簷
與逸眞何適才疎乏敏跂攀辭聊紀述文彩媿江淹

同遊鍾山分得庵字

名境居近甸勝遊屬芳辰寶珠佛塔現珍飽御囿春
曾是布金地乃復劫火塵迹陳情所感理契意逾臻

探奧窮遊窽騁遐極嶙峋躋攀稍畢景俯仰成傷作
吾將謝往業庶以儕前人

簡性初

念爾仍多病天寒近若何或疑詩作祟莫訝藥爲魔
帶緩知腰瘦巾深怯鬢皤雪聲燈外聽香氣枕邊過
客至還題鳳書成即換鵝寂寥鸚鵡賦慷慨廣陵歌
夢記青綾直春回絳帳多尋芳倘能出南陌共鳴珂

贈別葛孟桓

情逐白雲飛匆匆賦式微故山皆可隱今子獨能歸
曉日芙蓉咏涼風薜荔衣丹房窺大候琴屋理金徽



度嶺疑山長經秋喜秫肥鶴書如赴隴莫遣壯心違

庚戌七月十五日離南京作

乘筆侍鑾坡兩載寄禁闈既紬金鐀藏亦掌絲綸演
漢汗慙發揚直書媿褒貶才疎雖匪任性僻迹如嬾
方期竭鄙能忽尔蒙嚴遣左遷責已輕西邁程頗遠
行災或無妄止謗庶不辯洪造本至仁薄命信多蹇
渡江心搖搖戀闕情婉婉行矣復何言賜環諒非晚

余至濟陽辱孫博明府孟昭賛府相留連日
有郊行之樂同賦近詩八韻爲別

客路勃驅馳郊遊稍息機正緣乘淡泊豈是覓芳菲

堤對迎行旆蹔花撲舞衣曲聲庫覺輕酒力尚嫌微
歲月驚春盡功名歎志違爲情汧水去矯首隴雲飛
坐席醺仍促回鞭晩不揮人生多聚散明日遂東歸

七月十日新安縣同權令沈子讓校官張可舉張子麟登縣東雞鳴臺述懷十韻

早秋未徂暑亭午忽凝陰旅居坐局束勝餞思登臨
幸獲陪衆彥駕言陟幽岑出關僅百武攀磴無十尋
稍已騁遐目遂茲舒鬱襟乾坤正納納歲月何駸駸
斯文付重託吾力思難任道在已適困命玄天可諶
終應守素志誓勿枉初心浩歎眞有激微言聊自箴



七言

憶昔

憶昔當年二十七一旦辭家赴京邑翠眉新婦白頭
親相送出門雙淚泣亦知離別難爲情志期年少早
成名囊中東書無長物欲以文藝干公卿公卿門前
盛冠蓋際我未陳人已作頫既且讓毛生能瑟工敢
卜齊王愛三年羇旅東華塵驄鞍馬多苦辛謾蘇
虛譽落羣口結托誰是知心人爲驚歲月匆匆去翻
然南歸理吾素季子寧無妻嫂慚長卿本乏家財顧
歸來故山今兩年男兒未遂生長歎功名何物倘可
待須留綠鬢與朱顏

十一月十日宿陳敬初館中臨別有作

歲十一月當嚴冬江湖水落潜蛟龍蕭條長途客旅
散而我買棹過吳淞茲行豈爲飢餓逼念子高誼來
相從托交同門已十載蒙被教益開愚蒙時時彼此
互有激礪詩十廷撞巨鐘姑蘇臺前攬秋色麗正門
外尋春容中間欣戚每相繫要復終始猶驅蛩一自
去春與子別旌旗滿眼紛縱橫及茲相見恍如夢中
夜論議披心胷君言祿爵非所願但願擊壤歌時雍
却因文章著不朽韜晦養粹甘爲農顧我所願頗異
子謂欲與世相奔衛黃金鑄印錦懸綬時至未敢辭
侯封丈夫出處雖二致非係愚哲由乘逢得意無望
亦常事所貴自實如橫蹤計長較短語輒久坐聽曙
鼓鼙鼕鼕人生會合良不易奈此物役相牽攻君留
仍泛越來水我去猶對金華峰區區離別不足惜且
復醉子雙尊醲郊甥自附湜籍輩此事遠矣須追蹤

贈別毛景淵

毛君落落人中英能以六物推人生失明雖數卜子
夏有術未讓嚴君平眼前紛華付冥漠胷中造化通
微精時復開口論世事言議激烈非縱橫鐵庵六月

暑如炙一見使我費煩清謂我生辰吉無咎亦或有
日成功名而予壯志日已淹頗覺與世如忘情詠歌
太平本吾事蕭條此意將誰明重山密林長在夢幾
欲歸去終銷聲逆旅別子之投贈白壁非重言非輕
但期珍重絶自愛與子會結滄洲盟

贈別千生

北風吹寒木葉稀之子訪我林間夢山空歲晏將何
之且復夷猶湖水湄若翁起身自書詩一首兩就髩
已絲與我託交自京師美子正及青春時朱顔綠髩
玉雪姿名駒汗血不可羈一日千里誰能追相逢一



杯聊共持酒邊喚取雙蛾眉清歌慢舞華燈移人生
行樂復奚爲酒酣我有慷慨辭子勿聽之慘不怡只
今艱難値時危戎馬滿地干戈揮搴旗射馬功或奇
朝廷便有爵賞施況復竹帛聲名垂子弓甚良又善
馳胡不早奮乘時機丈夫要作遠大期願子努力無
遲疑往哉壯志不可違黃金爲印錦爲衣看子他年
得意歸

題高房山畫

風流一代房山老胷中丘壑藴天巧有時意匠稍經
營萬疊雲山筆端掃嗚呼斯人往矣不可樂西圖于

載遠人間

長歌一首寄壽子進家兄五十

戊申之歲莫春初三月四日天氣舒我兄行年五十
旦今日初度喜樂齊東風吹緑盈桑榆鶺鴒佳瑞充
門閭堂上拜母答劬勞兒姪婦女聯裳裾親朋雜遝
亦來趍獻壽既畢坐亭廬筵前清酒列百壺膾封鶩
雞烹羊豬俗樂次第鳴琶竽年當富貴非可誣此樂
之外復何如惜哉仲弟留京都不及奉觴同笑呼朝
來起望天東隅再拜祝兄不敢諛願兄壽年八袠餘
種田有秋信獲租登山足樵水足漁奉我慈母永無



虞子孫識字作農夫莫笑繫紫并紆朱想兄今日甚
歡娛還曾念及弟也無弟也十載定官塗備嘗苦澀
忘甘脆手來霜雪生眉鬚頗覺厭佩腰間魚便欲挂
冠逐懸車行冊　君王乞鑑湖長歌式微賦歸歟與
兄共讀先人書

二月望在翠呂客館夜夢歸里中與金十二
丈傳九丈學同游高五處士別業既覺有感
而賦

東風解凍春二月東還隴西駐吾轍中宵好月入牕
明孤館殊花應時發慷慨無聊罷倚醉眠夢裏迢迢返

東浙我家住在縣烏傷奕世衣冠紹先烈青岩之下
華川湄古木修篁蔭門閭里中朋友不數人總角交
游到華髮全丈雖老文益昌傳子方强氣難遏縣南
高叟故所居別墅新營最幽絕大田多稼廩不虛華
屋有軒席常設自余便道過家時三載于今成闊別
今日何日乃盍簪固應舊好三生結竹林蕭葦坐崢
嶸擔選梅蹊行燈篇章雜遝詩句哦盤饌紛紜酒
杯吸既罄答客語仍狂顛攜哭子言猶嗟儼然相對
如平生抵掌論心盡誰恍寒鐘驚覺頓無聊一點青
燈自陰栽倍思故隱只山中却嘆浮蹤向天末嗟我



文章非古人虛名在世眞叨竊一從螭陛到鑾坡久
侍清光入金闕每多杜甫能自期許身欲比稷與禼
政闕事 主盡愚疎豈意謀身轉迂拙肅將使指往
西垂迢遰河山重跋涉嚴風裂面沙眯眸冰雪霜鬢
鬢折瘦馬衝寒不自禁狐帽貂裘仍拘禨得非定
遠泛星槎無乃中郎持漢節道塗哽塞竟莫通使事
須還逐中輟歸報吾 君在九重天顏只尺容趨謁
憐矜弱質賜 恩光使向明時乞骸骨慈母手線猶
滿衣先人遺書故盈篋鑑湖一曲非所望家山自可
采薇蕨

律詩

讀書有感

束髮就書便下帷編芸簡蠹費繙披文從東漢言辭
陋詩到西崑體氣衰千載未知誰獻立皆人何事苦
爭馳願言獨抱遺經究刊落紛華與道期

清明日訪景元隱居

接席生從靜不譁先生烏坐岸巾紗清明門外新垂
柳寂寞籬邊舊種花爭云問字揚雄宅或是飯牛顏
闔家長安道上紅塵客得似閑居閱歲華

西湖



波光一碧淨無瑕楊柳夫容紫翠加峭峭樓臺圍綺
羅船船歌管載繁華蘇堤北去岳王塚葛嶺西來賈
相家富貴功名總如夢孤松歲歲自梅花

有懷陳三秀才

丹穴翩翩紫鳳雛幾年文彩照江湖觀光上國吳公
子昇跡南園楚大夫自古荊山無棄玉只今滄海有
遺珠秋風定卜重相見出處悠悠得細圖

留別前人

百里春帆到海隅不堪回首拂征裾少年未慣長為
客有使頻煩數寄書亭子弦歌遺化在吳王城壁劫

灰餘英游從此成疎闊後夜懷君月上初

贈別楊巡檢之官嵊縣

西陵渡口發征鞍去旆蕭蕭二月寒雲淡靡蕪迎驛路雪晴鷗鵝落沙灘客懷儘向尊前遣山色宜多馬上看莫向剡溪懷舊事從來高士寄微官

贈術者林易東

傾蓋涼風落日邊多情談命復談玄山林誰是青雲器湖海還尋白社緣楊子才高終老守賈生年少更飛遷窮通自古眞由分此語從人莫浪傳

次韻高仲原錢唐寒食

又見錢唐節禁烟極目風光殊索然芳草自生兵後地畫船猶僻市餘天畀乙樓臺非舊觀東南富貴復何年客中無限登臨意都付歸鴉落雁邊

登姑蘇臺有感

故壘蕭然起暮塵臺高何處吊忠臣山連吳越東南近天入江湖上下均歲月多因催變文章未足濟身貧悠然今古無窮恨落日商歌暗損神

東歸留別吳中一二同志

明發閶門早問津梅花有意倡留人雞聲旅館青燈夜遙憶高堂白髮親對酒論文期隔歲到家爲寄及



新春石田茅屋猶無恙飄泊江湖媿此身

贈虞幼悅弁簡塗仲宣還江西

京華一別六經春浙上重逢若分多喜　聖君深念國書煩儒士遠從軍青油幕今三更月晝錦衣裁五色雲壯歲功名須樹立媿無長策助斯文

東陳徵君

匣裏干將席上珍中吳人物見斯人才名籍籍今誰敵世議悠悠若未伸近喜丘園俱束帛可能江漢獨垂綸太玄自是精微學却笑楊雄反誤身

過蘄州城南

蒼茫烟火雜風沙商館民廬一萬家檣上朱闌人繫馬門前綠樹日藏鴉州名近爲災年改土俗猶將俠氣加閭里崇崇空在望客程相促又登車

餞吳伯尚之江西

一生臺閣續清班磊落文章重泰山特總憲綱膺命春兼持戎律請時[illegible]成聲漢將靈旗出宦業韓公晝錦還應是功名身退後更推家學繼修刪

桐廬舟中

瀟灑溪山譽此邦輕風細雨過桐江川迴幾許船無竹林欹斜看屋有總野果青包壘箇水禽白羽去

雙雙到家正是重陽節新釀村醪正滿缸

次竹溪先生游方巖韻

靈迹初聞不記年危峯如削路如懸曾聞匹馬歸恩
飲恐有羣竿化石眠風引泉聲來上界雨連松氣落
中天昌黎亦有衡山謁今古清游並浪然

定州有作

此生從此行蹤遠幾度遙嶺越一室方草合時翻先
上白雲飛處正南中朝物論當多未參民辭苦恨
未工矯首神京天咫尺明朝晉拜玉堂翁

至原州夢陳敬初有作

我行已到原州城想子河南尚駐程千里相思終誤
約一宵入夢始關情顏容宛見月照才思多疑春
草生何日登臨共携手秋風還滿白雲京

贈別晉秀才

逆旅論交未一年匆匆爲別覺凄然官河去棹容落
木故里歸時有石田名姓不從當世顯文章可許後
人傳多才還射君門策遲子重來住日邊

贈別周季長舍人赴淮西幕

吾時紫綬侍雲霄今日春風換綵袍閑緣北將從事
重朝班猶憶舍人高衣冠望族如麟趾何以光名



鳳毛回首京華重又別看君石平步列東曹

贈別馬謙叔憲吏

目是南方氣候遲殘秋十月尚相宜何人纔衣銜杯
日不似金陵攬轡時天地風塵三尺劍江湖歲月一
篇詩只今已是功名晩況待星星雨鬢絲

次韻韓奐玉上都道中阻雨見寄

北度居庸去路修平郊如海夏如秋賦高合讓揚雄
獨年少誰言貴誼憂黑雨浸山渾未散赤雲衝浪定
遲留不知鞍馬驅馳苦得侶慵夫意臥不

院相密高公鎮撫吳公宴于嵩山齋上賦

携船歸路望遙遙十里荷花軟醉腰小檻天高斜日
照短笛長笛遠天遙興自是王孫宴貴客何非也
上才分付心頭雙白鷺忘機放此莫相猜

留別京師諸同志

帝都冠蓋盡才賢兩載追隨得後先珠履食參白日
上褐衣騎馬朔風前蘇公去蜀入千里揚子客京三
十年從古壯勤有名譽慚予早賦式微篇

贈鄭執中赴京師

迢遞吳艽入御河薊城又見擎嵯峨去天尺五九重
近行路三千一月多治世未煩陳上策高才自可擢

魏科春風聽日暮門外同舍相迎振珮珂
常熟舟中
一自歸來東海涯每依北斗望京華才疎漫結交游
賣身遠[illegible]八面扁舟今若此功名壯志倍
堪嗟故[illegible]同看寒梅雪後花
[illegible]然山堂和高則誠壁間韻
吳雨[illegible]然山上看飛雲海水江木咫尺
合吳山[illegible]盡分千戈滿目正崇武帶硯隨身詎
賈文章傳風流二三子清吟劇飲到斜曛
陪黃先生至東陽謁胡先生府許次韻



壯游回首名成翁猶[illegible]當年[illegible]道一老往來[illegible]
溪十年先後[illegible]鰲峰由來元自名相並歸去[illegible]樓[illegible]
更重莫道山林足忘世只今海內仰儒宗
又
今代文名屬兩翁況兼出處[illegible]相逢秋風官馬[illegible]
道春日肩輿覓首峰兩[illegible]求空潭[illegible]羅衣初試已
嫌重多應杖履從容地前[illegible]風[illegible]得共宗
吳江客中冬至日
十年奔走竟何為轉覺謀生[illegible]事非[illegible]
換家山長向夢中歸吳江歲晚寒[illegible]

[illegible]稀酒後登樓[illegible]緇塵猶滿舊征衣
次韻谷寶山友人
長憶[illegible]山下路去秋為客日招邀夕陽玄度飛輪
塔曉雨文通[illegible]筆橋[illegible]魚窮爾雅咏歌草木續
離騷[illegible]游回首成惆悵莫遣音書侶路遙
[illegible]侍講常侍二先生宴趙氏家園次常侍韻
亭[illegible]黃水邊相[illegible]勝地侶平泉容臺先生形似
鶴[illegible]學士[illegible]如弦政喜典刑存故老從教談笑挾
飛仙良辰勝集何能繼他日應須話往年
述懷柬王季野判官



自負平生意氣高飛揚無力可徒勞未能董子陳三
策已歎潘郎鬢二毛癸巳流年冬至節庚寅初度楚
臣騷一卮且復同君壽坐對梅花拱錦袍
次韻公全德元見寄
蹉跎三十未成名況復時危事足驚[illegible]月逍人渾似
夢江湖浪跡若為情已知干祿無他術可信為儒誤
此生多謝知心能念我歸歟[illegible]歲對[illegible]
次韻宋一中[illegible]正試筆
甲午元正逢甲子也知人事合天時須[illegible]喜見新年
[illegible]問竹猶看舊日枝香散屏風烟[illegible]消落[illegible]

紛綸承平氣象今行見定復重□以陀醉許

錢唐留別陳秉彝歸天台約九月來吾邑故未及之

□落吞城物色荒況堪寒眉尊公家時危離別心渾醉路迷攜恩愛借只賓筵論高□見屈猶銜才俊莫教狂秋風青負舞川約答子唱酬擧十觴

送僧至杭

上人乘興到杭州飛錫逍遥物外游結社有人邀慧遠題詩是處揖湯休山深月白樓鐘夜湖闊風高木葉秋若訪炬公天竺東西堂應作數宵留



送貢有學上舍還宣城并寄其兄有行有初

南湖水落雁初來公子仙舟此日廻梓里又誇新開閣雲林猶映舊樓臺青春杯上傳家物白髮堂前獻壽杯多是弟兄相倡和暮雲詩句爲予裁

京城春夜漫與

金水橋頭輦路分深沉宮柳如雲春來天上渾無迹月到花間倡有痕書見客勝歡枕隊鴛鴦歎嫦隔窓聞千金欲買長門賦誰假相如書屬文

次韻答□□擧子

行李西來自發[illegible]

鏡方外神仙白羽客老子歲書嘗作史太玄執戟謾爲郎十年亂後重相見顧覺形神欲兩忘

書季高卷後

金華溪山余仙州越水吳山漫意留老去才名天上望重來蹤跡夢中游發同門附驥慚宗從吳代師韓歐衡仰乾坤今是昔春秋詩句托風流

與德元同章無忌明溪上

賦兄乞遷發共城邑部聯翩若爲情已厭歸辭無他策要復窮經了此生少室山人空索價杜陵野老欲吞聲荒村逐迹相來往日暮班荊盡共傾



排律附

文憲十二韻爲仲温憲郎賦

中州勝槩說彭城戲馬臺前俯大梁汴水北交河水混泗山南入楚山青百年故老遺亡氣今代奇才尚德馨喬木依依煙巷陌世家隱隱見門屏未妨仲蔚蓬生徑政喜滕溪草滿庭兩葉芸香發辟蠹風檐竹暗夜歲螢囊書留意年華發燈火關心夢寐醒劉向讀登天祿閣揚雄□白者太玄經常時下榻來今雨幾載驅車從使星將水東西迂逸足雲上下擬修翎才名要使囊穿穎□業應知刃發硎愧我遠遊殊□

倭過從何日話飄零

王[illegible]命徵[illegible]於江浙還賦長律[illegible]

公子[illegible]一朝千里尚徐徐近曾妙東隨報嚎旌[illegible]除討叛截放烝相錢微才遂遣使臣[illegible]號笑蕩東帛菱菱貴草廬滿地干戈今若此[illegible]尊青所定何如已應智勇俱收錄[illegible]使奸妖盡洗袪雖入橐中誰穎脫瑟登門下[illegible]賓自有經綸業賈誼寧無痛哭書落落客[illegible]慨悠悠世故足欷歔廟堂到日煩多語儒術[illegible]不關蹟



贈林先生

誰似君家閥閱高宅前喬木勢凌雲一門[illegible]連三代十世儒名冠兩朝仍美先生膺碩望坐令後進仰鋒標少微垂象光輝映皇極推玄禮數超江左當容安石臥淮南曾赴小山招明時[illegible]帶供屬用此日弓旌重見遂家學發[illegible]春風談笑青油幕曉日[illegible]新汗漫[illegible]皇[illegible]上又逍遙却同[illegible]猶夢[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路功勳方烜赫山林蹤[illegible]水[illegible]

既足馬蒼山觸暑炳近喜三[illegible]縋繁頸共誇六[illegible]懸腰歸來晝錦諸親在老去秋霜兩鬢饒德王未姑淹使節觀風也復采民謠青田爲語劉夫子莫使士年付寂寥

郡人後學三臺劉傑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 絶句

唐二學士圖

衣冠相背不相伴棋局琴書茶鼎逕想像開元全盛
日太平人物總風流

奚官牽馬圖

太液池邊宴席罷未央門外乍牽來若教立仗丹墀
下恐負平生汗[illegible]才

 

宣和御馬圖

春思萊闕倚闌干貌得龍駒帶笑看回首天閑成寂
寞青城塵土暮漫漫

滄浪池觀圖

滄浪池水碧於春當日臨池王作人故物流傳遺澤
在龍泓風味未為珍

題趙魏公木石圖

朝罷鑾坡春晝閑稱書飛白恣揮翰多因遺墨林离
後寫作[illegible]木石看

贈別毛先輩

赤日黃塵徧九垓故山無日不興懷西溪精舍君歸
看書帶春深綠繞齋

揚州揚字從扌 明瑞萍作寄樂循開

揚州

春滿揚州廿
事且訪平山

八月十二日夜夢

庭外紅梅艶欲坼從邊綠橘家懸杯老妻指點分明
說是子瞻昔日後栽

送杜生之任崇德

江花江水思冥冥百里征帆帶曉星欲托東風將別
意驛亭楊柳倚青

 

寄陳公簡憲郎

一月不見陳八子便覺令人鄙吝生秋風白蘋已可
采幾日芳洲攜手行

美人家住[illegible]水陰相望不得去相尋不去不緣舟楫
少生怕門前波浪深

題萬里江山圖

昔年曾作子長游萬里江山一客舟[illegible]現奇滿胸
臆恨來開卷思悠悠

枕上有懷

亦日黃塵徧九垓故山無日不興懷西溪精舍君歸
看書帶春深綠繞齋

揚州

春滿揚州廿四橋何人騎鶴聽吹簫瓊花芍藥猶開
事且訪平山舊柳條

八月十二日夜夢

庭外紅梅艷染坯徑邊綠橘密懸杯老妻指點分明
說是予齋官出後栽

題稗生之任崇德

江花江水思寞寞百里征帆帶曉星欲托東風將別
意驛亭無數柳條青



寄陳子僑憲郎

一月不見陳公子便覺令人鄙吝生秋風白蘋已可
采幾日芳洲攜手行

美人家在湖水陰相望不得去相尋不去不繫舟楫
少生指門前波浪深

題萬里江山圖

昔年曾作子長游萬里江山一客舟攬得瑰奇滿胸
臆依來開卷思悠悠

枕上有懷

天寒游子客衣單夢繞家林到夜闌應是吾親念兒
切倚門日日望歸鞍

諸暨道中訪方暉君不遇

竹屋新成繞澗阿年來避地隱烟蘿門前不是長安
路卻笑行人也謾過

題畫二首

綠莖雞距露分葉黃染鵝鴞淡著花暑雨涼風新入
畫不將穠艷競春華

右黃葵

睡日臙顏凝曉困東風翠袖倚春酣一枝貌得渾相
似翻覺情濃思不堪

右海棠



題畫馬

沙苑秋深苜蓿肥五花毛色爛生輝奚官莫把青絲
鞚自是龍媒不受羈

春早漫興二首

淺雲漏日淡無光薄暖輕寒互送將醉眼莫嫌春色
淺東風新染柳絲黃

步出林東過水西可人不見思如迷曉風偏妬牆頭
杏吹盡胭脂汙作泥

古意二首

手織紋羅始落機便將裁剪作郎衣衣成却惜與郎

著落時恐帶酒痕歸
一片如水青銅鏡頻教拂拭任昏沉只為妾顏憔悴
甚照時分曉易傷心

漫興四首

雲[illegible]絡山前秋氣深斜風細雨思難禁清淡曲曲空如
畫不狀愁人此際心
乾坤氛氣日蒼黃南北干戈恣擾攘安得強弓三萬
手向空蓬矢射天狼
常惟稷契杜少陵愁篇苦句每相仍只今世故多難
亂欲寫愁難說未能



天邊消息杳何[illegible]有所思總說梅花春意
早晚時還[illegible]北遠役

寄趙子野二首

又見東風綠柳條谷懷長是怨春朝休文應瘦成何
事未必風流只為詩
憐君落魄不甚[illegible]笑我如君不我離世事只今如[illegible]
劇也甘[illegible]迹向明時

題宗原常暇卷

傳家自有回鑾疏擇術深攻素問篇[illegible]
少君公同侍待他年

題淵明醉像

彭澤歸來縱此身每從醉裏見天真白衣不至渾閒
事自有尋常漉酒巾

送毅東歸十一首

百岩山下萬松青雨露沾濡歲月經莫遣樵夫來剪
伐嚴君體魄暫須寧
手種堂前宮樣梅燕脂染色瓣重臺梅邊好獻慈親
酒暖日花容映醉腮
舊宅年深歲治西蕭條門外帶荒蹊喜聞令尹存忠
厚留我梧桐待鳳棲



文獻流風百世師華川東畔有新祠殷勤為謝同門
友蘋藻時將薦一卮
一曲清江一畝田開居畔釣足長年龐公城市何嘗
入千古令人說隱賢
青村光僻稼軒幽來往過從總白頭酒盞詩篇雖不
廢已應非復少年游
蜻陛趨朝星在戶鑾坡出並日況城鄉書欲寫渾無
暇千里懷思獨此情
容邊別我覺驚心遺汝囊無一寸金歸路遲遲吾頭
熱夢魂隨汝到家林

吾家十世紹簪纓媿我才疎佀不勝雖是文章無可
用詩書遺緒要相承

多年爲客倦馳奔賴爾艱辛植戶門臨别欲言無可
說但將甘旨給晨昏

歸路錢唐莫久留酉陵渡口趂官舟到家已是將殘
臘好會親隣酒撥篘

九月八日灞橋戲題

驢背蕭蕭帽影偏斜風落日灞橋邊玉堂仙客無人
識謾說當年孟浩然

蘭州



洮雲隴草都行盡路到蘭州是極邊誰信西行從此
始一重天外一重天

無題回文七言絶句四首與友人同賦

微醉帶歡春意足客期成約蝶晴多飛花落處焚香
篆亂燕歸時捲幔羅

風生竹徑迷深綠雨過蓮花浴膩紅銅鏡對粧臨牖
北練裙題字戲牆東

芳謝菊葩含重露瘦倚梧桐著輕霜涼宵怯弱襟紈
素遠路將書寫紙長

殘雪喜傳三鵲信早梅欣報一痕春寒欺獨枕鴛鴦
夢冷結雙蛾翠斂顰

客愁

客愁風雨夜沉沉形影淒然小獸爐余只有青燈如骨
肉寂寥相伴到更深

宿寧家縣道中題田家二首

門前柳樹綠雲屯院裏梨花白雪新滿目春光誰占
得不應也彼有來人

攜妻抱子白頭翁遠出城西近鳥東却笑長安名利
客半生多在别離中

歌



黃河水

黃河水西來一折一千里四折東流歸渤海渾濤濁
浪深無底舊傳一清三千年聖人乃出天下安河水
之清一何少呼嗟至治何由還我願河水年年清聖
人在上聖復生千秋萬代長太平

題九江秀色圖

昔聞廬山謎今見廬山[illegible]山之[illegible]仞九江秀
色不可招山南山北是何[illegible]五[illegible]畔綴香爐
直削金芙蓉[illegible]長[illegible]青[illegible]日夕浮畫
圖彷彿不得求[illegible]一千仞英[illegible]想爾從之游

築城謠

朝築城暮築城築城欲高高輒崩江南五月盛霖雨隨崩隨築人人苦大家築城多賣田小家賣產來助錢朝築一寸暮一尺豈是斧民膏血積爭道城高可防賊民力已竭何所益君不見陛下盛德猶如天四海一家千萬年金湯之固非所恃何乃坐令民力敝

白翎雀圖

白翎雀雪作翎群呼旅食啁哳鳴何人翻作絃上聲傳與江南士女聽南人聽聲未識形畫師更與圖丹青圖丹青一何似知爾之生何處是秋高口子草如



雲風勁腦兒沙伯水

五禽言次王季野韻

力作力作人言田家樂誰識田家苦奔趁一百篋種田一百畝田疇非無收不了輸官府但願官府不我虧田家力作非所辭

提胡蘆勸美酒春風三月滿花柳持此一杯行君壽人生壽命不滿百日過一日甚可惜身名倘不立徒令後人哀不如一飲三百杯日日日不管玉山頹

脫袴脫袴人情嫌新不嫌故故袴綻所擁新袴但我布薰風四月天微炎人人著布但脫綿綿袴非不完

失時誰是憐

泥滑滑塗滿泥我身兩足匹四蹄欲行向前不得馳不得馳心勿惱跛鼈也行千里道若教得意早成名自有青雲腳下生

行不得哥哥乾坤滿眼紛干戈荊湖骨如丘江淮血成河道路斷絕可奈何君行將何之欲投遼東去卻向海上過行不得哥哥海水寧可測只今平地皆風波

青潭山神祠樂歌

義烏縣東三十里有山曰青潭山之神曰樓府君發祥應瑞廟食茲土然莫詳其始所自或傳與梁雙林傅大士同時人府君之為神八士有助焉宋慶元間江州守王公寅縣人也始列神之休績聞于朝勅賜廟額曰順應有元至正十五年江州七世孫禕復作迎享送神樂歌三章俾鄉人歲時歌之以祀神其詩曰



青潭山鬱崔嵬窟龍蛇畜雲雷[illegible]若此焉宅欽威稜需福澤靈之游東以西雨[illegible]使凍靈之徠鑾駐翁慶陰陰爛昭昭靈之旂翠苕[illegible]披瀰秀華紛葳蕤靈之車來雨翰翻文霓驂蒼虬霧[illegible]至形故典顏如茶服如繪霓殷殷慇繽紛恍兮惚[illegible]若存[illegible]奄

常年盍其留兮我將　右迎神青坪山

靈既臨矣觴[illegible]哉[illegible]之[illegible]以我紀哉我酒既[illegible]

其吉兮未我[illegible]既[illegible]舞術以音聲函宮吐羽

左[illegible]在[illegible]秋[illegible]有肅其[illegible]祈秋報

[illegible]造成我哉孔昭豈曰[illegible]假[illegible]誠盡用宴娛

右享神靈臨二

兮厚厚莫高卑高莫可抑卑莫敢我人中處其倚

[illegible]匪靈焉依將孰求我之依靈豈無斯春秋祀事

多儀靈既享矣不[illegible]嗟我民人若害災災有札瘥

害旱饑荒有干戈[illegible]加惟靈威力善拒排蕩滌妖

沴蕃其[illegible]如坻老老稚孩適以娭靈之

福我匪我私好生之[illegible]兮靈將逝兮不可稽首

下尻高拜[illegible]于[illegible]祀靈之恩

右送神兮厚三



趙將軍歌

趙將軍須[illegible]六尺身年未四十勇且仁不獨好

武兼好文[illegible]鳥號滿挾月旗[illegible]天[illegible]高凌雲[illegible]毛

紫馬[illegible]王勒雙[illegible]寶劍青萍紋自從[illegible]冠須[illegible]及

此百戰成功[illegible]有時開[illegible]即緩帶席上濟濟延[illegible]

月夜投壺翠竹下風展[illegible]紅蓮[illegible]詩[illegible]

[illegible]隆更對峨眉類[illegible]山下大河上展城屹立

重關近控西夏遠西域[illegible]蕃漢多居民　聖皇[illegible]

念重邊西爽夏一視施威恩將軍[illegible]詔來坐鎮上體

兮意綏遠人[illegible]羌[illegible]首咸慕義奉贄納款歸如奔設

施布置未期月[illegible]稽[illegible]遐荒[illegible]豈不見昔時漢家

趙充國金城既守田兆屯其策十二務持重夷[illegible]帖

服稱如神古今邊將推第一竹帛所載光焞焞將軍

將軍重自愛太史有筆吾將俾

題積慶堂歌

武川之谿浙水所發源西流到金華合為雙溪波流

益汪[illegible]當其發源處粵有徐氏居其村渠家[illegible]世尚

詩禮種德植義素以積善著有弟與昆有子及孫一

門之內藹然[illegible]溫[illegible]世業不隕[illegible]之所積是乃慶所

存試觀在昔或七葉珥貂或三世列戟悉由微賤高

其門積德所致[illegible]謂無其因彼有[illegible]肆惡乃[illegible]

富安榮者天之未定非天[illegible]我願徐氏有引而

勿替百世雖遠慶益敦[illegible]于不信請看武川水源深

流長非可誣

擬唐凱樂歌

按唐書樂志凡命將出征有大功獻俘馘其凱樂

鐃吹二部樂器有笛篳篥笳鐃吹歌七種迭奏破陣樂等四曲一破陣樂二應聖期三賀聖歡四君臣同慶樂初太宗平東都破宋金剛其後蘇定方執賀魯李勣平高麗皆備軍容凱歌以入貞觀顯慶開元雖乃並無儀注而太常舊有破陣樂應聖期兩曲歌辭至大和三年始具儀注又補撰二曲爲四曲今觀其辭語意兒近無足取者乃因用其曲名別撰歌辭以備採擇云

破陣樂

惟皇膺寶曆受天命以與赫赫揚神武隆隆震天聲乘黃鉞白旄四征討不庭蠢彼梟獍徒屯蜂蟻營營薾斧代朝菌一揮不留行大憝既已夷乾坤永清寧



應聖期

千載開昌運三靈協睿謨金輪神化衍玉牒慶源錯礪帶河山誓幅員夷夏圖大明真普遍萬物盡昭蘇制作與王夏歌謳屬帝虞從此承平後禎祥紀瑞符

賀聖歡

軒轅垂衣裳虞庭舞干羽至治一以致垂作物斯契闔闢侔乾坤經緯用文武澤均流泉仁風動率土大君德猶龍群臣拜如虎萬歲復千齡太平亘來古

君臣同慶樂

天地既開泰君臣咸應期明良元一體慶樂得同時魚水情真契龍雲勢每隨周王資望奭虞后賴皋夔鼓舞千年運經營百世基賡歌一堂上共咏角招詩

澠池縣丞王侯殺虎歌有序

洪武四年四月括蒼王侯照陽爲丞於澠池先是境內虎害人者無虛月民以爲患侯至則爲文與城隍神約日令以往虎盡去即不去責且有所歸言甚激切已而果絕迹民以爲王侯德化之所致也余道經澠池目擊其事因爲作歌



澠池之境最多虎道路行人共愁苦終風吼怒振塵沙落日驚魂慘烟雨王侯奉 詔來作丞民有創痍手撫摩下車丕謁城隍神親爲文移對神語爲言幽顯雖有分我與爾神均守土猛虎今歲實害人責不在予還在汝早遣惡類離境中爾神無愧爲民主精誠一念既感孚陰遂潛驅固其所擇吏郎夫中夜馳畊農百容凌晨聚前時出戶即畏按字將安字接諸童猶猶相謂言孰使吾人樂居處我侯之德與神通故令聲沴成猶逃豈不見古來循吏美績多虎有渡江及度河澠池之事同不磨王侯王侯奈爾何

君臣同慶樂

天地既開泰君臣咸應期明良元一體慶樂得同時魚水情眞契龍雲勢每隨周王資望輿虞后賴臯夔鼓舞千年運經營百世基賡歌一堂上共咏角招詩

澠池縣丞王侯擊虎歌并序

洪武四年四月括蒼王侯照陽為丞於澠池先是境內虎害人者無虛月民以為患侯至則為文與城隍神約日令以往虎盡去卽不去責且有所歸言甚激切已而果絕迹民以為王侯德化之所致也余道經澠池目擊其事因為作歌



澠池之境最多虎道路行人共愁苦獰風吼怒振塵沙落日驚魂慘烟雨王侯奉詔來作丞民有創痍手摩撫下車走謁城隍神親爲文移討神語爲言幽顯雖有分我與爾神均守土猛虎今敢肆害人責不在予還在汝早遣惡類離境中爾神無愧爲民主精誠一念旣感孚陰遂潛驅固其所驛使郵夫中夜馳畊農賈客凌晨聚前時出戸卽畏虎今日連村皆接堵童謠籍籍相謂言孰使吾人樂居處我侯之德與神通故令孽沴成銷沮豈不見古來循吏美蹟多虎有渡江及渡河澠池之事同不磨王侯王侯奈爾何

曲

南城曲二首

素羅束髮雙髻拖大紅衫子小紅鞾並馬早出南城路問人杏花多未多

南城杏花如錦紅就花索酒醉春風郎君入保猶未滿為言歸去莫匆匆

次友人離別曲

東風吹春滿南陌楊柳青青李花白花柳年年好顏色妾容已覺今非昔

自從結髮為君婦君住長安幾寒暑定知昨去宿青樓不侶孤閨長夜苦



丈夫漫道功名好不道別離人易老令人却羨田家郎白頭夫婦得成雙

江上曲

木蘭船繫門前對阿誰今朝梓船去去時為問幾時歸約道歸時日須暮江上風水不可期日暮不知歸不歸

荊樹曲

紫荊樹當門青衆枝只共一本生去年風吹北枝損憔悴南枝顏色惱北枝今歲青如前南枝顏色皆鮮

鮮樹木無知寧有意同本故應休戚係君不見桃生
路井上李樹生桃旁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僵桃李
異樹尚如是況此一本相連理人皆兄弟無則已若
有還須荊樹比

憶別曲

低低門前兩桑樹憶君別時桑下去桑樹生葉青復
青知君須臾還如故桑葉成蠶蠶作絲絲絡絡織作縑滿
機欲將裁作君身衣恐君得衣不思歸

荊門曲

任城北行三百里官樹如雲夾河水樹深水淺船行
遲五日纔到荊門西
荊門津吏不開牐前船後船[illegible]
程落月在地登車行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三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四

[illegible]郡陽三臺劉傑編輯
[illegible]陵[illegible]劉同校正

論

河圖論

河圖出於六經未作之前六經之作二千餘年於此
矣而其為說未明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
則之夫圖出於河伏羲因之而畫卦書出於洛大禹
因之而叙疇固也而其說所以及今未明者其失在
於不知圖書之辨自今觀之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
四為肩六八為足五位於中以奇耦相對而數九者
劉氏所謂河圖朱子所謂洛書也一六居北二七居
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以生成相配而數
十者劉氏所謂洛書朱子所謂河圖也然朱子之以
九為洛書十為河圖謂本乎邵子之說而邵子特曰
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而已且九一三七二
四六八之圓其象圓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圓其象
方則邵子以九為河圖而十為洛書蓋未可知故朱
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為可疑
[illegible]曰安知圖之不為書[illegible]是故不[illegible]

於此也先儒或以爲河圖即八卦亦本乎乾鑿度及平子傳所載太乙下行九宮法以爲即戴九履一之圖而指其爲河圖或以邵子爲主或以列子爲證而皆以九爲圖十爲書或又以先天圖爲河圖生成之方圖爲洛書此其爲說各有所據而初莫有至當者焉然孰知九與十之皆爲河圖也何者奇耦相對而象圓者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生成相配而象方者河圖之數合而有屬者也圓圖以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相對而中以五縱橫皆十五即方圖之五十居中方圖二圖皆河圖也然則何者爲洛書洪範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言其洛書之文乎鄭氏曰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蓋文以錯綜而理藏焉謂之書數以布列而象寓焉謂之圖圖經而書緯圖約而書博者也是故知圖之爲圖書之爲書則有以知昔之所謂洛書者皆非洛書而河圖非止於一圖矣故曰河圖之說所以及今未明者其失在於不知圖書之辨或曰果如斯言則當其時圖之數固宜易見而書之文實繁而難詳不幾於怪妄矣乎曰非然也昔歐陽子嘗以河圖洛書爲怪妄矣而曾氏非之曰以非所習見則果[illegible]



[illegible]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illegible]盡於耳目[illegible]又亦可謂過矣嗚呼曾氏之言固子之所以爲言[illegible]

## 六經論

六經聖人之用也聖人之爲道不徒有諸已而已也固將推而見諸用以輔相乎天地之宜財成乎民物之性而彌綸維持乎世故所謂爲天地立極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者也是故易者聖人原陰陽之動靜推造化之變通以爲卜筮之具其用在乎使人趨吉而避凶書者聖人序唐虞以來帝王政事號令之因革以爲[illegible]之具其用在乎使人圖治而立政詩者聖人采王朝列國風雅之正變本其性情之所發以爲懲勸之具其用在乎使人[illegible]禮乎天秩[illegible]宗廟以及人之大倫其威儀等殺秩然有序聖人定之以爲品節之具其用在乎明[illegible]上下樂以達天地之和以飾化萬物其聲音情文翕然以合聖人協之以爲和樂之具其用在乎參功德格神人春秋之義尊王抑霸內夏外夷誅亂賊絕僭竊聖人直書其事志善惡別是非以爲賞罰之具其用在乎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由是論之則六經者聖人致治之要術經世之大法[illegible]

天下者所不可一日以或廢也孔子嘗曰我欲載
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後世學者因以
謂聖人未嘗見諸其行事而惟六經是作顧遂以空
言視六經而訓詁講說之徒又從以浮辭曲辯衍亂
之其弊至于今幾二千年於是聖人致治經世之用
微矣嗚呼聖人之用載於六經如日月之明四時之
信萬世無少替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世
故之所以久長而不壞者繄孰使之然也或曰六經
聖人之心學也易有先天後天之卦乃聖人之心畫
書有危微精一之訓乃聖人之心法詩者心之所發



而禮由心制樂由心生者也春秋又心之外傳心之典
也又曰說天莫辯乎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辯
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辯乎詩由吾心統性
情也說理莫辯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辯
乎禮由吾心有天序也道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備人
和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也然則
以聖人之心言六經者經其內以聖人之用言六經
則經其外矣心者其本而用者其末矣舍內而言外
棄本而取末果可以論六經乎曰非然也心[illegible]
而經則不可以內外分內外一體也而尤不可[illegible]

六經[illegible]人之[illegible]諸心而不及於用者[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心者也況乎六經爲[illegible]
[illegible]聖人之[illegible]以言之則聖人之道登易
[illegible]心爲[illegible]之全固在是矣若夫徒
[illegible]及于[illegible]無用之學佛老氏之所
[illegible]所以言[illegible]人之經哉

四子論

[illegible]語大學中庸孟子也論語孔子及門人問答
之[illegible]言而記子曾子有子之門人大學亦孔氏遺書
六經一章孔子之言而曾子所記傳十章則曾子之



言而門人[illegible]三十三章子思之所作孟子七
篇孟子所[illegible]門人之所述也論語先處時已
行[illegible]校[illegible]注大學中
[illegible]之[illegible]孟子[illegible]列於[illegible]
子[illegible]大[illegible]河南程子
[illegible]而表章之言語孟子亦各有論
[illegible]子論[illegible]孟子[illegible]
之[illegible]朱子之說[illegible]
[illegible]六經皆並行而教學者
[illegible]先[illegible]治六經[illegible]

四書四書通則六經可不治而通也至於六經四
所以相通之類則未有明言之者以予論之治易必
自中庸始治書必自大學始治春秋則自孟子始治
詩及禮樂必自論語始是故易以明陰陽之變推性
命之原然必本之於太極太極即誠也而中庸首言
性命終言天道人道必推極於至誠故曰治易必始
於中庸也書以紀政事之實載國家天下之故然必
先之以德峻德一德三德是也而大學自修身以至
治國平天下亦本原于明德故曰治書必始於大學
也春秋以責王賤霸誅亂討賊其要則在乎正誼不



謀利明道不計功而孟子尊王道卑霸烈闢異端距
邪說其與時君言每先義而後利故曰治春秋必始
於孟子也詩以道性情而論語之言詩有曰關雎樂
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禮以
謹節文而論語之言禮自鄉黨以至於朝廷莫不具
焉樂以象功德而論語之言樂自韶舞以及翕純皦
繹之說莫不備焉故曰治詩及禮樂必始於論語也
此四子六經相通之類然也雖然總而論之四子本
一理也六經亦一理也漢儒有言論語者五經之錧
鎋六藝之喉衿孟子之書則而象之嗟乎豈獨論語

孟子爲然乎故自陰陽性命道德之精微至于人
日用家國天下之所當然以盡乎名物度數之詳明
予六經皆同一理也統宗會元而要之于至當之歸
存乎人焉爾

## 分野論

分野之說其傳也遠[illegible]春秋傳始詳焉春官保
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illegible]封域皆有分星以觀
妖祥左氏內傳曰[illegible]大火外傳曰歲星
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illegible]此分野之說見於周禮春
秋傳然也至[illegible]漢地理志乃言分野爲始密謂奎婁爲東



井輿鬼之[illegible]分野周[illegible]柳七星張
韓爲[illegible]虛危魯爲奎
婁宋爲房心[illegible]吳爲斗牛粵爲
牽牛婺女[illegible]有郡國所入度非
古數也今[illegible]不可言[illegible]一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
玄枵齊也[illegible]大[illegible]也實沈晉也
鶉首秦也鶉火[illegible]是鄭也大火宋也
析木燕也[illegible]左氏[illegible]心宋[illegible]其咎實在
爲商[illegible]其[illegible]分野之說社主用客[illegible]
子之[illegible]以爲[illegible]古者

也然而吳越之地南而星紀則在丑齊之北玄枵則在子魯之東而降婁則在戌東西南北往往相反而不相配是則誠爲有可疑者杜預等註既莫能詳而鄭氏則謂諸國中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夫有其書而既亡此後之人所以求其說而不得自漢以下星官史家[illegible]之以[illegible]分毫析縷各極其至而十二次之分野[illegible]莫有明言之者嗟乎夫豈以不足言而弗言之[illegible]天文志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爲言國以疏遠及賈公彥輩乃援古者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爲證



若然則三代之分野皆當不同而列所屬亦必有同爲者矣嘗試論之分野猶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野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整然之分野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二宋南海燕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illegible]河間河中曰[illegible]野者指列星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星土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若不相[illegible]其爲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分野在天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縱橫之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分野之整然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於天之北極爲天之首其體反背故有吳北魯東之差其惑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水火金木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星焉所謂象也豈惟五星哉凡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其之形也而其星在天象之謂也地有是形則天有是象有是星則有是名曰



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是名而舉以爲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徵諸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有以知之也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巴蜀非若諸國之顯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之分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曆家之所取驗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抑分野之說固豈專係於是哉

正統論

一統之說本乎春秋當周之東遷王室衰微夷狄
國而楚及吳徐並僭王號天下之人幾不知正統之
所在孔子之作春秋於正必書王於王必稱天而僭
竊之邪皆降而書子凡以著尊王之義也故儒者以
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統之義於斯為著
歐陽修氏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
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是非有難明故正
統之論所爲作也嗚呼三代之下有天下者大氐皆
不正不一而不能合乎至公大義之所在是非之際



於是難明者多矣蓋當其難明之際驗之天文則失
於妄稽之人言則失於偏是故熒惑守心應乎魏文
帝之殂而吳何無他故若可以魏爲正矣然月犯大
心王者所惡則蜀昭烈之殂實應之而吳亦無事也
是蜀亦可得正也此非失於妄哉自晉之滅而南爲
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
陳而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
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推其統曰隋授之後周後周授
之後魏此非失於偏哉嗚呼論正統而不推天下之
至公據天下之大義而溺於妄與偏者亦不可語春

秋之旨矣且歐陽氏正統之論以謂正統者聽其有
絕有續而後可不必猥以假人而使勿絕也猥以假
人而使勿絕則至公大義有所不行矣故正統之序
歷唐虞夏商周秦漢至漢建安而絕魏氏竊取漢鼎
得之既不以正劉氏維漢崎嶇巴蜀又未嘗得志
於中國而孫氏徒保守江表而已皆不可謂之天下
之正合天下于一者也及晉有天下而其統始續故
自泰始元年復得正其統至建興之亡正統於是又
絕矣晉氏既南天下大亂故自東晉建武之始止陳
貞明之終二百餘年其間乘時並起爭奪僭竊者不



可勝紀其略可紀者猶十六七家既而大小強弱自
相并吞而天下猶分爲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爲後
梁而爲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爲東魏北齊而爲二
雖合紛紛莫适爲正皆不得其統正統於是又絕矣
及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并後周又并陳然後天
下合爲一而其統復續故自開皇九年復得正其統
而唐繼之自天祐之亡正統於是又絕矣梁氏弒其
君盜其國以梁爲僞國也後唐之興藉口名正而言
順實非所以復唐晉氏受國於契丹尤無足議而漢
周亦皆取之以非義況此五代者皆未嘗合天下于

一則其不得以承正統夫何疑及宋有天下居其
正合于一而其統乃復續故自建隆元年復得正其
統至於靖康之亂南北分裂金雖據有中原不可謂
居天下之正宋既南渡不可謂合天下于一其事
類於魏蜀東晉後魏之際是非難明而正統於是又
絶矣自遼并于金而金又并于元及元又并南宋然
後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而復正其統故元之紹
正統當自至元十三年始也由是論之所謂正統者
自唐虞以來四絶而四續惟其有絶而有續然後是
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也嗚呼吾之說至公大義之



所存歐陽氏之所為說也歐陽氏之說廢則吾之說
不行於天下矣

改元論

古有改正朔而未嘗有改元非無改元也弗以是為
重事而弗之異也夫有國者將以明一代之制度也
於是乎有改正朔若稱元年而後累數之者是蓋史
官紀述之常體所以志夫人君在位之久近者也是
故春秋於魯公即位之始皆稱元年公羊傳曰君之
始年也史記漢興以來諸侯世表高祖功臣侯年表
類於每國書某王元年皆作元年淮南衡山列亦稱淮

南元年許慎注云始封之年也夫魯周之諸侯王
諸王侯者漢之臣子也使改元果為重事耶則信如
議春秋者所謂諸侯不得改元非王者不改元矣然
何周之諸侯漢之臣子不皆襲稱王者之年而各自
改元而春秋史記乃又因其舊而書之耶故曰古未
嘗有改元也古者之帝王世紀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
在鶉火更為受命之元年其更為元年也秦曰受命
於是始稱王及周之衰列國爭稱王其始即位將不
過以諸侯之元而及既王矣則將以自異也於是又
改稱元年故史記秦惠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汲冢紀



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其所以改元者
蓋亦以稱王之始也豈以為重事而異之耶自
漢以後一變然文帝之始後元再變為武帝之名年
以建元後世因之遂至於改元矣嗚呼既已稱元而
又改元不惟改元而又名年以建元記注繁蕪莫之
勝紀是以…甚矣或曰使改元不以為重事而道
史官紀述之常體則曷為變一而為元也吾聞之注
禮曰人君即位欲其體元而居正故不曰一年一月
也曰元年曰元日此唐虞三代之所常稱又何足
為異乎

兵論上

古之用兵以圖天下之事者未有不以其名而能有成者也夫名者豈可以僞爲哉天命人心之所屬者有以應而順之焉耳故應天順人者名之所以立也吾觀於書於湯武之事見之湯之伐夏也有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武王之伐商也有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嗚呼湯武之師以至仁伐至不仁者也吾考其告語之際未嘗不舉本於天命人心以爲之名其言之豈非應天順人者名之所以立乎名之立師之所以成也此湯所以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而武王所以一戎衣而天下定也湯武以後用兵而有名者蓋鮮矣雖然吾於漢之高帝猶有取焉秦爲無道天下所共患苦諸侯並起孰不名其師曰誅無道秦秦已滅亡諸侯各有分地而楚漢角戰彼此成敗猶未可知方項籍與沛公入關懷王不遣籍而遣沛公是遣人皆謂漢事之成實原於此而吾以爲不在入關之時乃定於爲義帝發喪之日何者懷王立爲義帝楚漢皆北面事之於是



於義帝而沛公發喪告之則…以天下之師公天下之義王矣天命人心之所屬於此可見矣天下之歸漢可以計日待用能不五歲而帝業成鄉使高帝不用董公之說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董公之言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此正武王…孔子正名之意高帝之明固宜有出於此矣然…以從用兵而有名者豈不猶於高帝見之…之師亦庶幾…君子又不可徒以…論之矣…謂用兵之名有五一曰義兵二曰應兵三曰忿兵四曰貪兵五曰驕兵然吾謂義兵得以兵之名王者之兵皆義兵也漢高帝諸葛亮之兵是也至於應兵亦王者所不能免焉者也外是則雖湯武之三十六將亭王壽王邑符堅百萬之衆吾未見其有名也嗟乎用兵一也有名無名之間而事之成不成繫焉名之一正則天命人心自不能以他屬而世之用兵欲以圖天下之事者乃不審於是焉何邪然天命本難知而人心實易見因人心之向背以驗天命之去留而兵用焉王者之興如是而已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夫待時而動而正名以爲先下擧帝亦

不成者吾未之信也

兵論中

取天下者必先定其所守得所守則天下之勢在我而兵力所向可以無往而不克昔之有天下者鮮有不審於審天下之勢者焉方三國之分裂也魏之境北盡幽冀南盡揚雍而都洛陽吳之境北據江南極海盡有交廣之地先都鄂而後建業蜀之境盡益與梁而都成都鼎峙而立其正爲不大相遠而吾未嘗不歎魏氏之無謀也夫鄂枕大河上游建業亦以大江爲限而成都有劍門以爲天險者也今而吳蜀實



守之陝以西有長安其地四塞爲固左殽函右隴蜀依山帶河而內沃土千里秦漢之所都洛以南有南陽其地袤邊數百里皆沃衍之壤東有漢輿鳳林以爲關南則荊渚屬於漢北有白崖聯絡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光武之所興王此兩地者又非鄂建業成都之比一能守之則其勢足以制中原而控天下今魏氏乃有其地而不居而洛陽是守夫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非若長安南陽之形勝爲天下之□險可恃以立國也故夫吳蜀不滅則魏終不能以肩是故周瑜嘗請于孫權欲并張魯據襄陽以戚

諸葛亮之說先主欲命一將將荊州之衆以向宛洛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及吳蜀合而攻魏赤壁之役雖以曹公之智率步騎十萬之兵而周瑜以三萬人敗其衆渭南之役雖以司馬仲達之能全魏諸將之勇而諸葛亮以十萬衆挫其徒何者天下之足以爲守者不能守則天下之勢非我所能有故我之所向無往不受制於敵矣是以戰於夷陵魏必合吳而後蜀可勝而漢中之役吳蜀復合而遂以勝魏然則吳蜀合而魏之不亡者幸也故吾於三國未嘗不歎魏氏之無謀也雖然曹公司馬仲達不足道也而諸葛



亮亦未爲得焉夫成都雖以劍門爲天險然其險也守則不可出出則不可繼饟就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據天下哉故亮之棄荊州而就成都亮之失也荊州以江陵爲要上有夷陵下有武昌洞庭且其左漢陽固其右視成都則四達之會也亮有之而弗爲守則其區區一隅而不能以完其志之所欲爲無疑矣抑非特亮爲然也項籍之其足以百戰百勝非漢高及也高帝已入長安而籍猶據有之既還高帝漢中則宜定以爲守矣不知出此而乃東都彭城彭城者山東之要害而非天下之勢之所繫也故

高帝卒以還定三秦而天下之勢已在漢而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何益於事爲哉故其事之無成非不幸也宜也故吾謂項籍之才足以奪天下諸葛亮之才足以治天下而皆不善於審天下之勢者也不善於審天下之勢而欲以有天下亦惑矣

## 兵論下

極天下之智始可以用兵兵之變無窮必我之智亦無窮也然後兵皆足以爲吾用兵之用有正有奇而奇又有二焉有奇之正有奇之奇嗚呼用兵而至於奇之奇則其變不可勝窮智之用其變亦不可勝



言矣故用兵者非用兵乃用智也用兵而善於用智者寡可以勝衆不善用智雖衆亦敗也陳餘以二十萬而敗於韓信之數萬王尋王邑以百萬而敗於光武之三千曹公以八十萬而敗於三萬之周瑜苻堅以百萬而敗於八千之謝玄是也故衆常勝寡寡勝衆常道也至於以寡勝衆則非極天下之智而神於兵者不能也夫極天下之智而神其用於兵者其變術大氐不由於古法而出奇合變特顧其一時方略之如何霍去病漢之名將也武帝欲教以兵書乃曰顧方略如何不至學古兵法則兵固不可以法傳也

之歸師勿遏曹公所以敗[illegible]也[illegible]犯之[illegible]圍師勿迫趙充國所以殺先零也[illegible]太宗犯之[illegible]仁杲百里而[illegible]將孫臏所以殺龐涓[illegible]者犯之而破秦[illegible]犯之而破敖[illegible]強而避之[illegible]亞夫所以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光武犯之而破尋也[illegible]犯之而[illegible]兵少而勢分者敗鄧艾所以[illegible]也曹公[illegible]之[illegible]袁紹而斬顏良[illegible]敵而易將[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師也秦[illegible]用之將白起而破趙[illegible]者不可悉數皆所謂[illegible]之奇而非法之所得勝[illegible]則兵之不可以法傳也明矣蓋法有定論而兵



無常形勝一定之法而[illegible]以應無窮之變則勝負之數已[illegible]往而不[illegible]乎[illegible]天不以法爲守而以法[illegible]用[illegible]法而生法[illegible]法而會法順求之於古逆之於今出入縱合[illegible]制[illegible]取合[illegible]從非[illegible]天人莫知吾之所以然雖吾亦不能究其所以然[illegible]之極天下之智[illegible]之變[illegible]於無縱[illegible]臨時不可必知所可必知者[illegible]之不能[illegible]也孫武之書曰兵[illegible]之勝不可先傳又曰[illegible]正之[illegible]不可勝窮又曰人皆知我所[illegible]勝之形而莫[illegible]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illegible]不復而[illegible]形於[illegible]

言之以兵爲書者無若孫吳後世之言兵者無不亦
孫吳之書足學按其書之遺法以取勝者有矣然武之
自言如此則其法誠有不然於言於其書者矣是以
趙括能讀父書而藺相如謂徒能讀之不知合變也
至括論兵雖其父奢無以難之而奢不以爲能且知
其必敗者知書之無益於括而智之在我者非特書
之所不能盡言而亦非吾口之所能宣也嗚呼世之
徒能如括者多矣況乎又不皆能如括焉宜乎良將
之無聞於後世也



## 河圖辯

河圖出於書契未作之先載籍以來幾千年於此矣
而所以爲河圖者其說未明也易係辭曰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書顧命曰河圖在東序論語曰河不
出圖河圖之名見於經者如此而其爲體則圖未始
經見也後世儒者因其體之不經見也遂以其私
傳臆說互相模擬穿鑿聖秘淺爲道妙各自以爲得
其說矣然卒莫有至當之歸於是河圖者天地自然
之數而聖人所以示萬世陰陽造化之理者乃反視
之若神奇恠妄者焉自今觀之則劉氏之說者門
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三十五中洛書之文
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是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也爲劉牧氏之說者曰一
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者
洛書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者
河圖也是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也二氏之說其相
反也若此邵子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又
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畫也畫州
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世皆謂邵子以十爲圖而九
爲書也然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一六二七之圖其



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十爲
書乎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者也亦皆以九爲圖
十爲書而朱氏推序其源流以爲濮上陳摶以先天
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子放以
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
牧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程子許
易大傳大衍祖劉氏說也及新安朱子始力詆劉氏
之非而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
爲合書以爲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
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爲洛書十爲河圖矣

後何疑焉而猶曰易與讖之卦數識相表裏又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則朱子尚不能無疑於此也臨邛魏氏則又疑朱子之說以謂朱子始以九圖十書爲劉長民託之陳圖南所而闢之而引邵子爲證然邵子第言圓方而不言九十果孰爲書孰爲圖也又謂華亭蔣山以先天圖爲河圖五行生成數爲洛書戴九履一圖爲太乙下行九宮數此不爲無見者然九宮數見之乾鑿度張平子傳即所謂太乙圖而劉牧以爲河圖固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縱橫停當其爲古書無疑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陳圖南爻



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子乃大明今定爲河圖無明證而洪有可取者是則魏氏雖擬朱子之說而亦無有一定之論也厥後言河圖者復數家新安羅端良言以河圖示人謂建安蔡季通得於蜀隱者其體如車輪白黑交錯而八分之以爲八卦純白者純陽而爲乾純黑者純陰而爲坤黑白以漸殺之而爲餘卦此其一也江東謝枋得以爲嘗傳河圖於異人其爲狀依倣八卦以爲體坎離中畫而相交焉乃與方士抽坎塡離之術相彷彿此其二也或曰凡與太極圖合者乃河圖也或曰[illegible]十二圖皆河圖也由是論

之恍惚之論河圖其爲說甚不同也後世將孰從而孰信之且河圖出於伏羲之世至孔子時數千年矣其間羣聖人未嘗言之孔子固嘗言之矣而不言其所爲圖自孔子以來又千餘年亦未嘗有明言之者而自近世關氏劉氏以後乃若是紛紛而莫之統壹爲余聞之師劉歆以八卦爲河圖王肅曰河圖八卦也王充亦曰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此其爲知河圖者以余論之請聖人因河圖以爲八卦亦可謂八卦即河圖則不可係辭明言聖人則之則之云者因之以爲之之謂也孔安國曰伏羲氏王天



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是則聖人實因河圖以畫八卦其可即謂河圖爲八卦乎大抵諸儒因其體之不經見也故得以肆爲異說而莫之極而亦孰知河圖之體未嘗不見於經也係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朱子釋之曰此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也是河圖固經之所載而凡爲者也竊意河之所出者此則其本文謂之本文者自一至十五十五點有如星象故謂之圖也其位以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左右四九居左五十居中以生數合成數而分配

此者其本文自然之定位也[illegible]十
爲衍子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爲
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南[illegible]則各以
其類交錯於外而八卦定矣於是伏羲則之而乾[illegible]
艮巽坎離震兌之卦畫焉是則聖人之因河圖以畫
八卦苟謂河圖即八卦亦可也或曰審如斯言則以
八卦爲河圖固有可徵然謂河之所出者天一至地
十則爲其本文無乃涉於怪妄歟曰非然也天地啓
造化之祕以示萬世則其事固非世之數數然者歟
陽子嘗疑河圖洛書爲怪妄矣而南豐曾氏非之曰



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
爲可喜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嗚呼曾氏之言
固予之所爲言也

洛書辨

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昔鯀陻
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
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
敘初不言洪範爲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爲洪範也蓋分圖書爲
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

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
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
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
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爲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
言也遂皆信之而莫之辨[illegible]然孰知河圖洛書皆
非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敘而
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爲洪範其不可信者六
夫其以河圖爲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爲九者
即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
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



北以水生成於其位也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故二
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以至東西中之爲
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
五天數也皆白文爲陽爲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
數也皆黑文而爲陰爲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
生成之位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
若洛書之爲洪範則於義也何取不過以其數之九
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爲五行而五行豈有
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illegible]則
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illegible]

其次陽數奇五[illegible]三[illegible]應後[illegible]右其爲陰數偶[illegible]
其行陰陽奇之數二十有五[illegible]陰與[illegible]之數二十
爲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illegible]於陰陽奇偶
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爲九疇則洛
書之爲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是
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爲四十五而效河圖之奇
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止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
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illegible]
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illegible]
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



三德者治之所以維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
庶徵者[illegible]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illegible]之道
是[illegible]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illegible]人
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illegible]以爲
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illegible]大
一抵十者皆合義數必有四而後明[illegible]發
推之不[illegible]乎漢儒徒見易係以河圖[illegible]而
洛書之數九遂以爲九疇耳若[illegible]下
也伏羲畫卦何爲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
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圖

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矣河圖固五行之數矣
五行特九疇之一[illegible]如斯言則是復有八河圖而
後九疇乃備也若[illegible]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
之數而洛書之[illegible]乃止於四十有五復以洛書爲九
疇則其子目[illegible]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
圖以足之[illegible]化之示人者不亦既疎且遠乎而況
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爲少庶徵之十不
爲多三德之三不爲細福極之十一不爲鉅今乃類
而數之而牽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齊於庶
徵之恒陽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



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
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并圖五行
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
字爲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爲禹之所敘則可以爲龜
之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矣既有是六十五字則
九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
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爲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
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則
其爲贅尤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以箕子之
陳九疇首以鯀陻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

五行首於木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彝倫之所爲斁也水旣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彝倫所爲叙也彝倫之叙即九疇之叙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汩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畀所謂錫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董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文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



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爲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叙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成發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叙之猶羲文之畫卦也而其曰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爲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

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要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illegible]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illegible][illegible]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哉亦[illegible]矣人[illegible]十筆粲然者冠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illegible]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illegible][illegible]二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illegible]也於洪範河與焉群言淆亂質諸聖而止河[illegible]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與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與劉牧氏嘗言河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



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illegible]天一至地十者[illegible]洛書之數其[illegible]所[illegible]洛書之數異亦不出於是矣是故朱子於易[illegible]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illegible]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爲主而外爲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而[illegible]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illegible]以

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即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主成相配即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而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爲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爲太陽之位九爲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爲少陰之位八爲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爲少陽之位七爲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爲太陰之位六爲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耦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繫辭未嘗明言然即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並出焉則猶不能不惑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苟有出於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傅會之說其甚者蓋莫如以洛書爲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 湖清辯

義烏縣治西有繡湖自昔相傳云湖水清出狀元在宋季時言屢驗至正四年歲當大比其夏湖復清邑人曰今年大比而湖清其爲邑士科第之兆明矣既而士之貢於有司者皆不中邑人曰天之示人雖顯而其定於冥冥者人莫得而測也又其或者將應於他日乎而諸鄉之士有不得與於鄉舉里選以爲耻者則爲之說曰今縣令之爲政也寬而明惠而矜人和而訟平年豐而歲登湖之清此造物也所以彰其善云爾則作爲夸誕之辭以鋪張之客有聞而詰之曰楚旣失矣齊亦未爲得也何也湖之清與否適也清而應與否亦適然耳且湖之未始淸也士固有取科第者矣彼又何所取徵耶以湖清爲科第之兆訊諸父老按諸圖志雖可徵不誣然其言近於誕焉紳者弗道也今而曰邑士科第之兆不驗則縣令善政之符也此其言之無稽不又甚耶縣令之有善政者非今爲然也何不聞於昔而獨見於今耶肆爲夸誕之辭而妄致諂諛之意此曲學阿世者之爲有識之士宜不若是春秋之法紀災異而不書其故洪範之義推五行之運行以關五事之得失而已後世儒者因春秋所書傅會以一時之事同洪範所載相尋其

所致之由故皆失之膠固而不通今也不得於彼而必求於此豈不知其失而循之耶雖然彼誠不足以語此也不足以語此則其言之無稽亦誠不足責矣予竊鄙之因志吾言以爲妄言者之戒

原

## 原儒

儒之名何自而立乎儒者成德之稱蓋其稱肇於孔子至荀卿氏論之爲悉而其後復有八儒之目及秦漢以下儒之名雖一其學則析而爲二有記誦之學有詞章之學有聖賢之學士之爲其學者其爲道舉不易也而其尤難者莫難於聖賢之學矣聖賢之所以爲學者何也必其性之盡於內者有以立其本而才之應於外者足以措諸用也方其幼也禮樂射御之節書數之文無非學也凡知類入德之方亦既習而通之矣比其長也三才萬物之理必推而究其極也推其理所以致其知也致其知者思也思則有以明諸心矣仁義禮知心之所具之性也心之明則性之盡也盡性則理之具於我者無不明而視天下無一物之非我矣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也



夫能盡其性則大本立矣而推而至於盡人物之性又由其才有以廣之也故於日用之間以及乎參天地贊化育所以品節調燮之者非才莫有以應之才之用事之所以成也此其所以小可以治國家天下之用而大可以用天下國家也故曰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也是故天下之性無不有以明諸心者性之盡於內而推己以及乎人物使天下皆有待於我其才之應於外也夫有以盡於內未有不能應於外者也不能應於外由不能盡於內矣故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一本也自本諸身以至證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俟諸後聖無二用也其本末體用所以內外之兼至者誠也內而性之盡者其本既立矣外而才之應者其用復周焉誠之至也此所謂聖賢之學者也嗚呼周公仲尼已矣孟軻以後自荀卿楊雄已不能臻乎此而董仲舒韓愈僅僅幾焉於是聖賢之學不明也久矣蓋千數百年而周邵張程諸君子者出始有以爲其學而周公孔子不傳之緒乃續焉本諸易詩書語孟以明時用春秋以斷行事三禮以節人情而後知人所以官兩儀裕萬物者在此而不在彼五三六經

不學虛言而匹夫匹婦皆可以與知道者乎朱子庶
廣張子東萊呂子又皆同心僇力以倡其學至是而
聖賢傳心精微之本經世博大之用發揮無餘矣
然至於今未久也而其學已不復傳凡今世之所謂
儒者剽掠纖瑣綴飾淺陋曰我儒者詞章之學也窮
務虛遠傳會之詞曰我儒者記誦之學也而人亦曰
此所以為儒也嗟乎昔之所謂詞章者唐之[illegible]宋之
歐陽其詞章蓋誠足以華國也昔之稱記誦者漢之
馬鄭宋之劉敞其記誦蓋誠足以窮經也彼亦人也
其記誦詞章而止非若是為國亦何取其為儒之名耶是



故吾所謂聖賢之學者皆古之真儒而今世之稱記
誦詞章者莫不為孔子之所謂小人儒荀卿之所訶
賤儒者幾希吾友鄭君仲舒儒者也其所謂儒志乎
聖賢之學者也是吾斯之謂儒而非今世之所謂儒
也鄭君游京師受知今相國遂入經筵為檢討[illegible]
之所庶幾有以自見者乎故吾於其別也告以儒之
作原儒

## 原士

嗚呼人之各習其業以為士為農為工為商[illegible]不一
而其尤難者蓋莫難於為士矣士之難為何也
[illegible]之蘊於內者有以[illegible]而後才之應於外者足以
[illegible]其用也蓋方其幼也[illegible]樂射御之節書數之文至
[illegible]也凡知類入德之方亦既入而通之矣比其長
也三才萬物之理必推而究其極也推其理所以致
其知也致其知者用心思則有以明諸心矣仁義禮
智心之所具之性也心之明則性之盡也盡性則能
不以聞見梏其心而視天下無一物之非我矣故曰
推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也夫能盡其性則大本
立矣而推而至於盡物之性又皆其才有以應之也



蓋自日用之間以及乎參天地贊化育所以品節調
緯之者非才則莫有以應之才之施事之所以成也
此其小可以為天下一[illegible]之用而大可以用天下國
[illegible]也故曰才與誠合[illegible]用天下之治也是故天下之
理[illegible]不有以明諸心者性之蘊於內而推己以及乎
人[illegible]天下皆有待於我者才之應於外也夫有以
[illegible]未有不能應於外者也不能應乎外自不能
蘊於內矣內而性之蘊者其本既立矣外而才之
者其用復周焉非所謂成德達材之士者歟嗚呼士
為士鮮有弗若是矣自世降俗陋道術分裂[illegible]

上之爲業者訓詁而已矣[illegible]章而已矣夫伎訓詁[illegible]
章而堂爲士之事焉斯亦不足以爲難矣況乎訓[illegible]
詞章亦不易能而今之有其不能者又未嘗數數然也
剽掠纖碎緣飾淺陋曰我爲士也穿鑿性命凌厲高
遠曰我爲士也而人亦曰此所以爲士也嗟乎爲士
而止於如是焉固亦何取其爲士耶是以古之爲士
者道德明秀小大無不適於用而後世之士飾虛矯
僞其不卒歸於無用者幾希矣吾友鄭君仲舒久游
京師而客於今相國之門以所[illegible]自見得從事於經
筵殆爲士而適用者也夫京師天下之士之所集也



相國之門又京師之士所由萃也仲舒與之游焉吾
向之所謂士亦嘗有其人乎苟有之其必知之矣抑
天下之廣山林之士如吾向之所云者未始無其人
而仲舒未必盡知之也尙知之其亦能使有以用之
乎嗟乎吾見他日有薦士於相國而使相國盡用士
之名者其必仲舒矣仲舒如上京作原士以爲贈

原諫

人君之職莫急於納諫人臣之職莫先於進諫納諫
難矣而進諫爲尤難進諫之道有其二曰諷諫曰直[illegible]
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是故引義比物從容閑[illegible]

不劫[illegible]而其說已行[illegible]言豈[illegible]
[illegible]諷諫之謂也危言[illegible]行[illegible]逆[illegible]
不[illegible]顏而不忌[illegible]其所乃已[illegible]殺身[illegible]者
直[illegible]之謂也[illegible]上[illegible]下直諫豈不以[illegible]諫必
[illegible]是臣[illegible]其[illegible]君直諫以匡君則君[illegible]至[illegible]
[illegible]臣[illegible]是君[illegible]諫之[illegible]而[illegible]
之[illegible]故曰人[illegible]之[illegible]爲難而人臣之進諫尤[illegible]
進諫之道[illegible]又難也雖然爲人臣[illegible]
[illegible]君諷[illegible]不可不足爲難也苟[illegible]
下而用直諫[illegible]有不[illegible]而況於諷諫其將若



之何於是二者[illegible]嗚呼唐虞三代遠矣
近而論之漢唐之[illegible]莫文帝太宗爲盛
漢文帝寬仁[illegible]諫納[illegible]若馮
[illegible]之論[illegible]張[illegible]之[illegible]所謂諷諫也及賈誼
論時事[illegible]流涕[illegible]引卻愼夫人坐指人[illegible]
說所謂[illegible]也而文帝皆容受之入[illegible]英明能[illegible]
諫如[illegible]臣下而使之[illegible]之言昭陵王[illegible]
論[illegible]所謂諷諫也及[illegible]陳時[illegible]
孝孫[illegible]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所謂直諫也[illegible]
雖不優納而是則以直諫[illegible]施之[illegible]

可也若夫引裾之張孫京房言石顯於元帝王章
王鳳於成帝王嘉鄭崇言董賢於哀帝李膺陳蕃
竇武之徒言閹宦於靈帝長孫無忌褚遂良上官儀言
武氏於高宗張柬之輩言韋氏於中宗孟昶圖言田
令孜於僖宗然皆不免於殺身是事暗君因無事於
諷諫而因直諫以蹈禍亦理之所必至矣嗚呼知無
不諫而諫之以直者人臣之分也傷於直而蹈禍不
測使其君終拒諫之惡而已獲盡忠之害者非人臣
之得已也自古無道之君其過行非一端也而莫甚
於拒諫言而殺諫臣拒一諫言殺一諫臣其事若未



害也而家國之敗亡報之旋踵殆如燭照而龜卜不
爽深可戒哉和陽王先生夙有大志負氣節而敢言
者也今擢居諫諍之職士大夫咸曰先生遇明主諷
諫而諫將無愧而不可合金華王禕歷與先生游因
原夫諫之所爲難者爲之以贈之嗚呼言其所爲難
則其所以不難者固有望於先生也夫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四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五

鄱陽三臺劉傑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序

宋景濂文集序

文章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昔之聖賢其學可謂至矣
其於三才萬物之理仁義道德禮樂制度治亂是非
顯隱鉅細之際凡天人傳心之妙帝王經世之略無
所發而通也夫其知實踐既有得於內矣於是將以
[illegible]而淑諸人也然後托於文章以推其意之所欲



言者故程子以謂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
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闕焉又謂後之人始執卷則
以文爲先平生所爲多於聖人然有之無補無之靡
闕也由是論之所貴文章之有德者非以其明夫聖
人理之明不由其學術有素乎然而古今文章作者
衆矣未易悉數也姑自吾婺論之宋南渡後東萊
呂氏紹濂洛之統以斯道自任其學粹然一出於正
說齋唐氏則務爲經世之術以明帝王爲治之要
川陳氏又深皇帝王霸之略而以事功爲可爲其志
術不同其見於文章亦各自成其家而香溪范氏所

性時氏先後又間出皆博極乎經史為文溫潤縝練復自成一家之言入國朝以來則浦陽柳公烏傷黃公並時而作柳公之學博而有要其為文也閎肆而淵厚黃公之學精而能暢其於文也典實而周密遂皆羽翼乎聖經黼黻乎帝猷踵二公而作者為吳正傳氏張子長氏吳立夫氏吳氏深於經張氏長於史而立夫之學尤超卓其文皆可謂善於馳騁者焉然當呂氏唐氏陳氏之並起也新安朱子方集聖賢之大成為道學之宗師於三氏之學極言異同其門人曰勉齋黃氏實以其道傳之北山何氏而魯齋王氏



仁山金氏白雲許氏以次相傳自何氏而下皆婺人論者以為朱氏之世適故近時言理學者婺為最盛然為其學者上而性命之微下而訓詁之細講說甚悉其頗見於文章者亦可以驗其學術之所在矣嗚呼尚論吾邦之文章所謂無是言則是理闕焉者固班班而是而有之而猶無之無闕焉者尚足謂之文乎吾友宋君景濂早受業立夫氏而私淑於吳氏張氏且久遊柳黃二公之門間又因許氏門人以究夫道學之旨其學淵源深而培植厚故其為文富而不侈覈而不鑿衡從上下靡不如意其所推述無非以

明夫理而未嘗為無補之空言苟即其文以觀其術則知其足以繼鄉邦之諸賢而自立於不朽者遠矣景濂既不求用於世而世亦未有以用之其於文章尤自愛重不輕以示人以禕辱有同門之雅間出其所著俾有以序之禕聞朱子序廣漢張子之文謂其不知年數之不足是以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嗚呼不自滿足而勉焉不息者聖賢之為學也自高遠而底於平實則其學之所至豈不較然矣乎禕輒誦是以序景濂之文以致吾區區之意且因以自厲焉



送鄭君序

豫章鄭君士亨之東遊也與予相好為最深君氣銳才富昌而為文如逸馬健車馳乎九軌之塗捷不可及如奔湍怒濤之在江河浩乎莫之能禦也其自見者既如此而尤樂於取友雖以予之無似亦辱與之定交不貳君之於我厚矣竊願有以質於君夫文者才與氣為之也三代而下詞章之士鮮不以才騁氣駕而為文非才與氣不足以為文然徒恃乎才騁氣駕則歲慆月邁氣有時而衰才有時而盡而文亦有時而躓矣蓋才命於氣氣禀於志志立於學者也孔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我學不厭所謂志立於學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志壹則動氣所謂氣禀於志也苟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成之氣有不衰才有不盡而文有不蹶然者未之有也抑聖賢之業乎志以成乎□者非徒欲見於文而已也文者聖賢不得已而托之以垂世者也六藝之述七篇之作出於歷聘不遇之後而荀卿楊雄亦皆老而著書當其歷聘而未老也固蘄有以見諸用也及卒於不用而後托之於文則文者豈非聖賢不得已而為之者乎後之人志未立學未成大之不圖用天下國家而小



之不思為天下國家之用汲汲焉鰓鰓焉徒因其天資之美口耳之知惟詞章之為務雕刻藻繢以盜名而譁世卒亦歸於泯滅而無傳其於聖賢之道不已末乎斯言也予之所夙聞者也以君之厚我不能不為君道也予有志而學未成者也道所聞以質於君者幸君之輔我使底於成也士亨謂予今茲別去當入山益深入林益密而愈益肆力於為學冀予君之志予之志也於君之別其能不自嫓乎詩云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予所望於士亨故序之以識別

宋左司集序

牖志先生宋公集若干卷褘與公之□□將烈既訂定而編次之因序其後曰公諱元龍字景雲婺之義烏人宋嘉定十六年進士歷溫州平陽池州青陽兩縣尉饒州司理參軍皆有能名遷處州縉雲令改官擢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除宗正寺主簿尋陞宗正丞兼權左司郎官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公之在左司也京局官或挾權貴勢求舉牘輒拒之曰舉牘可以勢取耶宦官陳詢益求建節事下都司議公以謂優異內官寵貴節鉞雖出於特恩主張國是愛惜名器必由於公論於事為不可宰臣俾台令改擬



公曰吾職可罷筆不可改也有宗室與民訟圩田衆莫敢引決公曰於法品官不許佃民田奈何天子屬籍之親乃有爭田訟耶毅然決之歲大旱宰臣請天子拜佛以禱公沮之曰稽首號泥佛常人不屑為顧欲天子為之乎將議括兩淮之浮鹽公以□□□廷而行商賈之事病民而違諸閫之規□□□□□括浮鹽自今日始不可又兩上封□□□□□□□百官萬民皆痛哭流涕言之先□□□□□仕□□公勑其殺富民王倫為非已而措之入□公遂斥去矣郭右史森卿正士也□□□□□□□宋左司亦遭煩言

而鄭清之再入相清之尤嫉惡公掄直或告公有可
以回宰相之意者則應之曰吾生爲正人死爲正鬼
耳於是家食十年卒老以死矣自[illegible]幼時從長老得
公言行想見其人巖巖然不可犯[illegible]之及讀公
家集覆窺其剛大之氣浩然無餒益信公之正色立
朝危言峻行不可奪者一本於誠非世之矯訐而盜
名者可同日語也始公受學鄉先生毅齋徐公僑既
又從四明絜齋袁公燮游徐公考亭朱子門人袁公
宋學士文集卷五　六
象山陸氏弟子公之學蓋會朱陸之異以爲同是以
著於大節表表如是惜乎不克展其所蘊賚志以死
既死史闕其傳其言行又無以暴於後世不亦可悲
也夫故稡序其集特論著其大節俾後有考焉
浦陽文藝錄叙
歷代史家於凡文籍既刪其要而備著之爲志曰藝
文而文學之士復采而列之爲傳曰文藝志以著其
人之文傳以列能文之人也然而志之所著第存其
文之名自傳之所列特叙其人之行能而已夫史必
一代之書無所不載者也於文人之文有[illegible]於六

世道猶可爲乎因憤而死公既斥得罪十有[illegible]猶老無
衢吉二州皆旋予祠祿除知台州以憂不赴蓋歿之
而鄭清之再入相清之尤嫉惡公掄直或告公有可
以回宰相之意者則應之曰吾生爲正人死爲正鬼
耳於是家食十年卒老以死矣自[illegible]幼時從長老得
公言行想見其人巖巖然不可犯[illegible]之及讀公
家集覆窺其剛大之氣浩然無餒益信公之正色立
朝危言峻行不可奪者一本於誠非世之矯訐而盜
名者可同日語也始公受學鄉先生毅齋徐公僑既
又從四明絜齋袁公燮游徐公考亭朱子門人袁公



象山陸氏弟子公之學蓋會朱陸之異以爲同是以
著於大節表表如是惜乎不克展其所蘊賚志以死
既死史闕其傳其言行又無以暴於後世不亦可悲
也夫故稡序其集特論著其大節俾後有考焉

## 浦陽文藝錄叙

歷代史家於凡文籍既刪其要而備著之爲志曰藝
文而文學之士復采而列之爲傳曰文藝志以著其
人之文傳以列能文之人也然而志之所著第存其
文之名自傳之所列特叙其人之行能而已夫史必
一代之書無所不載者也於文人之文有[illegible]於六

是以司馬遷班固諸家間嘗即其人之傳而附錄其文之一二後之君子有志史學而心存至公者於郡邑之間取古今人之文而錄之使其人恃是以不朽豈非史家之遺意乎此宋君景濂於浦陽之文所以集東選而文藝錄所爲作也浦陽於婺雖小邑而山川清峻名人間生其文往往緯俗經邦有關於世教景濂總古今得若干首爲内篇而他邑之人其文有爲浦陽而作足爲其鄉土之黼黻者復得若干首爲外篇通内外篇爲書八卷曰文藝錄蓋合其人與文而稱之也嗟乎景濂於此不其有取於史家之遺意乎



然予聞之歐陽子之論以謂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百餘篇少者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言之不可恃也如此嗟乎言語文章誠有不可恃者矣豈其所以傳與不傳者亦有幸不幸歟苟其不幸雖聖人之經且或厄焉而況後世之所著述其散亡磨滅也固宜使其幸也邪説蕪辭猶傳于世況乎作者之文乎今景濂之所錄片言半簡之僅傳者其人輒恃之以不朽可謂幸矣而謂文章雖麗言語雖工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爲果不可恃可乎抑徒其人之未而所不可恃者則爲其不朽與否[illegible]彼其道德之[illegible]業之施於當世則所不朽以在彼而不在此矣故予爲之序以責景濂有志史學而心存至公以表其述作之意若家集之[illegible]之精茲不詳論云

## 河朔訪古記序

河朔訪古記二卷合魯易之所纂予爲之序曰合魯易之葛邏祿本西域名國而易之之先由南陽遷浙東已三世易之少力學工爲文辭既壯肆志遠游乃絶淮入潁經陳蔡以抵許陽由南陽浮臨汝而西至于雒陽由雒陽過龍門還許昌而至于大梁歷鄭衛



趙魏中山之郊而北至于燕薊於是大河南北古今帝王之都[illegible]凡河山城郭宮室壇廟陵墓殘碑斷碣故老遺跡所至必低佪訪問或按諸圖牒或[illegible]諸父老考其[illegible]之故而見之於紀載至於撫時觸物悲喜感慨之意則一皆形之於咏歌既乃類其所得著爲[illegible]歌之什以成此書夫古之言地理者有圖又有志圖以著山川形勢所在而志則以驗言語土俗博古久遠之事古之言詩者有雅頌復有風雅頌以道政事美盛德而風則以驗風俗政治之得失故成周之制職方氏所掌天下之[illegible]邦國

四方之志則小史外史實掌之大師掌六詩而列國之風則觀風之使實采之所以然者蓋志之所見王道存焉風之所形王化繫焉故設以官守達諸朝廷所以考一代之政教豈徒取爲虛文也哉然則易之此書其所紀載猶古之志其所咏歌猶古之風歟惜乎今日小史外史之職闕而觀風之使不行此書不得達於朝廷之上以備纂錄廣而傳之徒以資學士大夫之泛覽而已抑予聞之古之志領之固有其職古之風采之固有其官而其爲之者類皆博聞多識深遠秉德之士故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然則學士大夫觀乎此書其亦可以知吾易之之爲人矣易之名廼賢其北游歲月其見篇中茲不著



國朝名臣傳序

古者作史之體大要有二曰實錄曰正史是已實錄之體做乎編年而臣僚之得立傳者其人皆係乎月日薨卒之下及爲正史然後紀表志傳門離品別而傳又分名定目各以類相從焉然其人之在實錄者不過具其行能勞烈之始末而正史之傳加以論贊之辭者實錄修於當時正史撰於後世且其體有不同故也國朝沿襲舊制其修纂實錄咸有常當而正臣之當附傳其間者久猶闕如蓋自大德丙午迄今至正戊子屢詔史臣纂修以補實錄之闕亦既具有成編矣而金匱所藏人無由窺之遠方下士於聖朝盛事先後本末賢相良將之功績鉅儒循吏之德業經緯輝燦可以震耀于無窮者皆莫及知在天曆中史臣蘇天爵嘗摭撮名臣家傳碑誌以爲書謂之名臣事略然以國朝人物之衆盛而與其列者僅四十七人則其未及搜訪而遺錄者固多也溍竊論不才因仍以所七人者復博求於世臣之家得七十三人人各爲傳而繫以論贊名曰國朝名臣傳總百有



二十輯用正史之體倣宋東都事略而爲之其文雖不能馳騁而辭則質其事雖不能該備而實則真於是一代之人物可概見矣其於史作之誅固所不免然傳之同志非唯可以廣見聞其間一二有可取者他日上諸朝廷未必不足以備史臣之採擇云

送金華尹徐君序

婺之屬縣六十年以來爲令而有循吏之名者吾得三人焉於義烏得一人曰臨江周仁傑字剛善於武義得一人曰天台許廣大字具瞻其治民一以其慈務阜其財而綏安之民之愛之不啻如父母生之

[illegible]去且又猶思之不忘許君之治濟以剛果民興利除害政績殊異當攝金華令並義之民訴於大府曰吾願還吾許君金華之民亦訴曰幸勿奪吾許君也二君之得民如此不問可知爲循良之吏矣繼二君之蹟者於金華得一人則今平陽徐君允益友直其字者也益嘗爲郡治金華而今復爲浙東憲司所治政務繁劇號稱難爲徵需所集沮而不辦則取怒於上官一切奉承之民將不勝其敝矣若材局而用裕謹身師先居以廉平民之幽隱罔不通達上有需斂必其所尤急者乃爲之辦而能使不至於病



民民有采輸物以供上之横斂者輒瞋目歎曰吾不忍見也由是悉試其誠意而樂爲之役他惠政及民者甚衆仁心仁聞藹然著聞邦之人士咸以謂凋許二君之後善爲令者無如徐君矣嗟乎守令之於民近且重易知也天子大臣所以選任之者固甚勤也選任之既勤復命奉法之吏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其不任職者往往輒罷去而日者又詔廷臣各舉所知以應選舉當其選與不中選者定爲賞罰各有差又郡縣上下則使遵督攝之法以相激勸是天子之至憂閔斯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也而于茲勤於求而懲之者愈之密於法而遵之者益慢令之足稱者卒未之多見也故雖以婺之六縣更六十年之久爲令者亡慮二十餘人而以吾所得者僅此三人令雖其材固如是哉然而周君許君之終更也朝廷獨其材皆長於治民周君雖已陞五品階而擢還之令金溪公卿薦許君可任館閣而復選之爲鄞令豈以令之材難其人故歟今徐君之業考也廷臣持銓衡行省者乃除鎮撫於澧府豈徒計其品秩而不知材之所長何如也予因金華失良令爲其民請且雅持銓衡者不能盡人之所長遂道予所常論者序以送之以告于上之人并勉天下之凡爲令者焉



## 夏小正集解序

夏小正世以爲夏書其書在大戴禮中傳之者戴氏也鄭康成爲之註或曰盧辯註謂爲鄭氏非也潁川韓元吉氏嘗以范太史家藏舊本校定之然與故所傳關本訛舛不同會稽傅崧卿氏又撰[illegible]本而爲訓釋實多所補正及考亭朱子集儀禮[illegible]小正而用之經其論定者旨益加判矣今括蒼[illegible]諸家之說而爲之解於是爲尤詳密者也以[illegible]之小正

則夏書不可無疑者孔子定書斷自唐虞羲和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爲重事小正其遺法也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又答顏淵以爲邦曰行夏之時旣而作春秋用夏時以冠月其有取於夏時如此設小正誠夏書則在孔子所必取然而不與書肯同列於百篇何耶鄭氏云夏時者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則以小正爲夏書者鄭氏也不信聖人而漢儒是信可不可耶然記月令漢儒皆以爲周公作而其中雜有虞夏商周秦漢之制殆漢末諸儒探呂氏十二月紀淮南子時則訓等書爲之耳又大戴禮之有小正小戴禮之有月令爲知其非類耶或曰呂氏㨿夏小正以正四時或曰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應候而無日數至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因小正而加詳也意者小正特出於月紀時訓之前者耶是則以小正爲夏書誠有可疑者也趙君之言謂鄭氏以小正爲夏書本無左驗所紀昏旦中星與星之見伏率與月令月紀時訓不合唐一行推以曆術知其當在夏時其爲夏書無疑是又不然天雖高星辰雖遠苟求其故則精曆數者悉所能考蓋自上古以求之



行日至星辰之次舍其度數無不可知況在夏后之世安知非精曆數者逆考而遡推之求其故以著于書亦豈可遽信之而不疑乎世以本草爲神農之書素問爲黃帝之書其果出於神農黃帝否乎本草素問不可必其出於神農黃帝月令不可必其出於周公則小正之爲夏書予固不敢不致疑其間也惜乎趙君已不可作不得以予所疑者質之然君之爲此書則旣考覈詳而論辯富卓見絶識往往而是不其有可傳者歟第其眞本及所著他書皆厄于兵而此篇者乃其伯氏掇拾遺藁重所繕録章句字畫之脫誤不能無之覽者擇焉而已君諱有桂號仲其字學行志業且載宋太史所爲墓志茲故弗道而論予所疑者序其書焉

水經序

水經漢桑欽所作藝文志缺弗録而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道元字也然皆不著撰人氏名舊唐志乃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至新唐志始謂爲桑欽作又云一云郭璞作蓋疑之也按前漢書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

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也今以其書考之濟水過壽張即前漢壽良縣光武所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即狄縣安帝所更名荷水過湖陸即湖陵縣章帝所更名汾水過永安即彘縣順帝所更名則其書非作成帝時若順帝以後人所爲矣又其書言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漢昭烈託孤於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爲也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鎮城注云

王忠文公集卷五　十五

赫連果城則後魏所置也此其書又若晉後魏人所爲也意者欽本成帝時人實爲此書及郭酈二氏爲傳注咸附益之而璞晉人道元後魏人也是故山海經禹益所記也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厓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兼天下要皆後人所附益非復其本文然則水經爲欽作無疑蓋久而繆傳相溷而欽之本文亡矣本文雖亡可不謂爲欽作哉通典謂郭注多疏略迂怪而已不傳今酈注四十卷則完而舊

本往往失於遷就有錯簡金蔡正甫氏嘗作補正三卷而亦不傳今唯酈注舊本猶行而已夫天地之間唯水爲多故水者地之脈絡也大川相間小川相屬而凡郡縣州道瓜列棊布皆因水以別焉地理之書始於禹貢而禹貢之分九州必主山川以定經界誠以山川之形縣亘無易州縣之設更革不常故兗州可移而濟河之經不能移也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界不能遷也此禹貢所以爲萬世不易之書也後世史家主於州縣以紀書州縣更革其書亦遂以廢而不傳以較之易於不易則水經之書其果得而廢

王忠文公集卷五　十六

之歟大抵此書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江河在焉而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一其源委之吐納公私之所經纏絡枝頒條貫系夥披渠訪瀆靡或遺漏撫其要而覽之天下可運於掌矣故自禹貢以後此書最爲近古而不可廢實亦所謂萬世不易者歟顧世之爲地理學者莫不卽邇而昧遠就簡而憚煩而卒亦紛紜而無所據若酈氏之學殆不復講久矣不亦惑哉故予因爲序焉以致予意若予之力豈能重其書覽者考其迹求其故而得其會通必有能識其要者矣

章氏族譜序

龍泉章氏族譜四冊二十一世孫溢之所著而章氏有譜自溢始前乎此非無譜也從其族出於建之浦城而分於處之龍泉其六世孫遷之永嘉後之人居者亦本於浦城與龍泉爲同祖因族子孫而又分別任敘末時每間歲或數年輒爲會會則各出譜牒注考而結書之曰慶系圖則其次第名有譜舊矣然其本之譜尤稱詳備然皆蕪經其後合一較弗存溢爲是懼乃因本屬小譜及歷代賢達之傳存甚假而復述採裒集而次第之著爲是書本支派系派者各有所考於是章氏號

王忠文公集卷五　一三三

爲東南巨族者亦以有譜不誣則其族之有譜雖謂始於溢可也夫氏族古史官之所記也周有小史之定世繫辨昭穆故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于春秋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系左丘明以爲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以謚爲族邑亦如之自後受封命氏以次漸多遭秦滅學公族子孫失其世及漢興司馬遷撰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人乃知姓氏所由出後漢世有鄧氏官品應劭氏族篇王符姓氏論魏晉以來有司選舉必稽譜牒以考眞僞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宋何承天作姓苑後以

充廣前志至唐有貞觀氏族志元和姓纂路敬淳姓略柳沖族姓系錄當世縉紳之流無不明乎姓氏之學者自王學之後喪亂相仍譜牒俱廢士大夫之習其學者遂鮮矣嗚呼崇德貴功尚論氏族此聖人所以維持天下別婚姻辨族類厚風俗共世教大宗小宗之法所賴以久存者也自宗法之壞而門地盛而譜牒興及譜牒既亡人始不知其本系矣章氏序系所從來者遠今溢獨繼纘而推合之而究心於譜牒迨能以亡而爲完尊尊親親之道蔚然可見其可不謂知所本哉雖然論氏族之盛衰由子孫之賢否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宋之咸氏呂氏其操義風節累世不替皆足以爲天下矜異代豈徒以貴富之故乎章氏在異時嘗顯矣然則世濟其美而令聞長世固有不在彼而在此者溢宇之益方以宏才碩德爲鄉所推于時古稱能世其家庶其在是矣乎

王忠文公集卷五　一八三

贈丹徒令呂君序

呂君敬夫由中書掾出爲丹徒令或有言者曰呂君醇厚恭謹之士也君之何而尚令耶令之爲令者必其智足以籠民威足以箝民然後民從令而事功集也是故智以籠民近乎詐非世稱謹者之所習威以箝

民近乎僞非醇厚者之所務若之何敬夫而欲令
予爲之言曰世道之變不同而民情之好惡未嘗
夫民之情未有不好善而惡惡好德而惡刑者也故
長民者非得醇厚恭謹之士不足以從民好是故醇
厚有以使民勝殘去殺而衆其生恭敬有以使民敦
禮與讓而易其俗德以本之齊以刑之與民同其好
而治功成矣然則醇厚恭謹之士豈所以長民者也
古之長民者何莫不然顧獨不可有爲於今世耶抑
爲今於今世者亦誠難也古之取民井田什一而已
古之役民歲三日而已今世粟米力役之征蓋無藝



也取之以非所有役之以非所能民力且已竭矣民
力既竭有不堪命而長民者從以催科期會爲急務
於是籠之以智以愚之使不敢喘息箝之以威以懾
之使不得怨咨而民情益以漓矣亦豈從政者所樂
爲哉誠迫於勢故也故曰爲今於今日者亦誠難也雖
然變而通之不存乎人乎夫宣德而舒之使民得
以樂其樂而利其利則民孰不尊君親上而樂於效
死矣征役之重云乎哉借行之平易近民民必親之
平易之政非醇厚恭謹之士而孰能之也故今在上
之人知人惟明用人惟允然敬夫素以文學名今將用

爲升貴者豈不以從政而尚成者哉夫俗吏之所
故擇醇厚恭謹之士如吾敬夫者武晉之以爲之
邪嗚呼是殆未易與世俗道也徐君炳文與敬夫舊
僚友於其行屬予爲言書諸簡以贈敬夫予惟敬夫
儒者也儒者之用不著於世久矣故因或者之言而
推論之益望吾敬夫之益勉之也丹徒縣錄江鎮江
守曰楊君亦儒者予所友也敬夫往以予言質之其
必以爲不佞矣夫

## 孝經集說序

孝經有古文今文之異當秦燔書時河間顏芝藏其
書漢初芝子貞出之河間獻王得而上諸朝長孫氏
江翁后蒼翼奉張禹之徒皆名其學凡十八章所謂
今文也至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孝經與尚書於
壁中以爲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
獻孔安國爲之傳凡二十二章所謂古文也劉向典
校經籍實據顏本以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
定鄭衆馬融鄭玄皆爲之註專從今文故古文不得
列於學官而安國之本亡於梁隋開皇中王劭始訪
得之以示河間劉炫炫遂分庶人章爲二曾子敢問
章爲三又多閨門一章以足二十二章之數且序其

□義講于人間時議皆疑炫所自作而古文非孔
氏之舊矣唐開元間詔諸儒集議劉知幾請行孔
司馬貞力非之獨主鄭說玄宗自爲之註用十八
爲正先是自天子至庶人五章惟皇侃標其目冠於
章首至是用諸儒議章始各有名如開宗明義等類
爲之疏者元行沖也至宋邢昺爲正義訓詁益復加
詳而當世大儒司馬溫公范蜀公則皆尊信古文司
馬公爲古文指解謂始皇三十四年始燔書距漢興
僅七年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乃
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真與歷世踈遠轉



相傳授者不侔且孝經與尚書同出孔壁世知尚書
之真而疑孝經之異何也迨朱徽公爲刊誤亦復多
從古文以古文七章今文六章已前合而爲經刪子
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五十七字以餘章爲
傳刪先王見教以下六十九字以順則逆以下九十
字凡其章之次第文之異同皆用古文爲據謂經一
章者孔子統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蓋一
時之言而後人妄分之其傳十四章則或者雜引傳
記以釋經文者也而近時臨川吳氏復以謂隋時所
得古文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文勢皆不

若今文之順以許慎說文所引桓譚新論所言考
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之古文爰因刊誤重以古文
今文較其同異焉夫今文最先出自劉向鄭玄等以
及唐世君臣皆知表章之其著固已通行古文出稍
後而安國之傳既亡劉炫之本又以爲非真至宋二
三大儒始加尊信而其書以顯豈其顯晦各繫於時
之遇歟尚哉今行中書右丞公以古文今文及刊誤三
書並皆行世而學者皆習而不察乃與儒者議彙次
之而後以刪漢唐宋諸家訓註附于古文之下刻本
以行於是孝經之爲書本末具矣嗚呼孝者天之經



地之義而人之行之原也自天子達於庶人等卑雖有
等差其爲孝則有間哉五經四子之言備矣而教
學必以孝經爲先則以聖言徵衆而孝經者實總會
之也其有大行莫必人習參而家閔損有關於世教
甚重豈曰小補而已

贈吳生序

金谿吳生倫來金陵客其外兄周君所數序從予游
見其質粹而氣和秉操執誼不詣於流俗而辭章溫
潤亦可喜於是知其可與進於學者因其歸也爲之
言曰君子之於學豈徒爲而已哉固將有諸已焉□

道非遠人者也以道為遠而自異於求之則道[illegible]人且相離烏能以有諸己乎是故畫於易道於書詠於詩三百篇筆削於春秋節文於禮辯疑答問於孔孟之遺編者大抵為言明白而坦夷天所以命於人人所以受於天帝王所以立極聖賢所以傳心其為道悉載焉人皆可得而求之也猶之風雨霜露日星山川精義至教無隱乎人妙極乎仁義之與陰陽之顯而不外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而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不出乎日用飲食宮庭屋漏之無愧若殊而實一若遠而實近非若異端小道之空言而無實也故



為學者博求而詳說之窮索而精討既知其故矣必反觀約取而深體而默識焉然後道在我而可以有諸己夫苟有諸己也則其見於事業顯何施而不可君子為學之大要蓋有過於是者乎自夫秦漢而下所異指類斯理之不明久矣至近世大儒始有以倡其說載諸方冊既詳且備而學者類皆習而不察行而不著凌高躐虛者既失之太過承訛襲陋者又失於不及而道術之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焉惟生之先父明善先生傳學篤行之君子也家庭之所訓敎其必及於乎故余於生不敢徒以言語相諛說而[illegible]得聞者以為告生歸以質之先生有以為然[illegible]今以往其益勉強而有事毋忘毋助以自恕也學務甚以日[illegible]日進月益思必有諸己而後已若夫記誦以為[illegible]以為能詩持術奇而務以出入乎口耳之[illegible]者此固世俗之所謂學非吾之所望於生者也

## 贈陳伯柔序

有元以來大江之西有二大儒焉曰吳文正公虞文靖公文正之學主於為經其於羣經悉釐正其錯簡[illegible]其[illegible]義以發前儒所未發而集其成討論該洽



[illegible]視[illegible]名家者有間矣文靖之學[illegible]其[illegible]以培其本知言以極其用凡以[illegible]斯道而齊之世故其羽翼聖教黼黻人文卓[illegible]為一代之所宗而自成一家之言者也二公之學[illegible]述處有[illegible]異獨然要皆聖賢之為道其趨一而已矣後學之[illegible]可妄議乎哉方二公之講學也天下學者翕然師之從而遊者衆矣而以里中子[illegible]其門者有陳君伯柔焉伯柔之學為經則推本[illegible]正修辭則取法於文靖淵源之所自誠有不可[illegible]以余所交二公之門人如伯柔者何其不多見[illegible]

公不可作矣故余[illegible]交於伯衆不[illegible]
先於二公之門不知生世之晚也伯衆[illegible]見高[illegible]
而篤於自信操志高節不務諧於流俗遺世多故益
特[illegible]立言以跡一公之執[illegible]
而令[illegible]矣昔者伯衆之游江東也文
靖[illegible]之文其言以爲伯衆有志於聖賢之學而二
程子[illegible]無以異且極其歸於天德王道之奧蓋
共埜於[illegible]至也於今已三十年余嘗讀其文
而深[illegible]日遠斯文之墜緒猶千鈞之一髮繫
而[illegible]之不[illegible]在於人乎伯衆用薜舉而起再調官於

[illegible]文集卷五

楚之[illegible]天今之官州縣者[illegible]書期會此
胡足以盡人之所長余故於伯衆復舉虞公之論以
爲言是則伯衆之所任者其亦重矣而余何足以知
之書以識別以見余之知伯衆者固非苟焉而已也
丙午歲余爲伯衆先生製此序今四年矣伯衆今
得謝西歸[illegible]已[illegible]以鄉之然則世之
論伯衆者其未有出於此者乎

楊季子詩序

故贈太常禮儀院判官楊君季子詩集三卷其友
[illegible]爲子序季子楊氏諱鑄其字季子豫章人也

在其[illegible]世以文學[illegible]至季子之[illegible]鑄字顯民[illegible]
所學自名其家而尤長於[illegible]淳厚典則浸淫于
漢[illegible]視唐宋不多[illegible]德不屑爲世用竟
以終其身季子[illegible]所爲詩視顯民體裁風
致若出一律至於[illegible]之思往往能道人之所
不能言[illegible]者矣用是與其兄齊名至
正初季子[illegible]方修三史用薦者以布衣入
史[illegible]校勘[illegible]元衛教授出爲德慶路知
事[illegible]廣東帥府[illegible]事入爲中書檢校官於是天下
已[illegible]延譽名臣紅路江南得承制行事季子辟

[illegible]文集卷五 廿六

從事以行至門中遠以疾不起蓋其才甚富其志甚
遠故發見於事功而有以自顯於世矣而天不假年
不克[illegible]其才[illegible]所以究其志之所欲爲其所賴以傳
[illegible]者[illegible]其詩[illegible]已[illegible]之傳世不必同也或見
[illegible]文[illegible]或著於事功要其所以自致者何如耳若季
[illegible]雖[illegible]處有不[illegible]然其於詩皆能自致於不朽
豈其[illegible]諸文辭者[illegible]施諸事功也歟季子平生所
爲詩[illegible]百千篇存[illegible]兵燹蕩軼不存塗君得十一
於千百僅僅若是與余言而深惜之余以謂文章所
爲傳世者以其精不以其多也古之人嘗託片言[illegible]

間而傳矣使季子之詩皆可傳也則雖此三卷不啻足矣而又奚惜哉嗚呼季子年廿七八時在京師季子不鄙其晚出也言於丞相太原賀公曰宰相安可失此人會余南還且世亂聲迹遂不相聞及今十有五年而季子死久矣然則季子之知余甚厚而余言固何足爲其重輕也姑述其志行之大略序諸卷首俾讀其詩者知其人焉爾黟民之詩有若咸余六一關臨川危公素所爲序論次已詳以其宜並見也茲故反覆併著之

## 廬山游記序



匡廬奇秀甲天下昔有是言也歲丙午秋余自左史補外佐郡南康而郡實治廬山之陽然自十五年來兵燹薦罹凡山水名勝之處皆爲荊棘虎狼之區人迹所通僅一二數而已暇日往游焉遊輒紀之以文蓋以概人生之如寄而勝蹟之不多遇也

## 朱元會文集序

君子之於文止於理而已矣是故理明則氣充而辭達氣也者理之寓也辭也者理之載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氣至於浩然辭至於達皆理之明致之也苟爲文者不明諸理而徒欲驅駕以氣馳騁以辭氣有不餒而辭有不屈者未之有也故曰文以理爲主理明矣氣不求充而自充辭不求達而自達而始足以言文矣大江之西近時有大儒曰吳文正公其學主於理者也當時及門之士衆矣而獨金溪朱君元會爲高第元會之學精敏閎博以明理爲本原講辯論議之際悉尊信其師說故其著於文也敷暢而淵厚譬之水焉自流而窮原本焉自本而及末莫不粲然而有章秩然而有序人見其氣之昌辭之達而不知其所以然者理明故也江西之文如元會者不可以一二數矣元會諱亘其



字元會一字好謙嘗以春秋中延祐丁巳鄉貢進士一舉赴春官不合又兩游京師皆無所就而歸益窮研理學浩湛鄉里不復出江西部使者吳君當文正之孫也以隱逸薦元會于朝不報至正壬辰盜起鄉邦元會竟遇難以歿初金谿以文章名家者同時三人爲危君大樸曾君子白及元會也危君以布衣入經筵位至翰林學士承旨曾君起家進士任爲翰林直學士皆顯融當世而元會獨以隱約終是以君子讀其文而悲其才之不用也元會之子復亨字亨止丙申鄉貢進士能以文學世其家裒集遺文得若干卷屬

余序余不識元會而嘗内交危曾二君以吾行之詩且復亨之請尤屢故不讓而序之

## 練伯上詩序

大江之西近時言詩者三家曰文白范公德機文靖虞公伯生文安揭公曼碩范公之詩閑粹而高妙虞公之詩嚴峻而雅贍揭公之詩典雅而敦實皆卓然名家者也繼而作者復有吾練君伯上焉伯上之詩溫厚而豐麗足以紹其聲光而踵其軌轍者也其少時所爲虞公蓋嘗序之公歿且一十年伯上近歲所作不及見矣以故伯上復徵余爲之序余因序其後



曰古今詩道之變非一也氣運有升降而文章與之爲盛衰蓋其來久矣三百篇勿論已漢以來蘇子卿李少卿實作者之首此詩之始變也迨乎建安揆魏黄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相爲倡和正始之間嵇阮又繼作詩道於是爲大盛此其再變也自是以後正音稍微逮晉太康而中興陸士衡兄弟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左太沖皆其稱首而陶元亮天分獨高自其所得殆超建安而上之此又一變也宋元嘉以還三謝顔鮑者作但復有漢魏風然其間或傷藻刻而渾厚之意欽焉視太康不相以矣

齊永明而下其弊滋甚沈休文之拘於聲韻王元長之局於襦迫江文通之過於摹擬陰子堅何仲言之流於纖瑣徐孝穆庾子山之專於婉縟無復古雅音矣此又一變也唐初襲陳隋之弊多宗徐庾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皆爲於久習頹靡不振王楊盧駱始若開唐音之端而陳伯玉又力於復古此又一變也開元大曆杜子美出乃上薄風雅下掩漢魏所謂集大成者而李太白又宗風騷而友建安與杜相頡頏復有王摩詰韋應物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



相高以及錢郎苗崔諸家比比而作既而韓退之柳宗元起於元和實方駕李杜而元微之白樂天杜牧之劉夢得咸彬彬附和焉唐世詩道之盛於是爲至此又一變也然自大曆元和以降王建張籍賈浪仙孟東野李長吉溫飛卿盧仝劉叉李商隱段成式雖各自成家而或淪於怪或迫於險或窘於寒苦或流於靡曼視開元遂不逮至其季年朱慶餘項子遷鄭守愚杜彥夫吳子華輩悉纖弱鄙陋而無足觀矣此又一變也宋初仍晚唐之習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楊大年劉子儀皆將易其習而[illegible]之革及歐陽

叔乃痛矯西崑之弊而蘇子美梅聖俞王禹玉石延
年王介甫竝以古學相尚元祐間蘇黃挺出而諸作
幾廢矣此又一變也建炎之餘日趨於弊尤延之之
清婉朱元晦之沖雅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
陸務觀之敷腴閎橤然可觀抑去唐爲已遠及乎淳
祐咸淳之末莫不音促局而器苦窳無以議爲矣此
又一變也元初承金氏之風作者尚質朴而鮮顧致
至延祐天曆豐亨豫大之時而范虞揭以及楊仲弘
元復初鄧道傳王繼學馬伯庸黃晉卿諸君子出然
後詩道之盛幾跨唐而軼漢此又其一變也然至于



今未久也而氣運乖裂士習遽卑爭務紛飾雕刻以
相高効齊梁而不能及伯上於斯時獨不移於流俗
益肆其學而昌於詩藹然和平之音有疏暢之工無
纖餘之態凡出處離合歡忻憂戚跌宕抑鬱之思無
不託於是焉此所以自成其家而無愧也余嘗聞之
揚公之言曰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節以唐爲宗也
黃公之言曰詩貴乎平實而流麗也嗟乎言詩之要
無易於此矣讀伯上之詩者合二公之言而求之則
其爲詩可得而識也伯上與予同官爲左右史相知
也厚故因序其詩而歷道古今詩道之變而與之商

略爲

## 金華俞氏家乘序

俞氏世爲吾婺表冠宗其先有仕錢氏爲戶部尚書
兼營田使諱公帛者自吳興來遷義烏之鳳林鄉義
烏之有俞氏自尚書始尚書之孫處士諱謙又自鳳
林遷金華之孝順鄉金華之有俞氏又始於處士處
士生一子二孫皆儒而不顯至其曾孫八人有諱昌
言者宋大觀三年上舍釋褐進士奉官充朝奉郎知
烈之蘭山縣事而其族之仕宋者又自知縣始由是
入太學之子若孫入胄監領貢舉取科第而致名官



者比比而是其它以文學行義著于鄉者尤不可以
悉數郡人榮其盛因稱之曰八宅俞氏俞氏之爲吾
婺衣冠家可謂盛哉蓋自尚書而下及今十有六世
世有族譜以紀系序然一壞於宣和間之睦寇再壞
於宋之亡國三壞於元祚之衰雖屢修而屢軼十四
世孫履恩愈久且益懼博考精求畫爲譜圖并裒彙
墓記遺文及它襍述總爲十卷書成題曰俞氏家乘
而屬序於余俞氏與吾王氏同出於鳳林皆以盛大
著聞世之稱者一曰鳳林俞氏一曰鳳林王氏而並
居里之名又各以姓表曰俞村里王村里云及俞

始遷金華而吾之先亦從縣東之沙溪兩姓之生
出處無不同焉者故世為昏姻家至今益篤揆乎先
余宜序已古有大宗小宗之法聖人所以序天倫繫
人心明教原敦政本者也漢魏以降宗法廢而門地
盛於是譜諜之學與焉族之有譜其猶宗法之遺意
歟宋世言族譜者二家曰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而
二家之法厥各不同歐陽氏則世經人緯取法於史
氏之年表蘇氏則派聯系屬如禮家所為宗圖者及
論其所為同則皆使人均重其本之所自出有尊尊
之義焉各詳其支之所由分有親親之道焉尊尊親



親之意盡而譜法備矣是故宗法既廢之後聖人敘
天倫繫人心明教原敦政本之道猶槩然於族譜見
之君子之有志於存禮者其忍置而弗講乎俞氏之
族遠矣其所為愈遠而可考者以有譜存焉耳今慶
於亂離散軼之餘惓惓焉是書之修復盡合歐陽氏
蘇氏之法而兼有之四百年來冠家世之盛何其詳
且備哉爰自頃歲天下多故士大夫家莫不苟簡以
廢禮而慶獨能於此加之意焉可謂知禮也已抑可
謂能世其家也已慶字大有博雅而好古敦義而有
文知名於時云

# 敘求錄序

凡物者必於其所會於所會則易於求今夫市焉自
金玉珠璣犀象以及布帛菽粟茶鹽藥石一凡適於
用者靡所不有求其一物而其遠近彼此精粗美惡
之不同者又莫不並蓄雜列以備求者之所需故隨
所欲以往雖焉鮮不獲吾所求者矣苟不求於所會
而徧於其所產則凡適於用者既不可偏得而遠近
彼此精粗美惡之不同者亦烏得備見以惟所擇乎
蓋吾於是知制度名物之猶然也夫以載籍之廣自
聖人之經傳以及之傳註箋疏以及代史百家之述作



誠可謂博且詳矣凡制度名物之散見雜出乎其間
者豈得而易求乎然而將以究其本末考其同異則
不可謂難於求而弗之求也此類書所為作也書之
有類其猶物之有市乎吾觀杜氏通典鄭氏通志之
屬書之類彙者亡慮數十百家學者於制度名物誠
易於求矣夫孰知夫本末之有不得也同異之有不
合也而其雜求抑又有甚焉者此吾於沈君敏求錄
之書所以有取也蓋若之是書雖不過襲儒先已然
之業而加之意而攷据之密本末無遺辨論之精
其無舛其為功則已多不特資後生小子

博雅之君子或有取焉將不能外此而他求矣嗟夫今人爲學談性命者窮高極深而不切於用工辭章者矜奇衒巧而不復反諸本要之皆足爲學術之累亦孰知制度名物乃聖人所以立天秉貞民極彌綸世故而不能自已者苟於此而有得焉則成天下之事業無難矣此吾所以有取於是書也書凡若干卷自郊祀以後爲類凡若干



張仲簡詩序

吳郡張仲簡詩若干篇予爲之序曰文章與時高下代有是言也三百篇尚矣秦漢以下詩莫盛於唐而唐之詩始終蓋凡三變焉其始也承陳隋之餘風尚浮靡而寡理致開元以後久於治平其言始一于雅正唐之詩於斯爲盛及其末也世治既衰日趨于卑弱以至西崑之體作而變極矣由是觀之謂文章與時高下而唐之詩始終凡三變者非然哉然唐之盛也李杜元白諸家制作各異而韋柳之詩又特以溫麗靖深自成其家蓋由其才性有不同故其爲詩亦不同而當時治化之盛則未嘗不因是可見焉國家致治比隆三代其詩之盛實無媿於有唐重熙累洽抵今百年士之達而在上者莫不詠歌帝載肆爲瓌奇盛麗之詞以鳴國家之盛其居山林間者亦皆謳吟王化有憂深思遠之風不徒留連光景而已夫其達而在上則人所共知而山林之間人有弗及知者予獨於仲簡有徵焉仲簡之詩所謂溫麗靖深而類乎韋柳者也後之人讀其詩非唯知其人雖論其世可也仲簡之鄉先生文昌于公謂爲有盛唐氣象嗟乎公之言豈欺我哉或曰詩者情性之發也夫發於情性則非有待於外也柰何一吟咏倡爾之際而直以爲有係於治化乎噫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於心也而况於作者之詩哉昔人蓋有以草木文章發帝杼機花竹和氣驗人安樂者矣則詩之所見夫豈徒然而已哉



治政萬言書序

聖天子在位之十有五年並相欵啓更新治政詔求天下直言極諫若曰朝廷得失軍民利病許極言無隱遐方之人凡所言事所在有司爲特以聞於是朱君屋方游成均覩詔書而歎曰　天子望治之意隆而求治之心至矣凡有知於鳶飛魚躍之間者孰不鼓舞而思以自効吾顧可默默然而遂已乎則條天下之事自朝廷以至于邊鄙自政理以及於財用所以

矯其弊而反其正者本末備陳綱紀畢舉其目凡二
十曰治政萬言書亦既獻諸中書將轉聞于　上[illegible]
志之士復圖有以廣其傳而爲梓序之梓讀是書而
有感夫將之難得也蓋自治古以還上有納言之君
則下有盡言之士上下相成故太平之業可致也國
家承平日久　天子務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
是非予奪則虛己盡下一歸於公議而不自用而二
三大臣方相與同心僇力以圖天下之事故人有不言
言無不納而有志之士有不知也知無不言上下之
際相成如此可謂千載一時者矣於戲未君之書可

[illegible]集卷五　三十三

無作乎其有不用而徒爲空言者乎是故天下無事
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匹夫之言重於泰山
昔者漢文帝時天下若無事也而賈生之諫乃謂有
可痛哭流涕太息者爲惟夫人皆以爲無事而賈生
獨云然也故其言卒不用於當時方今天下若非有
事而不可謂無事也其可痛哭流涕太息者亦不無
如賈生之所言未君以天子諸生而言亦於有事之
日吾是以知其見用不徒爲空言也歟雖然賈生之
策不用於文帝之時而未久復之徒得其緒餘終於
之武帝之世施於武帝之世孰與用於文帝之時

易也是以有志之士惟知所之斯得而盡言至於言
之而不見用之而不及其時者固亦豈所能必也哉
朱君字仲端徽國文公八世孫

送羅傳道序

新安羅君傳道之宰山陽也三年予始與公卿大夫
士與凡將命而來者余輒問之曰今江淮郡守令之
可稱者孰謂皆曰山陽令羅君其人無足尚者傳道
以考滿用例入覲余辯[illegible]得詩又百十篇卷焉生
暇人之所作歌頌美德以贈傳道者也於是益信向
之稱傳道者其言出於人心之公又於傳道之得此

[illegible]集卷五　三十六

於人人者皆其所自致非偶然也蓋傳道之先仕宋
累世爲名卿而鄂州之名尤著傳道生於文獻之家
好學有文材優器宏足以爲時用余辱與傳道定交
久故知傳道者如此以余之知傳道豈俟他人之言
而[illegible]哉特以信夫是非議論之公有不可[illegible]而耳
雖[illegible]復以例還山陽余竊以謂傳道[illegible]今既
[illegible]名則立奉而陟之使之充其操而大其施而
顧復局之於一邑使不得展焉何耶以余論之百里
之任亦難矣者之前史其以賢令獲登名簡冊者比
比而有若夫身尊官都顯位祿餼無倡而聲名泯沒

者不可勝數以彼較此其得其失孰爲多乎余不能太史氏有筆以錄有如傳道敘述之可采輯因其實而具書之矣雖然傳道之[illegible][illegible]必有望者也由是加勉而益[illegible][illegible]自致夫有成非論議之公終不可掩則傳道之顯[illegible]余又得計日而竢矣傳道之行國子先生李君克正寧允子友賦詩爲贈余固得序之[illegible]於篇端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五



#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六

鄱陽三臺劉傑編輯
盧陵銅溪劉同校正

## 序

### 上京大宴詩序

至正九年夏五月　天子時巡上京乃六月二十有八日大宴失剌斡爾朶越三日而竣事遵彝典也蓋自　世祖皇帝統一區夏定都于燕復采古者兩京之制度爾而比即灤陽爲上都每歲大駕巡幸后宮諸閫宗藩戚畹宰執從寮百司庶府皆扈從以行既駐蹕則張大宴所以昭等威均福慶合君臣之歡通上下之情者也然而朝廷之禮主乎嚴肅不嚴不肅則無以聳遐邇之瞻視故凡預宴者必同冠服異鞍馬窮極華麗振耀儀采而後就列世因稱曰奓馬宴又曰只孫宴奓馬者俗言其馬飾之矜衒也只孫者譯言其服色之齊一也於戲盛哉豈非國家之茂憲昭代之偉觀歟　列聖相承是遵是式肆今　天子在位日久文恬武嬉禮順樂暢益用游精太平潤色丕業於是彝典有光於前者矣然則鋪張揚厲形諸頌歌以焯其文物聲容之烜赫而有不可闕者此一

時館閣諸公賡唱之詩所爲作[illegible]矣詩足以
今日太平極治之象而人才之[illegible]能鳴國家之[illegible]
以協治世之音祖宗作人之效亦於斯見矣律嘗論
詩之小雅魚藻三章實天子宴諸侯而諸侯美天
子之詩然[illegible]稱王在鎬京以樂飲安居從不復贊一
辭者哉以君德之成非形容所能盡而樂飲安居非
風化其孰能之今賡唱諸詩其所鋪張揚厲亦不過
[illegible]聽視之所及而　聖天子盛德之至垂拱無爲
所以致今日太平極治者隱然自見豈非小雅詩人
之意歟顧諒微賤不獲奔奏廁諸公之列竊推本作



者之意以爲詩序詩自宣文閣授經郎貢公爲倡賡
者若干人總凡若干首

送樂仲本序

至正戊子予與樂君仲本會京師於是仲本之[illegible]
長七年而客京師已三年不以予爲後生末至厚[illegible]
與定交焉又之爲予言曰四明之定海其所[illegible]
曰大浹小浹並流東入海小浹之上吾之所居也[illegible]
水之樂足以供吾私吾將歸而益讀書以修吾[illegible]
則泳游於小浹之間蕃達則剸有以自見於世[illegible]
樂天安命終焉而已爾吾之歸也子寧無有[illegible]

予聞答曰新安朱氏象山陸氏一時並興皆以聖人
之道爲已任而其所學不能無異雖以鵞湖有會終
莫能絜其異以歸于同陸氏之傳爲慈湖楊簡氏絜
齋袁燮氏皆四明人故四明學者祖陸氏而宗楊袁
朱氏之學弗道也東發黃震氏果齋史蒙卿氏者出
而後朱氏之學始行于四明黃氏得於朱氏之遺書
而史氏傳於湖南大陽先生岊小陽先生枋二陽氏
傳於蜀人晏淵氏而晏氏實朱氏之高弟子也及今
國家建學立師設科取士一用朱氏說天下學者咸
推朱氏爲大宗而四明陸氏之學莫或講矣仲本受



業於敬叔程先生而先生學於史氏者也承師之所
傳因時之所尚朱氏之學仲本蓋以致其力矣陸氏
之學向之所以祖而宗之者承傳之自故未泯也仲
本可不兼致其力邪先儒以謂陸氏主於尊德性朱
氏主於道問學然尊德性道問學未始可以偏廢此
臨川吳氏學基學統之篇所由作也會而同之顧眞
知允蹈何如爾予於仲本寧無望乎仲本識明而行
果有志於聖賢之學而不以得失累其心觀其出處
之際可知矣故其歸也予竊致其愛助之私欲已於
言不能也抑予圖以自淑其身之不暇而顧爲仲本

言之者知之深故望之厚而言之至爾仲本其亦心
予言爲邪畔矣夫

送顧仲明序

永嘉顧君仲明由蘭亭書院山長考滿來赴選集京師調常熟州教授其南還也士大夫咸餞之以詩俾予爲之序予聞古之言學術者必尚論其師友之淵源本乎師友之說以求先王之道故能信而不悖贊而能通其業易成而術易行也永嘉東南名郡也山川峻清偉人間出在宋世號稱六藝文章之府許景行氏周行己氏皆登程子之門而載伊洛之道於東南南渡以還言性理之學者故宗永嘉而鄭景望氏實承之然當其時薛士龍氏之學復自成一家其說詳於古今之經制以謂自周季絕學先王制作之原晦而弗彰若董仲舒名田諸葛亮治軍王通氏河汾之所講論千餘年間端緒僅或一見及二程子張子作相與發揮本末精粗綱紀悉備而後之傳者莫得其要於是發憤覃思深究體統興王遠大之制叔末寡陋之法禮樂刑政損益同異之際必審其故實研索不遺於經無不合於事無不可行自薛氏一再傳爲陳君舉氏葉正則氏戴少望氏而陳氏尤精密討



論經史貫穿百氏年經月緯晝驗夜索一事一物稽於極上下千載珠貫而絲組之綜理當世之務治道可以興滯而補弊復古而至道條畫本末整整也此所以永嘉經制之學要在彌綸以通世變擇術精而致用遠博大宏密封域深固足以自名其家也論者顧謂其說不皆本於性命以故近時學者一切黨同伐異唯阿世取寵之爲務其學遂廢而不講而不知穿鑿性命窮高極遠徒騖於空言其將何以涉事揚變以適世用哉嗚呼永嘉之學可弗講乎君生長是邦師友淵源之懿殆習聞而素講者也而君之職則人之師也暢其師友所承傳者以淑諸人寧非爲人師者之責乎君累爲教官凡所至得士譽人莫不多其才而鮮或知其學術之所自故今茲之官常熟也予不復以人之多君者爲君美竊取人所鮮知者歷道其故爲告焉

送劉志伊序

至正九年禕在京師獲識宜春劉君志伊而內交焉禕既倦游而歸志伊尋亦南還禕以采選天下之文章復相見於錢唐十一年十月也既會且別禕於是慨然爲之言曰古者天子巡守則諸侯各陳其詩

詩以考政治之美惡而輶軒之使又行天下采詩
觀風今也不惟諸侯不復陳詩而輶軒之使亦不行
韋布之士如吾志伊碩汲汲以采選天下文章為
已任爾以彰國家氣運之盛而表斯世人才之多若
志伊者不亦有志之士哉蓋律闕之文章之在天下
非一人之所為也散見而雜出博聚而廣藏求之共
甚難也夫其人之顯而在上者其文章固亦顯而易
求故國朝文類之作真定蘇公采之頗悉若夫山林
岩穴之士文章雖工人或鮮知之知之鮮則不能以
盡求求之不盡則人將有不公之論矣此昔人所以



有難於此也擇采之非難也而選之為尤難是故漢
以下有文選唐文粹梁昭明姚鉉皆以後人選前代
之作東萊呂公之於宋文鑑亦僅止於宋南渡之前
而鮮有以時人選當世之文章者以時人選當世之
文章則惟蘇公之於文類而已是故前代之是非易
定一時之取舍難專以昔人之所難而志伊且將為
文類而有作焉則吾志伊謂之有志之士豈不信然
哉雖然文章經國之大業也昔之論世者以此識氣
運之盛衰觀人者以此別才器之遠近猶所謂觀
聞樂而知德政者也有志之士采而選之惟國以彰

國家氣運之盛而表斯世人才之多至於采之不
皆選選之不能皆當亦將無如之何矣此猶於志伊
之別所以重有望也志伊之別也錢唐之士大夫咸
分韻賦詩以餞之俾不佞繼作者之後道所願言
者書以為志伊贈

## 麟溪集序

婺之浦江縣東三十里其地曰白麟溪鄭氏之居在
焉鄭氏合族而居者今九世朝廷援著令旌表其門
曰孝義鄭氏之門而復其役於是時之元夫鉅子髦
士咸莫不爲之感歎而敬美或形諸詩以道其美



或著於文以紀其實月累歲積所得既多其家長大
和懼夫久而至於散逸也爰裒輯而彙次之詩為樂
府古選律若干首凡十卷文為碑頌序跋記辭銘誌
雜著若干首凡十有二卷總為一書因所居地名之
曰麟溪集吾即是書而觀鄭氏一家之盛有以知國家
教化之盛也夫唐虞三代之世盛矣唯其教之既明
化之既成故當其時民俗之善至於比屋可封可不
謂之盛歟然稽之載籍旌其門閭在唐虞之時則未
表厥宅里見於成周之世夫其代俗既無不善今
於其間假夫旌表焉者所謂封之風聲使民下

爲善也[illegible]家教崇化[illegible]平[illegible]日父田里之民安於[illegible]
[illegible]而習於爲善如鄭氏能以孝義著聞家被旌表[illegible]
此不有唐虞三代之民而加以唐虞三代之令典[illegible]
吾[illegible]是書[illegible]鄭氏一家之盛有以知國家教化之
[illegible]也昔日周之尹氏以天子大夫故五葉不別食會
食數千人而春秋書尹氏以志世卿其能與周同盛
衰者有家法以維持之也今鄭氏非卿大夫家而合
族乃至於九世可謂難矣況其家法之維持可藉以
永久弗替引之雖百世可至宜乎使人嗟嘆之不足
而形於詩稱述之不置而著於文積累之多而後之



作者罔未已也是[illegible]詩之召南咏歌南國民俗之美
必推本於文王之躬化而前史所纂孝友等傳亦以
彰顯當世風化之所致故吾以謂即是書觀鄭氏一
家之盛有以知國家教化之盛豈非然哉嗚呼天衷
民彝夫人之所同然者也是書苟出而廣傳之將使
爲善者益知所勸而孝義之未至者亦感發而興起
其有補於世教甚大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而已乎
大和字順卿鄉里尊稱之曰貞和先生實生五百[illegible]
二十二甲子屬予爲序者先生之從子欽能承[illegible]
者也

[illegible]如千篇跋 [illegible]
羅[illegible]

經筵[illegible]後序

今天子以上聖之資[illegible]明並至動合天運[illegible]入聖域
臨御日久[illegible]世於清嘉而[illegible]文是先典學
爲務乃[illegible]化之始首開經筵博延儒流敷繹古
熟所以[illegible]理無求化原而成帝王之治者也維
是經[illegible]之林靈其事體之重既領以丞相帝
宰執[illegible]妙東[illegible]講至於講[illegible]則視成於
檢討檢討則具稿[illegible]畢白于丞相及諸講官衆論允
合然後進焉故檢討者其職雖輕所職甚近皆以布
衣自廟堂公選爲之士之爲之者因得以聖賢仁義



禮樂之道古今治忽戒[illegible]之故微[illegible]當宁而寤主意
[illegible]可謂不負所學者矣浦陽鄭仲舒之爲檢
也采其所進講文爲一編曰經筵錄總如干篇故
事文月凡三進每[illegible]一篇　天子既以賜諸左右
[illegible]三歲又總每月所進[illegible]錄以獻以備乙夜之覽鄭
君是編[illegible]錄其副而藏於私家其各篇之首悉記日
月與　天子宴閒之所講[illegible]奏對之名者謹其事也
昔者曾子之言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
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斯言
初若[illegible]董仲舒舉以告武帝於是有

經筵錄後序

今天子以上聖之資誠明並至動合天道優入聖域臨御日久[illegible]世於靖嘉而猶迺文是先典學爲務乃[illegible]化之始肇開經筵博延儒流敷繹古藝所以[illegible]究理察求化原而成帝王之治者也維是經筵之設[illegible]之林㝡其事體之重既領以丞相帝宰執侍從必由妙柬得預講讀至於講文則視成於檢討檢討與其稿譯畢白于丞相及諸講官衆論允合然後進焉故檢討者其秩雖輕所職甚近皆以布衣自廟堂公選爲之士之爲之者因得以聖賢仁義禮樂之道古今治忽成敗之故微聞當宁而寤主意於片言誠可謂不負所學者矣浦陽鄭仲舒之爲檢討也裒其所進講文爲一編曰經筵錄總若干篇蓋事講文月凡三進每奏一篇 天子既以置諸左右比三歲又總每月所進正錄以獻以備乙夜之覽鄭君是編蓋錄其副而藏於私家其各篇之首悉記日月與 天子宴問之所謂賞賚對之名者謹其事也昔者曾子之言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斯言初若爲學者言[illegible]漢董仲舒舉以告武帝於是有以知帝王之學亦不外是焉今觀經筵文剖析精詳陳述曉暢其實類乎唐人之粹擷經史之言則切其法倣乎宋儒之大學衍義而詞尤直而其大要不過以尊聞行知有望於吾君誠以聞之則必尊聞而不尊猶不聞也知之則必行知而不行猶不知也然則今日 天子之盛德宏業高明光大而成帝王之治者豈非聞而能尊知而能行以加之意乎嗚呼觀乎是編而文儒啓沃之功聖學緝熙之効以及國家一代之典故皆可見矣竊惟孔子贊易序卦居末敢即斯義序其略以繫諸末簡云

贈鄭士亨序

此篇已見卷五[illegible]

游吳也與予相好爲最深君氣銳遇馬從車馳乎九軌之塗一捷不可在江河浩乎莫之能禦也其自見者既如此而尤樂於取友雖以予之樹劣無似亦辱與之定交不置嗟乎朋友道喪久矣予之於君能無望乎雖然君之於我厚矣竊願有以贊於君夫文者才與氣爲之也三代而下詞章之士鮮不以才驅氣駕而爲文然非才與氣不足以爲文而徒事乎才與氣駕則歲循月邁氣有時而衰才有時而盡而文亦

以知帝王之學亦不外是焉今觀經筵文剖析精詳陳述曉暢其實類乎唐人之粹類經史之旨則切其法倣乎宋儒之大學衍義而詞尤直而其大要不過以尊聞行知有望於吾君誠以聞之則必尊聞而不尊猶不聞也知之則必行知而不行猶不知也然則今日　天子之盛德廣業高明光大而成帝王之治者豈非聞而能尊知而能行以加之意乎嗚呼觀乎是編而又儒啓沃之功聖學緝熙之効以及國家一代之興故皆可見矣竊惟孔子贊易序卦居末敢即斯義序其略以繫諸末簡云



贈鄭士亨序

豫章鄭君士亨之游吳也與予相好爲最深君氣銳才富昌而爲文如逸馬徒車馳乎九軌之塗捷不可及如奔湍怒濤之在江河浩乎莫之能禦也其自見者既如此而尤樂於取友雖以予之庸劣無似亦屏與之定交不置嗟乎朋友道喪久矣予之於君詎無望乎雖然君之於我厚矣竊願有以贊於君夫文者才與氣爲之也三代而下詞章之士鮮不以才驅氣駕而爲文然非才與氣不足以爲文而徒恃乎才驅氣駕則歲循月邁氣有時而衰才有時而盡而文亦有時而竭矣盍亦命於氣氣稟於志志立於學乎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學而不厭所謂志亦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志壹則動氣所謂善養氣志也苟其有志以基之有學以成之氣有不豪才有不盡而文有不臻焉者未之有也抑聖賢之垂乎志以成乎學者非徒欲見於文而已也文者聖賢不得已而託之以垂世貽後者也六藝之述七篇之作豈於騷雅不遇之後而荀卿揚雄亦皆老而著書當其歷聘而不老也固將有以見諸用也及卒於不見而後託之於文與文者豈非聖賢不得已而爲



之者乎後之人志未立學未成大之不圖用天下國家而亦不思爲天下後世用汲汲焉偲偲焉徒同其大意之矣口耳之餘其詞章之爲務雕刻藻繢以盜名而求世譽於其身而無傳其於聖賢之道不已求乎斯言也予之所以勗君者也於君之別所以不能不爲君道也予有志學而未成者也道所聞以贊於君者幸其在之輔我使底于成也昔王介甫作同學一首別曾子固謂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以常也今君與予非有所守乃不得常會合焉視別去則友道喪久矣予於不能無望於士亨也士亨請予

兹之別當入山益深入林益密而愈益肆力於爲學嗟乎君之志予之志也於君之別其寧不自愧乎詩云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予所望於士亨故序之以識別

送分水達魯花赤[illegible]之官序

高昌明理不花諾離一由侍寧主簿擢江浙行中書掾考滿除達魯花赤於建德之分水將之官發大夫士凡內交於君者皆爲詩歌以餞予爲序其首簡曰天下郡縣之凋敝莫甚於今日而今日國家於守令之選亦可謂重矣比歲用大臣議専選任爲之法賞



罰黜陟既定爲著令繼申督擇之制而郡縣上下之相統政理之相成而不系者益加密焉嗚呼若之何而凋郡敝縣猶不加少循吏之效曾不加多也大抵令之爲民牧者其失有二好名者過於爲苟祿者憚於爲過於爲者則咈民情憚於爲者則遏民志情之咈而不安志之遏而不遂也此民所以不得職政理所以乖戾而不成也故夫善治民者不過使民各得其所願而已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所謂民之父母嗚呼治民之道蓋無以加於是矣予聞君之官休寧也正經界均賦役興學校平物估能

與民同其好惡民甚德之其才可謂長於治民者也今爲分水吾知他日言循吏之効者必於分水見之矣且君讀書爲學有年于兹善論古今識本末概然有志於當世其才固不特長於治民方今　聖天子勵精[illegible]治[illegible]民如傷而賢宰相不次用人以修舉廢墜君姑[illegible]心於縣分之當爲夫苟美績昭彰令聞顯著其有不見大用者乎雖然西漢循吏見於傳者止六人黃霸[illegible]也班固以其長於治民特傳之循吏吾又知君他日雖見大用而史氏之傳循吏者其必不遺於君矣其必有以取於君矣夫



送申[illegible]檢之官序

至正十一年海內多故　天子命勳舊大臣行中書以鎮外服且以爲去朝廷遠事有機速不可律於常制稟命而行凡[illegible]得[illegible]之事一聽其便宜行之蓋今行中書其[illegible]任[illegible]視古方岳而江浙尤地大物衆所統列郡[illegible]十有[illegible]所及不啻數千里矣未幾而事變命[illegible]雖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不能盡出於行中書所在牧守往往不得人以爲用而行中書亦假其可者權攝之[illegible]天下不幸而有故將撥亂以反正則行[illegible]以[illegible]必至然有志之

當世者固不皆不深及於此焉婺與處爲鄰郡比方行中書省[illegible]劄用婺之同知總管府事黃公遷守于處而吾婺人中[illegible]觀遠嘗受知於公辟爲屬縣遂昌之巡檢觀遠識[illegible]用其尊父之蔭已再任莞庫巡檢乃其[illegible]方待選於行中書而未及署黃公用之於是有[illegible]人之明而無越梭之失矣觀遠將之官其友王褘[illegible]之曰嗟乎今日天下所以多故而弗靖者非以[illegible]劇乎盜之生也猶火之始然始之弗戢遂至燎原而不可遏今子之職職乎求盜者也[illegible]能於其始而禁之政事易而人不擾以予之[illegible]有以盡乎職矣曾無崇卑苟皆盡乎職焉天下之事其[illegible]亦豈終不可圖也哉雖然予之職止[illegible]求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人不爲盜者牧[illegible]之前要[illegible]之政是已吾[illegible]黃公有牧[illegible]之才其[illegible]以德化人庶幾有以使人不爲盜而求盜之職又[illegible]吾觀遠若人焉[illegible]環處之境因[illegible]不驚然異乎承平之日[illegible]觀遠是行吾[illegible]世故因[illegible]感也婺之士大夫[illegible]所謂非言不[illegible]爲贈爰相與作[illegible]今日之[illegible]觀遠者序之於首簡



贈醫師張君序

故之言良醫者出於秦爲多春秋內外傳所載若醫和醫緩以及尸子所稱醫竘者皆在秦以良醫名和能察盲上膏下而知疾之不可爲緩能辨六氣五味五色五聲六疾而知疾之所出致而非止此也和之對晉大夫也以謂可以醫及國家而緩於晉侯謂其良人將死天命不佑婦其思慮之所及固又不止湯熨鍼石之際而已一則曰良醫二則曰良醫者於秦乎出謂之秦多醫豈不信然以予觀之今之良醫若其多莫逾於中吳矣夫豈以吳地富饒人鮮輕身重財故挾是術者趨之恒多歟將習俗之盛淵源之傳有所自也然吳醫之多予固未嘗敢以淺中窺之而求夫庶幾於古良醫者張君志行殆其人焉志行之良於醫夫人之所知也而夫人之所不能知者吾意非志行不足以盡之夫所貴乎醫者以其能以意爲之也靈樞素問諸書遺說昭然固在所必守而人之疾病有萬不同若夫推五運六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之左右以定五藏六府之虛實以合經絡血氣之流注而知疾病之候死生之期者必於脉見之審詳

胤宗謂脉之妙處不可傳唯思慮精則得之又曰
意所解口不能宣也由胤宗之言觀之則脉之不可
易審必矣和緩之能知疾不可爲與疾之所由致而
其思慮所及不止於湯劑鍼石之際者夫豈外是而
他求乎然則志行其殆知審於脉者乎不然何其術
之良而人稱之者之衆矣是故人之稱志行知其術
之良而予知志行者因在此而不在彼也鄱人秦文
剛君子人也嘗得疾志行治之隨愈秦君因求予文
以彰其美乃志行之術之所施其効不止於秦君而
秦君獨侍之之深者非志行則莫之能爲其疾也吳



醫之良不止於志行而予録樂道其美者因夫人之
稱信其術之良爲可書也使志行於是益精其思慮
而愼其術焉將見今世求良醫於吳者必求志行而
吳多良醫世亦將謂吾言有不妄矣

## 贈葛仲正序

友人陳舜道爲予言吾往年留吳門得疾傷寒他醫
莫能治病勢向劇有太常者吾所厚也爲致葛仲
來視以其術治之疾旋愈吾旣感劉君之愛我且
葛君爲術之良非言以彰之則無以著吾私于能
者幸爲我一言之予觀近時言醫者莫盛於中吳

吳中世業醫者莫盛於葛氏葛氏之醫其術蓋
五運六氣之盛衰以審病證而定治法此仲正之術
所以異於人人也蓋仲正之諸父曰恒齋者嘗自著
書其說以謂醫當視時之盛衰而爲損益劉守眞張
子和輩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
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
明之輩多加補益之功至宋之季年醫者大抵務守
護元氣而不識攻伐之幾能養病而不能治病失在
不知通其變也其爲說如此可謂能明夫氣運之變
而通於陰陽之化者矣嗟乎醫之爲術至於劉李諸



君子出而斯藝極矣以予觀乎其書其言甚明其理甚
微其用物也簡而近其取驗也速而著而其要在使
人觀形察脉求病之所始以施其術而不膠於一定
之古方蓋無非推明所謂五運六氣之說今其書大
行於世學者非其術弗道也而葛氏之傳獨得其要
如此以仲正有得於家傳之素推其家之遺書以博
極乎諸君子之書其術之良而有異乎人人也固宜
矣仲正之季曰可久於其術尤精予嘗與爲友以故
因得識仲正而仲正之諸子業其術者復彬彬焉是
乎葛氏之盛固未艾也

送湯子誠序

溧陽湯君子誠所謂有用之材者也湯爲郡之大族冠詩禮相繼不絶而子誠蚤以材自見用御史□試吏郡府海道漕府復推擇爲掾今以累考當□而浙東帥閫遂以文書來侍子誠其宦業之際益兆於此矣予聞士之懷抱利器者非遇盤根錯節無以自試其材之有用今子誠至浙東予謂以浙東之事言之浙東地瀕鉅海在異時沿海嘗設制置之司其事權爲甚重而所統領者皆水軍夫海之爲物險矣而軍之習於海戰者爲不易能非素敎而積練之鮮



有不服馭於臨時者今之帥閫實兼兵民之寄非兩有文武之材莫宜居之其事權視昔爲尤重而所統領者乃無復有所謂水軍者焉是以一旦海寇竊發莫之能禦至煩 天子親命大臣招安而與之官寇心無厭屢以兵爲無備以禦之未幾輒復叛朝廷務全大體於是命再下而官益加大招安而至於再三則威重或者爲已褻而不圖有以豫防之則愚頑無知尋服尋叛其爲患吾未知其所終也故今日浙東之患莫苦於海寇而禦之之策莫亟於復水軍□盜之生治世所不能免顧所以豫防之者何如□

予試以有用之材而又往往爲上官所見信夫唯□言言必行之故吾願子誠有所建明益以自試其材之有用若夫區區簿書文墨之爲事而徒累歲積月爲出身計者斯固衆人之所爲而非吾黨所望於子誠也嗟乎舉浙東之事爲子誠言之而知今日天下之事可言者多矣子誠尚亦有慨於予言乎

送葉子中序

褘至正七年至京師與葉君子中最善旣別六載與子中再會錢唐則子中以太夫人之喪旣葬將復還京師因泫然爲褘言曰子愛我者凡吾平生子未必



盡吾知也吾之生也十有六年吾父方受命知賀州而遽棄諸孤吾於是始刻志於學出游郡庠余公德操陳公衆仲先後爲提學皆謂進之故能頗知嚮方思有所樹立然自吾祖文簡公之告老也所被賜田宅寶貨悉表還于朝家無留貲而吾父又蚤世賴吾母扶樹門戶不以鹽米細故累吾身遂至京師得用薦者入國學爲諸生亦旣滿平積分及優等將用例釋褐取榮名歸爲吾母壽而吾母不及待矣吾匍匐南奔而吾父之殯猶在錢唐及是皆奉以祔于富陽吾祖之兆域已畢大事此吾之遘禍而罹艱也重念

吾祖之歿垂六十載而褒崇之典闕焉吾將求者力請于
朝頼 天子明聖故舊不遺贈謚有加焉幾哀榮終
始矣而墓隧之碑猶未有刻吾將由是復有請焉子
愛我者其能不言於吾行乎得爲之言曰古之聖賢
未有不由患難而致乎光顯者蓋不如是無以成其
德而致其用也聖賢遠矣試即文簡公而論之公在
宋季爲京學諸生時宰方專權誤國輙率同舍上書
斥其罪事被竄逐而無悔及 世祖既取江南首見
録用自布衣爲提學尚書省立則拜右丞法度紀綱
多其所更定遂爲一代之名臣矣是其始之患難乃



其效之所以光顯也今子所謂遺稿而饗禮者孰與
爵祀則後日之光顯夫豈基於今日耶凡木之可爲
梁棟者鮮不久之以歲年飫之以霜雪而後全其材
夫人亦若是而已耳是故身愈詘則德之成也固事
愈歷則用之致也宏視夫躁進妄求以及得之而力
有不勝因以取敗者其相去爲何如也吾觀諸易有
處困而亨之道焉夫困人之所不免處之以亨所以
不終困也然則子中今日之所處其始困而能亨者
乎子中曰噫子之言吾之志也遂書以爲序

送施掾史序

至正十四年秋吳郡施君克讓以監修國史掾[illegible]
使至浙右爲師相徵歲入之租賦蓋克讓之尊公寔
席長者由丞相府長史累遷都水少監爲時名卿而
克讓服習家庭之訓是有以自見其才敏而練其智
周而識靚浙右之民困弊已甚而師相方上體宵旰
之憂以恩德惠綏黎元不宜無以承其意故租賦之
入既平其量復下其賈而凡逋負之無徵者又驗其
貧窶而免之於是浙右之人皆多克讓之爲而知師相
[illegible]夫昔戰國時馮驩爲孟嘗君收責於薛
[illegible]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



者及之薛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即矯命以責賜之孟
嘗君怪其反之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收畢乎何市
也驩曰君言視吾家所寡有者臣計君家無不有所
寡者獨義耳因竊以君命以責賜諸民乃臣所以爲君
市義也今師相思德結人心天下固已莫不被其賜
克讓是行亦可謂能爲師相市義矣且孟嘗君列國
之卿耳驩者持說之士其事初無足道而予以爲言
者誠所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雖然一事之足稱
非予所望於克讓也漢杜欽廷年子也少好經書
博有謀略大將軍王氏輔政求賢智自助因欽

至正十四年秋吳郡施君克讓以監修國史掾文丞傳至浙右爲師相徵歲入之租賦蓋克讓之尊公寬厚長者由丞相府長史京邊都水少監爲時名卿而克讓服習家庭之訓早有以自見其才敏而練其智周而疏觀浙右之民凋弊已甚而師相方上體宵旰之憂以恩德惠綏黎元不宜無以承其意故租賦之入既平其量復下其賈而凡逋負之無徵者又蠲其實爾免之於是浙右之人皆多克讓之爲而知師相器使之得人矣昔戰國時馮驩爲孟嘗君收責於薛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及之薛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即矯命以責賜之孟嘗君怪其反之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收畢乎何市也驩曰君言視吾家所寡有者臣計君家無不有所寡者特義耳因矯君命以責賜諸民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今師相恩德結人心天下固已莫不被其賜克讓是行亦可謂能爲師相市義矣且孟嘗君列國之卿馮驩者游說之士其事初無足道而予以爲言者諺所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雖然一事之足稱非予所望於克讓也漢杜欽延年子也少好經書家博有謀時大將軍王氏輔政求賢智自助國家



[illegible]欽其慮之而欽爲大將軍言增國家之不數名士救與人過當世事政多出於欽及大將軍政大重欽復以開公謙恐爲說其福過將矣不可時數雖其官止於議郎而在當時最爲知名今師相位望之隆殆過於漢大將軍而克讓之賢智視欽尤無少然欽之有助於大將軍者其予所望於克讓乎克讓之還京師也士大夫以言爲贈者甚衆然徒以詞語相諛說而已此可加於好名之人而不可陳於有識之士况吾鄉之士如吾克讓乃可以詞語相諛說邪予是用復爲之言以道吾愛助之之意抑非克讓又相知則予言亦豈[illegible]過情也哉



送沈仲說序

昔太史公云法家嚴而少恩甚信然哉以予觀之所謂嚴而少恩者特其末流之弊耳苟爲法家者操心制行一如是焉則其人必皆陰險之小人而無復有君子矣此豈人之情也哉蓋史言張湯爲吏務在深文舞智以御人又以爲舞文巧詆以輔法則其謂之嚴而少恩宜矣然其身既致位三公其子孫又世有令望德器自取爵位尊寵久而不墜逝其[illegible]其勿儒林之後莫能及也抑所以致是者寧無

故乎盎湯平日務揚人之善辨人之過而史氏謂其
推賢揚善固宜有後也夫推賢揚善君子之厚德也
而湯能之又可徒以嚴而寡恩少之乎且湯由文墨
小吏韴知務此則夫以學士大夫自居身都崇貴而
不復以爲意者其不爲湯之罪人也幾希吳郡沈君
仲達爲法家學素稱文亡害而兼能潤飾以儒術用
是獲見知於上官至正十四年春都水少監施公以
使事至江浙仲達實從以行又留于杭吾聞與游焉
其他細行雖吾不能詳至於揚人之善辨人之過則
仲達未嘗有靳焉此夫人之所知也夫仲達以儒術



飾吏事則固非舞文舞智之爲而又身非崇貴乃能
以推賢揚善爲意其視世之爲法家者相去何遠也
有張湯之失而善足以蔽之其所致者且如此況無
其失而有其善天之報施當何如哉此吾黨所以有
冀於仲達而於其還贈言所爲作也贈言爲詩總若
干篇而予輒以不腆之言爲之序蓋非特於仲達私
有冀焉將因以爲今世爲法家者之勸云爾

送詹君序

台之臨海有詹[illegible]石者悃愊而無華朴茂而淵靜習誦
孔孟之學而兼[illegible]岐黃之術邦人[illegible]不敬服也[illegible]

鄉之隱君子也甲午之春[illegible]
陽宮開爲予言曰吾老矣無所求於世矣然吾[illegible]
人之生於今世者亦何其不幸也國家太平日久一
旦寇盜蜂起而天下遂苦於兵蓋自天子之大臣以
及於群僚庶士而京畿中原以極乎邊疆絕徼無有
貴賤尊卑皆不遑寧安而已不勝其弊矣吾於是特
[illegible]吾鄉乃得以自放於山窮水絕之境戰征不接
於耳目差科不及於門戶詩書以教吾之子弟藥劑
以療人之疾[illegible]耕有稼穡居有屋廬摘芳釣鮮尋幽
探奇起居無時惟適之安吾於世復何求焉顧吾雖



[illegible]識亦今世之幸民也歟[illegible]有以語我
哉予聞之昔之隱君子[illegible]未嘗離[illegible]
其練性鍊馨養粹以樂[illegible]
[illegible]也意者大山長谷之[illegible]而未之見而今
乃於君見之若君者[illegible]之幸民而已乎君之
歸也其從子居文率諸公賦詩爲贈而屬予書君之
言以序之昔者詩人嘆賢者之隱遁而不可致也作
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諸公之詩其亦用此意哉

送吏部[illegible]序

國家數年以來亦可謂多事矣十一年兗濟之間決河十三年京畿之内開咨田二者皆大役其費無鉅萬而猶幸有利存焉然自十二年以來頻歲用兵天下騷動丞相御史大夫以國之柱石相繼董師宗王重臣莫不總戎于外雖寇盜寖就殄滅而國用之費已不可勝計今長淮東西大江左右勍敵猶在兵未可以遽弭凡芻輸供億郡官不足則當取諸民而所在之民大札大侵之餘存者無幾創痍未瘳悉剗剔脂髓以應上之科斂又楮幣者天下之大命也而乃沮不克行上下均知其弊莫或有以救之而朝廷



之上綱紀法度且日紛更而未已國家之多事莫此時爲然矣然而事變之殷盛世所不免亦所以弛張彌綸之者其機在於人乎是故天地之大也萬物之衆也而位之育之者皆夫人之責也此君子之學所以貴乎用世也賈誼之言曰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之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又曰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陸贄之言曰捨己以從衆違己以遵道總天下之志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

令又曰均貨財以同欲措名器以賞功行三術去七患以叢舉材致入則除六失以嚴守備嗚呼二子之言可謂經國之要道匡時之急務無媿於用世之學者矣賈陸之學於是不行於世已久今日之吾君者其亦有出於此者乎不出於此而欲以圖今日之治安吾知其爲難矣此予於月曾不花君之行所以重有望也君起家進士歷仕外服乃入爲王官今年春以吏部員外郎和糴於江浙事丁太夫人憂朝廷閔其材猷優著時用所急奏使起復君既襄大事遂詣北上君親之道殆兩盡矣是行也其所繫爲甚重



守一官効一職不足以爲君之能能以賈陸之吉君者爲吾君告庶幾上不負其君下不負所學矣乎夫當天下多事之時自山林草野之士孰不思有以自獻而况以名卿爲吾君相之所信用者哉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予敢誦是言以爲贈

## 宣城貢公文集序

國朝拔一海寓氣運混合鴻生碩儒先後輩出文章之作實有以昭一代之治化蓋自兩漢以下莫於斯爲盛矣當至元大德間有若陵川郝文忠公柳城姚文公東平閻文康公豫章程文憲公吳興趙文敏公

前代遺老僮國家之其文辭煥爛典
近古延祐以後則有臨川吳文正公巴西鄧文肅公
清河元文敏公四明袁文清公浚儀馬文貞公侍講
蜀郡虞公尚書襄陵王公其文典雅富潤蒐肆以宏
而其時則承平淩久當亨豫大極盛之際也 今天
子元統以來致治爲尤盛而文學之士至於今則遂
以日繼淪謝而幾於寥寥參矣如廣陽宋正獻豫章揭
文安公待制東陽柳公承旨齊南張公參政趙郡蘇
公皆不可復作而承旨廬陵歐陽公諭德東明李公
侍講金華黃公雖巋然猶存而亦既老矣其方嚮任



用而擅文章之名者唯吾宣城貢公乎公之先君文
靖公在延祐中與諸公齊名公克承家學又蚤游上
庠受業諸公門故其問學培植深厚見於文章者氣
充而能暢辭嚴而有體講道學則精而不鑿陳政理
則辨而不夸誠足以成一家之言而繼前人之緒矣
後之欲知一代治化之盛者此其有不足徵者乎
然公之所表見不特文章而已其於政事尤長也
爲理官治行最列郡其爲御史所論列皆天下之
務居夏官則奉詔發驛戶於北境刈水衛則朝
以中原饑饉之事付之凡其所至輒有偉績

數也大抵政事文章本一致也立事傳命號令明
法度而賞罰允此政事也而文章豈外是乎嗚呼兩
漢遠矣考之唐宋論文章則韓文公歐陽文忠公論
政事則陸宣公范文正公而已公之文章實追韓歐
之法其於政事不替陸范之忘哉抑非韓歐不施於
政事而陸范不著於文章也就其所長合而求之斯
爲善論公者矣夫讀其文必也論其人求其人必逆
論其世故特序公之集因得以具述焉公名師泰字
泰甫起家國子學生累遷官兩入翰林爲應奉遷宣
文閣授經郎陞翰林待制除國子司業遂爲吏部郎



中拜監察御史尋陞侍郎復入吏部俄遷兵部侍郎
出爲都水庸田使今遷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云

木嚴禪師語錄序

佛法行于中土千二百九十餘年爲其學者離爲異
門曰禪曰教曰律凡三焉教以明理性之要而簡冊
之載爲至詳律以示開遮之義而科條之著爲甚嚴
若夫不立文字單提直指而使人明心見性以成佛
則唯禪學爲然所謂教外別傳者也蓋自菩提達磨
以摩訶迦葉所得無上正法東至直接上根共六
分爲二而心印獨傳於曹溪派別爲五而宗

濟而得人之衆莫臨濟一宗爲盛矣七傳至楊岐白雲五祖圓悟誠所謂不立一法根源直絶者東山之傳有虎丘隆公大慧杲公皆卓然樹立教道於汝宋南渡之初東南禪門之盛冠絶於一時而降及傳爲應菴華公密菴傑公破菴先公無準範公及雪巖欽公獨毅然自任以斯道之重得其傳者是爲虛谷陵公公遭逢聖時蒙被帝眷其道尤爲光顯而其上首弟子則吾本巖植禪師是已師之入其室也非唯黍決其心要而且兼得其文印故其爲道無所不同於公焉初師出世於寧之西峰既主袁之仰山而今遷居杭之靈雲門人集其三會所說日用動作之語用故事次第而錄之謂師之道雖不專任乎言語之間而因其言語之所及亦可以知其道之所存也然竊觀師之言機鋒峻峭誠足以啓學人之領解至其敷演之切告戒之嚴則所謂教律律者其道亦不外是焉夫何近時禪學之弊其徒唯口耳之是務取昔人之言語迭相師用誣巳而因人脫略方便顚倒其實而莫之或省然則於一大事果何補與乎學者於師之言無苟能以筌跡視之庶幾目擊而道存



矣陵公與師皆吾同里人予生也後不及登公之門而於師幸有游從之雅姑述其淵源之所自以序其語錄焉

送笪生序

笪性芳氏以旃蒙大荒落之歲夏五月自處來昇過余俶舍言曰某無佀獲交於夫子竊願有請也昇吾父母邦也笪邦之著姓世有聞人吾曾大父龍溪府君大父溧陽府君二世墳墓咸在城南十里飛溪之原自吾父去官他郡由廣而閩晚調處之龍泉尹又爲推官處州以卒某也從官而游遂爲東西南北之人於是去昇十有七年矣昔之吾父之沒也適時多難不克反葬以從先世之兆域因即龍泉以葬而築室奉吾母居焉蓋吾視龍泉猶鄉土矣今茲之來嘗干戈擾攘之後凡名宗貴族其堂坊甲第之所在無靡存也而吾先世兆域封識宛然若有非偶然者展省之餘低徊彷徨愴焉懷思吾不忍舍以去也狐正丘首代馬依風物之情也而吾奚忍而去也雖然龍泉吾先人體魄之所託而又吾母在焉其不可以莫之去也吾將安處此耶夫子愛我也若尚有以教之也言訖泫然流涕不能已余爲之言曰嘗聞諸禮士

之夫因止之者曰奈何去墳墓也子路之去魯也顏子俾之哭於墓而後行是古之人未嘗不以不得守其墳墓爲戚也禮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其是之謂也中世以來士大夫以官爲家於是有親戚去墳墓者往往而是然論者不皆以禮繩之旨以其情之不得已也情有不得已故禮有常又有變也昌黎韓子廬陵歐陽子唐宋二大儒也韓子幼依仕居于京先世墳墓之在河陽者或疏往省而已歐陽子葬其親于鄉而宦留中朝又嘗謀上蔡終身不復返其鄉爲是皆情之不得已處乎禮之變者也今吾子先世墳墓雖在某而親之葬則於處也由親以建所自近以及遠禮之常也子去而之處以守其祖之家舍而間以時來拜即其祖墓展省焉既爲乎韓子之所當爲而又爲歐陽子之所不能爲揆之於禮處乎變而不失其常殆庶乎其可也予其擇於是而處之而吾烏以教子哉惟芳再拜稽首曰美矣哉子之言之也某雖不佞敢不奉以周旋以終吾身以昭吾子孫然願著之簡以爲遺庶其不忘也乃次第書之以贈之惟芳

## 棣鄂軒詩序



蕭山爲縣地偏而俗尚質其人之能自奮於學以有聞於時者未嘗數數然也然縣當吳越之衝四方賓客之往來者皆游焉其人耳目之所接氣習之所漸染亦無異處乎名都大邑之間矣縣人有包氏兄弟者所謂能自奮於學而又樂從四方之賓客相與游焉者也包氏之先家山陰來居蕭山今再世其先府君無恙時嘗名其兄弟燕居之軒曰棣鄂望其兄弟思義之相親也於是其兄弟者皆先訓是奉其爲兄者躬門戶之責以庇覆諸弟而速之以學而爲弟者刻志問學不敢懈有以承其兄焉故君子以爲包氏兄弟能無負其先人之訓若乎斯軒庶幾其無媿矣且詩人言人兄弟之親厚獨托興於常棣華鄂之哉說者謂其華能覆鄂鄂能承也夫苟兄以恩覆弟弟以敬承兄相親而榮顯不有似其華鄂之韡韡者乎嗟乎世之人能有感於華鄂之承覆而念兄弟之不可以不相親則孝友之習將天下人人有之不獨於包氏見之矣昔唐世有花萼韋氏者兄弟衆多最親厚皆貴顯嘗制宗會法每退食必飲花下以爲常當時李嶠諸人爲賦韋家花萼歌稱其一門華鄂之盛流傳于今未泯也今包氏兄弟雖家居未顯

蕭山爲邑地偏而俗尚質其人之能自奮於學以有聞於時者未嘗數數然也然縣當吳越之衝四方賓客之往來者皆游焉其人耳目之所接氣習之所漸染力無異處乎名都大邑之間矣縣人有包氏兄弟者所謂能自奮於學而又樂從四方之賓客相與游焉者也包氏之先家山陰來居蕭山今再世其先府君無恙時固其兄弟燕居之軒曰棣鄂望其兄弟思義之相親也於是其兄弟者皆先訓是奉其爲兄者躬門戶之責以庇覆諸弟而迪之以學而爲弟者剋志問學不敢懈有以承其兄焉故君子以爲包氏兄



弟能無負其先人之訓居乎斯軒庶幾其無愧矣且小雅詩人言人兄弟之親厚獨托興於常棣華鄂之韡韡何哉說者謂其華能覆鄂能承也夫苟兄以恩覆弟弟以敬承兄相親而榮顯不有似其華鄂之韡韡者乎嗟乎世之人能有感於華鄂之承覆而念兄弟之不可以不相親則孝友之習將天下人人有之不獨於包氏見之矣昔唐世有花萼韋氏者兄弟衆多最親厚皆貴顯嘗制宗會法毎退食必飲花下以爲常當時岑參諸人爲賦韋家花萼歌稱其一門華鄂之盛流傳于今未泯也今包氏兄弟雖家居未顯用而能相親厚將有以見於世必知昔之稱韋氏者不復以稱包氏耶說者益謂人欲致韡韡之盛莫如兄弟之相親兄弟相親則致榮顯也其言豈欺我哉包氏斯軒劉君伯溫爲之記而作者又爭爲之歌詩其兄弟所與游者皆一時之選歌詩之作豈岑參其人乎予不佞因本諸詩人之意以爲序包氏兄弟凡五人予所與游者與直與善也

## 南昌李氏譜序

南昌李氏系出唐宗室其先世家廬陵之四會縣者曰三八府君諱軼其名實生宥攻宥攻生保延保延



生士廉四世皆不顯士廉生積中宋元豐三年進士歷官殿中侍御史元祐間以直言入黨籍謫居南昌因家焉積中生良弼衛尉丞良弼生安國尚書戶部侍郎安國生七子大壯端明殿學士吏部尚書謚清惠大異乾道二年進士實謨閣學士大理乾道五年進士朝奉郎知真州大東龍圖閣學士兵部侍郎大績朝奉郎大原朝散大夫知衡州大成承議郎知衢州西安縣大性生伯恭朝散郎知臨安府餘杭縣伯恭生宏規朝奉郎贛州通判宏規生以能仕元爲從仕郎郴州宜章縣尹以能生福祖福祖生宗顯仕國

朝爲国子學正自侍衛而下九世皆爲南昌人此其世次之大畧也李氏族固有譜頃年兵戈之餘殘缺失不傳宗顯乃博加捜訪而詮次之以爲成書因屬予序其首嗚呼古稱世其家者非世其爵祿之爲貴而世其道德爲貴也漢袁楊之四世五公非以太尉司徒而稱之也晉王謝之百世卿族非以丞相太傅而稱之也誠以其名德之重高風盛烈爲世模範焉萬其變以至大其緒此世家之所爲貴也余觀李氏自侍御以直道正行爲古遺直及戸部清惠著談龍圖父子兄弟又以清才粹德爲時名卿信史所載先後相望而後之次之者又悉能以學業自植至于宗顯益祗厥緒而弗殞其家聲雖古所謂世其道德者何以尚此七葉列戟三世珥貂曽是以爲貴乎故予序其譜特著其世次使覽者因得而詳焉

義烏龔氏家乘序

義烏龔氏方冊所載系出漢渤海太守遂之後傳至諱孟舒者仕陳太建中拜太中大夫河南觀察使歷世變故遷徙靡常其詳莫究逮宋南渡後諱寔府君居縣之西郭松門里子六人皆從東萊呂成公游鄉之先達俞公良能目之曰六珠孫九人有諱明之

王忠文公集卷六　二四四

朝爲国子學正自侍衛而下九世皆爲南昌人此其世次之大畧也李氏族固有譜頃年兵戈之餘殘缺失不傳宗顯乃博加捜訪而詮次之以爲成書因屬予序其首嗚呼古稱世其家者非世其爵祿之爲貴而世其道德爲貴也漢袁楊之四世五公非以太尉司徒而稱之也晉王謝之百世卿族非以丞相太傅而稱之也誠以其名德之重高風盛烈爲世模範焉萬其變以至大其緒此世家之所爲貴也余觀李氏自侍御以直道正行爲古遺直及戸部清惠著談龍圖父子兄弟又以清才粹德爲時名卿信史所載先後相望而後之次之者又悉能以學業自植至于宗顯益祗厥緒而弗殞其家聲雖古所謂世其道德者何以尚此七葉列戟三世珥貂曽是以爲貴乎故予序其譜特著其世次使覽者因得而詳焉

義烏龔氏家乘序

義烏龔氏方冊所載系出漢渤海太守遂之後傳至諱孟舒者仕陳太建中拜太中大夫河南觀察使歷世變故遷徙靡常其詳莫究逮宋南渡後諱寔府君居縣之西郭松門里子六人皆從東萊呂成公游鄉之先達俞公良能目之曰六珠孫九人有諱明之

熙中仕宣教郎熙銀緋明之從子諱應之登嘉定進士第仕至右史中大夫直寶謨閣封金華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應之從子曰載紹其業之業明五經號五登士又曰康仕太學學錄曰愷仕直閣侍御史自是蔚爲衣冠之望族矣六世孫原善懼其族大而譜逸也於是撰爲家乘一卷乃倣司馬遷年表之法畫而爲圖字名卒葬咸具疏之既成復屬予序予與原善有世姻之好知其序系所從來者遠乃爲之序曰夫氏族古者史官之所記也皆原於世本公子譜二書則本春秋左氏傳則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字以謚以官以邑五者而已後世得姓氏多至三十二類益淆亂而難明況襲氏冒姓之不一者乎毋怪乎附錄之不足徵也今原善推原本始而惓惓於譜諜不敢忘則尊祖敬宗之道藹然可見亦可謂賢也已因爲序其世次繫諸篇首使其子孫有考焉原善字仲實方以積累世其家業鄉稱爲善士云



送伯達王君序

禕至正戊子己丑歲客燕東時臨川王君伯達亦在焉伯達善爲古文辭名稱籍甚禕得而內交之至好也明年禕南還已而天下兵起南北阻絕不相[illegible]者二十年頗今　天子以神武定天下寓內混一於是伯達今年春自勝國故南京徵乃得與伯達復相會因知伯達既擢進士第歷京學提舉國子助教入爲翰林編修復遷成均爲博士助官累年積階至五品然伯達以[illegible]有官爵可以爲身[illegible]而與余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矣相與慨然者久之會　天子重名節以厲天下在官得凡大夫士自[illegible]至者皆聽還鄉里使得遂其志焉伯達即束行李翩然西歸吾黨之士莫得而留之也吾聞昔者詩人[illegible]賢者之去而不留也爲之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蓋欲其留之甚也又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言欲其毋相忘於久遠也嗟乎伯達之歸吾不得而留之矣伯達尚毋棄我而有遐心哉於是書之爲序以贈伯達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六

#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七

鄱陽三臺劉傑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 序

### 送胡仲淵參謀序

至正十五年二月有詔命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恩寧普公鎮禦饒城公幕下有文學士曰胡君仲淵實預在行君之學本於仁義禮樂而於天文兵法術數技藝靡不精通蓋有用之材而其志慨然欲以功名自見者也先是溫之戍卒殺其守帥據城以叛時公以浙東元帥往討之訪得君龍泉山中而問策焉君以謂溫城險而賊守固可以計取不可以力攻公一用其策盡殲果就擒故溫城之平公之功君之策也及是公有饒城之命復倚君參謀軍事而饒處江湖之會最為江浙屏蔽自數年來鞠為盜區斯民生業蕩析殆盡今遺孽尚在軍旅仍戒嚴殺戮撫綏之際誠主帥所宜慎以公之明決而君以沈潛遠略濟之吾知寇不足平民不足安矣是以君子[illegible]多公能求士為國且益望君必將為知己盡力與以有成也君嘗為余言今天下之弊極矣南北用兵未有休息而將



師之權不相統一朝廷之賞罰不能明信此殆不容言矣至於軍卒之逃散亦無所於懲發錢糧虛匱而無所於徵發而通之則其有術夫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用已甚誠使當徵斂悉不復以病民止今民有田者當米十石出一人寓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壯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軍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又減而計之當亦不厖糧十五萬兵一萬五千行之數年可使所在兵強而財富矣其操縱伸詘異於今常大抵此類而固亦未遂於施用也嗚呼自我



祖皇帝平定天下建不拔之業以開太平文安之治規模宏遠矣其制度綱紀之法後世[illegible]精夫任僅及百年而天下事已日入於敝[illegible]不可支持而理財制兵之術既窮皆坐視而不[illegible]不可為乎抑亦任當世之責者未之思焉耳[illegible]言管仲復生商鞅不死天下乃可得而治其言雖[illegible]於有激然而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意者亦通之術[illegible]不可以非其人以任之將苟[illegible]王之略之流不世出此有識之士之所為深慮也　今天子在位日久圖治日切方舉群策以收太平之功士之懷奇見而

欲立功名者寧能不見於施設而有不盡用之於
匪朝伊夕參政公行大用君之所自見必又有大於
今日者矣於其行禕故道夫人之所望於君者序以
爲贈焉

## 送貢公守平江序

上在宥二十有三載審察治道圖修太平重念天下
參元比歲失職興師討罪又無成功乃更登庸舊臣
屬以政柄於是綱紀脩飭衆正並進始擢南士有時
望者爲各道廉訪使而吾宣城貢公被命治閩中居
亡何遽召爲禮部尚書而廷議以平江關守任難其



人俄復用公守平江或者以謂憲使膺耳目之司尚
書處喉舌之地其權位爲既要而顧又爲守於一郡
於物論若有未慊者稍竊以爲不然今日郡守之選
重矣而平江爲江南大郡其守視他郡爲尤重以故
朝廷恒選剛嚴碩博之材諳人情而卹民隱者託之
以郡寄所以尊大藩重外府也惟公以文儒名家爲
士林之冠冕歷官中外所至政績輒纍著頃爲都水
庸田使實治平江其民之利病益所稔知朝廷況邦
選俟其用公爲守也固宜公之宏材無施不可亦奚
彼此之計乎嗚呼惟我　祖宗統一宇內百年于茲
重熙累洽式臻承平四方無虞烟火萬里可謂盛矣
大何四三年間海內鼎沸河之南北淮之東西兵馬
蹂蹈已無完區而大江以南列城殘毀生靈塗炭亦
靡有息肩之所世故之艱難於是殆有不忍言者幸
而平江以地利人和之故屹然爲南方之保鄣然饋
餉之給比諸郡率十七八百需供億動以萬計而其
民亦已不勝夫困瘁今公爲郡以父母其民寧不有
以輯綏撫摩之以阜其財以結其心乎嗟乎財者民
之心也不取諸民無以給國用取之無藝無以得民
心品調消息之間公得無其術哉是故一城之完朝



廷免一城之憂一民之安國家賴一民之力公也任
郡寄之重上體宵旰思治之勤而布宣其及下之仁
不久政成　天子且亟用之當大任矣邇者晉南韓
公鏞守都陽南陽成公遵守建昌皆即其官召入參
預大政庶幾漢世郡守入爲三公之意朝廷今日之
用公意其在此豈非天下士大夫之所望者乎顧棣
草澤之人而有當世之志於公之行因區區一言之
公平日知棣爲最厚將以其言爲不佞矣夫

## 少微倡和集序

處以星名州其地多處士而隋時處士星嘗見處士

星蓋少微也其爲州在浙東最左僻其土俗尚以其田賦薄以京白昔易爲然其四境大氐山谷溪洞形勢險絶豪猾樵蘇竄伏以爲窟宄往往潛聚嘯亂相攻剽戕殺而其爲害比他州尤甚於時號難治矣至正乙未冬浙海萬戶府以石末公持閫節之命來鎭是州亦既除去奸宄而撫其善良復其舊土而張其弛壞明年春江浙提舉青田劉公奉行中書之命實來相與撫綏之又明年秋政通人和州以無事先是詔建樞密行院于江浙行中書丞相兼領院事至是丞相乃承制以石末公爲判官劉公爲經歷即是州分院經歷焉於是石末公以元勲世臣文武兼全夙負重望而劉公起家進士雄文直節冠冕士林及諸僚佐賓屬皆鴻生畯夫極一時之選東南人物於斯爲盛矣惟其志同而道合故其對當多事之際發號施令日不暇給而攬事觸物發爲詩歌更唱迭和殆無虛日長句短韻無製並作鏘乎律呂之相應粲乎經緯之相比情之所至肆筆成章譬猶天機自動天籟自鳴有不可遏者兩年之間積之凡三百餘篇名曰少微倡和集詩作於是州州以星名故亦因星以名集也褘得而讀之[illegible]其[illegible]於憂國傷世閔俗之所見於言辭者何其惓惓哉昔之論者有謂非能言之爲貴而不能不言之爲貴少微諸詩其不能不言而言之者乎夫其宏音麗采盡山川而賁草木題詠所及輝有榮耀誠可謂是州之遭而百年之盛事與韓愈氏荆潭之什曾子固氏齊州之作後先配美人之所知也若其微意與言之所存有以繫人心關政理明王化而爲世道勸者憂深思遠有古風人之義則固非夫人之所知而君子必能審之矣序而傳之將不有慨然而興感者哉

送朱仲桓序

予往歲客吳時與朱君子安游而善子安儒者而業於醫四方大夫士莫不與之游然於予情尤親是時其子仲桓甚少好讀書數從予問學有相觀而善之意焉別去五六年世道益多故予亦歸隱金華山不復出於是與仲桓父子聲迹不相聞久矣今年夏予偶游會稽解后仲桓驗其學益進氣益充志益疆而齒尚少也竊心喜之仲桓問嘗泫然爲予言去年之春避難而來蘇難險阻[illegible]所備嘗然流離顛沛中非其人固弗與交授館教生徒用束修之入爲衣食而常有餘推其餘以周人之急亦未嘗不足也獨念吾

親在吳中音問久疏引領西望不勝白雲之思焉人幸彊圉司請兵事且解嚴吾將還吳中爲吾親之省予其不有以告我乎予因爲之言曰士生今時欲以所學自見亦何其難也夫周公孔子之教仁義禮樂之道所以爲家國天下之具者儒者之學也今苟有其學矣而時方右遙性智名勇功之爲尚其孰從而用之故夫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者儒者之學大氐皆然而今孰從而用之也嗟乎學何負於人人適自負之非人則負之豈時使之然哉雖然時有汙隆而君子爲學不可因時而



作輟予益竊望仲桓之益進於學也豈特有望於仲桓進之以不止而庶幾於古賢者則予之志而不敢以不自勉者也不合乎世不同乎俗而時不吾用吾何與知焉予平生交友留吳中居多仲桓見之幸爲吾謝曰故人王褘將長往窮山中無復有求於世矣苟有求我者君其問諸山靈

送孫寶夫序

士之處遠方而求用於今之世者其進亦難矣朝廷清明倖門不啓往歲方且決省官吏諸冗員而比年以來天下用兵雖賞功入粟之爵稍濫自非發戰陣

脫性命於萬死及有捐貲鉅財足應令者名職亦異以沒契致夫其大者既不可以倖得則爲其小者不過試吏於列郡而已然爲郡府吏者積勞累資僅出爲州縣幕職其能卓然自奮厲通於閣機能趨時合變者乃得擢用憲漕諸司歷掾臺閣上行中書者滿及格始預名銓曹予所得官而其能至是者蓋亦無幾耳然則事雖取於今世者豈不誠難矣哉若吾孫君寶夫所謂通於閣機足以趨時合變者也寶夫初見推擇給事浙東憲府最受知憲副伯嘉訥公題大者既不可得乃甘小者之是就困用憲府舉轄吏



於越郡而越之郡長則玖拾公也吾觀近時待憲郡而能知大體者莫如伯嘉訥公權郡符而能勤小物者莫如玖拾公二公之賢皆可謂無媿於國家之所任者也傳言事其大夫之賢者夫得其賢大夫以爲所當出其所長導吾之所短而吾之所有以輔其所不及則上下相與而無間矣寶夫誠以吾憲副者推以事其賢郡長之亦有不獲者乎予嘗以謂士凡見用者雖所居之地有崇卑而守之職有優劇而已之所以立者宜無不同也何者本之以誠而先之以不欺持之以廉而濟之以無倦立乎已者其果有易此

者乎苟出於此將無往而不獲乎上而況事其上之賢者乎人徒知實夫之善於趨時合變由其通圓機之適於用而孰知其所以立者蓋未嘗不出於此也吾知其自是必見擢用逸上捷出歷落闊而登省垣躋樞拾級而升非足爲難豈吾之所謂難者固實夫之所不難也耶實夫臨川人留吾邦者久與予相識將十餘年故予不能不言於其行越中多名士其鄉先達夏先生叔通郡博士杜先生彥通君子嘗辱與游爲實夫暇日過從以予言視之其必以予爲能知實夫者矣



## 鳴道集說序

古者立言之君子皆卓然有所自見其學術不苟同於衆人而惟道之是合故其言足以自成一家有托以不朽是故聖人沒而術爲天下裂諸子者出言人人殊然要其指歸未始不合乎道夫苟合於道矣而其言有不傳者未之有也嗟乎君子之立言難矣若屏山先生李公者其庶幾古之立言者乎先生諱之純字純甫弘州人金章宗承安間進士仕至尚書右司都事資識英邁天下書無不讀其於莊周列禦寇左氏戰國策爲尤長文亦略能似之三十歲後徧觀佛書旣而取道學諸家之書讀之一旦有會於其心乃合三家爲一取先儒之說發其不相合者著爲成書所謂鳴道集說也觀其爲說前無古人誠卓然有所自見學術不苟同於衆人而惟道之是合者也遺山元公嘗以中原豪傑稱之謂其庶幾古者立言之君子豈不信乎嗟乎立言之難久矣世之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會通以求道故有以一人之見而決千載之是非者鮮不舉疑而衆駭之先生是書其雄辯閎論以一人之見決千載之是非者往往而是予故竊論其大旨著于篇端使覽者得詳焉



## 浦陽戴先生詩序

昔日浦陽之言詩者二家焉曰仙華先生方公韶卿曰蜀先生柳公道傳方公之詩幽雅而圓潔其爲人之詩宏麗而典則大氐皆取法盛唐而各成一家言用能俱有重名於當世然方公隱者其詩傳之者鮮而柳公嘗待制翰林天下莫不稔知其言辭於是二公不可作矣繼其學而昌於詩者又得五戴叔能先生爲叔能之詩質而婉蘊藉而容優柔而不直沖澹而不褊庶幾上追漢魏之遺音其實自成一家者歟蓋柳學於方公而叔能師事柳公爲最久淵源之懿信

不可純律嘗讀其詩而爲之言曰三百篇而下莫
於漢魏莫盛於盛唐齊梁晚唐有亦詩矣今而淵明
之詩實有之叔能之詩其傳也必矣嗚呼世有知言
者其以吾言爲足徵也哉

## 漢七略序

七略漢侍中奉車都尉劉歆所作自秦人無道燔滅
典籍文章蕩然漢興改秦之敝大收篇籍除挾書之
律開獻書之路孝武時又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外有太史太常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
下及諸子傳說皆充入焉至于成帝復遣謁者陳農



求遺書於天下與籍既以大備乃詔光祿大夫劉向
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
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
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乃詔其子歆續
父前業於是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種別而爲七略
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
有數術略有方技略及班固因之爲藝文志而於其
間頗出入不同其存者蓋六略而輯略不復可考我
籍之興尚矣自聖人之經賢者之傳名人碩士之言
作以及諸子九流百氏衆技之雜出誠有終年不能

窮其旨累世不能究其說者是可謂廣且博矣然
求之未嘗無其要也求之之要分其類例而已矣
例之不分學術之所爲不明也蓋書者所以載乎學
術者也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而學術之異言
人人殊自非大雅宏博之士爲之釐剔而區別之無
末而探其本遡流而極其源以分其類例之所當則
載籍之廣何自而求之此劉氏七略之書所爲有功
於載籍也所謂輯略者會粹衆說掇拾精義以究大
道之變者也括囊六藝統一聖真詳傳注之羽翼破
後人之附會是爲六藝之略兼舉儒墨推明道德列



名法農雜之流考陰陽縱橫之術是爲諸子略備道
揚風騷雅正變之詞是爲詩賦略具權謀形勢陰
陽巧技之利是爲兵書略合象五行形像占驗蓍龜
夢卜之法是爲術數略醫方脈絡寒溫佐使神仙性
命之說則爲方技詳其類例之分較若畫一使凡學者
一開卷間得以攬乎載籍之梗槩而審夫學術之所
存無復博而寡要之患此其爲功夫豈可少哉蓋向
歆父子爲漢宗室號稱博極群書而世爲文儒之任
載籍之充乎內府者受詔悉加校理亦既參合同異
別白僞真刪其重複正其脫誤無復魯魚亥豕之譌

然猶慮其類例不可不分而七略是作門[illegible]戶別條
同貫共諧其本言明著于篇俾不勝異之說莫能相
亂而古人學術之所存如指諸其掌謂之有功於載
籍豈非然哉故嘗論之十二野所以分天之綱者也
其要在明乎經緯度而已九州所以分地之紀者也其
要在明乎疆界而已七略所以分書之次自非明其
類例烏能得其要厥後王儉之七志阮孝緒之七錄
率皆因乎七略之遺而劉氏之功於是為不可廢矣
大凡序六藝為九種諸子十種詩賦五種數術六種
兵書方技皆四種而藝文志所存六略三十八種凡
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云



唐五禮序

唐五禮者非唐始有是禮也自三皇五帝至於三代
五禮之名未之有改及唐而損益之定為一代之制
雖謂之唐五禮可也昔伏羲造儷皮作瑟而嘉禮
興神農播種制飲食致敬鬼神而吉禮興黃帝與蚩
尤戰而軍禮興九牧倡教而賓禮興葬于中野而凶
禮興五禮之名於是乎兆唐虞修賓類帝以為吉禮
遏密八音以為凶禮征于有苗以為軍禮羣后四朝
以為賓禮釐降嬪虞以為嘉禮五禮之文用厥以具
沿夏歷商而成周五禮之文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粲然大備矣故曰自三皇五帝以至三代五禮之名
未之有改也三代而下歷秦漢魏晉以及于隋儀章
制度莫唐為盛矣初太宗既定天下践帝位即詔禮
官學士修改五禮舊義房玄齡魏徵等乃定著吉禮
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十二篇嘉禮四十二篇凶
禮六篇國恤五篇揔百三十篇為百卷貞觀七年頒
示天下是為貞觀禮高宗以貞觀禮節文未盡重修
正之顯慶三年禮成為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而是
時許敬宗李義甫用事其取舍皆依違不中節學者



不便尋廢不用皆依貞觀禮為定及其後復顯慶禮
行事禮司益無所據玄宗開元十四年集賢院學士
張説奏唐之五禮儀注雖前經增修而其間頗不合
者莫或折衷宜詔學士討古今斟酌刊令定著而頒
行之乃令徐堅李銳施敬本等同加討校刪之功不
就説卒蕭嵩繼其職復奏令王仲丘續為之二十年
九月禮成是為開元禮一曰吉禮其儀五十五二曰
嘉禮其儀五十三曰賓禮其儀六四曰軍禮其儀二
十三五曰凶禮其儀十八總百五十有二勒成百五
十卷終唐之世遵行焉曰貞觀曰顯慶曰開元總

而言之所謂唐五禮也[illegible]以[illegible]天之[illegible]人之情者也是故設其器備其物定其[illegible]以待其有事者凡皆因天道以爲節原人情以[illegible]而示之天下國家故可得而正也然[illegible]其文儀章制度歷世未嘗相同而所以制禮之意[illegible]不先後未有不同焉者也蓋上世之居地上處而[illegible]其葬[illegible]也爲溝而已至於中古爲之宮室不以土處爲不可更也爲之棺槨不以爲溝爲不可易也又[illegible]後也更采椽之質而兩觀是設也易[illegible]之素而文行是攻也夫聖人者豈好爲相反哉其所爲相反者乃所以相成所謂因天道原人情而爲之節制也故五禮者自三皇五帝以至三代下更秦漢魏晉以及于隋其間或因或革未嘗有同而制禮之意無不同也大抵古今之變不同儀章制度不能久而無弊及其既弊則必損益之以求其當審其宜而後可行是以禮之用在乎適時之變而其本在乎因天道原人情本末先後求合乎先王之意也故禮之本所以合理也不可不同禮之用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此[illegible]人制禮之意也唐之爲禮其器其物其數其[illegible]制度雖不能一一以合先王之迹然[illegible]變而著明折乎古今酌乎文質求其當審其宜以爲一代之制者其本末先後固不可謂不盡合乎先王之意而議之也是用爲之序論以著其說庶議禮之家得以攷所擇焉五禮之目舊以吉凶軍賓嘉爲次而唐以嘉賓次吉軍凶次賓其義類相從終始無顛爲尤足據依矣

## 劉氏族譜序

劉氏在康山爲望族世居縣南八十里之三臺系出漢中山靖王之後有諱衍者仕晉爲水衡都尉封關內侯曰登仕齊爲右丞相曰明仕隋爲東郡太守曰德威仕唐爲大理少卿德威之後曰玢曰鎮皆仕南唐李氏隨煜自金陵遷洪都再徙鄱陽玢居南源之虎象鎮居西源之龍灣二族皆繁衍曁纓詩禮爲郡邑之冠鎮後曰孟鎮者克紹先烈有聲於時譜諜之述亦嘗修葺厥孫宏堂複爲贅婿於樓棗謝氏因居三臺之下生子祿明祿明生玉玉生金翁金翁生用一用二金翁乃予所交者然雖潛耀弗仕其所以振起士風汲汲於家譜之修誠爲劉氏之賢子孫矣間以劉氏得姓之由始徙種籍之詳列爲譜圖持以示樺而請序嗟夫古有大宗小宗之法自宗法廢而有

譜諜以維持世族葢俾夫爲之後者知其本之所自出而有尊尊之義焉詳其支之所由分而有親親之道焉尊尊親親之意書而譜法備矣今觀劉氏之族遠矣其譜所載幹支蹤跡綱聯絡昭穆次序秩然而不紊親疏遠近昭然而可考孟鎮聿修於前金翁維新於後可謂知所務矣爲劉氏之子孫者觀是譜則知家世之源流思祖宗之盛烈以嗣以續綿綿延延引而弗替矣

贈黎君序



士之出於三代之時者何其幸也葢其養也有其教以爲之田其地近有比閭以爲之居其教也有塾之左右師以爲之倡其學也有仁義禮樂德行以爲之教及其學成而可仕也鄉里推其賢者能者而賓興之以達於王朝論定而使之官上之人葢汲汲以求之而爲士者固未始有求於其上之心是則士之出於其時者其心爲甚安其力爲甚易也後世教道廢四民失其業而莫士爲尤甚田非有井牧之分也塾非有比閭之近也師非有左師右師之職而教非有仁義禮樂德行之素也至於仕則又在上者操[illegible]以待[illegible]以誘其下在下者懷智術以要其上上下之間[illegible]詭心以相與故爲士者[illegible]之既[illegible]則往往困頓路之不暇而其能自卓立以表見於世者益爲鳴呼士之不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者其成之之難有如此而況頃[illegible]以來窮困多故爭[illegible]常以盡其民未有休息也則爲士於今日者宜其窮困顛踣視昔有加[illegible]心其[illegible]而力甚難也是豈勢使之然不得不至[illegible]廬陵熊君[illegible]其才藝而年方盛古所謂髦之士也使其得出於三代之時吾知上之人將有以求之矣而今也[illegible]不急於自見漠乎無求于上之心來游江左[illegible]何即幡然而歸其鄉不其謂之



賢歟歐陽[illegible]言後世之所謂賢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豈[illegible]信然歟抑吾聞之小雅之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賢者之所在固夫人之所同好也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賢者之不留其以發於人之思也乃若是然則熊君之來而遂去也吾安得不爲之慨然也哉

送胡先生序

尚論吾婺學術之懿宋南渡以還東萊呂成公龍川陳文毅公說齋大著唐公同時並興呂公以聖賢之學自任上繼道統之重唐公之學葢深究帝王經世

之大[illegible]公復明乎皇帝王霸之略而有志於事
功者也則[illegible]觀之雖不能苟同然其爲道
學[illegible]於文也其文皆所以載道也文[illegible]道學[illegible]有若
金華八有元以來仁山金文安公以世胄於北山何文
定公[illegible]王文憲公若傳之白雲許文懿公實以道
學[illegible]司業承康胡公待制浦陽柳公待講烏
傷黃公以文[illegible]蘭溪吳公翰林東陽張公則以文
章家知名雖若門戶異趨而本其立言之要道皆著
於文文皆載乎道固未始有不同焉[illegible]乎粹然者
可謂聖賢之爲學者矣以故八十年[illegible]相望焉



後世大儒每以誠所[illegible]師夫何[illegible]乃因其
所不同而疑其所爲[illegible]道學者[illegible]
致言文章者以[illegible]
華而不究夫經[illegible]之志[illegible]
學術之弊蓋有不可勝言者矣故[illegible]先生
毋論及此未嘗不太息[illegible]不可
不勉於繼承也嗟乎[illegible]先生
貧[illegible]絕自許公[illegible]
卦[illegible]其言明[illegible]文[illegible]
贊[illegible]然素[illegible]仕進[illegible]至其[illegible]

之而重煩以政乃校三衢郡文學椲竊告之曰師道
之不立久矣況比年以來海寓多故惟干戈是尋而
社稷俎豆之事癈不復講然顧果不食君子無終窮
之道主敎一郡雖其職非[illegible]而斯道之作興係焉
昔文昭公之敎授湖學也分經義治事齋科以敎弟
子凡出其門者皆爲成材東都言師道者莫於斯爲
盛文昭於先生爲遠祖其所以敎湖學者先生於衢
詎不以爲己任乎嗟乎繼鄉學之懿而任師道之重
吾之望於先生於是爲至先生其以爲然否乎

## 盛修齡詩集

新昌盛君修齡詩若干卷金華王褘爲其序曰詩至
於唐盛矣然其能自名家者其爲辭各不同蓋發於
情以爲詩情之所發人人不同則見於詩固亦不得
而苟同也是故王維之幽雅杜牧之俊邁張籍之古
淡孟郊之悲苦賈島之清邃溫庭筠之富艷李長吉
之奇詭元白之平易典則韋柳之溫麗靖深蓋其所
以爲辭者即其情之寓也而今世之爲詩者大抵習
乎其辭而不本於其情故辭雖工而情則非有若吾
修齡之詩其有得溫麗靖深之情者歟予嘗評其詩
譬如夫渠出水汙泥不染而姿態嫵然如春鶯出谷

日已爲娛而自諧律呂擬諸唐人其草物之底多矣
其力追古作又如紫霞琴譜雖特變新調而古意終
在有得乎漢魏之音爲多是可謂情辭俱至足以自
名其家者也修齡早推擇爲郡吏後乃以进士起家
調秦化州判官辟江浙行中書省掾除福建行中書
省管勾遷檢校官又除儒學提舉不赴隱居龍泉山
中葛巾野服自放於烟霞泉石間邈焉不與世接而
貴一不累其志若將終身焉嗟乎讀其詩必也論其
人而不知其人觀其詩可知也不知其詩者苟徵予
言其亦可知也夫



## 郁離子序

郁離子若干卷青田劉先生所著也六經以後諸子
者出其立言皆將以明夫道也而其爲言人人殊蓋
其患在於求勝求勝則尚奇尚奇則立異夫聖人之
道不可以異求也愈異則愈不可愈奇則愈不暌故
諸子者門分戶列各立標桀奮其私智蔽其底說爲
書日繁而能不詭於道術者幾希宜其傳于後世者
恒鮮而泯滅不聞者不可勝道也先生是書雖寓言
居多然其於天地陰陽性命道德世運政治禮樂法
度之際詳矣揆之聖人之旨蓋所謂不悖焉者固不

特言語之工而已此其有不傳者歟先生名基字伯
溫治春秋以進士起家仕稍不顯而猶介之名素著
遭世大亂益韜晦不苟出雖出不苟就也用是人益
信之以爲有道之君子云

## 匡山詩序

穹壤間扶輿淸淑之氣鍾而爲名山凡其幽遐瓌詭
閎壯之觀皆天作而地藏之故造物者恒秘而不輕
以遺人人之離世樂道者或從而得之既抉幽擿隱
以攄其形境之勝又莫不託之題詠以寫景致而宣
物情蓋山因人而名人因文以傳此自昔之所同而



今匡山之詩所爲作也匡在龍泉西南百餘里最爲
峻險或曰山之形四起而中窊狀類乎筐故名匡或
曰以其山似匡廬因名匡山也縣人張三益先生實
居之先是山深蔽翳於荊棘人迹所罕及先生得之
乃始有以發其形境之勝焉山多古松既據其絕勝
處結菴曰看松菴西南有深淵中潛蛟龍雲氣所常
出又爲亭其上曰烟雲萬頃菴西南山益高上入霄
漢遠近數百里可俯視又爲亭曰唯天在上菴東北
林樾幽邃當夏亦寒又爲亭曰清高菴正南地爽塏
而明迥東西山諸峯皆若拱揖者又爲亭曰環中於

是臣山幽遐瑰詭閎壯之觀天作而地藏者至是搜羅無遺矣太史宋公嘗爲之記先生復爲一時之鴻碩各按題以賦詩秀語奇辭聯出踵繼其多至若干首卿而讀之非唯臣山之所爲勝從可槩見而先生之高標逸操亦固託之以永傳也蓋處爲郡山川最清峻而龍泉隸處爲屬縣重巖複嶂尤爲險絶其地上直少微故世有隱者如近代周啓明管師復輩皆肥遯其間餘風遺韻邈然不可及已先生韞德韜器雖志丘壑將以古隱者自期夙昔晦迹於茲山若將終身焉今雖不果於離世復出爲世用而其樂道之



心今昔無間意其諷詠諸人之詩一展卷間巖姿壑態應接不暇如身在山上而嘯傲雲烟之表洞視千載遐矚八紘胸中油然之樂人蓋有不能知之者矣是則諸詩之作雖以傚謝靈運石壁精舍等什亦復何媿故予爲之序俾傳焉

羅鄂州小集後序

羅鄂州小集故爲書十卷鄂人嘗以刻板其州新安鄭氏家亦有刻本歲久皆廢軼今其存者五卷其七世孫宣明力搜訪之復得雜文若干首附于五卷之末而郡人趙汸氏新喻趙壎氏皆爲訂其譌舛乃出刻板以傳屬予序其後羅公諱願字端良新安人少幼穎悟強記絶人比長落筆動萬言若不經思者既乃慨然自悔力探精索或數月不妄作一語刊落世俗陂陋之習悉取法於秦漢蓋其學號稱宏博而其文雄深典雅幾於古矣公蚤以蔭補官紹興末調臨安府新城縣監税又監饒州景德鎭税孝監南嶽廟非其志也乾道二年擢進士第歷知饒州鄱陽縣不上予祠主管台州崇道觀八年除通判贛州攝其守事以簡易爲治贛人化之部使者列其治行以聞淳熙六年知南劍州陛辭奏疏其言剴切深中時弊孝



宗嘉納之從臣又交薦其才改知鄂州既至郡上疏言鄂古爲用武之地下流陽羅堡尤險要城壘皆不可不治[illegible]以田質穀而本息不侔宜爲立其中制強盜特[illegible]死而貸之者諸州所配隸其數不實當究其數以[illegible]故究瀕湖曠土新舊佃種者皆有聲聚其實而定[illegible]之則租税可易集民間獄獲多邊鄙良民奸人誘路以來宜聽其[illegible]言官而官出之其政事若此類多所施設而尤以[illegible]學勸農爲先久之績用大著藹然有循吏風適天旱禱雨立日中得疾而卒年四十有九十一年七月也鄂人懷其德圖[illegible]之

竹寺祠焉初公父汝楫政和二年進士官至御史中丞吏部尚書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以卒立朝有風節爲時名卿及公又以文學世其家公兄弟六人兄穎顥並通判福州頡通判婺州頌知郢州弟頎通判蘄州亦皆以文學名而其後子孫彼彬彬然多可稱道者故論新安之世家未有盛於羅氏者也公平生所爲文甚多此所謂小集特存十一於千百朱徽公蓋嘗深服其文有經緯而亦惜其傳之不能多也嗚呼公之於文觀其所自致誠足以自名其家而卓然有立於不朽矣列諸儒林文苑之間無足多者而史闕其傳後生晚出幾無所於考非可嘆哉余故序其書特述其履官行事并其家世淵源之懿蓋以補史氏之闕使讀其書者因得知其人焉公所著尚有爾雅翼若干卷新安志若干卷行于世



陳氏族譜圖序

宣城陳氏世爲其郡衣冠家有仕南唐爲刑部尚書者諱初明自昇來遷而宣城之有陳氏自尚書始至宋紹興間敷文閣待制諱天麟仕既光顯而其後益盛自尚書而下及今十有六世子孫蕃衍其間顯有光者殆不可悉數故有族譜以紀世次而待久長亂簡篇散軼十四世孫敏懼愈久且益墜乃次稍成編復爲圖以著明之既成屬余序序曰古有大宗小宗之法聖人所以敘天倫繫人心明教原敦政本者也漢魏以降宗法廢而門地盛於是譜牒之學興焉族之有譜其亦宗法之遺意歟宋世言族譜者二家曰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而二家之法微各不同歐陽氏則世經人緯取法於史氏之年表蘇氏則宗派屬知禮家所爲宗圖者及論其所爲詞則皆使人知重其本之所自出有尊尊之義焉各詳其支之所由分有親親之道焉尊尊親親之意盡而譜法備矣是故宗法既廢之後聖人敘天倫繫人心明教原敦政本之遺意猶絫然於族譜見之君子之有志於存禮者亦不容復置而弗講乎陳氏之族遠矣其所爲詮遠而可考者以有譜存焉耳今敏既因其舊悉加詮次而又爲之圖蓋合歐陽氏蘇氏之法而兼有之爰自頃歲天下多故士大夫家莫不苟簡以廢禮而敏獨於此加之意焉其可謂知禮也已敏字季明前鄉貢進士以文學知名今時云



孝行詩序

[illegible]季年滁陽有篤行君子曰范君[illegible]
學[illegible]因其別號稱之曰青山先生仕嘗教[illegible]
庠[illegible]不[illegible]讓而純德懿行當世儒者皆尊[illegible]
教[illegible]也惠後生小子凌虛[illegible]空而不[illegible]
之[illegible]爲詩三十篇標言父母至育鞠養[illegible]之劬
勞與人子之所以孝弟于其親者皆切而[illegible]義正
而寶備質而不失於[illegible]而不流於須讀[illegible]人孝
弟之心油然而生[illegible]謂有補於世教[illegible]三百篇
之詩其言人之大倫[illegible]矣自當時閭閻[illegible]
而知其義而後世[illegible]老師宿儒猶不能通[illegible]以



去古逾遠弗逮其辭故也先生此三十篇者其於辭
可謂達矣廣而傳之[illegible]習而通之者[illegible]者子朱
子之爲小學書也[illegible]取近代之詩[illegible]關於世教
者類而列之然[illegible]先生之詩其殆成朱子
所欲爲者歟先生之孫[illegible]姑孰將刻板以惠[illegible]
者以余辱託斯文之雅俾爲序其首故余爲掇其大
旨而書之

章氏兄弟字序

龍泉章三益先生以書來謂余曰吾同[illegible]兄弟[illegible]
人焉伯氏有子曰存仁仲氏有子曰存[illegible]

成人朋友之間字存仁曰允恕字存質曰允忠既敎
之矣准是製字之義不宜無說[illegible]尙有以重敎之也
恭[illegible]聞之天以是理賦諸人人稟之以爲性謂之仁
故仁乃理之具於心者理具於心而推之以及乎人
物者恕也恕者以己及物之謂也是以聖人之教人
必強恕而行爲求仁之先務是恕固仁之所以推也
天以是氣畀諸人人受之爲形而質凝焉質固一於
樸者然而且已達於文矣故其所以爲質者忠也忠
者渾然誠確之謂也是以三代之爲治有尙忠者矣
而後繼之以尙質則忠固質之所爲本也從是論之



仁非恕則莫之推是恕者仁之用也質非忠則莫之
本是忠者質之先也是則存仁之字允恕存質之字
允忠揆諸名義固可謂有合而稱情者也抑余聞之
君子之製字也所以尊其名也名之所爲尊將望之
以成人之道也故君子之志於成人者因其所爲名
字者而反求之亦可以造其至矣然則於仁也力於
恕以爲入德之方於質也本於忠以爲立誠之要各
從其類而致其至焉豈非聖賢之爲學者歟蹈其說
以貽之并以[illegible]先生何如也

贈郭士中序

余客昇取友於其土得郭君士中士中六人家故多貴而尚義十年間避兵乃從昇其兄士言嘗爲國子生好學善持論前年以兵死豫章余不及識之而士中辱與余定交日相過從講說經史疑義或取古今文章長較短如是以爲常久之聆其言觀其行不見其非吾愛也乙巳冬中忽爲余言將游大江而至逘昌出正昌泛重湖而抵長沙行且有日願得一言以識別余聞之憮然若自失噫自余項歲憂患之餘閉門聞風雨聲心輒怦怦然出門適康莊亦若躡羊腸蹈虎尾兢惕不自持蓋其志氣選耎久矣故聞士中



之行冒嚴冬涉遠道雖壯其遊而竊不勝其媿也而士中顧乃徵余言其將奚所云耶然追念余三十許時驅馳於吳越楚宋齊魯燕趙之郊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不以爲難其好遊視今士中尤甚士中少余十數歲政余好遊之年也則其操舟趣駕爲是二三千里之行宜乎無難是亦志氣之盛使之然也雖然余聞之昔人之好遊非徒遊也昔之好遊者無如司馬子長其足迹殆且半天下而其所歷攬山川之形勝悉用資以爲文其得於大江長淮洞庭彭蠡則爲文奔放浩漫淵深而渟滀得於龍門劍閣九疑蒼梧則爲文斬絕峭峻紆鬱而幽深泛沅湘弔忠魂則其文陵憤而悲激過大梁涉豐沛觀爭戰之墟則其文沈雄而俊厲講業齊魯鄉射鄒嶧想聖人之遺風瞻泰嶽之尊安則其文典重溫雅有正人君子之儀焉是其所以奇於文者庸非以游故耶若子長者其長於游者耶今士中之游計其所歷固不能于長之十一意其歷攬所及而資以爲文者亦必將有得焉殆非徒游而已也士中他日歸以其文相示吾見渾雄奇崛而變態橫生者未必不因茲游之故則士中之長於游也寧獨有媿於昔人也哉



送紹興守張侯序

聖天子以神武取天下海内爲一天下大定重念比年以來民生失職思有以惠綏之以謂近民之官莫切於郡縣故守令之選每加慎焉比遣使者行浙東郡縣問民所疾苦至金華金華父老告使者言數年前吾邑有主簿張君愛民甚吾民至今思之不能忘朝廷倘嘉惠吾民願得張君復來爲金華使者還以其民言聞　上爲之嘉嘆即命以張某爲郡守守金華於是張侯去金華再遷官方爲侍儀使朝夕在上左右會紹興闕守中書省臣奏命張某守紹興寔

以從之張侯行在朝僚友咸屬余爲言以余金華人爲能知張侯也嗚呼自兵興以來天下州郡弊弊比比而是民生不遂久矣惟是浙東西民被兵少生齒故繁庶然徵需科斂之粹加其民之困亦已甚矣雖鄰縣政體有不同而均之爲民牧愛民之心豈無不同今張侯之爲越即前日金華之愛民者擴而行之幾之民有不從其惠者幾希余忝職太史氏竊知 皇上所以愼選守牧之意故特爲張侯言之侯行矣他日政成其必無負 聖天子見用之意而以循吏著稱史冊者其必張侯矣余不能尚能執筆以俟



## 周易演說序

周易演說京兆石君伯元之所著也石君之言曰聖人之作易也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必如是故天下後世之人悉能知而行之在天則道器之變通也在人則日用之事爲也此聖人所以爲生民立命者也自漢以下易道經諸儒之傳註百有餘家然考象辭者咸泥於術數談義理者或淪於空虛以故聖人設卦觀象繫辭而明吉凶以爲開物成務之旨者其本旨因晦而不明夫易道不可以傳註求求易道於傳註則其道爲愈不明矣於是諸儒之說悉棄弗省闕獨取河洛二圖以玩索之一旦怳然若心領其義而神會其旨者遂乃筆而爲書每卦有說其引物指事也爲其近其所理辨義也爲甚著大氐專以明象爲要取之有所從推之有所用非苟爲空言而已至於河圖洛書之數重卦變卦揲蓍之法又爲十有二圖以發揮其要指揔名之曰周易演說其言皆出於自得之妙而未嘗有所蹈襲者焉余嘗以謂君子之爲言不必取異於人亦不必務同於人也求異人異是驕己以勝夫人也求人之己同是强人之隨乎己也要皆失之偏而不能適乎至當之歸今石君之於易非故與人爲異同也推其所自得者以爲言以求夫至當之適故不能無異同焉耳蓋其所以合乎聖人者非人所能知苟非其自信之篤烏能及是哉抑余論之易至程子爲傳始一於言理及朱子本義又寄於卜筮其道益已甚明後世言易者殆無以尚之矣演說之書石君以爲能從程子而作然非惟諸儒之傳註有所不取而於程子朱子之說有不合焉亦不恤也嗟乎石君其誠篤於自信者乎君在異時

常舉鄉貢進士爲陜西第一巳而隱不仕闡輔之學未能或之先而今亦老矣盖其學受於賈仲元氏而賈氏學於蕭貞敏公同文貞公一出於正者也而君以余能祖知也出其所爲演說者屬爲序余不得辭世之不知君者因余言而求之則其爲書固可得而知也

王氏迂論序

聖賢之道所以致用於世也禮樂典章制度名物益實致用之具而聖賢精神心術之所寓故在學者尤不可以不講是故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苟不參古今之宜窮始終之要則何以涉事耦變而彌綸天下之務哉秦漢以來儒者之學或泥於訓詁或溺於辭章或淫於清虛或滯於功利其於聖賢致用之道能通焉者鮮矣至於宋而有永嘉經制之學焉蓋自鄭景望氏薛士龍氏以及陳君舉氏葉正則氏先後迭起其於井牧卒乘郊廟社章服職官刑法之類靡不博考而精討本末源流粲然明白條分縷析可舉而行當其時吾金華唐與正氏帝王經世之術永康陳同父氏古今事功之說與之並出新安朱子皆所排斥然於永



嘉諸君子之學獨深許之豈不以經制之講固聖賢之所以爲道者與近時有鄱天趣先生者永嘉人也其於鄉學能講究之縉雲王熙陽氏弱歲嘗從先生游聞先之際所得者既多乃復即羣經諸史百家之書而大肆其力焉推其所得著而爲書有書無逸辨三禮纂要左氏鉤玄撫若干卷凡歷井車[illegible]幣之屬禮樂典章之所繫者皆爲之論議其事之本原大氐兼取杜氏通典鄭氏通志馬氏通考等書而其爲論則務以發前儒之所未發條理明順聯如貫珠考覈精詳審如中鵠既乃撮其所爲論別成一書若干卷曰迂論嗚呼經制之學世不復講久矣今吾熙陽乃獨肆力於此豈非有志於致用者歟世有觀會通以行典禮者吾知於熙陽之書其必有所徵矣熙陽學博而才贍項用內翰臨川危公薦入翰林爲太史屬尋奉使安南還擢工部員外郎辭不拜補外調瀘池縣丞其他所著有交山文集若干卷行于世余與熙陽交久且習其學問之所至頗能知之故爲序其所謂迂論者使傳焉

黃子邕詩集序

盱江黃子邕氏喜爲詩其詩有曰醉[illegible]

所錄行五言古體總若干卷其爲簡質平實豈本於漢魏而絕去近代聲律之弊殆幾於古矣嗟乎若子邕者豈非其意欲追古之作者以爲並然而不訂爲今世之能言者歟予嘗論之三百篇之詩其作者非一人亦非一時之所作而其爲言大氐指事立義明而易知引物連類近而易見未嘗有艱深險僻之語而天道之顯晦人事之治否世變之隆汚物理之成毀無不著焉此詩之體所以爲有繫也後世之言詩者不知出此往往惟衒其才藻而務衒華縟奇詭浮靡之是尚較妍蚩工拙於辭語間而不顧其大體之



所繫江左以來迄于唐宋其音皆然是其爲弊固亦非一日矣今子邕乃能斥淫衍以爲簡屛華縟以爲質黜奇詭以爲平祛浮靡以爲實讀其辭知其於天道人事世變物理之際詳矣等而上之詎止於漢魏而已哉故予以謂子邕之詩殆幾於古今世能言之士如子邕者蓋不可多得也子邕嘗北游遺世叔季其言不見用其志鬱鬱不得遂頼 今天子明聖詩收前代遺才而甄錄之故子邕遂擢官於禮部今廷方務稽古禮文之事討論潤色出於子邕者子邕之學不特善於詩而已

平生之懿使讀之者因得以悉其人而又以見予於子邕之詩皆知其意之所在與其學之所至非苟焉相好而已也

送鄭仲宗序

上之三年夏詔徵江西諸郡縣民凡稱大家者悉赴闕既集闕下則造之於廷而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賦稅供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焉累數千百言又恐其或遺忘而不能詳也則刻而爲書以摹本分賜之乃六月十三日庚午 上御奉天門翰林臣宋濂臣詹同臣王禕及起居注臣陳敬奏事畢賜坐從容問曰卿等知朕所以訓諭斯民之意乎臣禕謹對曰古帝王皆身兼君師之任君以治民師以教民三代而下爲人主者知爲治而不知爲教今 陛下主天下爲治之道已備而又集凡民而訓諭之耳提面命不啻嚴師之於弟子此政古昔帝王教民之意也又問卿等亦嘗見鄉人有論否乎臣禕對曰臣鄉人浦江義門鄭氏實來受訓諭爲臣言 陛下教之之言甚至今還且將以所賜書刻而梓之使其鄉里之民家有是書以廣宣 聖意矣越數日仲宗來請別且求言以

爲贈仲宗即所謂義門鄭氏者夫仲宗之來既承
聖天子之丁寧告戒至詳且悉天下之言宜莫有加之者矣而願人求言於禕何耶禕也聞之三代之民人有士君子之行豈必皆待上之人匡直輔翼而振德之哉蓋其性質本善而又薰陶漸磨之素至故一鼓舞之間莫不興起於爲善而比屋可封之俗成矣今仲宗之家十葉聚食讙然有仁義之風庶幾一家之三代今又將受聖訓而且圖使鄉里之民同興於仁讓上下相成如此豈非三代之君民者與夫紀述上德而推揚之以風厲乎四方者史臣之職也禕故具志其事書以告仲宗若仲宗才學之懿行役之勤則凡賦詩者當能稱誦之茲不復道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七

#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八

鄱陽三臺劉傑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 記

### 滄江書舍記

滄江書舍徐君方舟之所居以讀書者也桐廬濱江爲縣君居在縣北距江不百武而近蓋唐北部方公鈞之別業而宋名臣方公慈之故居君間來屬予爲文記之予嘗嘆夫書之在天下可謂博且廣矣聖人之經儒者之傳諸子百家之著述歷代太史之紀錄以及天文地理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字學族譜之雜出收落翁仁隨方稗官燕談脞語之並興其爲說不同爲教亦異而各有指歸皆學者所當識而通之者也雖然學問無窮歲月有限誠有不能徧觀而盡識者而惟聖人之書不可以莫之究也是故易以明陰陽之理書以紀帝王之政詩以道人之性情春秋以示世之賞罰禮以謹上下之節文樂以通天地之氣運凡先王之道所以立天下之大本先王之制所以成天下之大業者皆於是乎在然自厄於秦訓詁于漢聖遠言堙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易愈變而愈非其

流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仁義性命中誠太極鬼神皆所謂道也妙極乎無聲無臭而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皆講學之樞要而乃以至善柔爲仁果敢爲義氣質以爲性六物以爲命依違以爲中鈍魯以爲誠玄虛以爲太極冥漠以爲鬼神或至以佞爲忠以非爲信以察察爲智以蕩爲清以貪爲欲以反經爲權捷給以爲才詭詐以爲術而世皆諉迷於聞見之陋莫之或省若夫法制之遺其弊尤甚井牧以居民而丘乘卒伍之不合則參以管仲穰苴之法封建以經國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同則託諸歷代之異郊丘禘祫大事也或以郊丘爲二或以禘祫爲一爲廟堂明堂大典也或以爲異所而殊制或以爲一廟而八名爲帝號官儀悉承秦舛郊祀廟室雜糅漢謬以及貢賦選舉之政皆不過一切之法而已嗚呼六經之書先王道學治具之所在而後世所取法也然其爲說之弊乃至於是蓋千數百年矣河南程子關中張子者出始克實踐精討而聖賢所傳之要帝王經世之規所以垂憲後世者乃大有所發明其後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一時並興而當其時如永嘉薛氏鄭氏陳氏葉氏蜀中林氏永康陳氏後先迭出各以所學



自成其家大抵均以先王之道爲已任以先王之制爲必行而所以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業者咸粲然方冊間矣然及于今學者顧遂因儒先君子講習既明之餘因循苟簡承前襲舊習矣而不察行矣而不著甚者以先王之道爲莫之可行以先王之制爲無所於用夫然故書自爲書人自爲人而學爲空言矣嗚呼此其爲弊不有甚於前日歟是故學者之於經不可徒誦其文而已也必將求其道以淑諸身明其法以用於世益惟誠求而實見篤信而力行然後知人之貴果可以爲聖賢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而所學不徒爲空言也予夙有聞於此竊嘗有志而願學焉比與君定交錢唐辱遣其子曆從予遊會予致東歸不得與之相講習故因道予所聞者書以授曆以復於君并請揭諸舍壁以爲記



## 知學齋記

人不可以不學而非所當學不可以爲學知所當學而學焉斯可以言學矣所當學者何聖賢之道是也聖賢遠矣而其典籍具在其言可考其道可求勉焉以至也知其學而學焉雖未至於聖賢蓋亦聖賢之徒也夫人莫不有是性也有是性則有是才盡其性

而充其才者聖賢之所以爲學也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盡性則理之在我者無不明而推天下無一物之非我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夫謂之盡人盡物之性則天下含智之人肖翹之物舉必待我以遂其生樂其所矣所以然者由我之盡性而又有我之才有以應之也是故家國天下之事衆多不易爲也而所以品節彌綸之者非才則莫有以應之周子曰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也益盡諸己而及乎人物者性之所以盡也盡乎人物



而本諸一己者才之所以充也性出於天才出於氣而氣亦天也盡其性充其才則有以合乎天矣合乎天而無間焉則與天爲一矣而其至於是也亦本於誠而已矣是故盡性至命未有不本於孝弟也窮神知化未有不由通於禮樂也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屋漏之無媿妙極乎危微執中之奧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自小學以底大成本末雖殊而無二致自一己以對天下體用雖别而皆一理所推者廣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行者若近而易知而所任者不可不謂遠且重也此聖賢之學所以爲

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孔子顔曾思孟之所以爲教者其不以此也歟嗚呼三代以還聖賢之學於是不明不行也久矣當戰國時蘇張以縱橫之學行管商以功利之學昭申韓以刑名之學光楊墨以異端之學名及漢有黄老清靜之學有專門訓詁之學有災異之學有讖緯之學至晉有清虛之學至梁有佛氏之學至于隋唐又習爲詞章之學有家之所立各奮其私一代之所尚皆徇乎時好道術爲天下裂至于宋興千數百年其



間如荀卿揚雄董仲舒賈誼王通韓愈歐陽修氏庶幾明聖賢之學矣而其道不大顯諸葛亮陸贄范仲淹司馬光蓋欲行其學矣而亦未能以有爲也惟舂陵周子者出始有以上續千載不傳之統河南兩程子承之而後二帝三王以來傳心之妙經世之規煥然復明於世關西張子因之崇禮之教考三代以示方來推一鄉以達天下皆可謂卓哉聖賢之學者矣迨考亭朱子又集其大成而折衷之廣漢張子東萊呂子皆同心僇力以闡先聖之道而當其時江西有易簡之學永嘉有經濟之學永康有事功之學

雖其爲說不能有同而要爲不詭於道者豈不皆可謂聖賢之學矣乎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賢之學所以爲盛也智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物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立一代之所尚其學所以不足貴也人莫不有耳目肺腸也而莫不誘於高遠蔽於淺陋天之與我可以爲聖賢者不能以自信也有能知性之具於己者不可不盡才之盡乎人者不可不充篤信實踐而本之以誠焉雖未至於聖賢獨不可謂聖賢之學者歟吾友天台徐君大章非其學不學



而慨然有志於聖賢之道者也故名其所居之室曰知學嗟乎君子之於學豈徒知之而已乎知之則必能好之好之則必將至之以不止勉焉以求其至可也吾故推本聖賢之學與大章商略之大章亦尚有以教我而同底于成哉

天機流動軒記

浦陽戴叔能氏所居之軒曰天機流動者東陽陳先生樵金華胡先生翰既皆爲之記叔能且謂其友烏傷王褘曰子能復爲我一言乎褘惟二先生之言其旨不同而要各有所本叔能徵言於褘豈以二先生之言猶有未盡乎抑以褘言或能有出其言之外乎故久而未敢以復命雖然吾嘗觀於物察乎造化之理而得其說矣其敢終於吾以能愛一言哉夫造化之理一至誠無息之妙而已易之爲卦取象有八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是八者爲物不同而其爲理同一至誠無息之妙者也夫天確然在上者也而日月之代明寒暑之迭運其行至健未始或息也地隤然在下者也而草木之並育河嶽之悉載其承至順未始或息也山人見其爲止也而物俱由以成未嘗息焉澤人知其爲說也而物咸



賴其潤未嘗息焉雷若有時而息矣而復于地中風若有時而息矣而行於地中亦未嘗有息也水洊習而常流火繼明而常照又皆不息者也非特此也凡物之有形於天地間者其消長相續生生不息舉無異於是焉其所以不息者何莫非至誠之妙造化自然之理也造化自然之理所謂道體也道本無體然體物而不遺故妙萬物而無不在與萬物相爲用而無窮也吾故觀於物察乎造化之理而知爲至誠無息之妙也中庸曰至誠無息叔能有取於天機流動意豈不謂是乎天機之流動豈非造化自然之理至

[illegible]無息之妙乎然[illegible]以[illegible]其理[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學之要也故君子所以貴乎體[illegible]之功也天之[illegible]
也地之順也吾因以充吾健順之德而自強[illegible]由之
止也吾因以成物而[illegible]德澤之說也吾[illegible]以[illegible]
不[illegible]水之[illegible]首吾因以常德行說火之[illegible]明吾因
以[illegible]正觀風雷之恒吾因之以久於道而[illegible]不易
方[illegible]之謂觀物而察其理察理而反諸身也反諸身
者誠之之事也誠之之至則誠矣中庸曰誠者天之
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自誠之以至於誠[illegible]而不已
謂之與天合德可也嗚呼爲學之[illegible]於是者



乎不出於是不足以成其德而叔能[illegible]契則其
體驗之功殆庶幾矣觀於偉[illegible]有[illegible]自信之
未篤而猶有賓於人乎偉也於學益有志焉而齒益
衰裂不能從叔能游於高明之域輒誦所知如此以
復叔能叔能之所與游而[illegible]者宋先生濂亦偉之所
師友焉者也儻過叔能幸爲相與訂定之

陳氏萬卷樓記

臨海陳氏有[illegible]書之樓曰萬卷樓其書之藏以卷計
者不啻爲數而曰萬卷焉者舉盈數總稱之也陳氏
世儒家五季時自金華來居縣西之松里族大以
衣冠相繼至宋少卿府君始即所居作樓藏書建其
諸孫大著府君復新之入國朝大德間大著之季待
制府君又拓作之而聚書亦多矣樓爲楹間者五東
西兩偏皆實以書虛其中以爲賓客之所登覽而歲
延名師集子弟[illegible]業於樓下宏壯爽四面豁山環
繞如拱下臨[illegible]池荷芰交茂其北則忠[illegible]堂存焉待
制之孫模子偁頃留京師于[illegible]與[illegible]友[illegible]以記見屬
會予南歸不果爲予偁尋以使事至錢唐復請予記
乃爲之記曰載籍者先王道術之所寓也文藝之文
箋疏傳註之說諸子之述作歷代史氏之紀錄以至



天文地理曆法律數[illegible]兵略字學族譜之傳星宮
樂[illegible]山農野圃[illegible]行數落[illegible]初稗官之[illegible]與夫論美
刺非[illegible]微託遠山[illegible]家刻浮[illegible]詭異之詞章皆三皇
五帝以來下更秦漢以迄于今聖人賢者[illegible]傑之士
鞫明究[illegible]心[illegible]思各推所長而載之於此可謂博
矣然於天地人物小大精粗之理修身理人家國天
下治亂安危存亡之故莫不具存反而求之又不可
不謂之約也故爲學者於[illegible]載籍求之必博而取之
必約求之不博則無以極其廣而於道術之分裂不
能會其異而攻其偏取之不約則無以守其要而於

道術之純全不能得於心而推諸身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學而至於能約而有得於心則道在我矣在我者重則外物不能累我矣苟能推之則大可以用天下國家而小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矣如弗用焉則又將以吾而得於心者託之言語乘諸載籍而已矣嗚呼此君子之爲學所以有賴於書也今陳氏之所藏書無所不備而陳氏之用於世皆書故也近而論之大者以宏材碩學擢倫躋膴仕爲時名卿待制以雄文奇烈卓然樹立尤一代之偉人既皆見於用矣而書故在也是以子儁尊父貢



外君克謹其承享有祿仕以子儁兄弟益祗厥紹方嚮進用詩書之澤實有衍哉陳氏子孫游斯息斯俯攬遺編仰瞻華構念前人積累之不易而繼嗣之惟謹肆力於學固有所不能自已者矣予故因子儁之請爲著其說特詳云

思媺人辭後記

思媺人辭一首吾友宋景濂氏所著其著此辭益深閔東萊成公呂氏之學不復講也嗚呼呂氏之學可不講乎夫自唐虞而降七聖所傳洙泗而下四子所授斯道之統由周衰以來不絕如綫大抵溺於訓詁詞章之習者不能究道德性命之原怵於權謀功利之術者無以達禮樂刑政之本而又異端邪說橫流蟠伏其間而不可遏道之不明亦既甚矣歷千數百年至宋東都而後河南二程子出始續其既絕之統斯道賴以復明及南渡後新安文公朱氏集聖賢之大成而廣漢宣公張氏以及呂氏同心僇力以開先聖之道三氏鼎立皆奮然自任以道統之重者也維呂氏自正獻公踐修相業其子滎陽公實受業程子之門奕世載德是生成公本諸家庭文獻之淵源博諸四方師友之講習其學以孝弟忠信爲本收斂持



養爲要會諸理以成身推諸己以成物凡天地之運化萬物之糾紛世故之推移人事之始終悉加尋繹域夷靡遺其著書立言皆以羽翼六經而尤長於史無非明民至理經世大法推而廣之足以尊主而庇民引而達之足以立教而垂世蓋宗之既厚而養之者復深取之既博而成之者復備究其所至蓋庶幾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故其與朱張二氏同功一體均爲道學所宗師迄于今其能使大道以明而人心以正故學術以不謬者

誼之力也嗚呼呂氏之學可不講乎呂氏定君子至成公蓋三世故發於公爲詳望公之没已百五十年年邇而往前修日遠後生晚進能自興起以圖維其墜者亦寡矣文懿許公景衡生公之鄉得起而接出一字傳其志焉恒以呂氏之學不講爲己憂而不得天下行之思忘之不可見故錄而著之託於連類比而成章其意蓋若先爲呂氏將以呂氏之學爲學者乎往與景濂兄同學於下頗而竊亦有志斯事故景濂此辭既成即書以見貽嗚呼前修遠矣墜緒茫茫懸千鈞於一髮後之欲紹亡而續不在我後人之



自力乎皆者當勉之公嘗語經之言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其立志蓋如此然則欲學公之學者其可不志公之志哉因疏其說於辭後既以復景濂且用自勉云爾

錢清江浮橋記

錢清江古名浦陽江俗名小江在山陰東北五十里江北則蕭山境也禹貢三江既入韋昭注三江者松江錢唐江浦陽江也十道志云婺州浦江一名浦江蓋江之導源實由於此北流一百二十里入于溪又東北流由峽山直入臨浦灣以達于海十一志云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自臨浦南通浦陽江亦謂由臨浦而北則達浙江而入海也而酈道元水經注云浦陽江導源烏傷東逕諸暨東流南屈又東廻北轉逕剡縣又云浦陽江東北逕始寧又云東逕上虞烏傷今義烏浦江乃其故地謂之導源信矣始寧即上虞剡縣今嵊縣信如其言以爲東廻北轉則是自山陰會稽泝曹娥江由上虞至嵊縣也[illegible]又云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歸海餘暨即諸暨距餘姚二百餘里謂餘姚西北浙江入海亦非也又云臨平江上通浦江下注浙江臨平在浙江之



西其源殊別謂浦陽江與之通尤非也蓋道元之論以謂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故川瀆難以取悉又未嘗身履浙江以東故其誤如此案地理志柯水東北逕永興東與浙江合謂之浦陽江永興即蕭山而山陰北二十里有柯橋其下爲柯水注于江然則浦陽江發源浦江逕諸暨入臨浦而後合柯水由蕭山以達于浙江而爲海古今蓋不易也其復名錢清者後漢劉寵作守郡中大化及去山陰有五六老叟人齎百錢送寵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尋投諸江故後人因名江曰錢清今俗唯稱錢清而不復道其爲浦陽

者地因人而著也江自臨浦而東若千里是爲柯水所注即所謂錢清其地控驛道而江流至是勢以益大又潮汐之所經操舟而度動致覆溺舊有浮橋□比舟爲梁以濟不通行近廢壞不治滋深濟涉者苦病至正十七年秋□□吳君以宗室行軍部總攝分鎮蕭山山陰兩縣覩橋之廢慨然嘆曰是不亦有司之缺失歟爰命褒民戶之義助斥公帑之羨儲計其物力度程而新作之凡爲舟十有二上架板度相屬以爲梁其長三百有六十尺廣十有七尺聯之以鐵絙絙如橋之長而維其兩端於南北隄使舟常比而梁常屬與波濤相上下雖水湍悍而往來者固無虞人莫不以爲利也橋成衆欲書其事於石以永君惠而以文屬之偉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橋梁之修有司之常事耳今會稽憲臺治所號稱會府而錢清當兩會之衝橋以濟人厥繫斯重乃皆坐視其廢曾弗之顧君方挈其民二坊以護臺治威望素著而且以惠利及物爲先務故茲橋以廢爲成有所不難夫苟可以有司之常事例論乎是故門關道路廬館舍亦修除以時非直爲御美也凡以通國野敬賓旅恤老幼還有無實三代爲

〔書名〕卷八　十四三

之法而周官尤詳著之當時射□議鄭皆不然曰而後世亦有以驛傳橋道覘人者人君之於橋徒不以設之有司而汲汲成之其可謂善爲政矣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是役之成固不宜書不書稱□備書其事有予考夫地理之沿革特詳焉君名買里古思字善□人□□工部經歷錄事司達魯花赤今擢江東道宣□□以廉訪司經歷留鎮山陰蕭山云

## 青苗山居記

青苗在□□爲縣南十里其山由東陽南峴峰西來三十里至□□□□□□由龍門而西又二十里是爲青苗□□山支爲二南支則重巒疊嶂北支則崇嶺□□□□行方二支之分也有山從中曲降卑伏□□□□□□□舒山而其勢□卑南北兩山□□□□□□□□而其□□如節□□□山儼然而中居□□□□□□□□□可一里民居□□□□其間者皆□□其外繞以□□□□□出於二支之所分夾□山□□□是乃合而爲一行二三里與羣水匯爲大陂□□□而瀦□□西山昂伏之會□外復有一小山巋然特起若逆不之衝者大抵陵谷之外□□之間陵谷幽邃川原夷曠而草樹林叢茂雅宜□

〔書名〕卷八　十六

隱者之居初傅氏有以才學顯聞仕爲侯官主簿[illegible]先龍者與予祖母爲同產故傅氏予外家也至正乙未之春予始至焉愛其雙澗内層兩山外拱清淑之氣若有所鍾乃即傅氏居剪度平壤之中買隙地數畝結屋茆之爲屋僅三數楹間屋外植以竹木右偏別爲小軒度書其内讀書之餘出緣澗而行南澗水稍深昌蒲生石上與異草青翠相錯絶可愛北澗石淺雖雨水激石面巖潺湲輒不休有老梅數株偃蹇橫斜倒由雙澗所合直兩山之間而西望金華夫容峰近在目睫可攬也予於是居而樂之若將終身焉



或謂予曰仕與隱其趣不同也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特惡不由其道耳吾子學先王之道且將爲世用胡爲而遽言隱邪予告之曰仕隱二趣吾無固必也十年以來吾嘗走越北走燕而惟利祿之是干其勞心苦思殆亦甚矣是豈志於隱者乎今天下用兵南北離亂吾之所學非世所宜用其將何求以爲仕藉使世終不吾用吾其可以枉道而徇人則吾終老於斯益研窮六藝百家而考求聖賢之故然後託諸言語著成一家之書藏之名山以俟後世何不可哉君子之行止視時之可否以爲道之詘伸是故得其時則行守山谷林而長往不返者非也不[illegible]止汲汲於下世取寵勇功智名之徒尚入而不[illegible]者亦非也一山之隈一水之涯特吾寄意於斯[illegible]吾之行止安敢固必乎哉或者無以詰因疏其言[illegible]諸壁間爲青嵒山居記

## 龍泉王先生祠堂記

君子之學行不以出處爲間而能忘己以爲人其可謂志於仁也已矣夫天地萬物舉吾一體仁者之心也故凡人之不遂而無告者苟吾力足以振之則務以推吾忠之所爲而所居之地始不暇計古之人蓋有



處畎畝之中而以天下自任一夫一婦不獲其所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苟有於仁故爲是以身不[illegible]斯世要其心之存於仁人物不能但使其盡性也[illegible]其仁之不忘於斯心君子之於仁如是而已嗚呼古人不可得而見之矣有若龍泉王先生者不其然[illegible]然後於此乎先生諱毅字剛叔以木訥自號[illegible]贊篤志問學早從上饒鄭君原善游既聞[illegible]求仁之方及登金華許文懿公之門又有得乎理一分殊之旨所學一出於正教授鄉里戶外之屨至無所[illegible]講解經義於天理人欲勝負消長之際尤[illegible]

悟者或泣下鄉邑化之皆薰爲善良人有善稱述不置有不善引而教之納諸無過之地乃止其間有不能直者不求直於有司而取直於先生之一言幸悔服而去會歲侵先生勸邑長發廩右之粟以賑餓者全活數萬計有以患難疾苦來告必竭力拯之而援救之斧鑕在前弗卹也蓋其飭己厲志勤以古人自儗其心恒皇皇焉務推己以及人視凡物之失所若己不得辭其責者其風槩節操雖古篤行之君子何以尚之至正甲午盜起菊縣良民被害甚先生領鄉兵往禦之里井恃以爲安夫何遺孽之未殄者



陰設伏謀而先生竟不幸遇害矣嗚呼先生隱居約處非有當世之責也而忘己以爲人如此謂其爲志於仁非歟或者顧以出位訾先生其亦淺之知先生矣先生之心世固孰能明之歟先生之沒門人胡君深既勸兵討賊申復讎之大義又與章君溢等即其所居爲作里爲祠以祀之則禮之以義起者也祠之建在乙未之歲屋室規制完飾具美且合財買田若干畮用其入爲歲時祭享之需祠之所宜有者靡不畢具於是胡君章君乃以記屬於禕夫以先生[illegible]孚道以化于其鄉沒而獲祭於社固爲無愧而[illegible]

弟子尊其尊賢其賢以致謹於祠事其不足以矯末俗勸後世哉是用推述先生學行之槩刻諸牲石以詔來者其詳已見金華胡君翰所爲墓志宋君濂所爲傳茲不悉書

## 王氏鳳林亭記

鳳林亭者王氏之所作也鳳林鄉名在義烏之南鄙故老相傳嘗有鳳凰至因以名其鄉今來山之陽復有小山巋然起於平壤之間即其地也王氏之先太原人唐末五季之亂有諱彥超爲節度使者自會稽來居焉是爲始遷之祖厥後子孫日蕃以衍至宋皇



祐五年固登進士第仕爲恩陽令義烏有進士實自恩陽始而禕之十世祖宣奉公悅九世祖正議公秉年逮七世祖中散公暨朝請公寅復自鳳林遷居縣東之沙谿其分適他邑而顯者在金華則尚書莊敏公師心丞相文定公淮在浙江則太常忠思公萬皆同出於鳳林而鳳林王氏之號稱衣冠家著聞東南矣若吾族之世居鳳林者雖不表顯以自見而能以詩禮相傳業守其家業而不隕宋之季年嘗即山之麓作亭焉以爲宗族歲時之所會聚即所謂鳳林亭也歲久而亭廢今族子德生又因故址而重作之

遵先志也嗚呼王氏之居鳳林鳳林之有王氏四百餘年於兹矣林姿谷態藹然如昔曾不與時而變遷凡吾族人遠近親疏固有間也而追念厥始千百人之身同出於一人之身初曷有親疏遠近之間哉登斯亭者覩夫水之有源木之有本尊祖敬宗之念孝弟之心其必油然而生矣且吾祖宗奕世載德厥維深厚故其澤延于今愈久而愈隆所謂德之厚者其流光也我後之人纘承遺休繼述先祖有引而弗替必將圖無媿於前人或以功業而名世或以文章而華國出爲邦家之瑞而羽儀於天朝豈非所當自致



者乎雖然豈惟吾族人凡郡之人之至於斯見夫原之泉而流之長也本之茂而末之昌也於盛之意下能自已者亦奮起作興思致於光顯而求進矣於乎王氏其將有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焉請王多士曰是雖皆千使婿于天子此褘所望於吾族人與吾鄉人者也書諸石以爲記用以告來者云

醉經堂記

中山竇君伯緯有讀書之堂名曰醉經故國子祭酒李木魯先生君所師也名實其所命亦嘗爲之記而文軼不存今戶部尚書貢先生[illegible]又記之而論或弗及詳於是君復徵言於褘褘惟聖人之道猶通衢之尊也酒注於尊而尊設於通衢人之過之者咸得挹而飲之隨其分量莫不有獲而洽醉焉人之於聖人之道也亦然其至焉者造其深而樂之猶能飲者之飲其醇而多也其未至焉者涉其淺而好之猶不能飲者之飲其醨而惡也或飲而多或飲而少而莫不獲醉焉由人之分量淺深有不同非道於人有淺深也然則聖人之爲道也曷從而求之曰求之經經者聖人之道之所載也易以明陰陽書以紀政事詩以理性情春秋以示王法禮以謹節文



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法皆於是乎載焉所謂道也窮經以求夫道味道而會諸心心與道一融液而無間則自得之妙莫有知其所以然者矣斯不亦醉經之爲與今君年既文而學不倦累官郡博士所至以經術教授弟子凡推儒林益其有得於經深矣其於聖人之道不猶能飲者之飲其醇既多而浹醉歟漢世儒者或能[illegible]不能窮一經汩於訓詁而昧其旨趣故也是故訓詁經之糟粕也汩訓詁以求經猶啜糟粕以求醉其有所得者幾希矣吾是以知君之於經其所得者爲既深也承學之士來登斯堂者尚

亦知夫淵源之懿也哉偉於二先生無能為役姑誦
所聞復於君以為後記

大事記後記

東萊先生呂成公躬任斯道之重諸經旣皆有所論著而於史學尤長其用古策書遺法作大事記識史家之大法也當時朱文公益深服之謂自有史策以來無如此書之奇者初公為是書務存古意故其與解題各自為書今用春秋經傳相附之例以解題附見于各條之下雖知非公之本意而庶幾習其讀者獲便於觀覽間竊以臆見復加蒐輯而補其一二不



逮之罪則固所不敢逃也

靈谷書院記

靈谷書院在廬湖山中廬湖者貢溪之名山崇峻而幽邃最為奇勝與龍虎山相距十五里相傳昔有學仙此山者常見羣鹿飲湖水廬鹿之大者故山以得名由饒嶺之阿從山阯東陟有大石中判離立閒隈作門焉曰龍磜關由龍磜行數十步北過澗兩崖壁立從崖隙仰見青天如橫石梁白水兩道迸落崖底蜿蜒數仞若龍狀曰青天白龍由澗北往東行俯瞰壑湫湫前百十步兩石偶立如削者雙劍石也還折經石下邐迤過雁櫻澗澗流至是泓渟而深冽可濯可泳過此而行稍就夷曠有傳峰出澗南峰下石室可坐數十人別取道涉澗乃至其處曰得道岩有仙者祝氏嘗居之又東過雲門兩澗列嶂如幢幢其下有石拔起數十丈綽約秀整狀若飛仙澗左群石盤據為臺逕躡飛仙石如將迎之曰迎仙臺至是徑阻絕勞攀躋折而少南徑出臺上俄而回瞰向所見飛仙石乃在下矣復東去逕益峻風泉益駛有大石約十許圍高可四五丈嶒崒峙澗北其阯無所附著曰飛來石自是長松喬木叢密蔽翳行二三里復有兩



崖削立瀑流湍落下注者峽口飛泉也稍進有門曰雲壑之關入關度橋曰問津而橋北則為廬湖矣湖東北築堤聲環如偃月曰駐鶴壇壇北有屋曰天游菴由菴東南入松坪邇澗流西轉澗側皆封桃壁紅泛波演漾可愛曰流花嶼復益西入广中壤土甚膏潤異草萃叢曰玉苗塢塢西行百步攀援而上有亭翼然據崿巘皆在履屐下而仙都諸峰平時遠水參錯乎烟雲渺莽間舉在目睫曰一覽亭又北經菴後上凌絕頂望彭蠡斂豔如杯雲林三十六峰若縈在地自山阯至是約行十餘里而山之峻極矣山

來逕還菴前泓澗東行北過漱芳橋入東谷兩山相並如覆屋其內則廓然以虛所謂靈谷也入靈谷而望第見峰巒旁拱清泉怪石與古對長蘿相映帶邈然若與世隔而書院在焉書院者里人林先生之所建也初林氏在其鄉最爲著姓自司空公顯于五季之世其後往往擢儒科躋仕籍詩書文澤繼繼繩繩凡十世而先生出焉先生諱本字林伯承家學之淵源覃思經術推其所得托諸述作以衛翼聖賢之道其所著有四書通義五經緒會三極一貫圖金精鰲極類纂道統銘等書皆能致力於前儒之所未及而



自立於不朽者也故其講學茲山知道之在己者爲既重而不以世好動其慮一時學者翕然從之者衆院所爲作也書院成於延祐中爲屋三楹間東爲端靖齋西爲鈍齋而講說棲息暨庖湢之所咸備焉自昔君子之爲學必居乎深山幽遐寥閴之境紛華感麗無所接於耳目故能精神凝而志慮專而於道爲有得也宋如皋胡公瑗之及平陽孫公明復徂徠石公守道實相與讀書泰山者十年學既成又皆出而用世皆卓哉聖賢之爲道者也今先生之居茲山可謂古人之爲學雖終隱不出爲世用而其立言亦足以紹前哲而埀後昆其於聖賢之道復何媿焉且廬湖之東有象山者陸文安公之所講學也陸氏之學簡易正大然與新安朱氏並立而異趣先生固繼陸氏而興起者而所學則本之朱氏爲多蓋庶幾會朱陸之異而同之學術之懿不其有可徵者歟嗚呼九原不可作矣而先生之子孟元方尤力學善文章號能稱其家自先生沒元方與其徒仍講習於茲麗澤之益久而不替何其盛哉元方屬余書其顛末故爲之記而并道夫山水之勝俾來學者知其所自云爾

## 雲林小隱記



金谿葛君孟桓爲余言其所居在雲林之北雲林者其邑之大山有三十六峰峰各有名曰白馬石誰出其三峰又諸峰之雄俊而拔起者也山之支岡爲阜蜿蜒邐迤散出而錯峙數十百里間爲高丘長壑參差相倚往往形勝迴合而氣象融會故凡厭聲利嗜閑曠者莫不宅幽探勝樂居之其地有曰太平原者兩岡互嚮重阜外拱而溪流出乎其中之旁岡阜之麓大家丘壑深邃上壤夾行又多古木相掩映居其間者皆鄧氏吾家世居石塘距此半舍頃歲避地而來即鄧氏之偏結屋以居吾舍在溪東而溪

之西爲吾弟仲躬之居即所居而南望所謂白馬石諸山雲諸峰者相距十許里秀色爽氣可攬而致也於是吾居焉而樂之朝出畊夜歸讀古人書或釣或游以適吾適而吾父又棄宫學道築庵雲林之原相去六七里可旦暮候温凊以盡子道又吾之所師友者有桂君叔廣實爲詩而尚風操與吾居甚邇尤便於删切而不至爲庸人之歸吾何求於世哉逍遥於兹隱約以終焉不啻足矣好事者因題吾居曰雲林小隱願有以記之盖孟桓之尊父起家風紀而季父發朝儒林俱爲時名公及孟桓兄弟又篤學有文循



謹雅飭能稱其家余託交其父子兄弟間既久不爲之言得乎漢范滂之稱郭林宗有曰隱不違親貞不絶俗而史言林宗有至孝其親欲使給事縣廷又舉有道皆不應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激論恂恂善導使士纂成名墨孟之徒不能絶也孟桓嘗用薦者授儒學官不就事其親以孝聞且馴行素爲鄉里所推服然則滂之稱林宗者固所爲孟桓稱也而余復何言耶因念往年客京師危公太樸嘗示余雲林記其道三十六峯名狀甚悉余讀而愛之恨不身至其處太樸因言其居在白馬峰下門與山對當雲霧收斂時羣峰前獻如列簾可歷數他日儻乞身歸老予幸訪我相羊泉石間一一指以相告庶知吾文爲不誣也嗚呼危公不可見矣今乃爲孟桓記斯居其亦有繫於余心也哉

## 楊氏義塾記

古者二十五家有閭閭有塾里居之有道有德者爲之左右師而閭中之弟子學焉其爲學也事父母親師友睦族姻幼則洒掃應對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也長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於是焉朝益而暮習其特未出而從仕未



始離乎塾也若夫庠序則歲時以屬其民行射飲讀教法庠齒位而書其德行道藝則復返於塾焉益敎之於塾所以教其孝弟之本養其德性之知而屬於庠序則習於閑禮攷德問業以觀其材以驗其用是故去民愈近則施教爲愈密凡爲民歲讀法州長僅四等下之則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里胥殆無時焉以是知民常在塾非出而仕不離乎塾也惟夫民聚故教易成而人材以多俗化以美此三代所爲盛也自後世學制廢民散無所繫往往離鄉遠親以就學而其學亦非復古之所爲學矣於此有人焉即其里

以延塾立師聚其鄉之子弟而教之不猶三代之
意歟處之松陽有楊氏在其鄉世以好義稱所居一
西谿自其父祖皆有志延塾而非克遂至文煥字景
堯知學而尚行乃祗紹先訓即所居之近買閒曠之
地創爲屋廬其中爲寢象夫子燕居而前爲堂堂
左爲室祠范文正公朱文公又左爲齋曰主敬爲家
子之所肄習堂右爲室以祠其祖父又右爲齋曰守
義爲師友之所棲息高門外閎重圍四周庫庾庖湢
及凡器什莫不具完蓋其經畫者累年而以歲庚子
某月日告成割腴田百畝錄之以二十畝供祀事八



十畝以給其師其田之入悉入於塾楊氏皆勿與又
置田二十畝別儲其入以濟族黨之貧乏者郡士桑
君天定嘗倚其縣文學延禮爲之師子弟之來學者
恒數十人郡守大府爲蠲其田役而郡使者復移文
獎厲之規制之詳幾侔於庠序矣蓋乎學制之廢已
久況乎連年干戈相尋而儒服俎豆之事舉不復講
楊君乃獨倡爲義塾圖以淑其鄉之人使爲成材而
備國家之用藹然有一家三代之意此固君子之所
喜聞而樂道者也楊氏之鄉友諸君並爲之來取記
余故推言古制而書其成役俾刻諸石以告來者

## 心迹雙清亭記

上清程外史即其宫東偏青雲墩之麓作亭焉初雲
屋陳君嘗建山居其所久而以蔬廢希石黄君繼即
其所作怡雲山居未幾復廢不存外史之亭所
爲作也亭凡三楹闓高可以俯祭石爲陛崇亢而敞
敞遂對廬阜琵琶聖井諸峯層巒疊嶂如翠屏排空
香在天宇蘇姑象山隱約[illegible]出其東翼林仙巖或
蜒或伏列其右君山旁[illegible]而致也前臨大溪縈
紆如帶而鏡瓊臺珠玉浮[illegible]澄碧掩映於林霏蒼
莽間亭之四周大抵長松修竹蒼髯翠筠錯雜相蔽



蔚林蔭徐與飛發天籟而安坐白鶴清塵互應游其
間者疑爲其神仙境非復人間世也客有語外史者
曰吾之游斯亭也澄慮靜思法神觀想守聰守知
神行出物之表而情超入於之外者列禦寇之御
風莊周之天游殆不過心之靈者廓然以遺迹之
累者超然以舒是可謂心迹俱清者矣盍即是以爲
亭名也外史曰噫子之言就子之所得言之耳抑吾
之所聞者非若之謂也謂吾之有心乎吾心泊然其
猶太虛耳止水耳日月之明不能虧其微鬼神之靈
不能測其倪雖吾亦不自知其主宰我者此心之[illegible]

而之有心乎無心乎謂吾果有迹乎吾雖不[illegible]
物接而固未嘗物於物也嘗吾乘天地之正御六[illegible]
之辯以游於無物之始而無所窮止[illegible]
所當止而止矣是可謂之有迹乎無迹乎[illegible]
無窮而果孰爲清乎且吾聞之心迹俱無者至人也
至人無己已不有矣於心迹奚取哉吾之所造非敢
及是也然即是論之與子之所得者不其有間乎然
然吾之作斯亭固將與衆人同其得耳子之言吾安
取奈也乃遂以名亭而并述客語以爲記外史名元
[illegible]南眞程姓游京師嘗侍祠竹宮居久之出領[illegible]



江某觀事遂加號眞人遷領杭州顯應觀尋棄職還
居上清云

## 鄭氏水木居記

鄭子夔先生家於安仁縣西十里青[illegible]大明行
原其平若掌一[illegible]數里而小溪出其間[illegible]
曰朱溪朱溪之流南入于大溪曰雲錦溪[illegible]
溪木之溢[illegible]之上[illegible]
蔽虧而鄭氏之居[illegible]曰[illegible]
胡伯友氏學行之士也與吾游[illegible]名[illegible]
木居而虞文靖公揭文安公皆爲之[illegible]詠上[illegible]方[illegible]

其外史又從而圖之吾[illegible]
水之清華接于耳目而會于心者[illegible]所不在也自[illegible]
興以來所至焚燬鄉井丘墟而吾[illegible]居湯然矣[illegible]
吾旅食於外者久之戊戌之歲始返[illegible]以爲
廬廣將優游而終老焉[illegible]之[illegible]於耳目者
故在也而諸公之[illegible]不有矣吾[illegible]
心乎子幸爲我[illegible]
日頃歲獲定交於先生先生之[illegible]能知之[illegible]歲
即受業於鄉人[illegible]之學本[illegible]洛而兼
尚乎簡易之說[illegible]可[illegible]賢之爲



道者也先生從之[illegible]可知况[illegible]二公以
一代文宗[illegible]而先生又[illegible]及其門[illegible]之漸
漬尤非他人所能[illegible]著稱
[illegible]然[illegible]不[illegible]所[illegible]之流
所用者[illegible]而[illegible]年逾六十亦無復當
世之志[illegible]優游息之地隱處以爲樂
而感今懷昔之[illegible]不能自已也昔者詩人[illegible]賢者
之隱處是故考槃之詩[illegible]其首章曰永矢弗諼言
其樂之弗忘也其次章曰永矢弗過言其樂之不踰
[illegible]至於卒章又言永矢弗告則其爲樂有所獨[illegible]

不復以告人矣仁方與[illegible]淨[illegible]入而未能[illegible]
之風深用自媿他日或相從水木之間而載序者[illegible]
之什獨得之樂儻能告我乎哉姑志此以為記

## 開先寺觀瀑布記

廬山南北瀑布以十數獨開先寺所見者最勝開先
瀑布有二其一曰馬尾泉其一在馬尾泉東出自雙
劒香爐兩峰間為尤勝或曰瀑水之源昔人未有窮
之者或曰水出山絕頂衝激入深澗西入康王谷為
水簾東出香爐峰則為瀑布也十一月十八日日南
至余約郡守呂侯肩輿十數里至開先主僧志一作



丈室未成邀坐茅屋中乃訪漱玉亭郡至龍潭石峽
口由寺至亭可二百步由亭至峽口僅數十步蓋自
遠觀之瀑布出自兩峰間如瀉天半由近而觀則二
瀑下注匯為重潭潭水出石峽乃為溪循山足東流
以入於彭蠡[illegible]峽口俯望但見水從潭中出巖谷回
互二瀑所從來不可復見矣峽石上刻青玉峽及第
一山字大二尺米芾書也石間多題名石柘宇畫淺
初不可悉辨命左右掬水沃之字乃見大率宋南渡
後人其人無聞者居多可識者纔十二三因歎君子
[illegible]植節砥行乃可不朽苟不出此雖託名巖石未久

人不識也又從石壁間讀淳熙中郡守禱雨神龍示
現事一公為余言歲春夏交大雨後瀑水盛潭遽溢
積泉墜梗皆蕩滌去不留謂之龍洗潭或歲旱人來
取水潭中禱龍神輒有應至今常然回坐亭阯上亭
廢已久亭下池亦為石所堙初寺僧作石霤接潭上
引水至寺中給庖湢又鑿石作此池即蘇長公賦詩
處也徑八九尺霤水從潭上來流入池乃從池中復
入霤以去而石霤廢亦十五六年命一公葺之一辭
力弗贍也明年三月廿六日雨初霽郡中又無事復
約呂侯及通判羅從道幕賓徐君端姬執中呈子令



蔚俊德將[illegible]秋寺諸公皆先詣一公余獨徑往潭
下坐石上瀑水方怒瀉奔騰盪激聲震如萬雷令人
心怖神悸股戰栗不休頃焉諸公至見余獨坐又顏
色變皆拍手呼大笑然水聲須洞呼笑聲亦不聞也
寺僧云龍適洗潭矣於是一公丈室已完又作竹筧
接石霤引水過階除下清駛極可愛余命取水煑新
茗一公謂近從後巖下得泉一窪以煑茗味比瀑水
乃倍佳試之果然暮乃回六月十日余被召將赴京
念人世行止不可必萬一有他累則清游不復得因
與郡人段謙曹元同泛過落星湖約得蹈之半舍舟

以行一公與光應知余來遠出迎乃與二僧攜手行至招隱橋坐橋上橋在寺前五十步潭水爲澗所經也其西東松杉楓杞蒼翠色掩映從對底望鶴鳴諸峰高出對杪從尺許隱然如畫圖中見又從對際見巖腰采薪人衣白大如栗初疑此白石可有頃漸移動乃知是人也橋下流水觸石濺濺鳴塵慮俗想蕩滌殆盡久之不能去乃造一公所聽余其所賦詩又出楞伽經使子讀讀盡卷頗悟微旨一二應公者戒行清峻略涉書史年且老不欲他走一公邀爾與同處鄉中亂後無讀書人可與語余因數與往來一公



請予詣潭下是時久不雨瀑布流且絕余指竟中水謂曰此水一耳何必復往也是夕宿寺中夜半雨大作比曉余未起應扣門告曰瀑布流如故矣盍亟起觀之余欣然攬衣起倚闌視良久日初出紅光徑照香爐諸峰上諸峰紫霧猶未斂光景恍惚可玩不可占也應因誦李太白觀瀑詩又誦笑隱題太白觀瀑圖詩余笑曰安知今日無太白耶胡可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比午乃還一公閒爲余言開先者梁昭明太子之所棲隱南唐元宗在潛邸亦嘗讀書於此招隱橋其所造也後歸踐尊位乃即此造寺故以開先名有了岩和尚者實開山宋以來住山者皆名德寺前有松每株大數十圍佛印元禪師手所植近時南楚熙公乃盡伐以建寺見者惜之而寺今亦爲劫灰矣豈非數乎一之居此所願圖復其舊而適此大法淩遲有志未遂幸丈室苟完聊安餘息而已公尚丐我一言以記之吾之願耳余諾之未果爲也

## 游白鹿洞記

余到郡已數月欲至白鹿洞甚渴左右爲余言往時荊棘塞路不可往頃因伐大木往者衆路乃始通然路上虎縱橫苟欲往非多擁騶從不可用是欲行輒



復止會行省下公府取大木余因挾星子令及都昌王譚彭能領丁夫與同往于郡北行十五里至羅漢寺路分兩岐由東入棲賢谷西則至白鹿洞也比至兩山勢回合當其合處澗水出焉過澗逾小嶺嶺有缺若關門然入關路循澗北並山轉澗南皆良田也約二三里乃至書院遺址正當五老峰下書院燬已十五年對生荒礫間大[illegible]前有石橋曰濯纓其左又有石橋曰枕流過枕流[illegible]從列女廟登其岡岡上有大杉木六七百年物也有司今盡伐爲御[illegible]物矣於是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從卒指厥堂齋廬

及風泉雲壑樓故處以吉甚歷歷慨想昔日規制不可見惟聞山鳥相呼鳴山谷虛餘韻悠揚恍類欸歌聲或云從此右折東南逾重岡行二三里乃至所謂白鹿洞卻從洞後復右折陟嶺乃可到尋眞觀望水簾也不果往徘徊久之而還按白鹿洞唐李渤讀書處也南唐昇元中始即其地爲學給田以食其徒所謂廬山國學也宋初天下未有學惟有四書院睢陽石鼓岳麓及白鹿洞也太平興國二年皆賜白鹿洞九經當時學者數百人至崇寧末乃毀廢及淳熙七年考亭朱文公爲郡始斥其舊而大之又定爲學規



示學者來學者益衆而白鹿洞之盛出他書院右自後守其成規二百年如一日也而蕪廢今乃如此余亦無如之何也余嘗怪世之爲佛老氏之學者其宮室一廢壞輒修擧之不旋踵當佛老氏之學能盛於世者哉蓋爲其徒者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能必其廢故也至於世儒視聖人之道常闊微不自振不能以有爲而聖人之道顧因委棄蕪廢而不得行嗚呼此其漸也非一日之積矣余於是發喟嘆之也

遊棲賢院觀三峽橋記

五老峰於廬山爲西南而峙北望峰如屏障蔽其後違郡治北行二十里轉五老東入巖谷中棲賢寺在焉余舊讀蘇次公棲賢寺僧堂記云棲賢谷中多大石岌嶪相向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振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寺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上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于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又聞蘇長公云廬山奇勝處不可勝紀獨開先漱玉亭棲賢三峽橋



爲二勝棲賢寺於是廢已又殘僧數輩皆出居田間左藝有僧曰性賢頗通世間法余謀於府俾之住棲賢賢曰俟吾結屋山中完公當來游也七月望賢使來告曰屋幸完可游矣朔日即偕[illegible]侯璧葛君往時暑甚與夫偶屢從道[illegible]石坎中掬水飮至谷口日卓午矣未至橋十許步[illegible]下觀陸羽泉乃至橋上從橋上俯視澗底[illegible]處[illegible]十尺或云以瓶斯水五升許從瓶嘴中出水[illegible]下注瓶淵水乃者澗底欲試之不果又云橋爲[illegible]班[illegible]賢經壯奇惟般乃能造耶非謂眞造於般也[illegible]十許丈有大石方整雖

以栢椽亘澗底相傳嘗有巨蛟從谷中出水泛溢將浸寺時主僧有道行呼神擲此石扼之蛟退橋得不壞已過橋北轉行百許步澗水至是匯為深潭有龍蟄焉故長公詩所謂玉淵神龍近即指此也又相傳寺僧嘗浸瓶潭上俄失所在後有人從湖南來云實從洞庭湖上出瓶上有棲賢字可驗故知此潭下通湖南也此其言皆誕誕不足信已乃徑造賢公新居下法堂故址也至是五老峰乃巍然左出寺顧在峰後日方熾忽雲從谷中起俄頃雨已至有風南來雨復旋散日光穿雲斜照峰上巖谷石瀨茫然相射



宛然金芙蓉也賢公留余宿約明日謁赤眼禪師塔塔距寺北行又十許里巖谷深絶處也棲賢寺實禪師所創道場余辭與前今先歸而呂侯乃獨留賢請余重書蘇次公僧堂記余謝不善書又欲余和長公詩余謝不工詩則題游山歲月氏名遣之以附答賢故事按次公以元豐三年夏六月來游時謫官往高安而長公至此則七年六月時自黄移汝送子邁赴饒之德興尉云

王忠文公集卷之八

欽定—
○王忠文集卷八
此○王神○棲○○
○○記
○○○自以下四字寫
互文

鄱陽三臺劉傑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 記

### 自建昌州還經行廬山下記

八月余自京還九月以事行郡境二日泛左蠡揚瀾至都昌縣四日由都昌出彭蠡過瓢犍沙宿落星石日至建昌州七日回至蘆潭北風作舟逆風不可行八日復至建昌九日舍舟取陸而還是日宿德安明十日發德安西北行三十里至廬山下有湯泉湯泉



在路南距山趾不半里甃石爲池者五其一池極熱手不可探比四池者稍溫人往往入其中浴然皆作硫黃臭云舊說湯泉下必有硫黃惟驪山者下乃是礬也礬石本草云性熱入水水不冰蠶食而肥鼠食而死也又數里過醉石觀陶靖節故居其地栗里也地屬星子縣而星子在晉爲彭澤縣觀已廢惟有大石臥澗中石上隱然有人臥形相傳靖節醉卧此石上也按史靖節爲彭澤令督郵行縣吏白當束帶見之靖節不可折腰小兒遂解印綬歸去而歸義熙三年也[illegible]文歸去來

陶氏世爲晉臣義不事二姓故托爲之辭以去若將以微罪行耳梁昭明謂恥復屈身異代要爲得其心夫豈以一督郵爲此悻悻乎靖節既歸益放情於酒人知其樂於酒而罔莫窺其所以然也或云觀南諸山即其詩所謂悠然見南山者也其旁居民多陶姓云是靖節後又數里爲簡寂觀觀亦不存簡寂者陸修靜諡慧遠法師所結白蓮社也同社者十八人陶靖節陸修靜皆與焉遠公居東林在廬山北靖節修靜嘗訪之東林之[illegible]有虎溪遠[illegible]不過溪或過溪虎輒鳴及送二人不覺過虎溪皆大笑世故相傳爲三



笑圖或曰慧遠卒於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修靜歿於宋元徽五年丙辰年七十二丙辰相去六十載推而上之修靜生義熙四年丁未慧遠亡時修靜纔十歲陶歿宋元嘉末修靜始來廬山時遠公亡凡三十餘年靖節死亦二十餘年矣安得所謂三笑乎或曰晉蓋有兩修靜也自蘇長公作三笑圖贊而黃太史以此三人實之蒲傳正劉巨濟晁無咎之流皆有所述陳舜俞廬山記其說亦與太史同此其是非固未決者也又循山下西北行未至郡治二十里爲歸宗寺在金輪峰下山勢方凝然忽石峰從山麓

扳起如卓筆高與山齊峰頂有設利塔俗呼爲耶舍塔釋氏書云佛滅度後所遺設利八萬四千散在人世龍宮皆貯以金缾寶篋建塔藏焉東晉時耶舍尊者自西域奉設利來八萬四千之一也於此建塔塔高若干尺范鐵爲之外包以石峰崝峻鐵石重人力不可施皆還神通力致之俗故呼爲耶舍塔耶舍亦與遠公社寧舉如意無言以示遠遠不悟即拂衣去是時禪學未入中國而莚則已此見矣耶舍之去還上紫霄峰紫霄又在金輪東也寺相傳爲右軍故宅有池水色黑曰墨池羲之之所洗墨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蹟豈信然耶今臨川郡城東有墨池南豐曾氏爲記蓋深疑之以謂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意於山水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耶余請以彼之可疑則此之不足信非耶宋元豐間眞淨文禪師住歸宗時濂溪周先生自南康歸老九江上黄太史以書勸先生與之游甚力以故先生數數至歸宗因結青松社若以踵白蓮社者又名寺左之溪曰鸞溪以儗虎溪其事爲釋氏所傳世皆謂先生實傳聖賢千載不傳之統豈其有取於佛氏之徒而願從之



□言者又謂濂溪之學受於二岩佛者此又厚□□指者也余以爲不然大賢君子於其道既有得矣其於形迹未嘗以爲累也況先生之高致如光風霽月初無凝滯固奚必深辯之耶及淳熙中□庵華禪師繼主歸宗宋夫子時爲郡亦嘗與之游華公益臨濟之傳於大慧爲適孫歸宗雖非巨剎以屢爲名僧□□□天下歸宗今寺亦廢故基爲對所家蔽不可入余循洞鑿溪上甚久日已暮遂復行數里宿開元寺明日乃還

## 南康六老堂記



彭蠡之上有山巍然而起□然而止者曰廬山禹貢所謂敷淺原也後世因俗結廬居之故名廬阜或云古有匡先生隱其上故復名匡廬而世又稱之爲靈山也蓋自岷嶓分支南爲衡嶽以作鎮荊楚既又分支者二東南爲五嶺而東北爲廬山山之延袤非甚廣也疑峙非極高也而扶輿旁礡之氣來之□遠環□頓特鍾英精粹結體巉峭故望重於世而昔人以衡廬並稱之然其陰十□石枯洞鼻斗出以扼大江東來之勢是爲九江其陽則□□萬□土木秀潤是爲南康當山之西北□□□□宗而遠□爲峰者□

嶄然雄絕爲五老峰五老之麓散爲羣岡皆蜿蜒南行二十里前臨彭蠡乃止其中一岡所止獨稍後南康郡治在焉即郡治而望之其左翔諸岡迤邐前揖而右抱狀若城郭五老列其後如屏扆然相傳郡故濱湖爲治其徙置今所實始於考亭先生文公朱夫子先生以淳熙六年來爲守八年乃去官二年之間政効大著其遺愛之在人餘蹟之在物距今二百年故未泯也先生之去後人尊賢尚德之意無所表見乃作堂於廳事之東偏名之曰六老蓋以先生配五老而爲六也嗚呼自天地開闢即有茲峰而南康由



軍爲路由路爲府前後爲守者不知幾何人而後人獨以先生與諸峰並稱是區區者詎實使之故嘗聞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於孔子乃集其大成孔子一再傳爲曾子子思孟子而遂絕周子二程子復續其傳而道以南至於朱子又集其大成朱子之道所謂窮天地亘古今而未長存者以之配茲峰而爲稱固出於人心之實見非偶然也夫何十年以來兵火荐臻郡治廢毀久不加理孫朱同知府事乃請于行中書省得蜀州民屋之沒官者五楹間也之於廳事之後因仍以六老之名名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固亦尊學區區之志也是役也前知府吕侯明今知府孟侯欽及通判羅君順理經歷徐君泰知事姚君權皆協力贊成之元年歲丁未夏四月十三日則成之年月日也

## 南康二賢祠記

南康故有祠宇以祀濂溪先生元公周子考亭先生文公朱子曰二賢祠至正壬辰兵燹之餘祠廢者久元年歲丁未實始至郡之明年始即其故趾作屋三楹間爲祠以復其舊周子朱子郡國之通祀也南康乃獨並列而專祠之何也此邦二先生之仕國也因



其遺化之地而祠事遂爲繫人心崇德化也按周子當熙寧初由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以屬疾且將改葬其先墓遂求爲南康守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朱子以淳熙五年秋被南康之命累辭不允六年春三月乃到官八年春三月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次而去蓋周子之在郡居亡幾何而朱子則居官者二年興學官建公廨蠲屬邑之租稅立先賢之祠宇造石閘以泄水出官粟以賑民遺愛餘蹟班班故在也此邦祠事之所爲建者皆將以二先生繼往聖開來學而承斯道之統哉皆之循吏固有既

去而民見思爲之立祠亦有矣所以繫人心於無窮
猶化之有本處其在此殆未可與淫祠同之祠祀例以
也雖然二先生之道未嘗求於天下雖萬世一日也若
聖賢之爲道猶天地之示人霜露日星無非至敎川
流山峙皆其儀刑隨寓而存初無間於今古邦之人
吏與凡人士歲時奉嘗於斯者止即其秉彝好德之
心擴而充之以求至於二先生之道斯可也嗚呼人
生於兩間而與天地同體出於百世之下而與聖賢
同心豈待强致而他求哉亦在乎反求諸身而已才
焉耳況二先生之道具在方冊學者自童幼而白紛



同所誦習者乎習矣而不著行矣而不察此則夫人
之過病而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是故奉其祠必也
思其人思其人必也爲其道此樟之所望於後來而
亦今日所以自勉者故爲記而備言之祠在郡治之
南三百步廟學之西一十步前臨彭蠡而廬阜在其
西舊有記今毁不可考云

## 羽福軒記

雁山朔隱于上清山中作屋達觀堂之東偏而居之
抱真而玄覽澄神而凝思恐常裕如也嘗題其軒
顏曰羽福其言曰人情之所願欲者莫重於福若

吾視之其輕猶一羽然爾吾非悖人之情以其所
者爲輕也夫人以爲重而吾則輕視之則舉凡天下
之重者不能累我矣此吾之所以爲道者也他日客
有過焉而詰之者曰子之所謂福是世之所謂福也
今夫世之所謂福者我則知之安富而尊榮位高而
權盛耳目口鼻四支之所嗜慾無求而不獲無好而
不遂也此其爲福也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必得者也
今子獨儗之爲一羽此其自待也重待物也輕庶幾
知道者乎雖然未也徒知福之爲福而不知非福之
爲福不可也夫福與禍相爲倚伏者也福之厚矣禍



未有不從之者也吾且與子論非福之爲福夫軒冕
人之所榮也而吾視之如塗泥爾金玉人之所愛也
而吾視之猶土苴爾岩居而穴處寂寞以爲宗也草
衣而木食澹泊以爲生也攻苦守約人情殆不堪焉
若是者世之所謂非福也而吾則以爲福焉何也吾
之道本大故也噫非福而以爲福雖謂爲無福可已
無福已子尚安得而儗之乎夫以福之福爲福雖視
之輕猶有累乎物之意也以非福之福爲福則且
與道而爲徒矣尚奚外物之累乎雖然未也吾聞之
古之至人相與交於道而交樂乎天天下之故不

能以相攖是之謂自亡其心忝其心猶死灰而身若槁木之枝然若是者福之福與非福之福皆無所用矣夫人之所本者身也身之所主者心也心與身既不有矣而奚取於福福既無用矣又奚假於羽乎吾尚冀子之進於是也苟進於是焉則子之名斯軒者吾其無取乎爾矣姬山親稽首謝曰先生之語我者何其至耶吾將著之朝夕因之以自進也客乃次第其語以授之姬山親者周艮切姓名之別稱其字曰白士有道之士也嘗與客為方外交客為誰金華山人王褘子充甫也



## 重建徽國文公朱先生家廟記

徽之婺源文公先生朱子父母之邦也先生之先家歙之黃墩唐天祐中八世祖以官留居婺源今州東萬年鄉松岩里其世所居也蓋自吏部公當宋宣和建炎間歷建之政和劍之尤溪尉因葬其親於政和而生先生於尤溪由是僑居建劍之間吏部之卒復葬建之崇安而先生遂定居於建矣先生於紹興庚午既登進士第至淳熙丙申屬子祠家食兩嘗歸婺源展省丘墓宗族而去當丙申之歸也先塋松楸已傷於鄉人而與鄉之子弟講學於汪氏之敬齋則者始已不復存厥後尋毀而世殊故居之遺址朱氏子孫之所能有矣入有元且三十年五世孫光始以訴于浙省閫憲又將三十年而吳郡于侯文傳守是州兩甫乃以其事請之然後故址以復且請于朝用顏子孟子故宅立廟例立朱子家廟於其地得旨如所請而家廟以建廟成之歲為後至元乙亥上距先生之殁一百三十有六年矣然廟雖成而無田以為祭朱氏故所有田百畝久占於富民光復以為言繼而茶陵李侯祁佐是州為之經理而盡復之始得用其田入以共祀事而五世適孫勳實自建來



歸奉祀焉至正壬辰州燬于寇廟亦不存甲午權知州事括蒼葉侯琛庚子守將鄱陽余侯赫兩嘗新之皆旋毀於兵燹今元年丁未金華程侯斗南字彥梁為守之明年也州事既簡乃議為之重建鄉之人士咸樂輸材為工以狀助之爰即故址以基以構廟室中嚴門廡如列規制之備悉視其舊而加整飭焉庀事於四月訖功於九月董其役而領祠事者勳之子境也於是前建康儒學正詹恒德化縣主簿汪惟賢皆州人以謂程侯之績不宜無述乃相與謀屬褘文刻諸麗牲之石嗚呼自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

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
至子而復明朱子之道固集聖賢之大成者也厥今
天下學宮以先生從祀然其於發源則猶孔子之
其身闕里所在家廟遂爲又所謂賢其賢而親其親
者歟先民有言家廟以百世祀況吾先生之道萬世
而無替朱氏子孫修其歲事有引勿替固將世世而
不忘若夫賢師帥崇化教道而諄諄焉闡起其廢墜
非知爲治之本末者不及此也秉彝好德人心所同
歸然或者豈亦思所以勸效也哉梓是用備書其事以
示後來若復田之言七具虞文靖公所爲記而益備
及之者以其有裨於名教事也



寫易軒記

去淳安縣治北五里山麓迴合其地曰石峽有方氏
之居焉方氏在宋季有以倫魁致位禮部尚書者學
者稱之曰蛟峰先生宋亡恐臥不起而推其所學以
淑諸人因即其居爲書院尚書之曾孫以恩曾世其
家學且蚤擢世科仕郡縣入爲太史屬當遷去物故
之餘亦復遂其高節而與媲又去石峽北五里珠山
峰下結屋居之去人境遠以遠學徒有執業來學
者弗拒也此其進退出處庶幾有合於易道也
者乎太史曉益好易嘗即寫易之軒而以寫易名之
梓之先大父昔嘗主教於書院交方氏也久於是太
史以其家故屬梓爲之記答者竊聞之易之爲書廣
大悉備四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者何其微也然而
有先天之易焉後天之易焉要其畫卦重卦之義固
不同也是故陰陽奇耦積成三畫而爲八卦此先天
之易也故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是畫卦者積陰陽奇耦三畫而始成也八卦之三畫
既以成列復重以本卦之三畫而有上下二體既又
相錯相盪而六十四卦互成焉此後天之易也故曰
兼三才而兩之是重卦者八卦之上復加八卦而非
三畫之上遞加一奇一偶爲六畫也邵子之圖以乾
夬至剝坤爲卦之次第雖與易經不合然實自然之
序若其所謂八分而爲十六而爲三十二而爲六十
四者則益使人觸類而伸之以見易道之無窮而重
卦之義不在是矣然吾朱子乃有取於是焉則後學
之不能無疑者也雖然盈宇宙間皆太極之妙而人
物得之以各正性命然則易固我之所自出者也故
求易者在乎反諸心精體而實踐之以會夫體用
之一原顯微之無間固不必惟文字之爲泥也邵子

之言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物生乎心也此固易之本而聖賢之所謂學者歟太史之居於斯也觀象而玩占心之所契必有得於文字之外者而余何足以知之姑疏所聞以來質請遂以爲記焉

## 建昌州新作譙樓記

建昌州治之前舊有譙樓其上則伐鼓鳴角以警昏所置漏數刻以節晝夜而其下爲門闕於以出令行化而蕃衛民萬者峩焉至正壬辰州燬于兵樓不復存前知州彖烈劉侯貞嘗重建其廳事而樓以費鉅不克爲今知州真定趙侯有慶居官之明年州事就



簡乃始鳩工僝材而新作之爲屋三間列楹二十其崇三十有九尺雄壯宏麗幾倍其舊既成趙侯合僚佐以落之士民具瞻江山改觀於是乃稱其所以爲州者矣洪武戊申二月壬寅朔其落成之年月日也初趙侯將興樓役余方佐郡南康以其事告余余謂侯曰第成之吾當記之既及成侯使來告曰樓成矣願爲記且夫子嘗墜言焉幸勿辭余乃不辭而記之曰夫今之所謂州其提封之[illegible]之衆視古侯伯國門觀之設所以昭示等威[illegible]令禮之所得爲者也得爲而不爲則失於[illegible]得爲而爲之[illegible]失於僭君子無取焉爾矣建昌之有譙樓揆之於禮其亦所得爲者由趙侯爲政練敏而周密能使民以時而同知盛君思道判官吳君萬里又協志同慮力贊其謀故其役雖鉅而民不病功不逾時而績於成是其可書也已或曰春秋書新作南門及雉門兩觀傳者謂常事不書凡書之皆譏也其譏之者豈以有加其度歟曰非然也春秋書新作門觀重其事而已蓋言新有故也言作創始也有故而創始則書之豈非重其事哉今茲樓役考其由則有故論其功則創始揆事而書則合春秋之法矣按建昌州本漢海昏縣



地又艾縣地也屬豫章郡東漢永元十六年始置建昌縣中平中又置永修新吳二縣建安間又分置西安縣晉海昏艾永修新吳建昌並屬豫章郡而改西安爲豫寧縣宋永嘉中省海昏隋開皇中又省永修豫章新吳艾四縣入建昌縣唐武德初置南昌州又分置龍安永修新吳三縣尋廢仍爲建昌縣而三縣亦省入宋太平興國七年置南康軍而建昌縣始來屬元元貞二年陞天下大縣爲州而建昌縣始爲州此其沿革之略也余既書其成績而州之沿革前無所登載因併著之

## 韡蕭軒記

丹丘子僑居秦淮之上結屋三楹間制甚朴陋葢不用瓦而織荻為簟覆其上以蔽雨露之門別為屏障者皆是物也他日臨江君造焉笑曰是豈出川氏所謂韡蕭者乎以此為屋殆貧賤者之所居而一顧安之盍遂以為軒名也丹丘子莞爾笑而生曰臨江君之名吾軒也近取諸物試亦稱矣抑君子居室之義未之聞也先生盍有以言我之意哉金華生應然良久乃謂之曰若知之乎君子之為居也不以為於物不累於俗苟安其身焉斯可矣彼世之貴富者我知之矣



廣宇渠渠隆棟巍巍藻梲而文楣綺疏而錦帷於是乎其居之也志肆而神怡若是者誠亦足樂矣然孰知樂者哀之媒侈者禍之基不旋踵間覆亡而滅矣者往往而是也彼所藉以為樂者吾見其為桎梏羇縻而已耳曾足欲豔乎唯若子也不然環堵之區方丈之室茅茨不翦蕙藥是飾蓬戶甕牖以為其乎攢總棐几也木榻管席不殊乎重茵氍毹也若是者何也吾之心與理一吾之身與道一物不能以誘之俗不能以變之故常熙熙焉休休焉其處之若浮其行之若游人見其有所不堪也而不知其可以樂也彼貴富人之所為樂者果可以同日而語之哉今吾子之居也固君子之所為居也充是以往安之能終身焉為樂殆不可言矣尚冒以余言為抑吾聞之古有至人者其為居也以亡何有為鄉以太虛為家視天地猶遽廬也八紘之遠猶我戶我闥也吾子倘有意居於彼乎予苟舍此而居於彼也將吾有日乘戍以相從未為晚矣丹丘子謝曰先生之言其造於理矣於是筆之以記其軒丹丘子者王復本臨江君者陳伯上金華生王褘子充也

## 樗隱記



清江胡居敬先生世家淪水之南天柱峰之下先廬燬于兵燹者一紀矣頃歲乃即其故址作屋以居而名之曰樗隱一日與其友王褘相遇於廬龍山下具以其意告之曰樗隱者吾之託以自志也樗不材木也無所可用是以能終其天年也吾聞之莊周氏云褘聞而疑之曰異哉子之託以自志者何其非類也夫世之所重者材也而樗乃以不材[illegible]材之所貴者用也而樗獨以無用全樗奚足道也先生之起家也為名進士歷官也為名御史謂之不材而無用非余所敢知也而欲託於樗以隱稱烏在其為知類也且

[illegible]周氏之所惜也謂不材而無用故得全其天年
尤一曲之談非通論也木之材美者無如楩柟[illegible]
矣苟其產乎深山絕谷之中雖閱百千年匠石不
也使擇而植根官道之旁曾不拱把其不夭於斧斤
也者幾希而謂木之爲材者天年獨全焉無是理也
彼莊周氏者蓋徒知夫材之人因材以爲累不若不
材之爲愈故爲是有激之言然獨不知不材者固亦
有時而不免於[illegible]夫材既爲人累矣而不材者
又復不得免焉則將何處於材不材之間耶[illegible]非然
也材不材之[illegible]偕是而非耳不免乎累者也嗟乎處



於材不材之間而猶不免於累則凡可以爲累者皆然
材之罪哉雖然余也亦嘗聞於莊周氏矣所貴於有
道者以能不物於物爲爾不物於物者游乎物之初
而物莫能爲之損益也物不能爲之損益矣又奚材
不材之論哉今先生之學洞內聖外王之道也豈其
不出於此乎夫苟出於此矣則其所造者人將孰得
而名言之先生其然[illegible]意予之疑我者誠是也吾其
釋然矣抑予之所問蓋[illegible]之所有事焉者也而予能
言之盍書以遺我因以名吾居也遂書之以爲記

## 仰高樓記

嗣漢四十二代天師沖虛公既新作其居第復於其
後搆樓七楹間以爲登覽之所經始於歲丁未之六
月迄明年三月而落其成名之曰仰高之樓焉初三
十九代天師太玄公嘗作亭其居北華山之巔有喬
松修竹清泉奇石之勝[illegible]清外史薛玄卿名之爲高
風而奎章學士文安公實記之太玄仙去二十五年亭
毀於兵而今沖虛嗣教之九年乃重作居第而樓以
成登樓而望之璧湖琵琶欲君聖井藐姑雲臺仙岩
象山諸峰四面錯列於二三十里間獨華山高風亭
之遺址不一里而[illegible]林色可企而攬也故仰高



所爲之無爲來徵記於余夫太玄之道老子之所爲
道也老子之道至矣無爲而無不爲無不爲而未嘗
有所爲也古之善爲治者蓋嘗用以爲天下而天下
寧壹矣後之恍惚窈冥而墮於虛無者哉然而虛極
靜篤而有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焉視之而不見聽之
而不聞迎之而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豈非所
謂仰之彌高者乎今吾沖虛之道即太玄之道而已
其靜也藏其用而未嘗窮也其動也及物而[illegible]
一而無所宰也故其居而處亂世則至和所薰[illegible]
蛇癘出而依

有時則一誠所格有以助宣清靜之化為前作而後重規而疊矩其亦可謂善於繼承者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固沖虛之志也歟抑吾聞之神仙好樓居故漢世蜚廉桂觀之屬作焉想夫風辰月夕天宇澄肅沖虛之登斯樓也思念之頃肸蠁潛通太玄在天之神洋洋來下雲軿飈輿百靈衛翊繽紛而後先羣蒿悽愴如將見之庶幾繼其慶衍之福乎儻胄神明之裔益懸以衍高風所被後百千世尚為人所同仰於無窮哉



## 義烏縣興造記

今天子既正大統務以禮制匡飭天下乃頒法式命凡郡縣公廨其前為聽政之所如故自長貳下逮吏胥即其後及兩旁列屋以居同門以出入其外則繚以周垣使之廉貪相察勤怠相規政體於是而立焉命下郡縣奉承唯謹義烏隸婺為上縣南昌張君為令三年于茲威惠並行民吏悅服先是縣廨悉燬于兵惟譙樓僅存今治所雖有屋而痺逼弗稱昔方圖新作之而命適下乃益以興造為己任勸民之有餘力裒材鳩工擇日以庀事民咸樂趨之其中為聽事之廳廳之後為燕處之堂廳之前為儀門其左右為步廊堂之後為令所居屋丞簿之居各以序為而巡之兩翼為群吏之舍又其東為部使者分司之署其西則繫囚之獄在焉總為屋若干區以間計者八十有七舊基不足則取民地相並者益之而割他地之贍官者償其民規制完美一如法式經始於洪武二年六月己巳至十月而落其成蓋由張君使民有道故興是鉅役而民不以為勞於是縣之士友以書告曰予縣人也願記之按縣志義烏自漢以來為烏傷至唐武德四年以縣立綢州又置華川縣七年州廢省華川入烏傷而更今名華川故址在今縣南三十里則縣治之在今所舊矣然自縣之為義烏距今七百有餘年為令者不知幾人而張君至是欽承上命乃始斥而大之雖君之材足以有為豈因仍更革之際固係於時歟昔南豐曾鞏氏有云凡縣之得能令為難幸而得能令而興事尤難今義烏得張君為令既幸得其所難得而張君又能因時興事以成其尤難者是誠不可以不記雖然事成矣苟非後之人相與保守之烏能以不廢乎夫欲使後人保守而不廢必託之文字乃可以永久而余不腆之文不足以傳也姑書其興造之歲月而著其成焉君名允

字與名同嘗爲大都督府斷事官知事以選來爲令
治行第一朝廷以其善政甚多以不係於輿道茲不著
者是役者甘簡李君某也

以樂軒記

昔在吳興有伯康氏家于南溪之上有堂棟宇高
館閣池沼之適焉他日復即内堂之前搆爲小軒前臨
滿池虛明而邃密以爲太夫人燕息之所而名之曰
以樂會伯康以事來京師屬予記諸其壁之左方嗟
乎人子之事親欲以致其親之樂其心亦何所不至
也寒焉而溫之暑焉而淸之時焉而烹熟精鑿以飲



食之下氣而柔聲婉容而愉色凡可以樂其親者無
弗用其心也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者也豈特伯康
氏爲然乎蓋人心雖同而人固有不能皆然者矣人
子莫不欲養其親也而親不及待者有之親則待矣
而人子力不能以爲養者有之今吾伯康氏力足以
爲養必盡之之方無弗盡也而太夫　疑當作彊無疆
壽豈且子孫衆多享其所謂養者　知被李改　夫
人所易及哉雖然溫凊飲食云者夫人之樂其親者
也吾嘗聞之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夫尊其仁安其
義用勞以事親以致其親之樂者固君子之所謂孝

字與名同嘗爲大都督府斷事官知事以選來爲令
治行第一朝廷以其善政甚多以不係於輿道茲不著
者是役者甘簡李君某也

以樂軒記

昔在吳興有伯康氏家于南溪之上有堂棟宇高
館閣池沼之適焉他日復即内堂之前搆爲小軒前臨
滿池虛明而邃密以爲太夫人燕息之所而名之曰
以樂會伯康以事來京師屬予記諸其壁之左方嗟
乎人子之事親欲以致其親之樂其心亦何所不至
也寒焉而溫之暑焉而淸之時焉而烹熟精鑿以飲

金忠文集卷七　十二七

食之下氣而柔聲婉容而愉色凡可以樂其親者無
弗用其心也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者也豈特伯康
氏爲然乎蓋人心雖同而人固有不能皆然者矣人
子莫不欲養其親也而親不及待者有之親則待矣
而人子力不能以爲養者有之今吾伯康氏力足以
爲養必盡之之方無弗盡也而太夫人春秋高益康彊
壽豈且子孫衆多享其所謂養者固未艾也此豈夫
人所易及哉雖然溫凊飲食云者夫人之樂其親者
也吾嘗聞之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夫尊其仁安其
義用勞以事親以致其親之樂者固君子之所謂孝

而夫人有不皆能也吾[illegible]康氏[illegible]其才器不爲時用
而居[illegible]里盛行[illegible]之書故吾與伯康於此加之意
也[illegible]然曰幸哉有子如此[illegible]
[illegible]哉予也余[illegible]于外
[illegible]也因伯康之[illegible]能無[illegible]然於心乎書
以[illegible]伯康答且并以志予愧也

[illegible]周公廟記

[illegible]泰余還自西垂以閏月二十五日戊寅至
[illegible]日謁周公廟廟去縣十五里出城循榆木
[illegible]行至山下乃折入山之腹而廟在焉至是四[illegible]



[illegible]峭壁其間平地東西僅五六十步南北如之
而稍隆形勢殊幽阻廟東北十數步有[illegible]
周[illegible]水所從出也廟之建莫詳其所自始[illegible]
[illegible]太守[illegible]年[illegible]岐山縣[illegible]
[illegible]廟祠在唐之前當已有之[illegible]
其廟作道宮[illegible]今[illegible]守節正[illegible]
[illegible]記之[illegible]元初廟[illegible]
[illegible]行臺[illegible]西欲[illegible]其廢而有[illegible]
重陽宮[illegible]天樂[illegible]人重建[illegible]
也[illegible]後陝西部使者[illegible]

孔子同廟祀天下令乃令道家者流主祠事非所以
崇聖道昭禮典若立書院俾儒者主其祠爲宜元統
三年命下如所言賜額曰岐陽書院始置學官弟子
員春秋致祭禮如祀孔子元末天下亂儒者皆解散
書院燬于兵廟幸獨存而今守祠者仍爲道士矣廟
始末可槩見者如此其廟中爲正殿奉周公東西二
小殿以奉太公召公東北別有小殿奉姜嫄凡廟之
儀與冠冕佩服之制皆粗鄙不合禮又正殿前有戲
臺爲巫覡優伶之所集而殿中列以俗神野鬼之像
尤極詭怪余因歎曰周公制禮作樂以憲萬世其設



實祀以天子之禮樂今其廟制乃若此世人不知禮
一至是乎不特此也以余考之周公之稱因以太王
所居周地爲其采邑故也水經岐水之南有周城周
公采邑也杜預云周城在美陽縣西北帝王世紀云
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也周城今爲岐陽鎮其城故
址猶存廣袤可七八里四圍皆深溝實在今岐山縣
東北五十里正太王所居而周公食采之地也然岐
山縣西北十餘里其地曰周公鄉地形頗平衍宜若
周城乃公采邑而其居邸則在此歟或乃謂今廟基
周公故所居地且其址既阻隘路術尤險狹周公以

宰之尊何得而居此殆後人即此建廟故遂移於
爲公所居位耳而近時暢師文作記謂周公采邑廟
即其地者非也舊碑載大中二年十一月一日周公
祠舊有靈泉祈禱一夕大風其泉五處一時湧出
守臣曰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禄大
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鳳翔尹御史大夫安平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戸崔珙奏其事朝廷因賜名潤德大
中乃唐宣宗年號崔珙所帶銜位皆唐制而其表奏
制答等文又唐體而近時孔克任作記謂爲宋大中
時太守洪者亦非也世傳靈泉每世治則出世亂則



竭故眉山蘇文忠公詩有與世窮通之語自唐大中
二年出後復没復竭至宋雍熙二年復出金末復竭及
元至元十七年復出其後復竭而復出於今其出也
所灌溉甚廣人賴其利舊碑載大中二年賜名潤德
而湘山野録以爲雍熙二年賜號要當以碑刻爲是
是日從余行者儒士安矩季方請酌拜謁畢出坐外
門荒亭上道士持酒來餉爲飲數行適雲陰雨驟
下風起撼羣木聲揚揚如秋聲倏然風馬雲車若
者因佪回久之乃去北回將館以蘄制與禮仆人
語其令李本初屬其稍加葺革李以縣事繁劇

遂不復與言而具睹其本末及前所云云者紀之
於簡以遺用志歲月焉

謁茂陵記

漢武帝茂陵東去長安城八十里在興平縣東北十
七里關中記云漢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七步
惟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其形方正以斲削其
上而頂平狀類覆斗凡陵皆徙民置邑其旁爲戸五
千或長陵茂陵俱萬戸蓋漢諸陵多在渭北咸陽原
上自東而西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昭帝平
陵及武帝茂陵所謂五陵也茂陵東一里三十步爲



衛青冢其高二丈少東爲霍去病冢高如青冢而頂
纔丈餘分植石羣立其上與冢形不類漢書云去病
爲驃騎將軍大司馬冠軍侯元狩六年薨帝悼之發
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以去
病嘗破匈奴於祁連也顔師古云冢上有竪石冢前
有石人馬者是也當茂陵東去病冢西稍北有冢視
青冢高少殺世傳爲丞相公孫弘墓也茂陵西一里
爲李夫人冢三輔黃圖云東西五十步南北六十步
高八丈名習仙臺水經注云其冢形三成世謂爲英
陵蓋其上爲級陛之狀與諸陵所築特異此漢家延

大加殺承忠訾者也又按述帝故事帝亦見形謂陵令侍平曰吾雖失勢猶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上磨刀劍乎自今已後其禁之平頓首謝忽不見推問陵旁果有方石可為礪吏卒每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以為神道茫昧不宜為法乃止嗚呼述帝去今千一百八十八年世易代殊向之神靈無復見矣高萊榛棘極目悽然而牧豎樵夫朝夕蹂躪徒以資後人之慨嘆而已洪武辛亥四月四日余至興平其令沈君七簿朱君晉相留因乘間謁陵下撫盛衰之無常嘆年運之徂往聽仰久之而去同行者儒士劉仁夫謝安仁也



## 漢瓦硯記

漢未央宮諸殿瓦其身如半筒而覆簷際者則其頭有面外向其面徑五寸圍一尺六寸徧有四篆字字凡六等曰漢并天下曰長樂未央曰億年未央曰長生無極曰萬壽無疆曰永受嘉福面至背厚一寸弱其背平可研墨唐宋以來人得之則去其身以為硯故俗呼瓦頭硯也或[illegible]又入土歲久頗滑水比銅爵臺瓦為少[illegible]雖精然曹瞞所製無足貴者孰與未央諸瓦出於漢[illegible]可重乎洪武辛亥夏余留長安校官馬懿張祐以此瓦相遺其字曰長樂未央於是為千六百年物矣乃貯以梓寳而用之嗚呼物之用固繫其逢也哉

## 說學齋記

說學齋者臨川危太朴先生讀書之室也先生間謂禕曰盍為我為之記嗚呼學非易言也學而至於說尤不易言而禕顧敢僭言之乎辭不獲命則以所嘗聞於儒先君子者為之說曰學者所以學聖賢之道也聖賢往矣曷從而求其道載籍者聖賢之道之所存也故學聖賢之道者必於載籍而求之載籍之廣非



可易求也自三代以上聖人之經漢以來儒者之傳注亡慮數十萬言太史氏之紀錄諸子百家之述作又過之或有累世不能通其要窮年不能究其業者而凡聖賢所以繼天立極明德新民立成定命知類入德先後本末無不然也[illegible]在吾不學則已苟有志焉可弗講究詳察而致其知乎致其知者[illegible]思則明之於心矣既明矣必見於為[illegible]行也行則誠之於身矣若夫[illegible]中節[illegible]皆備而[illegible]微無不具焉者也心以[illegible]之才以行[illegible]理矣行之至則[illegible]矣[illegible]以[illegible]之道

如此而已在易乾上艮下之卦其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天在山中心之體也前言往行而多識焉思而明之於心之謂畜其德則行而誠之於身之謂也其象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然則其思也其行也不息體乎乾之剛健悠久合乎艮之篤實輝光明著日新無窮茲非學之極功歟然至於此則無入而不自得矣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故學而至於自得始足以言說說在於中則油然以充充於中則



形於外矣孰得而遏之而人亦孰能知之哉豈惟人莫能知之雖已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矣此殆學之成効歟先生德行信於人文章名於世見於外者如此則學而自得於說可知矣樟不佞輒論所以然而質諸先生先生苟以爲然則樟也將因以自淑其躬云

## 尚友千古齋記

昔者孟子論取友之道有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樸者謂各以小大來相友自然隆匹是已又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樸者謂此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雖各有倫樂其崇茂也予始疑此說爲不然且吾誠天下之善士矣世豈無復如吾者乎今而曰苟有如吾者吾雖友之而固未可以爲足其必好高慕遠以尚友乎古之人是今之人舉不古若也是厚於自待而薄以待人也孔子不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又可徒以古今分高下遠近耶及予取友四方隨予材識以求儔匹蓋亦有年凡友於予者固未嘗敢以淺



中窺之然其能厭於予心者實未始數數然也間因念世之論者必曰古之人古之人古人其果異於今人耶則日取其詩書而誦讀之以觀其言論其世之上下以察其行生於氣投意會之際怳若與其人心交神游相周旋於千古之上不復知與之異世且恨不生其世爲之執鞭而親炙之於是乃知孟子尚友之論果若使人好高慕遠以樂其崇茂者所以然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出於人心之良感實見自有不能已焉故也豫章王君敏文居京師所居之齋曰尚友千古蓋今天下之善士君既盡友之然必曰尚友

云者此其志豈特樂其崇茂而已乎是將永無媿於古之人而後已焉耳雖然吾誠無媿於古人也則固非一世之士千古之下人之尚友於我亦猶吾今日所尚友者矣而士君子以萬物皆備之身上不以千古自任下不以千古自期者豈非不篤於自信而徒以自遏其[illegible][illegible]然則敏文之意不其欲以自任而自期也耶故因道于所論爲其齋記或者知予亦有志于尚友者也

## 韋齋記

天之所以予人人之所以得乎天非上智之資其性鮮有不偏者焉唯君子爲能矯其偏而歸于正故傳有之曰及其成功一也抑君子之致力於斯也豈惟日用之際卽事而加察而平居涵養之時尤必假物以致儆然非自知之明者烏能以及此夫其自知之明則無待於外矣顧猶有假乎物者蓋物具夫性質之一偏而非能變通者也吾能假彼之偏以矯吾之偏此所以爲自知之明歟今夫物之粹者莫如玉德之齊者假之故記禮者曰君子比德於玉物之明者莫如鏡而道之[illegible]者假之故韓非子曰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非特此也



昔者董于安之性偏於緩其佩也以弦弦物之性急者也西門豹之性偏於急其佩也以韋韋物之性緩者也此皆所謂假物以致儆者非自知之明烏能以及此高昌偰君公遠卽其讀書之室繫韋於牖而扁爲韋齋曰吾恐吾性之偏於急而不自知也故効西門氏之爲而致是以自儆焉然則公遠其自知之明故歟公遠登進士乙科入翰林爲太史文章事業人皆以古人望之剛明敏達而直道守節者也未始見其偏於急也公遠因其性之所近而或恐流於急也而致是焉涵養之功如此豈非自知之明者歟公遠謂禕顧爲我記其說禕聞柳子嘗賦佩韋矣其言曰韜義于中服和于躬和以義宣剛以柔通夫柳子雖非自知之明者而其言不可謂非合乎中庸之道請書之以爲記可乎公遠曰諾遂記之

## 寶硯齋記

太史徐君[illegible]讀書之齋扁之曰寶硯硯之爲物士大夫所同寶也今公乃獨以爲寶且遂以名其齋何哉或曰硯與筆墨[illegible]紙類也筆之體動而硯則鈍者也墨之動而硯則靜者也然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惟硯之壽爲久遠是鈍與靜有合於道也學士

大夫於是得養生焉公其因是寶之歟或曰學士大夫之表見於世者不借諸事業則托諸文章文章之傳行於一時復垂於千載者人知爲心思所形無假乎外而不知將以著之簡牘也硯實有助焉公之寶之者抑以其有功於文章歟金華王禕曰不然君子之於物也夫豈尚拘求其故而以爲好玩哉隨所寓而寓其意焉耳謂硯於文章爲有功於養生爲有道而寶之固也竊意公之所以寶之也蓋亦寓意而未嘗拘拘求其故也何以知其然也鍛鍊何道也以嵇康之達而好之蠟屐何功也以阮孚之放而好之彼之所好所謂寓意者也而可必求其故耶求其故而以爲玩好則留意於物矣故夫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者皆留意之過也是則以硯而寓意雖鳳咮龍尾之爲珍礦石瓦之爲賤皆所不問而皆可爲吾寶又奚假其功況其道拘拘以求之耶公曰子之言誠是也盍爲我記之禕聞眉山蘇公之記寶繪堂有曰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禕以此亦云可乎公曰諾則并次或者之言書以爲記



字元度毘陵人也

## 舒嘯臺記

至正五年今江浙行中書參知政事真定蘇公以集賢侍講學士奉天子命宣撫京畿明年既復命則退休故廬築臺於所居之近取晉陶淵明歸去來之語名之曰舒嘯意若有慕於淵明者焉世之論者以謂君子之出也道爲重而身爲輕其處也道爲輕而身爲重禕竊以爲不然道非有輕重也而身亦安有重輕乎是故出而道爲天下國家之用則其身固已重處而獨善其身道之在我者固未始或輕也嗚呼吾



益今日於公見之始公以天子諸生致身膴仕歷中外天下之士無不望其大用既可見其道之重而身亦重及一旦退休功名富貴舉不足爲其累而天下之士唯恐其不復出也其身之重而道亦重又豈不可見乎公之出處其係於天下之重若是顧乃慨然有慕於淵明而効其風節此公之高所爲不可及也故嘗論淵明之去當晉義熙三年是時劉裕權勢寖盛淵明爲貧而仕爲一縣令非有當世之責然思保其身名以全大節而不欲爲茍去因托督郵之事以行未幾而晉祚傾矣今公生太平之時而逢不世出

之主得以問學文章潤飾皇度事功德業寅亮帝工而惟滿盈是鑒奉使而還遂請告而去則公之歸固非淵明之所同矣然公之歸居亡何天子念之不置任屬愈專內而邦畿薦膺尹職外而行省畧執政權公亦盡瘁事國欲反初服而未可若夫淵明既歸置身柴桑寄興松菊自娛羲皇上人樂天安命而無疑則淵明之歸又有公所不能同者矣故公與淵明其迹誠不同而自其同者求之則公之志淵明之志也何也淵明平生素慕諸葛武侯者也三代而下號爲王佐之才者武侯而已武侯始處而終出淵明始出而終處出處之際志同而迹不同公之出而復處亦而復出其於淵明不亦迹不同而志同者乎志之所由乎道之同道無有不重此其身之出處所以有係於天下重也然則公於游觀之所有取乎舒嘯之詠者豈將使世之人因其所不同而求其所爲同歟昔眉山蘇公記韓魏公醉白堂謂方其寓形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造物者游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褘亦以爲公之登斯臺一舒嘯之頃胸中浩然之氣益與天地同流而已莫之知雖不必有慕於淵明可也褘公門下士也輒記是說以質於公焉



## 婺州路均役記

婺於浙東號上路所轄州一曰蘭溪縣六曰金華曰義烏曰東陽曰浦江曰永康曰武義合一州六縣之民爲戶若干萬民所有田除決所當復稅糧之入官者岸若干萬石凡民有田則有役因田之多寡以爲役之高下故爲政者必視其稅之所入稽田之多寡知其富貧以爲賦役之差叅今州縣之地區別其[illegible]之都而富民有田往往徧布諸都稅之入石以千百計者類皆一戶一役而止其斗升之稅不能出其[illegible]都者亦例與富民同受役而又富民之田或不皆自名其稅假立名戶託稱兄弟所分與女子所受及在城異縣人之寄莊[illegible]寄詭竄以避差徭故富者三歲一役[illegible]以爲多役者一日受役而家已立窮民之所病[illegible]東[illegible]訪司治于婺知其非[illegible]議括民[illegible]使民隨田之所在而受役[illegible]果行至正十年[illegible]政廉訪使董公由浙西[illegible]與副使[illegible]公僉事余闕[illegible]議以謂[illegible]之[illegible]之不均役之不[illegible]而余公[illegible]其事尤力[illegible]

屬州縣官有政績者分治其事不足則選諸務稱職
於是蘭溪則本州達魯花赤怯失列浦江則達魯花
赤廉八年阿哈東陽即本縣丞蔣受益義烏則本縣
達魯花赤亦輦眞及衢州錄事范公秀金華即衢州
總管府經歷王仲謙西安主簿張拜住永康則處州
永嘉縣丞林彬祖武義則處州青田縣尹葉伯顏而
本路總管陳公以實總其要焉首下令使民有田者
各以狀自陳所有之田幾何復俾各都之役于官曰
里正曰主首者與練習田事之人履晦而覈其得業
之人爲誰又稽故所藏籍以質其是否三者克合乃



定著爲籍其以田之圖相次而疏其號名晦稅糧之
數與得業之人于下者曰流水亦曰魚鱗以人之姓
相類而著其糧之數于後者曰類姓以稅糧之數相
比而分多寡爲後先者曰鼠尾每籍于部者三一上
于廉訪司一上總管府一以留其本州縣立之禁制
作爲度程爲籍既定然後按籍而賦役其法即每都
之田而計各戶之稅稅之所在役即隨之而受役之
田恒不出其都第以田多之最者爲里正次焉者爲
主首而主首有正有副正者在官副者則相助徵督
稅糧焉其多田者兼任他都之役而不可辭少者稱

其所助而無倖免高下平正較若畫一凡所以圖民
利而戢吏奸者具在科條不可悉數益富者弗病貧
者有瘳乃足役無不均之患矣郡人乃相與謀勒文
貞石以貽無窮夫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者也故
爲政者非徒因仍其簡陋而煦嫗撫摩之必也爲之
節宣疏滯而革其故習審察便安而建其長利故能
事功可久而矩矱可循也管公孫成子之爲鄭作封
洫制田賦國人謗讟惟能不改其度故卒有濟而鄭
以大治諸葛孔明之治蜀條教嚴明信賞必罰人
初狃於舊俗既而久行禁止民以大和是皆以逸道



使民故雖勞不怨也今董公之於婺正其土田修其
役法積年之弊一旦以除雖豪家富民或弗以爲利
已而公均知民隱不卹浮議訖使民咸得職富貧以
均豈非以逸道使民者乎公之於是邦可謂甚盛是
固不宜無述以慰邦人無窮之思公名守懿字某眞
定藁城人以元勳世家踐歷中外風聲茂著爲時名
臣其鎮浙東列郡皆蒙其惠殊政偉績兹不備書書
其一事以爲婺州路均役記

## 隱貞堂記

隱貞堂者薛君茂弘之居也薛氏貴溪望族其先衣

冠抑以世有令名至茂弘益自力於學而卒有以
用於時乎以不天自恨乃躬畊以養母若將終身焉其
母勉之出因至京師公卿大夫愛其言論風旨爭延
致之或勸之仕而茂弘念其母切竟無所就而歸於
何母以壽終既免喪來依其諸大父大真人于錢唐
會稽韓君篤學而有節操方居大真人之門遂禮茂
弘而師事之且欲其久相依而不去也則相與卸延
祥觀西偏築屋以於茂弘既而相謂曰吾師所謂
有道之士者也昔之有道之士隱不違親貞不絕俗
吾師其庶幾焉爰以隱貞名其堂而請於崇文監揚



周公仲篆以題諸顏既又謂予曰吾師非予所與遊
者乎子尚為文以推言名堂之意予惟進退出處之
際士君子之大節係焉世論者謂仕者為入而不出
處者為往而不返且以往而不返言之其隱而不違
乎親貞而不絕俗者繄之中庸之道其猶有合矣乎
且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者范滂所以稱郭林宗也史
言林宗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又舉有道並不肯
至孝稱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激論恂恂善導
慕成名墨孟之徒不能絕也今出茂弘而況宋
行亦可謂相近也矣而說者又謂隱不違

親是也貞不絕俗柳下惠是也以其考之唯母之命
不爾其一時之操卒隱以終者介之推是也下以三
公易其介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者柳下惠也由
林宗而視二子其制行又可不謂相近也哉隱乎故
宗之風靄靄乎二子而茂弘之操有類乎林宗其道
皆往而不返之流而其大節繄之中庸之道謂其不
有合焉不可也今韓君為茂弘為斯堂也不唯圖以
安其親而使人知於其倫名之復稱情焉如此亦可
謂深知其道者乎自予與茂弘定交京師知其為人
蓋亦久矣故因韓君之請為茂弘言之茂弘之家有



堂曰義訓有定□□□故奎章侍書學士虞公前國
子司業吳公今監察御史危公皆為之記三公茂弘
所與游而先輩者然則視其所與可以知其人矣雖
微予言可也

滄洲菴記

君子所貴乎能世其家者非世其官之為難而世其
道德為難也三代以還千數百年之間能以道德世
其家者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是已以予
所聞若宋之韓氏其尤有足稱者邢韓氏世居安陽
而其盛昉於魏國忠獻公公當宋都盛時光輔二

咸有一德柱石之力以扶持社稷釣衡之平以進退百官其崇功茂德雖伊尹周公無以尚之公之子孫既顯世光顯其孫留寓于會稽蓋五世而明善先生出焉先生之學該貫今古統一天人約而能精博粹不肆固能爲一代學者所宗師其操義剛毅謂之有道無愧耶世之知言者以謂安陽韓氏與東萊呂氏皆宋世家呂氏之後有成公而韓氏之後有先生矣成公出於南渡之後去東都爲未遠而先生生於今日則已爲易代之餘矣此所以爲尤難而有足稱也先生有從孫曰本中字致和予嘗與爲友



其爲人溫粹而端慤篤於學而不自以爲足敏於文而不自以爲能凡言行皆將揆諸古人而無媿是可不謂復能世其道德者耶嗚呼韓氏自魏公後八世而得先生既以盛矣後先生二世而復得致和爲君子之澤寧有既乎孟子之言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說者以謂其人君子矣易世而非君子也者猶可以五世所以厚君子也其人小人矣易世而非小人也者亦止於五世所以甚小人也使世世而君子也雖百世可也今韓氏可謂世有君子矣其道德之傳勿替引之將[illegible]久而益[illegible]

世而已乎韓氏世居會稽城西而致和學道之餘一滄洲菴者在杭之延祥觀東複渚廻塘前後映帶其境最爲幽靚致和以予之相好也閒來徵言以爲記予惟昔日世家者之盛蓋有七葉珥貂三世列戟者矣而其爲盛不專在是也若韓氏之世其道德於愈久斯其爲盛矣乎夫稱人之善必尚論其世厚之道也予故於致和之請舉其家世之盛書以爲記則其望之之意亦既厚而不輕也哉

## 尚德齋記

有爲老子之學者曰胡君其字尚德其所居齋因即其字爲扁而求予言以記之夫老子之道至矣其所謂道德者要以清靜無爲爲宗然無爲而無不爲故昔之治天下者皆用以爲治而民以寧一焉則其効之所見固不果於無爲而遂已也惟我國家之興用兵中原革命之際丘長春氏者出實以其道上啓聖明以開物而成務生民免於塗炭而受其賜爲甚大及江南既一天下大定時則玄教大宗師張公復用其道以佐佑乎財成輔相之宜其用之所寓者益一而功之所及者益廣矣當其間有南谷杜某人也吳興計籌山圍兵南伐米且納土乃扶策宣[illegible]

祈命丞相淮王與語大說一如其請及入奏對言論
慷慨深契帝衷遂上疏言求賢養賢用賢之道天子
悉嘉納之其道視丘公張公於是爲無媿矣然而其
人之被遇也不久則還故山鴻飛冥冥固非世網所
能羈而論者顧猶措其道之大不被於天下也其人
之孫是爲胡君敬今爲學凡其人之遺書皆能習而
通之其志之所存甚遠其人之道庶其能繼承而充
大之乎嗚呼去古既遠內聖外王之術闇而不明老
子之所謂道德如是其至也其效非惟見於在昔而
著於今日者昭顯如此奈之何世之爲其學者溺於



一偏淪於空虛而卒歸於無用也予是以推本其道
以告胡君或者胡君所謂尚德之旨不其在此乎[redacted]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九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十

鄱陽三臺劉傑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記

## 婺州新城記

至正十四年七月十有五日婺州新築羅城成總管
陳侯使以狀來俾書其實用紀成績按圖志婺在吳
爲東陽郡梁改爲金華郡隋開皇九年乃易置婺州
而城之肇建莫詳所自宋宣和四年知州事范之才
嘗重築之迄今二百有三十年圮壞弗葺殆非一日



我國家誕受天命奄有四海際天所覆極地所載混
一之盛亘古所無　世祖皇帝念創造之難懲攻取
之勞以爲天下既已一家郡國城郭無所於用而衆
建省闢以作藩翰天下勢如建瓴掌隱然泰山磐石
之安天險所設規模宏遠矣然而晏安無虞爲日滋
久爰自比歲中原倣擾所在郡國民訛不寧於是江
浙行中書省議謂預備不虞國之善政城郭復建於
今爲宜下其事列郡令相其便利而講行興築之婺
郡婺於浙東今爲上路後枕山阜前臨溪流最爲形
勝而肅政廉訪司實治於茲副使伯嘉訥公與其僚

處[illegible]庶有備斷可以無患此古之良圖今之切務
乃得陳侯亟遵省檄以謀興作而陳侯亦自任爲己
[illegible]而不敢後乃略基址揣厚薄集所屬州縣長吏躬
役要以[illegible]物力之度程而副使公復選委差錢元處
州總管府判官葉琇總視其役察其勉與不勉者而
經畫勸相之舊城周十里基三丈面廣三之一而高
倍其面至是綿亘悉仍乎舊以丈計者一千四百七
十有九其高二丈基之厚與面之廣皆二丈有二尺
以今營之度準之有增而無減外包密石而實土其
中土居其厚僅三之一上累甓爲女牆下甃石爲道



皆與城相周週舊有門十一後塞其四而存其七東
曰赤松南曰八詠曰清波曰長仙曰通遠西曰朝天
北曰旌孝今仍爲七門其上皆架屋爲飛觀以謹候
望而朝天旌孝各環以甕城版甬並興雉堞蜿起伏
事於閏三月二十有六日爲日一百有七而遂訖工
其費一出於民凡民有田苗米十石以上者必來隸
役其不及十石則出錢以爲助蓋由陳侯躬勞率下
悅以使人而川縣長吏盡心殫力以承其志上有風
紀之司爲之倚重所選摠視其役者又精知[illegible]
以綜理之以故執役不煩而民不敢愛其力是所合

日不愆于素百年之積指顧而還於以待不常之虞
而永爲國家之保障貲徒庸畫封表備侯邦之制而
已乎昔故春秋之法興作常事或不書至於土功必
謹書之重民力也夫役也於制爲合義於時爲得宜
用民之力雖[illegible]而民不告病是其不可以不書陳侯
名以寶以太中大夫居令官在任六年政功顯著有
足稱者州縣長吏受役要者蘭溪知州唐珠金華尹
徐允益義烏尹周思奉浦江尹蕭文質東陽丞蔣受
益永康主簿李熙武義主簿陳以威權錄事司浦江
主簿暗都剌以郡僚主治文墨書其役要者提控案
牘兼照磨孫[illegible]德也



鄭氏義門碑後記

至正十二年二月詔拜翰林學士承旨[illegible]太尉
榮祿公中書平章政事行省江浙三月至鎮[illegible]爲郡
婺之浦江縣民鄭氏九世聚族朝廷旌表其門乃手
書一門尚義九世同居八大字遣之[illegible]匾額
使列郡鐸騎公以宿望舊勛特被眷[illegible]制行事以
任藩屏之寄軍旅之殷劇所以用之匪[illegible]經營日
不暇給宜若於禮文之事有所未遑而當節鉞出鎮
之始首託翰墨以假寵於鄭氏之門蓋方岳大臣厭

寄非一扶世導民與化善俗是亦國政之所當先者也何者冢宰所降之德司徒所教之倫即民所秉之彝也而必待上之人有以開牖勸飭之而後興起於爲善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况今方岳賜履所及提封數千里非可以家諭而戶曉夫因一家之善而彰顯之以風厲乎遐迩使知一國之仁讓權輿於一家豈非公之盛心乎昔者畢公受命保釐東郊爲政實先於旌別淑慝即其善者表厥宅里而樹之風聲故民莫不知慕而爲善能不懈今公之於鄭氏所以彰顯之者不猶畢公之爲政者哉公



蒙古人博學而性剛正仕廷祐末天曆初兩遷貶黜僉憲而名愈著迨今上親任舊人遂見大用項公勸講帷幄鄭氏諸孫濤實從事爲檢討於公有僚屬之好謂公之爲惠甚大不可不圖以昭其賜爰謀於家長碁勒此碑而俾溍志其下方如此云

## 蕭然山堂記

蕭然山在蕭山縣西一里縣蓋倚山以爲治也縣初名永興吾許玄度隱居山下一堂憑林築室謂有蕭然之致故山名蕭然而其後遂名縣曰蕭山是山以人而爲名縣又因山以得名也山從西南來其勢乡[illegible]若不可遏而將北趨忽斷而復起爲北幹山既乃折而東委蛇行數十里爲龕山至海而止其將折而東也山有支卓㸦然南下若回顧蕭然者望縣治不三[illegible]里而近詢地形者以其氣之所會稱爲吉壤縣人任氏兄弟即其地爲祖之藏在而構堂其旁因俾諸子元[illegible]讀書其間壽拾爲劉先生名之曰蕭然山堂益以謂蕭然者縣之望而斯堂之成又攬乎蕭然之勝也予聞任氏在蕭山爲著姓其親[illegible]年有隱德而兄弟事之盡孝以劉行稱于鄉及其諸子如元禮者又好學授經於名師處家庭閒循循而謹飭一



門三世孝友之習藹如也想其歲時父兄子弟來止於燕愉愉怡怡左右順適凡鄉之人慕任氏之盛而悠然茲其孝弟之心則其善不獨著於一家而且形於一鄉矣由一鄉而推之無遠近則及人者益廣矣又推而久之[illegible]不默化及其人[illegible]未之生於堂下者有[illegible]也[illegible]爲之[illegible]不爭巢而棲不擇[illegible]也吾見斯堂不[illegible]自然之勝而能繫夫蕭山俗化之美者[illegible]正乙未之夏予道出蕭山元禮邀予[illegible]先生嘗爲之記而元禮又屬[illegible]一言之[illegible]之意元禮

沈王字孫生今寓

不校本卷

属與予爲友誼不得辭故予復爲之記焉

好古齋記

會稽俞君仲圭年方壯而志於學嘗自以爲所學者
古之道非古之道非所以爲好也因名其齋曰好古
而求予言記之古之聖賢莫有盛於孔子者矣而孔
子之言有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我非生而知
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是則好古云者雖以孔子
之聖而猶加之意焉而況於爲學者哉且人之生氣
質有不同自上智之資生而知之之質其義理之精
微者或可求諸心而黙識至於禮樂之名物古今之

□芝文集卷十　六二六

事變苟有不從諸古人之所已言已行而能自得之
也是故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因伏羲文王周公之
易以及詩書之删禮樂之定悉有所依據
皆傳先生之舊而未嘗有所自作所謂信
古敏而求之者夫豈故爲謙辭哉商書曰
乃有獲周詩曰古訓是式夫舍古訓而不
從而徒以己見臆說自是者聖人所不敢況於學者
顧可不知所當務乎在易艮上乾下之卦其象曰君
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前言往行而多識之
即好古之謂而畜其德則其所有事焉者也今仲圭

属與予爲友誼不得辭故予復爲之記焉

好古齋記

會稽俞君仲圭年方壯而志於學嘗自以爲所學者
古之道非古之道非所以爲好也因名其齋曰好古
而求予言記之古之聖賢莫有盛於孔子者矣而孔
子之言有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我非生而知
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是則好古云者雖以孔子
之聖而猶加之意焉而況於爲學者哉且人之生氣
質有不同自上智之資生而知之之質其義理之精
微者或可求諸心而黙識至於禮樂之名物古今之

□芝文集卷十　六二六

事變苟有不從諸古人之所已言已行而能自得之
也是故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因伏羲文王周公之
卦爻而贊易以及詩書之删禮樂之定悉有所依據
而論次焉皆傳先生之舊而未嘗有所自作所謂信
而好古好古敏而求之者夫豈故爲謙辭哉商書曰
學于古訓乃有獲周詩曰古訓是式夫舍古訓而不
從而徒以己見臆說自是者聖人所不敢況於學者
顧可不知所當務乎在易艮上乾下之卦其象曰君
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前言往行而多識之
即好古之謂而畜其德則其所有事焉者也今仲圭

之[illegible]學亦既知古之足以為好矣苟能充其所好而求所事焉則所謂聖賢可學而至者夫豈我欺哉予與仲圭為方有年故因其志之所存推是說以告之仲圭之伯氏伯圭尤好學其亦以為然否乎

思報堂記

[illegible]袁謙子謂其友王韡氏曰吾食君之禄而以養吾親君親之恩恩有以報之未能也吾聞之無親無生無君無以生君親之恩將若之何而報之也吾朝夕以思不敢忘因名吾堂曰思報子尚有以教我乎哉王韡氏對曰噫[illegible]好是之問也君親之譬猶天也



詩不有云乎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天莫之報也為臣子者夫亦求盡其分焉耳是故忠者盡為臣之分之謂也孝者盡為子之分之謂也忠孝盡則臣子之分盡故曰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人子之大節君親之恩莫之可報也惟忠與孝其庶幾以報夫君親者乎雖然世之言曰為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臣子之道一也豈有不相為用而又相害者哉是故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今夫有親在而君有難則[illegible]死之乎抑否乎亦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而已[illegible]居於君所而君難及則號泣以死請曰吾非忘吾

也君不可以棄吾其敢以不死可死則死之其幸而不死則終事而請於君以事其親君有難而吾身居親所吾將赴而救之而親不可以舍也則號泣而呼曰吾非忘吾君也有親在吾不忍以即死其不幸而親死則終喪而委身以事其君是之謂身從其居志從其義也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世顧以為為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袁謙子於是再拜謝曰美哉乎子之言忠孝也吾曷敢不思而行之以報吾所當報雖然豈獨子哉天下後世



將子之言以為訓盍書諸簡以遺子因以記吾堂也遂記之

南溪堰記

東陽縣西南二十里其地曰橫城水出諸谷間合為一流南行二里許曰南溪溪之流不能常遇暴雨輒泛溢稍旱則易涸蓋由其源淺而勢又下也並溪之民舊累石為堰以壅水田之受堰水者皆為沃壤而堰常廢不治至元間鄉之大姓建昌主簿將君嘗因其舊而治之不久復廢泰定初建昌之孫若晦甫又相其勢之所宜鑿鉅石重治之即其旁濬渠行堰水

以灌溉并割田與居民之謹愿者使之守然亦不能
久而不廢也廢且二十年爲至正十三年若晦之族
子顯仁復繼先緒而大治之先是堰側之隄因故土
而專以石故不端捍每暑崩又渠不能深廣水所及
用不遠至是隄表裏皆石爲之而石根旅左鉅置陡
兩壁開以時其蓄泄使水之盈縮常與陡等且闢深
深廣凡舊水行渠中使多而不絕其爲力甚勤而
其績庶幾可永久者矣其用工以日計者三百六十
二費錢以緡計者六百七十五凡田之受水者各出
錢爲助且與有田者定其約束以止侵爭仍其舊名



口通濟堰既成人莫不以爲利而是歲大旱獨南溪
之田無害也嗟乎水之爲利博矣自井牧溝洫之法
壞而世以旱乾水溢委之天謂人力爲無預然稽之
史牒其能興水利以足食而富民者不可勝道則水
利者果爲政者所可後乎故茲堰之成雖其事已微
而爲較然顯仁一介之士非有當爲之責乃能營營
扶葅汲汲焉致力於此是亦可嘉也已故予爲之書
以紀其勤且告以鄉之人而諗諸爲政者焉

章氏祠堂記

龍泉望章氏章氏之祠有司標慶菴者太傅府君及
夫人郡君下逮都官大將二府君之祠皆在焉初章
氏建之浦城人太傅諱仔鈞居鄉有行義五季之亂
受知閩王審知因授節鉞屯兵其境以捍南唐仕爲
檢校太傅高州刺史西北面行營招討置制使殁諡
忠顯夫人練氏賢而有識封渤海郡君南唐兵圍建
夫人時居圍城中唐將王建封者故隸太傅部下有
罪當誅夫人言於太傅而釋之及城陷將屠其民建
封首物色夫人以禮見聽夫人一言而止厥有子十
五人章氏之盛蓋原於是矣三世爲都官郎中諱重
譽顯于處之龍泉至西鄉愛其山水明秀因家焉



是爲龍泉章氏之所祖又三世爲大將舍人諱公禕
生五子其後最繁衍則今章氏五房所出之祖也其
第三子世安始即大將墓側爲祠堂以祀太傅而以
都官大將祔焉祠之建且四百年中更變故廢興既
非一十二世孫溢今乃重修之隆其棟宇固其
垣墉弗完廢仆弗起內外規制雖仍其舊而功
則倍於作者先是制祭有田多湮沒不存溢捐己貲
悉更而復之爲畝若干畝前儲土塈以爲田爲畝又
若干計其所入總得穀若干石烝嘗之需悉總之以
皆於是取給自都官而下十世兆域咸在所營

夫人郡君下逮都官大將二府君之祠皆在焉初章
氏建之浦城人太傅諱仔鈞居鄉有行義五季之亂
受知閩王審知因授節鉞屯兵其境以扞南唐仕爲
檢校太傅高州刺史西北面行營招討置制使殁謚
忠肅夫人練氏賢而有識封渤海郡君南唐兵圍建
夫人時居圍城中唐將王建封者故隸太傅部下有
罪當誅夫人言於太傅而釋之及城陷將屠其民建
封首物色夫人以禮見聽夫人一言而止厥有子十
五人章氏之盛蓋原於是矣三世爲都官郎中諱重
嘗攜子處之龍泉至西管鄉愛其山水明秀因家焉



是爲龍泉章氏之所祖又三世爲大將舍人諱公梓
生五子其後最繁衍則今章氏五房所出之祖也其
第三子世安始即大將墓側爲祠堂以祀太傅而以
都官大將袝焉祠之建且四百年中更變故廢弛既
甚而大將十二世孫溢今乃重修之隆其棟宇周其
垣墉靡缺弗完廉仆弗起内外規制雖仍其舊而功
則倍於作者先是祠祭有田多湮没不存溢拊已貲
悉更而復之爲畝若干奉前壠土壟以爲田爲畝又
若干計其所入總得穀若干石悉畜之需[illegible]以
皆於是取給自都官而下十世兆域咸在西管[illegible]

祭田悉亦無存者溢與凡章各割私田總若干以
備其入藏中以供祀事凡族人無賤貴歲立春序
拜於祠下祭畢而燕長幼之序秩然有倫既又立
約條約所以圖其久遠者甚詳密而周備也蓋古者
公卿大夫士皆有廟而廟立於其家其祖以昭穆序
而不易世不遷者有繼世而祧者其祭則有常有族
在人有繼有族而非同宗同族不得以與祭故同氣
之祀則立同氣之尸焉至於後世乃有即墓以祀因
於是立祠事者又其所祀不必皆不遷不祧之祖是
務推之以義起者也今章氏以太傅與夫人之盛德



固宜百世祀而都官大將又有不得而祧者則因墓
之近立祠以祀使同宗同族之人世世奉嘗皆得以
敦同氣之義致奉先之敬謂爲以義起禮有合於古
之正非歟然而祭必有田無田則不能以爲祭章氏
之有祭田今既得以備春秋之事守而勿墜固所深
望於後人者也是故之首章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章氏於斯
報本而追遠有以承先人之受祉矣其卒章曰子子
孫孫勿替引之後之人尚思繼志述事於無窮哉然
以詩人之辭刻諸麗牲之石而祭田有目具列于

陰云

處善堂記

南昌楊君克安家世以篤厚稱君異時仕嘗佐名州郡大闢奕奕有聲譽而被服儒雅粹然君子人也其所居之室扁曰處善聞來求予文以記之嗚呼乾道變化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蓋善立於性命於善是理之具於吾心者何其純於善而不雜也是故率是而充之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何往而非善哉然而君子爲善惟日不足一日之中非必皆與物接也何如其可謂善又何如其爲之夫亦曰吾知循理盡分而已耳不敢侮於人所以不自侮也不敢欺於人所以不自欺也侮焉欺焉於人奚所加損而一念之萌斁德亂常所喪固在我矣不自侮不自欺所以持吾敬也持吾敬即所以循理盡分而充乎是心之善者也且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游顏子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豈必皆與物接哉而世之稱爲善者必曰舜顏焉殆亦推其是心而論之耳今克安之居於斯也推日孳孳惟善之是處充是心焉雖至於舜顏可也孝之於經有曰作善降之百祥有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作之積之夫皆即是心而充之



所當爲初無有計功謀利之心而作爲之者亦由而自至至是則身之所處無乎非善而與善俱化矣大抵爲善與不善惟家人爲不可欺夫苟處善於家推之而氣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不悖乎理而盡其分則閨門之內已日由於吉祥而何處如之是心之傳流及苗裔固有可得而徵者矣嗚呼君子處善之効其言可證也哉是庸誦予所聞書以遺克安因請揭之以爲記

恒齋記

吾觀於易於上震下巽之卦而得其所以爲恒者焉巽下震上之爲恒何也夫震陽也剛也雷也動也長男也巽陰也柔也風也順也長女也是故陽上陰下剛柔相應恒之義也雷震風發交助其勢以相與恒之象也夫婦尤室長男位於長女之上男尊而女卑恒之情也天地造化恒動而不已恒之道也此恒之爲卦者然也於是因恒之爲卦而有處恒之道焉其辭曰恒亨無咎利貞利有攸往夫恒者常久之謂苟能常久固可亨而無咎矣然必恒而守其正乃得常久固無往而不利是以君子非能恒之貴乃恒於中正之爲貴也雖然恒之常久在乎處之道所謂中

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孟子之論孔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而孟子於齊則辭其金於宋薛則受其饋而不辭仕止辭受惟義之從而推正之是守初豈有一定者哉故凡知常而不知變者皆不足以言恒權隨時變易以從道斯則恒之所爲可久者乎瀘須荊君茂之倜儻有志節知名當時或勸之仕然居常擇義不屑爲苟就提身飭行儒者也晚歲於豎堂出其藝爲人已疾輒有驗或有以爲報非其義弗取也余嘗嘉其仕止辭受之間人有所弗及者庶幾隨時變易以從道者矣而其所處之齋名之曰恒余故推言易卦之所爲恒者以告之而記諸其壁世有知言者必謂余之爲言本於儒先之所嘗言理無二致故也苟以余言爲庸談而他求其說以語君則非余之所能知也

明善書院記

宋淳熙壬寅文公朱子以提舉浙東常平行郡縣修舉振荒事至處之松陽松溪先生葉君震者縣人[illegible]時隱居教授於家塾執所業見焉朱子與語而有[illegible]爲講論語孟子留旬日乃去後因即其家塾而爲之建禮殿堂及門廡齋廬之屬以爲書院而[illegible]以旹用爲鄉人之所肄業去今縣治二十五里[illegible]益縣得治也歲更世易屢經廢有元至元丁亥縣人葉子發實重建之行中書因署子發山長而明善書院有山長自子發始然松陽地左僻又書院所有田僅六十畝租入甚薄故凡署爲教事者不久輒引去而書院恒以廢不振至正己亥薛君益爲山長君亦其縣人遂以興廢舉墜爲己任首捐私財市木石募匠傭士之好義者咸樂佽助之乃卜吉庀事鳩者使之完仆者使之植丹堊塗墍內外煥然更置祭器及凡百需之物其規制皆所未備者至是畢備雖因舊以爲新而功則幾於作矣經營締構四閱月而訖工爰率諸生行舍菜禮弦誦之聲日以滋多先是士之籍籍者四十有五而戶絕者衆君訪其族能業儒者即俾繼勿絕士有割田爲助則言於有司復其役其人力勸而爲慮遠所宜紀述以示後來於是耆儒薛顯等以文爲請若昔宋初郡縣未有學天下惟四書院厥後郡縣無大小學既立而書院亦比比而是大抵前賢之仕國及其過化之地後人因[illegible]之所被故建立學官使學者有所觀感而[illegible]制非古而教學之意則猶古耶何也聖[illegible]

惟使人盡仁義禮智之性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倫因其所固有而聳躍振刷之非有他術也故凡學者非四端之充五典之惇則無所爲學矣惟朱子紹道統之重而以聖賢之所以教人者教人外而蠻貊人面之域孰不知所尊慕況茲地其所嘗臨涖流風遺澤被于無窮士之游斯息斯景行之至其必目致心化惕焉奮厲以肆其末端用力之功充而致之聖賢何遠之有此□薛君之所望於來學而汲汲焉者也薛君字子謙通經善文辭有劇行佐其勞者司吏劉潤德也



## 春暉堂記

春暉堂蔡思賢甫所以奉其母夫人者也思賢甫之言曰吾早孤藐焉隨微無所肖但其幸克樹立獲底于成者繄太夫人之力是恃曩歲干戈相尋吾既遠在外服而吾母艱難險阻實所備嘗賴天之靈今也母子相保聚首於此庶幾以奉膝下之歡凡甘旨溫凊人子之得爲者亦既庶不致吾養惟是區區之心不敢謂吾足也譬之草焉陽春之育也陽春之恩豈望報於一草哉草焉有心其圖惟春暉之報殆有不自足者矣春暉之名吾堂所以志也王梓氏聞而歎之曰善乎思賢甫之能孝也夫人莫不有親也凡有親者無弗能養也能養矣而其心有弗至焉君子不謂孝也若子之所謂孝者謂其能盡乎其心爲乎人之所不知也是故樂其心不違其志所謂志養也有愉色焉有婉容焉所謂色養也樂其耳目安其寢處而又鐘鼎饌盡竭力以供事所謂忠養也是三者皆人之所難能也雖然君子之心不以是爲已足也親之恩猶天也天之德廣矣無以報之其惟從而報之也夫亦曰吾盡吾心以致其至焉耳是故有以樂其心矣不違其志矣吾弗敢謂能養其志也有愉色矣有婉容矣吾弗敢謂能養以色也耳目寢處既安且樂又有飲食之具矣而吾□敢謂能忠於養也此其心恒歉焉不自足人莫知之而已知之也嗚呼君子之事親固將盡其心之至而非徒養之謂也今吾思賢甫之言曰區區之心不敢謂爲足也此固吾所謂君子事親之心也吾是以知思賢甫之能孝也抑吾聞之孝子不自足之心無時而已也有時而已焉非所以爲純孝也傳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心之至也而寧有成已者耶故願吾思賢甫之益勉之也勉之如何於身而後已也終身

者非終其親之身終其身也吾聞之記禮者云

湯氏順寧菴記

麗水湯君屋字德載距其所居君湖東二里營欒丘於柳林前岡實祔於先府君平陽公之兆域至正壬辰既葬其配何氏甲辰之歲乃即其旁作菴焉而爲菴之名曰順寧君之言曰昔者嘗讀張子西銘而知仁人之道矣蓋孝子之事其親也猶仁人之事其天親也天也其理一也故孝子之身其存也所以事乎親者必惟令之從不違其志也苟没也則體其所受乎親者全而歸之固安焉而無媿也仁人之身其存



也所以事乎天者亦必惟令之從不逆其理也苟没矣則體其所受于天者全而歸之亦安焉而無媿也推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豈有二致哉故曰存吾順事没吾寧也存則謂之順是從其令者無一事之或弗也没則謂之寧是歸其全者無一毫之有歉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其是之謂也嗚呼存而順也没而寧也爲人之道於是爲盡吾無以將勉焉從事於斯此吾菴之所爲名也他日君之子炟與余胥會江東請余道其言如此請爲書之且曰前岡之地董[illegible]互拱三峰前揖而[illegible]

既[illegible]究衍大溪環其外浩渺[illegible]其[illegible]與家[illegible]吉[illegible]爲[illegible]屋三楹間崇敞[illegible]容[illegible]明軒空以安主軒以致祀也四圍有大[illegible]其[illegible]聽松以爲賓客之所登覽又其前有亭[illegible]池上曰[illegible]幽而庭度福思之[illegible]父之所[illegible]成也[illegible]書之以爲記余聞湯氏[illegible]家而君[illegible]人[illegible]湖磐與物[illegible]書務通大義不事章句[illegible]且不喜事表襮[illegible]故益韜晦不苟售今[illegible]以及文[illegible]約田里[illegible]身焉殆類乎古所謂有德之君子及聞其爲言[illegible]有志於吾聖賢之學者也余是用爲之書以[illegible]其從之人俾勿忘炟好學有文嘗永嘉郡文學[illegible]



[illegible]氏[illegible]記

龍泉章君[illegible]之子存厚致言於禕曰距龍泉縣西七十里[illegible]山下有寺名與山同吾章氏先世之所[illegible]也[illegible]寺處山支爲兩岡東西分其西岡尤寬平[illegible]衍爲[illegible]之所[illegible]故爲李氏業而吾與弟溢購得之在[illegible]與家嘗營葬記謂兹實吉壤葬得其穴者後當貴顯然吾得之不敢私也凡吾[illegible]族以及里黨之人死無所葬者俾得葬于兹焉[illegible]

敬用義事而咸請名之曰阡賴爲之記以教來者使
不忘吾志也嗚呼天運不已物生無窮人之性無不
同也故人之生雖貴賤有定分戚疏有等差而實同
體耳古者比閭而居夫井而畊出入必相友守望必
相助凶荒貧乏必相賙相給其於生也相生相養有
如此而於死也又有相葬之道焉無主後也里胥主
之骴也蜡氏除之不幸而道死也部界之吏埋而置
揭以待其人民雖死猶無不得其所此君公師長師
保斯民而輔成天地生生之德者也自上失其道民
散無所繫生死自爲命而無所賴乎其上世變之弊



殆非一日爰及近代民死無所於葬者乃有義冢然
不過有司之具文而已吾聞章氏於其鄉嘗集義
旅以禦外寇置義塾以教里人振德施仁均家其惠
維是義阡之建復俾死者得其所而爲安豈非所以
厚同體而共民命歟嗚呼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推此
心也公溥而周徧使民物無間於生死均被吾一視
之仁此聖賢之心也昔范文正公將治第中吳相宅
宅地形者言後子孫必多賢公曰與其吾子孫獨賢
孰與郡人皆賢也遂以其地爲學宮聖賢之爲心皆
如此今章氏得吉壤亦不以自私以遺其子孫乃吉

與宗族里黨咸受其庥廕其視范公一何感心之
同也是誠不宜以無述因樂爲之書珪字伯玉溢字
三益並以行義稱于鄉邦義阡爲地若干畮其界限
號名別列于石陰茲不著

九華山房記

九華山在池之青陽按九域志舊名九子山輿地志
云上有九峯出雲雞之類唐李太白乃易其名曰九
華其詩有妙有九芙蓉之句而劉禹錫以爲九華歌
其辭有奇云宋宣和紹興間縣令曹公楧宋仲堪嘗
列爲六圖其後縣人吳天錫合之爲圖四而程九萬



又賦詩凡百篇於是九華之奇形秘迹瓌詭幽邃之
觀攬拾無遺矣論者謂是山與衡廬茅蔣濳皖相伯
仲特以地僻道左舜巡禹奠足迹有弗及故名不大
著耳山之西錢氏世居之錢氏家饒於貲而尚詩禮
在其鄉爲望族有子公清者倜儻好義遭時多故集
義旅以衛城邑人賴以爲安兵燹之餘田野蕪萊則
率鄉人使畊墾荊榛之墟蔚爲稼穡民以故得不饑
其有功於鄉邦甚厚朝廷嘗授以閫帥之職且其於
術數尤精一時士大夫多慕而與之游公清嘗即所
居之旁別築館舍以爲游息之所開軒而東望九華

秀色近在目睫若可攬結因名其舘曰九華山房間求余文以記之益自㫖君子其志於丘壑者初未嘗忘情於用世及既爲世用矣乃始遂其素願而高蹈以遠引此出處之節所爲全也考之前記有若王季文宋子嵩者皆青陽人季文在唐末嘗擢科第爲秘書郎其後移疾而歸築堂九華之南受異人天皇九仙飛昇之術遂以仙去子嵩在南唐爲佐命勲臣嘗以司徒鎮江西晩乃得謝營宅九華之北因賜號九華先生而終老焉此其餘風遺躅去今未遠猶有存者公清生長于兹庶幾聞其風而興起顧今方總任



用雖林衡澗媿或所不免他日苟功成名遂致遂初服而逍遥林壑以樂其眞媲之晉人又何媿耶余嘗交公清故爲之記既志九華之勝又以論君子出處之槩不可以不審毋謂古今人爲不相及也

## 壽萱堂記

嚴陵馮氏自禮部尚書鶴山先生顯于宋淳熙間厥後族屬蕃茂世有聞人遂爲東浙望族其八世從孫曰提字德希者余所友也有學有文而才又足以用世蓋世其家業而不隕者也間嘗爲余言其所居有奉母之堂以壽萱題其顔願得一言爲之記余不得辭也夫人莫不愛其親也愛其親者無不欲其壽考也然而致壽有道能悅其心者致壽之道也凡[illegible]乎親之心抑致其親之壽則凡君子之孝於其親者焉往而不求其親之悅哉是以草之忘憂者謂之萱而君子則於北堂乎樹之庶幾因以忘其親之憂焉衛風之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釋之者曰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也背北堂也衛風此詩本室家相念之詞而後世詩人借以爲人子養母之章故其詩曰萱草生堂堦慈親倚堂門是殆人子愛親之至欲因草之能忘憂者而藉以忘其親之憂乎憂



之忘則悅之所由生心之悅矣其壽之所由致乎嗟乎此固人子區區之心無所往而不用其情者也吾聞德希事母夫人以孝稱溫凊甘旨之奉凡人之所能者既已致其至而一草之微欲藉以悅其母氏之心者復用其情有如此是誠可謂能孝者乎嗟乎人莫不愛其親也愛親而能如吾德希者幾何人哉吾故貽之記以著其能孝而并以告世之爲人子者焉

## 慈竹堂記

夫奉親致養者孝子之私分託物寓戒者仁人之至情是以菽水有逮事之娛風[illegible]興不待之歎若[illegible]

則歡泰而情盡親沒則哀悴而理極蓼莪之詩旣賦蓋草之念愈深慨存沒之遂殊嗟悼慕之何已此哲人所以因其寢處之所在而思夫儀刑之措生者也有若同安董君宗獻越在童蒙厥爲孤推蚤嬰不天之禍夙違過庭之訓其母夫人施氏柏舟自誓堅其令節上事尊章美詩之婦儀則下鞠冲幼孟軻之母嫓儀二紀斯逾一貞弥固氷霜之質踰乎四德珪璧之譽播于九族觀其明景內映清標外凛往牒所載何以尚茲君幼稟慈教恭承懿範叢金之誨克承周旋析薪之業能遵負荷於是秉德砥行勵微蹟於士



林敷聲騰英振遠猷於官轍庶幾養隆三釜事協寸心元直之願不踰太眞之略兼著者矣夫何昊天不弔荐降閔凶坤厚傾頹靡所憑藉仰觀復之甚至奈遺棄之伊遠然遐感而匪徹擁永慕而莫從明發所懷其將焉託遂乃構締新堂妥安遺象因樣毅之攸序備蒸嘗以致敬愛有嘉卉產於前楹分秀于淇奧跡美於賁谷勁葉扶疎歷長夏而不改貞節凌厲傲歲寒而特立誠足以旌先闈之素守表偏親之孤操因揭慈竹用扁堂額其可謂名實相宜情文允稱者也想夫朝夕聽視聲欬之音如在歲時饋奠[illegible]

慕宿緣敍丁蘭之刻木屈到之飮芰要其至行戹[illegible]同竹若夫蔡邕之園棠同心而別幹王裒之墓柏著派以偏枯悲此無知殆如有識故慈竹之攸植徵瑞芳而胡抗古今一道前後可徵先民有言河海愍浩歷之孝欲報之德不可方思及其一念旣烈衆瑞必符隣火不焚甘泉自湧感通之至靈旣昭然故曰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逾孝道者此之謂也余與宗獻誼結金蘭班聯王筍貧季路之米方媿未能賛閔子之行深慚無補姑述緣繇式貽後來云尔

東陽縣新建文昌祠記



文昌祠者所以祀梓潼之神神之發祥應異顯有靈蹟錫誥封爵載在祀典而近世復加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之號古傳科名有錄神實司之以故郡邑之間莫不擴設祠房以爲妥靈揭虔之所且固即神號爲祠名焉東陽舊有祠在縣北積眞觀之西縣位崖逼隘且歲久廢壞未有能改作之者龍飛六年春金陵王君來爲丞明年惠中政洽縣事簡靜乃合邑士而謀之曰維神之司科目傳記所載皆不可誣今茲廟貌若此殆非所以崇明德惠斯文也卜其撤其舊而新是圖衆皆曰唯爰卜地于[illegible]

僧其廬袤可二畮爲殿宇三楹闢文會堂於其北繚以周垣飾搆如式且手植四桂於庭而列以纂亦[illegible]於左右曰他日當有蒙其蔭者矣既竣事使來謁記於予惟吾婺夙稱文物之邦異時由科第致位公卿者相望東陽婺屬縣而常居其十六七有父子世科兄弟聯第者雖作人之功厥有所自而文昌之神陰相默佑之者昭然甚明粤今益功既集文運復開王君從政於斯不徒以民事爲己責而汲汲焉且以扶植教道爲己任新作祠宇用揚靈休其假寵於神祇以[illegible]二三子者至矣視夫崇宮室以



奉異端美意[illegible]以事[illegible]觀者不既賢矣乎雖神之[illegible]洋洋如在邑之人士三年之後將必有拜君之[illegible]予雖不敏尚當執筆[illegible]之姑述其略以爲之兆云爾君名恕字庸道由憲史以選來居入官相是役以成君之美者令尹陳君希顏主簿[redacted]君仲明典史王裕也

## 清風樓記

金華枕山帶溪以爲城按郡志金華山一名長山其高幾千百丈緜亘數十百里當其陽有峰拔起中控而圓粹曰潛嶽亦曰夫容峰由峰之趾支爲華岡[illegible]蜒散出南委二十里偏于溪乃止郡城在焉溪從烏傷義烏兩縣來止城下合流而西世謂爲雙溪城東南隅岡之旁出者其石角立勢若與溪鬬城據其上形亦猶以旁出直城之陬上搆重屋今所謂清風樓也指揮使徐侯居鎮之三年威行惠孚軍政寧輯於是覽視城壁占形度勢而樓作焉其崇五十尺爲楹間者五取工於卒之在更者取材於木之在官者不閱月而告訖工邦人士女第見脩甍穹棟傑立翬飛上出於霄漢然莫知其經費所從出也既成侯與賓客登而落之山如屛障擁青排紫拱列几席外溪流若碧練迤邐環繞於履舃之下百里之內聚落烟火川原林木田疇桑麻不隊之[illegible]一[illegible]可盡也清風徐來[illegible]度[illegible]人[illegible]世[illegible]也[illegible]故[illegible]嚴[illegible]詩語名之曰清風之樓郡城之[illegible]八詠其東故有明月樓又東而爲清風樓[illegible]而溪山之槩攬挹無遺矣侯年方壯而好學有功不自伐樂從賢士大夫游俾余爲文以記之余聞之君子之爲樓觀之美也豈徒取夫遊覽之適以爲[illegible]必有事焉可也登斯樓也念王事之爲重郡民生之多艱侯於是殆不勝夫慨然者矣昔范文正公記岳陽樓其言以

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嗟乎此固俾
之志君子所當以爲勉者也遂書以爲記

致思樓記

歙鄣伯康氏之喪其生母李也葬之於所居之南不
百步而近窆穸之事既云畢矣則作樓居室之偏
朝夕而望焉曰吾親不可見矣吾於是焉致吾之思
而不忘也因名之曰致思他日過余求一言以爲記
嗚呼孝子之思其親果有時而忘耶夫親猶天也詩
不云乎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罔極之恩莫可得而報
也夫既莫之報矣則徒有思焉而已耳嗚呼孝子之



思其親固無時而忘也是故思其飲食思其寢處思
其笑語非特祭祀之時爲然也孝子之不忍死其親
者無時乎不思亦無所乎不思也然而伯康氏顧猶
待登斯樓而致其思何耶記曰致敬則存致慤則著
蓋吾伯康氏著存未嘗忘乎心也特托於茲樓以志
不忘而已想其登覽遊息於茲也雲烟之慘舒草木
之榮悴凡景物之變時時不同而無乎不觸其目者
則其心之所著存當亦不與時之彌久遠而有間則其於親
之思或時而忘焉吾弗之信也嗚呼人莫不有親也
莫不惟其親之思也而伯康氏獨克孝孝焉吾是以

知其能孝也於是書諸其顏之左方以記之以告鄣
氏之子孫并暨歙人焉

著存齋記

昔維涒灘之歲春正月既望余偕王禕還自江右謁丁
士梅氏京師之西郭門入其門聞琴焉和之不和彈
之而不成聲余瞿然曰此非琴也而胡爲乎士梅氏
之室也士梅出揖余入其室問其故士梅泫然流涕
言曰僕東南西北之人也遭時多難有母而弗能以
養也越在外服益累年矣日者訃至則吾母之沒也
久吾於是爲位以哭服斬衰如初喪今服且釋已而



吾之哀弗能釋也吾聞諸記禮者曰致愛則存致慤
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始足以言孝也以僕之不孝著
存之念其曷敢忘之吾因名吾齋曰著存以自志也
雖然子尚有以言我之志乎哉禕聞之君子之孝也
盡諸心焉耳矣心乎孝矣親雖死也而固不忍死其
親矣是故一舉目而若見乎容儀焉一舉足而若奉
乎周旋焉愛其木之慤以先之愛也者主乎內而[illegible]
問者也慤也者純乎質而無文者也愛焉慤焉[illegible]
致焉殆無乎而不著也無乎不存也著則若見其
容儀矣存則若親奉其周旋矣 著矣存矣[illegible]

盡矣旁夫君子之於孝其復有加於是哉吾與梅交莫逆而無間也知其爲人力於學者也勇於爲義者也及是又知其心乎孝者也士梅由是而充之雖求無愧於古之人可也士梅氏曰吾子之言可謂能道吾之志也已雖然盍書之以遺我因以記吾齋也廼遂書之爲記焉

德清重建縣治記

德清隸湖爲社縣縣治前臨餘不溪後枕金鵞諸山山水明秀民俗淳美異時寓公多樂居之流風餘習去今百年故未泯也歲丙午秋王師徇地浙右縣治燬焉郡地既入版方朝廷慎擇才賢官郡縣而患綏其民於是德清則黃君宗義爲令熊君鼎爲丞喻君與泰爲主簿冬十二月旣至務以布宣　聖天子及下之仁民皆獲所憑賴明年春縣事大小既就緒則相與謀縣有治所以出政令而示等威今廢若此不宜不亟爲之圖然公私赤立經費無所從出黃君乃爲其民言吾民幸脫水火之中而沐浴國家之膏澤室家之完田野之安駸駸然樂其生矣而吾儕作才忝被掄選膺牧宇之責以臨治是邑吾居之無所固民心之弗安也況山川之勝今猶昔耳輪焉奐焉



以復前日之舊觀實百里瞻望之所繫而亦後來者之利也吾何私焉好義之民聞黃君言心感而誠悅咸願趨事赴功莫敢後乃二月卜日庀工首作廳事繼又後爲堂而前爲譙樓皆宏敞崇高有加於舊樓東之舍館賓之次及庖庾湢圊之屬靡不具完舊有梅花亭亦繕修之凡爲役悉出於民而官不與僅數閱月畢底于成及秋熊君入爲左史又明年春出持浙江部使者節將行請予記其成績以遺黃君使勒石以告後人嗟夫今之仕於郡縣者難矣而縣爲最甚何哉蓋去民尤近者得民爲尤難不有以得其心而徒欲以役其力固不可也今黃君爲縣以明達之才施豈弟之政而熊君喻君佐助之者又各盡其道故言出而民信之樂爲之効使興廢舉墜不以爲難蓋悅以使之而得其心故雖役其力而忘其勞也豈非孔子所謂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耶余方歎今世郡縣之難爲竊獨喜黃君之於德清其得民如此故因記而備著之黃君字宜之宣城人熊君字伯穎喻君字其贊其成者典史祝亮縣民好義者徐某某侶也

營丘山房記

呂氏系出太公望太公封於齊營丘其所治也齊之賜履其東則海西至于河北則無棣南穆陵也營丘於齊爲東偏非與土之中也而國於是乎治者地利故也呂氏之裔今有居於贛者曰仲善氏其言曰吾所出之祖遠矣而營丘吾所出之地則非遠也爰即所居名之曰營丘曰吾非忘本者也吾以志吾所出之地也問書謁余曰願有記也余聞之太公之就封營丘也舍於逆旅寢而安焉或謂之曰時難得易失也子行而遲非就國者也太公即宵衣而行黎明至營丘則萊人已據而與之爭此其立國之始固甚艱也及既國於營丘矣其後五世皆反葬於周營丘去周甚遠也傳次五世甚久也而不忍故土之忘正首丘之義也後世之爲呂氏者念其先創國之艱則固當勤勞以爲業也思其先之正乎首丘則固宜思所以爲心也今仲善士之言曰吾知所出者也吾不忘本者也其意固原於此乎否也抑余又聞之宋東都時呂氏有居齊之東萊者此系亦本乎居齊者也累世相業有足稱焉其後洛南而居吾婺者是爲文清公及其孫成公也文清之自稱與人之稱之必曰東萊也及乎成公亦復稱東萊而人之稱之亦猶其大父也今吾仲善氏之以營丘爲居名也固吾文清成公之志也雖然成公之學聖賢之學也仲善氏志乎學者也其必以成公之學爲學焉斯可也苟徒目其居之名曰營丘而已我不忘本也我知所自出者也而學則弗加焉非所以善繼呂氏也仲善氏曰諾吾敢不自勉也雖然人之言於我者多矣不若子之言親我也請書以爲記以記吾居也余不復辭遂記之記之者烏傷人王禕子充甫也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十

欽定

王忠文集卷

明 王禕 撰

○○記

○○文

王忠文全集 卷十一

#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十一

鄱陽三臺劉傑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 記

### 文丞相畫像記

右宋丞相文信公畫像公諱天祥字履善廬陵人年二十以寶祐丙辰擢進士第一咸淳壬申三十有六即致討歸不仕德祐元年起知贛州時國事已蹙其歲乙亥帥義師勤王至臨安明年丙子拜右丞相於是宋氏已不國矣又二年戊寅公在潮州被虜以北留燕四年卒以不屈死至元十九年壬午歲也嗚呼自古人臣秉忠執節以身死國者有之矣然未有盛於公者也觀其從容蹈道抗慨就義天地可易而志不改金石可變而操愈堅其視死如歸誠有非苟然者人孰無死惟死得其所故雖死而不泯公之死有繫於三綱五常爲甚重是可謂能處死矣豈非死得其所者歟嗚呼宋氏有國一用科目以取士當其盛時以道德文章功烈顯融於世者多矣及其亡也非是得一人焉如公者以忠義大節爲之殿三百餘年作人之效不遂終於寂寥乎是則公之所爲死其繫

於天下國家固爲尤重而不輕所謂死有重於泰山
者一也自予少時讀公吟嘯集及北行日錄具悉其
不屈於宋後又得其本傳伏讀之知公爲詳然未嘗不
感[illegible]歎息以爲忠義大節近世以來無有如公之[illegible]
者及來吳中復得識公遺像[illegible]其[illegible]日[illegible]
然前之感憤歎息者於是尤拳拳焉昔歐陽子[illegible]
彥章畫像備致希慕之意且謂其所以[illegible]不禁乎
畫之存不存嗟乎彥章固爲死節矣猶之以公猶有
可議者使歐陽子得公死事論次之則[illegible]希慕又當
何如也嗚呼畫象之存公之不泯雖不繫於此抑有



世之下拜公之象有不感憤歎息而希慕焉者尚爲
有人心也哉[illegible]畫象爲鄧某所造今藏袁泰氏家云

## 慈溪縣學記

慈溪有學始於宋慶曆間判官在中林君肇相繼爲
今因舊制重作孔子[illegible]復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設
師弟子以興于學後[illegible]所[illegible]經始治二百四十餘
年入國朝元貞丙申廟學俱以蕪毀爲政者嘗一新
之又六十年當至正甲午而[illegible]君[illegible]來尹茲邑視其
規制褊陋屋室蠹壞慨然嘆曰學政之廢與其[illegible]
責也我其敢不以爲己任者聘[illegible]

宗南先生爲弟子師將盡撤棟宇之舊而新是[illegible]
時[illegible]多故方務[illegible]將師旅以禦外患既而[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晏安乃建[illegible]與土木捐己俸爲衆倡[illegible]
左士民[illegible]莫敢後於是禮殿以及兩
廡重門[illegible]之堂棲士之廬先賢之祠
校官之舍[illegible]各以序爲峻其垣墻端其
道內外[illegible]其度無或不新焉者其位置大
抵仍舊而[illegible]固譬密非復昔比矣始事於
丙申之某月訖工於丁酉之某月役成君既帥士者
行舍菜禮教[illegible]以謂賢侯作興之功不宜無所



紀述[illegible]其成績蓋古者惟有學而無廟後
世尚有廟而無學今廟學兼備莫於今爲盛自京師達
于郡邑[illegible]四方萬里之外春秋[illegible]事惟
謹而弦誦之[illegible]洋洋盈耳[illegible]三代之[illegible]矣何
比年以來[illegible]兵興儒服俎豆之事往往而廢獨慈
溪[illegible]師帥如吾陳君本[illegible]而用儒文[illegible]施
[illegible]於干戈[illegible]而學政之修知[illegible]之學不
[illegible]老[illegible]致[illegible]之學即
[illegible]出兵[illegible]之故[illegible]之君之
於[illegible]幾復古之意[illegible]故[illegible]人

詩之有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上下之間相成以德而逆道之人卒化於善也又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贊美之辭必舉乎德而土木之功略不復道可以知所本矣今賢侯之德嘉惠乎斯文已厚士之游息於斯者日新其德以稱夫興學之意將見其効之所極無不順服於德化魯人之頌其不復作於今哉昔慶曆之記臨川王荊公實爲之允先王立學之原教學之法論之爲詳顧惟末學何敢措辭然念與君交有素誼不得苟讓輒序次其歲月使刻諸麗牲之石君字文昭永嘉人起家甲午乙科進士初至即製邑慈溪治行爲浙東最云



## 漢南北軍記

南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西顧卜宅作都長安城闕宮室光明神麗固足以備國制而昭皇威隆上都而觀萬國矣重惟天子之都宜有重兵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者庶其在此蓋上天之象以羽林爲天軍黃帝之聖以兵師爲營衛王者規天法聖則爪牙之衛詎可缺諸高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提三尺糾集義旅洒掃宇內天戈所麾逢孛消釋五年馬上擐鞬發函而汗介冑纓斬羽天下既混爲一任從之兵從諸農晦巴渝北貉無勤遠人臥鼓包戈引旅天下元元和安於無事然而強宗豪姓盤互關東西材官騎士散在郡國必虎符羽檄召而後來帝室皇居苟無武卒銳士以衛翼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窒不軌也南北軍之所爲設也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候南屯公車蒼龍玄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爲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



衛京城也主之者中尉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常置惟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凡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宮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軍以衛京城實居乎外相爲表裏其勢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爲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之南軍南軍在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屯故五校常入爲宮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吳漢之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葬

而不易於發南軍是南軍常重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之兵多重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歟然古者內兵不外出以根本之當壯衛兵之當嚴也漢初猶存古意南北二軍未嘗出雖嘗出矣而其出乎嘗遂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霸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軍長安故耳雖出而未嘗遠也至于武帝始以衛尉擊南粵宣帝又以羽林佽飛射士擊羌遠然後自明帝至順帝南軍遠出者二北軍遠出者六而高帝建軍之本意於是廢矣竊嘗論之天下形勝惟地與兵漢都長安阻河山之險左殽右蜀六輔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隱然天府之國矣而南北二軍分城環宮路從而營列棋峙而星布平時無事則虎視眈眈四征不庭則如火烈烈戎心如騰戰果毅落孰敢弗率以下我天威可謂兵形地勢兩兼得之于以鎮安四方鞏固萬代永永無斁而帝之貽燕于厥子孫者神謀聖略何其宏遠也是故古者建軍一本意以詔後世若乃官名之更革損益之後不復書卒之調遣增損始終有異已前於簡牘者兹不復書



唐兩省記

人君居至尊之位其職無他在乎任相而已昔者六而黃帝命六相舜舉十六相而相之名始立湯之左右用伊虺周之左右用周召而相之員始定蓋相者所以寅亮帝載緝熙皇極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人君非相焉是賴其與相與共理天下乎唐有天下稽古建官置門下中書兩省以為左右相之所治而門下有侍中中書有令則所謂左右相也然而猶無定名亦無常員武后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則無定名也侍中及令其人不常置而尚書左右僕射亦宰相職則無常員也雖其定名常員先後不同而其佐天子以統大政者職任惟均其事權固無與比隆者矣



惟門下有省昉於晉中書有省肇於魏齊嘗以門下為黃門隋或以中書為內省而唐自高祖太宗之世門下中書之建往制不改高宗龍朔元年始改門下為東臺中書為西臺武后光宅元年改門下為鸞臺中書為鳳閣久之開元元年又改門下為黃門省中書為紫微省已而輒復其舊門下中書在宣政殿之東西而尚書省則謂之外省故門下中書總稱北省又別稱門下為左省亦稱東省中書為右省亦為西省而復通謂之兩省焉是故門下為職所以駁正而出納王命中書為職所以造命而綸綍乎其猷至几宗

抄曰奏彈總之故下之通乎上者其制有六曰奏
曰露布曰議曰表曰狀門下皆審署申
覆而施行焉王言之制有七曰冊書曰制書曰慰勞制
書曰發曰敕曰敕旨曰論事敕書曰敕牒中書皆審
署申覆而施行焉於是天子之布政任官咸旨命令
之出首經兩省其或令爲而非其法任尚而非其人
門下取旨旣隨時而駁正中書造命或因事而封繳
彌綸潤飾使無缺失上下相成所治不亦美盛其所
以彌庶務而度百僚叶羣工而熙萬務也敷抑嘗論
之兩省之建固均爲天子之相而事權所秉初不相



同其於軍國之事號爲總之亦未嘗合而爲一也故
事政事堂在東省宰相議政之所在自中宗永淳二
年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乃遷之於西省則西省事
權至是已合爲一非復祖宗之舊矣今非其沿襲之
弊哉今按兩省皆三品門下有侍中二人黃門侍郎
二人給事中四人左散騎常侍二人諫議大夫四人
典儀二人起居郎左補闕左拾遺各二人城門郎四
人符寶郎四人弘文館校書一人中書有令二人侍
郎二人舍人六人右散騎常侍起居舍人右補闕右
拾遺各二人通事舍人十六人自令而省小吏各二

差其詳則六典之書具焉謹著其略以爲記

## 清寧堂記

清寧堂亦松山道士俞君元吉之居也初俞君之師
故蔵唐李陽氷所書天清地寧四大篆奎章閣侍書
學士虞公集翰林待制柳公貫皆爲之題識亦既勒
諸石矣於是俞公復與其徒陳君一山搆堂寶積觀
之西南偏而因用清寧爲堂名陳君雅辱與某游爰
來徵文以爲記某聞之老子之所謂道者一而已一
者道之本原所謂道生一也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
生也故其言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夫天人見



其穹然而覆也地人見其塊然而載也而孰知天之
能覆以清故也地之能載以寧故也天之所爲清地
之所爲寧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夫其爲之宰者亦曰
道而已矣天非道以爲之宰其能覆焉而不崩乎地
非道以爲之宰其能載焉而不傾乎不崩則清不傾
則寧其清其寧者自然之體也自然者道之極致即
本原之謂也究其本原則道固在天地之先矣道體
本清寧焉有天地得之而廼弗清寧故夫天無以清
地無以寧者由天地之失其道也一失其道天地且
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其又言曰侯王得一以爲天

下正夫侯王之能制天下萬物之動而正之者亦一
道本於道而已耳嗚呼老子得一之論不其爲正乎
言中之要旨敷暢吾又聞之儒者之說益以天之位
爲致中和之極功而非天下之至誠不能與[illegible]
者老子之旨將不外於是外於是以爲道則非[illegible]之
所知矣陳君質粹而性敏學道甚早游從之暇[illegible]
而通之顧余身爲形役方務與世相馳驟而[illegible]
相反道之爲道未之有得也其將何辭以復於君
且或者與君從游於方之外內聖外王之學尚當相
與商確之以各究其所得君其亦必有以教我乎哉



## 漳浦縣孔子新廟記

洪武二年正月庚申漳浦縣新作孔子廟成縣大夫
張侯以書來請曰廟有記也始侯將爲廟以其事言
郡府檄通判[illegible]許爲之記及是廟成而俾迫於召
命將還京師因辭其請侯復使來言曰廟成而記之
執事嘗辱言矣願無辭辭既不獲乃爲書其成績
以爲記按郡志漳爲州始於唐垂拱二年實治漳浦
將後以其地有瘴癘州移治龍溪而漳浦爲縣如故
其縣之有學則自宋慶曆四年始蓋自漢以來孔子
有廟不出闕里唐制天下州縣始皆立廟祀孔子
漳浦之有學雖始於宋而其學之有廟固始於唐矣
國家既定天下廟學兼備悉遵近代之制洪武改元
漳既入職方朝廷慎簡賢才以牧遠人而吾張侯被
選宰漳浦既至用故事謁孔子廟見其棟橈柱折頹
弊已甚慨然嘆曰事有急於此者乎即圖爲材募工
而重作之以十一月庀事僅兩月而廟已成列楹一
十有八以間計者三其崇三十有二尺廣五十有五
尺而深如廣之數輪奐具美凡制聿加既又治其門
廡修其墻垣於是始稱其爲一邑之居而講經之堂肄
業之舍與庖湢之屬皆易其舊使之新而學制咸備



矣廼二月丁卯侯率僚屬及爲士者行舍菜之禮又
俾民之子弟游于學而延名儒爲之師凡可以崇教
道而致俗化者侯無不究心也蓋漳浦爲縣介乎閩
廣之交其境阻山而負海[illegible]其俗[illegible]其民
易以[illegible]嶺海之間號爲巖邑故必得長民者學聖人
之道以導之使之復其仁義禮智之性而明乎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然後俗可以化而政易以
成也侯通經博古風以文學名[illegible]勤於政理
而尤汲汲焉學是與可謂知爲政之本矣所可書者
詎止工役之勤而已哉[illegible]役也[illegible]之費爲最當故據

介其重者特書之仍刻諸牲石用以志淳祐之由
其自張侯始侯名理字王文番易人由濊之從事令
以承事郎再調來淳佐其事者丞金華陳某民典
史錢唐方好文也

學詩齋詩記

寧海鍾嵩舜舉名其居曰學詩其言曰答者吾嘗聞
諸夫子矣不學詩無以言蓋學詩也可以興觀羣怨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而又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故
吾早歲授經於父師而詩是學亦旣因其章句之說
以取科第矣旣而思之詩非徒事乎章句而已也詩



以理情性是故聖人有優柔敦厚之教焉未止乎禮
義之中而不失其所感之正情性之道斯得矣若至
者吾將終身從事焉而不敢以或怠此吾齋之所爲
名也他日嵩持詩使者節過閩中余方被召自閩南
還胥會於杭與以其言爲告余因舉以爲記而復爲之
言曰詩道其微矣乎以情性言詩非余所能知自章
句言之則余竊有疑矣蓋二南大小雅周頌周公之
所定變風變雅魯商二頌孔子之所取而幷周公所
定者合三百五篇尚矣自余觀之二南以關雎配鵲
巢葛覃配采蘩卷耳配草蟲樛木配江汜螽斯配小
星夭桃配摽梅兔罝配羔羊芣苡配采蘋漢廣配汝
墳配殷靁麟趾配騶虞各十一篇整然相合信
其爲房中之樂而甘棠後人思召伯者也何彼穠矣
王風也野有死麕淫詩也此三詩者胡爲而厠其間
而又成王之頌迺有康王以後之詩今謂二南周頌
果爲周公之所定其可乎秦火詩書同禍書殘闕甚
而詩獨無一篇之失然素絢唐棣貍首諸詩旣
已散逸而已放之鄭聲乃反獲存劉歆以謂詩始出
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義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不
足則以世俗之流傳莞絃之濫在者足之不復辨其



非故變雅之中或有類乎正雅而又六月變小雅之
始民勞變大雅之始迺與正雅同其篇什豳風非變
也迺繫於十三國之末焉烏在其爲各得所也然則
今之三百篇謂皆孔子所删之舊可乎不可也蓋自
漢以來學詩者悉本於鄭氏訓詁譜序惟鄭說之從
人有耳目廢腸不敢以自信也及宋朱子之傳出而
鄭學乃遂廢朱子所謂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
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
肯者學詩之要無以易此矣世之習其讀者固
所滋侈而其可疑如向之所云者學者以從

所未嘗言不敢以爲言也昔者吾鄉先正王文憲公益嘗欲修正之而卒亦不果豈非詩道之微於是爲已甚乎禕之無似竊亦有意於此而力則不能逮以吾鍾君之好學故願相與商確之若夫情性之所感有得於章句之表者君尚亦有以語我也哉

## 楊氏墓記

楊氏在吾烏傷爲望族世居縣南四十里之赤岸宋南渡以來擢巍科躋膴仕者踵迹相繼迨今二百年而子孫彬彬世其先業號稱衣冠家有曰茆字仲章其尤卓然能以儒學自名者也茆間爲余言曰昔我高祖諱焯嘉定甲戌進士仕知南雄府中奉大夫累贈通議大夫娶碩人呂氏黃氏宜人胡氏曾祖諱墉由世澤入官仕知肇慶府奉直大夫金華縣開國男娶宜人錢氏兩世墳墓俱在雙林鄉羅塘之南南雄府君與呂氏同兆而黃氏胡氏別壙祔其左少南則肇慶府君與錢氏之藏在焉兆域相望不出百步而山約二十餘畝疆界可考也我先祖將仕府君之沒也先人藐在幼齡所有者籍契券盡燬兵中由入味氏而楊氏兆域子孫莫之保矣先人在時所已資購之而不可得蓋齎志以沒茆長幸有知



族者皆畢先志頃歲庚戌以元直廷始復歸我楊氏先人之志庶幾以酬而吾他日亦可以見祖宗九京矣厥既加之封樹約宗族兄弟歲時修拜祭之禮然恐我後人或不知其故也妄意吾子惠之一言刻諸墓既俾後不攷忘余竊聞之祖宗之於子孫一體之分其精神血氣相爲流通者也墳墓者祖宗體魄之所託夫苟子孫不能以保守則亦奚取乎一體分哉楊氏二世之墓自卜吉於斯僅百餘年而乃占於他姓者數十載爲子孫者固宜知所感憤況子孫之賢有如茆者寧能不以爲己責乎今也故壤既復堂封如舊[illegible]皆有靈斯即安於地下而子子孫孫歲時皆來稱聆松楸孝弟之心其必油然而生矣先儒有言不忘其先塋孝之大者也茆於是乎能孝矣志其事于石並特以睎楊氏之子孫凡天下之知有祖宗者尚因楊氏之有儆也



## 福建轉運鹽使司題名記

國家底定閩越洪武元年三月詔即福建置轉運使司以總鹽政重國課也於是濠梁楊公禎吳公某並以器能昭被簡擢楊公爲使吳公同知其司事逮二年二公謂凡官府皆有題名乃謀礱石書而

仟來俾余為之記蓋福建所譣者入用人物繁阜[illegible]海之利曾稱易辦然比歲兵興之餘戶口既耗而課額倍增人以為病惟二公能究其利原革其弊意以政績用優著大課告集其可謂稱者　聖天子所任為者矣是故題名之建即姓名以識賢否因歲月而存勲伐勸懲之義於是乎在今茲所書自二公始而虛其左以俟來者云

## 友怡堂記

禮部黃君子邕謂余曰昔我曾大父年六十有三而我大父以生曾大父益年九十四而沒大父承其堂構惟謹實生三子長則吾先子泰和府君次則吾叔父克明甫克己甫也肘之新城吾黃氏世居之南對畫曲諸峰巖姿態近在目睫有亭館園池之適焉吾二叔父雅敦友愛之義故克明甫所居之堂扁曰友怡所以志也今也二叔父年俱及艾而吾睽違之日久益叔父之視吾猶子而吾視之猶父耳子尚徼惠斯文之好為文以記斯堂庶幾有以寬吾叔父之志而慰其心乎余聞之兄弟之相好出於天真之所降民彝之所秉非自外至者也詩曰同心則[illegible]天衷民彝之所具謂之同心則益與生而俱[illegible]豈自外至哉是故夫子之言曰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又曰兄弟怡怡此其言兄弟之情至矣自世道日降政龐俗裂而後閱牆之詠興君子未嘗不深歎於斯焉今克明甫兄弟之友愛如此雖其能由乎聖賢之教抑亦天性固然有非勉爲者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有如克明甫之友愛將見其由一鄉以及一國莫不化之又豈特為黃氏一家之善而已哉余是用推其說以復子邕而致諸克明甫請揭諸壁間以為記若夫棣鄂之歌荆樹之曲則羣公與子邕游者當為之賦茲不復云

## 崆峒山房記

崆峒山在贑郡城南二十里按寰宇記一名崆山山多林木果實一郡資之雖名崆山而出物倍於他山也山之勢蜿若龍從而其支岡有比出者章貢二水夾之以馳屬于郡治故堪輿家謂崆山乃郡治地脈之毋云劉君宗弼世家郡城西十里其曾大父蒼崖先生遁遷于城中孝義里嘗建精舍曰登雲聚書其中集師友與子弟而講學焉逮其大父伯父皆世其儒學名至宗弼益以其學自奮擢至正辛卯進士第

有元顗人之第進士賚自宗弼始宗弼之居南望崆峒近在目睫故讀書之室因名曰崆峒山房及出而仕令昭代歷官成均由博士爲司業尋擢浙江部使者節所至即以向之名書室者爲所居之扁焉曰吾以志吾士之思也間嘗俾余爲之記余竊聞之君子之爲學學乎聖賢之道者也聖賢之道成已成物而已矣是故不有以成已則無以立其本不有以成物則無以措諸用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成已之道也及推而至天地位萬物育則成物之道也然自一已以對天下本末雖殊而非二致由下學而底上達精



粗雖異而皆一理故曾子之說自格物致知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子思之言自本諸身以至於建諸天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悖不惑孟子之論自可欲之善有諸已之信以至於不可知之神大抵先後雖有叙始終則無間知之矣而必至之以不止體立矣而用必有以行之聖賢之道如是而已矣今吾宗弼之所學固聖賢之所爲道也方其學之於家也其所受於父師者豈復有外於此哉今也出而用世殆即前日之所學者推之成已成物之効庶幾其可驗矣乎余也於聖賢之道亦固夙有志焉者也自與宗弼定交京師且六年相與議論益亦數矣今復舉余所聞以爲言者誠以爲學之道貴乎講貫舉其指要而復言之固所示相好之厚也若夫崆峒之奇勝巖姿壑態朝夕四時之變足以資人之玩賞則世之工於文辭者當能抽秘騁妍而爲之咏歌非余之所能知矣

## 鶡適軒記

韓嘗讀列禦寇莊周書知夫人生天地間自形自色自生自殺自贏自嗇自窮自達一出於天之自然誠有不可以人力爲者故古之至人所以和其天倪全其天器而至於無爲者不過安乎天分休乎天均以



自適其適而已自適其適者順其天之自然也天下之物曾足爲吾累乎哉亦觀夫斥鷃者乎其飛也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彼則自以爲飛之至焉大鵬翱翔於天池不慕之而強其力之所不能鷽鳩舉志於榆枋不羨之以僞爲而不爲何也蓋以得性爲至盡分爲極自適其適而他不知所以然也然則人生天地間求所以自適其適者其可斥鷃有弗若乎今夫世之人不能無累於物而固於物不知自形自色自生自殺自贏自嗇自窮自達者皆一定而不可以人力爲方且以有涯之生極無涯之欲心術內動機械

外張狂顛固躓日夜㳫與天敵而奮不知止是豈
視斥鷃之自適爲有媿蜩與蛣蜣之轉丸頤攸之緣
險無異矣不亦悲乎泰甫貢先生世居宣城南湖上
號不冠家其宴閒之軒扁曰鵠適盖先生博學高見
道充而氣和久淹外服不以疏遠戚其意入官王朝
不以榮寵變其心政事文章舉足以名世矣而未嘗
自有其有也故人以謂是殆庶幾自適其適而循不
能以累之者也然則先生之名斯軒固將托以自見
於雖然禕聞至人以太虛爲家以無何有爲鄉視所
居所處皆蘧廬也而先生猶不能忘情於斯軒何耶



他日先生屏迹於太虛之家而乘駕於無何有之鄉
顧禕畸人庸詎知造物者之不有以遂我得乘云以
隨先生耶姑記其説以竢

## 歸全精舍記

吳郡袁君既葬其先府君於吳縣胥臺鄉穹窿山職
塢之原而請銘於内翰黄公尋直墓右結廬一區爲
歲時拜祭會聚之所扁曰歸全精舍屬予記之嗚呼
人之有身父母全而生之則必全而歸之盖歸而至
於全而後爲人之道盡矣是故人子之身父母之身
也父母分其血氣以生我而我禀其血氣而身以立
是人子之與父母其血氣盖相爲流通也故曰身也
者父母之遺體也然則奉父母之遺體而弗知敬愛
之以全其歸者其尚得謂之孝矣乎吳執禮鄉嘗而
爲之非孝也溫凊定省左右以安之非孝也養也豢
也孝者父母之體而非所以敬愛父母之遺體也君
子之所謂孝也者其惟不虧其體不辱其身歸而能
全乎故昔之以孝稱者蓋頃步而弗敢弗敬愛其身
也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
而有虧其體者乎惡言不出諸口忿言不反於身不
敢以羞貽父母之遺體而有辱其身者乎不虧其體



不辱其身若吾子之所爲而啓手足而後知免者斯
其謂之全而歸之者乎嗚呼歸而至於全而後爲人
之道盡而後始可以爲孝矣吾聞府君力本尚義以
善稱其鄉逮其終也無愧於歸而能全者也既終
且葬而以歸全名其舍焉者乃袁君所以彰府君之
孝於無窮也然則歲時而拜祭焉拜祭而會聚焉君
之至於斯也履秋霜春雨之降而或睠序之流易悽
愴怵惕之心油然而生念府君之孝而不可復作則
所以敬愛其身而體府君之孝以爲孝者得不重自
勉乎嗚呼孝子不匱吾尚於君望之府君之名諱里

貫與平生大槩已具于誌者茲不著君好學有文行
信其名可立其字云

## 婺州路總管府推官廳記

國朝各路置總管府其官屬自達魯花赤總管以至
推官皆聯銜署書而刑獄之政則推官專任之故府
治之旁推官別有聽事以爲詳讞之所謹其職嚴其
禮也婺州爲路以來其府治當大德庚子改作於總
管晁公若水元統甲戌更新於經歷元君思忠而推
官廳居其東偏規制褊陋歲久弗理日廢以壞至正
乙未之春推官張君彌遠始至即圖致力而重建焉
謀諸同列蕭君國用既以爲當白于達魯花赤塔不台
公總管陳公以實莫不以爲宜而資用無所於出
陳公乃爲之經畫得錢五千三百四十緡爰購材僦
工撤其舊而一新之其正寺爲屋以間計者三高廣
皆有加於舊左右門廡悉就整飭崇其階戺峻其垣
墻内外堊塗煥然畢備庀工於六月己巳再閱月而
落成等威有禁限之防寺開無窺洩之患所謂詳讞
之所者於是爲始稱矣其營與之歲月咸謂不可無
紀俾樟書之以示後來夫推官之職在乎持法以求
之平者也然而職於持法而不能使民不犯法能



蓋撫字之道而使之不犯法者其郡守乎今陳公先
守咸行愛立務以清淨化民欲民相安於無事而張
君斷獄處決平亭濟以剛明本以仁恕未嘗奇請他
比以爲察以故其民尤賴之夫能有以使之不犯法
而或罹乎法者又能使之得其平上下相成如此民
其有不治者乎斯宇之建所可書者固不特搆興之
顛末而已也是役也判官伯顏君經歷王君爾知事
錢君存並贊助之而司吏張守信始終任程督之勞
云

## 甘泉寺佛殿記

分水縣北二百步有山曰玉華山之南有寺曰甘泉
案圖志山嶺出泉玉色而甘故名玉華寺居山阯殿
泉上亦因名甘泉晉天福二年縣令錢滋所建也中
更廢興其故基多爲獄祠民居所侵占歷歲滋久莫
可考已今至正十二年大盜竊據縣治主僧普潤猶
守義不去寺爲其所燬百年棟宇鞠爲瓦礫之區寇
退潤與其徒正印圖復其舊有志而力不能爲也明
年春縣大夫高昌君實來謂兹祝釐之所不可不即
起其廢乃捐俸倡好事者願伏助之遂簡材庀
工新作其佛殿爲三楹間重簷阿于四周規制宏壯

而濼繪全壁之功畢備焉凡用工徒若干緡錢若干
十四年十月某甲子其成之年月日也蓋分水地僻
而賦薄其人勤生而嗇施大抵其土所產不過茶炭
紙漆絲枲之屬多山少田粟米無以周一歲之食但
仰給他境而執業絲縞眩者則皆能自食其力無贍
人然習尚簡朴不事華飾大家有畜悉閟吝不發而
比歲科繇殊極計其所畜亦僅足以供上之徵歛而
或且弗能給其俗如此其於施何如也顧茲宇之建
潤既不善飛奇鉤貨以病民而人之好施者復鮮非
得縣大夫爲之倡則其成亦豈若是亟乎君名明甲



不花字惟一以蔭補官主休寧簿擢江浙行省掾乃
來宰分水甚年政成三皇孔子廟諸神祠殿于廢者
皆新之惠愛及民固多有古循吏風殿成即介其縣
文學馮宗禮來請記君與予雅相好且分水予嘗至
焉故畀之記因道其土俗及君政績使刻以示縣人
云

## 壽菊堂記

江東肅政廉訪司經歷寧夏吳君名所居之堂曰壽
菊以奉其母大夫人於是太夫人實生□□有八十
甲子而九月八日乃其初度之辰賓客□□□稱觴祈
壽於堂者曰壽乎□□之名斯堂也花卉之屬無如
羣卉鮮不朝榮而夕瘁而菊也早植晚發之盛衰
不與羣卉同時霜既降草木黃落其花始開而未
嘗搖落而未嘗□□□□尚□資幽烈於古人有晚節
之稱焉是則其□有□壽者宜莫如菊所以得名
室不猶征尚氏取喻於太□者乎或又有言曰菊非
徒能壽而已也而且能致人之壽焉蓋菊稟氣之正
中和所□服之者有長久之益故昔人以謂輔體延
年莫斯爲貴而南陽之菊潭飲其水者上壽至百二
三十其中亦有餘敬物之能致人壽者其有過於



菊者乎□之詩人嘗託興於萱草之忘憂今吳君以菊能
致壽而以名堂以稱詩人之意云爾或復作而言曰
菊□□□□以致壽也致壽有道非假乎菊也是故人子
之善養□有以悅其心外有以寧其身此致壽之
道也記禮者所□□用勞□仁安行謂所勞矣夫
公卿大夫□□於仁安行於義而無勞焉今名所
由成也今名之成所以悅乎□也□□又曰三□之□
事嘗而薦之溫清定省左右以安之□□飲食寢處之
間孝子弗敢謹於是則無以爲孝也故飲食寢處之
適所以寧乎親之身也心悅而身寧□致壽之道不在

敖手雍君起炎進士方以文益[illegible]進立大節以十
名當時而祿又足以爲奉養之資所謂內以悅其心外以寧其身者蓋以兩盡以成太夫人春秋既高而愈益康强則所以致其壽者固有在矣萱云乎哉於是衆皆以其言爲然則屬筆於溍使書之溍不敢辭因次第客語書以爲壽萱堂記

杭州仙林寺戒壇記

杭州仙林大慈恩普濟教寺有萬善戒壇普爲四衆傳授三聚淨戒之所也寺蓋宋紹興末洪濟大師智卿所剏戒壇在佛殿後遂與初賜寺額爲仙林壇曰隆興萬善淳祐間加寺額爲仙林慈恩普濟壇曰淳祐萬善大乘至至元中祐君法師榮公以前代宿德昭被光寵奉帝師命復加今寺額而爲壇主至正三年寺厄于災壇亦就毀其年妙智通悟明解大師就公來領寺事以興廢起墜爲巳任久之始克聚衆施建大佛殿繼又磬巳資率耆舊僧建三門兩廡及選佛選僧二堂惟戒壇未及興建而爲費最鉅並戒律之宜諸天龍神人及衆人之所畢集非有崇[illegible]穹座邃筵則無以致其[illegible]不嚴不肅則無以聳人人之觀聽而一其敬[illegible]八[illegible]天[illegible]又[illegible]



吾與就公論道而有契焉慨然樂爲之造就乃以錢驛木石卜吉而庀工爲殿以間計者一前後爲二棟列楹十有六其崇九十有九尺去其崇三之一以爲廣增其廣四之二以爲修而壇居乎中壇高九尺有奇飛簷步櫩外稱其度綵幢寶蓋內極莊嚴始事於十一年正月日至明年十月日而訖工塑繪像設者顧君之配舒氏而上下左壁則其子婦戴氏佽助焉闡我佛如來以一大事出現于世普爲衆生設方便力成就佛果菩提是故弘敷軌範式示開遮詳布科條用垂汲引律之所戒教由以行學徒有所攝持常人有所趨向使得以去惡而就善超凡而入聖或智或劣皆登彼岸若正若依悉成佛道後世律師教主代佛宣化爲集四衆必有壇場此戒壇所爲建也今就公務闡祖道載揚宗風圓機應人能無留礙而顧君[illegible]植德本雅慕真乘於世有爲一無吝惜宜乎茲壇之建以壞爲成有所不難而亦有非偶然而然者財法二施等無差別比豈有漏之因人天之小善而已乎就公名智就別號道翁越之新昌石氏子以上年被旨護持寺事顧君字祐之錢唐人

紹興讞獄記

止四年夏宣城貢公由庭奉翰林文字出爲紹興總管府推官郡之有推官僚專辭讞刑獄而紹興爲郡所轄州二縣六地大民衆獄訟號稱繁劇故居職者每難其人及公爲之則閒有異於人人者矣山陰白洋港有大船飄近岸鹽夫史甲二十人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篙櫓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乙者聞而往視之惟其無他物而有死人稱爲史等所劫史傭作富民高丙家事遂連高史等旣誣服官亦彼逮不置公審求博詢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杭因漁者張網海中因盜其網中魚爲漁者所殺史等未嘗殺



人以奪物高亦弗知情其冤皆白游徼徐裕以巡鹽爲名横行村落一日遇諸暨商奪其所賫鏹權殺之投其尸於水乃告縣曰我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會赦遂以疑獄釋公追鞫覆案具得裕所以殺人狀復俾侍報民有阮福者溺水死指以與溺甲鹽船遇因致其溺公考閱左驗致其溺者乃趙乙也坐趙而釋謝徐德元告其弟姪以毆傷獄旣成公知其誣繼而里民異數十状發德元所爲不法事公窮責德元恃强撰造斷獄問侍官府短長及是又以非罪排擠其骨肉釋其弟姪而坐德元

徐長二訴其弟爲郭甲郭乙所殺直殺之者實乙而豪民鄭丙與甲爲仇家故嗾徐使連甲公旣釋甲即以其罪罪鄭杭民黄生有田在縣境而近僧寺歲來收租與寺僧交僧召黄及其傔二人飲酒酣其一人譁侮僧其一人責之不服則擊以他物誤中其腦以死僧思移其屍寺外執黄以訴謂其故殺人相脅欲要貨賄公揣知其由出黄於獄縣長官輒繫董連二十三人持軍器謀泛海爲盜公廉問得實所謂軍器太半皆農具且他無爲盜蹟跡乃當連等五人私持軍器之罪餘置不問楊茂獲海賊三十人不分首從



將悉處以死公以省録其爲首者止八人餘皆詿誤並釋免之諸暨民葛壹素亡賴客有過其里買栗者貪其財紿之曰某山栗多得利可偕我俱尔往客從之至山深無人處以斧斫死之旣而其子來迹父所在復紿之曰而父在某山中與俱往又殺之父之其妻訴于州不受則訴于公公命吏詰葛所居里推究之盡得其故執葛繫死于獄仍磔其尸黄聲遠僞造鈔旣自首與之同造者黄甲也甲坐繫十餘歲於法有罪而自首者免其罪與自首者同罪而有親者比自首公審甲與聲遠乃有服從兄弟即釋之何成訴

因黃保至其家殺阻鬬毆致死其獄上公披
見其手死以病而黃與何有嫌以故誣黃抵何以罪
徐妃孫國寶以求盜護送甲造僞鈔受賍而釋之訛
高乙魯丙趙有何錄其□遍僞有曾與姚行用實非
自造孫賍扐獲□以加誣高而魯與高不相識孫以
己獲之獄所以□公疑而高等覆造不合以孫鞫之辭
服情其罪以論當高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亦就法
會瑤寨寶與許發二人從海道剽盜李麻子在海上
往來殺之□□鄒爲十五衆請自新官給某等信券
伏歸既歸而祠之後以益爲公以謝寨等在潮陽既



以自新復恐之回則失信於民皆使復業除其首豪
搆結經司以被盜爲綠誣平民王氏執其妻燒錢灼
殘其體公指怒之論山吳寘差父子怙勢爲暴鄉民
被其害蓋其支有據山強據之文并于官反枉文以
誣告公直其事吳父子皆伏辜陳氏張氏婦訴鄰人
殺甲以刃傷之蓋張氏始□訴於張甲既又與富民某
乙通以是致□□持□□傷□□置于律上虞縣奏
徵湖田之逋租邊氏□□毆殺之□□逋係繫百
餘人公竟之得其□者一人以死論而從者十人
以械死論繫九十餘人□□□□□□氏病有

余大郎者私鬻盜鬻拐集亡命之徒動以千百所至
強人受買莫敢誰何或發其罪公命督捕之繩以法
徙置他郡先是凡以私鬻盜鬻而麗于法者多連及
無辜所司為之傳致並緣爲姦利公下令事覺止坐
犯人不得轉相連逮平反者前後亡慮百餘事其凡
刑名之事無大小必記于籍立限勾稽吏胥無敢奇
請他比以舞文法間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
累其屬意之所向萬夫莫回事之所疑片言以決故
能庭無滯訟獄無寃囚豪強慹服善良賴以爲安公
在官四十三月去之日郡民家爇位焚香以拜父老



攀轅塞道路馬不得前追餞數十里涕泣而別因
之若罔罔者聞公去亦皆慟哭不已嗚呼是區區者
誰實使之蓋公儒者誠以本之恕以推之剛斷以濟
之公正以持之故其原心定罪探意立議一皆合乎
春秋之義以及有是也漢儒以經義決獄世之論
者顧以爲闊疏然則儒者之用果可與□□□□
今是師者同日語哉公於經與□□獄事其□之著
者不可勝數今姑存十一于千百著之于篇□使世
之爲吏者有所取則焉爾他善政已具遺愛碑者茲
不復書公名師泰字泰甫由國子生釋褐授泰和州

判官擢江浙行中書掾史入爲應奉於翰林乃調推官紹興由推官復召入翰林爲應奉尋遷宣文閣授經郎今除翰林待制云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十一



#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十二

鄱陽三臺劉傑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 詔

### 封諸王詔

朕荷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福起自布衣艱難創業惟賴將帥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以應正統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貳若其衆子則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盖明長幼之分固内外之勢者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



長子標爲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樉爲秦王第三子棡爲晉王第四子棣爲燕王第五子橚爲吳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子榑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趙王第十子檀爲魯王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凡諸禮典已有定制於戲衆建藩輔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親支之厚古今通誼朕何敢私尚賴中外臣鄰相與維持弼成政化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 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
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
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如五嶽五鎭
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
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鎭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
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
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
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
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
凡嶽鎭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



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
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
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
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
際名正言順於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
詔示咸使聞知

開科舉詔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
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爲治而教化
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求詞章
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元依古設科待士
優而權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
所得資品或居舉人之上其懷才抱道之賢恥於並
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
中國外撫四夷方與斯民共享升平之治所慮官非
其人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
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
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
于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
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



者毋得與官敢有游食奔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
責實求賢之意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
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封安南國王詔

朕躬膺正統撫有天下眷爾安南素知尊慕中國去
歲國王陳日煃奉表稱臣朕遣官齎詔印仍封爲安
南國王比至境而日煃已逝今世子日熞能繼先志
專使請命考於典禮宜嗣其位是用命爾日熞襲封
安南國王授以金印於戲父子之親既謹承其基業

君臣之義尚永守於藩方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封占城國王詔

皇帝詔曰咨爾占城國王[illegible]素處海邦世居南服自乃祖父世篤忠貞欽慕中朝恪守臣節今朕肇承大統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而往報而爾能畏天命知尊中國即遣使臣來貢方物思法前人之訓以安一境之民恭爾忠誠良可嘉尚是用遣官齎印仍封爾為占城國王於戲以內治外朕方一視同仁以小事大爾尚慎終如始永為藩輔益勉令名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租稅詔

蓋聞自古帝王必資民力以助成厥功故國家亦當以恤民為先發朕為億兆主甚欲與吾民同樂於天地間即位以來于今三年各處郡邑雖嘗免其稅糧尚慮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鎮江宣州廣德滁州和州當創業之初錢糧供億實為浩繁頃此數郡以足國用遂致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深宜優恤應天太平已嘗免其稅糧二年鎮江宣州廣德滁和已免一年此七處今年夏秋稅糧再行蠲免徽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州饒州[illegible]以次歸附供給皆為煩勞此九處今年夏稅秋糧亦并蠲免其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茂困苦甚山東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加培養俾使河南之民得以相資為生山東已嘗與免二年河南北平已免一年此三處今年稅糧並行再與蠲免朕以布衣起事民間疾苦無不周知今所優免姑以濟弊之處為先所在有司其尚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之意

封高麗國王詔

朕肇膺正統誕撫多方乃眷高麗能秉朝鮮之遺壤克尊中夏逾渤海而稱臣頌詔使之往臨即表詞之來上有義方物良仍秉情益由夙慕於華風用是格修於臣職況爾三韓之眾世皆慎始終屬茲四海之一家何殊內外爰稽舊制載錫真封今遣某官齎印仍封爾為高麗國王於戲保民社而王纂榮懷於舊服守禮義之國作屏翰於東藩其始自今毋替朕命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諭安南占城二國詔

皇帝詔曰朕居中國統天下法古先帝王一視同仁毋欲使四夷俱安所者海外諸國皆來臣服貢獻方

以上言安南出兵連年侵境朕未知實否今爲言之和睦隣境乃保國之善道故善爲國者保其封疆各安其民人上順天道天必祐之世道以父長若各不安分攜怨交兵縱其君長身雖無損而害及生民又何利乎甚而至於天地神人同憤共怒其患將有不可測者此豈保國之道哉朕爲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使諭爾兩國若彼此果有所爭當即罷兵以和睦隣境爲念畏天保民安疆上以永傳于子孫豈不美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招諭擴廓帖木兒詔



自昔帝王之得天下當大業垂成之際尤必廣示恩信雖素相仇敵者亦皆兼收而並用之所以法天地之量而成混一之業也朕自起兵淮右收攬羣雄平定華夏唯西北邊備未修茲以擴廓帖木兒猶于燕忠保其餘衆居于沙漠以爲邊患朕甚念之茲用遣與寬宥必能知時達變慨然來歸其所部將士亦公中土之人文蓋智能朕當一一用之有願還鄉與賞聽其貲宗哲孫翥趙恒等果能贊其來歸亦小設機之會間不容髮朕言不再其審圖之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招安諸處盜賊詔

朕以眇躬託于億兆之上天下治亂實係於朕恩德不類罔敢怠荒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兩紀于今矣然繇頃者任用輔相委寄過隆顓權生事以紛亂我祖宗之成憲兼以所在牧守撫字無狀以故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塞人懷疑阻遂致賊盜相挺以興發自兩河兩淮而西及于巴蜀荆湖二江二浙而南底于閩粵嶺海大憝小慝浸繁有徒戕我人民蹂躪我疆土甚者竊據城邑僭稱號名兵連累年怨氣鬱結生靈塗炭閭井丘墟國家百年養育之功一旦蕩然興言及此深用媿悼詰思厥咎罪實在朕念茲庶民皆我赤子朕既不德不能盡君人之責使陷於煽誘以蹈于匪人苟究其威必示諸討而不開以自新雖欲改行爲善厥路亡繇是重朕不德也朕方願與民更始共躋安取此屈已弘物朕所不吝自今爲始應凡盜賊不分首從苟從招安即與原貸非特待之以不死尊爵厚禄須賞有差於戲古人有言亂匪降自天人則爲之抑生人何辜非朕之不德無以至此天怒於上人怒於下顧惟菲薄敢昧罪已凡爾將帥尚咸諭朕意殺降戮順厥有重罰務在綏輯以圖

底于康寧用副朕引慝之誠廣朕好生之德朕言
奚替爾其懋毋怨

諭中外百僚詔

朕承積累之休荷熙成之運臨御歲久望治日深永
惟前世之相沿各有當時之所尚三代而上忠朴質
文之要更兩漢以來名節經術之異守或清談之為
務或放浮以相師僥於因循莫不久而成弊昧於張
施剏知變而後適宜惟我朝所懲往代然當法制之
肇建責推又議[illegible]遠小紀大綱因有條而未紊前
規後[illegible]乃壹一[illegible]之是拘凡利害之所存必章程以為



據成[illegible]相仍於苟且靡圖自獻於猷為頗該遇臣之
鼓摯益佼王室之壅底持祿者括囊而拱默庸奸者
首鼠而依違[illegible]茂蹇蹇之匪躬褻容容之後福幾致昉
川之患寖成闒上之風覽習俗之至斯嘆治體之[illegible]
累朕當饋而嘆反席以思仰祖宗之貽謀本崇於[illegible]
厚故國家之作則首務於整齊勢無不弊之時道有
好還之理咨予三事暨牧[illegible]爾衆僚庶士勉攄忠[illegible]
各思厲翼毋牽於忌諱言必由衷毋略於幾微謀[illegible]
慮遠共懲膠柱之固滯庶求解弦而更張畢殫[illegible]
之誠允濟艱難之業今以為始朕亦改圖[illegible]名[illegible]

許[illegible]漢宣之道則推行仁[illegible]而效唐[illegible]之餘以
期臻三代之隆永有萬年之慶朕言匪退衆聽致違

制

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天開鴻業篤生英傑之臣星隕將營載舉哀榮之典
肆[illegible]勳之垂集俄上將之云[illegible]庸錫衮封誕[illegible]渙號
具官常某英敏而充毅勇而恢弘自初建於義旗
即來歸於戎旅首從淮右揚采石之鋒旋定江東振
丹陽之捷拓邊疆於全楚殲強敵於三吳掃河洛而
奠中原指幽燕而平朔土功成百戰允為一世之豪



氣蓋三軍豈特萬人之勇近報瀋陽之凱益廓漠北
之追[illegible]計之遠來知力疾而猶戰奮言忠藎深用
痛傷海宇一家既已成於大統君臣同體期共享於
太平事乃若斯[illegible]何能已按府陞於次相爵兼錫於
真王雖禮數之有加於予心其猶歉於戲食書[illegible]
易篤佐運之功衮衣繡裳尚服飾終之命寵靈[illegible]
作從彌昌可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
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illegible]

開平王夫人制

勤王事而殞身者臣道之大從夫爵而致[illegible]

於江望

[illegible]念我元勲茲有賢配加封[illegible]其可從[illegible]
[illegible]氏賦性懿貞稟質端莊[illegible]
[illegible]勞王家謀成帝業何大[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與言閒惇實惇乎懷亦既[illegible]宗[illegible]封王[illegible]經其佐
[illegible]任家政俾毓淑女教飭諸孫[illegible]範之足[illegible]
心[illegible]之特異從夫之秩禮亦宜之於[illegible]之徽[illegible]
不及於偕老巖體之費庶不虧於終身尚服命儀[illegible]
[illegible]社可封開平王夫人

中書左丞相開府儀同三司封太師國王制

任冠師垣夙重疇庸之典辟班王社載隆錫寵之恩



[illegible]嘉念世臣敷求懿德乃眷元勲之裔嘗居上相之[illegible]宜衍真封用昭均逸肆涣敭於垣制宣布告於治朝具官某於世鉅材受天大任濟時瓌器名父播[illegible]華夷貫日精忠志惟安於社稷[illegible]司[illegible]遂被登庸出膺屛翰之勤入掌樞機之[illegible]席首正宰廷秩既比於三台禮爰優於八[illegible]化若巫咸之乂王家俾賛神謨猶子房之[illegible]遊天下之大[illegible]悏元老之壯猷念我朝建[illegible]經營之[illegible]百戰以定中夏旋取金源[illegible]大勲[illegible]廼錫東藩之壤肇封異姓[illegible]師役[illegible]

傳世之願篤生乎後賢有德則昌克繼乎前烈越朕纂承於丕緒類卿協濟於康功方隆砦石之瞻遽避台星之次攬其揭跳姑從燕虞之求遠以高牙庶就尊安之樂襲茅封而啓宇登槐位以儀朝凡今日之極榮皆爾家之素有於戲伊呂之得其國悉傳之於子孫堯舜之告其臣必導之以道德如欲富貴之長守莫若始終之不渝益勉令圖永綏吉履

中書平章政事除江浙行省左丞相兼知行樞密院事制

仗節鉞以鎮方面莫隆端揆之顓匪樞機而制四邊



尤重本兵之任眷時碩輔緊我舊臣宜兼將相之權特抱軍民之寄王言作命衆聽無譁具官剛毅而魁宏[illegible]明而敦裕允文允武蓄兩器以俱全惟孝惟忠有[illegible]而恪守登蘇肺腑類荷龍光備殫歷試之勞緯著[illegible]勲之懋續大農之晉長旋亞宰之登庸以張弛乎闓經以燮調乎天緯[illegible]慨績用深副倚毗矧爾父兄之賢有大功於王室自我祖宗之世嘗厚眷於汝家念國家多事之秋正左右盡忠之日不資經濟曷致承平粵江浙之奥區最稱巨屏維省垣之風憲用統列城篤相席之乂虛命神旗之出將專持魁柄

仍握天柄于是折衝禦侮必先於制勝萬邦爲憲尚其亟於告成威儀庶幾於具瞻節度庸從於中治凡諸政務悉聽便宜君陳之尹東郊勿替嘉猷之入告申伯之式南國有摧良翰之來宣慨未戢於干戈俟少稽於家纛秉鈞所屆疆蒙元肆昭不次之榮付建非常之績於戲師保分陝地進别於東西股肱輔周體不殊於內外惟集思廣益可以恢公道惟信賞必罰可以服人心益推匡國之誠丕展幹方之略欽承寵眷奚莸訓辭

誥



高安除給事中誥

有事殿內之臣其職爲親且近是以漢有夕拜之事唐有塗歸之儀朕稽古建官仍置厥職雖封駮之制不沿于昔而論思獻納之助益有望于以爾英敏之識閎偉之器自乃祖父奮起西土世濟其美爲時名臣爾生于名門蚤躋華要以閥閱之子弟習臺閣之威儀朕甄錄遺才無間疏戚酌于衆論俾列近聯顧方樂受盡言務勤庶政凡有關於公議其毋憚於敷陳益懋嘉猷圖稱予望

王文除侍儀使誥

朝廷之禮貴乎嚴肅是以故等威有辨而周旋進退各得其宜此贊相之職所以必擇人而任之具官王文資禀純美學知向方昔其乃父嘗持文墨從以事朕而殁於王事朕深閔之故於其子特甄拔之入侍於近御從事於中書及居引進之司尤著恪恭之譽茲用進職列于侍儀其小心以自持尚臨事而加敬俾禮文之行於朝廷者秩然可觀則予汝嘉

秦文除侍儀使誥

夫禮所以辨上下而定名分凡朝覲會同之際所繫尤重故禮得其宜則朝廷尊而衆志定贊相之選可



不慎歟具官秦文資貌秀偉儀狀端詳生于儒家能慎循禮以承贊部之屬克勤乃事謹可侍儀爰示優用若禮以爲之本而儀以備其文則將事之時粲然有序其敬之哉

張祐除司天少監誥

司天之職在昔皆世守之故其門源正而術數精非若他伎藝可以驟而學之也以爾張祐智識明邃通於天文之術其在近代祖父世掌天官而爾實承其家學淵源既正術數已精其古所謂疇門名家者歟茲用命爾仍職司天尚其[illegible]以謹於推步以

副朕敬天勤民之意

阿都剌除回回司天少監誥

天文之學其出於西域者約而能精雖其術不與中國古法同然以其多驗故近代多用之別設官署以掌其職盖慎之也以爾阿都剌敏而多識回回天文之説實世守之朕仰觀天象敬授民時乃循近制仍設其職而命爾復居厥官爾尚勤於推測謹於敷陳恪守攸司以稱予意

張世傑除夏官正誥

司天之職厥屬有五夏官其一也自非通陰陽而明



曆數者不以授之以爾張世傑推步之術得於家傳備職司天于兹歲久朕方敬授民時以布政化夏官之正命爾爲之往究所學稱朕意焉

趙德勝贈江西平章政事追封梁國公誥

開國之初朕賴爪牙之士執干戈以拓疆土其有捐軀徇國而没於王事烏得不深念之哉具官趙德勝剛果有識勇毅絶倫始自除和奮迹行伍卒從渡江拔采石取姑孰遂定建業克丹陽破毗陵皆預有功乃陞帥職從大將下宣城江陰攻吳興鎮池收[illegible][illegible]寧[illegible]宜興高郵而安慶九江鄱潜南昌[illegible]

及守南昌平山寇[illegible]陽邑朕甚嘉之[illegible]今天下[illegible]兵侵[illegible]中矢[illegible]於[illegible]不及[illegible]其[illegible]之命爾[illegible]用[illegible]刻[illegible]封[illegible]終之[illegible]忠之[illegible]如在尚克[illegible]

追封梁國夫人誥

國家[illegible]有[illegible]必及其[illegible]而况吾功臣之[illegible]具官趙[illegible]生于[illegible]相其君子夙夜勤勞[illegible]東征西[illegible]不從[illegible]身王事大節可嘉[illegible]追崇[illegible]之大國[illegible]其良配亦已



考終宜因梁國之封以表從夫之貴淑靈不昧服此寵光

方用貞除廣西行省右丞誥

自元政既敝乃有智勇之士乘時而興思建功業及天下兵起遂崛立一隅以爲民人之保障其後果得所歸以全富貴是亦可謂[illegible]以[illegible]方國真竊[illegible]知世道[illegible]于東海濱二十年間與其兄弟子姪[illegible]而成行[illegible]上得非一時之豪乎然奉貢于我[illegible]幾達變舉族來歸富貴功名保而不失[illegible]

此朕甚嘉之是用擢居左轄列名外省食其祿秩於
于朝班以示朕優崇之意爾其恭慎以自勉厥職以
自安益勉令名庶圖報稱

皇外考妣追封誥

朕惟歷代君天下者推恩必及於后族親親之道也
皇后馬氏勤勞內助化家爲國非其親之積德何以
致此稽于典禮是用追封皇外考馬某爲徐王皇外
妣爲徐王夫人仍立廟以奉祀事於戲親之至則恩
遠報之至則禮崇尚惟幽靈歆茲縟典



楊晉除中書左丞誥

朕惟輔相所任大政而左丞實爲之佐贊政本而弘
治化其職重矣必有才德者乃稱是選具官楊晉文
足以經國武足以濟時當朕創業之初爾即委身事
朕內則効謀謨於帷幄外則宣命令於四方踐揚衆
職政業昭著及居中臺綱紀大振屢參省政勲績尤
多今四海混壹朕將以仁義禮樂化成天下正爾展
其所學之日也頃者命爲右丞三月之間庶務畢舉
其公平正大之心皦然可見朕實嘉焉左丞之任俾
爾晉陞爾尚益盡心力共圖政理綸經審於事體施
設酌乎時宜使百司奉法天下治安以副朕簡畀之
意

汪廣洋除中書右丞誥

中書綜理百司紀綱庶務設丞于左右所以贊政本
而弘化功必得有爲之材任重之器乃稱茲選具官
汪廣洋道足以佐文治學足以庇民生敭歷中外十
有六年比歲江右山東屢參省政克膺方面之託乃
入爲中執法振舉紀綱[illegible]蜀陝右之地初入職方輟自
臺端出任省寄使人[illegible]軌勞効已著朕甚嘉之爰念
功成治定之時正立經陳紀之日匪資碩望曷圖治
功是用命爾復爲中書輔我大政右轄之位往其居
之於戲官必擇人人惟求舊公輔之任朕尚爾久矣
爾尚益宜材力務展猷爲設施酌乎古今經綸審於
事體庶成勲績以副朕懷



加封廣惠顯靈昭濟聖母誥

朕聞神之爲靈至妙莫測惟有功及於民者國家所
宜褒也今年春夏之交天久不雨遣使徧[illegible]于天下
山川原隰之神及於晉冀山西省臣上言太原城西
懸甕山祠靈昭濟聖母歷代受封有[illegible]輒應當使至
之明日遂於其[illegible]之意默告于神果蒙昭格甘雨隨
至大慰民望

其用答神休朕惟捍災禦患實

神之功考之祀典禮宜褒贈尚資靈花永庇一方可
加封廣惠顯靈昭濟聖母主者施行

吳琳除吏部尚書誥

惟古帝王之治天下在於得人才然人才實由於銓選朕所以於吏部之職必擇器識公明者居之具官吳琳學術純粹踐歷尤正其來事朕由博士至僉憲司克振風紀及貳鹺臺閫謀以辨俾居記注出納爲多茲用陞長天官以掌銓衡之重爾其量材而授官計功而考能使賢愚有別而黜陟合宜庶稱朕爲官擇人之意



杭琪除戶部尚書誥

國家以戶口土田之事徵役職貢之方與夫會計倉廩府庫經費周給之數一歸之於戶部古之制也必才周而識精者始稱茲選具官杭琪處事詳練歷爲文皆能展其所長爰佐大農遂貳戶曹涖事唯謹勞績優著朕甚嘉之是用俾爾陞任地官之長尚其明生財之大道務培邦本使食貨充而國用足以稱朕節用愛人之意

魏觀除太常卿誥

太常之職掌郊廟社稷山川羣神之祀其任重矣必明於禮典者乃使居之具官魏某學行方正事朕有年累持憲節振揚風紀及領監司大課以集勞績茂著朕甚嘉焉頃者俾記言動朝夕之間屢進讜論尤簡朕心茲用命爾長于太常爾尚務持齋戒愼恭乃事用副朕誠敬之意而感通于神明焉

殿中侍御史除刑部尚書誥

中書設屬具分六職之嚴司寇佐王夙掌五刑之禁茲將因法以輔政故必爲官而擇人非稔其良曷膺厥選具官公平齊物敏捷兼人練習憲章旁通乎吏事本原經術不泥於法家久聯朝著之榮進副臺端之重宣明國典糾爾官常簪筆而立亦擇盡言無避權豪而專白簡守正不阿顧節槩之甚優豈褒嘉之可後往遷班於憲部肅章屬於秋官尚推恤刑之心則依經于庶獄肆體好生之德使不犯於有司毋冒恩華益圖愼飭



禮部尚書除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兼國子祭酒誥

自昔翰苑之重號專代言至於執筆史館勸講經帷典教胄監兼衆職以備文儒之任則今日之制爲然益命令以播四方紀述以信百世道術以迪一人學

業以造多士敎化之本於是乎繫自非學推聖秘才擅國華器識優而德積爍者莫宜稱玆選詢諸在列爰得其人具官沉潛六經苑擷百氏淵源之學崇論服乎縉紳制度之文大冊傳于朝野風猷積用藝爲畯龐遂長春官任我宗伯禮文修舉粲然可觀良嘉素能更晉華序肆予命爾鑾坡掌制禮履談經紬金匱之書典虎闈之敎文儒之任備于厥身尙克欽承茂勇所蘊以稱朕寵褒之命

表

代國史院進后妃功臣列傳表



聖君致治資內外以成功信史備言究始終而紀實恭陳簡冊冒徹冕旒中謝竊考詩書之編載觀商周之迹關雎麟趾首形后壼之賢川揖葵梅咸賴臣隣之正順坤陰以施敎協文德以成能肆大業之肇興峯丕基之永固使內外之功不建則帝王之治何觀洪惟我朝奠邁前古天立厥配正始之化風彰王摩肅成致主之忠竝楙爰卽繼文之代用刊傳信之書維祖宗實錄之具完獨臣后本編之猶闕粵自大德丙午之歲逮今至正戊子之年屢庀攸司特嚴直筆乃懿範徽猷之放失及駿勳偉績之網羅迄爲全書足稱正史皇明淵邑乎[illegible]訓誥命之餘取法於舊規配紀傳表志之列於斯爲盛莫之[illegible]此蓋伏遇表正萬邦首出庶物明德以親九族孝作[illegible]之風正心以[illegible]百官[illegible]隆平之運永念造[illegible]之不易是圖垂統於[illegible]述作有因古今共貫臣等[illegible]殫忠赤甫就汗青敢私[illegible]之權姑謹事辭之共[illegible]王冊鐵書之盛矣勒成一家廣金匱石室之秘藏貽誨百世

代佛郞國進天馬表



乾龍在御適觀至治之期天馬來廷謹效遐方之貢敢殫舟車之重譯恭伸臣妾之微誠中謝竊以築水負圖曾見羲皇之世渥洼[illegible]秀載開漢帝之時必有聖明應期嘉貺[illegible]値重熈之運宜昭上瑞之符伏念臣化外窮邦海濱僻壤種分[illegible]裔[illegible]居西域之西心慕華風引領北辰之北豈登大[illegible]之無路每就日以瞻輝幸此名駒可充方物雖匪望雲之質亦稱絕地之姿歷無草之流沙驅馳萬里備六[illegible]之法駕聲蹕九重前鑾旗而後屬車觀玉臺[illegible]儀未至尊之寵馭實增小節之榮光惟道[illegible]典屬此蓋伏遇恩加九有道合三無辯[illegible]羽[illegible]階誕敷文德[illegible]

五字誤屠戮
則訛四

玉帛者萬國共爲帝臣異區並獻於白狼休應審符
於朱鳳周邦來賀盡歸覆燾之中岐道有夷孰在要
荒之後臣禮慚輸貢意切戴盆大一統於輿圖永周
無爲之化協六律於樂府宁聞太乙之歌

檄

## 漢太尉諭七國檄

蓋聞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者春秋之誼爲非者天報
以殃大易之道也昔我高皇帝既定天下懲亡秦孤
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分二等之爵大封同姓侯者
百餘邑等王子弟大啓九國而是時昆弟少諸子又



幼弱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
四十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凡以廣親
親之道固磐石之基也惟時諸王奄有民社固宜謹
守纖約作漢藩輔不顯亦世與漢室相久遠今吳王
濞乃稱首亂連諸國反嘗漢顧有負於若等耶然當
先帝之封濞也心固疑其有反相嘗諭之曰漢後五
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
頓首謝不敢及濞就國乃遂招致天下亡命公即山
鑄錢煑海爲鹽變亂法度復以太子故內懷怨望詐
稱病不朝失藩臣禮於古法當誅有司數請其罪孝

文皇帝寬容不忍因賜之几杖老不朝欲其改行爲
善德至厚也今不圖改過自新益肆驕恣背德負義
擅先帝所建立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
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甚反爲逆無道起
兵以危宗廟賊害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
罪殘滅宗室家撟發丘隴爲虐甚而卬等又重逆無
道燒宗廟鹵御物皆干國之紀其罪不容誅暴府欽
承皇帝制詔盡護諸將以大軍東向興擊七國惟爾
七國皆劉氏慈親先帝所建立而同姓一家之論言
猶在耳殺不顧國家之法戮不念先帝之故畏其在



天之靈乎且七國反書以御史大夫鼂錯變更律令
侵削諸侯爲辭高皇帝盟比天地信如日月不愛一人
謝天下亦既誅錯以聊至公而七國兵不罷以此觀
之意非徒欲誅錯明矣叛逆之罪上通于天今靈旗
東指所謂遏惡揚善之師有征無戰者也計七國之
地不能當漢十二一傾乃舒令師旅之衆而欲與大漢
爲敵雖猶餒濞米而繫白日豈不殆哉如能解散前
惡以先帝子孫骨肉補念請命降服者皆除其罪復
故其間豪傑有能擒斬渠魁倡衆來歸及所在士大
夫能奮義効忠戮力成功者封拜之賞厥有令甲夫

逆之與順禍之與福其大不同判若白黑[illegible]
於居義孰與爲順而受福功名富貴傳於永世孝子
禍福之原唯人所召毋狐疑猶豫爲知幾者所恠於
檄到其善詳所處毋不盡意

漢伏波將軍諭南粵檄

蓋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惟大漢隆興秉制八荒
咸靈所被罔不臣妾陛下即位厥既存撫天下謐安
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從事于蠻夷是故有司臨境而
東甌請服匈奴王伏辜大將軍秉鉞單于奔幕驃騎抗
旌昆邪右衽自上古所未能攝正朔不及其俗者莫



不詘膝受事稽首來享甘心而内附惟南粤在服嶺
南本南海地趙佗故秦吏秦滅天下亂佗輒擅據其
地自立爲王高皇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
不誅因而王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爲外臣及
高后時南粵以我隔絶器物爲辭乃自尊號爲帝稱
制與中國侔高后怒削去南粵籍遣兵擊之會國有
大故兵罷孝文皇帝務以德懷柔四夷爲佗親冢在
眞定置守邑其從昆弟咸尊官厚賜寵之而遣使於
盛德焉佗恐頓首謝願奉詔長爲藩奉貢職自附
帝制通使如故然閒其居國竊如故號將使天子

稱王朝命如諸侯而已天子寬容掩覆瑕玼亦罷不
問陛下建元之四年佗孫胡嗣爲王而東粵侵其邊
邑胡不敢擅興兵上書天子請命天子多南粵義守
職約爲興兵未至而東粵平胡感漢德且約入見天
子已而背約不入見而遣子嬰齊入宿衛胡死嬰齊
歸國立擅殺生自恣無道天子數使使者風諭亦竟
負恩不復見天子及其子興繼立乃與母后謀求内
屬上書請比内諸侯三歲一朝天子許之賜其相呂
嘉印除其故重刑用漢法詔使者留鎮撫之則是大
漢始終嘉惠于南粵者甚厚爲南粵計其將何以報



漢德乎頃者其王王太后能念漢恩不可負如約將
入朝獨呂嘉久執國柄威福自專顧以内屬爲非利
於是天子遣兵及其境問罪遂以反聞弑其主王太
后盡殺漢使者連蒼梧兵拒漢逆天悖道厥罪不可
赦陛下赫然怒是用命將出師將盡誅夷之而郡縣
其地雖其地方萬里廣袤有犀象翡翠玳瑁諸奇產
然以我大漢之強盛得其地不足以加大得其財不
以爲富徒以其罪稔惡貫義所當誅用宏混一之盛
震耀我大漢威命於無垠焉脩今受天子詔分命伏
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出豫章下須水[illegible]

將軍出零陵下離水下瀨將軍下蒼梧馳義侯
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殄滅之期決在今日若
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惟爾南粵官屬將校
部落君長其必刼於威暴汚染凶逆無以自新如能
共棄前惡斬捕元凶相率來降封賞之科具如甲令
夫玉石俱焚誠聖天子所不忍用是播告之修不匿
厥指若或恃險阻懷抱疑貳以自外於天子之威
命則天兵所至戮在討除必草薙而禽獮之盡殺乃
止禍福所在昭然甚明檄到咸諭陛下意毋忽

## 銘



### 座右銘

七尺之身具形甚微所以配兩儀而特立亘千載而
不朽者曷從而致之夫亦曰德以為之實才以為之
資不德不成不才不施不成無以有諸己不施無以
見於時內不自有外不自見則不過涂之人而已其
無媿於此身者幾希是故仁義以建其本禮樂以暢
其支將之以忠信華之以文辭推而用世細則以彌
綸當世之務大則以立邦家太平之基此之謂明體
而適用成德而達才古之君子如是而已吾何足以
與於斯雖然學顏子之學志伊尹之志固吾之[illegible]
而不疑[illegible]斯[illegible]其充蹈庶日夕以孳孳

### 器物銘 并序

古之君子於凡御服之物日用所接者皆著銘焉名
其器而因之以自警則進德修業之功無乎弗在矣
大學所載湯之盤銘大戴記及金匱陰謀所載武王
盥盤諸銘是也余因竊取古義即凡器物各為之銘
非敢與于博雅之君子並庶幾動作之間私致其警
焉爾合之得五十首今錄二十首

### 冠銘

爾形之端故居吾元吾德苟忒慝居人之先



### 佩銘

動中規矩鳴中律呂庶其為予輔

### 屨銘

義之趨信之踐毋蹈非毋臨險

### 杌銘

體木而剛于以斃吾[illegible]而方于以安吾常

### 席銘

我身之逸兮藉爾以[illegible]也我心之直兮匪爾之可
卷也

### 衾銘

舉而施之庇乎一體苟能推之覆幬乎遐邇

帳銘

起處毋涸乎而褻不可御乎而隱顯必順乎而跌不可慎乎而

笥銘

非儀勿納非禮勿發

襆銘

布帛大素其尚親附也錦繡黼黻如之何弗拒也

鼎銘

鉉有金玉享受福矣或折爾足覆公餗矣



鏡銘

貌之妍醜爾則辨其外心之淑慝爾曷鑒其內

櫛銘

髮之亂也可以理之政之紊也曷以治之

尺銘

百分之積乃成乎尺尺而復累吾不知其止學之爲功固如是

印銘

質金相文玉章德之臧名乃長

瓶銘

以此書文常思明以此書事常思平以此書獄常思生以此書財常思輕

琴銘

情性之正以防其淫造化之妙以鈞其深嗚呼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欲知舜文王周公孔子者微乎斯音曷以得其心

匱銘

虛其中厥有容維能容久則充

榻銘

坐如尸敬以持有弗莊者人所非



屏銘

心不可蔽可蔽者目天不可蔽可蔽者人

劍銘

水斬蛟鱷陸剸象犀盡少忍之以全物軀

友德齋銘

君子自修之道莫貴乎取友友也者友其德也德在於彼而吾資之以自修則彼之德乃所以爲吾德也故君子貴乎取友也友人袁君所居之齋志之曰友德是可謂有志於自修者矣予故樂爲之銘曰

抑予修己匪友莫成其友伊何惟德之貞彼德彼有

於我何益相觀而善乃資友力取彼斯我我德斯崇我德之崇寧非友功自尊遠卑孰可無友以友輔仁聖訓斯守匪友非德我德則隳友之不擇辨昧是非輕交易絕君子所恥勗哉袁君尚慎其始

逍遙軒銘

太原史君名燕息之所曰逍遙軒或曰史君方以壯年發才見用於世益幾於入而不出矣顧暇於逍遙乎是不然夫人不能不與物交者也雖與物交而能不累於物則出往而不逍遙然非古之達人不能以及此史君其殆達人矣乎於是予爲即其名軒之意



以爲軒銘銘曰

繄古達人不與物殊處人間世恒與物俱雖俱於物而莫我紆凡物之交待之維虛逍遙以游游乎物初逍其久矣曷有曷無既休天均[illegible]道樞與道爲一與天爲徒彼昏不知同流合污汶汶物役營營而趨自逍其窮弗逍底於曾是非[illegible]憧憧以遇達人維君是繄異同何以照之我言不渝

潛心閣銘

吳郡陸袁正氏妙年好修而工能文其讀書之閣扁曰潛心志爲學也金華王禕與袁正有交友之義因銘其閣以勗之銘曰

身主乎心非與物同心爲物役式遏其躬君子爲學必潛是心心之弗潛如水斯汪心之潛矣乃靜以虛惟虛故明止水之如聖賢如何是心則與德崇業廣皆思所爲懿澄恭人猶玉就琢相在爾室心兮靡它紛華盛麗鬱則匪無而下之志曾弗彼趨啓我方冊對越聖賢朝斯夕斯終日乾乾乾乾何爲惟學是求尚鑒茲銘益茂厥修

羅氏衍慶堂銘

維睦之羅氏遠有系序在唐萬象先生吳越昭諫先



生皆保有令德爲時名人至宋季有章甫先生者又克世其家因名所居之堂曰衍慶章甫之孫來請禕銘乃爲之銘曰

君子修德所積維善維善既隆厥慶所衍有衍者慶施于後昆與趾其美哉楙其芬譬彼水木源深本厚其流乃長其末乃茂善積于己慶降自天天匪難必人盡從旃爰勒茲銘視遠知近尚穀爾後勿替有引

居易齋銘

錢唐徐子貞氏清慎純篤之君子也其所居齋扁曰居易屬予爲之銘予獲與子貞游甚久因不復辭銘

曰
夫賤是氣予于生人維人之生萬有不均貴富貧賤
若衡稱權孰其尸之有命在天命定于天莫能或渝
君子葆之維易是居孰爲居易素位而行孰爲素位
反身而誠誠之之道勉之勉之逮之旣誠與天無違
當其誠矣由之而安貴賤富貧已何與焉相時小人
名驅利驅行險徼倖什于齊愚君子居易維德之基
聖謨孔昭尚克念茲

## 昱嶺關銘

昱嶺關在杭徽之交因山爲險與千秋獨松稱三關



而三關莫險於昱嶺國家旣奠南服建江浙行中書
省治于杭故杭於今爲大藩視三關益要害也至正
十六年二月劇盜自徽來犯昱嶺守關師臣望風退
北盜遂入關侵掠內境於潛昌化皆杭屬縣師喪衆
梟鞠爲盜區今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攜李沈公時爲
行省左右司都事受丞相命總督戎事首布書檄開
諭黎庶示之恩信使與賊攜遂分諸軍四道而進約
並會關下復壹一軍遡關而出設爲疑兵截其奔竄
號令堅明莫或逾越三月旣望我軍抵昌化與賊[illegible]
戰乘勝追逐過車盤嶺二十八日諸軍如約會[illegible]

下卽以其日收復關門盜雖有險不能以爲固矣時
驍將或桀驁不用命公單騎自臨安道新城度浮雲
嶺踰於潛召父老附撫之衆皆感泣請歸順自新因
率民兵與大軍[illegible]設關爲守聲威益揚遐邇震疊未
幾徽之境土[illegible]經寧平矣竊惟易稱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春秋[illegible]虎牢傳者謂虎牢鄭之險不繫之鄭
責鄭不能守也今公推忠立義以制師律昭信布德
以爲民秉元綏叛徒式遏亂略致是險阨若歸版圖
駿功茂名將與昱嶺爭相雄偉於悠久徵諸大易春
秋之義誠在所足嘉宜勒銘詩用示永世其辭曰



皇帝在御天清地寧孰作弗靖干我泰平有蠢寇徒
蟻聚蜂結乘間竊發構禍興孽杭徽之交巍巍大山
維天設險界山爲關其險伊何勢勝形阻劍門阨蜀
函固鄙楚孰從憑陵闞我關門我險彼據事乖理屯
有偉沈公其氣浩浩乃率王旅乃致天討兵威所臨
過道殄殲鯨鯢殪戮鼓蹤消跡潛亦有亂人皆我赤子
恩言載加請命效死維時沈公威恩並宣底定披攘
夷視阻深山岩岩茲關我險代有孰猶啟閉保我之守
昔壞今完昔塞今通僉曰匪它沈公之功公曰敢裝
丞相命我丞相之德我煎其山丞相曰咈天子明明

凡茲丕功厥繇皇靈皇靈攸被與山無極紀實作詩
刻在山石

雲黃菴銘

烏傷南鄙有雲黃山我聞在昔善慧大士彌勒應身
化度羣生於此山頂勤修善行先後七佛一齊行道
有雲黃色圓繞覆護是故此山名曰雲黃其卓錫處
故迹宛然復九百載厥有比丘是名妙珍諸上善人
同會此處依昔故迹創造菴舍架岩爲宇土木堅好
中像大士莊嚴供養而於其旁宴坐食息比丘有言
我等於此敢求安隱惟昔如來日中一食樹下一宿
惟能如此故能得道今我於此亦復如是邑人王禕
來此菴中聞比丘言歡喜贊嘆合掌恭敬而說偈言
惟佛生世間本與衆生同云何而得佛一切惟心故
人心如虛空光明妙不測四聖及六凡此心實互具
隨心之所念即已證其界心苟欲作佛即已成佛已
所以者何故佛我心所具一念能堅固云何不作佛
我既成佛已依報及假名衆生無情物亦皆能作佛
所以者何故我與衆生類一一具佛性苟我已作佛
孰有非佛者心佛與衆生夫豈有差別昔善慧大士
願力甚廣大衆生被化度悉皆成佛道今我與爾等



[illegible]龍華會大士[illegible]
求此心已足如不信我者請[illegible]王[illegible]是銘大士[illegible]
證以銘此菴

周牙璋銘

牙璋周制以起軍旅以治兵[illegible]之瑞[illegible]
集凡之事幾矣當[illegible]戍之中不有[illegible]
作[illegible]號令之出[illegible]或信[illegible]不容[illegible]有不[illegible]
設牙璋之用所以取信[illegible]號令之所[illegible]所以
致[illegible]嚴也考之周官其[illegible]掌於典瑞其長七寸厚
一寸兩二寸其射剡左右出且[illegible]鄂瑑起若牙之形



[illegible]而兵象故以用之兵戎[illegible]也唯[illegible]瑞之[illegible]玉
[illegible]器之最[illegible]名物與其用[illegible]不一[illegible]
以徵守[illegible]以[illegible]度要塔[illegible]之行
[illegible]令疾於風[illegible]國[illegible]
害之攸繫[illegible]爲王使之瑞節[illegible]必有
銘如嘉量[illegible]之屬皆著刊[illegible]退序
而系之銘曰

國有大事莫重於兵兵則有[illegible]
制器孔精乃作兵符牙璋用成厥瑞[illegible]
作山之石以礱以錯七寸非短一寸非[illegible]

剡以圻鄂圻鄂琢起似牙之張牙爲兵象既斷且剛
方兵之守我㦸用藏及兵之征我茲維揚其守其征
繇我號令牙璋所臨森疾風勁智將勇卒力征威威
梢霆之頃孰不從命示以兵符以决兵機河海可塞
山岳可移號令之嚴鬼神弗欺豈維嚴矣大信所維
嚴實兵法信則兵本繫茲瑞節天子攸謹緩亟有權
出納惟允國之利害視是爲準珍圭璧羡皆器所宜
其嚴其信孰茲與夷貴配玉節重侔鎮圭天子之寶
與瑞之奇銅虎羽檄漢世所作規模則卑視古斯作
維聖制器萬世矩矱爰勒銘詩執事有恪



## 漢玉律銘

候氣以律製律以竹古制也殿中用玉律則漢制爲
然重其用也漢制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
能之士聽樂均候鐘律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各以
狀聞而審其効否用占吉凶將飭正人事順迎天休
以緒立政出治之本然而天子親臨事大體重裁竹
而爲莫克稱德乃攻玉是制管長一尺八寸外方而
內圓其內有隔隔有小竅以通氣隔上九寸其空均
直徑三分以應黃鐘之數隔下九寸迤邐然至管底
徑二寸餘以聚其氣而上之管之數十二置諸禁殿
中而殺室葭灰候維謹蓋取夫陽精之純以[illegible]
迎和氣於忽微也竊惟刻玉爲琯肇自黃帝昭[illegible]
厥老於有虞今漢殿之制取法於古實太史之寶[illegible]
而銘詩無傳可謂闕典因爲補其辭曰
堪輿[illegible]元氣剖[illegible]何以候之鐘律[illegible]作若昔神聖
鉤深探精截竹始製惟乎鳳鳴惟漢欽天追古有製
刻玉爲律厥數十二[illegible]廉潤用[illegible]微孚尹旬達
聰采互燦有嚴禁殿內闢殺室[illegible]周布金[illegible]惟[illegible]
日至冬夏二氣茲萌葭灰或揚厥氣有徵黃鐘[illegible]貢
氣應灰出動君發機靡俗靡疾天子敬恭乘輿親臨



乃命八能聽均審音聽審之同先後五日占其疾徐
用驗凶吉孰爲吉凶候狀以聞導迎叶氣節授斯民
先王製律政治所本立政出治[illegible]茲[illegible]維是漢殿
古來遺迹和陰侶陽與天無違範金鑄銅制作隨世
孰若斯玉貴美[illegible]哉寶器太史所司刻銘示重
永世勿虧

## 學海齋銘

盱江吳尚志先生名其居之齋曰學海志爲學也揚
雄氏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夫海之爲物鉅矣百川
細派也學海而至于海雖亦由其不息之功歟嗟乎

君子爲學苟不息也聖人之道雖大其有不至者哉百川學海惟其不息而至于海君子學道惟其不息而至於道其理一耳尚志志于學者也年已及艾而學焉之功孰或少間吾知其至於道也必矣故爲銘以詒之銘曰

學道之功惟不息是崇惟其不息斯與道同相彼海矣百川學之川流不息故海焉同歸猗聖道之大猶鉅海然乃欲至之可不如百川弗川之如是自畫以盈譬彼丘陵曷喬嶽能成維時君子旣艾而勤不底于大道不寧厥身有容斯齋作銘以勖之允我學徒



貧樂齋銘

李君彥章甫名所居之齋曰貧樂間爲其友王禕爲之銘夫君子之心純乎天理者也天理所在物之自外至者孰得而累之外物不能爲之累則其中之所樂固有人不及知而已然知之者矣故夫貧而能樂在衆人以爲難自君子言之則未始有一毫之矯僞者也吾彥章甫蚤受學文懿許先生之門其學益知本矣及其仕也入則爲王官出則爲郡守亦旣顯庸而其操行飭身廉慎儉約所謂貴而能貧者則其貧也能樂非獨其所自知而人亦足有以信之矣故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有粹者理我心所涵動則春融靜則淵潛厥於其中至樂攸存其樂伊何渾然天眞君子之貧則維其常豈以貧故而樂乃忘吾顏氏于貧亦甚焉陋巷簞瓢爲樂則全維彥章甫希顏之徒雖貧而樂秉心不渝有合斯齋貧樂是名朝斯夕斯我名其微

散木菴銘

散木菴者鄱陽蔡原仲先生之所居也先生之言曰吾以不才棄於世故棄於弗用雖用矣弗能久凡躓也於是至今亦已老而無可用矣亂離之後結屋以居山



之中材者能以適也而所取者特樗櫟之散木不足以就繩墨而不合乎世然而吾散材也則取散木以爲居因其所以名之意爲文以記之金華王禕聞而嘆之曰先生其有道者乎夫名造物之所忌也先生之才足以用世矣而自謂曰散才名之避也至其從仕以散木而求以稱夫散才之號則其避名也甚矣非有道者能是乎遂從而爲之銘銘曰

木之散也以爲吾廬吾才之散厥宜斯居居之何如有安而無虞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十二

後學[illegible]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 擬

## 擬春秋文辭一十首 有序

春秋之世王室之告諭列國之往來尚乎修辭故閔馬父謂文辭以行禮而仲尼謂非文辭不為功說乎左氏內外傳所載凡其為辭皆從容委曲而意已獨至蓋是時聖人之澤未遠流風之久故辭氣不迫非後世專學言語者比也禕之少也喜攻言語之學間嘗擬為當時之辭若干首顧其辭氣卑薄豈能庶幾乎古人徒以志學古之意焉耳



### 齊桓公請成于魯

齊桓公將[illegible]伯諸侯與之既為會于北杏魯獨後從乃使請成于魯曰昔文武之造周也時則有若周公及我先君太公任居股肱有大勳勞於天下是以周公封魯太公封齊以藩屏周及成[illegible]使召康公錫命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載在盟府世世子孫其[illegible]敢忘乎王之東遷周有[illegible]我先君僖公屬東諸侯將修其先職惟魯克[illegible]之故隱公實與同好而僖公無祿業用弗就爰及人茲王綱日弛內而兄弟之國[illegible]侯制外則蠻夷猾夏俾敝王略寡君[illegible]承先王之命承先君之志而侯伯之職是修以尊王室外撫四夷而綏和我諸夏非敢我一二兄弟同心僇力其是有濟大國周公之亂作世秉周禮諸侯之望於是乎在[illegible]寡君猶領也綱焉君猶綱也大國若惠徼周公之靈率先諸侯與我同好諸侯其[illegible]有不從於以昭示信明義弘濟大業寡君之願而非所敢望也敢布以請唯大國實重圖之於是莊公及齊平而盟于柯



### 齊桓公告諸侯盟首止

惠王將廢世子鄭而立王子帶齊桓公定其位既合諸侯會世子于首止且使管仲言於諸侯曰諸侯之國藩翰王室猶手足之衛元首王室之寧諸侯之福也皆在文武父作于廷用建王業成康禮之持盈守成日靖四方至于厲王躬秉虐德流居于彘而宣王在幼則有召公虎長而輔之克祗厥紹以中興周則以名之素定故也天不靖周幽王昏庸溺愛少子伯服將授之位而太子宜臼是害宜臼奔申申伯與西戎伐周幽王戰死諸侯乃舍伯服而立宜臼是為平

王平王東遷王室用微是則王室之不競由王嗣之建乖其適孽有以致之抑非我兄弟之能致力於王室亂其國有救寧今世子名則適嗣其循平王之當立而叔帶效尤伯服將反易天倫自作不靖以貽王室憂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貴適賤孼名之正也今我兄弟奉先王之命會世子而定其位以正名也名者義之經也義者禮之宗也禮者政之本也名以正義義以生禮禮以出政政以正民治之道也王室之治而亂靡有生我一二兄弟其何福如之我兄弟其戍名之弗共而棄禮畔義將不既戴盟以奸先王之命而啓亂原文武成康之靈如天在上其誰敢弗虔而猶敢弗虔是棄文武成康之命而以幽厲待吾天子也我兄弟其孰圖之諸侯乃受盟

王忠文公集卷十三

晉欒枝對楚

城濮之役楚子玉使鬭勃請戰晉文公使欒貞子對且數楚曰天禍中國而楚焉是肆惟爾楚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翦焉陋荒僻在外服而恃其險阻僭竊名號以抗衡于中夏干戈相尋靡有寧歲王宜之不供王度之不守齊桓公是以糾合諸夏南伺問罪召陵尋盟亦既悔罪屈服中國庶其有寧而天未悔禍荊楨即世及茲一紀夷德無厭復肆爲封豕長蛇以荐國漢陽諸姬夷滅殆盡惡積慮稔皇天后土同我寡君夏盟是主以徼福于中國是用悉素與楚相周旋惟是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故退避三舍闕以爲報楚大夫必將徂於一戰以決勝負則曲非在我也寡君亦惟小惠是狥而大壯未雪非所以明天常而共王命敢煩二三子戒爾車乘敬介君事詰朝相見晉國表裏山河使幸而捷楚其猶敢北向楚而敗也雖方城爲城漢水爲池吾恐其亦何恃惟大夫圖之

王忠文公集卷十三

晉文公請王狩

晉文公會諸侯于溫將以諸侯見乃召王狩使請于王曰臣聞之天子五載一巡狩方岳而諸侯會同咸述所職昭王制謹侯度也肇自唐虞於禮爲古故我周之制因而仍之昔有宣王承厲王之亂爰巡狩東都諸侯畢會故業用中興功昭復古自是以來茲禮不講王室之不競實職此之故惟平王之東遷時則先臣仇實資依輔勳在王室今臣重耳率諸侯信大義共先臣之業以同獎王室惟是巡狩之典不宜久曠故願親舉玉趾照臨下土式遵先王之舊則豈惟

桓即世及玆一紀夷德無厭復肆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漢陽諸姬夷滅殆盡惡積愆稔皇天后土同所憤疾我寡君夏盟是主以徼福于中國是用悉索敝賦以與楚相周旋惟是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故退避三舍爾以爲報楚大夫必將徂於一戰以決勝負則曲非在我也寡君亦惟小惠是徇而大耻未雪非所以明天常而共王命敢煩二三子戒爾車乘敬介君事詰朝相見晉國表裏山河使幸而捷楚其猶敢北向楚而敗也雖方城爲城漢水爲池吾恐其亦何恃惟大夫圖之



晉文公請王狩

晉文公會諸侯于溫將以諸侯見乃召王狩使請于王曰臣聞之天子五載一巡狩方岳而諸侯會同咸述所職昭王制謹侯度也肇自唐虞於禮爲古故我周之制因而仍之昔有宣王承厲王之亂爰巡狩東都諸侯畢會故業用中興功昭復古自是以來玆禮不講王室之不競豈繇此之故惟平王之東遷將則先臣侁實資依輔勳在王室今臣重耳率諸侯信大義共先臣之業以同奬王室惟是巡狩之典不宜久曠故願犯舉玉趾憮臨下土式遵先王之舊則豈惟[illegible]列國各修朝覲以行巡狩之禮將[illegible]四夷荒服莫不震疊來享來王其誰敢或後臣[illegible]敢用稽首再拜以請天王遂狩于河陽

周襄王錫命魯文公

魯文公元年周襄王使毛伯來錫命王若曰嗚呼繇昔周公相我成王成文武之志崇禮典[illegible]至於[illegible]爰作大國受封于魯周公即世成王追念其[illegible]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是故諸侯之於王室[illegible]且尊而王室之視魯猶大厦之有柱石[illegible]之在禮諸侯嗣位喪畢則來朝以士服見於是[illegible]



[illegible]之錫始受命焉今叔父[illegible]周公之[illegible]纘有魯國今不佞恐以彝典勸叔父是用使毛伯[illegible]往錫余命昔成王初政周公戒之有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今余亦以命余嗚呼叔父其尚[illegible]敬之哉

周告齊請城王[illegible]

周靈王二十三年[illegible]王城周將復城之使告于齊曰昔我太王王季[illegible]基王迹實在西土至於文王誕膺天命天下歸周爰邑于豐[illegible]克商既有天下復京于鎬[illegible]王[illegible]九鼎[illegible]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illegible]洛[illegible]

□大宗非於周居于洛而□□述成王踐祚周公召公相之首洛邑之是□於書曰朕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洛邑既成用建成周稱東都焉成王實來裡于文武乃歸宗周而周公留洛焉前人成烈則是武王成王雖未嘗都洛固以是爲宅中有望於嗣王也迨至平王乃始東遷成周克紹先志將二百年于茲矣王室之既卑非復先王之盛抑徼福假靈於武王成王故固致靡頹今天降災于周殺洛□□王城毀焉以宗廟社稷之重弗獲奠安而財用□之上功之不易余一人憂悶不遑寧處伯男東表之大國職在夾輔世有勲勞於王室今若復肆大惠修成周之城俾王室奠安余一人用寧則周公召公之爲也其何功如之厥功所施豈惟余一人是賴武王成王之靈實與嘉焉齊人乃城王城





魯季孫行父對晉遣喪

魯文公六年使季文子聘于晉至晉襄公卒晉人辭焉文子對曰晉主□ 周公唐叔親則兄弟 小國畏威懇罹灾時修好親敬有 撫周公唐叔晉人以好於大國則非徒霸力之是□也周公唐叔親則兄弟後世子孫□□修睦而敢有失墜寡君之嗣位六年之間世□

□大宗非於周居于洛而□□述成王踐祚周公召公相之首洛邑之是□於書曰朕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洛邑既成用建成周稱東都焉成王實來裡于文武乃歸宗周而周公留洛焉前人成烈則是武王成王雖未嘗都洛固以是爲宅中有望於嗣王也迨至平王乃始東遷成周克紹先志將二百年于茲矣王室之既卑非復先王之盛抑徼福假靈於武王成王故固致靡頹今天降災于周殺洛□□王城毀焉以宗廟社稷之重弗獲奠安而財用□之上功之不易余一人憂悶不遑寧處伯男東表之大國職在夾輔世有勲勞於王室今若復肆大惠修成周之城俾王室奠安余一人用寧則周公召公之爲也其何功如之厥功所施豈惟余一人是賴武王成王之靈實與嘉焉齊人乃城王城





魯季孫行父對晉遣喪

魯文公六年使季文子聘于晉至晉襄公卒晉人辭焉文子對曰晉未有□盟於今再世大邦小國畏威懇罹灾時修好親敬有□雖然弊邑之微好於大國則非徒霸力之是□也周公唐叔親則兄弟後世子孫□□修睦而敢有失墜寡君之嗣位六年之間世□

會盟于晉者五朝聘于晉者二凡以敦先志昭舊好也夫物以行禮禮以合好是故行父之來寡君親授之玉俾奉于下執事庶幾成禮以踐前好今天不弔晉不幸晉君棄羣臣而大夫以喪故辭使寡君之願不得以遂是因一國之故而廢二國之好也無乃不可乎行父聞之禮有常有變變而得宜固爲正也執事若徼惠敝邑俾行父得奉玉帛以薦諸几筵因變而成禮將寡君之心晉君之靈實鑒臨之二國之好其何有厭斁晉人許之成禮乃還

高帝封功臣鐵券辭史惟載帝曰而下四句今補其辭末二句從漢



擬漢泰

惟六年冬十二月甲申皇帝若曰自昔有天下者功成治定皆列爵分土以廣封建示天下爲公也朕平秦亂海內爲一不五年遂成漢業此雖天之所命抑諸臣之功也衆有德賞有功古今通誼朕不敢私謹命有司次第功狀封爾徹侯用建爾國邑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漢有宗廟爾無絶世爲爾敬之哉

張良辭高帝令史載良語今補其辭

張良佐高帝定天下旣以功封留侯卽謝事引去辭高帝曰臣聞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老子之敎貴乎知足孔子之道在乎時行時止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唯聖人乎臣愚無識然竊明此久矣以家世相韓不忍韓滅誓爲韓報仇故不愛萬金之資艱難從事獲事陛下今仇韓者已滅而天授陛下不五年一海內然臣未嘗攻城野戰効寸尺之功徒以三寸舌與[illegible]謀帷耳陛下幸過聽故時時言輒中此陛下之明天之所命非人力也今漢業已成諸功臣皆剖符受封而臣亦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知足不辱滿盈者天道之所忌也昔者范蠡佐越亡吳魯仲連爲趙絶秦張孟談相趙敗



智氏皆功成不居卽引去此三子者當戰國時士無定君君無常臣猶得進退各遂其願况今天下爲一萬姓臣妾人必各獲其所乃可陛下誠愛臣願從臣臣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志願誠足矣

文帝賜吳王璽書

朕念高皇帝艱難定天下是建親支用作漢藩輔所以隆本厚基也王王南土秉德奉職以衛社稷于兹有年今春秋高多疾病數欲入朝不果朕惟親親之故每惆焉夜懷如聞外之議云王頗有怵不欲朝故託於疾[illegible]朕[illegible]之朕縱不能修德飭行以信天下

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謂宜有以養尊之豈肎為所親惑先帝之念乎朕所不信故明以諭王遣使即王几杖各一王其親醫藥自厚毋遺朕憂詩不云乎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惟王其念之

武帝置五經博士詔

昔孔子贊易刪詩定書作春秋修禮樂厥為六藝然樂以與詩表裏無成書也帝王之道五經備矣秦為無道燔滅典籍以愚黔首因民亂亾漢與我高皇帝馬上得天下詩書之事未遑暇也孝惠皇帝始除挾書之律孝文皇帝復廣游學之路經籍自是稍興矣今易以卜筮故幸亾恙詩亦次第以具春秋有公羊復生所傳禮有高堂生所傳日遠章句遺辭乖疑離析先聖之道鬱而不章朕甚閔之今建立五經為置博士使各專其業用以扶微學尊道藝庶幾異端屏息焉真顯著稱朕意焉

賢良對武帝策賢良（武帝本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曰云云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今按仲舒所對在建元元年弘對在元光五年而此年所策史闕）

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謂宜有以養尊之豈肎為所親惑先帝之念乎朕所不信故明以諭王遣使即王几杖各一王其親醫藥自厚毋遺朕憂詩不云乎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惟王其念之

武帝置五經博士詔

昔孔子贊易刪詩定書作春秋修禮樂厥為六藝然樂以與詩表裏無成書也帝王之道五經備矣秦為無道燔滅典籍以愚黔首因民亂亾漢與我高皇帝馬上得天下詩書之事未遑暇也孝惠皇帝始除挾書之律孝文皇帝復廣游學之路經籍自是稍興矣今易以卜筮故幸亾恙詩亦次第以具春秋有公羊氏穀梁氏傳故傳書有復生所傳禮有高堂生所傳五經蓋粗完矣然去聖日遠章句遺辭乖疑離析先聖之道鬱而不章朕甚閔之今建立五經為置博士使各專其業用以扶微學尊道藝庶幾異端屏息焉真顯著稱朕意焉

賢良對武帝策賢良（武帝本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曰云云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今按仲舒所對在建元元年弘對在元光五年而此年所策史闕）

詔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照莫
率俾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化以鳥獸教通四海海外
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星辰不孛日月不食山陵
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烏虖何施
而臻此歟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
淵水未知所濟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
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德不能遠德此
子大夫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
問咸書以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對曰臣聞帝王之治有本有文仁義道德本之謂也



禮樂刑政文之謂也本以立之文以輔之此至治所
爲成也夫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易曰大哉乾元萬
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元即仁也仁即其所以
生物者也天地不惟自生物也又以是理賦於人而
人秉之以具諸心故曰仁人心也天地之生物也細
而草木鳥獸大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之處之必
各得其宜也得其宜者義也義雖在外而制之者心
也故義者心之制也道也者天之所以示人而人
之之路也風雨霜露日星山川無非至教之示人
由之而能察則日用事物各得其所當行也德

者行道而有得之謂也天之道也純而不息天之德也
地之道也厚而不崩地之德也人能體天地之仁以爲
心體行而有得焉故爲德也天地之間萬物區別各有
條理聖人因其有自然之序也制度品節之而禮興
焉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目是也天地之氣流通
無間而不和也聖人因其有自然之和也鼓舞動盪
之而樂作焉咸池雲門英莖韶濩之類是也夫人心
不能以皆善也故有流而爲邪僻聖人慮夫禮樂之
教民或不能盡化也於是刑政制焉五刑之屬至於
三千而法令之布大綱小紀具有科條凡以防民使



去惡而遠罪也是故仁義根乎人心之固有者也道
德著乎天地之本然者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
也孔子曰在明明德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居
仁由義道德全備則五典以秩九疇以敘故此四者
治天下之本也禮樂以興起人之善心防於未然者
也刑政以懲戒人之邪心禁於已然者也記曰禮樂
流行天地官矣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
無恥禮樂刑政舉而並行則九經以正六府三事
咸得其宜故此四者治天下之文也夫本所以立治
也不可不同故二帝三王爲治之意無不同也文所

以輔治也不必盡同故二帝三王爲治之始未嘗同
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
所損益可知也蓋其因者本也所損益者文也立之
以本輔之以文帝王之治亡不繇此至治之成而教
化之美固有不期而然也是故唐虞之時畫衣冠異
章服而不犯成康之世刑錯而不用日月所照莫不
率俾海内蒲服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氐羌徠服蓋内
而民人外而夷狄皆蒸於教化也是以日月不蝕星
辰順軌而天道得其序山林不崩川谷不塞而地道
得其平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出圖洛出書而



禎祥諸福之物畢至焉斯皆至治之成其效然也中
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正可見也漢室之
興除秦之弊高帝斂創大業功既克集孝文孝景善
於持盈守成比迹成康弘業休德茂以加矣陛下承
先帝之統居帝王之位奉帝王之職固宜推古帝王
所以爲治者而施之然而至治之效未臻於古者意
者爲君之意有未至爲治之法有未周也夫苟仁義
道德爲立治之本者既至矣禮樂刑政爲輔治之文
者既周矣教之既明化之既成而至治之効猶弗古
若者未之有也臣聞帝王之治非可以速成也孔子

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
以勝殘去殺矣此亦必積累乃至也漢興迨今且雜
其時而爲効未覩宜陛下之以爲歎也臣惟高帝之
撥亂反正文帝之恭儉謙讓仁義道德之意蓋已至
矣獨其稽古禮文之事乃未遑暇此固有待於陛下
也陛下遵其意修其法已至者加之意焉其未至者
勉強而力行焉推而致之二帝不足三三王不足四
也子思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
及其成功一也此之謂也臣愚誠見淺薄不足以奉
大對顧曰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此非愚臣所敢



知也謹昧死上愚對唯陛下裁擇

張湯議肉刑

臣聞帝王之制刑輕重貴在適中中則事允而情稱
故死人不爲怨生人以爲恩也且死不可以復生也
故罪有重抵死而情輕者聖人不忍用法之死於是
肉刑制焉所以貸其死而全之生使適輕重之中雖
曰傷殘支體固愈於用死矣夫唐虞之所象刑而民
不犯其治不可及矣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
肉刑湯武因而用之未之或改哉以俗薄於唐虞故
也以懲秦之弊蠲煩解苛以寬簡便約法三章然大

辟尚有三族之誅高后元年始除三族罪及孝文皇帝遂詔除肉刑三著爲令甚盛德也是時丞相倉御史大夫敬奏諸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皆棄市且肉刑本以減死議令當劓者笞三百斬左趾者五百率多死而斬右趾者又當死是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也孝景皇帝謂加笞與重罪無異宜更定律笞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得全後復減三百曰二百二百曰一百自是笞者輕得全矣夫笞而獲全固已輕矣然去笞一等即入於大辟無已輕重懸絕



乎故令笞罪太輕不足以當減死之律以故奸宄不息而犯法者滋甚衆臣等議以爲復肉刑便夫肉刑適輕重之中重不抵死輕不使人得苟免三代所常行者也今俗薄於三代柰何用唐虞之刑失時中之誼乎且去笞輒當死是以死罔民也降死即從笞是末減太甚也輕重失中莫此爲甚周書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又曰屬于五極咸中有慶故中聖王制刑之本指也臣竊聞之孔子曰古之知法者從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臣愚

以爲肉刑之制近古而[illegible]故欲使民遠罪而復三代之法莫如復肉刑便

司馬相如解客難

客有難司馬相如曰蓋聞六藝之文尚已包犧氏之作易有書無書逮文王周公卦爻乃有辭孔子傳之言豈嘗支而造化之[illegible]陰陽之順情性之序事物之故鬼神之情狀吉凶之兆朕莫不該焉唐虞之政二典以全雅頌十三國之風雅三百篇至於春秋離益謨嚴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約以萬六千五百言昭法式定賞罰一字之褒華衮之榮片辭之貶斧鉞之



[illegible]斷而該五三六經之文不亦既簡而不繁乎先[illegible]辭然一代之辭宗也謂[illegible]摭帝王之[illegible]設[illegible]之新探道奥抽聖秘[illegible]攬三才[illegible]括萬[illegible]作[illegible]一經襲[illegible]六以爲七庶幾繼孔氏之志以作憲于萬世然乃競其瑋麗夸誕之言肆其[illegible]洪侈靡之指[illegible]談詭語無補於彝倫[illegible]說濫辯不與乎政治曾何[illegible]之臣國邑有[illegible]意[illegible]思之[illegible]理荒[illegible]馳騁於有無之際借曰多[illegible]物感頌所託[illegible]風一辭猶鼓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且立言不經雖好不式揆之不古雖賢不取先生

以爲肉刑之制近古而便民少宜今求之□
故欲使民遠罪而復三代之治莫如復肉刑便

司馬相如解客難

客有難司馬相如曰蓋聞六藝之文尚已包犧氏之作易有書無書追文王周公卦爻乃有辭孔子傳之其言豈嘗支而造化之蘊陰陽之順情性之原事物之故鬼神之情狀吉凶之兆朕莫不該焉唐虞之政二典以全雅頌十三國之風僅三百篇至於春秋辭益謹嚴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約以萬六千五百言昭法式定賞罰一字之褒華袞之榮片辭之貶斧鉞之誅從斯而談五三六經之文不亦旣簡而不繁乎先生固蔚然一代之辭宗也謂宜備摭帝王之要採拔古今之類探道奧抽聖秘總攬三才採括萬彙作漢一經襲舊六以爲七庶幾繼孔氏之志以作憲于萬世然乃競其瑋麗夸誕之言肆其淫泆侈靡之指□談詭語無補於彝倫濫說淫辯不遵乎政治曾何崇論俗議之匡國曷有助意幽思之燭理荒□□□馳騁於有無之際借曰多識□物感頌所託□□風一辭猶鼓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凡□立言不經雖好不式措意不古雖麗不極先生□



文雖落筆萬言揮霍克斥簡累牘聯車輦度精意者其殆無益乎相如喟然嘆焉乃應客曰嗟乎甚哉子之言文也予以爲章句之間言辭之末爲足以盡夫文乎文之時義大矣哉經緯天地黼黻造化者固文之至也易曰文明論語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三王之政曰救質莫若文堯之德曰煥乎其有文章舜則曰濬哲文明禹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此皆文之謂也是故兩儀文之體也三綱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質也九疇文之數也道德文之本也禮樂文之飾也孝弟文之美也功業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綱也號令文之聲也聖人職乎文者也君子學之庶人由之者也由斯觀之文之爲道可謂閎矣六經之所著其無以易此矣方今大漢道躋隆庭德儕羲軒肩堯舜而踵湯武友周孔而臣曾顏以且開陽闔陰旋乾轉坤參爲元氣陶冶至仁上之則日月星辰風雨雷霆各順其序下之則山川草木飛伏禽獸成遂其倫罔愿汪濊大化磅礴輪囷蘊凝紛紜於是位兩儀之體布三綱之象全五常之質叙九疇之數本之以道德飾之以禮樂美之以孝弟容之以功業明之以敎化綱之以

文雖落筆萬言揮霍充斥簡累牘聯車輦度稀音者
其殆無意乎相如啁然嘆焉乃應客曰差乎偉哉子
之言文也予以爲章句之間言辭之末爲文以盡夫
文乎文之時義大矣哉經緯天地黼黻造化者固文
之至也易曰文明以健詩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
來之三王之政曰救質莫若文堯之德曰煥乎其有
文章舜則曰濬哲文明禹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周則
曰郁郁乎文哉此皆文之謂也是故兩儀文之體也
三綱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質也九疇文之數也道德
文之本也禮樂文之飾也孝弟文之美也功業文之



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綱也號令文之聲也
聖人雖乎文者也君子章之庶人由之者也由斯觀
之文之爲道可謂閎矣六經之所著其無以易此矣
方今大漢道躋遐庭德儕隆軒名堯舜而踵湯武文
周孔而臣曾顏然且闔陽闢陰旋乾轉坤篤蕃元氣
陶冶至仁上之則日月星辰風雨雷霆各順其序下
之則山川草木禽獸鳥魚其倫離恩汪濊大化
淪肌浹髓周蔵紛紜於是位兩儀之體布三綱
象金五常之質敘九疇之數本之以道德防之以
禮樂美之以孝弟答之以功業則之以教化綱之以

刑政聲之以號令明明乎宇宙之聲靈也然而
府之儀章也秩然乎朝廷之等威也尊卑有法上下
有紀貴賤不紊內外不瀆人倫既正風俗既淳而王
道成矣此固今世之文儷燦媲盛於五帝三皇者也
僕誠不佞西蜀之鄙人習業儒術服膺先王之道
日久矣生逢休明竊仕王朝雖職非譔輸不能矣
然潤色鴻任粉飾成之責固嘗竊清光奉待
以揚大道陳古證斯文之事略効其一二仲尼云
天之未喪斯文也此僕以爲己任而不辭辭如大化
且恭吹管亦以助其氣大明當天引燭將以宣其輝



力則其辭功則其微而志之所見庶幾暢六經之道
續孔子之緒亦不墜語不云乎當仁不讓於師而僕
亦奚敢以遜焉且孔子之修經孫遵旨於用通託之
空言耳是以其言約其義周其辭近其旨深夫荀椎
而致之功用所施豈不既衍且博哉今大漢之文衍
矣博矣僕以加矣又曷以議爲哉若夫風雲以爲軆
花木以爲象辭華以爲質儷何以爲數音律以爲本
雕以爲飾組繡以爲美浮艷以爲容華丹以爲明
佩綢鄭衛以爲聲律以夸誕浩決而
風流忘返誇詡於章句者斯云云者此特文之

也僕固亦從事於斯豈嘗敢精庶曾留連而沉溺哉
直時資以爲游戲餘墨宣暢性情之具耳容遽以是
欲盡僕之文耶苟以是爲盡僕之文是猶航斷潢絕
港而指以爲河海聆筝笛之嘈啪而擬鈞天廣樂之
奏豈不誇哉

宣帝賜趙充國書 充國上書先奏屯田五事宣帝報書如此後召還宣帝書右
史闕故補其辭

皇帝問後將軍日者煩將軍以邊事朕以師出閫重
費廣宜即成兼將軍年老加疾萬一不可諱誰爲朕
理邊者故詔趣將軍急擊羌將軍計圖萬全持重不



發謂虜當以計破宜且留兵屯田內無有亡費之私
外有守禦之備此必禽之具計爲便敢奔於羣議而
疑將軍挾私相言將軍數書軍冊言常是任其計
可必用故朕遂決意聽將軍今來奏已破羌羌本可
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
人溺河飢餓死者五千六百人定計遺脫與前者
亡但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自絕必得請罷屯兵
前後舉不外將軍計敵將軍特策畢切豈致如是
自今以來朕無復西顧之憂矣將軍其班師振旅以
道路彊餐食自愛

太常博士答劉歆書 歆欲建左氏春秋及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責之當時博士皆有答歆書而史不載故擬其辭

歆建左氏春秋逸禮古文尚書三者皆列於學
官此誠閔經藝之錯亂憂聖道之廢失甚盛心也然
其事所有不可行者故願以復于執事者竊聞之
孔子大修六經之文易爲十二篇詩取三百十一篇
書定爲百篇春秋亦十二篇而禮之目蓋儀禮三百
曲禮三千或曰孔子之於禮常欲損以爲書而未成
故其言曰吾欲觀夏禮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欲



觀殷禮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自戰
國之亂習經者既鮮及秦亡道燔燒三代之書於是
六藝藏矣然唯易得以卜筮故存其與文之詩始乃
其而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乃成
其或各有所以託於諷誦不獨在於竹帛故也若禮
之爲書其毀壞最甚漢初高堂生所傳唯士禮十七篇
及魯恭王壞孔子堂乃得古禮經五十六篇河間獻
王以上之而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正同餘三
十九篇藏之秘府因謂爲逸禮然正禮既缺久矣故
范丞子不識儀禮燕饗及尊君謂儀禮自孔子不修

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以記而其後月令呂不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則未知今之逸禮其果出於孔氏歟否歟百篇之書當秦焚書時孔子末孫惠與濟南伏勝各藏其本於家楚漢之際失其所藏文帝時勝口授鼂錯勝既老言乃屬合二十四篇為二十八篇歐陽夏侯之徒皆學之寫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尚書至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得五十八篇為之作傳是為古文尚書既畢會國有巫蠱事訖用不聞而其傳遂絕近時好事者乃頗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等二十四篇彼徒略見百篇之敘故以依托……十八篇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分在……共二十四篇而僞作此二十四篇求與孔氏五十……之數合是今之所謂古文尚書者又未知其果出於孔氏否也春秋之作自當時高第弟子如子夏輩不能措一辭……辭蓋約而義隱微也夫子既沒……成書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取史記備著其事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則謂左氏




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以記而其後月令呂不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則未知今之逸禮其果出於孔氏歟否歟百篇之書當秦焚書時孔子末孫惠與濟南伏勝各藏其本於家楚漢之際失其所藏文帝時勝口授鼂錯勝既老言乃屬合二十四篇為二十八篇歐陽夏侯之徒皆學之寫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尚書至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得五十八篇為之作傳是為古文尚書既畢會國有巫蠱事訖用不聞而其傳遂絕近時好事者乃頗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等二十四篇彼徒略見百篇之敘故以依托……十八篇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分在……共二十四篇而僞作此二十四篇求與孔氏五十……之數合是今之所謂古文尚書者又未知其果出於孔氏否也春秋之作自當時高第弟子如子夏輩不能措一辭……辭蓋約而義隱微也夫子既沒……成書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取史記備著其事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則謂左氏

王忠文公集卷三
二十八

爲不傳春秋者固非然其去取是非頗謬於聖人謂左氏爲得聖人修經之旨亦非也今執事欲以此三事置博士列於學官豈誠以逸禮古文尚書爲出孔氏左氏爲有合於聖人歟此固有司之所不敢知也且當漢初承秦燔燒之餘挾書之律方解天下文學稍稍始出如萌芽然漢家亟於興儒學崇道藝故諸子傳說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以扶植而統理之今儒術之興既久典籍粗完則凡非聖之書固所宜斥絕而傳說之無補於經者亦在所宜擇也執事拳拳於此爲聖道計誠可尚矣然恐衆言殽亂異說紛紜適



以爲聖經之累亦盍深察而力辨之顧乃棄於世俗之恒見眯於聖人之大道是非真僞無所發正猥以見罪於有司意者執事之於載籍未始博極歟何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遂取爲此倖也夫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天下之至寶也設有殘闕焉以害其爲至寶也今乃因其殘缺已求魚目燕石以擬之是使至寶無別也執事誠以聖經爲寶也則宜帶此於決以信其所爲寶不令得并異說發炎古謬以作所以爲寶也夫聖經雖有殘缺而聖人之意古一日如日月之蝕天或時剝蝕終則必復執事又奚必過於憂而不執事過

憂之是信日月之蝕而不復無是理也承書辭責備過當故不得不辯

麒麟閣蘇武贊 并序 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

魏魏蘇侯貞大正極執居方外阻限絕域帝謂廷臣是宜罷虜我亦吾信以填以綏乃遣信使諭以威德使執爲首惟典屬國仗節而遂位于北鄰驕驕風桀尒尊三軍如何蠢蠢大義弗循反常道順抗我明命惟益曰嘻君命可辱我執我節紙我能牧羝羝則弗乳節亦靡瞭越十有九年乃復來歸昔者之往其顏如脂今之還矣皓髮白鬚表裏純忠終始全節震名殊邦功顯帝室彼陵彼律其罪天通彼之所並野鼠神龍固執無臣臣執無仕凡百有位鑒此貞執



文章惟三代爲古春秋次之戰國次之西漢又次之然三代之文皆易誇許可法而不可擬擬之則猶判楚之稱下矣可法而可擬者其惟左傳長書史記乎唐川王充宜悼斯文之彫弊閔士習之累究以根起已任於是推其得於術者託之著述自西漢上至春秋戰國之

[illegible]首[illegible]以[illegible]諸左丘明劉向[illegible]
遂諸人爲甚中[illegible]焉昔子朱子讀曾文定
公所擬[illegible]詔辭其陜漢唐而過典謨世復有先
子未有不以曾文定書而稱先生也友生眉山
蘇伯[illegible]
作[illegible]原者六經以爲之本傳之百氏
以[illegible]之史傳以挈其歸夫然後融會貫
通[illegible]于心應之于手如郢匠揮斤庖丁游刃
有[illegible]所以然之妙往往出語通真古人未
嘗[illegible]然體帖蹈襲如唐人之於書鈎臨模拓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十三　廿三

以致其點畫之似昔揚子雲之擬易王仲淹之
擬經皆未免爲議者所譏蓋聖人之作本於[illegible]
[illegible]而後儒之作出於有意也吾友華川先生[illegible]
從文獻[illegible]以能文名近年所造益臻[illegible]
固已超軼漢唐而[illegible]漢二代矣集中擬秦漢諸
文尤[illegible]卓絕初未嘗有意於古而自不能不古
也嗟余衰暮之秋志氣摧落乃[illegible]也大[illegible]
[illegible]交[illegible]於窮愁寂寞之鄉[illegible]大山林隙[illegible]
臨何其幸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illegible]
[illegible]矣延良恭識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十三

#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十四

廬陵[illegible]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擬

## 擬元列傳二首

許衡字仲平懷慶河內人也金大安己巳生於河南
之新鄭七八歲受學鄉師授之書輒不忘嘗問其師
曰讀書將何爲師曰應舉取科第爾曰如此而已乎
師大奇之因謝曰吾不能爲若師矣十餘歲時有異
人過門謂其父母曰此兒骨清而神全他日必名冠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十四　一

[illegible]富貴不足道也歲大侵民饑易子而食而
[illegible]書即往借觀之其父危之與俱往人咸
[illegible]長男氏爲將典史衡從授吏事恭捷名籍
考[illegible]之[illegible]而是時往汴繁道民不遑命衡因不
忽見即不復請騶而決意求學矣父母知世亂欲使
習知占驗之術爲避難計因從占卜之家得見尚書
疏義悉手抄之[illegible]及刻意增典攻[illegible]王爲治之本
聖賢爲學之要一言一行必質諸[illegible]雖當亂離之際
人亦稍有從游者歲壬辰北從渡河[illegible]居大名尋復
遷居于[illegible]時竇默亦[illegible]其能亦[illegible]取知欲衡辭相過

廬陵[illegible]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擬

## 擬元列傳二首

許衡字仲平懷慶河内人也金大安己巳生於河南之新鄭七八歲受學鄉師授之書輒不忘嘗問其師曰讀書將何爲師曰應舉取科第爾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因謝曰吾不能爲若師矣十餘歲時有異人款門謂其父母曰此兒骨清而神全他日必名冠天下人間富貴不足道也歲大饑民餓易子而食而衡聞人有書即往借觀之其父危之每與俱往人咸厭其迂稍長舅氏爲縣典史衡從授吏事泰然名義考求立法之原而是時徙汴繫追民不堪命衡因不忍見即不復詣縣而來意求學矣父母知世亂欲使習知占驗之術爲避難計因從占筮之家得見尚書疏義悉手抄之由是刻意墳典攻求帝王爲治之本聖賢爲學之要一言一行必質諸經雖當亂離之際人亦稍有從游者歲壬辰北徙渡河隱居大名事復遷居于蘇時竇默有異能亦若輕最知敬衡每相過從則終日危坐出入經傳以及諸子百氏釋老醫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姚樞時方以道學自任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仁甫衡往蘇門求之得易程氏傳春秋胡氏傳書蔡氏傳詩朱氏傳與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之書讀之深有所契皆手鈔以歸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殊爲不然今始聞進學之敘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從事於小學灑掃應對爲入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唯則取向所授受簡冊悉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諸生敬畏持守唯謹而衡亦篤志厲行以身先之隆寒盛暑皆不廢也謂吾自得伊洛之學心與理融終夜以思手舞足蹈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歲庚戌復留蘇門與樞居相比以便講習明年樞赴召衡乃獨居蘇門講學至是年四十有三而任道之意始篤矣歲甲寅世祖居潛邸遣使徵衡而廉希憲方宣撫關中奏授衡京兆提學力辭不受不能強也中統元年世祖既正位宸極即詔徵衡至上京上問其所學對曰學孔子問所長曰虛名無實誤達聖聰耳上嘉其實自是侍上左右多所陳納二年復詔至京平章王文統方秉政深忌姚樞竇默輩獨謂衡

無因緣弗悖也至是默力排文統學術之非必不
國文統乃始疑衡滄儻之五月除樞太子太師默太
子太傅衡太子太保外若尊之內實使之疏默以與
文統勢相軋欲依東宮以避禍衡執不可曰禍福不
足計也道為重耳且近代師傅太子相見之禮師傅
西位東向太子東位西向今能從否不然是師道自
我而廢也乃相與懷麻詣闕下控辭數日始得請改
授樞太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衡既拜
命復以疾辭九月得告南還仍奉旨敎授懷孟路子
弟明年復召赴闕至則假館道院凡權貴相延致悉

王忠文公集卷十六　三十

謝不往而姚竇二人者則日相過從劇論竟日乃罷
中書左丞張文謙最稱好賢樂善以古道為己任自
初見衡即請執弟子禮衡拒之乃止每衡之出處必
為反覆導達上下之意時其進退久速而調護之至
元改元復辭歸懷州六月下詔將還居忽迅雷起中
堂電火滿屋家人驚仆衡正色危坐弗為動二年十
闕首陳雷震事不宜見上不許有旨入議中
以疾辭丞相安童素與衡名德即其舍候謁
曰若華自謂與許先生相去幾何蓋十百
千萬者也是豈錙銖之可及者也三年上在衡州

無因緣弗悖也至是默力排文統學術之非必不
國文統乃始疑衡滄儻之五月除樞太子太師默太
子太傅衡太子太保外若尊之內實使之疏默以與
文統勢相軋欲依東宮以避禍衡執不可曰禍福不
足計也道為重耳且近代師傅太子相見之禮師傅
西位東向太子東位西向今能從否不然是師道自
我而廢也乃相與懷麻詣闕下控辭數日始得請改
授樞太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衡既拜
命復以疾辭九月得告南還仍奉旨敎授懷孟路子
弟明年復召赴闕至則假館道院凡權貴相延致悉

王忠文公集卷十六　三十

謝不往而姚竇二人者則日相過從劇論竟日乃罷
中書左丞張文謙最稱好賢樂善以古道為己任自
初見衡即請執弟子禮衡拒之乃止每衡之出處必
為反覆導達上下之意時其進退久速而調護之至
元改元復辭歸懷州六月下詔將還居忽迅雷起中
堂電火滿屋家人驚仆衡正色危坐弗為動二年十
月召詣闕首陳雷震事不宜見上不許有旨入議中
書省事以疾辭丞相安童素與衡名德即其舍候謁
退謂左右曰若華自謂與許先生相去幾何蓋十百
而千萬者也是豈錙銖之可及者也三年上在衡州

後山召衡諭曰王以道爲恐資漢卿言之而卿獨不
言孔子之道豈其若是省中事雖嘗以命卿而卿猶
未悉朕意今復用而命其尚爲朕黽勉從事以毋負
所學安童尚幼若未更事卿謹輔導之嘉謀嘉猷先
告安童以達於朕朕將親擇焉衡對曰聖人之道至
大且遠而學者所得有淺有深臣平生雖誦其書所
得甚淺今既蒙詩命敢不罄竭所知言之所不知者
亦不敢強也安童聰明有持守告以古人語言無不
領解臣苟有所知當即告之但慮中有問之者則難
行耳臣入省之日淺淺見如此惟陛下明察自是數



訪問治道每見必以太平責之衡乃陳時政五事其
一曰立國規模前代建國北方奄有中夏者如魏如
遼如金能遵用漢法故享國長久文治可觀今國家
當行漢法事在不疑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使
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從亡國之俗其勢甚難非三十
年不能成功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興學校練甲兵隨
時損益裁爲定制如臣等輩皆足以任此在陛下篤
信而固守之耳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
浮言庶幾可得天下之心成至治之效矣其二曰中
書大要仕者宜須僚佐祿使資奉養未仕者宜定條式

俾就銓叙則可無失職之怨外設監司糾察污濫內
由吏部考覈資歷則論道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
抑高而舉下則人才爵祿可得而差次矣至於貴家
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戶口之制皆宜早定若夫得行
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則
在執政得人與不得人耳其三曰爲君難六事踐言防欺
任賢去邪得民心順天道六者爲君難之道也舉其
要則修德任賢愛民三者而已此之謂治本治本立
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成矣其四曰農桑學
校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



知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於生財也徒知防人之欺
而不知養人之善欲其不欺非衣食以養其生禮義
以養其心不可也徒患法令之不行不思法令無可
行之地上多賢才皆思爲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
令自行禁自止誠能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驅游惰
之民歸諸南畝歲課種植懇諭而篤行之十年已後
當倉盈庫積非今日比自兩都下及州縣皆設學自
皇子以至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
之大倫與灑掃應對以及治國平天下之道十年以
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相成亦復非

今日比矣其五曰愼微上悉嘉納之衡每有奏對上常令善譯者譯其言以進或譯言不能達衡意上輒自更定之居亾何辭有疾不復入省求還[illegible]疾詔許之四年冬仍召至闕居久之六年奉詔與左丞張文謙贊善王恂同議官制乃歷考古今設官分職之本沿革之由與夫上下統屬之序其權攝增置行之有弊者皆所不取乃以省臺院監司郡縣內外百司聯屬控制之體統[illegible]藩降殺之等差悉因爲定制以聞七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入見奏事堅辭於上前曰臣之所爲[illegible]者有三一則臣一介書生遽當大



任非勳非舊不足以服內外之望二則無德無才不能辨國家之大事三則臣之所學[illegible]陛下聖謨神算不能脗合陛下直以虛名誤[illegible]臣若不自度冒當聖恩必將致悔咎上曰此事出自朕意卿無復多讓衡辭之再三上命左右扶之[illegible]左右掖之曰有旨令先生出矣出至門復[illegible]陛下令臣出當出省耶上曰出殿門耳後[illegible]辭皆不允是時尚書省立丞相阿哈瑪特擅[illegible]衡乃[illegible]盡[illegible]等事具奏之阿哈瑪特[illegible]以[illegible]柄衡特不可以謂國家大權兵民[illegible]典民與財而子又典兵權太重所宜愼上曰卿慮阿哈瑪特反耶衡曰阿哈瑪特不反而有反之道爲自古奸臣未有不由權重而反者上以語阿哈瑪特阿哈瑪特詰衡曰公何以言吾反衡曰吾言前世反者皆由權重耳君即不反何故由此道耶阿哈瑪特由是深銜之或語衡先生寢處無所防設有橫逆奈何衡曰聖天子在上寧有是設有之亦命也吾何暇他計哉居歲餘力以疾辭上令舉人爲代衡奏曰用人者天子之柄不斷自宸衷則啟人臣覬覦之漸臣不敢奉詔八年四月除集賢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方衡在中書時嘗奉



旨教蒙古生四人後增七人至是有詔京師及四方願受學者俱得預其列卽南城樞密舊院以爲學而國學之建於是始衡自關學家事悉以委其子賓客至皆謝不接謂學中若復應接人事者[illegible]學業必有所妨人或見怒衡止一已訓誨學者此上命不敢後也衡以爲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宜[illegible]數年足爲國用而是時年已六十有二疾日[illegible]乃[illegible]弟子[illegible]居四方者王梓韓思永蘇郁耶律有尚孫[illegible]及[illegible]學作[illegible]端[illegible]安中[illegible]之[illegible]以相成或[illegible]

九生何不掉選時俊而擢用門生也曰此□已非用人也衡教授諸生凡講解經傳懇欵周未領解則引譬設諭必使通曉乃已自算數字投壺習射拜跪揖遜進退應對之節雖不俱習或有疑問則爲之喜見顏面因語之曰書中無疑以爲有疑有疑能使之無疑學斯有得矣衡嘗言敷五教在寬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則爲者□□行心寬容也今國學大體雖務嚴密而其中節□□且寬綏大槩人品千萬不齊處難以強之學說自一年離經辨志至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

□□全集卷六十四　一八

始終節次不可苟且致故教人不止因其才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蓋教人與用人不同用人用其所長而教人救其所短也其待諸生恩同父子養□□□因其所明而開牖之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洪□□尊而防範之故皆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凡從之學者悉爲成材卒皆爲世用矣十年諸生廩餼不繼衡引去而又權臣屢毀漢法四月召至上京議事而詩還鄉里上命廷臣議其去留姚樞謂衡之出處□世道之□隆今日宜當以聖賢之事待之則合□□之曰門學之建三□

所選時俊而擢用門生也曰求□也衡教授諸生凡講解經傳懇欵周引譬設諭必使通曉乃已自算數字投壺習射拜跪揖遜進退應對之節雖不俱習或有疑問則爲之喜見顏面因語之曰書中無疑以爲有疑有疑能使之無疑學斯有得矣衡嘗言敷五教在寬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則爲者□□行心寬容也今國學大體雖務嚴密而其中節□□且寬綏大槩人品千萬不齊處難以強之學說自一年離經辨志至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

□□全集卷六十四　一八

始終節次不可苟且致故教人不止因其才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蓋教人與用人不同用人用其所長而教人救其所短也其待諸生恩同父子養□□□因其所明而開牖之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洪□□尊而防範之故皆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凡從之學者悉爲成材卒皆爲世用矣十年諸生廩餼不繼衡引去而又權臣屢毀漢法四月召至上京議事而詩還鄉里上命廷臣議其去留姚樞謂衡之出處□世道之□隆今日宜當以聖賢之事待之則合□□之曰門學之建三□

[illegible]議生民[illegible]有進今衡[illegible]實以年[illegible]
多而上世數喪未葬此人子之孝道宜賜允從乃[illegible]
旨而歸[illegible]歸衡絕人事平居課僮僕事[illegible]己十
三年七月修授時曆[illegible]議以衡精通曆理詔趣衡[illegible]
其年十五年三月除集賢大學士兼領太史院事至
是上春愈[illegible]每北還即詔衡起居狀病則賜敕給藥
十七年春居成入奏曆[illegible]奏事上令衡[illegible]賜坐勞問
久之秋疾益進有言令[illegible]歸除其子師可懷孟路總
管以便侍養十八年春疾[illegible]醫者診之以偏陽謂之
疾今六脈皆平[illegible]疾乎衡曰久病而脈平者不



治吾殆且不[illegible]遂[illegible]頃之稍間適當時祭奠
獻如禮[illegible]于門[illegible]心抨抨然瞑目久之曰
死生[illegible]者所爲歌歌畢奄然而逝俄而
雷電[illegible]拔木城中士民無老稚皆往哭其門
朝野之人[illegible]不[illegible]哀傷以爲斯道斯民其不
幸乎衡[illegible]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死後慎毋立
碑但書[illegible]之墓[illegible]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至是從
治命葬而[illegible]碑[illegible]學者有不遠數千里[illegible]
墓下者蒲人王[illegible]司賓客辭[illegible]
[illegible]揖曰吾師也藝術之師歟賓主之師[illegible]

報之無從吾將以媿夫王通氏之門人耳衡天資弘
毅卓然有守當艱難窮阨之時其操益堅聞一善言
見一善行不啻飢渴之得飲食而於榮名世利畏之
若探湯終始表裏一本於誠敬故天下信之無異辭
[illegible]未嘗不卽起然卒亦未嘗枉尺而直尋每入
奏對以格君心爲己任氣象雍容言辭切直而無忤
也出入禁中衛士輒舉手加額曰是欲堯舜吾君民
者也逮其晩年義精仁熟道出羣物之表身備四時
之和胸中浩然純乎天理而動靜語默周旋出入之
頃無非至教天下之士聞之者知敬望之者知畏親



之者知愛遠之者知慕而觀其進退仕止爲朝廷之
重輕其身任斯道之寄如此翰林承旨王磐德望爲
世少所許可然獨敬禮衡[illegible]與語輒曰先生神明也
磐老矣無能爲役也及[illegible]歎曰斯道其不幸矣朝
廷設賜謚先生非文正無[illegible]易名者衡[illegible]以魯名其
齋已自朝廷下逮遐[illegible]皆稱之曰魯齋先生而
不復稱其官其所著書[illegible]日讀易私言[illegible]
孟子標題曰四箴說中庸說門人集其說曰語錄
[illegible]年七十三制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曰文正皇慶二
年詔從祀孔子廟廷

[illegible]樣曰聖賢相傳之道自孟軻既没無所傳受之
至程顥程頤氏兄弟者出乃有以續其不[illegible]之緒
朱熹氏作而其傳復行矣元興許衡[illegible]
傳於朱氏者也當其被遇世祖純乎[illegible]
一[illegible]而世祖聖明大統深知儒[illegible]
人而用之乃首[illegible]國[illegible]自中[illegible]衡
之教學一本[illegible]聖賢之[illegible]程朱之[illegible]其
用孫忠[illegible]大綱以立其本於是彬彬[illegible]成材
而數十年間號[illegible]名卿[illegible]者多其門人矣嗚呼
使聖賢之學大被於斯世而至于今學術以正而人



心以一者伊誰之功也[illegible]繼往聖開來學功殆不
在朱氏下況乎程氏朱氏未嘗得君以行其道而衡
則恭遇聖君居相位而有以堯舜其君民矣嗚呼盛
哉

初本[illegible]

[illegible]守敬字[illegible]思[illegible]人也生有異[illegible]兒童
[illegible]嬉[illegible]於算[illegible]
秉忠張[illegible]王恂皆同學州[illegible]金山而秉忠
與翁爲同[illegible]故守敬說學于秉忠[illegible]
人[illegible]敎學[illegible]得[illegible]要[illegible]承家學之[illegible]
[illegible]其於[illegible]常年十五六[illegible]石本[illegible]

[illegible]樣曰聖賢相傳之道自孟軻既没無所傳受之
至程顥程頤氏兄弟者出乃有以續其不[illegible]之緒
朱熹氏作而其傳復行矣元興許衡[illegible]
傳於朱氏者也當其被遇世祖純乎[illegible]
一[illegible]而世祖聖明大統深知儒[illegible]
人而用之乃首[illegible]國[illegible]自中[illegible]衡
之教學一本[illegible]聖賢之[illegible]程朱之[illegible]其
用孫忠[illegible]大綱以立其本於是彬彬[illegible]成材
而數十年間號[illegible]名卿[illegible]者多其門人矣嗚呼
使聖賢之學大被於斯世而至于今學術以正而人
王忠文公集卷[illegible] 二一
心以一者伊誰之功也[illegible]繼往聖開來學功殆不
在朱氏下況乎程氏朱氏未嘗得君以行其道而衡
則恭遇聖君居相位而有以堯舜其君民矣嗚呼盛
哉
[illegible]守敬字[illegible]思[illegible]人也生有異[illegible]兒童
[illegible]嬉[illegible]於算[illegible]
秉忠張[illegible]王恂皆同學州[illegible]金山而秉忠
與翁爲同[illegible]故守敬說學于秉忠[illegible]
人[illegible]敎學[illegible]得[illegible]要[illegible]承家學之[illegible]
[illegible]其於[illegible]常年十五六[illegible]石本[illegible]

其式爲之又得尚書璇璣因現行爲之元
末順德城北有石橋歲久爲泥潦所沒無能知者
守敬循審其地形而求得之人以爲神中統三年文
謙公中書左丞薦守敬習水利且精制度有巧思徵
詣闕召對稱旨乃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
東至通州灌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僦車錢六
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
務至揚州還河以避浮鷄淀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
二順德達活泉開入城中分爲三渠引入城東可灌
溉其地其三順德灃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

王忠文公集卷十四　十二

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
自小王村經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
北滏漳二水合流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
經雞澤合入灃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
沁河雖已灌溉尚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
開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溉田亦可一
千餘頃其六黄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
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
亦可溉田二千餘頃上覽其奏喜曰成吾國家之事
者其斯人乎即授提舉諸路河渠明年加授

至元元年從文謙行省西夏濬河諸渠
其在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在中興州者一名唐來
渠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
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計溉
田可九萬餘頃兵亂之後廢壞淤淺守敬爲行視因
故道而疏導之更立閘堰役不踰時而諸渠皆通利
夏人德之爲生立祠於渠上二年遷都水少監入奏
言臣向自中興還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
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皆可修理又言金時
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盧溝東流穿西山而出是

王忠文公集卷十四　十三

謂金口以東燕京以北可溉田利甚博
兵興以來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
視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
京畿之漕其議行之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
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帝皆
服其識十二年丞相伯顏南征議立水站詔
守敬行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
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綱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黄河
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
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

至元元年從文謙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先是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在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計溉田可九萬餘頃兵亂之後廢壞淤淺守敬為行視因舊道而濬導之更立閘堰役不踰時而諸渠皆通利夏人德之為生立祠於渠上二年遷都水少監入奏言臣向自中興還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皆可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盧溝東流穿西山而出是



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可溉田利甚博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從其議行之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衆皆服其識十二年丞相伯顏總師南伐宋議立水站詔守敬行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綱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黃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

河相通形勢為圖奏之悉如其言十三年都水監入中書工部除工部郎中是歲改修新曆立局以事先是秉忠言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宜在所改未及用而秉忠沒至是江南平天下一統上思其言遂行之詔守敬與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而文謙易領其事前中書左丞許衡參預其事守敬乃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於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與此處天度不符比量南北二極差約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宜盡考其失更置之及擇高爽之所造木



為重棚創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得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圜莫若以圜求圜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守敬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闚几凡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食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其器凡十有三又作正方按丸表懸正儀凡四等為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

方罫益圖月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
改局爲太史院以恂爲大史令守敬同知
事乃進所造儀表式於楊前指陳理致一一
周悉自朝及夕上不爲倦因奏唐開元間僧一行令
南宮說測景天下其可考者今十二處今疆宇比唐
尤廣必多方測驗而後日月交會分數時刻之不同
晝夜長短之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之不同可得
周知上可其奏乃置監候官一十四人分道而出先從
南北取直立表以測景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
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
王忠文公集卷二十 注今
六刻衡嶽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影
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
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
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
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
七十二分當是
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
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十八分晝八十二刻夜
八刻繼又測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少北
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
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

方罫益圖月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
致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恂爲太史令守敬同知
太史院事乃進所造儀表式於楊前指陳理致一一
周悉自朝及夕上不爲倦因奏唐開元間僧一行令
南宮說測景天下其可考者今十二處今疆宇比唐
尤廣必多方測驗而後日月交會分數時刻之不同
晝夜長短之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之不同可得
周知上可其奏乃置監候官一十四人分道而出先從
南北取直立表以測景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
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
王忠文公集卷二十 注今
六刻衡嶽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影
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
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
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
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
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
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十八分晝八十二刻夜
一十八刻繼又測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少北
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
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

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三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曆成守敬與諸太史同上奏曰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



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至漢造三統曆百三十年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三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疾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沖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曆始

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汎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惟我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測到實數所攷正



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影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為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凡減大明曆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劉宋大明曆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攷定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

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
五分爲今曆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
四月丁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
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
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
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
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
至今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
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
內除不的者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曆入轉後天又因



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日交自
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
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
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曆所差不多
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蓋自漢太初以來距度不同互
有損益大明曆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
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
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
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
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

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法推求每日
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
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
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
爲定式所創法者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
氣立爲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
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
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析爲三百三
十六限依垛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
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



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
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爲脗合四曰黃赤道內
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
容方直矢接勾股爲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
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
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
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
宿度分於理爲盡是歲冬頒行新曆詔賜名授時
是曆雖已頒而推步之式與立成之數尚皆未有成書
大史郭守敬乃比次篇類整齊分秒裁爲推步

立成二卷曆議擬稿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
曆注式十二卷二十二年陞太史令遂奏上其書又
爲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儀象法式二卷二
至晷景考二十卷五行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
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座諸星八宿去極一卷新測
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有
言滦漕事利便者或謂滦河自永平挽舟踰嶺而上可
至上都或謂盧溝自麻峪可達尋麻林上命守敬相
度之其言滦河者至中道不可行而言盧溝者亦以
石阻舟不可通皆罷守敬乃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

元史卷一百六十四

一言京城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白浮泉水
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
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河每十里一置閘
比至通州凡爲閘七距閘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
閼以過舟止水上覽其奏甚喜有旨令速行乃復置
都水監命守敬領之凡事於二十九年春明年秋告
成賜名通惠河役興之日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
鍤爲倡而守敬指授之其建閘處往往地中得舊置
磚木人謂非偶然先是通州至京城陸運糧歲若干
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及是舟運便通

公私便之是秋上自上京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
大悅特賜守敬鈔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
通惠河漕運事守敬又欲於澄清閘稍東引水與北
壩河接置閘麗正門西流舟楫得環城往來事不果
行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
年成宗用廷臣言開鐵幡竿渠召守敬至上都議守
敬言山水頻年暴漲漫堰非廣五十步不可而執政
吝於工費縮其廣三之一明年上北狩會大雨山
水下注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上謂宰
臣曰郭太史神人也使用其言豈有此耶守敬以年

元史卷一百六十四

老乘請謝事不允十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
事獨守敬以先朝舊臣朝政賴以施爲不許其請其
後凡翰林太史官不致仕蓋自守敬始守敬以純德
實學爲世師法其學所最長者曰天象行數水利事
功初守敬之在西夏也嘗測窮河源又自孟門以東
循黃河故道縱橫數百里間皆爲測量地平或可以
分殺河勢或可以灌溉土田具有圖說又嘗以海面
較京師與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
遠而流峻急京師之水去海甚近而流舒緩其言有
有徵古曆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

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而破分之論起守敬乃用百
年爲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
來無不脗合乃積年日法日分秒[redacted]之說皆所不用
其所爲曆測驗既精設法詳具令且九十年無分毫
差者舊儀悉多蔽礙且距度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當
望星漸外與所見漸㑹尤難取的守敬所爲儀但用
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而附
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環距端測日月
星則以兩線相望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
秒至爲切密八尺之表夏至景長尺有五寸千里爲



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唐一行雖嘗疑之而未
之有改守敬乃爲表比古制加五倍上施橫梁每日
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視舊法但取表
端之景者加審矣又嘗造七寶燈漏每大明會置殿
中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造[illegible]香漏及屛風香漏
行漏以備郊廟行幸所用又作靈臺水渾運渾天漏
大小機輪二十有五皆刻木爲衝牙轉相撥擊上爲
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如天
左旋環則各依行度退而右轉又欲依張平子爲地
動儀及候氣密室皆究極其妙而未就也王恂以與

自負者也無諳守敬見其匠刑輒深嘆服之許衡學
爲世師語及守敬則以手加額曰天祐我元故生斯
人也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
民擇曰自古[illegible]家之與相與輩丕基而宏大業者固
資[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又必有博識特見之君子通天
人之學而明於術數事功者出其間以致夫彌綸之
用然後一代之治可待而成[illegible]平世祖之世若劉
秉忠竇[illegible]王恂郭守敬是[illegible]守敬視諸人雖稍後其
尤稱宏博而傑特者乎[illegible]全宋以來學者務攻辭
章以譁世而取重辭有若[illegible]實用者兗于天象術數



水利事功之故當[illegible]不講久矣而守敬[illegible]獨能任其絕
學精神心術之所及[illegible]古人[illegible]能成一代之
制而示百王之法元之[illegible]於[illegible]古帝[illegible]無媿矣
嗚乎賢才之生天實使之夫豈偶然哉

擬元儒林傳

金履祥[illegible]之蘭溪人其先有[illegible]與聞以
孝行聞[illegible]父[illegible]樁于天[illegible]以[illegible]少[illegible]愈[illegible]
扶[illegible]太夜見天[illegible]人以[illegible]
郡上其事[illegible]其鄉曰[illegible]
以事留城邑夜夢家[illegible]文也已[illegible]

復升座大吼既寤語人曰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得男也耶歸而子已生因以祥名之頎拔生有異
年十六從學郡閏謝博士第子貢居二年試中補太
學生既乃自悔其非舉子業不事取尚書熟讀而
研究之年十九知鄉濂洛之學於是從先生何文定
公北山王文憲公柏其學得朱熹氏之傳乃介其友王
卅登文憲之門受業焉初見請問爲學之方文憲曰
立志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又問讀書之目曰自
四書始既又因文憲以及文定之門自是游從二氏
門者踰十年益深造詣益精凡天官地志禮樂刑法田乘

王忠文公集卷十四　廿四

兵農陰陽律曆之類悉研究其微以充極於用而於
四書五經尤大有發明謂古書有注必有疏朱氏於
論語孟子製集註多因門人之問有所更定其問所
不及者容有未備也及其於事物名數或以爲非要
而略之乃皆爲之修補附益成一家言曰論孟考證
朱氏於大學既爲章句又作或問而後之學者尚有
疑焉乃從其章第衍爲疏義以暢其支中爲指義以
統其會學成當註尚書章釋句解成書矣一日有
悟蓋所以設衛推本父師之意正句書蔡氏傳其
與其義理之微事爲之緒文之

之外曰尚書表註小戴禮樂記鄭玄目錄謂十一篇
雜合而略有分焉孔氏正義謂劉向校書得樂記二
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者十二篇名猶在而
記無所錄矣正義直以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
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分十一篇而每篇
中又各自爲章摠三十四章覆拜以爲疑反覆玩繹
見其十一篇者節目整然而正義所分固猶未盡乃
爲之一加段畫而指義顯白無復可疑矣司馬氏資
治通鑑取法春秋繫年著代劉恕作外紀以記前事
顧其說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

王忠文公集卷十四　廿五

足傳信且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之所定固野而無
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
之使則魯史不得書聖人筆削亦何由而見況左氏
所記或闕或誣凡若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
邵氏皇極經世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
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
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勒爲一書曰通
鑑前編凡十有八卷舉要二卷既成授門人許謙曰
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
韓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

十三年以後司馬氏既已論次而春秋以前迄無編
年之書則是編固不可以莫之著也既復自志其書
曰荀悅漢紀中興之旨志在獻替而遺值建安之季
王仲淹續經之作病痛而聞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
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
命也此吾續作之微意也顧祥負其絕高擧以精識
於凡載籍[illegible]加點勘平居涵濡於義理以踐修為先
務專事物格成致其體驗之功何氏之所示曰審察
克治王氏之所示曰涵養充拓服之終身常若有不
及者家故貧中歲依二氏為重文定卒於咸淳戊辰

王忠文公集卷十四　廿三

[illegible]問治喪之禮四方所擬贍則方致按禮制而
師服者弔服加麻心喪三年古之制也
[illegible]今之服緦功以上者用之生絹對領之
衫俗今之服緦麻者亦用之服今緦麻之服是不得
同喪父無服之重也疑衰古士之弔服也其服亡矣
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弔服也[illegible]則今猶存焉然古之
士今之官也今之士其未仕[illegible]之庶人也宜用古
庶人之服可以深衣為弔[illegible]而天子之服門人用細
麻深衣而布緣矣然[illegible]皆爽古以三十升布為麻
[illegible]之布以十五升布為深衣之布深衣之麻自司馬

十三年以後司馬氏既已論次而春秋以前迄無編
年之書則是編固不可以莫之著也既復自志其書
曰荀悅漢紀中興之旨志在獻替而遺值建安之季
王仲淹續經之作病痛而聞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
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
命也此吾續作之微意也顧祥負其絕高擧以精識
於凡載籍[illegible]加點勘平居涵濡於義理以踐修為先
務專事物格成致其體驗之功何氏之所示曰審察
克治王氏之所示曰涵養充拓服之終身常若有不
及者家故貧中歲依二氏為重文定卒於咸淳戊辰

王忠文公集卷十四　廿三

復祥以問治喪之禮四方所擬贍則方致按禮制而
為之議曰為師服者弔服加麻心喪三年古之制也
布襴俗服也今之服緦功以上者用之生絹對領之
衫俗今之服緦麻者亦用之服今緦麻之服是不得
同喪父無服之重也疑衰古士之弔服也其服亡矣
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弔服也[illegible]則今猶存焉然古之
士今之官也今之士其未仕[illegible]之庶人也宜用古
庶人之服可以深衣為弔[illegible]而天子之服門人用細
麻深衣而布緣矣然[illegible]皆爽古以三十升布為麻
[illegible]之布以十五升布為深衣之布深衣之麻自司馬

氏朱氏皆云用極細布則[illegible]用苧代麻又
緑則孫子純以素是喪父母之服也孔門喪夫子
若喪父而無服則以喪父母之服爲若喪父無服
之服其純用素可也其冠則庶人之弔素委貌失其
制矣以白巾代之而加絰於冠可也加麻之絰緦服
之絰也今用緦麻而小可也加麻之帶緦服之帶也
今用細苧可也所謂疑衰疑於衰者也文憲乃與治
喪者首遵用之而履祥因復考深衣之制爲之外傳
及文憲沒履祥率門人制服如初鄉人乃始知師弟
子之義繫於常倫之重如此履祥夙有經世大志嘗



出游杭都諸公貴人爭相引重因進牽制擣虛之策
輙弗售謝歸及覩阽危乃思其言而以廸功郎史館
編校起之則已不及於用矣宋既改物遂潛晦不耀
里居教授間出遊道郡城受業者恒數十百人學者
不敢字之因其所居在仁山之下稱之曰仁山先生
大德七年卒年七十二元統二年列祠學官侑食何
王二氏至正七年賜謚曰文安
許謙字益之婺之金華人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
六世祖寔學于胡文昭公瑗號稱能以師法終始者
元豐間居吳之笠澤尋又徙婺遂占籍焉父觥淳祐

丁未進士卒官宣教郎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
無子以從父兄之子爲子即謙也謙甫能言世母陶氏
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莊重如成人就長者
國亡而家亦破自力於學借書於人以閱晝夜讀之
所涉向博而病其無所從質聞鄉先生金履祥講明
道學之要其學得於王柏氏何基氏而何氏實受於黃
文肅公榦黃氏之學朱氏之學也乃委已而學焉於
是履祥年已七十而謙三十有一矣請不拘常序就
弟子列履祥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
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



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每事每
物求夫中者而用之益自其登金氏之門即以聖賢
之學爲已任師弟子間口授指畫盡得其相傳之奥
閲四年而金氏没謙乃益加充闡自得者爲多於書
無所不觀窮探聖微有不可通即不敢強於儒先之
說所未安者亦不敢苟同也其讀四書集註章句有
叢說敷繹義理惟務平實其言曰聖賢之心具在四
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而義廣讀
者或得其粗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曲之致自足而
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說者貿亂務爲新奇

射正生此耳讀詩集傳有名物鈔正其音釋攷其□□
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者而
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纂疏時與蔡氏不能盡合
每註云附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它人言之
則爲讒賊要歸於是而已讀春秋三禮有益故嘗竊
春秋大義凡數十百條皆傳註所未發於三禮則參
任氏訂求聖人制作之意順天地之理酌古今之宜
使通於上下皆可𨕖用中歲以還於易尤深仰觀俯
察蓋有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盈闕之故謂伏羲
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註六爻

□□文集卷四　九二

之義特發凡舉例耳又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於其
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以朱黃朱墨意有所明則
表之嘗謂士之爲經苟句讀有不明則義理疵晦
其事若小而失甚大也其於史有台忽幾微倣史
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訖宋元祐元年秋九月
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
以著其善惡且謂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
理亂之幾故附於編經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
書成以示其友張樞爲言遷延之延促豈必推之
命猶有人事焉漢世儒者言災異之興有復之者

射正生此耳讀詩集傳有名物鈔正其音釋攷其□□
音終之讀書集傳有纂疏時與蔡氏不能盡合
則爲讒賊要歸於是而已讀春秋三禮有益故嘗竊
春秋大義凡數十百條皆傳註所未發於三禮則參
任氏訂求聖人制作之意順天地之理酌古今之宜
使通於上下皆可𨕖用中歲以還於易尤深仰觀俯
察蓋有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盈闕之故謂伏羲
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註六爻
□□文集卷四　九二
特發凡舉例耳又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於其
要旨錯簡衍文悉別以朱黃朱墨意有所明則
嘗謂士之爲經苟句讀有不明則義理疵晦
其事若小而失甚大也其於史有台忽幾微倣史
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訖宋元祐元年秋九月
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
以著其善惡且謂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
理亂之幾故附於編經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
書成以示其友張樞爲言遷延之延促豈必推之
命猶有人事焉漢世儒者言災異之興有復之者

大侵名上大祿乙訖公改

欲近修人事天人之際精祲相盪善惡吉凶之應
[illegible]有國者不可不仁民益以此也凡其爲書與
已行世其述作大旨具見序引文多不盡載謙於天
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
不該[illegible]一事一物可爲[illegible]聞多識之助者必詳考之
而異端之說必洞究其蘊與其教學者以五性人倫
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
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切[illegible]殫盡爲
學者師四十年門人殆千餘人遠而[illegible]近而
荊揚吳越皆百舍重趼唯恐後之[illegible]列其行
[illegible]才又擧遺逸以應[illegible]辭江浙鄉
[illegible]亦辭不就然雖身[illegible]而心存當
[illegible]入南向[illegible]行[illegible]任吳越是
歲大侵謙處之[illegible]不足耶而
貌瘠甚何也答曰今公私[illegible]道[illegible]吾食寧獨
飽耶治其晚年身任正學[illegible]之士視其安否
以爲斯道之隆替爲後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門人
以義制服者若干人交友來會葬者若干人因其自
號以題其表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郡府祠之于學
官至正七年賜謚曰文懿部使者及御史復建言宜

欲近修人事天人之際精祲相盪善惡吉凶之應
[illegible]有國者不可不仁民益以此也凡其爲書與
已行世其述作大旨具見序引文多不盡載謙於天
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
不該[illegible]一事一物可爲[illegible]聞多識之助者必詳考之
而異端之說必洞究其蘊與其教學者以五性人倫
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
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切[illegible]殫盡爲
學者師四十年門人殆千餘人遠而[illegible]近而
荊揚吳越皆百舍重趼唯恐後之[illegible]列其行
義于朝郡學[illegible]才又擧遺逸以應[illegible]辭江浙鄉
閩帝詩[illegible]亦辭不就然雖身[illegible]而心存當
世大德[illegible]人南向[illegible]行[illegible]任吳越是
歲大侵謙處之[illegible]不足耶而
貌瘠甚何也答曰今公私[illegible]道[illegible]吾食寧獨
飽耶治其晚年身任正學[illegible]之士視其安否
以爲斯道之隆替爲後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門人
以義制服者若干人交友來會葬者若干人因其自
號以題其表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郡府祠之于學
官至正七年賜謚曰文懿部使者及御史復建言宜

專立祠事乃即郡城東作祠祀何氏王氏金氏及謙
曰四賢書院二子元亨皆篤學世其家
論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孔子乃集其
大成宋周程氏者作復續斯道之統而道南之學由
楊時氏一再傳爲羅從彥氏李侗氏至朱熹氏又集
其大成者也然孔門羣弟子唯曾氏之傳得其宗曾
氏以其所傳傳之子思子思以傳之孟子一出於正
爲朱氏之徒亦衆矣得其宗者惟黄榦氏榦傳何基
氏基傳王柏氏柏之傳爲履祥履祥傳謙其授受之淵源
如御一車以行大逵如執一籥以節衆音推原統緒



必以四氏爲宋學之世適亦何其一出於正粹然如
此也程氏之道至朱氏而始明朱氏之道至金氏許
氏而益尊用使百年以來學者有所宗鄉不爲異說
所遷而道術必出於一可謂有功於斯道者矣大抵
儒者之功莫大於爲經經者斯道之所載焉者也有
功於經即其所以有功於斯道也金氏許氏之爲經
其爲力至矣其於斯道謂之有功非耶

操

古琴操

春秋時晉大夫有從事于外而不得養其母者作皇

八操

皇天至仁冒下土兮林林摠摠各獲其所兮我獨何
爲不得以養其母兮育我鞠我亦已太苦兮養之弗
時我何爲者兮自我徂征離此膝下兮有食孰以食
我痛其孰摩撫兮我之念母心焉如縷兮母之念子
亦豈寧處兮皇天之毒我其終我枯兮

右皇天操凡十韻

戰國時楚臣有忠其君而被竄逐者作江漢操

江漢滔滔注于東只豈惟江漢百川朝宗只臣之事
君所盡者忠只臣忠之蓋見謂爲狂只我君聖明如



日正中只豈弗臣察其或未遑只抑臣實有罪盍反
諸躬只自今以往矢益竭衷只臣雖身遠臣心上通
只臣心之通君終臣容只羈臣不信江漢其同只

右江漢操凡十一韻

越操二首并序

越人周君之居有曰蓮花方丈者鉅公畯人既多爲
之賦詠吾友胡仲申氏又用楚音作越歌二章以貽
之夫越之山水勝矣秦望雲門姑蔑勿論即郡城言
之臥龍之山隱然中踞其外則鑑湖之水散而爲
[illegible]雲封烟波與闤闠相映帶[illegible]卯莫或[illegible]

晉江左以還未冠之流於焉畢止及宋南渡以後鍛
紳之家尤盛於茲於是其流風遺響今皆不可復見
而山光水色今古不殊攬者益不能無慨然之思矣
予嘗臥龍一名種山越大夫文種事越王句踐旣滅
吳以功而句踐賜之死其墓在山上故山以得名鑑
湖周回三百十里唐玄宗嘗以一曲賜賀知章知章
晚年乞身歸鄉里爲道士有請故也周君之居前直
種山下俯鑑湖其讀書之餘最好鼓琴予因爲
種山鑑湖二操遺周君仲申之歌音韻幽遠庶幾郢
人之寡和者故不復襲用其意云



佐我者吳覆我家邦君之辱矣臣死則當臣敢愛也
以有宗祀以身嘗吳庶雪君恥吳旣沼矣越則弗沼
豈臣之功君實有道功成之難君不足全今君死臣
臣其敢寃　右種山操

湖水悠悠有澄其波中洲何有有蒲有荷維荷有華
載靜以芳其葉洒洒可以爲裳維波之澄實同我心
送我初服以濯我纓彼世之濁孰止乎足世不我知
反以我爲獨　右鑑湖操

來歸操并序

士君子遭世亂離其能保身而全名者鮮矣此由
所爲能也東漢之季管幼安避地遼東二十年及天
下旣定乃始來歸晉當義熙末不能國矣陶元亮用
是託言鄙之故以行而歸去來辭作焉嗚呼二子豈
所謂保身而全名者耶溧水劉君有道之士也往
其攜家寓浙東淪落久之因爲縉雲郡博士今
旣歲乃棄官奉母以歸乎故鄉迹其出處之節
合乎二子矣予竊慕之爲作來歸操以述其志云

溧之水有魴有鱮溧之土有秫有秠我胡不歸兮以
釣以耔奉我老兮有毋撫我稚兮有子我今其歸兮
于溧之涘我思古人兮處世之否惟求其志兮豈必
于仕古人何爲兮庶吾其企來歸之樂兮樂其有已



瓊響操

瓊響者古琴名宋內府故物也其腹題云慶曆五年
臣道士衛中正奉聖旨斲崇寧四年臣馬愈先奉聖
旨重修宋旣納土是琴亦入貢于元世祖皇帝用以
賜其臣廉恒陽王王歿而家廢杭人徐氏以重購得
之今復歸于嘉興濮氏金華王褘爲作瓊響操因以
貽濮氏其辭曰

鈞天奏兮帝所玉交振兮思聊聊其愁予託[illegible]心兮
遺下土帝有命兮逢[illegible]不得使爲伍海天冥冥兮月

在宇宙幽微兮鸞鳳舉紛百靈兮屏營而來庭至音兮焉窮千齡兮萬古

## 烏傷操

殿陽王德茂葬其親嚴州烏龍山之陽而築廬墓左以居焉大夫士咸爲取蓼莪之義以賦詩咨嘉其能孝也嗚呼王君誠能孝者歟昔吾烏傷當秦時有顏氏者葬其親而躬負土焉羣烏畢集銜土以助之烏吻皆傷也因名縣烏傷于其縣人雖習知顏氏事而行不能無愧故聞德茂之能孝而心爲之惕然爰作烏傷操其辭曰

生我者天天實罔極只哀哀人子曷報厥德只既壞而對匪躬則劬只有相維烏其羣畢通只我親我喪烏亦何與只曾是銜土吻血不顧只烏豈有知有以致之只哀哀人子如何弗思只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十四

南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議

孔子廟庭從祀議

孔子廟庭從祀者凡百有五人自澹臺滅明至孔鯉七十二人皆受業聖人之門而承聖人之教者也自左丘明至許衡二十四人皆傳註聖經尊崇聖學而有功於聖人之道者也蓋自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至范甯等二十一人從祀廟庭及宋元豐七年復增荀況揚雄韓愈以世次先後從祀左丘明二十一人之間淳祐元年乃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列于從祀景定二年又增張栻呂祖謙咸淳三年又增邵雍司馬光及元皇慶二年乃以許衡繼宋九儒居從祀之列所謂三十四人者也以今論之漢儒之從祀者十四人而猶闕者一人董仲舒是也唐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孔穎達是也宋之從祀者九人而猶闕者四人范仲淹歐陽修真德秀魏了翁是也元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吳澄是也自夫孟軻既沒聖學不明邪說盛行異端並起經秦至漢諸儒繼作然完經翼傳局於顓門之學而於聖人之道莫或有聞惟董仲舒於其間號稱醇儒其學博通諸經於春秋之義尤精所以告其君者如天人性命仁義禮樂以及勉強遵行正誼明道之論皆他儒之所不能道至其告時君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隆孔子之教使道術有統異端息滅民到于今賴之則所以尊崇聖學者其功殆不在孟子下以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新莽猶獲從祀而仲舒顧在所不取何也秦火之後聖經闕逸漢儒收拾散亡各爲箋傳而偏學異說各自名家晉宋以來爲說滋蔓去聖既遠莫可攷證學者茫昧不知所歸唐初孔穎達受詔撰定諸經之疏號曰正義自是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於正義者謂之異端誠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是其所以傳註聖經者較之馬融鄭康成輩功無所與遜且何休註公羊而黜周王魯王弼註易而專尚清虛害道已甚然在祀列胡獨巨於穎達而遺之也聖人之道或著之事功或載之文章用雖不同而實則一致三代以下人才莫盛於宋東都其間慨然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而著之行事者范仲淹而已其言以爲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欒雖伊尹之任無以尚之況當其時天下學術未知所宗尚而仲淹首以中庸授張載以爲道學之倡蓋其爲學本乎六經而其議論無不主於仁義雖欲業之就未究其志而事功所及亮明正大實與司馬光相上下自聖道不行世儒徒知章句以爲事而孰知聖人經世之志固不專在是也歐陽修與仲淹同時實倡明聖賢之學而著之文章其易春秋諸說詩本義等書發揮經學爲精至其欲刪諸經正義讖緯之說一歸於正尤有功於聖道其爲言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所以羽翼六經而載之於萬世至於本論等



篇比之韓愈之原道夫復何愧而世之淺者每目之爲文人夫文以載道道因文而乃著雖經天緯地者亦謂之文而顧可少之哉然則如范仲淹之立功歐陽修之立名皆可謂有功於聖人之道者韓愈司馬光既列從祀則此二人固決在所當取者也自周敦頤接聖賢千載不傳之緒而程顥兄弟承之道統於是有所傳迨朱熹有作五經四子皆有傳註論述統宗會元集聖賢大成紹程氏之傳其中更學禁其道不行於是眞德秀魏了翁並作力以尊崇朱學爲己任而聖賢之學乃復明眞氏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

記魏氏所著有九經要義大抵皆黜異端崇正理貫諸聖人而不謬其於聖人之道可謂有功而足以續朱氏所傳之緒矣是則此二人者固又當繼朱氏而列於從祀者也及元與許衡起於北方尊用朱氏之學以教人而有以任斯道之重而其時吳澄起於南方能有見於前儒之所未及孝經大學中庸易詩書春秋禮皆有傳註隱括古今諸儒之說而折衷之其於禮經尤多所删正凡以補朱氏之未備而其眞修實踐益無非聖賢正大之學則其人又可謂有功聖人之道固宜與許衡同列於從祀而不可以或遺也



按祀法有功於聖道則祀之是七人者其有功於聖人之道如此而從祀闕焉此甚不可蔑累代之曠典昭萬世之公議擧而明之固於今日矣又按聖孫孔伋故列孔鯉之下而曾參亦在曾晳後咸淳三年始升配享於顔孟爲四侑東坐而西向父以從祀立廡下而子以配享坐堂上尊卑舛逆莫此爲甚聖人之道在於明人倫而先自廢亂何以詔後世借曰曾子子思以傳道爲重然子必當爲父屈昔魯祀僖公躋之閔公之上傳者譏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以爲逆祀今孔氏曾氏父子之失序非逆祀乎是故曾參孔伋

今當降居於曾晳孔鯉之下又司馬光於程顥程頤爲先進張載於二程爲表叔而位次皆在下其先後次序亦不可不明咸淳之定從祀從休朱子六贊以周二程邵張司馬爲序而不知朱子之贊特以形容六君子道德之盛初未嘗定其先後之次胡可遽據以爲準乎是故司馬光張載今當陞居於程顥程頤之上若夫荀況楊雄何休王弼之徒有不當與於從祀者蓋又未敢以遽數也嗟乎天下之禮有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者以其有關於名教也公議所在孰得而廢之況乎禮文之事自儒者出則於有功聖道之人禮所宜與祀而未舉於禮者固不得置之而不之議也是用羅其爲名教所係而公議之不可廢者列之如右庶幾議禮之君子有所采擇云

## 泉貨議

天下之物以至無用而權至有用者泉貨是也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貨者言其用其制先有銅錢後有楮幣銅錢之制自五帝三王下更歷代莫之有改其爲法最古而楮幣之制所謂關會交鈔者又所以權錢而行金宋之末造也之二物者權之非有補於錢也食之非有補於體也而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illegible]于天下命之曰衡於國家者也故以爲生民之大命而不能以一日廢一日或廢則國家之命幾乎息矣故曰以至無用而權至有用者泉貨是也國朝因時制宜襲近代之法一切用鈔而錢盡廢不用自中統至元鈔之行且一百年中更至大雖嘗改法然旋亦即復舊乃自頃歲以中統交鈔重其貫佰與至元寶鈔相參並行京師復鑄至正新錢使配異代舊錢與二鈔兼用其意殆將合古而達今而不知適以起天下人心之疑夫中統本鈔至元本重二鈔並行則民必取重而棄輕鈔乃虛文錢乃實器錢鈔兼用則民必舍虛而取實故自變法以來民間或爭用中統或純用至元好惡不常以及近時又皆絕不用二鈔而惟錢之是用而又京師鼓鑄尋廢所鑄錢流布不甚廣於是民間所用者悉異代之舊錢矣嗟乎二鈔者國家之所用而民則以爲棄物而弗之用舊錢者國家未嘗專以爲用而民爭相寶愛而用之是天下之民反操國家之柄而國家之命已下制於民泉貨之弊莫此時爲甚矣詔旨屢飭禁令愈嚴民頑然相視而弗之恤而上之人亦坐視其法之弊舉無策以[illegible]之民情所至如水就下勢之趨於下不可復遏是故

壽爲天下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民以爲利上之人
何故而不爲今外宰相得承制行事亦既審察民情
即江淛省府治鼓鑄桼月之間國用頗賴以資給則
其爲效固有不可誣者然其所鑄乃當十大錢止用
于杭城而不足以行遠間有流布諸路者民亦易視
之弗信泉貨之弊自若也愚竊以爲今日鈔法宜姑
置不問而錢法當在所速講錢法之議有二一曰廣
置鼓鑄二曰罷鑄大錢考之史傳漢郡國皆得鼓鑄
而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唐亦即出銅所在置
監天下鑪九十有九宋鑄錢揔二十六監而諸路所



鑄其數多寡各有差其法皆爲不可廢貲領所謂事
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者此
謂不可使民私鑄爾非謂官不當廣鑄也夫錢便於
貿易而銅不便於轉輸轉輸不便故即其所出而鼓
鑄貿易相便故隨其所在而流布此勢之必然而國
朝至大中亦置江淮等六監此可見鼓鑄之所當興
矣自周景王楚莊王欲鑄大錢其臣即以爲非漢之
亦又以一當五王莽之大錢五十蜀之直百後[illegible]
當千唐之乾元後專之永通宋之熙寧皆[illegible]
抵一時苟且之爲[illegible]尚英言當十錢自[illegible]

甚明盖大錢質輕而利重利重故盜鑄者多質輕故
實愛者少小錢質厚而利均質厚故盜鑄者少利均
故貿易者平此亦勢之必然也故歷代大錢皆旋踵而
廢而至大大錢今亦存者無幾此可見大錢之鑄當
罷矣由是言之鼓鑄不可不開而監局之置不可不
廣大錢不可不罷而小錢之鑄不可不多爲今之計
無踰此者且今江浙地大物衆省府鼓鑄固必仍舊
其浙東西江東閩中諸路宜各斟酌所在分置監局
或一州二州即爲一監而凡所鑄錢必以漢五銖唐
開元金大定宋大觀及今至正小錢爲則其大錢更



不復鑄夫鼓鑄廣則造錢多而人易致小錢多則稱
物均而人知貴易致則其用不匱知貴則其行可久
推而放之其法將徧諸天下而革固不特江浙一省
而已至於権銅有禁尤當加嚴宜如唐制佛像以鉛
錫土木爲之惟鑑磬釘環鈕得用銅餘皆禁絶又民
間所有銅皆得入官官爲鼓鑄除工本之費更取其
三而以七歸于民而又鼓鑄之際關防嚴密製作精
緻定其輕重而有度平其出納而有常如是則今日
之錢殆可流於地上而異代之錢將不銷而自廢矣
於是國家之命得以伸於民民生而由之而可遂因

民之所利而利之莫此爲便臣今之所以[illegible]爲計宜無踰於此者上之人盍亦不是之思哉思之於胡爲而不亟於行也抑嘗因是復有其說古者三幣珠玉爲上黃金爲中白金爲下後世或爲二幣秦制黃金以鎰爲名及銅錢異也今誠使民公私並得以黃金白金爲錢隨其質之高下輕重而定價之貴賤多寡使與銅錢子母相權而行當亦無不可者且今公私貿易苦於銅錢重不可致遠者皆欲用二金藉使有司不明立之制而使之用公私之間有不以之爲用者乎是則用黃金白金爲錢以與銅錢並行



亦所謂因其所利而利之者也或者謂[illegible]而用鈔寶祖宗之成憲而於術數之說爲有符合[illegible]無乃稽之典章顯之[illegible]有相乖違者乎是不[illegible]下之法雖聖人不能使之久而無弊及其弊也[illegible]嘗無法以救之變而通之存乎人爲耳而可泥於[illegible]學之見偏於尋常之[illegible]記曰一弛一張文[illegible]夫弛而不張張而不弛皆非先王之所以[illegible]天下者弛之張之與時宜之[illegible]善矣[illegible]急可言者衆矣然孰有急於泉貨者故[illegible]之人得採擇焉

## 七出議

禮按戴禮妻有七出不順父母無子淫妬惡疾多言竊盜是也而又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與更三年之喪前貧賤後富貴是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後世之議者或曰婦人不順父母淫妬多言竊盜其爲罪而見出宜也若無子惡疾乃其不幸非其罪也而去之非禮也聖人之制禮豈其若是嚴甚哉故七出定爲五出於禮爲稱也曰聖人之制禮嚴與寬蓋並用也惟其嚴也故有以合乎天理之公惟其寬也故有順乎人情之正寬嚴相適而



制禮之意得矣今自七出言之無子惡疾固婦人之不幸也而出之若過乎嚴矣然三不去者婦人孰無之使其無子惡疾矣而或其有所取無所歸也與更三年之喪也前貧賤而後富貴也則固不得而去之也是又未嘗不寬甚也夫夫婦之配偶人倫之本也聖人之制禮其必審於此矣故曰寬嚴相適聖人制禮之意所以爲中也或曰惡疾[illegible]而或有是三不去者固不去矣使或無是也則其出也庸詎其罪歟曰妻道二一曰奉宗祀也一曰續宗嗣也二者人道之本也今其無子則是絕世也惡疾則是不可以共[illegible]

粢盛也是義之不得不絕者也夫不順父母以其逆德也淫以其亂族也妬以其亂家也多言以其離間也竊盜以其反義也五者其惡德之見絕於人者也無子之絕世惡疾之不可與共粢盛二者其惡德之見絕於天者也其於義所當絕均也或曰古者諸侯一夫人六姪娣兩媵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藉使妻有惡疾無子則固有妾足以生子而奉祀矣必妻之出也曰禮莫重於嫡孽之分所以培化本而窒亂源也庶孽正嫡家國之禍莫不由茲苟因妻有惡疾無子而成庶孽之寵以啓爭奪之禍是家國之大



不幸也又況庶人有妻而無妾其爲不幸也尤大夫因婦人之不幸而致家國之大不幸輕重之際聖人故有以權衡之而謹其始矣然則以惡疾無子而出妻義之不得已而禮之不可免者也或曰禮者先王教人之具律者聖人御世之準故禮虛文而律實法也七出之文雖載於禮而五出之法今著於律實爲其不可也曰禮與律非二物也禮者防之於未然律者禁之於已然皆緣人情而爲制禮之所不許即律之所不容出於禮則入於律也惡疾無子之當出其著於律歷代相因未之有改由人情之所同也擬律二者均爲聖人之所制其輕重之際詳矣七出之目胡獨於今而廢之也故嘗論之夫婦之道以義合以禮成者也其成也則納之以禮不合也則出之以義聖人之所許也禮載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大夫以下出妻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是其進退之間從容遜順有如



此先王因其義之不得已而禮之不可免所以存其辭而不廢也是故孔氏之家三世嘗出妻矣使果以出妻爲難也然則聖人非歟由是論之徇私情暱細惠不知禮義之大節謂婦人無子惡疾爲不當去而欲減七出爲五出者可謂野於禮也已

## 贊

### 宋景濂像贊

外和而神融內充而中孚衣冠雖[illegible]人之風氣象實宋儒之懿夫其知言以窮天下之理養氣以任天下之重處則如虎豹之在山出則類鳳麟之瑞世後乎

千載而有存中乎兩間而無媿此蓋古君子之所難然吾謂斯人之必至

戴叔能像贊

藹藹乎氷雪之姿濟濟乎山林之服萃和氣以中充鵠高標而外肅蓋其著述之富有年于茲而進修之勤惟日不足將自致乎儒林文苑之間庶幾繼往哲之芳躅

趙子常畫贊

形癯而體胖神清而氣完躬其純美之質奮乎強盛之年如不勝衣而學將以成乎已俗不能言而心蘄以合乎天人徒見其長往於林壑而孰知其上希於聖賢也耶

韓君畫贊并序

韓君致用名諤其先爲安陽人宋建炎初從南渡家于會稽故君今又爲會稽人焉韓氏故宰相家館爵析圭先顯棄世時殊事異雖世祿弗延而其後人皆自立於學以世其道德維君生于名閥克有淑質其於學問殆若夙成出入玄微上下今古所謂明體適用有本有文者也然其智識超融襟度弘敞厥道由故而不以柔於外屏絕私欲而不以蔽其內等斯

如桎梏嗜泉石如膏肓不以物先而桎瞳若乎其化又豈所謂孩乎其粹游方之外者耶會稽佳山水有五雲溪者山水尤勝君家其間因自號曰五雲生故或論其趣尚幽閑涉獵吾氣岩操特立歌行之節篠長往不返之志類乎疾物以矯情高棲以危行者矣予竊以爲君之自處雖不索於物而未嘗不與物交者也遠而不攜邇而不追非有道之士安足以及此哉若與予游交誼爲厚知君之深宜莫予若覩其畫像形諸贊辭其辭曰

恂恂韓君秉德不渝不剛以抗不柔以紓不抗乎高不淪乎汙維執其中與道爲徒相其外矣遲恭其軀梧竹之標形容則癯相其內矣心清而虛縣鑑止水神明孔脫華利之區榮名之途世非我遺我則靡趨翁羣養粹其情舒舒既純既完不肆不迂保厥所有有而常虛逍遙而遊遊乎物初我觀若人寶與道俱彼昏下知擾擾競奔身爲物役民沒斯須自渴其躬亦狂以愚韓君恂恂是鑒是圖何以昭之我言不誣

福寧王尹贊并序

史氏之法於死節死事之辨有輕重之權蓋爲其爲人之死雖同而所死有不同死事者一時忽焉致之

所激夫人武能之至於死節則非見義明而識理正
者不能也豈所謂非死之難處死爲難歟抑所死雖
不同要皆不可不謂之能死歟國家混一百年承平
之盛極矣乃自頃歲寇盜竊發名都大邑殘廢殆盡
然其間守土之臣之能死者固班班然可數也以吾
所聞閩越之間其能死者得二人焉得死事者一人
曰崇安縣尹彭君庭堅得死節者一人則福寧州尹
王侯是已侯諱伯顏字伯敬濮州沾化人身長八尺
美儀度倜儻有大志嘗語人曰世治爲良臣世亂爲
忠臣庶無媿此生耳弱冠游京師受知駙馬荊王王



拜丞相行省湖廣辟侯知印歷宣使滿考調永之祁
陽湖之烏程兩縣尹皆以治最聞陞信州推官平反
寃獄甚多至正九年有詔遴選守令侯用薦者以朝
列大夫尹福寧越再期政化大孚十二年春除福建
轉運鹽使司副使時盜賊充斥且逼州境侯因留不
行曰福寧民猶吾子耳吾忍舍之去乎乃募民兵訓
練爲備又諭鄉民各團結自相保十一月庚辰賊入
境侯及中子相引兵與戰敗之已而賊大集侯還守
州治壬午賊攻西門侯奮身率先力戰賊稍却俄而
馬中流矢遂墜地被執賊首謂侯曰公廉能名素著

欲屈公仍尹此州何如侯罵曰吾受天子命守茲土
義當殺賊今乃敗致有死爾寧能從賊反耶賊怒強
之跪侯曰此膝可斷不能跪賊賊愈怒令左右毆之
侯嚼舌噴血賊面大罵曰吾失守茲土義當死反賊
殺我即殺何毆爲然我可殺慎勿殺吾民也會賊執
監州至責之曰汝何得與王州尹同拒我也侯又大
罵曰起兵者實我非監州且吾起兵殲賊尓何名拒
耶吾生不能殺賊死當爲神必汝殺矣賊愈益怒侯
遂遇害臨刑神色不變立而受刃出血盡白頸墜而
軀不仆時年六十矣死後數日面猶如生民無老稺



號哭晝夜不絕賊亦悔殺侯有毒蜂如雲屯賊庭民
請葬侯尸尸葬而蜂散賊中時時見侯引兵入州治
見者皆驚懾而賊首無疾輒自斃侯之旣死也相尋
亦被執賊欲使之官相曰吾與尓賊義不共戴天願
欲事尓耶亦死之相妻潘亦被執賊首欲亂之潘厲
哭曰吾以失所天死固其所豈以身受辱即絕不飲
食及其二女亦皆死焉嗚呼若王侯者謂之能死其
節非歟傳稱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非侯之謂歟侯
不惟自死能盡節而子若婦亦秉節以死豈忠義固
皆天性歟徵諸史氏之法誠在所深取是用備叙其

事且係之贊用著今日爲國死難之有人爲人臣者勸云不贊曰

矯矯王侯萬夫之雄孰爲大節爲臣死忠爲臣死忠遑卹厥躬雖躬可殺名不可毀死而不朽是謂不死嗚呼王侯英風千祀

潘先生畫像贊

氣清神腴德容藹如深衣大帶端拱徐趨歸田拜老則李躬桓榮用儒飭吏則兒寬仲舒故其進爲邦家之蓍龜退爲郡國之範模古之所謂鄉先生者豈非斯人之徒歟

自贊畫像

讀古人之詩書被今人之冠服其見於外或乃謂爲有餘然存諸中吾自知爲不足也

趙敬德畫像贊

氣雖腴而能清體雖癯而實偉律度以禔其儀容規矩以制其操履當其方壯也玉雪姿質咸謂異代之王孫錦繡文章共稱當世之學士及其埀老也收斂英華沈潛義理藹乎西漢之醇儒儼然東魯之君子慨鄉學之無幾庶斯文之在此尚千載以自期沮百年而遂止

蘇伯夔像贊

眉山之裔潁濱之支受才孔碩登聞于時方其仕也如漢仲舒以儒飭吏佩玉而趨及其止也如晉淵明棄官而歸田拂袖而行鄉之典刑始終無疵七十非老尚觀期頤

宰山贊

山之爲物宰則其體自元氣之肇凝即一形之乘峙厚重而能安蘊畜而無匱是故前聖論爲仁壽大易象其艮止猗歟君子厥德孔似齒既尊而歸然爵愈崇而屹爾欲處世以長存妥在物而自保豈不以壽者宰之功止者宰之理吾殆見其將登于空同而責年於廣成子矣

虞先生戴笠圖贊

猗文靖公青城山樵繼百年之學術擅一代之文豪當其舒英揚翹際乎熙朝紬書東壁之府載筆西清之曹摛天藻以酒翰擷宮錦而爲袍雖方朔金馬之避世太白金鑾之應詔曾何足儷峻而聯高及其挂冠神叢返乎林皋竹籬茅屋之間曠葛巾野服之逍遥病臥秋風日著茂陵之稿行歌春夢時攜儋耳之瓢睨八極而志隘曠千載而神超蓋其進也負道義

如丘山其退也等富貴猶毫毛百世之下覩兹遺像
亦可想見其風標也已

頌

端本堂頌并序

皇帝即阼十有七年爲至正九年冬詔以皇子春秋日長宜親師就傅以知學拜諭德賛善各一員文學二員仍命以翰林學士直學士待制兼其職復置正字司經各二員即興聖宫西偏故宣文閣改曰端本堂以爲肄學之所廼十一月九日皇子始就學其禮皇子坐於皇帝位之右而左向其左設師傅之位諭德以下以次左坐而右向復置几其間以奠　裕宗皇帝所誦聖典比授經則别設授讀位司經正字執經導皇子及諭德以下各就授讀位相向坐授畢乃復本位而宗親大臣子被選爲伴讀者凡十人竊惟儲貳者國家之本而親師就傅以知學又儲貳之本也是以古先哲王登崇主鬯以尊宗廟而重社稷莫不選天下端士孝弟博文有才者以衛翼之輔導以經義而納之軌物故其見正人聞正論行正道左右前後莫匪正直用能養其德成其器以基天下之命所謂端本者也惟我有元自太祖皇帝肇興丕功聿



成厥家　世祖皇帝誕敷文德大造區宇　列聖相繼重基累構益茂丕烈以綏天序于子孫孫承之無疆肆今　皇帝陛下躬其聖神儲有大器夙夜兢業以修太平持盈守成有周成之風清淨寡欲有漢文之懿聲昭德茂以加矣以故克享天心多歷年所顧念宗祧萬世之計在定國本思有以衛翼而輔導之端本之堂于是乎建斯益國家之盛典一代之宏規推較古今無所與讓賛述之作其可以已臣愚不敏庸敢拜手稽首而獻頌焉其辭曰

興聖之宫　皇帝攸居前殿後閣東西萬廬有翼者堂在殿西廡既堂何爲皇子來處維特皇子是爲國本以承宗社繼體維謹輔養聖功貴早有圖猶本在木必培其初　皇帝曰嘻汝其就學前謨往訓用益汝覺皇子敬恭來處于堂彝文聮典以莫不彰良傅碩師左右挈提吉人正士前導後規仁義之原成敗之迹經史在列式受敷繹廣厦細旃諷誦從容徇焉發色靡接於躬日就月將適觀緝熙朝斯夕斯聖敬並躋前星有光于以增之少海既潤于以疑之國本既端國本斯定神器有歸祗迓天命乾健而正離繼而明規重矩疊玉爾太平稽諸往代亦有選則撫學

之置孝華之關處有非地厥就乃畢維今端本敦成與夷巍巍我元業萬年億曆祚延洪保在今日於維斯堂擁休蓄靈邦家之基永永是徵

日月山祀天頌

臣聞惟天子得祭天而祭天必於高丘古之制也聖元龍興肇基朔漠遂建大號以臨天下然國俗本有拜天之禮衣冠尚質牲品尚純帝后之宗戚助祭非此族也不得與焉報本反始之意可謂出於至誠者矣當太祖天造之始東征西伐禮文之事固未暇遑太宗戡金之五年歲在戊戌時中原甫定即命孔子



五十一代孫元措取曲阜太常雅樂並其歌工舞節與樂器冠豆祭服至于日月山及憲宗二年壬子之歲秋八月始即日月山以祀天推太宗睿宗配焉既又用元措言並祭昊天后土始大合樂一代禮樂之興肇於此矣當其時羣臣奏對之際上問禮樂何始左右以堯舜爲對則其所以立神基肇人極者聖謨睿略何其宏遠也按日月山國語云哈剌溫山在和林之北實祖宗興王之地古者王者祭天則日月從祀日居東月居西今天子祀天茲山而山適以日月名此其嘉符瑞應開萬世無疆之基者尤可徵不誣

也厥後世祖定鼎于燕首建廟室成宗于國南郊立圓丘武宗躬行祼享英宗復置鹵簿至于文宗爰祀郊丘肆今天子纘位以來郊丘祀天禮凡再舉前作後述歲輯月增容物典章煥然畢備彌文之盛無復有加原其所自則日月山之祀實其權輿哉竊觀漢唐之君間能稽古禮文祇奉郊祀必有儒學之臣鋪張妍辭揚厲休實相如之歌杜甫之賦載諸簡冊亦足稱誇國家鉅典之興豈漢唐拘陋侈靡之制能望後塵宜有頌詩形容盛德列諸昊天我命我將思文之什視成周有光焉臣忝職在翰墨不能自已敢



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眞元烈烈秉乾奮興皇基北肇神旅南征西域咸畢中原畢平大勳丕集王業斯成白旗九斿植于龍庭以朝萬國以接百靈憲宗御極三葉是承布德沛澤宣威抗稜土疆日闢未及戢兵稽古禮文次第以營禮有拜天國俗所仍潤飾彌文禮儀用精二年八月郊祀肇行禮行何所大山是升大山伊何日月爲名阯亘千里勢壓八紘因山祭天匪高不遇乃憑高丘以對蒼冥皇帝齊祓秉心兢兢臣工執事祇戒虔矜皝彼鬼衆大輅爰乘鑾道肅塵羽衛列星玉[illegible]

旄旆翠旌輕殿幔室如雲之凝陟降下上冀珪薦牲
珪則有邸牲則有騂犢席藉秸匏爵屢登至歆不傷
大樸無形燎火焜煌銷律和鳴禮備三獻樂終九成
紫烟鬱空瑤光燭冥鑾陛解馭朝陽霽滄風馬雲車
來燕來寧大其右之顧歆德馨上帝既鑒先祖亦聽
產祥降康如岡如陵叶氣旁魄景爍昭明一代鉅典
於焉足徵後聖既作祖述之編垂規疊矩制度益宏
昔漢制祀甘泉是稱六天雖識真僞混并豈若我朝
追古合經熙事迄竣純嘏具膺繇天子聖維天子誠
天授神策以奠不墜億萬斯年丕圖是貞小臣作頌



爰昭聖能

## 興龍笙頌

臣聞王者功成作樂樂者章功德之具也是故其功
大者其樂備用以薦之郊廟則神享薦之朝廷則羣
臣和使聽者無不虛已竦神說而成流以故海內徧
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至於含生異
類之物亦莫不感動而不知所以然所謂情深而文
明氣盛而神化者也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
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
武周公作勺皆由事與時並名與功偕不相沿襲而

一代之制興焉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惟我世祖皇
帝受天明命統一函夏神功聖德度越百王功成治
定乃肇置大樂以用諸朝廷其器有曰興龍笙者實
上所自作或曰西域之所獻而天子加損益焉者也
其制爲管九十列爲十五行每行縱列六管其管下
植於匱中而匱後鼓之以鞴自匱足至管端約高五
尺仍鏤版鳳形飾以金采以閣管之三面約廣三尺
加文飾焉凡太朝會則列諸軒陛之間與衆樂並奏
每用樂工二人一以按管一以鼓鞴以達氣出聲以
叶衆音而樂之奏成矣其制之宏鉅歷古所無誠足



以章顯功德垂示永世而學士大夫顧未嘗摛藻揆
辭以其形容之盛非闕典歟臣愚不揣微賤輒爲之
頌雖不敢儗諸時邁執競桓賚之列益庶幾漢世樂
府之遺意焉其詞曰

巍巍聖元龍興朔土於皇世皇誕統區宇南暨北燮
東賓西旅聿昭聖文丕布神武肇曆是膺玉燭爰撫
德厲功隆超軼今古乃章功德乃立樂府乃作雅笙
厥制維鉅嶰谷掄材后夔秉矩列管九十如簫斯竪
管以匱植匱由鞴鼓鞴動氣應手按聲吐抱納擬掄
牽連絡組高五尺餘廣三尺許黃鍾本宮蕤賓叶呂

清不逮商紂不迨[illegible]扶扇感韻紆紆妙音之
紫[illegible]登谷與有如臣子[illegible]事君父臣遂之[illegible]包涵
有如[illegible]海[illegible]物合[illegible]和章頁
導[illegible]大音斯完神人樂胥王會之辰穆穆帝所
天臨[illegible]雲晞華纛仙仗既班大樂爰舉朱干玉戚
樂宗[illegible]虞鍾鏞琵琴亦有柷敔於維兹室獨貢樂部
於天[illegible]奏九成[illegible]序四[illegible]百獸率舞陋哉斯制
[illegible]傳淫蠱空餘[illegible]棄於律何取俟今之制孰盛敢伍
[illegible]臣作頌式[illegible]不替於萬斯年仰憲皇祖
箴



續丹扆箴

官箴王闕古之道也唐李衛公獻丹扆六箴于其君
立意措辭分[illegible]指事忠愛之道[illegible]然可觀其殆有所
諷刺而[illegible]君於得失箴諫之道者矣然其言之備[illegible]
剴切君子病焉韓不自揆因擬衛公之餘旨[illegible]
可為訓惡可為戒而人臣所難言者極言之作[illegible]
扆六箴

天運不息啓所有[illegible]有臣伊何[illegible]則明人[illegible]天
夙興在廷宵向[illegible]不[illegible]天[illegible]
宵終不與君斯遠[illegible]

大舜稱賢　右宵衣箴

緋衮與冕君服堂堂以朝以祭視瞻所宗玉衣示俗
商作以[illegible]從服稱妖漢室乃傾一服之異若未過靡
訛知禍殃厥不識此皇王所戒不物不執三服罷官
著美令文　右正服箴

為天下君猶在養民匪以天下徒奉一人取民有制
楚真式陳貢獻無藝衰亂之因淫聲治色使君聽聲
奇物異品竟亦何補却絡焚裘為事非鉅儉德著聞
齊風堯禹　右罷獻箴

臣言剴若如批逆鱗大誅小斥何益於臣臣豈求益



凡以益君君弗[illegible]聽匪思則[illegible]從君轉圜是謂能改
一事十諫庶無後悔雖堯舜[illegible]猶[illegible]諫逐斥
不敗矣待　右納誨箴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面則易知心實難見心之[illegible]邪
陰運潛發睿之察之責在能斷泰斯豈詩[illegible]
[illegible]君說國而是心未此內[illegible]家國淪胥知人則哲
欽哉聖謨　右辨邪箴

春秋謹始大易知幾思患預防防其微[illegible]
羽終危齊惟微弗防遂至噬臍不覩堅冰其初履霜
涓天之水實由濫觴惡由細小雖小勿[illegible]積之久矣

社稷宗亡

右防微箴

漢部刺史箴

漢興六世孝武皇帝以雄材大略稽古立制乃元封五年夏初置刺史部十三州以督察郡國是時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初置交阯朔方二郡及冀幽并兗徐青揚荊豫益涼爲州十三刺史有常治所常以秋分行部所察六條一條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凌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爲百姓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貨賂割損正令凡非條所問即不省居部九歲者擧爲守相其秩六百石及成帝綏和元年以爲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爲州牧秩其二千石位次九卿其後或稱刺史或稱州牧不常厥名而九卿或出領之其任要甚重焉昔大舜當建官首立四岳帝虞任人厥建孳牧則州伯之設所從來尙矣維漢即十三州置部刺史實古州伯之任



雖輕而職甚重貪雖簡而治則繁誠得官人之意故當其時必有牽職盡規以繼虞人九州之作者惜無傳焉敢用追述本古爲之箴曰

漢繼古帝承秦紹周郡國有守視古諸侯用以理民民用得職宣化承流以輔皇极流弊弗援民則愁嘆孰其作非使我民怨乃稽古制乃任牧伯乃置刺史督察郡國孰爲督察奉詔六條依條以按有罪孰逃厥秩六百厥員十三匪輕匪簡是臨是監雖非郡國有不嚴憚望風懍驚撫職知勸顧維刺史莫責孔艱何以自處亦有警言惟皇憲天冒下惟仁同仁一視作天下君君之子民必務矜恤被以編氓與以監后俯垂清問虞舜之賢視加傷姬文則然自古哲王爲官擇人爲擇人以爲以若則仁矣臣職乃修臣職之修斯民之休維是有言民維邦本牧臣司憲敢告旒扆



唐起居郞箴

起居郞古左史也人君動則左史書之是非之雖衡公議之所繫也禹不能襲鑄管蔡不能毀周公雖遺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記善惡以志鑒誡自非禮良史之才者其孰能明公

議以取信於萬世乎故人臣極天下之尊而公議所以攝人主公議極天下之正而史官又所以持公議[illegible]粵自成周左右史始置及漢乃有起居注魏晉起居注以著作掌之有其職而無其官隋初以吏部散官檢書正字掌起居後又置[illegible]有內外史令著作如外史宜置起居官以掌其內[illegible]內史省置起居舍人至唐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門下始置起居郎二人顯慶中復於中書省置起居舍人遂與起居郎分掌左右矣按唐六典起居郎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之制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書其朔日甲乙以紀曆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旌賞以勸善誅伐黜免以懲惡年終則授之國史而撰述焉其職切密而清要朝夕侍上凡有獻替之言籍於官箴王闕之義博稽史氏之本末而為之箴

若稽前聖敬畏是崇夙夜匪懈精思[illegible]爰立史官厥分左右人君之動左右所守執簡珥筆以伺起居立于螭坳記注謹書是是非非明指善惡不可以闕不許而略正色立朝直筆何慙曰晚可漸筆不可私萬世公議其在尺牘維是攸司無所欽瞻君舉必書



臣職之虔書而不法後嗣何觀[illegible]影出於形跡出於蓋慎其微[illegible]其始當寧臨御[illegible]一日萬幾千里之[illegible]由於[illegible]之休明念我王道勤[illegible]簡編備美[illegible]則[illegible]行或[illegible]諭書徒[illegible]德已多人君一[illegible]宗社所[illegible]之分成敗所[illegible]漏不愧室闇勿[illegible]兢兢[illegible]念茲在茲敬之敬之用輯袞職史臣[illegible]筆敢告執戟

## 閒止齋箴

在易兼山之[illegible]其辭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夫背者人所不見而身者我之所固有者[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之所必交止於所不見則不獲其身[illegible]至近之地而不見其人[illegible]物矣[illegible]我不[illegible]物而中不出於物[illegible]物[illegible]能以累我[illegible]入中不出外不入[illegible]其[illegible]止之[illegible]乎錢唐張君[illegible]所居之[illegible]其名曰閒止雖用[illegible]詩語而止之[illegible]實本乎艮然艮之象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苟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矣君之止[illegible]其所謂止其所與金華王禕用推是說以為之箴[illegible]夜之意云爾箴曰

天豈為人非與物同而弗自克乃欲是[illegible]

物誘于外物欲交蔽行已斯悖營營蚩蚩孰知所止能知所止是謂君子其止何如忘我與物忘物不入忘我不出物我兩忘彼此無累曷貞曷悔斯止之至止之至矣則與道俱豈與道俱與天爲徒陶陶張君有粹其德曰止于闕不競于力相在爾室太虛是若從容暇豫求遂厥初先民有言尚不愧于屋漏名言孔昭敢告左右

志學齋箴

思學齋者徐德溢氏讀書之室也書曰思曰睿又曰維學遜志務時敏六經之言思與學先於此矣至吾夫子始並舉而屢言之所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之類是也夫深思以求之所以明乎心也力學以求之所以徵諸人也人之至於聖賢者惟是而充之焉爾然則思學者其非進德之要歟予不佞因箴以諗于德溢尚亦因于此而益加勉焉箴曰

君子進德莫先于思心雖孔靈匪思罔知亦既知矣仍力于學日用云爲式効先覺既得于心復徵于身知之行之如車兩輪進而無怠乃成德厥身乃成聖賢爲一無息之道取法於天式以本之躬日乾乾聖域孔昭昂哉君子敢懈于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碑

靈佑廟碑

建德路分水縣西二十五里祁伯鄉有神祠曰靈佑廟按神姓鄧氏名逸不傳出河東徙居吳仕晉爲內史出鎮新安以兵數萬禦寇境上未及返而殁靈輀至柳山下忽人馬辟易百夫挽之不動遂即其地以葬邦人相與廟而祠之廟在其山之陽蓋山因神姓鄧由山名而今建德古新安郡也神旣廟食茲土其護國庇民靈異之跡甚著環數十里內未嘗有横逆之菑唐中和三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以兵攻郡城民禱于神大風雷拔亙營摧夜傳州公兵至皆遁去乾寧三年江淮寇盜蠭起所至蹂躪獨畏神威不敢入郡境梁開平四年邦人欲新廟未果梟風拔大木壓棟宇盡壞而像設嶷然獨存宋嘉定八年蝗大作民以急禱風雷隨起驅逐靡遺稼用無害十一年大旱縣令潘振走告祠下不旋踵而雨降歲則遂稔國朝至元十九年廟旁民徐甲刼殺鄰丙而逃捕久不

獲縣官以告神已而徐甲自詣官若神使之者至大
二年鄉民郎慶失物不得賊巡檢王毅復以告夜夢
神手書晶字示之後三日而獲賊是歲大蝗民禱之
其應如答至正二年春夏久不雨官民合祠以禱大
雨三日不止隣境大疫而縣以神故獨無死亾其冬
虎狼交道人畜披害甚縣官移文于神鄉人終夜聞
人馬捕逐聲黎明無有存者矣十二年大盜羣起建
德屬縣皆陷民計無所出咸惟神是訴七月七日大
風雨雹境上賊悉自潰首賊來焚廟火三舉輙自滅
縣官戰賊桐廬人見旗幟徧山麓旗閒悉見柳字賊



國大致官軍屯本縣鐵中遥見神身丈餘旗幟之見
如前日盜賊以靖神之力居多焉神在五代梁貞明
四年以吳越錢氏之請封尚書左僕射廣福侯唐清
泰四年加封弘仁廣信王及宋賜廟號靈佑則嘉定
十一年也今縣大夫高昌君言神之靈應信不可誣
而封爵號稱皆出前代亦旣上狀于朝請加錫命而
其本末猶未有所紀載乃考圖志及傳聞之信使來
取文維神以勞定國以死勤事勳節昭于前能禦大
菑能捍大患功烈著于後徵諸祭法宜在祀典雖國
家致崇極於大神之意猶闕而民之有賴於神千載

如一日也是用備書其實刻于茲碑勒諸廟門以傳
示罔極銘曰
分水之墟有廟翼翼有赫大神茲土是宅振威敷化
頑洞恒嶽羽宣天休陰闔陽闢時歆于祀不替血食
相時人民菑害靡測內有兵刃毒有疾疢亦有旱蝗
戕我稼穡我菑我患孰我屏斥僉曰嘻哉匪伊神力
神力孔多曷報之德春秋來享祀事敢忒桂槳惟馨
毛牲斯碩吹笙伐鼓左祝右覡導暢純精神用綸懌
擁其慶祥布此福澤益乾我民護我王國維民載神
詎問今昔麗牲有碑堅則金石刻辭焯靈永示無極



黃文獻公祠堂碑銘并序

古者君子出而任公卿之位及其退處於鄉也人稱
之曰鄉先生歿則相與立祠於社尸而祝之崇德美
敎化原也嗚呼若吾先師文獻黃公所謂古之鄉先
生者歟公諱溍字晉卿世爲義烏人登延祐乙卯進
士第歷官州縣所至以廉能稱入爲應奉翰林文字
遷國子博士居六年所敎弟子悉爲名人除江浙等
處儒學提舉年未七十即納祿歸養遂以中順大夫
秘書少監致仕家食久之於是儒林宗工日就凋謝
國家思用老成落致仕以翰林直學士起公於家尋

陞侍講學士兼知經筵復總裁國史其居經筵每進
講必陳仁義道德之說在史館筆削無所阿凡朝廷
大部令大制行皆以屬於公而公獨任斯文之重爲
海內所宗師　未幾挂辭而歸里居又數年至正丁
酉年八十一而薨制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護軍江夏郡公諡文獻儒臣之榮斯爲
盛焉今行中書省臣建議謂公以精純之學列真望
學以典雅之文錯綜人文誠一代之儒宗百世之師
表義爲乃其鄉邑建祠致祭於禮爲宜下其事有司
先是縣令胡侯既裒公文集鋟梓以傳復因門人里



生之請方掄材度地圖作祠事而省牘適下即謀於
以爲己任擇吉壤繡湖之東爲祠宇三楹間而肖像
其內肅賓之軒守祠之舍列于左右其外繚以崇墉
對以名木祠宇之所宜有者靡或不具歲癸卯正月
甲辰落成之年月日也維宰臣分藩填撫東土德威
並著列城賀其安然徵故事尤爲先務是祠之建允
合古誼而縣大夫保有民社政績昭彰又能知爲政
之要汲汲焉祠事之是成其於教道誠爲有補是宜
勒辭麗牲之石以紀其端所若公之學術志行挍諸
聖賢而無媿者其詳所在有行狀有家乘墓隧有碑
銘太常有謚議國史有列傳茲不復書銘曰
山英川靈孕氣淑清鍾爲名賢維公有作顯顯文學
闡譽昭宣其學之長內聖外王喬嶽濬淵其文之精
玉振金聲入神出天用以名世邦家之瑞絕後光前
國有老成是曰典刑當宁載延文儒所職金匱石室
廣廈細旃挂辭歸休優游林丘德義彌尊卹典孔崇
于飾其終光賁重泉乃作祠宇碩頎其楹繡湖之堧
公像在堂歲時烝嘗享禮弗愆道爲世師人懷教思
有弗揭虔勒辭焯德垂示無斁牲石是鐫

## 淳安縣三皇廟碑



三皇有廟由唐以來著在祀典故自京師暨于偏州
下邑長吏以時祗奉祠事厥惟尚矣粵若邃古之民
與萬物並育蠢蠢若蓁無有區別包犧氏有天下始
畫八卦造書契而文籍以生神農氏有天下爲之藥
石而民不夭殺之封藝而民不飢軒轅氏有天下服
衣裳而民不寒作棟宇而民以有屋廬三聖人開物
成務與民立命蓋不止十三卦備物而已聖德神功
萬世永賴然則天下後世作爲棟宇而旦望展謁春
秋歲祀固有國者所以致崇極於先聖以報本始以
阜人民而開萬世丕丕之基者也淳安縣嚴爲壯縣

縣代歷撰三皇乃猶未有廟今部使君江夏魏公
行部至縣問而歎曰是可不謂之缺典歟將圖為之
創建而公私亦竭其費無所從出會民有以重幹官
者公為辨其非辜而釋之既德公甚則相與出已貲
願任其興作之費公莫之拒遂度地於縣治西南若
干步卜吉庀工首作殿貌肖三聖人象其中翼以兩
廡前為儀門又其前為靈星門而繚之以周垣內外
規制無弗完美余世牘與一旦而備於是邑之士民
奔趨讙悅咸願刻辭拄石以示永久爰使來取文惟
三聖人之德猶天然不可得而名也然公之為是役



則非知治道之先後者不能禮曰有其舉之莫可廢
也是故不宜以不書乃著其實而書之繫之以詩曰
皇矣三聖繼天立極創制開元垂憲作則迺造文字
以代結繩八卦肇畫吉凶有徵民曰鮮食皇則粒之
民有札瘥皇則藥之爰服衣裳俗用丕變上棟下宇
厥居斯奠作民父母作君作師皇德如天何以名兹
先民反始飲食且祭思皇之德孰敢失墜維此新廟
魏公所成有寢有門有碩其楹公作新廟匪報皇德
凡以為民俾受多福長吏在廟巫覡在門春秋肆祀
[illegible]福爾民皇德巍巍與天終始刻辭金石垂示一

## 馬蹟山紫府觀碑

鎮江丹徒縣西若千里有山曰馬蹟是為天下七十
二福地之一左挹三茅右控五州之境岡嶺紆屬林
壑深茂其趾盤亙數十里相傳東海青童君所治而
老君嘗乘白馬授相几經於茲路蹟猶存故山因以
得名山之東有二洞最為邃險與華陽潛通水出巖
罅冬夏不竭雨暘從期有禱輒應其南有隱君之泉
有鍊丹之井而歲谷之幽常產玉蘭香異凡卉歲將
大稔則不根而出焉祭鄉志宋文永初二年歲在辛
酉肇基觀宇以處羽流旁曰福業唐上元令王仲康



為之記所存鍾鉦驗其銘文乃唐天祐七年庚午歲
所造鎮江於時為潤州屬楊氏時梁已代唐而楊氏
仍稱天祐其歲則梁開平四年而楊隆演之三年也
逮宋治平間始賜今額曰紫府且賜田及山地三千
畝而復其租建炎後嘗一新之歷歲寖久棟宇日頹
未及復新時若有待國家既一海宇崇尚道教皇慶
癸丑今洞玄冲靖崇教廣道大真人薛公實領觀事
購其闕壞大懼無以承景貺而亦為鳩屢以興廢舉墜
為已任即捐私橐合公帑徵工於外材撤其舊而大新
之是歲秋冬外建三門內創方丈丈方則用不能繼爰

爵久積閱十年當至治癸丑之冬而大殿乃成又十
年當元統甲戌之春而兩廡始備凡庫庾庖湢之屬
莫不次第具完密宇修庭華飾炫燿穹榜隆棟究景
蔽虧儼然大滌之居列仙之館矣至正甲午觀成已
二十年其徒以謂觀之託基於是山公之致力於斯
觀宜有登載屬予爲辭夫宇宙間名區奧壤大抵扶
輿清淑之氣之所鍾然必得至人高士爲之增重而
後益有以顯其靈所謂地以境而勝境因人而著也
是故自有是山不知幾千百年老君乃來亦蹟開秘
而山以得名及有是觀又九百餘年薛公於是昭被



帝命主茲法席而觀以復新地以境而勝境因人而
著殆有數存其間豈偶然哉公名廷鳳字朝陽登學
道龍虎山故特進玄教大宗師吳公之弟子而今大
宗師于公又其弟子既領是觀至正丁丑奉璽書賜
號稱眞人領杭州四聖延祥觀明年戊寅兼領鎭江
道教兼住持乾元玄妙凝禧三觀大宗師之傳以次
及公而公固辭集賢以聞特命加其故號進稱大眞
人復領杭州道教且主領大開元宮云銘曰
巍巍茲山名馬蹟發祥應異自古昔陰巖窈洞閟幽
閒福地宜爲僊聖宅爰自棟宇基肇闢閱歷寒暑歲

九百廢興祖壽事巨劇　皇元道教致崇極有大眞
人尸法席宏宣至化昭　帝力攺舊圖與鉅役土木
壯麗功匪亟餘二十年乃就績眈眈潭潭衆楹植堂
堊丹至絢金碧林谷煇映咸攺色寶旙續紛華蓋
雲幢石磬振韻夕天神來游畢離懌錫羙降康永如
式壽我　天子年萬億國祚緜緜與山積勒以茲銘
示無斁

義烏縣去思碑

義烏號叕爲上縣論風土者謂其民尚氣可以義服
不可以力屈故凡來爲縣者苟有循良之政以善撫



之則民無不樂從而政未有不易成者也國朝之制
郡縣各置達魯花赤爲長官義烏自版圖入職方七
十有三年爲長官者已二十人而今亦輦眞儒林公
繼之求其有循良之政而善於撫民者公其庶幾
矣公敏而練明而不察勞而無倦仁恕而有容其爲
政務在抑豪縱郵窮下使富貧大小各得其職要以
恩惠及人爲本而於風化所關尤盡心焉先是民之
役于官者苦於夫傭之出上府卒史道至縣者輒覓
夫乃行或徒索傭錢而去縣設閣胥司其出納他有
徵歛更倚是名求之無厭錢日至數百緡公至俾民所

丽十九不啻而澂□□□皆勿有所與民大稱便
□久竄民或無田而有役而多田者其役顧與下
戶同公奉憲府令盡括其隱田定著于籍由是民田苗
米莫得飛寄詭匿多田者則隨其田之所在驗米之
數以受役而下戶細家差徭俱免民皆服其均平屬
六縣與鄰境騷動民心搖惑不遑寧居公早夜慰諭
令民以十家爲甲各相團結且募民丁教以擊刺之
法從行村落以察姦究四境隘塞之處設集民丁戍
守之人尤持以爲安適夏亢旱原田告病公齋戒徧
禱諸神祠不應則露跣稽首以籲天七晝夜不輟雨



乃時降火起市中勢熾甚衆莫知所措公直火所向
銜哀□解衣投火中火乃撲滅人以爲皆公精誠所
感以及有是會歲大侵官民租皆無入廟田使者按
視將復徵其半公力沮之言極剴切遂得免十之八
民用深德之俚俗惑陰陽家說有親喪十餘年怵於
拘忌不葬者公下令以百日爲限仍停喪於家者以
不孝論民翕然從化不再閱月就葬者數百喪暇日
則坐庠序與學官弟子肖考德問業而閭巷之塾亦
以時見其師生而獎勸之仲春勸農必躬歷境內諄
其父老盡丁寧告戒之意歲以爲常所謂公之爲政

□以恩惠及民而於風化所關尤盡心□若多此
乞若縣治頹敝既因舊而大新之三皇□□廟及縉
川龍祈二驛又皆一新其觀縣據孔道郵驛所係乃
即西郭夾崇墉而建門繚重門而創閣以嚴啓閉以
謹候望東江石橋久壞於水重作其二損橋以復完
繡湖隄廢則重築其東隄而植蓮其中並湖之民賴
其利焉凡是興作皆使民有道民咸勸趨之公居官
六年以滿代去縣民乃相與謀曰公之爲吾縣也不
爲他人所必爲而爲人所不及爲有德於吾民甚厚
盍采其足以繫夫人之思者刻之於石以示無忘乎



爲之言曰令之仕於郡縣而能有以及民者鮮矣此
覩民所以難也而縣爲最甚何哉蓋民心至難悅也
而去民尤近者民怨尤易歸舉而令宜被其心悅也
者幾希不幸而少拂其欲焉則衆惡已隨之矣故爲
縣而能有以及民不爲所怨而爲其所悅既去而見
思若公之於義烏者當今之世求十一於千百而已
嗚呼若公者豈所謂循良之吏者耶是用道其善政
備書爲文而與作之功皆舉其書之公諱凡而人字
仲弘用蔭入官由浬□□遷□□□調同知新喻府事
乃以儒林郎來爲義烏□來以至正九年六月

以十四年二月六係之以詩曰

上縣義烏百里之封俗本尚氣樸義則同相時編民孰煽其衆孰善桀之粤惟我公恂恂我公循良之吏不猛不寛政以無敝慈愛所推黎氓蒙被嘉言百里章圃于治財維民心公實俊之役維民病公實休之民危吾危民饑吾饑民户之畄公實庥之問農何如我耕我有問吏何如吏不我守小大富貧既安既阜民亦有言公我父毋公父毋敬公明神公今去矣孰保我人我觀百年如一秋春遺愛之存其曷能泯旙湖之波其清湜湜民之公思有永無斁采諸衢謠勒此道側匪我誇公示後爲則



元故弘文輔道粹德眞人王公碑

至正十三年庚寅十月十六日弘文輔道粹德眞人公僊化于湖州德清縣百寮山之開玄道院春秋八十有一其徒以十二月二十日奉遺蛻葬于玉壓山之原今洞玄冲靖崇教廣道大眞人薛公廷鳳實嗣公住持杭之大開元宮乃述公道行使來取銘勒之玆碑公諱壽衍字眉叟姓王氏其先河南修武人宋建炎初從渡江遂家于杭而著籍焉曾祖雲葢翼大夫保信軍承宣使祖顯宗右武大夫某州觀察使考才並功郎判修內司幹辦御酒庫公生而穎悟然有拔俗之標自幼篤志於道人莫不以遠大期之至元甲申玄教大宗師開府張公之弟子陳眞人義高爲梁王文學以事至杭舘于四聖延祥觀見公即器愛之遂度爲弟子年甫十有五從陳公至京師乙酉至上京入見裕宗于東宮陳公從梁王北行公與之俱止于哈剌木敦驅馳朔漠備殫其勤丙戌還京師丁亥從開府公代祀諸山川至杭俾公提綱四聖延祥觀事尋侍開府公還朝戊子三十六代天師授公靈妙眞常法師袁州路道錄未任改杭州開元宮



提舉宮事壬戌三十七代天師加授崇教之號仍提舉開元宮是歲至京師奉詔訪求江南遺逸舉永嘉徐作孫金華周世昌引見于香殿奏對稱旨甲午成宗登極命公召天師龍虎山比至藏醮翠華閣及萬歲山圓殿竣事錫賚優渥元貞乙未被璽書提點住持杭之佑聖觀觀宇久弊一新之大德丁酉奉香詣闕下隆福太后有旨命公永經籙江南戊戌入朝扈駕至上京賜衣三襲衮及其徒巳亥春詔公從忽剌眞妃北行梁王既改封晉公繼被旨代陳公事晉王陳公還至桓州化去公煢煢然扈從而歸庚子冬

侍晉王入覲蒙兩宮錫予加厚尋得旨南還仍給
聖觀印章視五品辛丑制受龍興路道録玉隆萬壽
宮住持提點實駒陳公之蒞事之日開堂演法聽
者翕然道價彌振壬寅入朝璽書加護玉途癸卯回
杭以佑聖觀事傳于孫真人益謙而屛居開元甲辰
制授開元宮住持提點丙午舉吳真人以敬代居玉
隆丁未　武宗御極從三十八代天師入覲至大戊
申開府公辟公僉議教門公事被璽書及興聖太后
旨加開元等九宮觀且代祀諸名山己酉夏還居開
元居三年九宮制之未備者悉完之皇慶壬子請謝



宮事　仁宗即位特授靈妙真常崇教真人遣使賚
制書即開元命之使不得辭就召詣闕賜見嘉禧殿
因具疏言臣聞道家以無爲爲宗古之言真人者閎
遯矣今爲其道者善傳上意達諸神明導况祉存者
専一其事也惟大宗師天真人及嗣師真人久侍中
被寵遇有號名命數宜其貴視公卿侯伯於玄教顯榮
極矣夫名者實之賓忝甚則忌真人非遠臣所可得
名臣請固辭不敢稱真人得還山奉祠事以報聖明
志願誠足矣上稱嘆其言以爲先朝舊臣深敬禮之
先是杭之九宮觀財用出納隸都財賦府及是太后

有旨都府勿有所與延祐甲寅改授弘文輔道粹德
真人領杭州路道教諸宮觀事住持開元宮事勅詞
臣爲賛書褒揚之仍給銀印章視二品陛辭之日上
御嘉禧殿賜坐與語移時以字稱之曰眉叟且曰老
子道德經不特爲道家書其道足以開物成務治天
下者所當用令命近臣頒示中外冀尚有以布宣朕
意公頓首稱謝又賜寶冠金服以備真人之服章別
降璽書使代祀江南諸名山比還復移文集賢乞免
真人號不報乃建開玄道院爲棲真休老之所丙辰
三十九代天師入覲公從偕行時晉卯在朝特命內



史府設宴以禮公其冬以金籙醮事告成受白金楮
幣之賜丁巳元會朝見奉旨代祀北岳濟瀆天壇中
丘及汴朝元宮道録修並展省先塋而還復奉旨求
東南賢良兩宮錫予加厚朝臣祖餞都門外供帳甚
盛氷合舟膠以法禱之凍則自解戊午得永嘉戴侗
六書故鄱陽馬端臨文獻通考二書表上而頒行之
歷江南四省之境所至奉行上命無所不及回杭移
疾餘不溪上適天旱縣令耆老來請雨命弟子彭大
年禱于百寨山上甘雨隨應至治辛酉冬開元燬于
災公即圖起其廢省臺百司悉來致助規制鉅麗有

于昔開府公以是年仙去嗣師特進吳公闡玄宣
宗師於公尤加親敬泰定甲子詔遣使函香爲太宮
祈成就召詣闕見 上于宣德殿勞問甚至會天師
繇至同建大醮者三出內府道經幷金幣賜之乙丑
有旨賜金織法衣遣使衛送南歸凡被璽書開元以
甲乙傳次莊田所在咸加護之中宮東朝錫賚尤厚
丁卯天師至杭藏醮讓海東公與同行事焉至順辛
未集賢移文請公往龍虎山提調醮事至元乙丑春
今上命黃眞人崇大函香至四聖延祥觀建金籙大
醮特命公主之夏璽書賜大開元宮額加護如前公



自以平生寵數踰分乃褱上所賜冠服及所畜圖書
琴劍之屬篝送宮藏以傳諸後至正辛巳宮復以舊
燬委提點毛子敬任興創之功而公親爲之謀畫嘗
不踰歲舊觀復還乙酉即宮中造閣有白鶴飛繞之
異因表曰胎仙自是益倦與物接退居開玄有終焉
之意矣庚寅十月望賓客集開玄以公生辰相率爲
壽弟子陳子浩後至公笑曰吾逝子久矣吾將就休
息女其爲我欽諸賓明日夙興氣息稍促及日昃奄
然而逝弟子遵治命以時服斂焉所度弟子自陳子
浩而下若千人初公念開元之傳未有爵而紹玄

者皆惟薛公衍署傳授之文致之時薛公方
宗師之傳遜讓再三不獲已乃勉承其甲乙之次
及薛公殁以聞有旨特加薛公大眞人之號領杭州
[illegible]敎諸宮觀事主領住持大開元宮事自提點馬
[illegible]而下咸正其次序焉公器識高朗局度弘曠殿
[illegible]而能謙處滿盈而能虛以故歷事累朝昭被帝
[illegible]翰玄教尤矜祖風至其應物接人尤不滯於形
迹上而王公顯人下而韋布寒士遇之以禮曾無間
然性好施予祿廩雖厚未嘗周其用也其所爲詩閑
遠典雅爲世所傳嘗扁居室曰玄覽且以自號晚歲



寄傲溪山間又號溪月散人平居戴華陽冠白羽衣
米蒼鬚髮蒼氣生眉睫間洒然樂方外之趣望之者
以爲眞神仙也嗚呼若公者之高節軼槩誠無愧乎
古之眞人者乎是宜爲銘銘曰
老子之道棄崇執謙去盈留虛抱一不二不爲物先
能安以舒爲而無爲損之又損何有何無維修於身
其德乃眞爰與道俱術數眞人情沖氣和列仙之儒
服勤王家致力祖庭功常有餘出入內外翼賛玄化
助宣皇圖光而不耀動而能靜其行徐徐 帝曰汝
來陟降左右玉珮瓊琚蔽自料秝使蕃賚予周恤攸

孫號以真人　帝命有赤形于脊晉真人杭言名
泰甚臣實遜疏雜是徽稱孔閎且碩匪臣宜居顧歸
莽祠以祝鴻暨以逸微軀亦既歸止孫㷀養粹味道
之腴維謙維虔滌除玄覽與天爲徒謂將道遠後天
不老胡不少須奄棄塵世其神何之紫府清都玉塵
之山冠劍所藏閟茲幽壚揭辭揚芬載勒貞石永世
不渝

## 書

### 上平章札剌爾公書

某年月日布衣金華王褘再拜獻書于平章相國閣下褘惟今日王公大臣　天子所與共政而列於朝廷之上者亦衆矣然以元勳世臣之貴備道德文儒之懿而以天下文才爲意汲汲焉扶持封植甄錄造就之者則未有若相國者焉此天下之士所以莫不趍走而願附于門下也褘東浙之布衣它無技能徒以讀書著文爲業頃來京師殆欲出所長以自昇苟非王公大臣有以扶持封植甄錄造就之其能有所表著乎瞻望門牆及茲兩載顧猶逡巡而不敢進者豈身識面古人之所難也然今士之附于門下者不爲少矣而褘也獨逡巡而不敢進是自絕于門下也長



進矣而褘也不自別於其間豈獨非褘之志哉亦相國之所興也是用謁其所聞以求察於下執事伏惟相國少垂聽焉褘聞國家之所以爲國家在人才而人才之所以爲人才在國家何也天下之事其本末鉅細重輕煩簡至不一也非人才爲之用以經綸張張之安能成天下之務乎人才之衆或留於問學或深於文章或優於才或高於行或精於一藝或長於一能至不齊也非上之人有以養育獎拔之安能成天下之器乎故曰國家之所以爲國家在人才而人才之所以爲人才在國家豈非然哉然則國家人才豈非相資而成者哉故嘗考近代所以養育獎拔人才之道矣以爲人才難得而且難知也非博采廣求而多畜之不足以盡天下之士故先館閣以爲養才之地其進之之塗有三而大臣薦舉居其一士之有問學文章材行藝能者皆於館閣乎畜而優游養育以獎成之故當其時兩府闕人則取之兩制兩制闕人則取之館閣而凡館閣之士上焉者皆傑然爲時名臣其次則不失爲佳士足以爲時用是以上無乏才之嘆而下無遺賢之嗟也我國家之制設學校以舉以待天下之士而士之出於山林巖穴間者于公

由於學校負瓌奇特偉之器者不必由於科舉故仍
有薦舉之法焉士之以布衣而入館閣由館閣而登
臺省者往往而是可謂盛矣自頃者薦舉之法廢不
復行館閣用人一切拘於常調布衣之士始無所於
進矣然猶幸王公大人以人才為意如相國者為之
依歸士之有問學文章材行藝能凡一長可自見者
皆得以自附於門下不遂至於棄滯故雖以褘之賤
微亦不自揣量輒欲自附於門下士之列踰涯犯分
之罪有不復避也夫其不自揣量敢犯是踰涯越分
之罪者誠以相國埀意於人才為足恃而褘亦竊恃



其論能薄技或足自効於下執事也相國儻不賜隔
絕少加收用使之優游自得以有成則其作為文章
上以黼黻皇猷下以道古今而譽盛德寧能無一日
之長而遂已乎褘嘗觀乎前史漢以下稱良相者莫
如唐之房杜而傳之所稱不過謂其聞人有善若已
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叙不隔
卑賤而已今相國以元勲世臣之貴備道德文儒之
懿而房杜之所以為相者又兼有之則天下之士其
仰望於門下當何如哉惟相國重念國家之所以立
在人才而益以天下人才為意不以褘之卑賤淺陋
而荐有以奬拔之則豈為褘之幸將天下人才皆以
為幸矣冒干尊崇進退惟命褘再拜

上蘇大參書

某年月日金華王褘再拜參政相公執事褘聞之文
之在天下有載道之文有紀事之文六經之文載道
之文也而書春秋於六經則專於紀事紀事而道載
焉雖謂之載道可也自春秋內外傳史記而下世遂
鮮有載道之文而代史百家之述作無不專於紀事
矣然則紀事之文誠不可視載道之文而易之而世
顧恒以紀事不若載道者何哉嘗論之紀文而善



於紀事者必其言足以綜雜遝之賾賾足以終難明
之狀狀足以發難顯之情情足以著難隱之理而又
其為言也必簡而該精而覈深而易通直而不肆典
實而無浮華平易而無艱險斯可以謂之文而猶未
也文有體其為體常不同故無定體而有大體必其
大體純正而明備而後足以成乎然天下古今之善
於此以自成其家者固未始數數然也嗟乎紀事之
文其亦可謂誠難也矣褘年十五六即學為文聞諸
父師以謂作文莫難於紀事紀事莫難於造言故其
於文凡人物之言行功業制度之本末後先書於論

錄而於雕刻言語尤切自力俛而自惟言者心之也言之工由乎心之巧心有知矣則於言不患乎不工故自學文以來今又十有五年其於爲文尤言之工否有不暇計而所慮者人物之言行功業制度之本末後先有不能盡其詳將見於文眞實謬亂將無以取信於世故早夜疚心惟欲就文獻之所在而求敎焉求之方今以宏材碩學膺一代文獻之任者執事而已自褘幼時讀國朝文類即有以知執事之志之所存何者文類之書非徒文也人物之言行功業制度之本末後先皆於是乎載以及執事化所爲文莫不皆然故知執事之文志於紀事者也言足以綜難遺之蹟顯足以備難明之狀狀足以發難顯之情情足以著難隱之理者也其言簡而該精而覈深而易通直而不肆典實平易而無浮辭艱險而又其大體純正而明備者也故論者謂國朝之文惟柳城姚公淸河元公蜀郡虞公金華黃公以及執事皆自成其家而褘竊謂執事之於紀事實過之是則執事之文固海內學者士大夫所取法況褘之有志于斯汲汲焉早夜疚心欲求敎於文獻之所在者其爲瞻戴係戀當何如耶頃者執事參政江浙褘方從黃公留京師及執事被命召還而褘又就試南歸無由拜道德之光接聽議論今者使節復涖浙省褘居浙東賓隸部內輒敢忘其貴賤之分冒昧求見書以爲之先而進拜之資有鄙野之文十篇同獻執事儻以爲可敎勉所長於左右以遂其求敎之志則其於文或者不致眞實謬亂可以取信於世而因以文章家知名者執事造就之賜也是故大臣之事以報國爲先而造就人材即所以報國執事其今可謂國之大臣矣造就人材執事事也幸執事圖之褘再拜

上丞相康思公書

某年月日布衣金華王褘再拜獻書丞相閣下褘聞天子之職莫難於任相人臣之職莫難於爲相夫爲相之難非難於承平之時而爲於天下多故之時爲難天下多故之時爲之非難而能使天下之勢危而復安壞而復完爲尤難矣惟我國家之有天下極海內外罔不一家自古有天下之盛莫盛於茲疆宇混一殆且百年肆今　天子在位日久致治之盛文恬武嬉然而豐亨豫大者艱險之基宴安逸樂者憂危之兆乃自比歲干戈並起海內糜沸朝廷之綱紀因之而陵遲邦國之用度因之而匱乏天下之勢日久

於斯昔之安者從而危完者從而壞天下之多故莫甚於此時矣　天子慨然念天下之勢莫重於東南亟圖有以輯綏之一柄之任尤難其人於是閣下以元勳世胄豐功茂德之大臣簡在　帝心受命建立行省江浙以膺保釐之寄凡招降討逆賞功伐罪一切軍國之務悉許承制而行自國家混建行省以來分相於方面者衆矣而秉鈞當軸之尊未有如閣下者何者不能任相不足以盡　天子之職而任之不能專則亦不足以盡任之之道況乎天下多故之時不專以任之而望其功業之成[illegible]矣今者元勳世胄豐功茂德之大臣無或右於閣下也　天子所以寄東南方面之重一委之閣下而[illegible]不聞者夫亦盡任相之職而已故自閣下之涖鎮政教更始恩威並宣弛之張之與時宜之兩年之間說使東南之勢危者將遂安壞者將遂完駸駸然日趨於無事當是之時人見閣下爲相之難而閣下處之曾不以爲難者豈有他哉亦不過盡爲相之職而已　天子盡任相之職於上閣下盡爲相之職於下上下相成如此天下不復致承平之盛者未之有也雖然古語有之泰山不讓微塵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閣下之爲相爲人之所難爲功業將已成就而孚學之士如韓之陋微猶欲有陳於閣下閣下其亦過聽而曲採之乎韓之所陳其瑣細屑末之事未易悉數而其大者有二焉一曰固結人心二曰總攬政權人心攜貳而不除有以固結之政權紛更而不明有以總攬之皆足以爲相業之累閣下不於此焉深加之意則其所成就方之古人或者其猶未至也古之善爲相者三代而下莫如諸葛孔明漢之蕭曹丙魏唐之房杜姚宋不數焉然此其所以度越於人人者實在於開誠布公信賞必罰而已自今觀之其曰開誠布公者固結人心之本也其曰信賞必罰者總攬政權之要也二者爲相之先務而閣下固未嘗不已行之而區區猶以爲言者誠冀閣下持之以久而不倦濟之以斷而不疑天下雖將復致承平不以爲已至而遂已也如是則閣下相業之成庶將匹休古人豈惟方之孔明而無媿且與二代之相伊傅周召之流並馳爭驅而不知其孰先孰後也夫以閣下以元勳世胄豐功茂德之大臣受　天子委任之專而又爲相於天下多故之時不以爲難如此是皆古人爲相者之所難兼處古人之所難而成就乎古人

[illegible]所必至閣下力行之[illegible]至是將不容但已而固何
暇於區區之言顧乃不能自已冒陳於閣下踰限越
分之罪不復避者其亦犬馬之誠而已伏惟特加裁
察而圖所以進退之權再拜



王忠文公集卷十七　本底本七十四頁
武英殿於　月初三日發出
分校處於　月　日發出　處發交謄錄[illegible]
十　頁於　月　日收到寫本於　月　日校畢
校對
覆校處於　月　日收於　月　日覆校畢
此卷計　萬　千　百　十　字
連前共交過　萬　千　百　十　字

廬陵劉漢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 題跋

### 跋太極賦

[illegible]詞之論傳于世者唯韓文公所試顏子不貳過[illegible]制策之策載于史者唯劉蕡所對一篇皆非係重輕於科目者也吾[illegible]先生此賦其亦不以科目為輕重者乎天下學者家傳人誦而錢君復以隷古書之以遺諸同志可謂知重矣



### 跋玉枕蘭亭帖

蘭亭帖自唐以後分二派其一出於褚河南是為唐臨本其一出於歐陽率更是為定武本若玉枕本則河南始縮為小體或謂李史亦嘗為之宋景定間賈氏柄國凡蘭亭遺刻之在世者鮮不資其玩好此本後有右軍小像且題曰秋壑珍玩其賈氏所重刻者耶

### 跋先世墓志

家君既錄十世祖宣奉公以下三世墓志行狀譜記為一編而識其後褘繼得淇水李公所纂恩陽府君

此銘謹附錄焉由宣奉公下距府君凡三世自府君以上家譜闕逸世次不可考已謹按此志序云五季末其先自會稽徙家義烏而府君葬於鳳林鄉及考宣獻樓公鑰所纂丞相魯公文定公行狀亦云王氏[illegible]烏之鳳林與李公所序合二公墓遠[illegible]世祖朝奉公行狀謂其先濟南人靖康間始居義烏者豈以八世祖正議公嘗宦居濟南後復隨渡江而歸故云然歟至先大父石峽山長公序家譜又謂自李唐以來著籍於邑之鳳林豈所謂李唐蓋後唐歟傳聞異辭若是謹記于此庶幾春秋傳疑之意焉



書友人解嘲後

君子守其在我者而已道之在我者吾能守其如此一定而不易也曰吾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富貴也於是物之自外至者舉不足以動吾心而奚暇衡人之知乎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又曰禮義之不愆何卹人之言殆是之謂歟然詩所謂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者言天之勝人也藐藐昊天無不克鞏者言天之終定也而或者以爲人衆能勝天人詎能勝天哉天定有遲速爾占之君子不敢取必於

此銘謹附錄焉由宣奉公下距府君凡三世自府君以上家譜闕逸世次不可考已謹按此志序云五季末其先自會稽徙家義烏而府君葬於鳳林鄉及考宣獻樓公鑰所纂丞相魯公文定公行狀亦云王氏五季避地居義烏之鳳林與李公所序合二公墓遠可信不誣而六世祖朝奉公行狀謂其先濟南人靖康間始居義烏者豈以八世祖正議公嘗宦居濟南後復隨渡江而歸故云然歟至先大父石峽山長公序家譜又謂自李唐以來著籍於邑之鳳林豈所謂李唐蓋後唐歟傳聞異辭若是謹記于此庶幾春秋傳疑之意焉

卷十二 二五

書友人解嘲後

君子守其在我者而已道之在我者吾能守其如此一定而不易也曰吾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富貴也於是物之自外至者舉不足以動吾心而奚暇衡人之知乎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又曰禮義之不愆何卹人之言殆是之謂歟然詩所謂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者言天之勝人也藐藐昊天無不克鞏者言天之終定也而或者以爲人衆能勝天人詎能勝天哉天定有遲速爾占之君子不敢取必於

天而況將知於人乎嗚呼是穡是蒙雖有飢饉亦有豐年吾知穡蒙而□□凶非所知也因吾朱君解嘲有作輒書其後且以自□云

跋圯上受書圖

右張子房圯上受書圖按黃石公記黃石鎭星之精也黃者中色石者星質也而太史公班孟堅皆謂學者多言無鬼神如良所見老父子書亦異矣豈可謂非天乎□□以黃石公爲鬼神也與呂黎韓子以桃源爲神仙何異哉眉山蘇公曰黃石公古之隱君子也是可以祛千載之惑矣



書段吉甫先生示甥詩後

夫詩之感人者非感之者之爲難乃不能不爲之感者爲難也是故發於情而形於言故曰詩情之所發誠則至焉誠之所至其言無不足以感人者惟夫能知其可感而有感奮發懲創而不能自已者斯又不易能矣今觀段先生之詩所以示其甥者其情迫切溢乎言辭其甥趙君輒能感之而欲以□□□於是知詩之感人其効乃若是也昔有病瘧者□子美告之曰誦吾詩可治如其言而疾果□其事□□此適□類耶子美所告者常人其和感且若是矧先生於□

於天倫之至者耶管子謂止怒莫若詩嗚呼是豈易言也哉而已耶

跋顧次鳳先生書

宋永嘉顧次鳳先生論朋黨書一篇其五世孫元龍出以示諱嗚呼自昔朋黨之興君子小人之幸不幸不同而其爲國家之禍則一而已蓋之朋黨以節義羣而不黨之君子也唐之朋黨以權利比而不周之小人也至於宋則自元祐而崇寧而紹興而慶元君子小人又迭爲勝負而其國家之敗亡未有不繇此之故者也先生此書乃紹興間論秦檜黨事其言直而厲辨而不計□不可指其曲直而其□□隱然自見是雖先生沈淪下僚非有當言之責也淘然發於不能自已是區區者雖實使之爲是非之心夫人所同而仁人志士忠義之所激者然也嗚呼微孫有役吾於元龍尚有望焉



跋至治鹵簿詩

至治鹵簿詩一首五十韻翰林直學士致政袁公所作其敘國家禮樂之盛超軼前代當　大宗皇帝時祀之制　憲宗皇帝遂親祀于日月山建斷堂　成宗皇帝肇祀郊丘逮

山堂題跋卷之上

所天倫之至者耶管子謂止怒莫若詩嗚呼是豈
而已耶

跋顧次鳳先生書

宋永嘉顧次鳳先生論朋黨書一篇其五世孫元龍
出以示余嗚呼自昔朋黨之興君子小人之幸不幸
不同而其爲國家之禍則一而已漢之朋黨以節義
羣而不黨之君子也唐之朋黨以權利比而不周之
小人也至於宋則自元祐而崇寧而紹興而慶元君
子小人又迭爲勝負而其國家之敗亡未有不繫此
之故者也先生此書乃紹興間論秦檜黨事其言直



而厲辯而不訐雖不明指其曲直而其曲直隱然自
見是將先生沈淪下僚非有當言之責也渙然發衷
不能自已是區區者詎實使之蓋是非之心夫人所
同而仁人志士忠義之所激者然也嗚呼馭孫有後
吾於元龍尚有望焉

跋至治鹵簿詩

至治鹵簿詩一首五十韻翰林直學士致政袁公所
作惟我國家禮樂之盛超軼前代當　太宗皇帝時
即已訪求郊祀之制　憲宗皇帝遂親祀于日月山
世祖皇帝始建廟堂　成宗皇帝肇祀郊丘　武宗

皇帝躬行裸享至　英宗皇帝乃備大駕鹵簿而祀
制於是聿新此袁公之詩所爲作也按漢應劭有漢
官鹵簿圖唐王象亦圖大駕鹵簿宋王欽若修鹵簿
記三卷宋綬增爲十卷後蔡增爲三十三卷是鹵簿
者治世之巨典華夏之偉觀故昔人將以鋪張其盛
以著之於圖載之於記而未有紀之以詩者以詩紀
鹵簿者於袁公此作有徵焉讀其詩非特度制儀章
可以縣見而國家一代文明之象固煥然目睫間矣
嗚呼盛哉

書馬易之潁州歌後



狀物寫景之工固詩家之極致而係於風化補於世
治者尤作者之至者易之此詩蓋兼得之矣

書趙泰州平反記後

右趙泰州平反寃獄記處士遂昌鄭先生所纂按王
晥以名家子被推擇從事淮東帥閫帥臣愛其材甚
信用之晥性剛介頗與物忤人以故銜之者衆一日
閫中張宴晥以驕夫翟甲修具不謹俾左右杖之者
二時翟身已有疾越五日乃死揚州錄事判官石乙
嘗以事銜晥嗾翟妻訴于官誣翟之死由晥蹴傷其
右脅繫晥鍛鍊使誣服具獄上大府知其冤而莫能

決乃以委泰州尹趙公識之公考問左驗具得石擠陷岏狀得釋岏于獄以其罪罪石其誣證者四十餘人官坐罪岏冤遂白凡記所述千餘言大要如此頃予留京師聞諸公間道岏冤事莫不爲之歎息繼聞其事白衆莫不多公之爲記稱非公儒者不及此其信然哉昔范文正公官廣德獄有冤輙抱具獄與上官抗必如其見乃已名節用是顯當世而其後遂大用今公爲泰州政績昭著非止岏一事然則文正之名節固人所望於公而亦公所以自任者歟公名儼字子威



跋宋景濂所藏師友帖

右待制柳公侍講黄公及吳立夫先生與其門人宋君景濂手帖景濂受業於吳先生最早繼乃登二公之門平日往來書牘殆不止此然即此三帖觀之師友之誼固藹然筆札間矣褘生也後不及事吳先生而幸嘗及柳公之門若黄公之門又獲久游焉故於景濂雖無能爲役然竊有同門之好今柳公已不可復作而黄公方以象謝得請歸老于家適景濂以此三帖見示因識氏名于後庶幾自附於同門之列云

題南山圖後

休寧戴君原芳生不及見其父而其父南山隱居之所釣游之遺境故存乃畫而著之益庶幾以時披攬若有所見焉耳然其可見者圖而所不可見者果圖所能盡乎記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君豈有得於斯乎嗚呼[illegible]圖之所著即境之所存也吾知使[illegible]以及君之子孫目擊心惟孝弟之心油然而生者[illegible]其兆矣而徒翰墨之工而已乎

書趙無傲被誣事後

予友趙君無傲之被誣也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爲之嘆息焉嗟乎事有合於清議之所同者豈不以善



善惡出於人心之所同然乎初無傲以學行受知國丞相至正戊子擢監修國史掾史王既罷相遂以便養請補江浙行中書省掾吳人吳濬求雅與無傲交偶以事銜無傲輒告無傲所自陳占籍不實且恃勢沮遏官府事時有辨章方信用無傲而浙西部使者與辨章有隙則遽取其告欲因無傲以中辨章無傲既就考問即自誣服猶未伏其意人約它事謂其實受賕而固未嘗有左驗也凡[illegible]誣終始如此天台朱伯言號能文章故[illegible]反覆論辨甚悉然竊怪其於人之氏名皆[illegible]或曰不書

之者所以忍之也夫春秋之法直書而善惡自見詩其人不書以忍之孰與直書使善惡自見乎或曰不書之者非忍之蓋忌之也夫忌其人則不必述其事既述其事矣又何忌之之有乎且伯言以謂述其事者嘆當時以非罪加有學行之人也予以爲有罪無罪其實在我我實無罪矣則夫一時之累我者果足爲我終身學行之累乎雖然世之有學行而以非罪廢者多矣固不特吾無傲也有若臨海陳敬初與無傲學行相上下後無傲擢掾一歲宰相用爲經筵檢討會宰相去位人疾其進乎以危言中之幾蹈禍不測而御史有以私意惡之者因遂以爲言敬初之去也士大夫爲之歎息猶無傲之去伯言所謂惡傷其類是也抑予聞無傲就逮時其平日所往來皆畏避無敢往視獄楊敬和者蒯丘人見無傲被誣不翅如已無傲既誣服而貧無以爲贓敬和爲奔走假貸至廢寢食成疾故無傲賴之得免彼苦楚蓋其人勇於爲義類乎古之卓行君子予嘗欲傳其平生行已未能也然則觀其所以爲無傲則善善惡惡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者其果可厚誣也哉予因伯言所述既爲無傲解且并道敬初敬和二人事以致吾意同志之士尚亦有感於吾言矣乎



跋王丞相家所藏劉侍講帖

劉原父侍讀所書莊子孫氏藉丞相曾國文定王公家藏故物也公之孫□□淳熙九年於是居相位已踰一年矣故云獻于天府而并用二省印及冀國公章按公七年以□□始封信國八年拜右丞相復封福國九年謝位右□乃改封冀國至十三年遂罷封於魯其封冀在九年之九月而題識實其年之六月則冀國印章蓋前識後續所用也此卷爲公五世從孫閎所藏俾僕書其故如此若劉公筆法之妙諸公論辯已悉茲不復言

書李遵道臨米元暉畫後

國朝李集賢其人品相米南宮蓋無愧此卷海岳庵圖則南宮之子元暉所作而集賢之子遵道所臨者也南宮之有元暉集賢之有遵道又何絕相類耶欲知其兩家父子之藝兢覽此卷亦可見矣

書王大參詩後

故大參王清獻公以文學政事歷仕外服蔚有重望爲一代之名臣其平日常自謂曰吾平生無它□□忠於君孝於親而已夫忠孝臣子之大節而公□

之則其所以自[illegible][illegible]何如哉此詩乃公手書
[illegible]孫權者也亦於生甫及辟而溯之之語亦必皆
不於是乎小子從爾祖之望于爾者厚矣詩不
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爾尚克敬承之哉

## 跋石鼓臨本

岐陽石鼓三代石刻之僅存於今者也宋東都時嘗寘金填其刻文移置宣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之故自靖康土宇分裂之後搨本絕不易得好事者以銀一錠購其十紙則其見寶於世可知國朝既取中原乃輦至京師置國學廟門下於是近時搨本日以廣而字畫益漫漶不可辨矣吳郡錢伯行素精篆籀之學其臨此本深得古人筆法殆所謂具體而微者乎



## 書俞生擬古詩後

古詩始於漢之十九首魏晉以降唐李太白有五十九首宋王介甫有二十八首其去三百篇雖已遠而賦與比之遺意猶有存者友人俞仲圭力學而好古讀書之暇著擬古五十首視太白雖略少比介甫則已多而要其旨意大抵出於十九首之餘使仲圭由是益以其所有見之於言積而至於三百篇不爲多然三百篇非出於一人之口[illegible]亦非一[illegible]後世視古人爲何如而欲以一人之所[illegible]古人之所不能亦難矣且古今言語之足以傳世者片辭半簡或可不朽則亦不可以多寡爲也仲圭苟復由博而反諸約雖不能五十首何不可乎

## 跋呂大愚帖

大愚先生呂忠公祖儉字子約東萊先生成公母弟也忠公父學於成公而用其父倉部澤補官中銓試授[illegible]即請祠祿調監明州苗米倉遷衢州法曹掾[illegible]除籍田令遷司農寺主簿尋出通判台州入爲



大府寺丞慶元初[illegible]韓柄國翦丞相汝愚既貶一時正士悉被斥逐公因輪對上疏極論其事坐安置韶州改送吉州[illegible]年移筠州嘉[illegible]四年卒于筠之大愚僧舍朝廷用[illegible]其喪歸葬于婺後九年韓氏始以逆國毒兵殛死[illegible]定史化莊閔遺直乃詔贈朝奉郎直祕閣官其一[illegible]嘉熙二年賜謚[illegible]忠五年復特命其孫寶之以官於是上距其卒之歲已四十二年矣公此帖遺其友汪[illegible]時法乃在台州時所遣其在台州適歲大侵用常平使者委府行糴分斛餱郡境府所不歷民受實惠全活者甚衆使者言于朝用命[illegible]行[illegible]

視諸孫賢□□□心一□□□時帖中所□□□
食則思任其責一作□□則以命在我□□平可
者諒哉仁義之言矣時法名大度人稱爲西山先生
與其兄大亨時升大明時晦皆成公門人忠公之貶
也亂猶無敢或相饋者獨時法慨然與俱至貶所又
之乃還所以經紀其家者尤至其可謂能盡朋友之
道者矣此帖予得於吳人部彥㧑既具記公本末因
并及時法事庶幾後生小子得以知古人風誼爲不
可及云

跋曾茶山帖



茶山先生諱□文清□□□□幾字吉父贛人也父準贈少
師娶清江孔氏□文□故公之學得於外家爲多大觀
初以蔭入仕銓試第一用故事賜進士出身仕至□□
部侍郎參議□又清其子逮字□□□徵猷閣待制逢字
仲□大理卿皆爲時名卿一女歸于倉部郎官呂公
大器實生東萊先生成公祖謙大愚先生忠公祖儉
而忠公又大理壻也公此帖不知遺何人而首尾有
徽猷大理之名當是尺牘內幅所謂外孫則指成公
忠公耳初紹興間倉部之伯父中書舍人文清公本
中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歸南爲信之廣教寺

公亦繼來遂相與定交爲後公退老于□而中□□□
定居于發寺僧因作祠祀二公曰兩文清祠南澗先
生韓尚書無咎記之夫以兩公氣誼相孚於一時而
姻連克紹於累世殆非偶然成公之道德忠公之節
行所以師表乎天下後世者雖有得於家庭傳習之
懿抑外氏之澤覆冒而漸被之者有自來矣此帖予
得于族人王仲昌

跋七歌六歌後

杜工部七歌乾元庚子歲由華州司功棄官自秦州
如同谷所作當艱難險阻之時發激烈悲慨之語讀
者猶爲□□而況於親履之乎文信公六歌實紀工
部而作信公爲宋丞相國既滅而身已俘遂秉大節
以死其所履者又非工部之比六歌作於至元戊寅
五月□□而後傷家痛國悲慨激烈之甚比之七歌
尤人所不忍讀百世之下讀其辭而有不爲之感憤
者□□有人心哉今吳君□谷二人之作書爲一卷以
來題之益庶幾有聞風而興起者矣



書徐文貞公詩後

至元大德之間東平李公□□孟公祺閻文康公復徐
文貞公琰並以文學政事名□世典刑海內尊之號四

大名留守公尤長於詩初未嘗彫刻濵繪以為工而
中所涵厚之意隱然可以槩見公持部使者節浙西
[illegible]成之愛知於公屈[illegible]下爲公手書此卷字畫
嚴重而端謹足以稱其詩焉此蓋國家太平極盛之
際也數十年來士大夫氣習益下詞章日墮於纖靡
翰墨日趨於頹媚遂無復典刑餘韻矣詞翰細事耳
於此不亦可觀世變乎

## 跋周益公祭文稿

益公年七十九以嘉泰甲子十月薨此文作於紹興
壬午時年三十有七故曾孫王文憲公謂爲中年之

王忠文公集卷十七　十四

所作當時贈官制詞稱公年幾八袠研精弗倦於簡
編而況中年有作宜其臨文之詳審如此是以爲南渡
後文章一大家也公作此文在四月時猶爲秘書正
字至五月即遂有監察御史之命矣所祭安撫寶文
戶部許公不著其名字當考云

## 跋古文孝經

孝經古無章次至唐始定以爲十八章而名其篇目
近世大儒復因其章次定爲經傳雖聖賢之旨賴以
著明而其古文世鮮有傳之者矣吳君孟思篆隸妙
今世其用隸古書古文孝經庶幾古意之存者耶

## 跋黃山谷贈元師詩

[illegible]以元祐史事守正不阿與相[illegible]者相[illegible]
不正而外之於是有[illegible]之役[illegible]之與
[illegible]元祐[illegible]徽宗初立召爲
[illegible]之人公乃有復[illegible]郎知舒州之命
十二月發戎州至[illegible]州[illegible]年辛巳爲建中靖國元年
[illegible]月至江安而東浮[illegible]之間而小人承望時好
[illegible]於是有宜陽之行荐罹艱險
竟以竄終公在戎州時嘗作詩寄題祖元大師此君
軒及是至江安而元師自榮州來追餞故復用前韻

王忠文公集卷二十　三

賦此詩者之末識曰正月辛未實其月之十日也公
之詩晚[illegible]奇[illegible]之意溢於言表故前輩謂
公黔州以後句法尤高其書此詩體逸韻勝筆勢殊
超逸而[illegible]其字法至是亦復高矣豈已造行安節
和之時耶此卷爲泰中王家物故其子婿識于後先
師黃文獻公嘗有跋尾吾友章三益近購得之則跋
尾已不存矣遂重錄之如右而并志其詳焉

## 跋東坡書淵明詩

[illegible]自謂作大字不如小字今觀所書淵明
而用筆沉穩結體嚴密英姿傑氣超然

## 跋黃山谷贈元師詩

黃文節公以元祐史事得罪下附時相擅權者相排擯黜罷正而殁之於是有黔戎之役既抗之與迨及元祐開者文之元符三年庚辰徽宗初立登爲叢五取[illegible]廢棄之人公乃有復朝奉郎知舒州之命十二月發戎州至瀘州明年辛巳爲建中靖國元年以四月發江安而東浮湛荊鄂之間而小人承望時好復擠其承天院記語於是乃有宜陽之行荐罹艱險竟以廢終公在戎州時嘗作詩寄題祖元大師此君軒及是至江安而元師自榮州來追餞故復用前韻

王忠文公集卷十二　一三三

餞此詩贈之末識日正月辛未實其月之十日也公此詩精中氣實尊君愛國之意溢於言表故前輩謂公黔州以後句法尤高其書此詩體逸韻勝筆勢殊超邁可[illegible]其字法至是亦復高矣豈已造行安郎和之時耶此卷爲秦中王家物故其子婿識于後先師黃文獻公嘗有跋尾吾友章三益近購得之則跋尾已不存矣謹重錄之如右而并志其說焉

## 跋東坡書淵明詩

蘇文忠公嘗自謂作大字不如小字今觀所書淵明輯字徑數寸而用筆沉穩結體嚴密與[illegible]於筆墨畦町之外[illegible]謂果不外小字乎魏文靖公言其早歲字體與中年以後殆不相類意此必其晚年所書者也

## 跋宋太宗御書

宋制天子御札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其詞多詞臣所擬進而皆內夫人所代書所謂御寶批者則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也所謂親筆者則上所親書或加押字不用寶也今觀熙陵賜丞相張文定公齊賢母子二札前一札辭意字畫甚古質上不用御寶蓋親筆也後一札詞既溫暢字亦秀潤復識

王忠文公集卷十七　一六三

御寶其後蓋御寶批也習典故之學者必有考於斯

## 跋宋高宗賜岳飛手札

右宋高宗[illegible]札賜岳鄂武穆王飛召其以兵援廬州按新史紹興四年飛既平襄漢趙鼎以謂鄂岳當[illegible]上流要害之令飛[illegible]兵其地使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飛乃以清遠軍節度使移屯于鄂會金人兀朮與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提兵應援比至金人以甲騎逼城飛與戰敗之六年九月豫復遣子麟猊分兵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浚欲棄盱眙時飛以武勝定國節度使聞寇襄陽[illegible]

無河東節制河北有旨召飛以兵東下其後云淡
人一劫則襄漢無所制乃還軍十一年金人復入寇
度淮迫廬州時飛以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駐屯
中原兵解兵柄自廬入覲詔即授飛樞密之凡十七札
巢穴字疑是巢穴此宋巢穴必[illegible]長驅汴洛以擣之
敵必奔命可坐而斃兵北至廬境金人望風遁去此
札當是此三十年中所遺以不著年月故莫得而詳然
札中有張俊劉錡合力措置之語考之舊史本紀紹
年乃張俊視師江上而屯兵拒戰者韓世忠劉光世
也六年乃劉光世駐廬州而張俊督師采石也紹興十



一年劉錡屯濡須合張俊河中之軍以卻敵與札中一
語合則其爲此年所遣不疑初[illegible]爲秦檜所誣
置之死[illegible]令搜其家得御札數十[illegible]之左藏南庫淳
熙中[illegible]之子霖以爲請[illegible]還之此札所在
其[illegible]中[illegible]也嗚呼君臣之際難矣乃天下多故高宗
之於[illegible]倚賴之如此使其不死中原豈有淪沒王
室[illegible]偏安乎惟高宗無復有志於中原故[illegible]
之計行[illegible]遂得死矣然則遂殺之死天實爲之吾於
其君何尤焉

跋滅金露布

無河東節制河北有旨召飛以兵東下其後云淡
人一劫則襄漢無所制乃還軍十一年金人復入寇
度淮迫廬州時飛以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駐屯
中原兵解兵柄自廬入覲詔即授飛樞密之凡十七札
[illegible]金人寇南宋巢穴必[illegible]長驅汴洛以擣之
敵必奔命可坐而斃兵北至廬境金人望風遁去此
札當是此三十年中所遺以不著年月故莫得而詳然
札中有張俊劉錡合力措置之語考之舊史本紀紹
年乃張俊視師江上而屯兵拒戰者韓世忠劉光世
也六年乃劉光世駐廬州而張俊督師采石也紹興十
[illegible]集卷二十二　十二
一年劉錡屯濡須合張俊河中之軍以卻敵與札中一
語合則其爲此年所遣不疑初[illegible]爲秦檜所誣
置之死[illegible]令搜其家得御札數十[illegible]之左藏南庫淳
熙中[illegible]之子霖以爲請[illegible]還之此札所在
其[illegible]中[illegible]也嗚呼君臣之際難矣乃天下多故高宗
之於[illegible]倚賴之如此使其不死中原豈有淪沒王
室[illegible]偏安乎惟高宗無復有志於中原故[illegible]
之計行[illegible]遂得死矣然則遂殺之死天實爲之吾於
其君何尤焉
跋滅金露布

靖康之變中國之禍極矣宋金之讐所謂不共
戴天者也而南渡君臣乃至於忍恥以事讐何哉豈
非秦之罪於是上通于天而當時仁人義士所爲扼腕
切齒而深悲也端平初元上距靖康且百餘年閒遣
一旅克蔡所成而金人至是亦再南遷國已不能爲
[illegible]滅之戚豈天[illegible]之乎然而名則爲復讐故其露
布之文理[illegible]詞[illegible]烈使昔時仁人義士及見之庶足
以[illegible]亦孰知唇亡齒寒古有明鑒金雖滅
宋[illegible]也露布爲忠翊程君萬所著君
[illegible]公以下以任不大顯史故軼其名而時



人[illegible]莫殊其文人亦無能道之者其曾孫楷獨恭思
有以表章之此其爲志不又可悲也夫

跋西臺慟哭記

文信公忠義之盛近世罕比其英聲烈節雖使百萬
世不朽可也謝翱先生公門下士也國既亡而公亦
死[illegible]悼激烈之情每託於[illegible]以自見於是西臺[illegible]
哭記作焉太史公曰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illegible]
能施於後世豈先生之謂乎吾友[illegible]若丁[illegible]好古[illegible]
以先生所爲記訂其誤[illegible]其意[illegible]之傳[illegible]
[illegible]序又豈太史公[illegible]尾而行[illegible]

靖康之變中國之禍極矣宋金之讐所謂不共
戴天者也而南渡君臣乃至於忍恥以事讐何哉豈
非秦之罪於是上通于天而當時仁人義士所爲扼腕
切齒而深悲也端平初元上距靖康且百餘年閒遣
一旅克蔡所成而金人至是亦再南遷國已不能爲
[illegible]滅之戚豈天[illegible]之乎然而名則爲復讐故其露
布之文理[illegible]詞[illegible]烈使昔時仁人義士及見之庶足
以[illegible]亦孰知唇亡齒寒古有明鑒金雖滅
宋[illegible]也露布爲忠翊程君萬所著君
[illegible]公以下以任不大顯史故軼其名而時
宋學士文集卷十七
人[illegible]莫殊其文人亦無能道之者其曾孫楷獨恭思
有以表章之此其爲志不又可悲也夫
跋西臺慟哭記
文信公忠義之盛近世罕比其英聲烈節雖使百萬
世不朽可也謝翱先生公門下士也國既亡而公亦
死[illegible]悼激烈之情每託於[illegible]以自見於是西臺[illegible]
哭記作焉太史公曰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illegible]
能施於後世豈先生之謂乎吾友[illegible]若丁[illegible]好古[illegible]
以先生所爲記訂其誤[illegible]其意[illegible]之傳[illegible]
[illegible]序又豈太史公[illegible]尾而行[illegible]

則是其可傳也已

書宋氏世譜後

古之論譜牒者不以世胄之貴爲足尚而以世德之爲可徵是故庭列鼎彝笥襲組綬非不煩赤榮耀於當世而詩書之澤有衍無替則罔徵作由之以綿延今聞所爲長世者也有若宋氏在吾義烏自周廣順歷宋三百餘年以迄于今凡十有二世而世以儒爲業於是景濂有作用以文章家名重海內由布衣官太史爲時鉅工累世載德愈久而益振豈非昌黎韓子所謂世稱德門者乎雖昔金華黃氏世當今



德實生太史公庭堅今宋氏亦以積累之久而景濂出爲名賢之生俱非偶然者歟黃氏自金華徙分寧而庭堅生宋氏由義烏遷金華而景濂出又何其迹之相類歟然庭堅自謂七世而上失其譜而宋氏所道則已上及於十有二世又推而上之復十有四世可考也此尤可見夫木木之本原所從來遠矣後之來者尚圖有以繼承而益衍其傳哉太常胡公爲宋氏譔世譜登載甚悉梓讀而有感焉故竊志之于篇末

書代祀馬援頌後

有容疑訛

[illegible]上若[illegible]使安南奉 上旨[illegible]金若[illegible]年代祀馬援於橫州之烏蠻灘至則觀其朔乾頹[illegible]斤餘金俾有司繕修之功畢始蕆事益以遂事爲之也康還白于廷臣或謂非 上本旨將不敢聞廼洪武四年二月十三日丁卯 上御大本堂太師韓國公及禮部太常翰林諸臣咸在焉康因奏對之頃具言修援廟事 上曰援當時殺戮羣蠻過當故蠻俗今猶不共其祀耳爲之修廟良是也於是廷臣乃題之誦慶咨爲使云

跋董羽圖

右董羽所圖不知畫者爲誰余按宣和畫譜周文矩王



齊翰皆金陵人皆善畫人物仕南唐皆爲翰林待詔而皆嘗作董羽圖傳于世此卷筆法精妙非名手不能及然已絹素亦數百年物意其必出於二人者所作者人徐叔蔡近於金陵市中購得之以示 孫君子林子林於今以善畫聞評其疑于里蓋其所鑒定當可信非余所能知也

跋顏眞卿記

按宣和書譜御府所藏顏魯公正書六行書二十八一曰顏允南母商氏墓誌即此卷也其詞所稱商者皆作宣[illegible]

[illegible]右廉使安南奏　上古[illegible]台今若[illegible]曰
年代祀馬援於橫州之烏蠻[illegible]至則視其廟[illegible]
因斤餘金俾有司繕修之功畢始歲事益以遂事[illegible]
之也廉還白于廷臣或謂非　上本意恪不求聞達
洪武四年二月十三日丁卯　上御大本堂太師韓
國公及禮部太常翰林諸臣咸在焉廉同奏對之頃
其言[illegible]援廟事　上曰援當時殺戮[illegible]過當故蠻
俗今猶不共其祀耳爲之修廟良是也於是廷臣乃
題之謂廉善爲使云

跋重屏圖



右重屏圖不知畫者爲誰余按宣和畫譜周文矩王
齊翰皆金陵人皆善畫人物仕南唐皆爲翰林待詔
而皆嘗作重屏圖傳于世此卷筆法精妙非名手不
能及此已綃素亦數百年物意其出於二人者所
作友人徐叔讓近於金陵市中購得之以示孫若子
林子林於今以善畫聞評定[illegible]千里者其所鑒定當
可信非余所能知也

跋顏真卿誥

按宣和書譜御府所收顏真卿[illegible]公[illegible]六其一曰顏
允南母商氏贈誥即此卷[illegible]其誥辭爲[illegible]者[illegible]

勵諱耳又按宋會要紹興五年曾公遠[illegible]部卓等齋
曾公所自書誥身投進然則曾公自書[illegible]氏語傳子
世者固不止此一卷書誥特據御府所有者言之也
禮部黃公賜得此卷什襲惟謹是誠可寶哉

跋趙魏公帖

歐陽文忠公跋王右軍法帖謂法帖者其事皆弔哀
候病[illegible]之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初非用意
游戲揮灑或研或醜百態橫生故後世
玩而想見其人也趙魏公此帖蓋得右
軍遺意識者尚以文忠之言求之

似應作妍字[illegible]



跋黃庭經

黃庭經刻本出於泰州者傷於骨勝出魏州者病於
肉多此本迥北方古刻肥瘦適均而神意俱全信爲
往本海內絕無而僅有者也

跋東方朔贊

右軍小楷書留傳今世者僅有東方朔畫贊及樂毅
論曹娥碑黃庭經數種然歷代摹刻失其真往本絕少
今觀此本意[illegible]勝世所不可多得者矣

跋宋戴二君詩

古詩二十首前十首戴君[illegible]後十首宋君景濂[illegible]

廟諱耳又按宋會要紹興五年曾公遠孫邵卓等齎曾公所自書誥身投進然則曾公自書蔡氏誥傳于世者固不止此一卷書誥特據御府所有者言之也禮部黃公購得此卷什襲惟謹是誠可寶哉

跋趙魏公帖

歐陽文忠公跋王右軍法帖謂法帖者其事皆弔哀候病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洒或研或醜百態橫生故後世得之以爲奇玩而想見其人也趙魏公此帖蓋得右軍遺意識者尚以文忠之言求之



跋黃庭經

黃庭經刻本出於泰州者傷於骨勝出越州者病於肉多此本疑北方古刻肥瘦適均而神意俱全信爲佳本海內絕無而僅有者也

跋東方朔賛

右軍小楷書留傳今世者僅有東方朔畫賛及樂毅論曹娥碑黃庭經數種然歷代摹刻失其眞本絕少今觀此本意韻俱勝世所不可多得者矣

跋宋戴二君詩

古詩二十首前十首戴君叔能所作後十首宋君景濂所作則景濂以爲叔能者也嗟乎詩道之廢久矣士生以來學者士大夫往往溺於世故之紛雜而於俗尚之鄙陋其見稱許大抵以傷之言要[illegible]宗於唐之言[illegible]而志[illegible]爾雅之言遂無以作矣二君素以古道相尚是詩之作蘊蓄做於鄭李譬猶律呂之相宣鏗鏘之江用然其爲言必務簡奧而其思遠以切或尚宏衍而其情婉以周然謝之微旨殆各有之至其托物連類觸事興懷則又似有陳子昂[illegible]感之遺音焉嗟乎詩道之廢久矣吾讀二君之詩於是有慨夫古詩之緒未終絕也孔子曰詩可以觀讀



乎其詩則其所可觀者可得而見矣

跋五牙元精經

五牙元精經金華宋君景濂所撰宋君博極羣書以文章名今世於古聖賢之學既造其奧而二氏之道復兼通焉其[illegible]老氏[illegible]此經吾於[illegible]黃庭辭采侶其旨而奧妙皆本[illegible]其以往則非予所能知矣予讀而愛之[illegible]以道[illegible]宗師王公云

跋趙魏公千字文

趙魏公書[illegible]之妙冠絕當代早歲務模做古人此其

歲則融會貫[illegible]，化自爲一家矣。此一[illegible]
[illegible]嘗設問用以求年法而未[illegible]
家尙實用之
書鄭子美文集後
鄭子美先生所爲文，于十年前嘗得其[illegible]諸論[illegible]
[illegible]其辭不若精純，而其體制往往[illegible]戾於法度。心[illegible]
之好也。今年秋，復獲其所山集[illegible]讀之，[illegible]其指[illegible]
論[illegible]游道理，談名義，蔡汲汲焉以扶植世[illegible]自見。心
歎[illegible]之，於是乃愧[illegible]之知先生之不能[illegible]也。雖然，以
文[illegible]求先生，非知先生者。欲論先生者，當自其平生[illegible]
[illegible]集卷十七　二十二
知而觀之。[illegible]於鄉，教人[illegible]物，一[illegible]於風[illegible]
[illegible]正中[illegible]以名[illegible]拜翰林待制，兼有上[illegible]名，
[illegible]世方奔競成習，[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則抗[illegible]
[illegible]問學之淺深，他人不能知，臣實自知
之[illegible]不能信[illegible]敢[illegible]以自欺其心
而[illegible]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
不受名與器，祖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
者，陛下不得私與人，臣不敢不辭。疏聞，朝廷不之強
也。若無何而干戈[illegible]城守者，將要致之，使
爲用，先生厲色拒之曰：[illegible]事二姓者耶？因被拘囚

似精密，至晚歲則融會貫通，化自爲一家矣。此一[illegible]
乃其平日所嘗設問用以求年法而未[illegible]
家尙實用之

書鄭子美文集後

鄭子美先生所爲文，于十年前嘗得其[illegible]諸論[illegible]
[illegible]其辭不若精純，而其體制往往[illegible]戾於法度。心[illegible]
之好也。今年秋，復獲其所山集[illegible]讀之，[illegible]其指[illegible]
論[illegible]游道理，談名義，蔡汲汲焉以扶植世[illegible]自見。心
歎[illegible]之，於是乃愧[illegible]之知先生之不能[illegible]也。雖然，以
文[illegible]求先生，非知先生者。欲論先生者，當自其平生[illegible]



知而觀之。[illegible]於鄉，教人[illegible]物，一[illegible]於風[illegible]
[illegible]正中[illegible]以名[illegible]拜翰林待制，兼有上[illegible]名，
[illegible]世方奔競成習，[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則抗[illegible]
[illegible]問學之淺深，他人不能知，臣實自知
之[illegible]不能信[illegible]敢[illegible]以自欺其心
而[illegible]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
不受名與器，祖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
者，陛下不得私與人，臣不敢不辭。疏聞，朝廷不之強
也。若無何而干戈[illegible]城守者，將要致之，使
爲用，先生厲色拒之曰：[illegible]事二姓者耶？因被拘囚

[illegible]詬辱者久而志不少變父親戚朋友攜其前之[illegible]為之盡懽且告以必死狀其妻使語之曰君死元吾其相從地下矣先生謂曰若果從吾死吾其[illegible]快矣乎明日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卒嗚呼先生於出處死生之際其大節表表如此則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豈足以盡先生乎況求之以文者不覩其所以自見而徒徇夫言語之末其尤淺知先生矣唐司空表聖韓致元所爲詩章凡近纖靡有足多者而其處進退存亡能不失其正節義所在君子益深許之其所爲不朽者有在彼而不在此也予思夫人讀先生



之文者如予向者之所病故竊志之以爲告世有知言者其必謂予能知人也哉先生名玉字子美徽州人

## 書胡山立先生詩稿後

詩之爲用其於物連類足以寓人不能宣之意其引義比擬足以感人不可遏之情故自三百篇以後歷世能言之士比比有作各自成家而又不可廢者矣吾友胡山立先生善爲詩其詩於五言尤工其意之所寓皆人言所不能宣者而言之能[illegible]其情狀之以感人之情或懲或勸不不可遏者沛然乎上下

[illegible]以[illegible]嗟乎詩至於此[illegible]易又[illegible]哉[illegible]仕[illegible]嘗致位先顯長於政事詩特其[illegible]耳然即其論之已可以自成其家是其有不[illegible]者歟

## 書劉宗[illegible]詩後

詩貴乎[illegible]純則[illegible]正而[illegible]心圓體正故[illegible]之弊[illegible]之妙[illegible]之可貴者其不出於[illegible]爲詩而其於選詩尤工[illegible]入[illegible]而[illegible]其體裁正故[illegible]駁之弊[illegible]其語意[illegible]之妙[illegible]是可謂之純矣詩至於此夫豈易[illegible]世哉若以文學起家以政事名世詩特其緒餘



耳即其詩以求其人是在世之知言者焉

## 采芳辭題顧仲英綠波亭

[illegible]美人兮玉山之下蹇好[illegible]兮[illegible]逍遙以容與不衆兮[illegible]洲[illegible]有杜若兮[illegible]風兮春雨霏以[illegible]房兮杜若爲戶芳菲兮[illegible]立兮夫誰處我懷美人兮欲往從之[illegible]波深兮使我延佇玉山之下兮有美一人我之[illegible]子兮[illegible]秋伊春[illegible]兮孔深淺波以往兮予宜我[illegible]遺我兮芳蘭報子兮[illegible]嗟斯世兮混濁非我與子兮夫誰與倫[illegible]

□□爲期毋相忘兮水濱

瞻雲辭

吾鄉友陳君克剛奉其親之命宦游于外而思親之意未嘗忘也文昌汪公□□其軒之顔曰瞻雲予爲之辭曰

瞻彼□□□□□□□□□□居兮雲之所藏子之□□□□□□□□□□□將兮□則在望朝夕引領□□□□□□□□□揚子在遠兮視在堂親之命□□□□□□□□□野遊兮其又何傷竊益勉兮令德尉窩親兮樂康

□□文集卷十七　二十

招遊子辭

吾宗克有以□□其齋□曰遠遊昔者屈原放逐之餘□□□□□□□□□形□排□□氣浮遊八極後天而終以□□□□後□□□□故□遊之歌所爲而作今存誠之有取於□□□遊□□猶原之志歟予因反其意爲□以招之庶幾其不鶩於虛遠而爲吾聖賢之歸然宋玉景差大小招務爲詭怪之談荒淫夸靡之語今亦無取焉辭曰

遠□□□□樂兮樂不可極只子兮□□不歸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方弱水舟輒沒□只□□方流沙卑不可

□□爲期毋相忘兮水濱

瞻雲辭

吾鄉友陳君克剛奉其親之命宦游于外而思親之意未嘗忘也文昌汪公□□其軒之顔曰瞻雲予爲之辭曰

瞻彼□□□□□□□□□□居兮雲之所藏子之親思兮□其□□□□將兮實則在望朝夕引領□□心□□□□□□揚子在遠兮視在堂親之命□□兮奉以行宦于野遊兮其又何傷竊益勉兮令德尉窩親兮樂康

□□文集卷十七　二十

招遊子辭

吾宗克有以□□其齋□曰遠遊昔者屈原放逐之餘□□□□□□□□□形□排□□氣浮遊八極後天而終以□□□□後□□□□故□遊之歌所爲而作今存誠之有取於□□□遊□□猶原之志歟予因反其意爲□以招之庶幾其不鶩於虛遠而爲吾聖賢之歸然宋玉景差大小招務爲詭怪之談荒淫夸靡之語今亦無取焉辭曰

遠□□□□樂兮樂不可極只子兮□□不歸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方弱水舟輒沒□只□□方流沙卑不可

只北方大漠絕人跡只[illegible]
四方戎賊歷所適只遙[illegible]止息只予兮[illegible]
[illegible]仁以爲宅逍且
十只兮[illegible]至和爲廚只八
珍[illegible]究[illegible]被
啜[illegible]與只子
吞[illegible]天君泰然靜
以[illegible]八荒眇一區只坐
於千古猶斯須只子毋[illegible]驂只子兮來歸反
故只



印譜題辭

太樸[illegible]啟人文[illegible]書用代結繩維烏[illegible]
斗[illegible]甚名[illegible]平篆籀[illegible]作[illegible]
制[illegible]造化以成形或斷[illegible]刻[illegible]
[illegible]是[illegible]世昭然如[illegible]
[illegible]始自秦[illegible]世[illegible]方寸之
廣[illegible]鑄金字[illegible]而[illegible]
卑[illegible]殺因之以明[illegible]
紙[illegible]令行[illegible]物[illegible]
土[illegible]石[illegible]而[illegible]

尉司馬徹侯列卿有若叔孫通公孫弘周昌韋賢
山衛青公私所用若此等類不可悉稱浦城楊君博
學多能遐披旁搜忘寢食以留情拓其文于紙朱青
諸之歲輯月增古款異識羣分而類并
室舉手可掬又如貯金而滿籯一開卷
間古人之精神來爲猶生襄陰王公鄱陽周公以序
其說妙意運成金華王公推演其義爲題辭如組
詞之著銘博雅之士尚於斯有徵

望雲林辭

攝之金谿有崇山曰雲林焉三十六峰拔起天半而



閩嶺分蜀蜿蜒磅礴綿亘數十百里扶輿清淑之氣
於是焉鍾吾嘗意其雲林蓬谷之間必有長往高蹈
之士獨居之此其人且銷聲閟華隱約以自晦而其
中之所負倜儻瑰偉之蘊有不可及者矣然莫得而
知也至正中予識葛君玄同于錢唐君故家金谿時
方秉官廣東而還因得其人固知其中有所負倜儻
瑰瑋者矣而不能久相從也別去一紀乃始知君隱
居雲林環土爲室誅茅爲廬於以究明性命之學[illegible]
然不與世接久矣嗚呼天下喪亂十年于茲易所[illegible]
大地閱賢人隱之時也當是之時衆術皆[illegible]

尉司馬徽侯列卿有若叔孫通公孫弘周昌韋賢
山衡靑公私所用若此等類不可悉稱浦城楊君博
學多能蒐搜旁援忘寢食以留情拓其文于紙朱靑
墨疑會粹而譜之歲輯月增古款異識羣分而類并
譬如殘圭斷璧舉手可掬又如斷金而滿籯一開卷
間古人之精神粲焉猶生襄陰王公鄱陽周公以序
其說語意渾成金華王褘推演其義爲緒題辭如組
訶之著銘博雅之士尚於斯有徵

望雲林辭

撫之金谿有崇山曰雲林焉三十六峰拔起天半而



關嶺分屬蜿蜒磅礴綿亘數十百里扶輿淸淑之氣
於是焉鍾吾嘗意其空林邃谷之間必有長往高蹈
之士獨居之此其人且銷聲閟華隱約以自晦而其
中之所負倜儻瑰偉人益有不可及者矣然莫得而
知也至正中予識葛君玄同于錢唐君故家金谿時
方棄官廣東而還因得其人固知其中有所負倜儻
瑰瑋者矣而不能久相從也别去一紀乃始知君隱
居雲林深土爲室誅茅爲廬於以究明性命之學[illegible]
然不與世接久矣嗚呼天下喪亂十年于茲易所[illegible]
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當是之時衆猶昏昏然焉舉[illegible]

[illegible]視太[illegible]
[illegible]玄同其可見而企之[illegible]
[illegible]以行晦者於今於葛君有[illegible]
今也[illegible]遠引而不可得瞻望雲林於
于[illegible]悲之不得見故爲而著
之[illegible]他時倘獲[illegible]游處縱靜篤之道願相
與[illegible]稽之辭曰
[illegible]雲林之[illegible]十下[illegible]峰峭以崔嵬
[illegible]以尋[illegible]亦崎嶇兮[illegible]
[illegible]或爲雨猶吟啾啾兮慘[illegible]



[illegible]神往[illegible]兮[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世兮[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深山大[illegible]我[illegible]入兮[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與道[illegible]
[illegible]何[illegible]可含[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川山[illegible]石[illegible]
[illegible]人兮[illegible]跡[illegible]千里兮[illegible]
[illegible]成兮相從[illegible]兮白日
行[illegible]
[illegible]伸舒[illegible]早[illegible]而[illegible]雨[illegible]

正[illegible]歲凡旱太常祝天地宗[illegible]而縣邑之間亦
社稷山川其有其法即古雩禱也既其請辭太簡故
從而衍之辭曰
皇天[illegible]仁覆養下土[illegible]播五穀以食蒸人維人大命
厥[illegible]於食食有弗給人用[illegible]絶今[illegible]旱魃爲害
[illegible]斯害我稼穡皇天在上[illegible]若不聞豈無[illegible]
匪[illegible]維神共工[illegible]於東布宣陽德[illegible]
維神[illegible]元雄長南方赤熛怛其物用暢茂維[illegible]
體[illegible]依稼穡之事[illegible]司之維神少昊[illegible]行
威[illegible]物斂維神玄冥北土之長水性潤下
〔宋學士文集卷二十〕
物賴以成天維至仁惠愛均洽及下之恩神宜導之
令[illegible]吾皇稽人嗟悼神其俯聽鑒我純精闢陰閉陽
斡運[illegible]化雨幸大澍無弗霑丐五穀成實歲登有年
泛[illegible]犧牲載脂土龍既取色繪在簠稽顙以請
我辭豈繁辭繇情宣維神鑒之

補漢攻社辭

大水鳴鼓而攻社周制也漢成帝五年六月始命諸
官止雨朱繩以縈社擊鼓攻之攻之宜有辭而史佚
其錄竊倣之爲辭曰
天地二氣陰陽並行陽尊陰卑陽順陰逆以[illegible]
[illegible]逆犯順厥成沴氣[illegible]旬乃爲淫水用作民
[illegible]泊[illegible]流[illegible]五穀[illegible]賦失[illegible]
[illegible]民生之[illegible]於[illegible]維社有[illegible]民所依[illegible]
[illegible]責則有[illegible]以[illegible]伐鼓[illegible]匪神是責
[illegible]攻維神之[illegible]司太陰尚守是節勿犯勿凌
[illegible]陽精俾二氣以和從沴弗行雨[illegible]時
[illegible]順成民藉庇休以安厥生我[illegible]是欽則維神
[illegible]

述漢祓辭

漢西京[illegible]以八月祓於霸上及東都又以三月上巳
〔宋學士文集卷十七〕
官民皆潔於東流水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潔
是祓禊之事[illegible]所尚也然考周禮春官女巫掌歲時
祓除[illegible]者[illegible]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
[illegible]浴以[illegible]浴之則固不特漢制爲然已夫
祓亦[illegible]有祝辭雖傳記無傳不可以無述乃爲
述之[illegible]曰
[illegible]序和氣畢達[illegible]萬物[illegible]有生之倫
莫不興悅振作鼓舞[illegible]在庶周禮有除[illegible]
[illegible]浴[illegible]蕩[illegible]用承[illegible]令[illegible]敬[illegible]制
攸事式修洗濯宿垢[illegible]大潔不[illegible]

庶杖靈休均沐玄化自今伊始迄于艾耆樂且無殃
永保貞吉

葺漢儺辭

周禮時儺四時皆作以索室毆疫惟季冬大儺釋者
曰大儺所以扶陽抑陰又曰逐衰而迎新也漢儀季
冬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選中黄門子弟年十歲
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
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
二獸有衣毛角中黄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
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



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衞乘輿御前殿黄門令奏
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黄門倡侲子和因作方相
與十二獸儛讙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火炬送疫出
端門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
傳火棄雒水中其倡和之辭意者或有闕略爰摭舊
文而加葺焉
惟皇建極以正萬邦欽時五福敷錫庶民如日麗天
亦非大明孰爲沴曀敢干其光千門萬戶惟皇之宮
百神呵衞萬靈翊襄隤祉山積儲慶雲蒸正氣充[illegible]
蓬勃浩穰豈容伏陰潛掮太陽汝等惡鬼[illegible]類[illegible]

竊○[illegible]保宇[illegible]肆狄播[illegible]
[illegible]陰室匿影[illegible]
胥[illegible]雄伯[illegible]神龍雉成之[illegible]
萬物[illegible]汝陰類惡疵府[illegible]汝[illegible]
吾汝胇胃食虎甲作食殃[illegible]伯奇[illegible]夢攬諸
[illegible]咎委隨食觀錯斷食巨[illegible]食不祥共食蠱窮
奇騰根共食磔死[illegible]十有二神追捕惡凶以
迸汝軀以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
者爲糧[illegible]戩甚剛天賦只尺汝膽有弗喪

只難左作咫[illegible]行

[illegible]辭

昔制天下[illegible]上帝宜于社造于禰肆師受
帝位[illegible]既禡既禱禮者謂至所征
之地[illegible]黄帝及蚩尤也漢祀八神其
三曰兵主祠蚩尤高祖爲沛公[illegible]祠黄帝祭蚩尤
於庭[illegible]鼓所謂禡也武帝將伐南粤爲泰一鋒
旗命[illegible]兵律則太史奉以指伐國後世摭牙
之制其所於此故爲[illegible]其辭曰
天生五材孰重於兵[illegible]爲民毒以[illegible]
以民不義式遏亂略以綏[illegible]方[illegible]

[illegible]陂下虎殃播[illegible]
欽苟容幽房將室匿影[illegible]之[illegible]
曾是虺虺仰窺神龍維戕之臟[illegible]
萬物咸昌其汝陰類悉泯消息[illegible]汝爲
吾後肺胃食虎中作食殺雄伯食[illegible]奇[illegible]攬諸
食咎委隨食䰡錯斷食巨[illegible]食不祥共食蠱毒窮
奇騰根共食磔死祖明[illegible]十有二神追捕惡凶以
選攻[illegible]以拉汝吭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
者爲糧祕[illegible]既[illegible]甚剛天威只尺汝膽有弗喪
汝其亟去勿得留行




[illegible]禡牙辭

周制天子[illegible]上帝宜于社造于禰禡師爲
帝位禱[illegible]所征之[illegible]曰既禱既禡禡者禱至所征
之地而祭[illegible]黄帝及蚩尤也漢祀八神其
三曰兵主祠[illegible]蚩尤[illegible]沛公[illegible]黄帝祭蚩尤
於庭而釁鼓[illegible]所謂禡也武帝時伐南粤爲泰一鋒
旗命[illegible]兵禱則太史奉以指伐國後世禡牙
之制其昉於此故爲[illegible]辭曰
天生五材厥重於兵[illegible]兵雖爲民毒以衆[illegible]
以臣不義式遏亂略以綏[illegible]方[illegible]

此頁應在十八卷三十三頁之下
此處一頁誤在十八卷內

[illegible]用者乎且世之[illegible]
[illegible]視而闊步其爲業
[illegible]巳[illegible]之天下國
家之[illegible]則曰我儒者非所習也使之[illegible]而遇變則
曰我儒者非所能也嗟乎儒者之道其果盡於訓詁
[illegible]業而已乎此其爲儒也其爲世所詆訾而蒙迂闊
之[illegible]矣而又可訾焉

此頁應在十八卷三十三頁下
此處一頁誤在十八卷

[illegible]知歷[illegible]




[illegible]爲參議遂拜江西按察使夫陪釣軸經綸度 國
家之任莫重焉而君則逐任之此其爲有用夫人之
所知也抑余之所知[illegible]有大於是者[illegible]公孔子之道
吾將望之儒者之[illegible]廣[illegible]以[illegible]於天下寧如今
日所見而已乎雖然有用之用難矣而無用之用亦
不易也君余者[illegible]業於無用之用流於迂闊不能以
自逐者也君[illegible]有以教我乎哉余嘗執筆繼君後知
之也深故於其行解儒以爲贈

[illegible]中死事

嗚呼元末天下亂大[illegible]邑[illegible]君叛父而責降[illegible]

自作弗靖用速罪戾于國之紀刑茲無赦致天之討師則有名六師伉傷殄方夷行肅將天威指茲伐国惟神聰明正直[illegible]翼我順敬承天道尚資神力佐我戎事殄滅[illegible]蕩平天兵所加勝氣先見庶底于理毋作神羞

李樾字辭

南昌李克正甫之令子名曰樾既冠朋友為制字曰孟敷克正甫謂其友王褘曰吾子幸冠宜受教於先生長者而褘忝交於執事盍有以教之余惟古者字必有辭所以演繹名義而示夫規戒之意者也君之



字書樾者木之陰也陰而敷焉則其庇也廣矣君子之為德也亦然學既殖矣措諸事業不猶其陰之敷歟用即此義辭而告之嗟乎小子懋其尚因余言而重自勉哉辭曰

君子為學本乎心身提身以禮宅心以仁內外交修厥德乃尊擴而充之厥蘊用施[illegible]之厥廣見於云為利澤及人繇德之推如彼木矣亟根既深培之灌之挺乎森森逌為林樾有鬱其陰陰之廣矣厥敷以同其覆十畝其庇千牛行者過矣以息以休維爾小子方茂爾年尚勗爾學以希聖賢以用於世斯德之公

爾名維樾爾字維敉顏字思義爰展爰舒毋迫爾躬毋局爾𨈆期底于成復曰厥家我爾孰次發言匪夸爾服我言維爾之嘉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十八

盧陵劉漢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雜著

述說苑 并序

劉向採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說苑其所取者博矣取之既博故或有不當於理者南豐曾鞏氏葢嘗病其為說[illegible]嗚呼理之精微自聖門高第弟子[illegible]以與聞而況於向乎然向號稱[illegible]闡博託物連類著於馳騁務極其辯乃止秦漢以後言文章者莫先焉予讀其書而好之因摘其有淺薄不中義理者用其本末而易其為說務在平易正大以求不畔於道雖未必能為精微之歸庶乎約之於義理之正辭之工拙不復計矣裒而錄之得四十三首曰述說苑王禕序 今録十二章

武王[illegible]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為[illegible]伐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下周信諸侯則無勝之之道矣何可攻乎然臣聞之攻禮者為賊攻義者為殘失其民則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十八

盧陵劉漢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雜著

述說苑 并序

劉向採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說苑其所取者博矣取之既博故或有不當於理者南豐曾鞏氏葢嘗病其為說不能盡造乎精微嗚呼理之精微自聖門高第弟子如子貢諸子猶不能以與聞而況於向乎然向號稱博極羣書其辭質雅闡博託物連類著於馳騁務極其辯乃止秦漢以後言文章者莫先焉予讀其書而好之因摘其有淺薄不中義理者用其本末而易其為說務在平易正大以求不畔於道雖未必能為精微之歸庶乎約之於義理之正辭之工拙不復計矣裒而錄之得四十三首曰述說苑王禕序 今録十二章

武王將伐紂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為天子周為諸侯以諸侯伐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下周信諸侯則無勝之之道矣何可攻乎然臣聞之攻禮者為賊攻義者為殘失其民則

爲臣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名伐天子乎又召太
公對曰殷爲無道誠可伐已亦以問周公者問之太
臣獨以爲不可伐也夫殷雖無道君也周則有道矣
臣也君臣之道天地之經也昔我文考非不知殷之
可伐也天下三分有其二矣然猶服事于殷者君臣
之義不敢以廢故其至德人無得而稱也臣故以爲
殷不可伐也雖然非惟不可伐以臣計之有不必伐
也殷紂之惡至此足極矣皇天震怒下民怨苦亡亡日
矣天下諸侯已莫不悉歸我有周周之王業業已成
矣殷之存亡於周其曷有損益也使殷而亡周固王



已殷而存也周有不王者乎周之王不王不係乎殷
之存不存也與其伐而亡之孰若不加之伐待其自
亡也且我周之興自太王肇基王迹至于今茲亦既
多歷年所矣我文考德足以配天功足以有天下天
益命之伐殷其置不取及服事之者豈其逆天命哉
固將待其自亡耳待其自亡而取之即所以順天命
也君臣之義全天地之經定萬世之下不得而議之
矣此文考之心也今王以文考之心爲心少遲之以
歲月以待其自亡此萬全之計萬世之義也臣故曰
殷不可伐亦不必伐也武王不從舉師伐殷伯夷叔

齊二子者聞之扣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
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
也扶而去之太公因言於武王曰王不臣言之從姑
少待之此二子所爲有辭也臣恐天下之有辭者不
特二子也

成王以[illegible]命於魯召而告之曰爾知君人之道乎夫
君人之道必法於天下取於人而已陰陽五行化生
萬物而生生不窮仁之道也四時不易八風不忒而
歲序順成義之道也三辰交運萬彙錯陳因其自然
之節而撙生肖二氣動蕩兩儀翕張因其自然之和



而樂與焉雷霆以震其武霜雪以宣其威刑罰又因
之而制焉仁義禮樂爲國之本也刑罰爲國之具也
何莫不取法於天也是故仁義禮樂行而民知化矣
刑罰行而民知治矣夫民之情不[illegible]知也其所好焉
者吾從而好之則見其[illegible]者吾皆得以好之也其
所惡焉者吾從而惡之[illegible]所[illegible]者吾皆得而惡
之也好惡同乎民[illegible]天下之人心定矣仁
義禮樂行乎其[illegible]施矣是之謂大中至正
之道於是乎天人交應上下同和[illegible]既建而[illegible]
不生禍亂不作治化大治所以永寧伯禽再拜受命

而辯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管仲對曰貴天桓公
仰而視天管仲曰臣所謂天非蒼蒼莽莽之天也亦
曰天之道而已元化絪縕萬物資始天之道也賦於
生人厥爲秉彝天之道也生生之仁亭毒覆露天之
道也至虛至玄衆理攸宗天之道也神妙不測幹制
化育天之道也運動周流一息無閒天之道也經緯
候序靡或差舛天之道也風雨霜露恩以涵之天之
道也雷霆雪霜威以肅之天之道也天之爲道一乎
至誠誠故不忒至誠之外無他道也夫爲人君者亦



豈有他道哉誠而已矣合天之道是謂明誠誠之之
又與天爲一乃純乎天矣人君不能誠未有能合之
者也是故號令政刑乖繆舛錯不誠故也始勤終怠
厥德以隳不誠故也不誠則逆天誠故合天也逆天
則亡合天則昌由是言之所貴乎賢君者不以其知
天爲貴乎故曰臣之所謂天非蒼蒼莽莽之天也天
之道也

宋桓公之太子曰茲父後妻子曰目夷桓公愛目夷
茲父爲公之愛也請於公曰願立目夷臣爲之相兄
以佐之公問其故對曰臣舅在衛甚愛臣臣若立則
絕迹於衞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
因辭以請公許之將立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
下禮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
之目夷將逃乃[illegible]茲父從之逃三年[illegible]父逮於
桓公曰先王之制立子以嫡均嫡以長無嫡以庶均
庶以賢是以門戶定而亂原窒今若之[illegible]茲父居嫡
又長且賢其立無疑也而乃以讓其弟非義也目夷
本不當以立然有君父之令拒不受亦非義也昔伯
夷叔齊兄弟者更相爲讓世皆高其義臣獨非之夫
先王之制天地之經也其孰得而違之[illegible]之未有不



階亂者也伯夷叔齊之讓皆違越先王之制徇名以
傷實非聖人之道不足爲而君之二子蓋效焉亂無
日矣君者[illegible]之社稷之經也桓公[illegible]有疾使
人召茲父曰而不歸是使我以[illegible]而安恐此耶
茲父乃反復立爲太子桓公薨太子[illegible]是爲襄公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illegible]有及三月之
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illegible]已者違楚
百里而耕[illegible]其耦曰吾將[illegible]於王[illegible]之其耦曰
[illegible]曰夫爲人[illegible]不能無過
失危亡之道也[illegible]其君[illegible]亡而不

絶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
固彊以請公許之將立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
下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
之目夷逃矣乃逃之衛茲父從之逃三年桓公疾於
桓公曰先王之制立子以嫡均嫡以長無嫡以庶均
庶以賢是以國本定而亂原塞今君之子茲父居嫡
又長且賢其立無疑也而乃以讓其弟非義也目夷
命不當以立然有君父之命拒不受亦非義也昔伯
夷叔齊兄弟者更相爲讓世皆高其義臣獨非之夫
先王之制天地之經也其孰得而違之違之未有不

王忠文公集卷十六　五

階亂者也伯夷叔齊之□□皆違越先王之制徇名以
傷義非聖人之道不足法而君之二子實效焉亂無
日矣君幸無闕之社稷之福也桓公曰諾爲有疾使
人召茲父曰而不歸是使我以憂死也而安忍此耶
茲父乃反復立爲太子桓公薨太子嗣位是爲襄公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
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己者違楚
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
子不愛死乎己曰夫爲人君者不皆□□不能無過
君有過失危亡之道也視其君將危亡而不

仁人不爲也故諫者將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非
爲身故也受一己之死而不爲一國之謀忠臣不爲
也且吾聞諫之道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
四曰戇諫五曰諷諫今王復諫其苟用正降忠戇以
諫之則死也必矣吾將從諷諫王其或聽之乎委其
耕入見莊王莊王方立鍾鼓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
左裯衽右朝服見諸御己入呼之曰諸御己來汝將
諫吾層臺乎諸御己拜且言曰臣何敢諫層臺也王
築層臺將以爲樂也彼諫臺役是不欲王之樂也人
臣而不欲其君之樂獸何心哉彼七十二人之諫王

王忠文公集卷十六　六八

其罪固宜死也雖然其罪不可赦其忠則可矜彼其
盡諫以取死豈爲身謀哉爲王計也臣聞桀殺關龍
逢而夏亡紂殺王子比干而殷亡宣王殺杜伯而周
亡□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
并之□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
是否羈字
是否蔡字
之秦不用蹇叔之言而國以危此三天子五諸侯皆
皆以不納諫故致此而堯舜禹湯之盛唯恐乎人之
不諫也今王以堯舜禹湯爲賢耶抑以彼三天子五
諸侯爲賢也臣誠愛王願王擇其賢者效之耳臣何
敢諫層臺耶言已而趨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己子

恤仁人不爲也故諫者將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非
爲身故也愛一己之死而不爲一國之謀忠臣不爲
也且吾聞諫之道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
四曰戇諫五曰諷諫今主傾諫其苟用正降忠戇以
諫之則死也必矣吾將從諷諫王其或聽之乎委其
畊入見莊王莊方立鐘鼓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
左裯衽右朝服見諸御己入呼之曰諸御己來汝將
諫吾層臺乎諸御己拜且言曰臣何敢諫層臺也王
築層臺將以爲樂也彼退臺役是不欲王之樂也人
臣而不欲其君之樂歟何心哉彼七十二人之諫王



其罪固宜死也雖然其罪不可赦其忠則可矜彼其
盡諫以取死豈爲身謀哉爲王計也臣聞桀殺關龍
逄而夏亡紂殺王子比干而殷亡宣王殺杜伯而周
室卑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
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
之秦不用蹇叔之言而國以危此三天子五諸侯皆
皆以不納諫故致此而堯舜禹湯之盛惟恐乎人之
不諫也今王以堯舜禹湯爲賢耶抑以彼三天子五
諸侯爲賢也臣誠愛王願王擇其賢者效之臣何
敢諫層臺耶言已而趨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

矣吾將用子之諫矣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動
寡人之心又危以加諸寡人故皆至於死今子之說
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以危加寡人故吾將用子之
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以爲兄弟且命罷層
臺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揚以告建而縱之建奔宋
王怒使城父執奮揚以至責之曰言出於子口入於
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臣聞之人之大倫五而
其尤重者二父子也君臣也父子之道主乎恩君臣
之道主乎義父不慈子不得以致其孝臣不忠君不



得以致其愛夫古者國君有子選師置傅教以義方
動合軌物使無過惡雖有過失弗彰聞也今建之爲
太子未聞其有過失也設使有之是王教之弗以道
也王不以自咎而忍殺之太子之死也何辜傷父子
之恩莫此爲甚矣且太子儲君也昔者王之命臣曰
事建如事余臣受命以來罔敢失墜每以事王者事
太子君臣之義臣不佞不敢廢也臣以弑君罪無所
容而王乃使臣殺太子是教臣無君也臣實不忍殺
太子臣以爲弑君之罪大違王之命其罪小故以告
太子縱之奔益上以全王父子之恩下以全臣君臣

之義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既違命召又不來
罪益重矣逃無往其敢不來王悔而赦之
晉平公築虒祁之宮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
何故言也師曠對曰石不能言石而能言妖也臣聞
之妖由人興是故人君不務修德荒淫無度奢侈無
厭刑罰無章賦斂無藝天怒人怨事變乖錯反其經
常於是乎沴氣橫流陰邪外逆而妖興矣則有非動
之物而能動非言之物而能言矣今君享國日久志
氣怠荒夷狄外陵諸侯內叛皆莫之省文襄厲悼之
業日以衰廢乃惟宮室臺榭是崇是侈國用空竭民



力屈盡天怒於上而君不懼民怨於下而君不恤天
人違背陰陽乖錯故妖由以興而石以非言之物而能
言也石豈能言哉有神憑焉不然民聽之濫也是皆
陰邪沴氣所由致也平公曰敢問弭妖有道乎師曠
對曰有人君責躬修德弭妖之道也臣聞天垂妖象
地見妖符所以譴告人君使之因變而[illegible]反身以
圖政各以其政變之則消除之道也今君宮室過侈
故土石之妖興焉君誠反躬自責能不[illegible]之役省無
用之費興舉廢墜賑贍孤寡則天之意也人之[illegible]也
仁之本也儉之要也夫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和以

[illegible]和何祥不至者未之有也妖云乎哉平公曰善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
季札於是壬壽夢卒諸樊以季札之賢也讓之位季子
不肯當諸樊乃爲約曰季札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
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願吾早死國及季札諸
樊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當季子而季
子出使不在國庶兄僚乃自立爲吳王季子既還復
事之如故諸子光曰以吾父之志則國當歸之季子
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國當吾有僚何爲者乃使刺
僚殺之請季子爲之君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



是吾與子共篡也爾殺吾兄吾今殺汝則是骨肉相
賊殺無已時也乃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而吳以[illegible]
亂焉君子曰季子非賢者也廢其父兄之志不孝當
取而不取不義含賊不討不勇徇名以生亂不智不
孝不義不勇不智其亦悖乎聖人之道矣謂之賢得
乎夫聖人之所爲道者中也行而宜之之謂中非[illegible]
一之謂也季子之於道蓋執一而已矣且季子誠不
欲國也當王謁之卒使光立焉亂原塞矣光不立則
夷昧之後已立焉以成先君之志可也謂已不當
則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亦非歟光死弟及一

先君之志以有國不可謂非義也僚以庶尊非所當
立札終不欲國不可得而閒也札置不問又從而服
事焉光之所為爭無此也僚立而光殺之則光者弑
君之賊也烏有弑君之賊舍之不討者乎夫棄已取
廉徇一己之名不顧國家之大計匹夫之節也且先
君所為欲國及札者說以興宗國也札不受國一己
之名則有矣吾未見其忠國家之亂由是以生也光說不
能與宗國反從而背亂焉要取其為節也是故廢父
兄之志不可謂孝也當取而不取不可謂義也舍弑
君之賊不討不可謂勇也徇名以生亂不可謂智也



季子之不得為賢審矣謂季子為賢者知執一之中
不知聖人之道所以為中者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
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餓而死公
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焉晏子對曰臣以為君不
知已之無德也君誠自知為無德也是可以言有德
矣夫奢儉德之分也奢之為凶德由之以身敗而國
亡儉之為吉德由之則身安而國昌此不待智者而
後知也五帝之盛者莫如堯堯之自奉者茅茨不剪
采椽不斲土階三尺而已三王之盛莫如禹而禹也
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菲飲食
而致孝乎鬼神帝王之尚儉也如此身先乎天下惠
及乎四海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萬世也若夫亡國
之君則無如桀紂矣桀為傾宮以逸豫蔑棄紂為
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牆文畫雕琢刻鏤錦繡被堂
金玉珍瑋婦女倡優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財用愈
竭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戮夫帝王以儉為尚其後
然流而奢苟奢以為尚其流莫知所底止矣夫奢安
可為哉今吾君[illegible]侯之國也而君之日奉之于所不
知[illegible]忘及後宮與[illegible]君之所好衣以文繡君之



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奢君之
奢侈去桀紂無幾矣人皆知君之無德也臣言固知
君之無德也而未敢以言恐君或自以為有德則臣
言無以而入也今君乃自以為無德臣於是知君可
與為有德也故臣願有請於君夫人君之所為好奢
者自樂之心勝也樂者人心之所同百姓之所願欲
而不可得者也由君之有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
之則百姓莫不蒙君之德也臣所謂推其樂與百
姓同之者非謂以倉廩府庫之所儲家給而戶賞之
也君能儉則費用節費用節則財賦足財賦足

斂可薄矣夫百姓之所爲苦者稅斂之重也稅斂
矣百姓未有不樂焉者也夫齊不同乎百姓德不同
乎一國者桀紂之所以亡也君如察臣嬰之言節儉
以自厲節飲用薄稅斂振君之盛德布公之於天下
使其樂與百姓同之則其焉可爲也一匡矣足以哉
晏子聞之以告會晉公曰齊景公喜奢而忘儉亂亡
可待也待不晏子以儉矯之然猶幾不能勝齊之易
亡爲存易亂爲治者晏子之功也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
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

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
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
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
不租父老皆拜而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爲少故又
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而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
無有過乎閭丘先生對曰大王社稷主宰師徒以出
游臣王民也故奔走以勞王臣之所爲勞大王者非
以私故也大王奈何私以待臣耶且大王賜臣田不
租是欲以富之也賜臣無徭役是欲以安之也富且
安夫人之所同欲豈臣而不欲之耶臣誠不敢以

累巳并累大王也臣聞之王者無私是故天無私覆
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體合天地明配日月故
其於民也無偏戴之心弗敢有偏也偏則爲私矣
是故力可以富四海而不得以富獨夫智足以安天
下而不得以安一戶不敢以私故也今齊地方千里
千里之民欲非王之所當恤者豈得徒以臣等勞王
之故私以富安之也且臣聞之王者之欲其民富安
也莫先於行仁政仁政者何省刑罰薄稅斂而已稅
斂薄則國無妄費無妄費則財用有餘而民家給人
足矣刑罰省則國無濫刑無濫刑則政理不乖而民

輯睦焉熙熙焉無不得其所矣由未嘗不租也徭役
未嘗或濁也而其民則既富且安矣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大王盍即今者恤臣之心擴而充之使凡爲
王民者咸得以富且安矣苟能充之豈特爲王民者
得以富且安四海雖廣其保之也何難之有書曰無
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此之謂矣今
王之愛臣誠甚矣而所以愛臣者則固非臣之所敢
當也雖然臣切以王之甚愛臣不如臣之有愛於王
也何也王之愛臣者以私而臣之愛王者以公也齊
宣王曰善請先生以爲相

以使諸發執梅一枚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
左右曰與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二
三子□之出謂諸發曰先王之制禮也託之以儀物
所以昭秩序辨等殺宣節文敦好愛也是故列國諸
侯有交聘之禮焉玉帛以將之辭命以道之忠信以
本之使价以行之儀物必其適也情文必其稱也講
好而修睦崇德而明義道塗往來弗敢廢也歲時展
修弗敢瀆也是故相接者無非粲然之文也相與者
無非藹然之恩也於是乎疆場以安社稷用寧大小
強弱弗相陵也尊卑上下弗相侍也施及子孫世世

□忠□公集卷六　四二

修好毋敢違僕或相害也此先生之禮有本有文所
為昇也今吾子奉其君之命跋跡千里辱臨敝邑曰
以修聘也然而玉帛筐篚曾弗之將言語辭命曾弗
之修所以為寡君遺者梅一枝也其□以得先王之
禮而廢列國之典乎寡君恩夫禮之□而情之矯為
好或不能以文也不敢聞命請□所謂發對曰越亦先
王之所封也先君之受封不得在□□之州中國文
明之地而乃處海□之□□□以為居□□與龍
標然以同處華□之□文物□□之盛□□以主□
以□□辭□土貢薄瘠不能以備物也然竊聞之不

以使諸發執梅一枚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
左右曰與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二
三子□之出謂諸發曰先王之制禮也託之以儀物
所以昭秩序辨等殺宣節文敦好愛也是故列國諸
侯有交聘之禮焉玉帛以將之辭命以道之忠信以
本之使价以行之儀物必其適也情文必其稱也講
好而修睦崇德而明義道塗往來弗敢廢也歲時展
修弗敢瀆也是故相接者無非粲然之文也相與者
無非藹然之恩也於是乎疆場以安社稷用寧大小
強弱弗相陵也尊卑上下弗相侍也施及子孫世世

□忠□公集卷六　四二

僕或相害也此先生之禮有本有文所
子奉其君之命跋跡千里辱臨敝邑曰
以修聘也然而玉帛筐篚曾弗之將言語辭命曾弗
之修所以為寡君遺者梅一枝也其□以得先王之
禮而廢列國之典乎寡君恩夫禮之□而情之矯為
好或不能以文也不敢聞命請□所謂發對曰越亦先
王之所封也先君之受封不得在□□之州中國文
處海□之□□□以為居□□與龍
標然以同處華□之□文物□□之盛□□以主□
以□□辭□土貢薄瘠不能以備物也然竊聞之不

着誠敬其本也儀文其末也敦其本略其末而情以
[illegible]者有之矣未有修其末棄其本爲好能久
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可羞於王公
可薦於鬼神豈求其儀文哉誠敬以本之也寡君綦
日久矣以大國之軫念弊邑也用遣下
[illegible]居以爲譬諸草木臭味之有同故奉梅一
獻曰大國之君庶其鑒于誠敬矣乎君若顧
之以德而惟誠敬之爲重固將徼福於敝
其儀文之備則寡君之獲戾也甚焉梁王
聞之曰是不亦善於辭令者乎披衣出以見諸發厚

王忠文公集卷十八　十五

禮而答之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
豫讓以爲臣哉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
以蹇重對曰夫豫讓惡足言也臣聞之人臣之道有
三焉上焉者以道事君以[illegible]成君務在格君心之非
使君之過弗形焉君之道[illegible]日以隆盛已則何功之
有周公之於成王是也次[illegible]者君有過乃諫[illegible]顏忤
旨不愼必力爭之而納君於無過之地乃止君有改
過之矣臣有盡忠之名管仲之於桓公晏子之於景
公是也其下焉者君有過而不能諫諫不行言不聽

着誠敬其本也儀文其末也敦其本略其末而情以
親詛以篤者有之矣未有修其末棄其本爲好能久
哀者也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可羞於王公
可薦於鬼神豈求其儀文哉誠敬以本之也寡君綦
大國之義爲日久矣以大國之軫念弊邑也用遣下
臣修問趨居以爲譬諸草木臭味之有同故奉梅一
枝以爲獻曰大國之君庶其鑒于誠敬矣乎君若顧
惠諸侯綏之以德而惟誠敬之爲重固將徼福於敝
邑苟徒貴其儀文之備則寡君之獲戾也甚焉梁王
聞之曰是不亦善於辭令者乎披衣出以見諸發厚

王忠文公集卷十八　十五

禮而答之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
豫讓以爲臣哉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
以蹇重對曰夫豫讓惡足言也臣聞之人臣之道有
三焉上焉者以道事君以[illegible]成君務在格君心之非
使君之過弗形焉君之道[illegible]日以隆盛已則何功之
有周公之於成王是也次[illegible]者君有過乃諫[illegible]顏忤
旨不愼必力爭之而納君於無過之地乃止君有改
過之矣臣有盡忠之名管仲之於桓公晏子之於景
公是也其下焉者君有過而不能諫諫不行言不聽

而不能去視其君敗國亡無可柰何而身死焉身雖
死忠其於國家之敗亡奚補若豫讓之於智伯是已
是故有命之父母不知孝于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君
令思得豫讓以爲臣蓋亦思豫讓之君果何如君哉
夫豫讓焉足言也君失言矣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
觴而不讓

## 續志林 并序

古稱文章家自漢唐而下莫盛於宋東都歐陽修氏
曾鞏氏王安石氏延肆迭起而蘇軾氏於其間爲尤
傑然者也蘇氏之文長於持論縱橫開闔上下變化



無不如其意之所欲言雖其理不能皆純而其才氣
之浩博囷將蹤漢唐而上之矣余讀其書愛其志林
諸篇議論超卓而文章馳騁殊可喜中心慕之因竊
其餘論續爲之八篇深得樂於金聲玉振之餘則尾
走於夏鼎商彝之末亦見其不知量已然而竊學之
意則庶乎君子有取焉王[illegible]序　今錄八篇

周穆王時徐偃王爲國除去刑爭末事君國子民待
四方者務出於仁義而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四方
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焉或謂楚文
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六國盡

與交王不伐楚必事徐楚[illegible]舉師伐徐滅之徐仁[illegible]
[illegible]死[illegible]於文德而不明道備好行仁義之道而
不知許人之心以至此也君子曰仁義天下之本也
[illegible]古有天下者由之以興矣未有由之而亡者也謂
行仁義而亡者知假仁義之名而不知所以爲仁義
[illegible]也徐偃王之謂也夫徐處淮之南北而得乎地之
[illegible]爲中國患久矣先乎穆王當成王時即已肆其
強[illegible]者所謂淮夷徐戎並興東郊不闢是也後乎穆
[illegible]至宣王時其馮陵爲尤甚詩所謂徐方繹騷是也
[illegible]穆王時妖晏安而天子乃無意於天下方乘八龍



西遊與王母宴於瑤池之上逸樂而忘返於是偃王
時得乘間而起用其籠絡駕馭之小智煦煦以爲仁
孑孑以爲義以聾瞽東諸侯而諸侯之爭辯者道無
所質正乃咸賓祭於徐度偃王蓋自謂仁義之道爲
止於是而王業可圖而不知所以爲仁義者不在
是也故天幾爲天子諸侯所不容而國以遂敗身以
遂亡而偃王顧謂吾好行仁義之道以至此也嗚呼
藉使偃王誠知仁義之爲道而力行之則民之附之
者心必堅諸侯之從之者名正而言順湯武之業可
成也其何敗亡之有惟其不知所以爲仁義而徒假

仁義之名故不旋踵而敗亾世之論者因以謂湯武
以仁義興偃王以仁義亾興亾雖殊其爲仁義一也
嗚呼亦孰知仁義雖一而行之有不同偃王假其名
而行之湯武則其知之而行之以無偽者也興亾之
效固判然不同矣湯武偃王奈何同年而語哉春秋
之時宋襄公欲圖霸亦徒假仁義以爲名與楚人爲

裴作泓

王之師也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一
亾故宋襄公之仁義即徐偃王之仁
義也一則假以謀王而不成一則假以圖霸而不就
皆假其名而不知用其實者也或曰齊桓晉文亦假

王忠文公集卷十六　十六

仁義者也而其霸業以成何歟曰齊桓晉文之於仁
義善假之者也假之而善故其業以成偃王襄公則
慕仁義之名而不善假不善於假其敗亾也固宜此
又其得失之所由分也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
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酆鄗至
犬戎敗幽王周以東遷于洛蘇氏曰周之失計未有
如東遷之繆也自平王至于亾非有大無道者也然
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君子曰周之東遷非過也
謂周自東遷而益衰可也謂周東遷而致衰不可也

仁義之名故不旋踵而敗亾世之論者因以謂湯武
以仁義興偃王以仁義亾興亾雖殊其爲仁義一也
嗚呼亦孰知仁義雖一而行之有不同偃王假其名
而行之湯武則其知之而行之以無偽者也興亾之
效固判然不同矣湯武偃王奈何同年而語哉春秋
之時宋襄公欲圖霸亦徒假仁義以爲名與楚人爲
弘之戰曰吾文王之師也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一
戰而敗國以幾亾故宋襄公之仁義即徐偃王之仁
義也一則假以謀王而不成一則假以圖霸而不就
皆假其名而不知用其實者也或曰齊桓晉文亦假

王忠文公集卷十六　十六

仁義者也而其霸業以成何歟曰齊桓晉文之於仁
義善假之者也假之而善故其業以成偃王襄公則
慕仁義之名而不善假不善於假其敗亾也固宜此
又其得失之所由分也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
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酆鄗至
犬戎敗幽王周以東遷于洛蘇氏曰周之失計未有
如東遷之繆也自平王至于亾非有大無道者也然
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君子曰周之東遷非過也
謂周自東遷而益衰可也謂周東遷而致衰不可也

戶右鄰郡鄗部在西岐洛汭於是都武王遷九
于洛固已有意於經營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於
是乎卜洛以建邑而郊丘社壇宗廟市里無乎不備
是周以洛邑爲可都矣謂洛邑形勢不如西周之擅
郡之□在江淮
東有成皋西有殽黽背河向伊洛
[illegible]謂洛邑土迆不如西周爲天下土腴
郊則不能有灃沃衍可以富強而況天下之中實維
陰陽之所和南北日景於是而致五道里之所
均四方諸侯於此而朝則是周都邑嘗不可以爲
都也以肯致之周公告成王作洛新邑以爲治王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八
遂東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武王嘗至洛邑
亭丞祭矣以詩攷之宣王微再爲備禦城會諸侯于
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以示天下又嘗至洛邑會諸侯
矣然則平王之遷洛得非先王之遺意而豈可謂其
失計乎籍使周因東遷而致衰則曰衰周可已非
一日西戎交侵有甚於戎狄凡伯南征不復有甚於
問鼎輕重至平王以後宜然耶恭聞自厲王之亂
王室衰微下有宣王以中興之吾見其不待東遷已
無問矣宣王之後幽王失德王室又大壞使平王不
遷周其將不衰乎使文武之□遷周其有不興者乎

戶右鄰郡鄗部在西岐洛汭於是都自武王遷九
于洛固已有意於經營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於
是乎卜洛以建邑而郊丘社壇宗廟市里無乎不備
是固以洛邑爲可都矣謂洛邑形勢不如西周之擅
函崤褒斜隴蜀則東有成皋西有殽黽背河向伊洛
其固有之守也謂洛邑土迆不如西周爲天下土腴
郊則不能有灃沃衍可以富強而況天下之中實維
陰陽之所和南北日景於是而致五道里之所
均四方諸侯於此而朝則是周都邑嘗不可以爲
都也以肯致之周公告成王作洛新邑以爲治王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八
遂東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武王嘗至洛邑
亭丞祭矣以詩攷之宣王微再爲備禦城會諸侯于
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以示天下又嘗至洛邑會諸侯
矣然則平王之遷洛得非先王之遺意而豈可謂其
失計乎籍使周因東遷而致衰則曰衰周可已非
一日西戎交侵有甚於戎狄凡伯南征不復有甚於
問鼎輕重至平王以後宜然耶恭聞自厲王之亂
王室衰微下有宣王以中興之吾見其不待東遷已
無問矣宣王之後幽王失德王室又大壞使平王不
遷周其將不衰乎使文武之□遷周其有不興者乎

周之所以衰因其令王以振興之初不以遷故也
堯都平陽而舜遷蒲阪禹又遷安邑商自契至湯八
遷盤庚五遷是居殷亳商之都罔有定止葢屢遷矣
今之議者以周之東遷爲失計耶遷都之義曰洛邑
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則都洛
不可以致興而所以致衰者固在於不德也周以後
漢世祖都洛矣而延祚二百魏孝文又都洛矣而太
和務治有德而都洛無有不興之理此古今之所同
然者然則周有天下傳主三十七而平王以後凡二
十四主歷年八百六十有七而東遷之後猶五百二

[illegible]卷八　廿一

十八年平王之東遷其果失計乎哉
漢高帝既定天下問羣臣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
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
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
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君子
曰知人善任使此帝王之略也夫以高帝之雄姿大
度而當其任使者又皆天下之才其取天下也固宜
矣方其與項籍俱起汲汲逐秦鹿蚌鷸相持者八年
高帝之命懸於籍手數矣而籍卒以取亡者籍專爲
暴高帝務爲寬大故也高帝之入咸陽也秋毫無所

頂疑訛　度是但字已改


周之所以衰因其令王以振興之初不以遷故也
堯都平陽而舜遷蒲阪禹又遷安邑商自契至湯八
遷盤庚五遷是居殷亳商之都罔有定止葢屢遷矣
今之議者以周之東遷爲失計耶遷都之義曰洛邑
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則都洛
不可以致興而所以致衰者固在於不德也周以後
漢世祖都洛矣而延祚二百魏孝文又都洛矣而太
和務治有德而都洛無有不興之理此古今之所同
然者然則周有天下傳主三十七而平王以後凡二
十四主歷年八百六十有七而東遷之後猶五百二

[illegible]卷八　廿一

十八年平王之東遷其果失計乎哉
漢高帝既定天下問羣臣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
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
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
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君子
曰知人善任使此帝王之略也夫以高帝之雄姿大
度而當其任使者又皆天下之才其取天下也固宜
矣方其與項籍俱起汲汲逐秦鹿蚌鷸相持者八年
高帝之命懸於籍手數矣而籍卒以取亡者籍專爲
暴高帝務爲寬大故也高帝之入咸陽也秋毫無所

羈至八而署之[illegible]矣如此楚漢與[illegible]
是已況況[illegible]有一[illegible]而不能用而高帝則況一[illegible]
之英豪[illegible]御之如所謂三傑者皆天下之才也而[illegible]
之各能[illegible]其才及其成功且曰吾不如焉是可[illegible]
人[illegible]任使有帝王之略矣其得天下不亦宜乎[illegible]
高帝則[illegible]知人[illegible]可尚抑所以任使之道則未[illegible]
駕御之術以東[illegible]之蓋有無足多者[illegible]
治粟都尉蕭何數言[illegible]而高帝故不用[illegible]之
使[illegible]既[illegible]而追得之則信以爲必死矣返[illegible]之
爲大將使其以任[illegible]望故死以[illegible]不復



歟而信遂爲漢[illegible]我[illegible]也此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
[illegible]食其爲漢謀撓楚欲立六國後高帝非不知[illegible]
後不可立也而以問良是特以堅其心焉耳蓋良[illegible]
[illegible]爲[illegible]既又嘗說項梁立韓諸公子橫成君成爲王
而已爲韓司徒而叛[illegible]去[illegible]而歸韓[illegible]恐良[illegible]
爲韓不爲漢故因疑其謀以嘗良堂果不知六國後
不當立哉而子房固且力陳其難以爲不可此又在
其術中而不知者也蕭何與高帝同起事屬專任守
關中漢廷諸臣功無與比或高帝恐其既自驕以取
禍故遣卒爲衛又繫之廷尉以抑折之使自謹守以

粟疑此

忠其口[illegible]

羈至八而署之[illegible]矣如此楚漢與[illegible]
是已況況[illegible]有一[illegible]而不能用而高帝則況一[illegible]
之英豪[illegible]御之如所謂三傑者皆天下之才也而[illegible]
之各能[illegible]其才及其成功且曰吾不如焉是可[illegible]
人[illegible]任使有帝王之略矣其得天下不亦宜乎[illegible]
高帝則[illegible]知人[illegible]可尚抑所以任使之道則未[illegible]
[illegible]以東[illegible]之蓋有無足多者[illegible]
[illegible]何數言[illegible]而高帝故不用[illegible]之
[illegible]而追得之則信以爲必死矣返[illegible]之
爲大將使其以任[illegible]望故死以[illegible]不復
王忠文公集卷十六　廿二
歟而信遂爲漢[illegible]我[illegible]也此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
[illegible]食其爲漢謀撓楚欲立六國後高帝非不知[illegible]
後不可立也而以問良是特以堅其心焉耳蓋良[illegible]
[illegible]爲[illegible]既又嘗說項梁立韓諸公子橫成君成爲王
而已爲韓司徒而叛[illegible]去[illegible]而歸韓[illegible]恐良[illegible]
爲韓不爲漢故因疑其謀以嘗良堂果不知六國後
不當立哉而子房固且力陳其難以爲不可此又在
其術中而不知者也蕭何與高帝同起事屬專任守
臣功無與比或高帝恐其既自驕以取
衛又繫之廷尉以抑折之使自謹守以

保令終非誠疑何也設誠疑之則已以待韓彭者
之矣而何至自汙以求免此又在其術中而不知者
也嗟乎三子者皆人傑然後於高帝術中而皆不知
而高帝既知三子之爲人傑矣乃徒以術御之不復
知有忠信之爲道君臣之際其不俱可惜哉且吾聞
之舜之於十二牧臯王之於十臣其君臣之相與無
非忠信之道爲上以誠求下下以誠事上元首股肱
視同一體豈有所謂相持之術哉嗚呼此古帝王之
所以爲盛也高帝非不得天下也然其君臣之際如
此其不有媿於古帝王也夫



高帝六年叔孫通徵魯諸生起朝儀魯兩生不肯行
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
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君子曰兩生之所
謂禮樂非禮樂也彼以爲禮樂矣而吾謂非禮樂何
哉彼徒知其文而非其本之謂也記曰禮者天地之
別也樂者天地之和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
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又曰大禮與天
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孔子之論以爲禮云禮云
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之論先之
以仁義而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

二者[illegible]也此禮[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不可斯須去身[illegible]
也[illegible]以治天下國家者也以[illegible]
可斯須[illegible]而必俟乎百年亦何其迂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無本不立[illegible]文不行[illegible]因革者文也[illegible]
爲[illegible]而文[illegible]文[illegible]不[illegible]保[illegible]不變也[illegible]漢
漢[illegible]而正[illegible]不[illegible]不變也此[illegible]文之謂
也至[illegible]本[illegible]古今一而已矣孔子所謂百世可知
者也[illegible]所謂禮樂非禮樂之文
[illegible]也[illegible]創[illegible]漢儒悉宗之終
[illegible]而其[illegible]正朔也服色也



[illegible]雍也[illegible]也[illegible]是也雅樂[illegible]古帝王經制之具
[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當修而明之然漢之
賢君莫[illegible]與至是已及百年禮樂之興雖其
時矣[illegible]正朔易[illegible]定官名興禮樂則謙讓
以爲未遑[illegible]以[illegible]民[illegible]內安寧烟火萬里庶康
以後稱治者莫加[illegible]帝而[illegible]正朔矣議明堂矣
至成帝議立辟雍[illegible]而王莽作之矣至哀帝而詔
定雅樂罷淫聲矣此三君者其於致治何如也自漢
以來千數百年之間有爲之君[illegible]於斯數者未嘗不
講明之其說易通而易行者正朔[illegible]服色也言人[illegible]

語是否恕宜酌查 [illegible]

而武仁武不及行者明堂辟雍雅樂也其說雖多
終不可行者封建井田也夫其可行者因之不可行
者益之而猶足以爲一代之治則其爲禮樂之文而
非其本也明矣禮樂之文無與於治道也明矣昔高
祖以馬上得天下而輕詩書叔孫通鄙儒也因拔劍
擊柱之苦將爲朝儀以止諠譁乃進儒者可與守成
之說大爲朝儀以綿蕞從事其事至末也而適以爲
[illegible]成之事兩生以爲興禮樂之事嗟乎儒之爲
儒[illegible]禮樂止是而已乎至隋文中子講道河
汾[illegible]從之遊房杜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逢明主

[illegible]集卷十六　苙

必以禮樂及閱江都之變曰道廢久矣如有王者出
三十年而後禮樂可修也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
和之斯成矣其後唐太宗與房杜論興禮樂曰禮壞
[illegible]若志不就古人攸悲時難得而易失
[illegible]與房杜皆將諫而退是數公者可
謂與王之良佐而明於古今之治體矣雖未嘗以政
法立制自任至論其輔佐之實則房杜之彌綸[illegible]之
諫諍皆人臣之所難爲任其魏禮樂也是故以征伐
取天下者莫如湯武湯造邦之初誥其臣下曰[illegible]
[illegible]舜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此禮也彼伊[illegible]

而武仁武不及行者明堂辟雍雅樂也其說雖多
終不可行者封建井田也夫其可行者因之不可行
者益之而猶足以爲一代之治則其爲禮樂之文而
非其本也明矣禮樂之文無與於治道也明矣昔高
祖以馬上得天下而輕詩書叔孫通鄙儒也因拔劍
擊柱之苦將爲朝儀以止諠譁乃進儒者可與守成
之說大爲朝儀以綿蕞從事其事至末也而適以爲
[illegible]成之事兩生以爲興禮樂之事嗟乎儒之爲
儒[illegible]禮樂止是而已乎至隋文中子講道河
汾[illegible]從之遊房杜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逢明主

[illegible]集卷十六　苙

必以禮樂及閱江都之變曰道廢久矣如有王者出
三十年而後禮樂可修也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
和之斯成矣其後唐太宗與房杜論興禮樂曰禮壞
樂崩朕甚愍之若志不就古人攸悲時難得而易失
朕所以逡巡也徵與房杜皆將諫而退是數公者可
謂與王之良佐而明於古今之治體矣雖未嘗以政
法立制自任至論其輔佐之實則房杜之彌綸[illegible]之
諫諍皆人臣之所難爲任其魏禮樂也是故以征伐
取天下者莫如湯武湯造邦之初誥其臣下曰[illegible]
[illegible]舜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此禮也彼伊[illegible]

民室家相慶此樂也蓋下卑之初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此禮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
悅服此樂也然則革命不崇朝而禮樂行乎其間亦
乃將乎三十年之久乎故曰以謂百生之所謂百年
又曰子之[illegible]謂三十年者[illegible]禮樂之文而非達其
本者[illegible]兩生不足道也文中子[illegible]以聖人自[illegible]
[illegible]定發何而不爲叔孫通[illegible]也哉
[illegible]興以來紹[illegible]征伐四方日不暇給而乃
[illegible]延[illegible]明禮樂以明[illegible]
[illegible]綿[illegible]大夫至於郡縣之吏[illegible]



選[illegible]之人是以教立于上俗成於下自三[illegible]
況[illegible]之威者也若子曰[illegible]
[illegible]一人[illegible]一日之積也爲之非一人故
[illegible]一日故守之也有[illegible]此所以[illegible]
[illegible]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始於文
[illegible]設辟雍[illegible]陵[illegible]
[illegible]人倫正夫婦[illegible]下莫不[illegible]
之義[illegible]之行故[illegible]之前[illegible]天下繼以成[illegible]
守成世篤忠厚[illegible]風俗之隆比[illegible]
十八百年之久此豈一人之爲一日之[illegible]

後言風化之美者無如東漢矣然光武躬行於其
先明章繼志於其後崇教尚經術修明傳學以爲務
則其效之所至亦豈能底于盛極乎是故自建武永
平以至于建初永元上而朝廷下而鄉閭莫不以名
節相砥礪而不肯一毫苟且以自詭相師成風翕然
無間此其俗習之美雖其比隆於成周可也及乎元
興以後閹豎擅政而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
顧望不知所從而漢已失其操柄綱紀大壞矣然在
位公卿大夫若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
徒皆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戮力用公義以



扶其危直道正言分別其是非白黑不少回撓至於
勢有不容而緹羅鉤黨之獄起而其執彌堅其行彌
厲志雖不就而其忠則有餘天下之士聞其風莫不
義者人人感慨奮激如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皆
立私論以救其敗闕而其甚者至於解印綬棄家族
骨肉相勉赴死而不避而且以不得與其死以爲恥
以故百餘年間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而猶莫不
以尊漢爲辭雖以曹操之奸雄擅強大覬非望乃至
沒身不敢廢漢以自立豈不以名義所在知所畏避
而自抑乎嗚呼尚論兩漢之習者[illegible]以經術[illegible]

漢必曰名節抑豈知經術者固名節之本而名節之
爲效其有係於國家天下爲尤重如是夫程子之言
曰後漢名節成於風俗非自得也然一變之則可以
至道矣司馬公之言曰教化國家之急務風俗天下
之大事惟明智之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爲益之
大而收效之遠也至哉言乎其政治之龜鑑乎
曹操權勢日隆董昭言宜進爵加九錫以彰殊勳荀
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
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
擊孫權請彧勞軍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



參丞相軍事彧以病留壽春飲藥而卒君子曰篡逆
之人將欲奪人之國家必擇正人賢士人望所屬而
意與己忤者從而中傷之惟恐人之不成其志而其
惡之不遂也曹操之殺荀文若是已夫文若飲藥而
死蓋自殺也而謂操殺之何哉蓋文若雖自殺而致
其自殺者操也雖謂操殺之可也嗚呼君子不幸而
處國家亂亡之際而欲自立於其間適足以殺其身
而已爾雖欲明哲保身有不可得若文若者亦何其
不幸也且文若可不謂正人賢士者歟當漢之亂豪
傑並起文若以爲曹操者庶幾可以圖大事定國家

白馬之下[illegible]

故叙荀彧之九其與操謀所謂大順大略大德者大
抵皆匡朝寧國之事豈嘗與謀篡漢哉而不知曹操
者天下之奸雄懷其[illegible]之智雖外示恭遜而篡奪
乃其本心彼董昭之徒知其本心者也九錫之謀有以
中其心之所欲矣文若雖賢而智不足顧謂曹公秉
忠貞而守退讓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不亦有忤
其心乎智不足而節有餘不殺其身不止矣操見乎
時文若所與言未嘗逢其志及圖九錫而又阻其志
使文若而在將已之志不得終成其殺之也固其所
矣是故文若死操之篡逆成明年而九錫加及孫權



篡臣稱述天命而操以爲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
[illegible]子丕遂篡位而且以舜禹自居矣嗚呼世豈有
[illegible]文王者也哉朱溫將篡唐欲以優人張廷範
爲太常卿裴樞持其事樞等朝廷宿望溫以爲小事
[illegible]必不肯聽己殺天下故律其誅勑白馬之
[illegible]遂類矣曹操之篡漢朱溫之篡唐其惡一
故荀彧之殺亦猶樞何其所爲之相類耶吾
是以知篡逆之人欲奪人之國家者必擇正人賢士
而中傷之惟恐人之不成其志而其惡之不得遂也
嗚呼以操父當無君之心加有大功於天下其移漢

故役而許之允其與操謀所謂大順大略大德者大操若臣軌寧國之事豈嘗與操篡漢哉而不知曹操者天下之姦雄懷其姦之智雖外示恭遜而篡漢乃其本心彼董昭遂知其本心者也九錫之謀有以中其心之所欲矣文若雖賢而智不足顧謂曹公秉忠貞而守退讓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不亦有怍其心乎智不足而節有餘不殺其身不止矣操見乎時文若所與言未嘗遂其志及圖九錫而又怍其志使文若而在將已之志不得終成其殺之也固其所矣是故文若死操之策遂成明年而九錫加及孫權稱臣稱述天命而操以為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操亦曰子丕遂篡位而且以舜禹自居矣嗚呼世豈有篡漢之文王乎禹也哉朱溫將篡唐欲以傚人張廷範為太常卿裴樞持其事樞等朝廷宿望溫以為小事□不已役必不肯聽已取天下故肆其誅翦白馬之禍極矣然遠類矣曹操之篡漢朱溫之篡唐其惡一也操之殺荀彧溫之殺裴樞何其所為之相類耶吾是以知篡逆之人欲奪人之國家者必擇正人賢士而中傷之惟恐人之不成其志而其恐之不得遂也嗚呼以操父蓄□君之心加有大功於天下其移漢



作□□如反掌文若縱怍已其力豈足以沮操當是時國之危亂朝之忠良殺戮斃盡留一文若夫亦何害而操曾不能少容焉文若則死矣而不知篡位之□已遂已傳其後而不容也害能加於其所易制而不足以杜其所難固爲在曹操之為智哉既制□于□及昭並乘重權而昭子炎遂以代魏當□許□□□□而不克文欽毋丘儉以淮□不遂諸葛誕又欲以□□誅昭而不成□□之□大人□□□□人知司馬氏專魏而不知□成其惡者□□□不智也□□司馬氏於魏猶曹氏之於漢而已□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未有不仁而得天下者也又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有天下者盍亦監觀之乎

唐太宗有天下貞觀之間天下大治外□□□戶門不閉行不齎糧米斗三錢歲斷死獄纔二十有九□夷君長咸襲衣冠帶刀宿衛太宗嘆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或曰太宗躬在其爲仁義也太宗之爲君大抵仁不勝其□□不勝其利者也當其以英武之姿而舉義師於弱冠之始一戰而定東都再戰而下河北以至取江陵舉彼

作[illegible]如公[illegible]文若縱炸巳其力豈足以沮撓當其
時國之危成朝之忠良殺戮幾盡豈一文若夫亦何
望而撑留不能少容焉文若則死矣而不知篡位之
因[illegible]遂已隨其後而不容也害能加於其所易制而
不足以杜其所難嗚呼在當操之為智武藝既制
八卿于師及昭並秉重權而昭子炎遂以代魏當
[illegible]王凌以壽春欲討懿而不克文欽毋丘儉以淮
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欲以壽春誅昭而不成
卒刻之篡夫人將當之欲人知司馬氏專魏而不知
養成其惡者由操之不智也故夫司馬氏於魏猶曹



氏之於漢而已耳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未
有不仁而得天下者也又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有天下者盍亦鑒觀之乎
唐太宗有天下貞觀之間天下大治外[illegible]戶門
不閉行不齎糧米斗三錢歲斷死獄僅二十有九[illegible]
夷君長咸襲衣冠帶刀宿衛太宗嘆曰此魏徵勸我
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或曰太宗爲在
其爲仁義也太宗之爲君大抵仁不勝其欲[illegible]不勝
其利者也當其以英武之姿而舉義師於弱冠之始
一戰而定東都再戰而下河北以至取江陵[illegible]

掠[illegible]少[illegible]如[illegible]有天下如運諸掌[illegible]
操[illegible]矣而[illegible]隋以為名則何異晉文[illegible]之[illegible]
周[illegible]利西滅高昌以及[illegible]吐谷渾降薛延陀[illegible]
龍[illegible]其[illegible]上之通道作矣而高麗之征
[illegible]而下[illegible]則不及[illegible]陵之伐是太宗之[illegible]
不三王[illegible]手[illegible]至三訊視古人[illegible]之
[illegible]之[illegible]則未免於殺[illegible]之
[illegible]者之刑[illegible]人[illegible]謂之制則輕矣而[illegible]
[illegible]則[illegible]少[illegible]刑[illegible]之用刑果三王之[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功志[illegible]向[illegible]學問之[illegible]有未充故其



[illegible]厥[illegible]有[illegible]而平生所為皆假仁義以
[illegible]功利之[illegible]有[illegible]爲仁義也[illegible]子曰三代之下
[illegible]之若[illegible]如太宗矣而顧猶不足焉春秋[illegible]之
[illegible]乃已甚乎夫論仁義之本太宗雖若有[illegible]
仁[illegible]之功太宗不可謂不盛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
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然則太宗雖未可以性之
許之而亦豈可以假之譏之哉不然仁義之效大矣
太宗行之何其易致而速成如是也蓋仁義之於天
下如飢渴之於飲食人[illegible]所同欲亦其所以[illegible]
人心之所同有也[illegible]天下大亂之[illegible]

[illegible]火發之以仁[illegible]之以[illegible]爲力故其行之[illegible]斗至三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至刑措天下翕然從化如影響之從形所有不期然而然者此其所以致易而速成不待乎必世百年之久不謂之盛可乎太宗之所以致是者非其身之而孰致之乎使太宗行之以[illegible]至於仁義行可也而謂其假行仁義可乎而[illegible]假仁義不亦過乎凡自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自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文武以後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其治天下之效如此



然而猶以其所未至而責備之不得與先王並是則文武之前千五百餘年而遇一治世文武之後千有餘年而猶未遇極治之君也是不亦責人終無已乎嗚呼唐有天下更十八君凡三百年其間[illegible]道開[illegible]奉天之章廣之幾亡者數矣而天下終復爲唐者是則太宗仁義之效益不可誣而行仁義之功果何負於太宗哉

魏徵嘗言於唐太宗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無俾臣爲忠臣也君子曰人臣委質以事君其義一也而以爲有良臣忠臣之異者則以其君有道無道其不同[illegible]非人君有道人臣而道以事之而[illegible]之良臣若臣之名所全而[illegible]忠臣之[illegible]者也人君無道人臣不容於直道而殺身以殉之以[illegible]忠臣若臣之名兩敗而不在此盡若臣之變者[illegible]故有禹湯文武之爲君則皋陶伊尹周召之流[illegible]臣有夏桀殷紂之爲君則龍逢比干之流[illegible]嗚呼使其君爲桀紂而已爲龍逢比干[illegible]人臣之所[illegible]乎[illegible]以爲太[illegible]三代[illegible]太宗之爲君[illegible]之爲臣可謂各[illegible]君明臣良者矣而



以指爲是言何哉嗚呼此[illegible]微之所[illegible]也微之意以謂君有道則臣從爲良臣君無道則臣必爲[illegible]臣[illegible]陛下爲有道無爲無道苟[illegible]必[illegible]忠臣矣是治欲絕其君使不得[illegible]不然[illegible]忠良雖異稱要皆美名而徵亦何[illegible]徵非爲[illegible]其君計藉令其君以無道[illegible]於天下後世[illegible]以忠節[illegible]孰與君[illegible]臣[illegible][illegible]立也[illegible][illegible]以爲有道矣苟太宗[illegible]不足[illegible][illegible]游於地下[illegible]

觀之治而終爲有道之若雖微之所以諫之者非一
端安知非忠臣良臣之論有以啓之也雖然良臣未
始不爲忠而忠臣未有不爲良者也微之此言抑有
所爲而言之世有庸回之臣韋脂塞默惟以持祿固
位爲務者將必坐視其君之昏愚暴戾而無所匡救
因援魏徵良臣之言以爲解卒致臣主有兩敗之禍
嗚呼此又微之罪人也歟

儒解

有用之謂儒世之論者顧皆謂儒爲無用何也曰非
論者之過也彼所謂無用誠無用者也而吾所謂有

用者則非彼之所謂無用矣夫周公孔子儒者也周
公之道嘗用於天下矣孔子雖不得其位而其道即
周公之道天下之所用也其爲道也自格物致知以
至於治國平天下內外無二致也自本諸身以至於
徵諸庶民建諸三王本末皆一貫也小之則云爲於
日用事物之間大之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也斯道
也周公孔子之所爲儒者也周公孔子遠矣其遺言
固載於六經凡帝王經世之略聖賢傳心之要粲然
具在後世儒者之所取法也不法周公孔子不足謂
爲儒儒而法周公孔子矣其不可謂爲有用乎噫斯

甘貢應在十七卷三十三頁下　共缺一頁謹在十七卷內

自作弗靖用速罪戾干國之紀刑茲無赦致天之討

（諸葛）（注文）（旨）（筮）

謹考補遺曰

庶底子理母仁相篇
李機字辭

南昌李彥正甫之令子名曰機旣冠朋友爲制字曰
孟敷彥正甫謂其友王禕曰吾子幸冠宜受教於先
生長者而傑秦友於執事吾有以教之余惟古者字
必有辭所以演繹名義而示夫規戒之意者也考之

字書機者木之陰也陰而敷焉則其庇也廣矣君子
之爲德也亦然學旣殖矣措諸事業不猶其陰之敷
歟用即此義辭而告之嗟乎小子機其尚因余言而
重自勉哉辭曰
君子爲學本乎心身提身以禮宅心以仁內外交修
厥德乃尊擴而充之厥蘊用施其施之廣見於云爲
利澤及人厥德之推如彼木矣植根旣深培之灌之
挺乎森森延爲扶蔬有鬱其陰陰之廣矣厥敷以周
方茂爾年尚勗爾學以希聖賢以用於世斯德之令

子宜作子

呼其庇千牛行者過矣以息以休維爾小子

吾之所謂儒也其果世之所謂無用者乎且世之所
謂無用者我知之矣𩔖拔其末高視而闊步其爲業
也呫嗶訓詁而已耳綴緝辭章而已耳語之天下國
家之務則曰我儒者非所習也使之涉事而遇變則
曰我儒者非所能也嗟乎儒者之道其果盡於訓詁
辭章而已乎此其爲儒也其爲世所詆訾而家迂闊
之誚也固宜謂之爲無用固誠無用矣而又何怪焉
若於潘君章甫儒之有用者也自爲右史即以嘉言
讜論上聞
上知歷命無湖廣浙東廉訪所至赤赤有政聲用是入中

〔王忠文公集卷十六〕 三五大

書爲參議遂拜江西按察使夫階銜轉總漕度國
家之任莫重焉而君則迭任之此其果有用夫人之
所知也抑余之所知固有大於是者周公孔子之道
吾將望之儒者之効廣幾賴以暴行於天下宇如今
日所見而已乎雖然有用之用難矣而無用之用亦
不易也若余者恭業於無用之用溺於迂闊不能以
自返者也君盍有以教我乎式余嘗執筆繼君後知
之也深故於其行解儒以爲贈

書閩中死事

嗚呼元末天下亂大郡小邑棄君叛父而貴降者比比
其衆也於是綱常幾斁矣然其間以節義自見者亦
時時有焉皇天眷民奠國不可泯耶歲戊申國兵取
閩以步騎由杉關搗邵武遂克建寧以舟師由海道
破福州遂取汀劍而興化漳泉皆望風納款閩八州
不兩月悉平當是時大小守吏以數千百而能死
者僅得兩人焉曰柏帖穆爾曰迭理彌實此兩人者
從習於仕官未必明乎聖賢道德之教及其從容就
義雖古烈丈夫何以加焉故特采其事著于篇
柏帖穆爾者字君壽蒙古人也歷仕素著廉能名至
正中以選爲福建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行省治福

〔王忠文公集卷十六〕 三五十

州我師至城下城將陷引其妻妾五人上樓上擁慨
謂之曰丈夫死國婦人死夫義也今城不守吾且死
若等能吾從乎皆泣謝曰無他志也有死而已即皆
引繩自經死有十歲女度其不能自殺呼諸佛龕前
給之曰汝稽顙拜佛可保爺娘無恙也甫拜挈米囊
壓其背囊米重女即死囊下獨念宗嗣不可絶而有
男始三歲命乳媪抱匿旁近民居中仍俾賫金銀自
隨謂之曰萬一事不測以此贖性命或可全也未幾
兵入城乃引盤然屋四圍縱有頃火四面發遂焚死
迭理彌實者字子初回回人也性剛介敏於吏事事

毋孝年四十猶不仕曰吾不忍舍吾母也由宿衛用
年勞授行宣政院崇教三遷爲潭州路達嚕花赤居
官三年民安之時陳有定據閩中諸郡甲兵鐵毅之
政用其私人擅制之朝廷命官皆不得有所與王師
比及境親制者即以城納降勢已下可爲仰天嘆曰
吾不才不數年致位三品國恩厚矣無可以報國恩
者惟有死耳居無何吏報新朝招諭使者至擅當出
城迓從容語吏曰爾第往吾行出矣乃被公服詣廳
事北面再拜畢取印斫其文又取手版書曰大元臣
子置案上據其坐以坐即引佩刀剚喉中斷喉以死



既死手執刀按膝坐儼然如生時郡民相聚哭庭下
歛其屍葬城東門
嗚呼昔宋季李芾守潭州有元阿里海牙之師至潭
州城陷芾舉室殺身自焚死趙卯發守池州伯顏軍南
下郡佐舉城降卯發與其妻同縊死死節之烈近世
罕與爲比者去今百年人稱道之歷歷如前日事抑
豈特百年間人稱道之不置雖亘萬世不泯可也嗚
呼以余觀此兩人視芾卯發何媿焉

說舟

盍試觀於舟乎舟楫之利以濟不通無小大均也然
而其大小之異器則其所載者異量而所施者異宜
矣今夫一仞之杭五尺之楫柎版之爲舫揭竿之爲
艑與桴也倖倖然其浮也侄侄然其所載也鈞石而
已耳其所施也淺乎溝瀆而已耳若是者謂之非舟

杭右作抗校 已改

以爲艫柁法以爲艟艎組練之松
栢舵梁高十丈其廣十筵其行
也山移其止也岳立吳之芳蜀之塩齊閩夷蠻之琛
貨萬商之重百室之聚無不仕載也長河大江重
湖鉅海之濤稜浪之中蛟龍黿鼉天吳罔象之所出
沒順長風逆洪濤鼓而爲之一息千里矣是亦舟耳



與向之所云者其舟乃不同乎故曰舟無大小皆可
以濟不通也然而有大小焉則其爲用不可同日語
矣嗟乎人之才也亦然才無大小皆足以爲用也故
其大者則用天下國家而小者則爲天下國家之用
夫其用天下國家也猶舟之於吳米蜀塩廣閩蠻夷
之琛貨無所不容而濟乎長河大江重湖鉅海者也
其爲天下國家之用者猶舟之所容僅鈞石而行乎
淺溝瀆者也其所載也異量所施之異宜所不待
大小之異器乎丹陽滕君才弘學博而器宏尤工爲
文嘗受知於君相也久乃自布衣入爲起居注居半

而其大小之異。詩則其所載者異量而所施者異宜矣。今夫一仞之柂五尺之楫，杯盂之爲舫，揭竿之爲艤，其浮也搖搖然，其行也俜俜然，其所載也𠃩石而已耳，其所施也淺步涉而已耳。若是者謂之非舟者不可也。若夫豫章以爲艫，楩楠以爲艦，紅槤之松以爲艦，新甫之栢以爲舵，長六十丈，其廣十筵，其行也可移，其止也實立，舁少茅黑之播廬蘭夷蠻之琛貨萬斛之重，百室之聚，無不任載也。長河大江重湖鉅海，危濤複浪之中，蛟龍黿鼉天吳罔象之所出沒，順長風，逆洪流，鼓□□之，一息千里矣。是亦舟耳

淵穎吳先生集卷六　三三

與向之所云者其揆乃不同乎。故曰舟無大小，皆可以濟不通也。然而有大小焉，則其爲用不可同日語矣。嗟乎，人之才也亦然。才無大小，皆足以爲用也。故其大者則用天下國家，而小者則爲天下國家之用。夫其用天下國家也，猶舟之於吳米蜀鹽漢閩蠻夷之琛貨，無所不容，而濟乎長河大江重湖鉅海者也。其爲天下國家之用者，猶舟之所容僅斛石而行乎淺溪滿澗者也。其所載也異量，所施之異宜，雖不同大小之異器乎。丹陽滕君才弘學博而識宏，太丁爲文學，受知於君相也久，乃自布衣入爲知，任淮

戊推僉湖廣憲司事越二年，上知其才之可以用於大也，遂拜爲憲使，仍往於湖廣，蓋駸駸乎柄任矣。昔日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士大夫莫不以是期之。余與君有交承之誼，於其行，送之江之滸，因說舟以爲贈。

樸說二首

蜈蚣與雞不相類也，而其讐最甚。雞見蜈蚣必啄而噬之。人被蜈蚣螫者塗以雞涎，痛隨愈。然雞死，蜈蚣亦入其腹，嚙之不置。蚊與鼈不同群也，而其怨尤深。凡鼈被蚊嘬無不斃，而人欲辟蚊者，粉鼈甲骨爇之，蚊

淵穎吳先生集卷六

聞其臭亦皆避去，即不避無能生存者。夫此蠢之物有知而無識者也。蜈蚣見殄於雞，雞雖死，必復其讐於既死；鼈見斃於蚊，蚊固屯也，猶報其死，使不能生。物性之烈有如此。嗚呼，人有哉，奔搆害人之心，而不顧人之讐怨於己，亦何異下蠢自殺也哉。

蝟之爲物也善刺人，能跳入虎耳，虎或噬之，蝟皮頑不能死，則穴虎腹以出，而其皮亦無虞，使自仰腹受啄。烏賊之爲物，無有皮介，魚浮於水上，狀若已死，人取之易甚，而其性好烏，烏有下啄，則卷而食之。嗚呼，蝟與烏賊，其形相遠也，其好惡不相侔也，與獨然

而可畏烏賊塊然而可狎獰然可畏者宜能害獸而反受害於鵲塊然可狎者宜不可害鳥而卒致害於鳥此其理誠有不可解者然則人固有獰然而畏人者其可畏塊然而好人者其可狎耶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十八



#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十九

廬陵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 雜著

### 急就章 并序

急就章小學之流也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始爲之初秦李斯等作蒼頡爰歷博學等篇而漢興以來徒隸之字是用字學日以不正游乃取其篇中正字類而韻之爲三十二章東漢杜度張芝善藁法用以寫此章號章草世遂爲草書起於游而不知游所用者本正字也其學至唐猶傳蓋所傳者讀而其體則無傳矣宋大儒廬陵歐陽公及四明王應麟復以州名姓氏爲之則皆棄其體而用其讀者然今之習其讀者固亦鮮也余治經之暇偶取禹貢詩周官山川草木鳥獸六官之名爲三篇以示諸子姓殆猶續古小學之遺意非敢爲博雅君子道也



#### 禹貢山川名急就章

渾沌既判二氣分清升爲乾濁爲坤凝而結者山嶽安其融而液江河奔錯峙襟流互以陳井列棊布莽芸芸洚水滔天未得平下民昏墊汩且泯蛇龍猛獸

洪害人帝命神禹盡斯民隨山濬川木是刊躬乘四
載劬厥身九山九川各定名九州區別乃可遵冀兗
青徐揚豫荊梁雍俱以山川均乃若崑崙崒嵂實號
山宗支爲兩條介于土中衡南華西恒北岱東是謂
四嶽各鎮厥封大別大伾太岳太行（叶音杭）粵大粵太
以言其崇終南西傾內方外方（叶音風）或復稱陽名以
方從王屋嶓冢底柱析城（叶神切）及乎碣石名以狀同
雷首壺口陪尾名以躬鳥鼠熊羽龍門名以禽（叶音容切）
名從山者岐嶧岍嶓岷從草木者荊蔡梁栢桐若大
三危合黎敷淺原積石朱圉惇物蒙其名既不一其



處孰能窮又若海爲鉅物百川攸歸江河淮濟四瀆
延羃濟絕而漳續亦自達海涯灘沇汶漯汭泗沂濮
汚潛沱涔灘淄涇渭澧灃漆瀁沮滎洛瀍澗滄浪漾
汝河之流皆順施雷夏恒衛孟津伊大野雲夢桓和
夷彭蠡震澤匯以瀦（[illegible]）陂黑水弱水西菓之若
夫覆鬴馬頰徒駭太史（叶音思）簡潔高津鉤盤胡蘇厥
爲九河故道莫稽沇元漸底叙西灃并湘資厥名爲
九江洞庭總於斯岷嶓及豫章贅淞東江涓欣爲三
江名傳聞各異辭雜禹迹九年功既成九土底績又以
寧六府孔修三壤貞五服遠邇賦重輕萬國封建土
姓明聲教所暨罔弗承東漸西被朔南臻庸錫玄圭
告厥成洛龜呈書（[illegible]）徵厥功盛矣不可形萬世永
賴天地并

詩草木鳥獸名急就章

天地兩間糅羣物有萬其稟賦形質厥分飛潛及動
植名殊實異不可詰要歸一氣所從出其初句萌始
甲拆苗生條抽根榦立春生秋成自華實翾飛蠕行
蠢動息其生變幻胎卵濕含靈胥翅紛濈濈詩人詠
歌亦偶及散稍縏見在篇什今可攬者不百一有若
荇葛芹藻芣苡蘩葑菲薇蕨茆蒲蘋蕭蓼堇荼苦菁



藍茨茅葭菼葦萑蓷艾茹藘苓蕢菅蘞莠蓬莪
芑蘭蓍葽芷莖蔚萊蕑蘆蕭蓫苗蕭蘿芄莫荻葵荏
韭鬱蕢卷耳唐蒙菉綠金紅即游龍二名兼芍藥菡
萏荷舜丹筍麻匏瓠瓜瓞絲桑稷稻穀粒且堅植稗
秬秠穋稌糜粱粟來牟稂稗存又若松柏棠棣杕杜
樞椅桐杞梓枌栗榆檜檀栲杻檖柞梧棫樸樕棘
棣樗柳楊榛楛漆枸梗樛株楨栩楚扶蘇棲李梅栗
棗木瓜（叶音孤）綠竹猗猗亦其徒又若鳳凰雎鳩鶉燕
鷺鴻鴈鶖鷖鷥鴛鴦（叶音英）鸛鶴鶬鶊鸒鵻鵲雉
雉牝雞鳴鴞鸇鳲鳩鵻脊令晨風鶉雀鳶隼鷹玄白

鸐鳥生交交桑扈及蒼庚又若麟趾騶虞麕鹿麀
夭豕豝豵豜豣狃犴特犉特牲犧牛羊麀麑兕麎犬狐
狸豨熊羆貔豹狼虎虓象兕豺狢狟鼠貓犴馬騅駒
駟驕騑騤馬騧駁駱駰驪驔驩騅駓騂騊驊騏駁乘
黃皇駓騅它若螽斯蝦蟆青蒼蠅蝥蟬蜉蝣蜩螗蟊
虺蛇蜴蜮蝨賊成蜂螫與蟊螽惡叫伊威蝶蠡及螟
蛉蛸蛸蠐螬粤宵行莎雞即是促織名鯈鰥鯉鮪鱗
鱨鯊鰋鱧鮪魚是鱉鼈亦其屬鼃最靈龍蝹之龍亦
可形所貴君子能多識一物不知恥不格古今異稱
方言隔傳聞之謬須考覈後來離騷歌草木兒對音爾



雅蟲魚疏尤悉維茲纖瑣難具述略叙其目資輪墨

周官官名急就章

維王受命宅中建國辨方正位設官分職乃制六官
以爲民極六官之屬三百六十位列崇卑事別緩急
大綱小紀防範周密猥冗纖瑣莫不畢集天官冢宰
其屬則大宰小宰宮正宮伯庖亨饔膳甸獸䱷鼈酒
漿凌籩醢醯鹽冪掌舍閽寺掌次裘絲枲皮幣夏
采職歲縫染裘屨書服追會醫分獸食府列玉大内
府外府内豎内臣内宰職内九嬪世婦女祝史、[illegible]地
官司徒其屬則師保州縣族黨閭比鄉遂里鄰[illegible]

旅市壓胥土均門關稍委封牧鼓舞充牛載羽士訓
誦訓山虞澤虞川衡林草稻稼葛荼節迹丱角炭蜃
春餼倉廩場囿保宮舍遺春官宗伯其屬則典瑞典
命司尊司筵鬱鬯雞彝蓍卜冂庸器車服瞽矇同
千磬鐘笙鎛韎籥旄常樂夢師胥棲聯職喪家墓祧
祀詛祝保章巫肆典路鞮鞻馮相天府世婦諸史諸
宗夏官司馬其屬則司馬虎賁羅畜鳥羊戈盾弓矢
環弁甲兵旅賁節服挈壺射相庾固圍圉川原山匡
擇籍稾校戎馭僕量牧險爟候田道右勳小臣司士
小子職方懷方土方合方訓方形方秋官司寇其屬



則盟約民形鄉遂縣都蜩難條狼蠻貉閩夷犬人碧
蔟蜡氏象胥司烜赤友銜枚野廬萍柞翦訴雍翨交
儀刺金貨賄庶庭修閭禁梟萩戮囚圜伊究宜客察
憲蓏家壺方朝等士行人大夫冬官司空其屬則車
輈輪輿弓函築雕裘梳廬匠韋韗治陶鍾磬鳧鮑抑
梟梓桃旊玉之類考工所條粤摩縣唐虞爰建九官
厥職若簡衆務並兼迨兹成周而六官乃全綱舉目
張其亦已繁然姬公所制真聖作焉後有王者苟志
古先關雎麟趾治化既臻舉而行之不棼然可觀何
蘇秦而下私意是專事不師古官制駁然章典冊所

載遺跡班班敘次梗槩用竢後賢
演連珠
連珠之體貴乎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諭以達其行使覽者微悟合古詩諷興之義以其易覩而可悅歷歷如貫珠故謂之連珠也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者受詔始作然其文後世鮮傳焉褘讀文選嘗喜陸機所作演連珠因擬其體爲五十首雖諷興之義竊或庶幾而辭不能麗言不能約有媿於作者多矣錄之于左以備覽云王褘序
臣聞圓穹垂象列宿昭符北辰天樞至尊而不動中宮天極泰乙之常居是以人君居正所以建皇極王者宅中所以恢帝圖

臣聞騰蛇游霧應龍凌雲蛇則何威霧以濟其威龍則何神雲以顯其神是以人君所托者權之盛人君所秉者位之尊桀爲天子因能亂天下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
臣聞人之於物最爲含靈聖之於人尤稱拔萃是以陰陽至妙而聖人之能運陰陽天地至大而聖人之力位天地道有隆汙惟聖人易汙而爲隆世有治亂惟聖人反亂而爲治
臣聞聖不自聖學焉是資說命肇遜敏之告周頌載緝熙之辭是以廣廈細旃引文儒而共講左圖右史合古訓共究歸
臣聞製器者兢兢業業用訖于有成奉器者洞洞屬屬乃保其無虞是以天下大器不易于圖祖宗經營百年而不足子孫毀壞一日而有餘
臣聞臣有盡言必因君之善聽君將致理必賴臣之忠告蓋下之於上所要則微上之於下所求宜篤是以堯問獨室側陋之言是咨舜訪總章芻蕘之語俱錄大禹一饋而十起周公一沐而三握

臣聞以寡就衆容有不偏以廣就約知無不寔何則一人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一人
[illegible]偏擧下者無微不親
臣聞赤子無他欲而必遂其所有欲赤子有不言而必會其所無言是以聖人之於治民務在通其志聖人之制萬物貴乎全其天
臣聞上天至公四序以成秋霜肅殺而木不怨落春風長養而草不謝榮是以聖王御世使民不矜涵之以德義不知其爲惠道之以法律不知其爲刑
臣聞事以順爲便物以適爲安爲須賜者非貧之而

升木爲魚德者非望之而入淵是以夏鬻冬緜民不
以爲怨春貸秋賦民常以爲恩
臣聞網以綱爲總服以領爲尊綱擧而目自張領振
而裔乃循是以道者政之領聖人修道不脩政吏者
民之綱聖人治吏不治民
臣聞天道默運寒暑調而人不知天象昭垂景緯明
而人易覩是以一人之術敎化出於朝廷一代之法
憲令著于官府術以潛幹民靡察其由法以顯施民
莫踰其度
臣聞調弓者必弛張其弦皷瑟者必推移其柱是以



因時制宜將以通於俗觀變立法不徒泥於古三王
殊事名施於後世五帝異道德覆於天下
臣聞竹律九寸可以推七十二候之氣運玉衡八尺
可以驗九千萬里之天行是以人君致治之具甚約
天下歸化之效孔宏何則十世百世之理萬世之理
萬人千人之情一人之情
臣聞琴非絃不鳴羣徽具而絃調車非轂不行衆輻
湊而轂備是以聖明之代賢才畢試人君無聽明搜
天下之智爲聰明人君無威勢秉天下之能爲威
臣聞句粤之簳鏃以精金用爲楛箠則何擇於槁樸

蜚景之劍威奪白日用以封獲則何異於剛刃是以
量材受任則大小得宜度德官人則聖賢無隱
臣聞君人之職用相爲先宰相之任推賢是擧是以
傅嵒求說徒憑寤象之符莘野聘伊不假官資之
臣聞人材顯晦關世盛衰故叔末之弃置乃興王之
倚毗是以十亂造周本出商家之舊三傑輔漢實由
季世之遺
臣聞孔席不煖墨突不黔豈忘己以徇物寧枉尺而
直尋是以德周乎萬物者中庸之道道濟乎天下者
聖賢之心



臣聞出處異致用舍殊方裕於己者及物之心弘潔
其身者爲我之道長是以孔孟憂時冀尊王而輔帝
巢由傲世甘薄帝而輕王
臣聞翠以羽自燬龜以智自害丹以含色而肌磨石
以抱玉而質碎自衒厥美者物之愚自貽伊患者物
之昧是以韞節韜光智士所以密其外襍[redacted]哲
人所以定其內惟內外之旣完故始終之無悔臣聞
神龍遊于淵以有欲而見擾威鳳生於丹穴以無求
而莫致是以高世之士超然遠逝等寶玉如土苴齊
冠冕於羈累上卿千乘曾連却而弗顧弘璧十朋亢

倉睨而不視

臣聞石韞玉而山潤川沉珠而淵媚是以處士隱晉鄙人皆善良德人居商邑物無妖厲

臣聞以色物毛擇買馬而不論其足力則廐無絶地以大小徑庸售玉而不論其質美則箧無連城是以以德求士致士之實効以才取士得士之虛名

臣聞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攻其短則天下無全才錄其長則人才皆大方是以蕭曹斗筲英布刑墨其質本可都將相伯夷蹈義楊朱領善其能不足位鄉公

臣聞直道而事人者不嫌於去就盡忠而愛主者不易於生死是以展禽三黜而無怨史魚尸諫而黜



臣聞易重咸恒詩首關雎陰教者天倫之模範內治者王化之權輿是以周家致理太姒之德旣盛漢室構亂呂氏之行元汙

臣聞陰以靜爲體而必動以贊乎陽坤以順爲用而必謙以承乎乾是以佩玉晏鳴詩陳周后之戒輦車辭載史述漢姬之賢

臣聞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冶容者亂之媒尤物者禍之宗是以褒姒宣淫而陳國亾妲己肆虐而殷祚崩

臣聞婦女之賢或由性稟忠義所激初非勢驅是以

周釐不卹緯而憂王室之弱莒婦自投紡而復夫夫之讐

臣聞氷炭不共器薰蕕不同室淑之長者慝之消邪之伸者正之詘是以有誠無僞天性之常理去惡存善聖人之至術

臣聞道貴樸素實惟時好時尙文華巳離道眞是以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臣聞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是以福善禍淫者天道之常好善疾惡者民彝之秉

臣聞天地之運有始而無終陰陽之變有消而無絶是以嚴寒殺節墻根之草巳生虐暑蕫天井底之泉猶冽



臣聞力不久盛勢無長雄月方滿而遂缺雲乍積而已散是以嚴崇貴者持之以恒則可保居溢富者守之以虛則能終

臣聞百夫操弓而逐一兎兎無不斃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無不傷是以人心至微衆欲並戕防欲如禦寇枚心如括囊欲弭而心有養心存而欲自亾

臣聞烟生於火而烟鬱火氷出於水而氷道水凋微則火盛氷泮則水逝是以才命於氣而才者氣之違

情出於性而情者性之發氣以才成而後充性由情靜而斯遂

臣聞物有可恱情所同好然而糟糠不飽者寧羨乎梁肉短褐不完者豈思乎文繡是以惠在周人之偏急欲不貸人之兼樂

臣聞法以伸情法或為情而詘理以明事理或因事而睽是以舜雖為君無以處其弟孔雖將聖未嘗語乎怪

臣聞物之明者莫如鏡器之斷者莫如劍然而劍之為藝專於修人鏡之為術窮於照面是以誠無不鑒乃可以為明智無不決斯足以言斷



臣聞智有所遺力有所虧何則一心不可以二用四體不可以八施是以弈秋隷首之精思心在笙鴻而弈算廢逢蒙王良之巧藝體屈弓馬而射御違

臣聞跛鼈企飛兎頑蛇化神龍其趨殊塗者質之異其歸一揆者性之同是以質雖氣拘性由學充塗人可以為堯舜鄙夫可以能中庸

臣聞千丈之山基於一簣之土萬仞之井起於三寸之坎是以累細行而大行崇積小德而大德顯

臣聞良賈不為折閱而不市良農不為失歲而不畊是以君子於學惕焉靡寧人不已知守之以固世不我用履之以貞

臣聞玄聖既往大道分源遠而流益漫根遠而枝益繁是以六籍三墳學衆乖離而無統諸子百氏羣言有亂存乎其

臣聞物有千變事有萬殊執其中而物理可契據其要而事情不渝是以刊繁削亂乃探乎學本統宗會元斯詣乎道初

臣聞百聖之旨宗乎道德六籍之學本乎仁義是以達而堯舜以成化而致治窮而孔孟以立教而垂世



名實貫於古今體用同於天地

臣聞天地分而生禮陰陽合而興樂大禮本於序以為等為節文大樂主於和以為寬為簡是以玉帛交錯者禮之偏於浮鏞鼓鏗鏘者樂之趨數

臣聞雲漢昭回日星光輝者天文之宣草木榮華山川峙流者地文之著迹雖明矣於文不行事雖實矣非文不具是經緯兩儀黼黻萬化帝王之文所以昭憲章羽翼羣經藻繪衆言賢哲之文所以傳竹素

臣聞先禮而知政聞樂而知德是以觀世運之降視文章為準則和平渾厚質實瑰瞻驗治道之

夸浮纖靡詭怪支離察政理之折敎

文訓

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黃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悵悵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illegible]不安其居望望焉如有求而不獲也太史公一日[illegible]而訓之曰子之學文有年于茲志[illegible]勤矣吾聞人[illegible]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illegible]列烟霞卷舒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山嶽結峙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茂榮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以自私誕賦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衆人峻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粲自[illegible]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致力於斯其間[illegible]明究賾披[illegible]歲月刓精竭思耗費簡札者紛遝而競騖[illegible]不欲爭裂綺繡斥攀日月高視萬物之表[illegible]之下卓然而有爲然而躑躅而不進[illegible]志而沒者往往而是而能登名文章之籙者其實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illegible]文有大[illegible]文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群言[illegible]剸裁乎衆製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氣才以[illegible]驅氣以爲之內衛推而致之一本於道[illegible]

[illegible]文公集卷二十九　一[illegible]

推能有是則統宗會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爲文之至乎凡吾之說子豈嘗知之苟知之其試以語我生曰文之爲物貴適時好綮然相接合尚梭梁有如正始不完文氣遂偏俗尚化遷而排偶之習與焉四偶六比駢儷聯抽黃對白調朱傅鉛丑采相宜八音相使捏摭穠纖啽哢寒暄豐腴釀酣眩麗媚妍珠璣溢緘膾炙滿篇凡慶函與賀牘哀累幅而疊者王公之門下逮閭閻靡儀搢典往來交際率奉之以周旋又如大雅既遠詩歌曰變玉臺西崑共流也瀟支爲詞曲爭嫩競艷字分重輕句協長短浮聲切響青[illegible]和謳羽振宮潛商流徵泛笙簧編手錦繪迷聆風月[illegible]花凌亂振妙韻於沉寘託葩辭於清婉[illegible]之以暢宣光景因之而呈獻好會睽離[illegible]收[illegible]嘆[illegible]不假是以託情固無間於貴賤也若是者其爲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樂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矣請[illegible]道爲吾其他生曰命鄉選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文取士設爲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經後有詩賦逮宋日益增經衍爲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符而八韻以成成各專其科各精[illegible]

[illegible]文公集卷二十九　一[illegible]

辭逵枝語蔓引叢論英發剡聖秘而立辯斡天機而
生說其賦則句鍊字戛音聚韻軋穠秀森擷花艶晴
擬較妍醜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屯若宏辭制舉大
科別設文法靡不該文格罔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
號闊傑乃能攻其業凡習於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
藝闈不厲兵而曰戰爭奪張而先拔若工若拙三年
是力若勝若劣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入文彀則遂
圍棘聲徹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
乃蹐膴仕乃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茲而出矣上
以此而求賢士以此而致身文之用世信不可誣也



歟太史公曰科舉之文趨時好以取世資持干祿營
寵之具耳學古之君子耻言之生曰文之古者登諸
金石記誌頌銘具有成式或鍾鼎是勒或琬琰是刻
或鐫于麗牲懸綍之碑或鑱在封嶽磨厓之壁莫不
炫燿崇勳烜焯茂德載丕丕之嘉猷祀苾苾之休績
然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字之價千金是亘亦其
宏奧之思雅健之姿瑰瑋之辭攟摭馬班夌厲蔡陳
蹂躪柳韓玉采金聲焜焜煌煌鏗鏗鏘鏘衮章黼紋
炳炳焯焯繽繽紜紜旄然而絞龍翔蔚然而虎鳳昂
翕然而律呂張正音諧韺韺發態頻雲霆勁氣排甲

兵沈冥以之而開寨幽闕以之而著宣逖遠以之而
綿延然非儒林宗匠藝營宿將道德爲世之模楷名
位爲國之儀望堂堂焉章章焉擅鴻筆攬彤柄稱文
章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宜其爔美古昔傳信今
後照四裔以無倫垂千載而不朽此其爲文也不幾
於古乎太史公如至於是謂之古宜也雖然其爲用
殆不止是已生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
冊令詔誥爲王言渙爲大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灝
灝噩噩渾渾洋洋稜厲蓬孛揮霍奮揚或溫潤而精
粹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衍裕而深長經



緯天地橐籥陰陽黼黻萬化轇轕三光封嶽則氣合
陰雨之潤授官則義炳重離之明勑戒則吐是漢之
華治戎則揚游雷之轟肆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
示烈於秋霜一字之褒沛漏泉於下地一言之感被
挾纊於黎蒸朝出九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
山鳴而谷應奮迅乎寓外旁薄乎域中鼓舞乎夷夏
陶鎔乎帝皇文章之用益與造化而侔功矣君是何
如太史公曰易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
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文之爲用誠莫盛
於此矣姑舍是豈無復有可聞者乎生曰文之難者

莫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德王略霸圖運祚興衰治道隆汚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孝兇慝姦詖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貨賦租選舉職官冕服車輿蠻夷戎狄遐方異域機總詭變俗怪習殊凡一代之本末皆史乎載故曰史者一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飾之法以立之例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體明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義者曷爲得以稱良史益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繫繫三代而



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儁偉超卓後之爲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規矱論者以謂遷固之書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寛其賤夷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顯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干及乎范曄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某曲筆濫褒駁昧其本旨而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謗以穢況乎畢壽之不若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勝其任茲其所爲難乎太史公曰噫史之爲文誠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爲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吾

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者紀事之文於道則未也生曰聖人既沒道術爲天下裂諸子者出各設戶分門立言以爲文是故管夷吾氏以霸略爲文鄧析氏以兩可辯說爲文老聃氏以秉要執本持謙處卑爲文列禦寇氏以黃老清淨無爲爲文墨翟氏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爲文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實爲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爲文愼到氏以刑名之學爲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黃老刑名爲文鬼谷氏以捭闔爲文蘇秦氏張儀氏因



肆爲縱橫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軍形兵勢圍國料敵爲文荀卿氏楊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爲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爲文凡若此者殆不可遽數也雖其文人人殊而其於道未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以相成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者言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挾一偏未嘗窺夫道之大全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談支離頗僻馳騁穿鑿道之大義益以乖大體益以殘矣

此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生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淵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契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徵斯蓋羣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烟霞而鼓風霆猶之地焉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爲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爲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悲莫與之京斯其



爲文不亦可以爲載道之稱也乎太史公瞿然而驚喟然而嘆曰盡之矣其蔑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無志乎文則已苟有志焉舍是無以議爲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爲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蔑以加之矣今子知及乎此則於文也其進孰禦焉特在加之意而已矣生於是再拜謝曰謹受教敢不奉奉服膺是則是効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 卮辭

至正戊戌之歲自秋徂冬予挈家避兵縣南往來鳳林杏溪之間朋友離散又絕無書可觀心邑鬱不自聊間因追憶疇昔所聞見者志之於簡以其爲言乃夫人所同好故名曰卮辭用以質諸同志者焉

遝叙天下也仁義禮樂而已矣仁義充其所固有所以治其內也禮樂修其所當爲所以治其外也是故內外交治而天下化矣

五伯假仁義仁義不待假也根於人心之固有者夫



人有之矣獨五伯而假之也謂之假者自其行事而言之比之堯舜湯武固爲有間已

五帝異禮三王不時事此言禮樂之文耳聖人建天地之中以爲禮導天地之和以爲樂故大禮與天地同流大樂與天地同和此萬世之所同也五帝三王豈得有所損益也哉

至誠之道通天人貫古今萬理之原百行之根其存不易其運不息不易故有常不息故無疆

道德君子之實也德其本也道其用也修行所以畜德也立言所以載道也德成矣行不期修而自修道

至矣言不期立而自立

千古在前千古在後吾身處其間百年頃刻耳奈何前承千古後壓千古乎亦曰自致於不朽焉耳矣不朽之道奈何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人身甚微細也而至廣且大者心也範圍天地經緯古今綜理人理酬酢事變何莫非心思之所致也於是聖賢有心學焉先之以求放心次之以養心終之以盡心是故心學廢人之有心者猶無心矣無心則無以宰其身倀倀焉身猶一物耳何名爲人哉

人心之靈思而已矣書曰思曰睿睿作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楊子曰神心惚怳經緯萬方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大學致知格物之功其有出於思之外者乎或曰易曰何思何慮何也曰始於思終於無思非無思也不待思也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復何待於思哉



惟至靜足以制天下之物惟至虛足以容天下之物靜者道之體虛者道之具不能靜未有能乘動者也不能虛未有能致實者也不能乘動道無由而用不能致實道無自而立

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君子其慎取友哉

氷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蟲不知苦糞蛆不知臭與生俱化故也人生而性善者也汨於利欲與之俱化而不自知悲夫

交友之道褻則慢慢則其嚴則憚憚則離惟敬是持則情眞而愈宜好久稀衰

衆君子之中一小人容焉鮮有不敗其成者蠹蠓仆柱梁致蘇乖牛羊小人雖寡爲害益甚鉅也故國家之務去小人也如農夫除稂莠稂莠雖微不得不除者也



鵬鷃之大小各安其分也猿狙之靜躁各遂其性也物之不齊者物之情故惟聖人能使物各安其分遂其性而無不得其所

名之爲物與福相爲乘除與禍相爲倚伏名之重者福必減名之顯者禍必增故造物之所忌者名君子欲逃焉而不可得者也

古今有亂臣無亂民夫民未有不厭亂而思治者也思治者亂之極厭亂者治之復故易否終必泰十三

臣遠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此八者爲治之本也

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參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志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効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可以盡天下之心矣

人君欲天下之氣之和也在遂羣生之生而納之於仁壽欲人之仁壽在乎立制度修教化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稅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



爭訟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且安則仁讓興焉壽考至焉而天地和平之氣應矣所以菑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也

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欺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繇役苛煩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團結男女遯逃六亡也盜賊劫掠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猶可也又有七死焉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濫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國安望刑措誠難也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王者能富萬民而不能富一夫能安四海而不能安一戶豈其智弗及而力弗逮哉無私故也

取民其猶漁乎罔罟之目四寸則所獲皆盈尺之魚矣其弗獲者因得以遂其生也竭澤而求之纖鱗瑣屑無弗獲也所以遺類之存者幾希矣

聖人不得已而用刑輔治之具匪刑不懲刑書刑鼎



特以示世之章程是故簡易者制刑之本矜恤者用刑之情

聖王之制兵用以康不若匡不又而已是故有義兵而無忿兵有應兵而無貪兵

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帝王爲政未有不因乎古者是故春秋大復古重變古書初獻六羽大復古也書初稅畝重變古也非古是今秦之所以亡歟

爲天下者必先有天下之才而又有天下之器乃足以成天下之功矣才以施之器以容之施之欲無弊容之欲無遺施之周故其業可大容之廣故其德可

久
才各有所用當其用則其才乃見伊尹周公設不用爲相而使爲百工特百工之一耳何以見其相才乎干將莫邪以之水斬蛟龍陸剸犀革其芒刃有餘利用以割雞屠狗猶夫刀也騏驥要褭一日千里不竭蹶而可至顧使局促立仗下其與駑駘奚異哉

董仲舒之言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公孫弘之言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哉乎皆可謂有德者之言矣其人固不可同年而語也然惟君子不以人廢言



天理人欲勢必相反故循天理則絕人欲徇人欲則滅天理然世固有徇人欲而合天理者有絕人欲而反天理者齊桓晉文之霸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號令列國戰於敗物無非徇人欲也然其尊王室安中國攘夷狄則循天理矣楊朱墨翟老佛之徒以爲我兼愛清淨寂滅爲教無非絕人欲也至於無父無君殄人類爲禽獸之歸則滅天理矣循天理絕人欲惟聖人能之徇人欲滅天理則小人矣霸者異端處二者之間其將盜名而階於一偏者乎

君子喜聞己之過而惡言人之過聞己之過則其過可得而遂改言人之禍乃所以益己之過而已

君子有五恥而不能富貴不與焉行不擇義君子恥之言不成文君子恥之學不聞道君子恥之仕不得君君子恥之澤不及民君子恥之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非一端也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忿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故必隨其非而格之格之之道攻之以言難爲從感之以德易爲化故非大人莫之能古之大人伊尹周公是已



一圍之木支大廈之傾發五寸之鍵制重門之闔闢是謂傾危之朝一人之力不能以維持之哉

君子之於世任匪二端而已食人之祿死人之事以身徇國固爲難矣若夫依約玩世懷其道而不輕售於人以完其身以樂其眞斯尤難也故忘己以爲人與獨善其身其操雖殊其志於仁則一而已

毋以智術殺身毋以政術殺人毋以業術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天道遠人道邇故君子慎之

以道人心昧天心顯故君子斬於合天心人可欺也
天不可欺也心不可欺
人有三不祥曰盈曰矜曰爭盈則傾矜則陵爭則刑
惟盈甚矜惟爭次故爭
財者禍身之穽色者戕身之斧酒者毒腸之藥人能
於斯三者致戒焉災禍其或寡矣
利者害之基福者禍之媒乘除倚伏灼如蓍龜夫惟
明炳幾先乃能洞其幽燭其微世之贊利滑福入而
不出者有不蹈災而襲危哉
禍患之臻言行之失召之也故君子則謹言慎行也
視其足嘗若刖視其舌嘗若結
山高矣唯鳶鶚猶以爲卑而增巢其上淵深矣黿鼉猶
以爲淺而穿穴其下然而卒不免羅於罻弋者何也
有身則有害也惟君子藏其器若虛爵祿莫敢爲之
拘躬其道若愚功名莫能爲之驅爵祿者災之階功
名者禍之輿
君子觀於水亦可以喻道矣其流而不息似道遍予
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
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
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
太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其
萬折必東似信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君子比德焉近之栗
理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君子比義焉折而不
撓闕而不荏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君子比仁焉有
瑕必見之於外君子比禮焉
不才之人必自多矣不肖之人必自大矣自多則謂
天下莫其如已矣自大則謂已有以勝天下之人矣
是以謂自舉自棄雖聖人教之終不可與入堯舜之
道矣
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用不用命也有其才而無
其時雖以孔子之聖周流天下卒不少遇而獲試焉
有其時無其命故以唐虞之世而有許由非由之不
允用也其受於天者非所當用也
君子平居若無所事也及涉於患難則智愈明氣愈
平志愈增德愈成道愈凝故曰不遇盤根錯節無足
以別利器
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而順命爲此言者固云達矣
然必自反無愧自盡無憾乃可安之於命故曰知命
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也人之有生必有

國之有興必有亡猶物之有成則有壞理之必至者也君子雖知其然至於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於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無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夫處困而能亨非大人不能也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公困於長勺越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公困於驪氏孔子困於陳蔡之間皆困而後亨者也困之爲道從寒之及暖暖之及寒惟聖賢知之而難言之故曰有信不信



韓愈氏曰爲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殃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失明司馬遷刑誅班固瘦死陳壽起而又廢王隱謗退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誅魏收夭絕宋孝王誅死吳兢亦不能身貴而後有聞此殆有激而言非至論也爲史而遇禍偶此數人耳古今爲史者寧止是乎至謂孔子作春秋厄於魯衞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此尤不然孔子之不遇非以作春秋故也況春秋之作在於歷聘列國之後乎

文本於才才命於氣氣帥於志志立於學學以基之志以成之文不期工而自工矣茍徒驅之以才駕之以氣則才有時而盡氣有時而衰文能久而不獘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豈惟禮樂然其氣運之盛衰俗尚之美惡君子於文章可以驗之矣

雲漢昭回景緯宣寄其天之文乎山川流峙草木榮滋其地之文乎經緯大地錯綜萬化其聖人之秩朝廷之文閎而穆郊廟之文嚴而簡都邑之文麗而壯學校之文博而辨仙釋之文奇而邃山林之文逸而峻丘隧之文婉而章

學必有師尊信其師說故易爲道師道廢學者始驁其私說而道術異矣昔木爲棋刻革爲鞠猶必有師



焉況於學道乎

道不可以言傳也契之於身悟之於心道之全在我矣身者道之符心者道之儲彼以口舌爲者竊道之華棄道之眞者也

學在力力則無不至性質之駑駘不與焉騏驥千里跛鼈亦千里

學亦多術矣儒墨名法道雜從橫權謀之爲均之爲學而用心異矣是以君子爲學莫愼於擇術

天不可知也可知者理命不可必也可必者義明於理則合天安於義則盡命

道底而不獲於天者命也時至而不用於人者性也命在天性在人在天者不可強而致在人者不可苟而從

人之欲為善也由乎一念之烈而已反而求之堯而致之盜跖有不可為堯舜者乎

君子所恃者善而已善者福之萃也善由於己福由於天由於天者不可以必得由於己者固有以必為吾知為吾所可為者而已所不可必得者吾安敢以取必哉以吾所可為此吾之所為恃也

善惡之致禍福如景響之應形聲也積善在身猶長



日加益而人不知積惡在身如烈火銷膏而人不見君子觀夫禍福之重輕可以驗乎善惡之深淺矣是故善無隱而不彰惡無微而不著

福善禍淫天之道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世亦有為善而家禍作惡而受福者矣古語有之禍覆而活先人餘烈貞良而亾先人餘殃

君子之交際莫慎於取予非所當取而取之傷廉非所當予而予之傷惠取予之當否視義之何如義利之分其間不能以髮

聖人揆天下之利器故能為天下宰綏冕以旌功斧鉞以誅罪天下咸有不令者乎失其所操則無能以自致矣羿逢蒙不能拜矢弱弓射遠中微造父王良不能驂中不作之馬任重而致遠

聖人法天而立道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秋冬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此天人之義古今之道也

道之大原出於天萬世亾弊弊者道之失也惟其弊也故有偏而不足之處而政有耗而不行先王舉其



偏而正之益補其弊而已矣

天非人無以為靈人非天無以為生天人其一氣乎君非民不能自立民非君不能自一君民其一體

天人之際至親且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致祥則休徵而五福至致異則咎徵而六極生感應之機間不容髮是故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

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斂者不奪農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

國風終以豳鄘之詩

春秋於災異纖微必書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崩一彗星三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石隕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皆一書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電不雨水旱螟螽螽蝝之類皆悉書之以見天心之仁愛人君甚至也事變失於下則象變見於上故災異者天之所以譴告人君使之恐懼人君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禍敗至矣自非大亡道之世天未嘗不從扶持而安全之也

祥瑞非聖人之所上景星慶雲甘露醴泉華平連理芝草黃龍麒麟鳳凰龍素雉朱鳥之類史牒所載不皆出於盛明之世而往往見於衰亂之時皆以麟弱漢以白雉亡莽以黃犀敗唐以甘露亂惡取其爲祥也是故休符不于其祥于其仁帝王以不仁而喪亡者有矣烏有無祥瑞而不昌盛者哉

天地有是物則天有是象物之至大且多者莫如金木水火土其在天爲五星曰歲星曰熒惑曰太白曰[illegible]星曰辰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爲占[illegible]云歲星所在年穀豐穰其對爲衝歲乃有殃餘星之殃各有指焉蓋五星在天爲緯星其象爲至著故災祥所繫爲最重攙搶彗孛句始枉矢蚩尤之旗皆其盈縮之所生也春秋冬夏伏見有時躔舍分度進退有常失其常離其時則爲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爲吉祥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五星之謂也



災異之學漢儒所尚自董仲舒劉向歆父子並推春秋洪範以驗陰陽禍福雖各有所援依而牽合傅會後儒談之夫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驗災異之變即知政事之失矣而必曰某災某異爲某事之失之所致則既失之拘又失之妄宜其學之不終傳也

兩漢之士西京尚經術東都尚名節經術之弊流而窒窒則僻僻則迂迂則不可行名節之弊流而激激則矯矯則折折則不可立

江左之習崇尚老莊虛無以爲宗曠達以爲務脫略名檢崇飾風致以清談相誇詡當世莫不羨甘廢事也然淝水之役謝安以笑談却苻堅百萬之衆清談其果廢事乎

朋黨之名何自而起歟豈夫人實爲之抑其人自致之耳漢之朋黨其人以德勝唐之朋

黨其人以才勝以德勝者羣而不黨之君子也以才勝者同而不和之小人也及宋之朋黨則又君子小人迭爲勝負矣嗚呼朋黨之名起國家未有不遂至於危亡者也

世代迭更士習各異先漢之經術後漢之名節晉宋之清談唐之辭章宋之道學一代有一代之所尚政治之美惡運祚之緜促於是焉係豈偶然哉

天下之勢匪強則弱而皆至於亡國周以弱亡秦以強亡勢之所趨如水就下雖聖人莫能遏之而預爲之也周公之封於魯也尊尊而親親後世遂以弱亡



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後世遂以強亡周公太公豈智不知其勢之必弊哉力弗及也雖然及其弊也使聖人而復出焉則一弛一張所以消息調護之者固必有其道矣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十九

#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二十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 雜著

### 九誦

余癸卯之歲春嬰禍患哀感并劇情有所不任撫事觸物輒形於聲益彷彿乎離騷之作而其情猶巷伯蓼莪之義焉爾先是庚寅之春去國而歸戊戌之冬避兵以走中間悲苦之詞往往而在合而次第之得九篇取九章惜誦之語題之曰九誦



撫千年之方壯兮翩吾好夫遠遊匪鶩外以矜名兮固齷齪之爲羞泛淛河以西渡兮睇錢唐之故都卽太伯之遺迹兮復宿留乎中吳凌大江以北上兮亦徘徊乎梁楚望岱宗之巍巍兮道吾經乎鄒魯至燕雲且焉息止兮曰帝京吾所企覩河山之宏壯兮望城闕之瑋麗君門邃乎穆穆兮嚴虎豹以守關哀有悰將上訴兮爰瀝膽以披肝恐吾君之怠荒兮用紐娛以爲玩盈成或廢乎持守兮將噬臍而徒嘆何九重之阻隔兮乃壅遏乎上聞謂登天猶有階兮曾此語之不可信抱子悰之邑鬱兮潸涕淚之浪浪中情

試乎受君兮豈一丁心之可徵瞻魏闕以徘徊兮心欲
去仍留總六馬攬轡懸主兮盍少忍而遲留卞所獻豈
非璞兮乃三獻而三刖嗟進忠而離尤兮固昌嘗乎
往哲嬰三年亦既久兮君終不察予中情書有字且
蹙滅兮每痛哭以拊膺進既不獲乎吾君兮惟退修
吾初服下吾知其亦已兮敢怨懟而隕穫出國門以
南邁兮赤子忍離乎慈親涕淚隕而莫道兮長矯首
乎蒼旻念吾君本聖明兮初不遺於小物惟先容弗
吾道兮固吾之所爲詘亦初服之既返兮粤義命之
是安斯丘壑以往兮時賡歌乎考槃庶默名而晦節



兮期歲晏以無斁惟初心之耿耿兮恍夢寐以驚惕
處畎畝不忘君兮在古人以皆然詎歌吟以自足兮
固求志之爲賢

右遠遊

仰皇天之亭毒兮粤自下以至仁紛含靈與萬彙兮
誕賦予之實均惟夫人之有生兮獨冠乎厥身固
天衷之能全兮秉至善以粹純胡有之乃弗保兮衆
違天以自棄褫神靈爲邪褻兮窒虛明爲昏蝕肆惡
念之一興兮若飆馳而焱熾錯枉直以逆施兮甘遺
嗇而遺盩撫吾躬以自愛兮寧衆人之敢同防礼均
以自衛兮修義矩以爲容世異寡過而鮮尤兮惟聖賢
之是從吾豈戾衆以自異兮毋將蹈夫大中嗟日月
不吾與兮年冉冉以如失雖此志之不昧兮寧群行
之無軼甫檢身以靡遑兮跂前賢而莫及惟夙夜以
戰兢兮勤皦恪而兢怵善非由外鑠我兮惡非本內
錮孰爲善而不成兮孰爲惡而不倍顏氏子之求仁
兮盍跖恣睢而強梁較得失於千載兮果孰好而孰
惡顧予志之耿介兮子子焉不與人同心曾敢蘄乎
人知兮予惟天之是謹冀皇天之純命兮俾予善之
獲信保貞吉而無咎兮弗顛躋以沉淪苟予志之變



宮兮予行之或悖奔嵬隤乎紊守兮貪婪肆以爲害
致愆積以自稔兮固獲罪而何悔抑豈予所弗敢兮
亦神明之弗貸指皇天以爲正兮望白日之晶光洞
昭昭其在上兮倘鑒予之衷誠誓夫善之必爲兮式
克全於令名紛外物胡足卹兮庶無忝乎所生

右皇天

夫何世運之推移兮時理亂之靡常承平曾不百年
兮遽已失於小康君干戈其延起兮鼎四海之沸騰
哀民生之多艱兮寧性命之可恃豕稜障以四塞兮
妖孽猖獗而蠱厲天吳罔象何憑陵兮魍魎伯強紛

然而爲戾太白千載以晝見兮熒惑又孛以怒芒搶
攙旬始狀醜而情悖兮況有旄頭與天狼紛參錯以
乖變兮乖氣逆而成沴豈夫時之偶然兮抑所致之
有自何發人以爲嬉兮又食人以爲甘旣刳腹以剔
髓兮復刳腸而刺肝白骨積而爲山兮流血紅而成
河家十室而九空兮曾幾民之幾何人烟蕭條亘千
里兮日夕起乎悲風良田鞠爲蒿萊兮究狐兎而橫
縱何群黎之荼毒兮一乃至於斯也非天其孰使然
兮衆夢夢其莫知也尙天心之悔禍兮慇斯人之遺
類剝天道亦旣周兮今喪亂且一紀性亂極則復治



兮殆夫數之必然仰蒼蒼爲長歎兮哽咽嗚以何言
亂曰登彼大墳以望遠兮哀世之否泰亂與轉兮鳳
鳥長逝梟鴟翔兮長鍛大刀㓪人如刻兮人類幾何
悉殲以殄兮城邑丘墟烟火鮮兮哀今之人其孰能
免兮瞻仰昊天涕泗漣兮曷保其軀力爲善兮

右世運

哀吾不及古之人兮胡乃遘玆亂離亦宇宙之云廣
兮身皇皇其何之念離群而索居兮心竊嗜此幽棲
空山闃乎無人兮所友狎乎麋鹿旣築土以環堵兮
復誅茆而葺廬詠先王之遺風兮有左琴而右書燕
將樂而忘世兮雖三聘不爲起何此志不終遂兮罹
斯世之屯否干戈蔽乎中野兮紛殺人如刈麻㹢虎
狼以哮呀兮肆攫爪而磨牙嗟寬避之無所兮曾皇
邺乎厥居恒蹙潛而形匿兮駭神喪而魄飛奉二親
之坐白兮復携挈吾妻子及中夜以遯奔兮悼行邁
之靡靡欲巢林以恃險兮旣蛇虺之螫毒欲航淵而
遇濟兮又蛟鼉之逞猖康莊返爲畏途兮鄕邑變爲
異域臨歧路以慟哭兮咫千里於只尺夜九起以撫
膺兮晝三卜而命龜懼性命之弗保兮心戰慄而危
疑念吾身之七尺兮中天地以爲人忝先祖之麻蔭



兮家造物之陶甄庶有立於功言兮稍自見於身後
雖千載不敢期兮吾寧儕草木以同朽苟盡先乎犬
馬兮或橫羅乎鋒鏑聲草間之枯螢兮雖有生曾何
益忍此懼尤憂懼兮況吾不知謀所從時仲冬方凜
冽兮號曠野之朔風氷澌澌而層生兮雲暗暗以凝
積御敝縕以爲衣兮雖重襲猶絺綌夜迢迢而未旦
兮矯吾望乎北斗斗杓懸若可攬兮將余哀之欲叩
邈滂湯之不可量兮恭芒芒之不可知愁絓結愈難
解兮情憀慄而不能支步徘徊而踡跼兮行彳亍以
踸踔亦生死之不可必兮 天命之謂何[illegible]

右哀古人

皇綱忽其遂弛兮今歷載猶莫振昔烟火以萬里兮今瓜剖而豆分何吾生之不淑兮乃亨屯而離蹇冀性命之苟全兮庶沉晦以獲免將詭姓以遁身兮懼非義之所安不直道以自見兮又曷濟乎艱難惟祝年之益邁兮急朝夕之甘旨嗟儋石之無儲兮將曷具乎滫瀡古固有不擇祿兮非徒仕以爲貧乎爲貧與爲養兮固聖訓之可執竊升斗之區區兮繆見推于當今雖簿書之云猥兮吾猶懼夫力之不任居腆顏以忍恥兮揆初心徒自悔況左牽而右掣兮覺氣



沮而神憒足蹩躠而莫騁兮翮被鎩而莫翔驅泛駕使服犁兮揮瓚槃以代觴才獻不適乎所用兮衆咸以爲不然樀忠直以爲謫兮指迂踈以爲姦人心不同如其面兮本夷險之叵測謂人亦與吾心同兮非予之所爲惑宜姤疾之交構兮肆謪譖之並興致萋斐成貝錦兮紛巧言其如簧無兄而盜嫂兮娶孤女而撾婦翁世烏有是事兮皆人口之興戎不疑之盜金兮劉寬之隱牛惟疑似之不可明兮故姤辱所由招何騰謗之孔易兮局致辨之獨難衆口可以鑠金兮吾逆今乃知其信然驅吾車於九衢兮突太行以

砰砥鼓吾楫於乎川兮翻瀧瀨以蕩潏留有出於無妄兮駿有生於求全在賢哲所不免兮吾亦焉敢以爲冤惟反躬而自責兮有順兮而無媿我命不其在天兮固賴此以爲恃

右皇綱

處維縶以縈旬兮心鬱結以惶懼晝彷徨以俟晦兮夜展轉而達曙豈不知憂之無益兮柰何乎憂來而莫祛浩漬淚而靡渴兮類山崩而海潴昔姬文囚羑里兮宣尼削跡於陳域揭中天之日月兮浮雲翳爲之掩匿鍾離南冠卒反楚兮蒯通鑊鼎而客齊張



蒼韓信且伏斧鑕兮終將相之能躋賈生既斥復召宣室兮倪寬獲死爲大夫仲舒更生爲儒宗兮俱嘗下獄以當誅嗟梁獄之上書兮終骯髒以自活彼史遷雖宮刑兮亦奇禍之終脫何先哲之蹇屯兮負瓌瑋以豪傑非才智之絶出兮曷超卓以自奮顧澳涊且恇怯兮差力綿而技庸徒慷慨以杌脆兮寧昔人之敢同爲椽而受汚辱兮亦爲親之故也覯過乃知仁兮吾敢攺乎此度也光氏嘗有言兮孰無施而有報吾亦安知其他兮惟撫躬而嗟悼少歌曰目吾睹此戎葵兮受南熏而孕榮敷綠葉之蓁蓁兮綴丹葩

之盈盈華障雨以衛足兮能向陽而心傾旣智計能
自保兮又表㬋乎忠貞何卉物之甚微兮乃獨㦖此
粹靈近圓扉以託恨兮豈非所而苟生固造化之偏
鍾兮亦雨露之均承悼吾德之不類兮㘞膺物而傷
情倡曰被仁襲義服聖謨兮循規蹈矩遵是趍兮撫
躬數志本何尤兮致讒召譎抑豈無由兮亂虺毒人
彼不自知兮唯不善避毒是用罹兮欝結紆軫此情
曷仲兮匪天則高盍不聞兮亂曰已矣乎莫我知兮
何我生之不辰吾旣不及乎古人兮夫又何怨乎今
之人.



右戎葵

賴神祗之嘉惠兮俯洞微而燭幽固正直之是與兮
畀特孚此庇庥蹀虎尾亦險艱兮苟幸脫乎害菑庶
忘復而氣完兮獲少遂乎吾私何罪逆之旣深兮或
沉迷而弗悟不自底於隕滅兮禍㦡延乎所怙念頃
歲之奔竄兮阻膝下之愉怡食甘旨之旣缺兮居溫
凊之復違撫崦嵫之追景兮心遑遑以驚懼何終養
之靡逮兮乃遽罹玆大故承訃音之遠來兮五內割
而分崩痛極吾不知所爲兮如醉夢之乖能醒病不
及以嘗藥兮斂不得以附棺不孝之罪上通天兮雖

殛死彼何言猶殘息之支綴兮忍未及於卽死恐徒
死且無補兮非所望爲人子世豈有無父之國兮子
獨何爲而不天非天之獨我讐兮由吾行之有愆哀
昊天之罔極兮將曷圖以爲報立身揚名以顯親兮
固聖哲之謂孝苟能此以自見兮庶前罪之可贖吾
猶懼後來之不可期兮終自棄於僨猶仰皇天以呼
號兮涕哀衷以爲誓豈涕淚之能竭兮尚有血以相
繼

右崦嵫

瞻望烏傷吾故鄉兮千里阻隔路茫茫兮若昔嬴秦



禮義亾兮彝倫攸斁瀆綱常兮有顏氏子烏其名兮
詩書靡習一黎吐兮獨孝之能盡至行昭彰兮呼號
躃踊執親之喪兮乃卜宅兆以埋以葬兮躬負厥土
用反壤兮一念之至格穹蒼兮畢逮者烏紛回翔兮
銜土而助成高岡兮厥吻流血集哀聲兮悲風滿林
日色黃兮維行之至名乃長兮迺以是名曰烏傷兮
千載之下我生是邦兮耳目所及亦云詳兮胡行之
悖不能彼同兮豈性之敬學弗克兮恭惟有行孝爲
宗兮曾是之弗致不愧爾躬兮興言及此痛割肺腸
兮陟彼岵矣日月以望兮白雲天末渺飛揚兮㒸我

之思頃刻能忘兮雖是哀褱遠莫將兮已不得自由中心曷明兮靖言思之不如無生兮

右瞻烏傷

悵太息以攬涕兮邈吾觀乎大荒登高丘以躑躅兮復上陟乎高岡欲登天而無梯兮欲涉海而無航穆眇眇以無垠兮杳漫漶而莫窮囿八極於指顧兮等千古於斯須邇長風之振蕩兮聯陰雲之寘迷情遥遥以遐邁兮神惘惘而不自持愛與憂其相救兮大孰知子之孔悲緬大化之茫茫兮中一身之甚細苟修名之不立兮曷自配於天地曰惟忠與孝兮圉大節所依繫或於斯弗白致兮比蠛蠓以何異日與月其居諸兮歲忽忽以云逝恐没齒以無聞兮故吾之所爲懼念予志之耿耿兮夙有志於邦國雖諸術之已迂兮夫豈不知蹇蹇之爲直進既披詬以道兇兮退惟反躬而自責不繼巳以徇人兮寧枉尋而直尺死非所卹可耻兮尚在我之弗失何家禍之荐集兮乃重遘兹閔凶哀嚴訓之在耳兮遂莫睹乎儀容根奉養之弗遑兮痛終天以何窮惟即死乃其所兮孰從訢此哀恫顧憂患之相仍兮式蠅俯而志銜捉淚以掩涕兮心曾不知夫所操庶忍死圖有就兮不遂



終乎參寥然往昔之已矣兮諒來者之可冀每一概乎心兮憲造物之不吾濟撫予躬以自怍兮佁靡競以衡栝改如陷於火窮耗兮或如墮於水淵不火而尚自熱兮不水而勝自寒嗟任重而道遠兮固之死而弗安兮有盡而意長兮獨嗟吁而永嘆

文評

於乎以余觀乎有元一代之文其亦可謂盛矣當至元大德之間時則柳城姚文公之文振其始及至正以後時則廬陵歐陽文公之文殿其終即兩文公之文而觀之則一代文章之盛槩可見矣蓋嘗評之姚公之文如泰山之雲觸石而起層出疊見縈紆蟠鬱而震雷掣電助其威聲曾不崇朝而及天下萬物被其潤澤者莫不昭蘇而發育焉歐陽之文如滄溟之灝瀚無際長風四至而洶湧山立天吳罔象蛟龍之屬出沒其間及乎風止浪息百怪沈冥則巨艘大舶一息千里矣嗟乎二公之文若是豈非一代之雄於文者乎宜其節惠易名皆特謚爲文千載公議孰得而誣之是故唐三百年得謚爲文者惟韓子爲合理若李翱權德輿則不足言矣宋三百年得謚爲文者惟王荊公朱徽公爲稱若楊億蘇洵則有可議

者矣獨有元百年之間姚燧相望而兩文之盛始終
有作吾無間然矣謂之爲盛豈非然哉歐陽公之孫
守公輔好學而有文裒集公之遺文爲若干卷將圖
之不朽庶幾世其家業而不隕者矣公輔今擢僉陝
西按察司事將行徵予言爲別予固有志於文者也
因舉所嘗評兩公之文者書諸簡以爲贈世有知言
者其必謂余言爲有徵也哉

## 一 文原

天地之間物之至著而至久者其文乎蓋其著也與
天地同其化其久也與天地同其運故文者天地爲



相爲用者也是何也曰道之所由託也道與文不相
離妙而不可見之謂道形而可見者之謂文道非文
道無自而明文非道文不足以行也是故文與道非
二物也道與天地並文其有不同於天地者乎載籍
以來六經之文至矣凡其爲文皆所以載夫道也陰
陽之變化載於易帝王之政事載於書人之情性草
木鳥獸之名物載於詩君臣華夷之名分人事之善
惡載於春秋尊卑貴賤之等級以節文乎天理者則
禮載焉聲容之美以聿天地之和者則樂載焉此其
爲道實至著至久與天地同化而同運者而能託於
文以見則其爲文固亦至著而至久無或不同於天
地矣嗚呼此固聖人之文也歟然而經非聖人不能
作而聖人不世作也後世作者豈遂不足以言文乎
曰非然也道在天地間萬古一日無或歇也世有作
者舍聖人則無所爲學其爲文也苟以載夫道雖未
至於聖人之文其必不謬於聖人者矣三代而下漢
有董子其文曰三策焉唐有韓子其文曰原道焉至
宋則周子有太極圖說張子有西銘程子有易春秋
序歐陽子有本論蓋其立言皆幾於經矣等而上之
亦何愧於聖人之文乎故曰爲文苟以載夫道雖未



至於聖人之文固可謂不謬於聖人者也由是論之
文不載道不足以爲文凡世之以雕章繪句爲務競
華藻而逞妍巧者曾不翅淫聲冶色之悅人其不眩
耳目而蠱心志者幾希此則文之爲敝而有志乎學
聖人者之所不屑道也盱江王君伯昭其志於爲文
而學聖人者乎余嘗與之論文而有契遂定交焉君
間屬予記其恒山書舍未果而言別因書所嘗與伯
昭論者作文原以爲贈用以志吾二人者其所論文
非苟然而遂已也君之伯氏玄翰甫博學尤工文辭
屬與予游而九原已不作矣不得以今所論從質之

柳亦可慨也夫

述騐

承穹祇之嘉惠兮籍先祖之休澤幸挺身於衿裾兮襲衣被乎儒服念詩書之傳家兮緜十世之無斁逮予躬而弗振兮將隕墜乎先德撫年歲之冉冉兮既強壯而無立思任重而擔揭兮恒朝勵而夕惕朝吾蒐乎書林兮夕藝苑吾芸芸希孔氏之絕迹兮效董生之下帷既因訓以究義兮亦篆言以成辭慨載籍之茫茫兮自恣覽而遐思濬六藝之淵源兮採百家之菁華惟至道之孔邈兮吾將皓首以爲期



眞道不可名言兮矧有形之可索紛鳶魚之上下兮昭川流之無息能目擊而心悟兮斯嘗體而默識嗟一貫之微旨兮含曾子其孰得雖亞聖之於卓爾兮猶嘆夫前後之難測噫吾徒之冥愚兮孰無求而有獲苟朝聞而無媿兮固夕死吾不惑

昔君子之自貴兮託幽蘭以爲況謂昭質之弗虧兮又姱節之足尚何世混而俗汚兮混薰蕕以同狀以蕭艾爲芬芳兮誣蕙蘭之凋喪亦人情之不古兮又奚怨而惆悵

伊邃古之世兮俗恭和而雍熙秉玉燭以昭朗兮煦陽和於四時豢四靈以爲畜兮涵醴泉以爲池群耕食而鑿飲兮何帝力之能知人生斯世兮樂融融而怡怡後億載吾始生兮生不逢時世已丁乎叔季兮予心胡能以不悲

仰圓穹之蒼蒼兮亦所覆之甚廣何厄運之相仍兮遍兵戎於土壤梟鴟肆以縱橫兮天根巨空而燁焜骨山積而血河流兮塞妖氛於蒼[illegible]貝之瀰濁兮吾舉足其焉往君門九重邃以遠兮虎豹恣以當關[illegible]閶闔以叩閽兮將瀝素以拔丹衆莫召爲先容兮蔽吾君之不吾前携所有而南邁兮返初服於[illegible]鬱吾志之不伸兮敢怨懟而忘愆



吾壯既不有祿仕兮念親髮之種種[illegible]乎[illegible]兮心能喜而猶恐嗟三徙之不可逮兮[illegible]灑泉之光寵庶承歡於膝下兮聊菽水以爲[illegible]人孰不有親兮予獨無以養乎[illegible]人孰不有君兮予又弗得乎君君進吾不敢以[illegible]帳吾不能以自存形憔悴而無聊兮情[illegible]道物之不吾與兮將受命之匪辰[illegible]所以爲信

名璞產乎荊山兮質粹美而含輝雖三獻而弗售兮誠吾心之無疑天下之至寶兮為天下而重之彼世俗之莫識兮夫於我其何悲

昔孔孟之自虞兮冀己道之必行周流于列國兮何汲汲而皇皇亦所就之弗苟兮寧老死而不為傷專義命之是安兮弗舍己而人從雖一身之終詘兮實百世之耿光

吾觀時人之生世兮初何異於羣物夫將求異其閒兮貴修名之能立念千載之悠長兮哀百年之促急苟樹立之不早兮身與名而俱歿



惟聖賢所自立兮其致各不同太上立德兮其次有立功德弗昭而功弗建兮乃立言以為宗悼予德之弗類兮功又弗能以顯融歲月儵其慆邁兮思式追乎吾躬昔孔孟之不遇兮託空言於無窮幸斯文之未喪兮舍聖賢其誰從

## 叢錄

古人之讀書凡其有會於心者則筆而記之志有得亦無忘也向予讀書青巖山中遇有所見輒鈔以為書謂之叢錄既乃刪其膚近煩碎者為貪常嗜瑣之戒而有關於經史百氏之大要者則存之聊以示諸子姓云

易自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重卦王弼以為伏羲鄭玄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司馬遷以為文王）當時蓋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皆本於伏羲之圖而取用各不同三易既亡其二惟周易獨存周易經上下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象係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為傳十篇孔子作秦焚書易以卜筮故存漢志易十二篇經二傳十也初商瞿受易於孔子五傳而為田何漢世易分三家自田何始田氏易十二篇有章句其後楊何施讎孟喜梁丘賀之徒所學皆祖田



氏楊何先出武帝時已立博士施孟梁丘至宣帝時皆立博士而易有施孟梁丘之學矣是時復有焦贛費直二家之易焦氏之易無師授專述陰陽災異之術焦傳之京房元帝時京易亦立學官費氏亦無所授又無章句其初惟傳民閒厥後鄭康成等皆傳費氏易於是費氏興而田焦之學息矣蓋自費氏始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而古十二篇之易遂亡然猶止以彖象係于本卦之末未為淆亂正經至魏王弼乃以彖象分附各爻之下而經始與傳雜是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亂於王弼也弼注上下經高談理致以

莊老之意爲解而晉韓康伯注係辭說卦等篇其說
亦本於王弼疏略而無據唐孔穎達爲正義則又徒
事訓詁而不足以言道其他言易者雖衆鮮復有名
家者至宋而邵子程子之易出焉夫自周秦以來伏
羲之圖鮮或傳授而淪落於方技家孔子於係詞說
卦固嘗言之學者不察也邵子實始得而發揮之蓋
邵子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伯長得之陳希
夷所謂先天之學也自先天之學明人知有伏羲之
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矣或曰易有畫卦重卦其義不同
陰陽奇偶積成三畫而分爲八卦故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伏羲先天之易也八卦



之三畫既已成列復重以本卦之三畫而有上下二体既又相錯相盪而生成六十四卦此文王後天之
易也重卦乃八卦之上加以八卦非三畫之上遞加一奇一耦以爲六畫邵子先天圖乃乾夬至剝坤爲
六十四卦自然之序與易繫所序不同故觀八卦生而爲六十四卦則先天圖之義爲精微八卦重而爲
六十四卦則係辭說卦之義爲明邵子之極數知來其妙在於加一倍法而畫卦重卦之義固不得苟同
也程子謂易道自秦而下無傳者其爲傳主於體用
一源顯微無間而隨時變易以從道蓋世之考象辭
者旣泥於術數談義理者又淪於空寂其因時立敎
以承王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惟程子之書而已
先儒之論謂包羲之象文王之辭皆依於卜筮而孔
子之贊則一於義理爲敎爲法不同而道無不同自
秦漢以來皆不足以言易蓋惟邵子之易本於數程
子之易亦本於理爲得先天後天之秘而理數二者要
未始相離也若朱子本義之作則專主於卜筮以謂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包涵萬理其實則古者卜筮之
書不必專說理與數亦未嘗滯於一端聖人復起不
能易其說也然由魏晉至今世所行者惟費氏王氏
易及東萊呂氏始用晁氏之說更考定之悉存古十
二篇之舊謂之古易而朱子因之是又可謂深有功
於易諸矣
書有古文今文之異今文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



者也古文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也秦焚書時
伏生爲博士與孔子之孫惠孔鮒或云孔騰皆壁藏之其
後兵起流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
篇堯典皐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
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
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
費誓秦誓是也後人僞加泰誓一篇故史云二十九
篇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乃生年已九十餘不能行
詔太常遣掌故鼂錯往受之生年老言不可曉使其
女傳言而又方言不同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略以意

虜穎而已其書以隸寫之隸者漢世通行之字故謂之今文也至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孔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故謂之古文惠孫安國以隸古定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如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序凡十二篇為四卷又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凡六篇為二卷外四十篇篇各有序為四十卷通共為四十六卷也為之作傳會國有巫蠱事託不以聞其傳遂泯而張霸偽作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徹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為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叙故



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為三十四篇而偽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目為古文以求合孔氏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然漢儒所治不過伏氏書及偽泰誓共二十九篇張霸偽古文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而終漢世所傳皆霸偽本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以及王肅鄭服杜預之流又皆不見真古文亦誤以此為古文之書也至晉元帝時豫章太守梅頤始上古文尚書二十五篇稱為孔氏壁中所藏者晉書云鄭沖授之蘇愉愉授之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曹以授之頤頤遂奏上施行焉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五子之歌徹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也梅氏書既出復析伏生書二十八篇為二十三即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雜之通為五十八篇并序一篇凡五十九篇有孔安國傳叙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為之疏義自是漢世大小夏侯氏歐陽氏所傳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傳五十八篇獨行於世矣自今觀之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先儒嘗深疑之



今文雖間有闕誤然詞義古奧其為上古之書無疑古文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文字而孔傳特魏晉間人假託安國為名耳宋吳棫氏集傳於每篇各疏古文今文有無既為明白至近時吳澄氏又分今文二十八篇古文二十五篇各自為書不相肴雜於是尤足以釋後世之疑矣又按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二卷注云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蓋漢之所謂古文者則下文字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而今文則唐以下所行之楷書此又漢唐古文今文之異也

詩三百篇始定於周公再定於孔子二南及大小雅周頌周公之所定也幽厲之後風雅俱變孔子於諸國之風則刪其淫邪者於公卿大夫之作則取其可爲訓戒者東遷之後王國列爲國風旣又得商頌魯頌等篇合周公之所定者爲三百篇秦火詩書同禍書最殘缺而詩獨無一篇之失者亦以其託於諷詠不徒載於竹帛故也然素絢唐棣貍首譽采先諸詩旣皆缺逸而已放之鄭聲乃反獲存其[redacted]諷[redacted]諸篇不知用之祀何鬼神享何賓客何[redacted]何禮義之可正劉歆言詩如出[redacted]不能獨盡其



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不足則以世俗之流傳管絃之[redacted]在者足之而不辨其非故變雅之中或有類於正雅之音而成王之頌且有康王以後之詩蓋今之國風雅頌非復孔子所刪之舊矣至於二南以關雎配鵲巢以葛覃配采蘩以卷耳配草蟲以樛木配江沱以螽斯配小星以桃夭配摽梅以兎罝配羔羊以芣苡配采蘋以漢廣配行露以汝墳配殷雷以麟趾配騶虞各十一篇整然相合其爲周公所定無疑若甘棠後人思召伯也何彼襛矣王風也野有死麕淫詩也此三詩乃皆列於二南然則雖二南亦非

復周公之所定者矣漢世言詩者四家魯詩起於申公而盛於韋賢齊詩起於轅固而盛於匡衡韓詩起於韓嬰而盛於王吉三家並立學官毛詩起於毛公最後顯（大毛公亨爲詁訓河間獻王 故之以小毛公萇爲博士）其後盛於徐敖而言毛詩者本之徐氏至平帝時始立學官四家之詩經同而說異後漢又興毛氏而立齊魯韓氏學至於馬融鄭衆鄭康成賈逵之徒乃皆發明毛公馬融賈逵鄭衆作傳鄭康成爲箋又爲譜圖於是毛氏學遂盛而三家淺微魏晉之時齊魯二詩廢絕韓詩雖存而益微今毛學與鄭氏箋譜並行世之言詩者非



毛鄭之學不學也初詩序自爲一編毛公始以分寘諸篇之首乃若詩人所命之題而詩之因序以作者經之本旨不復可考其序或以爲出於孔子及弟子之知詩者作或曰子夏作或曰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東漢儒林傳曰衛宏作毛詩序王肅曰子夏所序今之毛詩是也隋經籍志曰毛詩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韓愈又以爲詩序非子夏所著王安石則以爲詩人所自製或曰太史采詩之時已序其美刺之意於篇端自美刺而下意者講師之說或出於子夏或出於毛公與衛宏之徒非出一

人之手故其辭往往重復云唐以來儒者皆莫覺其爲失儒顧有覺之者然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足以洗千載之謬矣朱子集傳其訓詁亦用毛鄭而叶韻則本吳才老之說其釋諸經自謂於詩獨無遺憾朱子之傳行而毛鄭之說廢矣當時東萊呂氏有讀詩記最爲精密朱子實兼取之而朱子門人輔氏有童子問其說復多補朱傳之未備諸



春秋正經漢藝文志雖有之而自漢以來經文皆雜於左氏公羊穀梁三傳之中既明異同復有增損若遂信其爲聖人所修之文可不可也自今考之盟于蔑左氏以爲蔑而公羊穀梁以爲眛築郿左氏以爲郿而公羊穀梁以爲微會于厥愸左氏以爲厥愸而公羊穀梁以爲屈銀又如尹氏之爲君氏如雨之爲而雨其異同有如此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而左氏則不書左氏於獲麟之後復引經以至于六年仲尼卒而公羊穀梁則無之其增損有如此由是言之則正經之在三傳者皆不足信姑取其可信者則左氏爲優何也公羊穀梁皆以其傳釐于正經納經於傳中無所分別而左氏則經自爲經傳自爲傳至杜預乃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正

經之在左傳者猶爲可信也然而聖人筆削之本文後世亦不復見矣且漢世傳春秋者五家鄒氏無師夾氏無書既先亡而初立博士惟公羊宣帝世復立穀梁至平帝時乃立左氏三傳之有功於聖經固也然而其得失亦相半左氏詳於事公羊明於例穀梁精於義此其所爲得也左氏之誣公羊之亂穀梁之鑿此其所爲失也至其互相抵捂使聖人修經之旨因以不明則古今學者之通患也晉劉寔撰三傳條例劉兆則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取周官調人之義作春秋調人而氾毓又合三傳撰春秋釋疑章表微又



著三傳總例以通理經趣凡若此類不一而足至唐啖助趙匡陸淳始考三傳短長信經以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爲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言春秋者未之能過也宋世言春秋者亡慮數百家惟程子之傳有以明聖人經世之大法武夷胡氏之傳又於尊王賤霸內夏外夷恤患復讎之大義深致意焉他若泰山孫氏[redacted]氏專以書法論褒貶襄陵許氏永嘉陳氏專以書法論世變而清江劉氏傳權衡意林三書臨海葉以傳獻考三書尤爲精密皆卓然名家者也獨朱氏之論春秋有曰據事直書而善惡自

見於是爲得聖人修經之本心而前儒賞罰之說稍
寢濮鄉呂氏或問寶去其義今世學春秋者咸宗之
禮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儀禮者周公作三代聖人
法制之所存故孔子有學禮之言禮記有讀禮之文
禮記之作出自孔氏蓋孔子既沒七十二子之徒共
撰所聞爲記或錄舊禮之文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
體履或雜序得失乃儀禮之傳疏也秦焚書禮廢最
甚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以授瑕丘蕭奮奮授
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大戴德小戴聖是爲今文
鄭康成爲之注至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經



五十六卷於壁中一說出淹中淹中里名河間獻王得而上之
其字皆篆是爲古文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二戴及劉向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次字惟別錄爲優故鄭氏用之■餘三十九篇
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逸禮列之學
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唐初猶存而諸儒
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漢藝文志皆稱古經唐志乃始稱儀禮若禮記之見
於漢者其初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得二百餘篇號
大戴禮戴聖又刪爲四十六篇號小戴禮止四十三篇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故爲四十六篇馬融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總
四十九篇鄭康成爲之注今世所行者惟儀禮十七

篇小戴禮記四十九篇而大戴禮存者四十二篇不
大行初漢世言禮者咸於后蒼蒼有曲臺記故嘗立后
蒼禮博士及二戴出而禮尤備大戴以授徐良小戴
以授橋仁楊榮於是大戴有徐氏之學小戴有橋楊
之學而宣帝時大小戴皆立之學官成後漢諸儒如盧
植王肅孫炎馬融之流皆有功於禮而鄭氏爲盛矣
自晉宋至周隋傳禮學者爲多其爲義疏者南有賀
循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北有徐遵明李業興
李寶鼎侯聰熊安至唐魏徵以小戴綜彙不倫更作
類禮二十篇開元中詔元行沖與諸儒爲疏將立之



學官而張說沮之當時疏儀禮者賈公彥等疏禮記
者孔穎達諸儒也及宋諸子與東萊呂子商訂欲取
禮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儀禮者仍別
爲記不果晚乃作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綱分王
朝邦國等類而以禮記分隸於其間蓋未成之書而
喪祭二禮又其門人黃氏楊氏所續也近時吳氏澄
獨疑其經傳混殽爲朱子未定之稿於是重加纂次
以十七篇者並依鄭氏之第爲正經取戴記鄭注中
有經篇者離之爲逸經逸經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投壺奔喪也其二取之大戴記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也其三取之鄭氏注中霤禘于太廟王居明堂也
礼各有

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者合之爲傳十篇戴記中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乃周末漢初人作以釋經而戴氏收以入記正爲儀禮之傳乃依經禮篇次萃爲一編射義一篇述陳天子諸侯鄉大夫士之射釐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原父所補惟覲義闕取大戴記朝事一篇以當之共爲十篇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十各有傳矣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其外仍以歸諸戴氏之記小戴記存者三十六篇亦重加序次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十有一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小記服問間傳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問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二篇明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一類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馴則以終之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去其重復名之曰朱氏記與二戴記爲三焉

周禮周公作或謂之周官蓋即其設位言之則曰周官即其制作言之則曰周禮也自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典籍而秦用商君其政與周官相反始皇疾惡焚燒之獨悉漢興高堂生首言儀禮而周禮之出最後孝武帝時河間獻王得而獻之入于秘府或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于武帝當世儒者莫得見爲成帝時劉歆校理秘書見之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始得列序著于錄略而五官皆有殘缺冬官又亡乃以



考工記足之或曰司空官屬錯散於五官之中實未嘗亡俞庭■有復古編於五官中摘其羨者以補冬官而別去考工記考工記者前世能識古制者所作也王莽時歆取以足之厥後杜子春賈徽及子逵鄭興及子衆與馬融等皆傳周禮爲之訓詁而鄭康成爲之注然自周禮之出當世儒者多疑之林碩以爲末世瀆亂不經之書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獨康成知爲聖法作論難以排衆說故周禮之出始於劉歆而成於康成也魏晉以來干寶王邵之徒有爲義疏者有爲論評者以及禮帖禮鈔之類莫可勝數至唐賈公彥撰疏五十卷今惟鄭注賈疏行焉然自周禮之出當世云云至文中子云云今即其書考之其中謬亦有可疑者六鄉六遂共十五萬家官吏乃至二萬三千人十五萬家之所入幾何而足以給二萬三千之官吏乎以地官計之公卿大夫士通用三十萬人而府史胥徒又所不預則其衆多又益甚焉至若太史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之貳宜屬天官乃屬之春官大小行人司儀掌客宜屬春官乃屬之秋官宰夫掌臣民之復逆矣則大僕小臣御僕之掌復逆宜屬天官而乃屬夏官宰夫掌治朝之位矣則司士正朝儀之位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地官掌邦畿之

事造都邑建社稷設封疆既悉掌之而掌固掌疆又
險候人又見於夏官天官掌財賦之事自太府至掌
皮既悉領之而泉府廩人倉人又見於地官若此等
類未易悉數此其官職之煩冗殺雜實爲可疑學者
詳之而已至文中子乃謂如有用我執此以往而唐
太宗謂爲眞聖作宋横渠張子又極尊信而王荊公
且推行之獨五峰胡氏則深所擯抑朱子益嘗折衷
其說由周公立下規模未及用也趙汝騰氏又謂惟
王建國以爲民極數語乃周公作各後所爲然不可
考矣若程子所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



官之法度則推本而論之者也

中庸古有二篇見漢藝文志而在禮記中者一篇而
已朱子爲章句因其一篇者分爲三十三章而古所
謂二篇者後世不可見矣今宜因朱子所定以第一
章至第二十章爲上篇以第二十一章至三十三章
爲下篇上篇以中庸爲綱領其下諸章推言智仁勇
皆以明中庸之義也下篇以誠明爲綱領其後諸章
詳言天道人道皆以著誠明之道也如是則旣下失
古今之體又不悖朱子之旨魯齋王氏蓋主此論

大學在禮記中通爲一篇朱子始分爲經傳以明德
新民止善爲三綱領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爲八條目可謂規模宏大工夫詳密
矣惟其間格物致知傳朱子以爲亾而補之旨意固
已完矣然亦孰知其未嘗亾也今即其書求之有曰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
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
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謂知本子曰聽訟吾猶
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十七言者足爲格物致
知一傳益錯簡在他所則爲美語而取以爲傳則極



其精切朱子勇於排而不勇於移何耶且三綱領八
條目之外安有所謂本末乃別爲之傳耶董丞相槐
及車玉峰氏葉西澗氏皆有論以辨其非是使朱子
復生將必以其言爲然也

緯書漢儒以爲孔子所演七經之緯凡三十六篇易
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
緯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推度
災紀歷樞含神霧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
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春秋
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

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訓一卜五篇又太平御覽有論語摘輔象撰考讖命後期孔稽命徵春秋命曆序孝經左方契威嬉拒
及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與七緯各八
十一篇而尚書中候論語讖又不與焉大抵緯書之
說以謂孔子旣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
稽同其意故別立緯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漢哀平
之世蓋夏賀良之徒爲之以爲有經則有緯故曰緯
書其言誕謾詭譎不可致詰是時王莽好符命將以
此濟其簒逆而公孫述效之至光武亦以赤伏自累
篤好而推崇焉當世儒者習爲內學賈逵以此論左



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樂大儒如鄭玄輩專以讖言
經而何休之徒又不足言矣然桓譚張衡力非之
而不能回也先是孔安國毛公以來皆相承以爲訓
安亂中廬之典因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
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而世儒惑於讖緯反非毀之
至魏王肅推引古學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
稍立而讖緯之學浸微迨宋大明中始禁讖緯之書
及隋末遣使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悉焚之以
來其學遂熄矣然考之唐志猶存九部四十八卷而
孔穎達作九經正義往往援引緯書之說宋歐陽公

嘗欲刪而去之以絕僞妄使學者不爲其所亂惑然
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迨鶴山魏氏作九經要義
始加黜削而其言絕焉今易緯乾鑿度猶存
佛氏之學其未入中國也世尊大弟子阿難陀多聞
總持有大智慧結集世尊所說爲修多羅藏而諸尊
者或後或先各闡化源優波羅集爲四部律謂之毗
尼金剛薩埵於毗盧遮那前親授瑜珈五部謂之秘
密章句無著天親頻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相與造
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毗羅
之法弘其綱要謂之中觀論藏燉煌杜法順深入華嚴



不思議境大宣玄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此其大略也
自漢永平十二年佛法始入中國厥後離爲異宗曰教
曰禪曰律凡三焉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
至洛陽曇無德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
律師道宣作疏以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爲南山之
宗薩埵以授龍猛龍猛以授龍智龍智授金剛智唐開元
中智來中國大建曼荼羅法事大智道氤大慧一
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是爲瑜珈之宗唐貞觀三
年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陀寺因授
唯識宗旨以歸授窺基基乃綱羅舊說廣製疏論是

爲慈恩之宗梁陳之間北齊惠聞因讀中觀論悟旨
遂遙禮龍勝爲師開空假中三觀止觀法門以法華
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師智顗顗說乃大備顗授
灌頂頂授智威智威授惠威惠威授玄朗玄朗授湛
然是爲天台之宗隋末順以法界觀授智儼儼授賢
首法藏至清涼國統國師澄觀追宗其學著華嚴疏
論數百萬言圭峰宗密繼之而其化廣被是爲賢首
之宗瑜珈久亡南山亦僅存其行於今者唯慈恩天
台賢首而天台爲尤盛此則世之所謂教也世尊大
法自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摩乃弘教外別傳之



旨謂不立文字可以見性而成佛達摩傳慧可可傳
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曹溪大鑒禪師慧能
而其法始盛能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閫奧讓
傳道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爲懷海海傳希運運
傳臨濟慧照大師義玄玄立三玄門以策勵學徒是
爲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爲潙潙山大圓禪師靈祐祐傳
仰山智通大師慧寂父子唱和微妙玄機不可湊泊
是爲潙仰之宗思傳希遷遷之學湖南宗之其傳爲
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存存傳雲門匡眞
大師文偃偃之語言如青天震雷聞者掩耳是爲雲

門之宗玄沙師備實偃之同門友其傳爲桂琛琛傳
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唱明宗旨而迥然
獨立不涉凡情是爲法眼之宗遷之旁出爲藥山惟
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漏傳曇晟晟傳
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曹山元證大師本寂而復
大振是爲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壽流入高句驪
仰山三傳至芭蕉徹石晉開運中亦亡而繼雲門曹
洞雖僅存然不絕如綫惟臨濟一宗大用大機震蕩
無際久盛於今此則世之所謂禪也律學均以南山
爲宗眞悟智圓律師允堪著會正記等文實出六十



家釋義之外是爲會正之宗至大智律師元照復別
以法華開顯圓意作資持記乃與會正之說不能有
同是爲資持之宗二宗今雖並存而學者多遵資持
之教此則世之所謂律也大抵佛之爲道本無二門
自去聖既遠源遠而流益分於是師異指殊各建戶
庭互相矛盾禪則譏教爲滯於名相教則譏禪爲溺
於空寂若律之爲用雖禪教所共持而取舍各不同
至於爲教禪之學者又各立異以取勝一彼一此不
相出入自教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則分四教賢
首則又爲五教自禪宗言之慧能與神秀同受法於

弘忍能則爲頓宗秀則爲漸宗道一神會同出於能
道一則密契心印神會則復於知解其不同如此至
若天台教宗之一也而四明知禮孤山智圓性善性
惡之說如氷炭之不相投臨濟擢宗之一也而或以
棒或以喝至横川拱則復以偈其示人之要如枘
鑿之不相合支派乖錯論說紛紜殆不得而悉數
老子之道本於清靜無爲以無爲爲體以無爲而無
不爲爲用道德經五千餘言其要旨不越是矣先漢
以來文帝之爲君曹參之爲臣常用其道以爲治而
民以寧一則其道固可措之國家天下者也自其學



一變而爲神仙方技之術再變而爲米巫祭酒之教
乃遂流爲異端矣然而神仙方技之術又有二焉曰
鍊養也曰服食也此二者今全眞之教是矣米巫祭
酒之教亦有二焉曰符籙也曰科教也此二者今正
一之教是矣煉養之事黃帝之書雖頗及之而皆後
人依倣而託之者及赤松子魏伯陽者出實始爲之
宗至於盧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又變煉養爲服食
其爲術愈偏矣符籙之事黃老之書所未嘗道張道
陵寇謙之等實創爲其法及杜光庭與林靈素輩則
又發符籙爲經典科教其爲事益陋矣然嘗論之煉

養之說歐陽子嘗刪正黃庭經朱子嘗攷注參同契
二公大儒皆不以其說爲非山林獨善之士用以養
生全年固未爲得罪於明教科教之說鄙陋不經庸
黃冠資是爲逐食之具爲世患蠹亦未甚鉅也獨服
食符籙二說本邪僻繆妄而凡惑之者鮮不罹禍孽
大李少君于吉張津之流以此殺身柳泌趙歸眞之
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僇張角孫恩呂用之輩遂
以此敗人天下國家而不顧矣今也鍊養服食其術
其傳而全眞之教兼而用之全眞之名昉於金世有
南北二宗之分南宗先性北宗先命近時又有眞大



道教有七祖康禪之教其說又自相乖異至於符籙
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
天師宗師分掌南北教事而江南龍虎閤皂茅山三
宗符籙又各不同先儒有云道家之說雜而多端其
信然矣又謂其書皆昉於漢桓帝之時今其經典以
爲天師永壽年間受於老君是也世傳太平經最古
且多今不復存然其所言與國廣嗣之術殆不過房
中郄奕之談若大同等經大率六朝以來文士之所
造雖文采可觀而往往淺陋無甚高論朱子謂佛學
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兆其

說以求之道家之本末可論矣
堪輿家之說原於古陰陽家者流古人建都邑立家室固未有不擇地者而擇地以葬其術則本於晉郭璞所著葬書二十篇多後人增以謬妄之說蔡元定嘗去其十二而存其八後世言地理之術者此其祖矣自近世大儒考亭朱子以及蔡氏莫不尊信其術以謂奪神功回天命致力於人力之所不及莫此爲驗是固有不可廢者矣後世之爲其術者分爲二宗一曰宗廟之法始於閩中其源甚遠至宋王伋乃大行其爲說主於星卦陽山陽向陰山陰向不相乖錯



純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尅之理其學浙閩傳之而今用之者甚鮮一曰江西之法肇於贛人楊筠松曾文辿及賴大有謝世南輩尤精其學其爲說主於形勢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專指龍穴沙水之相配而他拘忌在所不論其學盛行於今大江以南無不遵之者二宗之說雖不能相同然皆本於郭氏者也業其術者參其異而會其同斯得之矣
醫家之書自內經而下藏於有司者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而後出雜著者不與焉內經謂爲黃帝之書雖先秦之士依倣而託之其言質奧而義弘深實醫家之宗旨殆猶吾儒之六經乎秦越人八十一難經與作益舉黃帝岐伯之要旨而推明之亞於內經者也漢張仲景本內經難經之旨著金匱玉函經及傷寒諸論其論六氣之所傷最爲詳備晉王叔和纂岐伯華佗等書爲脉經敘陰陽內外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條陳十二經洎三焦五藏六腑之病最爲精密二氏之書誠千古不刊之典也厥後巢元方著病源候論王砅撰天元玉策要皆有所祖述然元方言風寒二濕而不著濕熱之說砅推五運六氣之變而患在滯而不通此其失也至



唐孫思邈出以絕人之識爲濟物之仁其列千金方翼所以發前古啓後學有功於醫道深矣當時王燾有外臺秘要所言方論符證尤爲甚詳然謂鍼能殺生人而不能起死人則一偏之論也及宋錢乙龐安時許叔微迭興龐則囿於準繩尺寸之中許則務在出奇而應變其術皆本於仲景惟錢深造仲景之閫奧建爲五藏之方各隨所宜用謂肝有相火則有瀉而無補腎爲真水則有補而無瀉可謂啓內經之秘惜其遺書散亡出於閻孝忠之所集者非乙之本眞也若大觀間陳師文裴元宗輩所製二百九十七方

則欲以一定之方而應無窮之病識者固知其昧於變通之道矣金氏之有中原也張潔古劉守眞張子和李明之四人者作醫道於是乎中興潔古方新病不能相値治疾一切不以方故其書不傳其學則明之深得之明之推內外二傷尤先於治脾土其爲法專於補其所著脾胃論誠根本之言也子和以吐汗下三發風寒暑濕火燥六門爲醫之關鍵其劑多峻厲其爲法主於攻守眞論風火之病以內經病機氣宜十九條者爲病原式曲盡精微其治法則與子和相出入者也張氏一再傳其後無聞李氏弟子多在中州獨劉氏傳之荊山浮圖師師至江南傳之宋中人羅知悌而南方之醫皆宗之矣及近時天下之言醫者非劉氏之學弗道也劉李之法雖攻補不同會而通之隨證而用之不存其有乎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二十

王忠文公集第廿卷

武英殿於十一月廿三日發出

分校處於　月　日發出

十五頁於　月　日收到寫本於

校說

覆校處於　月　日收於　月　日覆校畢交

此卷計二萬八千六百六十九字

是頁共改過二十六　萬四千二百一十二字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鄱陽三臺劉傑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 傳

義烏宋先達小傳 宗澤 康植 徐徽 朱元龍

宗澤字汝霖母夢雷電紅光下燭寤而生澤自幼有大志元祐六年登進士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皆有能名改知掖縣差通判登州作遺士得倖用事者子祠而歸復坐削奪羈置鎮江尋監鎮江酒稅靖康元年朝廷議遣使與金人講和用薦者假宗



正少卿充和議使澤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衆謂澤方剛難合必不能屈且徒死無補不若付以州郡一要郡除直秘閣知磁州從羸卒十餘人倍道之官至則治城池修器械募諸路義敢勇為必守計且條其邊防要策聞上上嘉之除秘閣修撰河北義兵都總管會康王以使金過磁澤力止之朝廷因命為兵馬大元帥澤副元帥加集英殿修撰高宗承制復加徽猷閣待制凡與金兵十數戰皆有功方進兵臨條而京城不守矣金人擄徽欽二宗北行澤即引兵趨滑州入大名將徑渡河據其歸路邀還之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即欲先行誅討乃還軍衛南且上書高宗勸進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即位南京趣詣行在所入對涕淚沾臆陳興復大計踰千言且曰願陛下一怒以安天之民臣雖駑怯當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家志願足矣高宗壯其言擢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改知青州改知開封府尋遷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府尹訓辭曰雖蕭何之守關中寇恂之徇河內以御比迹於古有光澤素蓄忠義至是益自感奮招集四方義士得百餘萬復有河北山寨效順者數十萬來聽節制京城



內外所屯兵實百八十萬方赴日大舉渡河而遽屬疾諸將入問狀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政以二聖蒙塵至此汝等能殲滅強虜吾死何恨衆皆洒泣同聲應曰敢不盡力翌日遂薨臨終唯呼渡河者三二年七月也時高宗南渡已久至是有旨除澤門下侍郎御營副使命未下而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賜謚忠簡始澤身任中原之事既修復京城力請回鑾疏凡二十四上而黃潛善汪伯彥從中沮之以致憂憤成疾澤既薨數日間民人散去者十五六議者謂其子穎嘗居戎幕得將士心宜用以竟父功於是

[illegible]巳州杜充爲留守乃以[illegible]秘閣留守[illegible]
[illegible]散而歸所集義士悉散去而中原不守矣[illegible]
兵部郎中
[illegible]高宗之南渡也中原之事一委於忠簡[illegible]及宗[illegible]
起復[illegible]高宗乃[illegible]有北還意忠簡以中原[illegible]所[illegible]固
請以[illegible]王[illegible]為兵馬大元帥[illegible]者[illegible]宗[illegible]也
[illegible]彥[illegible]其有與[illegible]門下之命[illegible]
作[illegible]實奪之[illegible]家傳國史皆不書其[illegible]
嗚呼[illegible]宗之[illegible]於中原固不足論使[illegible]
則[illegible]社稷長[illegible]寶嘉賴之矣然[illegible]



康[illegible]天[illegible]
徐[illegible]字[illegible]淳熙十四年進士調主簿[illegible]
[illegible]之門歷紹興[illegible]以[illegible]和
我[illegible]臣之首[illegible]言[illegible]以立[illegible]時[illegible]能
[illegible]七年由嚴州[illegible]主[illegible]工部架
閣[illegible]國子錄召試館職[illegible]秘書正字[illegible]校書郎
[illegible]外知和州從知安[illegible]府十一年[illegible]提舉江南東路
常平茶鹽事上書[illegible]朝廷所以請詔大臣以正己
之道[illegible]人憂家之[illegible]致安於已危[illegible]治於
將亂[illegible]相史彌遠怒令言者劾罷之久之[illegible]宗[illegible]

禮部侍郎真德秀奏亮直敢言如徐僑者願寘之
地而彌遠猶在相位不報葛參政洪喬丞相行簡
在侍從代爲請祠迄不受祿遂引年告老紹定六年
朝廷更化收用老成落致仕除直寶謨閣江東提刑
[illegible]除秘書少監改太常少卿[illegible]年始造朝入見
[illegible]千言大略謂君心正則朝廷正以至百官萬
民莫敢不正矣除兼侍講尋兼權國子祭酒勸講之
[illegible]數開陳文定大義遂復皇子竑爵且建言子思宜
配享孔子二程子宜列從祀王安石宜廢勿祀趙汝
愚宜配享寧宗後皆施行以論王檝奉使狀與時宰



論不合力求去除工部侍郎求去益切陞集英殿修
撰提舉[illegible]觀兼侍讀僑奏領祠[illegible]乃體貌重臣
之殊禮[illegible]不敢當遂以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
國宮[illegible]比上[illegible]待制乃復除集英殿修
撰與其二京宫固辭命下如所請而疾以革卒年七
十有八詔以[illegible]謨閣待制致仕
諡曰文清初僑之[illegible]學於東萊呂成公而僑
師事朱子朱子每語人曰崇甫明白剛直士也因俾
以毅名齋朱子之學詘於慶元及伸於端平僑與[illegible]
正業味道實發之[illegible]在人君前論學則曰在正心[illegible]

治則曰在知人其教學者以命性心中誠仁爲窮理
之要九思九容爲主敬之本平日奉身苦約人不堪
其貧嘗入對衣弊甚上問曰卿何貧甚耶對曰臣不
貧陛下乃貧耳陛下國本未建彊宇日蹙權倖用事
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
民困于橫斂軍怨于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
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理宗爲改
容優納焉其所著有讀易記三卷讀詩紀詠一卷雜
說一卷文集若干卷門人曰宋元龍康植
宋元龍字景雲嘉定十六年進士歷溫州平陽池州



青陽兩縣尉調饒州司理參軍德興令誣其民董氏
五兄弟溺死縣卒具獄上力辨其非辜其兄弟得不
死後皆爲名進士屯所平反者甚衆嘉熙元年以處
州縉雲縣令治最擢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尋除宗
正簿陞宗正丞兼權左司郎官京局官或挾權貴勢
求舉牘輒斥之曰舉牘可以勢取耶中官有求封贈
者力持不可宰臣傳上旨令改擬對曰吾職可罷擬
確可改也宗室有圩田之訟衆莫敢决元龍毅然決
之時方括兩淮浮鹽致書執政以謂朝廷行商賈之
事廟堂踵諸閫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鹽自今始下

司又兩上封事言自宮掖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可
痛哭流涕於是史嵩之入相疾其直言遂以斥去差
知衢信二州皆旋予祠改知台州以憂不上既而鄭
清之再入相清之尤素惡其剛直遂以朝奉大夫致
仕家居十年乃卒元龍早受業於僑既又從四明袁
正獻公燮遊燮象山陸氏門人也故元龍之學得朱
陸之異而會其同有文集若干卷子幼學用蔭入仕
爲臨安府觀察推官能世其家業
康植字子厚父曰仲穎字嘉之淳熙十四年進士復
試中教官仕爲尚書吏部郎中泄官以清白稱植用



世科登嘉定七年進士第授奉化縣主簿三遷爲差
安軍節度掌書記與制置使史嵩之不協對移江陵
酒官未幾除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改通直郎
論對言事抗直忤喬丞相行簡意差通判廣德軍救
荒有法陞知本軍以治最聞召知大宗正丞遷兵部
郎官除浙西提點刑獄公事劾奏平江守臣史宅之
治郡無狀嵩之宅之兄也時爲丞相并連及之其言
以謂宅之不思掩前人之衍專務聚斂以事貢獻是
以小忠而成其大奸也嵩之不知而使之不智知而
使之不仁其上罔陛下又不忠之大者也羣臣明知

□□而不言皆逆探陛下之意而不敢嬰其鋒者是
之惡亦不忠之徒也疏入理宗震怒欲重罪之杜
丞相範時在樞府爲之極諫謂寧臣言事旣不中又
加之罪如天下公議何理宗尋悟乃從之除與而
植提刑福建改知寧國府兼權江南東路提舉茶鹽
義倉奏免和糴行經界法除都官郎中出知吉州改
福建路轉運判官兼權建寧府賑水菑捄鹽弊政悉
太學外觀奏事卒于建谿驛積階朝奉郎其在廣德
時取大學語名其齋曰誠求仲穎與僑爲同年植以
故早師事之師門中獨植從游最久與同邑祕書丞



王世傑皆號稱高弟焉

贊曰文清則學行純篤風節高峻誠可謂道學之宗
師矣朱子之傳得中州者黃幹氏而浙東爲文清然
黃幹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爲王柏氏皆文清同郡人
而皆隱德不仕文清之傳如元龍植則皆起科第躋
政路故著於大節表表如是焉于柏氏稱植操尚之
堅風力之勁有文清之遺風嗚呼寧獨植而已哉

王安國小傳

王安國字靖翁婺之東陽人也倜儻有志畧喜讀孫
吳書以門功授成忠郎當入官於是宋祚將傾知守

才無所可用[illegible]治也之
哉則閉門隱居以教子至元十二年以兵南[illegible]
納土而人心猶危疑未解安國以策干大帥高[illegible]
陳招徠之計與與語意合即署爲東陽[illegible]
一縣能布威立信以馭其民明年爲民[illegible]
山陰許扣捉爲亂殺浙東宣慰使陳天祐新昌[illegible]
省左丞史弼領兵討之安國詣軍前告以方略親入
賊窟以討誘之手縛其渠魁以獻弼喜曰使吾兵不
血刃而獲賊者爾力也遂置麾下將爲用之以與老
而固辭二十六年寧海妖賊楊鎮龍及玉山境[illegible]



海[illegible]巢穴安吉[illegible]據安[illegible]見其勢
[illegible]無能爲世[illegible]
義[illegible]未幾與官軍[illegible]潰而[illegible]遂就擒安[illegible]
爲人謹厚寔然[illegible]官而杜[illegible]之言
是宜自其爲尉鄉間賴以安靖者二十年民[illegible]
有祠其像于家者二子參悉皆以經學傳其家
爲寓王禕曰安國六世祖豪在宋宣和間能[illegible]
捍鄉井以功補忠翊郎其大父𨔟恕舉進士科守[illegible]
[illegible]之際江上事急制置[illegible]
史若安國者可謂能世其[illegible]之矣

得其銘而遂州事業[illegible]國之事其可
少槩見乎故予私著之以[illegible]
吾丘子行傳
吾丘子行者名衍太末人也其先衢宋太學生[illegible]
[illegible]家錢唐至子行比三世子行嗜古學通經史百
家言工於篆籀其精妙不在秦唐二李下而於音律
尤精然性放曠不事檢束[illegible]左目左足跛而風度[illegible]
[illegible]籍一言一笑皆可喜[illegible]簫或弄鐵如意
[illegible]援筆製字旁若無人每以邪忠恕自比自號貞白
居士儀居陋巷中教生徒常數十人未成童者坐之
樓下[illegible]賓客談笑[illegible]鄉舍而樓上下之徒[illegible]肅然遠
[illegible]人謁子行必款門候謁非其意斥弗與見或從
[illegible]與語常爲[illegible]戎與爲[illegible]笑之弗下樓也東
平徐公子方海內大老也持部使者節浙西所蓄古
器物款識多莫能辨咸以爲非子行無能知者徐公
[illegible]命駕訪子行子行爲一一鑒定之徐公未嘗不嘆
服其精敏於是人皆謂徐公能下士而子行非畏[illegible]
傲世者矣子行爲詩不絶守法律而善著書所著[illegible]
周官要略聽玄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詞譜重正[illegible]
[illegible]史穚杌晉文春秋道書援神契說文續解[illegible]
石音釋學古編其修詞立論皆識見超詣人所弗及
故用是自負藐視一世其所稱許者惟錢唐仇仁近
永康胡汲仲穆仲三人於他詩人文士悉少許可動
加譏刺不顧人喜怒不知者不堪其[illegible]侮知者以其
乎滑稽不卹也初子行年四十未娶買[illegible]爲妾
不久即[illegible]死且父人或誣告子行妾嘗爲已妻有司
逮妾母而妾母已再適人居他州及來死子行所又
逮妾母後夫後夫來復舍子行而坐僞鈔事覺竟連
子行知情子行懼走訪仁近仁近早出則留詩以
去遂莫知所之後三月吳人[illegible]天隱以六壬占之得
亥子丑其辭曰歲子月巳旬寅斯首亥實木鄉巳基
在丑惟子與丑無祿殞寂墓非其藏死沉江湖是生
戊辰土爲宰制土弗[illegible]家絶身棄此其骨污淵泥
九十日矣茶與所留詩語合乃知子行已投水死其
弟子爲招魂以葬而汲仲爲之銘
爲說者曰篆籀之學至宋季[illegible]廢矣國朝以來子
行始倡其說以復于古而吳興趙文敏公寶和之其
學乃大明子行可謂博雅之士哉子行既歿得其學
以名世者宛丘趙子期濮陽吳孟思子期仕至執政
而孟思今猶布云

## 禹烈婦傳

烈婦禹氏淑靜守素清會稽人也生五歲從父宦居錢唐性聰睿授以古文日誦數百言稍長習書記凡文字過目輒不忘一日忽自警曰此非女子所宜先也乃潛心女紅之事咸精其能父母鍾愛之不肯與凡子年二十二擇婿得四明吳守正有文學爲時名士即以歸之烈婦生處華靡及歸吳氏能不厭儒素益自恭巽事舅姑以孝閫治家井井有條善慮事多德中無鉅細必咨稟其夫乃行嘗謂人曰婦人雖聰明然聞見有限其可自用乎平居不妄談笑與人言



必由於禮義女婦或有行汙不自飭者雖貴戚不與見雖見不與言或譏其不究物則對曰人其身而禽獸其行吾方爲之羞尚能與之語乎其一言一行皆足以範世範俗大抵此類姻黨莫不敬憚之稱爲女婦中丈夫也至正壬辰秋七月錢唐陷于賊禹氏居殆盡艱難備嘗得脫虎口移家崇德之石門丙申夏五月賊陷崇德携三女泛舟避兵謂之曰世亂如此而吾家貧力殫苟藉祖宗蔭庇庶幾有濟倘有不測吾與汝輩唯有死耳慎勿受人汚也明日賊至尚軍縱兵大掠倉卒備不能遠同舟十數人悉爲所虜

烈婦乃抱八歲幼女投水死日暮其夫往覓所在水上得幼女屍即其旁求之烈婦屍挺然立水中於是得年四十有五矣

贊曰烈非[illegible]婦人之常以烈稱婦人誠婦人之不幸歟予[illegible]烈婦宅心制身平日毅然以貞潔自許及遭變故輒視死如歸雖曰死得其所謂之不幸非歟嗚呼自兵興以來五六年間天下之擾攘甚矣男女失身不得所死者蓋不可勝道抑禹氏之得以烈稱爲不幸可不可歟

## 孝定伯夷傳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始墨胎氏父曰初字子朝[illegible]伯夷[illegible]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于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illegible]亂世不爲

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絜吾行[illegible]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太史公曰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



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illegible]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由是觀之悲耶非耶[illegible]

[illegible]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illegible]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illegible]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illegible]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



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illegible]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illegible]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illegible]世而名不稱焉伯夷叔齊雖[illegible]篤學附驥尾而行[illegible]類名堙滅而不稱[illegible]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illegible]

以後義名之不著[illegible]名彰顯[illegible]也
太史公伯夷得自漢以來論者莫不稱其文章之
[illegible]尚橥一辭無異議者以予論之則有不然還
[illegible]體制宜正其列傳之體必首著名氏鄉里
[illegible]序行治功烈之始終而其末論贊之辭則
[illegible]太史公曰云云以補所未備之事發所不盡
之意觀乎其他管晏申韓孫吳等傳皆然獨
伯夷傳首述載籍博考等語次述太史公曰余登
箕山等語又始及夷齊之事而遂以天道無親等
語終之辭意不倫體制乖舛意者必有錯簡而後



世承訛襲謬不以為非也司馬貞索隱[illegible]
義不過隨文生意曲為詳解予切病之因[illegible]
其指意易置其文辭之先後而訂定之間[illegible]
古說補其一二而頗加更刪庶幾其體正[illegible]
讀而習之者有所取法也或曰太史公之文至矣
後學顧乃妄議而竄更之不已僭乎曰非也昔
之考定是傳也實因其本文[illegible]
[illegible]一辭哉[illegible]
經而在先儒悉[illegible]更改則予於是而考定[illegible]
以成其美也[illegible]況乎史記本不[illegible]

故諸少卿小司馬氏輒為之補[illegible]以備[illegible]子則
於二人也其又將何尤庸志諸傳後以俟覽者詳
焉

## 宋太史傳

太史者名濂字[illegible]之金華人也[illegible]有諱憲
[illegible]官大理丞[illegible]弟子眾至數千人居[illegible]德間
[illegible]京兆[illegible]與史[illegible]四世[illegible]榮者私謚文通先生
[illegible]尚書[illegible]秋有才而不仕[illegible]周廣順中[illegible]義烏隱
[illegible]巖釜山又七世至[illegible]初有諱禎[illegible]遷金華
其地曰潛溪又[illegible]世乃[illegible]景濂[illegible]其父[illegible]而上世為



[illegible]儒雖隱約鄉里間不顯著而詩書之澤被於人者
多矣景濂在娠僅七月為[illegible]苦多疾甫六歲即
[illegible]讀古文書過目輒成[illegible]歌有奇語[illegible]
[illegible]人異之呼為神童年十五[illegible]人有[illegible]
[illegible]其父曰是子天分[illegible]即[illegible]
乃携之入城府稗受業[illegible]先生習易[illegible]春
秋通為舉子業課試[illegible]諸生右[illegible]友胡君翰曰
舉子業不足為學濂[illegible]古文[illegible]
從吳萊先生學吳先生[illegible]經史[illegible]何景[illegible]
學之悉得其蘊奧及之文章之名[illegible]開矣景[illegible]

為文初若不經思而用意極精密浩浩乎莫闚其際源源乎不知其所窮洋洋乎不見其有所不足也當是時鄉先生翰林待制柳公貫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溍皆大儒天下所師仰景濂又各及其門執弟子禮而此兩公者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為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以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景濂所為文多經二公所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莆田陳君



旅知言士也為之序曰柳公之文龐蔚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圓密切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不亂景濂之文其辭韻沈鬱類柳公體裁簡嚴類黃公大哉文乎其不可無淵源乎蓋以景濂為能兼二公之所長矣翰林學士承旨廬陵歐陽公玄於二公為行輩嘗評景濂文氣韻之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騫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卣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霽終南眾皺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眾長識邁千

[illegible]斯其[illegible]所[illegible]許如此[illegible][illegible]世而景濂[illegible]起以文[illegible]名海內至正中用大臣薦擢將仕佐郎翰林國史[illegible]編修[illegible]自[illegible]氏此儒者之特選[illegible]不[illegible]不[illegible]就會世亂益韜閟不[illegible]著書成二十四篇曰龍門子凝道[illegible]新[illegible]等書皆傳于[illegible]初宗[illegible]文公亦[illegible]成公並時而[illegible]以斯[illegible]之邦而其學不[illegible]傳朱氏[illegible]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



[illegible]學之世適景濂既聞因許氏[illegible]氏之傳且墜[illegible]思繼其絕[illegible]之說者又足以知其志之所存[illegible]之[illegible]往者益重矣景濂於天下之[illegible]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illegible]研究用其義趣製為經[illegible]苦中無辯也嘗因劉君基謂[illegible]奴百氏[illegible]之餘攻老佛語以資嬉劇[illegible]閎而茹[illegible]汀耳景濂[illegible]貌豐厚[illegible]短視舉丈之外不[illegible]人而[illegible]月下

可以酌也作詠歌不喜宰盛飾賓客不至則永日不
冠或科跣坐徜徉梅花間索笑竟日或獨卧長林下
看晴雪隨松頂雲出沒殺扉悶悠然以自樂世俗生
產作業之事皆不暇顧而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
婦間盡其道與人交任真無鈎距視人世百爲變態
捭闔設若不知知之亦弗與較縱爲人所負不復啟
而人亦無忍欺之者用是咸稱爲有德之君子景濂
所爲文別有蘿山吟藁三卷潜溪内外集三十卷又
有浦陽人物記二卷或謂可比五代史云
義烏王褘曰世稱太史公司馬遷好游南上會稽浮



於沅湘北涉汶泗以求楚之遺迹半天下其文雄深皆
徒吾聞遷有奇氣以游故也吾觀宋太史以文章擅
名今世其才氣殆過無古人使其生遷時與之相頡
頏不知其孰爲先後矣而其足迹未嘗踰鄉里豈世
之稱遷者固不足信耶遷生龍門而景濂亦著書東
門山其所著書與遷尚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以
成一家之言何異然遷謂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
孔子後至其身亦五百歲有待太重亦見其不知言
矣若景濂立言謙謙爲未始以自高此又其所以
賢耶

劉壽孫傳

劉壽孫字長吾茶陵人宋丞相沆之十四世孫器貌
琛宏有文學後至元丙子游京師以民間俊秀用薦
者得自入國子爲弟子員積分及貢等至正戊子會
試下第以例考常寧州儒學正壬辰天下兵起紅巾
亂湖南常寧陷州長弍皆棄城逃壽孫獨不去因集
民兵六百餘人爲計克復其州治就以民兵守之總兵
者嘉其功以壽孫爲陞知其州事未報其年冬壺
同洞猺乘變作亂於是常寧以糧匱援絶城復陷壽孫
乃率其所聚退保泥江原結寨以爲固已而紅巾有



羅罕者復來攻其寨壽孫力與戰以衆寡不敵見執
羅罕有女甲欲聚之使紹之曰子吾女者免若死且
以厚相遇即不子死不可免也後女終爲我有若其
國之壽孫大罵曰賊狗奴我天子諸生受國名爵義
當死報國死吾所也寧死以女子賊求活耶我死即
吾女爲賊有豈復能以爲賊留之者五日日以甘言誘
之壽孫不爲詘絶不飲食而罵聲不絶口遂遇害賊
黨有義之者以棺瘞之州西門沙上賊既退發棺重
斂之以葬顏面猶如生湖廣省臣及部使者皆具其
死事以聞壽孫有同母兄明孫字存吾至順庚午

仕錫寧國路總管府推官至正乙未長槍陷寧
國執節死之
史官王禕曰嗚呼元之有國餘百年其仕宦之入人
亦深矣及其亡也服節死義者雖往往而有然乎未
嘗多見若豈余之聞見不廣歟抑死者人之所甚愛
而入習遂不古若故其能以忠義自許者尤爲難歟余
頃秉
筆修元史於凡以死徇國者必謹書之所以激扶人
紀也當時得眪孫死事既已登載而有司不復以蕉
孫事來上使其傳闕焉何世之不樂成人之善者類
如是歟蕉孫之子穎方以學行用世爲余道其父事
甚悉余因惜之因爲著之于篇以補史之闕文



陳孝婦傳

陳孝婦者徐氏女也世爲明州象山縣人也資性淑慧父
母甚愛之擇所宜婿得同里陳氏子曰汝楫貧長而
好學遂以妻之孝婦既婦陳氏逮事其舅姑甚婦道
大德丁未歲大侵人相食孝婦盡出奩具以易粟擇
其精鑿者炊爲餐而自食其糲以率群下或采菰根
蔬葉以取給未嘗使舅姑知之厥後舅姑相繼歿故
未葬停柩于家一日隣舍火發勢熾將逮[illegible]
孝婦[illegible]以身伏柩號泣呼天誓與俱焚火且[illegible]
柩[illegible]也從避孝婦哭[illegible]不動而返風火滅[illegible]
[illegible]不以人[illegible]
[illegible]大夫[illegible]以聞孝婦[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事[illegible]
[illegible]
曾[illegible]門適也今得陳孝婦還[illegible]
夫彼何[illegible]曾謂古今人乃不相及邪故[illegible]
于篇以備乎國史



[illegible]節婦[illegible]氏家傳

翁氏之先富陽人[illegible]
[illegible]人有論海縣[illegible]工部郎中[illegible]
於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illegible]
[illegible]用以文章家知名[illegible]
[illegible]兄[illegible]
[illegible]世[illegible]入宋[illegible]
[illegible]人其女[illegible]

人字叔淡極友愛皆習場屋業治周禮有何聲丞相
喬文惠公在朝並用其薦夢炎赴江東漕闈試而紹
就試浙西於是夢炎以所治經魁江東例當會試禮
部因嘆曰吾與兄實同學顧可先吾兄取科第耶輒
托故不赴以俟閱再大比紹始獲薦于鄉乃同赴禮
部試未至而夢炎道病疾劇即扶護以歸無而夢炎
死綱泣曰吾弟所以折退弗振者以吾故也今吾弟
已矣吾尚忍獨由科第取禄仕乎遂絕意場屋後用
蔭補官仕知西安縣夢炎二子伯曰京字伯大仲曰
高字仲明事其母石俱以孝聞石守節善持家政家

金華文集卷十一　廿三　八

素饒於貲遭國兵南伐亂離之際石以白金千餘兩
窖藏之久之京他適高不及啓取而有之石意不平
京歸語其故京曰毋所有將以遺吾兄若也兄弟義
同一體弟之有即吾有尔何憾焉石重嘉嘆即取
他所藏白金二十錠以遺京京受其一餘復推以與
高其後石與京相繼殁並殯其堂會寧海寇起抄掠
窮縣家人咸逃匿山谷中高徬徨不能去號哭竟日
夜乃斂金帛實兩柩間寇至發以爲貨者之曰吾所
以不忍死而惜此者乃以全死者尔情詞悲切寇相
顧嘆惜弗爲取且以善言慰撫之而去家人亦怪其

人與柩皆無恙而金帛故在莫知何以致然也高後
以壽終人稱其長者云

贊曰曾子固氏嘗譏世之立傳者多伸一人之善而
誣天下以不及以予所聞翁氏兄弟孝友事初非世
之人所不能而人莫之能也以其可以輔教警世也
故著之于篇

鮑信卿傳

鮑[illegible]者[illegible]其先汴人也六世祖瑞仕宋靖康間
從南渡家于杭故信卿今爲杭人信卿資識粹敏慎
重寡言善記誦涉獵經史過目輒不忘且好論議能

金華文集卷二十一　廿四

言人所不能言方年少時一時老成人皆自以爲不
及也前元元貞初以蒙古言語文字天下或不能盡
習詔所在州郡並建學立師責諸子弟及民間俊秀
皆令肄業信卿受業其師翁氏悉究其蘊奧乃擴摭
史傳中故事及時務切要者一百五十餘條譯以爲
書曰雜目及撰應對曲折論難取爲問答又記其師
所授之言爲書曰貫通集又背精演之言門分
類別爲書曰聯珠集又取蒙古及漢人爾問答比譬
之言爲書曰選玉集凡其音韻之所自出字畫之所
由通蒙漢之間具有分別南北人爲蒙古學者有出

□知右者方是時爲其學者悉倚爲入仕之階吾仕
卿□然獨無求進意隱居教授戶外之屨至無所容
達官大人至杭者莫不延見信卿與信卿語見其動
中有條而通於事情未嘗不爲之咨嗟也至順初翰
林承學士旱從信卿學薦信卿學行于朝力説之出
信卿以養母辭至正中江浙寶哥參政及浙西部使
者□□用信卿欲引以贊決軍事信卿以母老終不
奉□□政嘆曰飽博識純孝若是使其出效官使有
不□□所事者乎博識猶華言博士也信卿事親既
能以孝聞而處兄弟尤極友愛平居一言一動無不



揆于定義人皆稱其篤行君子信卿卒以至正癸巳
得年若干無丈夫子以弟之子孟爲之子
野史氏曰國家起朔漠風氣渾厚雖言語可譯而文
字未通世祖既統函夏於是巴思八帝師至自西土
始因其語言用諧聲之法創造文字以定一代之制
作爲其爲母甚簡而曲暢旁通之則聲比字屬有生
生不窮之妙焉昔儒有言字書主於母必母權子而
行然後能別形中之聲韻書主於子必子權母而行
然後能別聲中之形故能明乎母子相權之法則知
我元言語文字之傳百世不能易矣是將爲一代之

□□也□母自百年以來□□□□人□之
□求同文而欲猶其學者猶必賴夫□門之語如□
□者焉嗚呼若信卿者其可謂有功於其教道者矣

## 齊琦傳

齊琦者字仲圭饒之德興人也別號易岩翁人咸稱
之曰易岩先生因不復以字行曾祖明晉宋□平甲
午鄉貢進士祖□從起父顯世以儒學名初齊從祖有
□□貢禮者皆明易尊心邵子之學而貴溪□□經
世□□□讀其遺書自幼即領悟其旨又聞吉□
□者□□人□通邵氏學在宋季言國家運祚禍福



如指掌而□同郡傳立號初學者實得其傳立嘗至
元間以□□數世祖甚説信之又從□者亦□同郡
人其於術學尤精與應準同時出其學則有予傳焉
琦既承家學又□得祝氏傅氏之傳益其爲術由聲
色氣味以起數而推極乎元會運世即其數之所見
天地氣運之否泰生人吉凶休咎之徵無不可以預
定純乎邵氏先天之學皇極之理也故其爲人言已
未至之事如在目前無一不驗者嘗至衢有周子□
遊請其家問以家事琦曰自子造居屋必歷一紀□
始生育人今滿一紀則歲中當添三子男今年□

月七日明年二月九日及八月子生之月日也孚補
將㩁職待次於家明年三月當上琦曰子赴官在今
年九月乎與同適市指一女子曰此為子家八月生
子者也孚因納為子妾未幾其前官有故九月即之
官十二月七日其妻果產子二月九日子婦復育子
至八月所納妾亦生子矣當琦留孚家有二客扣門
者琦聞其聲輒曰二人必皆三品官然不久且至坐
重罪二人者一為潭守劉多朱僉萬嘗丁一為撫守將趙甲
後果俱以罪廢同時為氏者故相家琦至其家隔垣
聞婦人聲曰是婦來歲其舉子乎其夫曰吾婦年已



四十是生七女子矣縱娠亦恐非男耳琦曰不然來
歲舉子當在秋中癸酉日明年八月癸酉果得子至
休寧金南庚遠迓之問曰今日至吾家首何見琦曰
子家首見我者與我同甲辰生人也比至果然琦曰
子家今夜子時後山有不動之物動明日辰時前山
有不動之物動是夕家後土庫棟撓崩明日大石墜
前山巔金氏以問琦曰土庫崩萬二千貯內損小口
大石墜萬二千時外有一布衣受宣命者未三年其
孫自經死既三年其子用大𧰼將授武略將軍平江
萬戶府鎮撫江浙行省平章忽刺肖化致琦問動靜

琦曰朝廷今日除公矣問職為何琦曰職三品耳且
當□此職後□報至果以其日除大府卿又曰然
公還未久必改除入中書明年當復為平章矣比至
中塗果改除中書右丞明年果復為平章中書有進
士三人同謁琦琦
各問其今何官皆曰我以當五品矣琦曰子當作郡
推官而散階仍□品又曰子當作郡守階三品又曰
皆非也子當作行省理問官散階四品也已而江西
行省□湖南推官湖廣行省遷調又除高州總
管而□書者不但復除湖廣行省理問官所得散階
亦遂如所言易曰我亦嘗及五品階琦曰子不能五
品也消知縣尹縣尹府判府判縣尹終六品耳已而
中書除與和府判官而福建遷調又除崇安縣尹歷
十月中書不理俾復任與和比至與和而過期不得
任再授延平路判官又以故不赴復除蒲城縣尹以
終晉曰吾階當至六品琦曰子可及五品為漕運官
已而除海道漕運千戶果五品也江浙提舉黃晉卿
年六十有六將致仕琦謂之曰來年乃可致仕當帶
秘閣職名七十後於是起位一品然公位偏少容止
二品耳於是明年以秘書少監致仕至七十有三復

翰林直學士陞侍講學士而歸樞密參議時
琦琦謂曰公旦夕當陞職本府歸任風紀為三品
又登政府二品矣頃之陞樞密判官即擢河西廉訪
使遂拜四川行省參政中書平章教化致琦問琦曰
不出旬日公出中書矣越九日除大司農又問琦琦
曰當復遠出耳俄遷平章行省江浙琦嘗語所知曰
自今以往天下多故不十五年京邑南遷千里矣未
幾海內大亂朝廷削弱而權臣挾皇嗣駐河南今且十
五年又嘗語人曰南士行入風憲矣方是時省臺擯
南人不用已久不久果有詔用南人其術精驗類如



此琦游京師名貴人非可與語者雖以禮來致未嘗
往門外候謁者車馬如市亦未嘗輕語人而樂從章
布之士游琦嘗用薦者署初庵書院山長至正己丑
下京師歸屏居番陽山中邈焉若與世絕或勸之出
題曰時行時止一音豈固必者哉歲庚子乃携妻子至
金陵居焉琦於經史悉究通大義雖精於數學然邵
於術數名家講論易道剖析理趣多昔儒所未發立
言建議必要歸於仁義道德有關於世教故士大夫
則用是尤尊慕之
□□先天之學秦漢而下惟□□□能知之至□
而乃發其秘一再傳而邵子出焉邵子之言□□□
學心法也萬化萬事何莫不由心生心者理與數之□
合而世之言邵氏學者乃唯論數而舍理何哉陰陽
五行有是理斯有是氣及其生物氣聚而有形則□數
興焉數所從生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
氣禍福不能外於數而數皆實出於理乎故夫數固
外□理□半數者先天之學也世傳邵子以其學授
王豫天悅天悅蜀人□所授以所著皇極經世書要
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者同葬玉枕中末□年吳㦸
拔盜發塚出其書道士杜可大得之以授廖應淮而



應淮所著又有玄玄集書前後用等書數十萬言悉
以授傅立而傅琦得之則其淵源所自來可徵已余
數從琦游聞其言未嘗不以理為本蓋程子所謂加
一倍法者然世之從於知琦者徒謂其於數而精何
也余故取世之稱□者錄其一二而特論其學術之
大要著于玆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二十二

廬陵鍾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 傳

### 友琴生傳

友琴生姓朱氏字原良金華人也六世祖漢上先生震以善易名至生克紹世業篤志嗜書然不屑爲章句學而藝文之事咸精其能自三代秦漢六朝隋唐五季金宋以迄于今凡鐘鼎敦彝壺卣罍洗用服御之器金鐵石刻繆章鳥篆楷隷之文圖畫之屬悉能究其本末鑒覈贋今世以好古博雅稱者深所推服以故士大夫樂與之游而喜其所見[illegible]然絶[illegible]不留他長物惟置琴其中曰此吾所尚友也雖然古人遠矣琴者古人性情所寓吾視之猶古人焉耳其不足爲吾友乎因自號曰友琴生又嘗語人曰昔歐陽子號六一居士謂一琴一壺一棋金石遺文一千卷書一萬卷與己爲六也夫以至貴也而五物而但六是失己也琴至古也備五[illegible]而各一[illegible]也要之皆非也今吾獨取琴而友視之友猶[illegible]幾歟於是人咸謂生爲善取友云



論曰昔先師朱徽公有琴名雪夜鶴嘗勒銘其腹曰遺承和王魯公其辭云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欲之邪心乾坤無私物有則我獨與子鉤其深至哉言乎言琴之用者無以加於是矣原良魯公里中子也以琴爲友其能服膺徽公之言者耶

### 俞夫人傳

俞夫人者諱德常字可貞當塗人也俞縣大姓也家素饒於貲父汝政仕嘗管財賦有五女子夫人長且賢甚愛之慎擇所宜歸者於是同里陶先生安方以文學名乃以夫人歸焉先生風度清遠平居惟篤志問學古書以爲業而夫人善理家事無鉅細皆井井有條用是先生得不以家務瑣故嬰其心日致力於文藝所造益深矣夫人雖不愛華飾歲時歸寧四女弟皆適巨室服御鮮侈驕夫人素粧靜儀處其間意澹如也先生既領鄉薦親戚里黨皆來賀夫人曾不以爲喜及下第歸夫人亦無有不悅之色或問之夫人曰窮達得失是有命焉奚必置欣戚其間也暨先生居宰掾躋政路祿俸之入克足矣而夫人奉身儉度家益薄惟承祭祀延賓客則必致其豐嘗[illegible]家人曰夫君有儉德今幸顯融吾所以相之者敢不

愈加謹爭初夫人逮事其姑徐徐性嚴重夫人事之
備極[illegible]鳴盥[illegible]前候起居已乃具甘旨
以進左右承順每事必得其驩心徐以[illegible]人事之至
也每語人曰昔[illegible]吾舅謂我[illegible]終祝曰
新婦[illegible]民且死無以爲新婦報願新婦有子婦
亦[illegible]其[illegible]也舅言今其驗矣先生適他往而
姑[illegible]綿晝夜扶掖不久下解帶及卒哀
毀[illegible]無違禮既從宦金陵請其母與俱母
辭曰[illegible]戀鄉土今遠行恐以骸骨[illegible]汝也夫人謂
時亂[illegible]野非所安力請以行未幾其族殲於兵而母



得得以天年終養生送死於禮尤無闕二子成[illegible]既
授經延名師教之先生夙夜在公無休暇義方之訓
出於夫人居多夫人秉志祗柔察理明亮而閑習於
禮法閨門之內肅然有容蓋其在父母家爲賢女歸
其夫稱賢婦而教子稱賢母先生自篤居以至顯達
凡所與游皆當世名人莫不知其[illegible]資於內助而夫
人之爲賢也夫人卒年四十有七賢而不壽咸嗟悼
之
贊曰配偶福之原也[illegible]啟由
雞鳴之篇與關雎葛覃並列於[illegible]其能儆戒
相成勸以義也嗚呼室家雖以爲[illegible]戒以相成此
則配偶所爲賢家之所由昌歟以予所聞若徐夫人
者蓋有之矣其賢行之懿足以輔教而導世故具著
之于篇

熊孝子傳

熊孝子者名仁瞻唐洪州海昏縣人世性至孝仕爲
左[illegible]府參軍棠州宜春[illegible]丞喪母奉櫬而歸卜宅兆
於縣西之[illegible]而其地[illegible]莫能致也
仁瞻念[illegible]不可達哲傾家貲極地爲川以通江
方戎上[illegible]大雨水自泉涌近地湧出成川與江



流接[illegible]以得[illegible]遂矣既葬結廬[illegible]居
六年[illegible]泉[illegible]於是江西觀察使[illegible]
狀列其孝行以聞大曆十年秋勅旌表其門閭仁瞻
後再調江州司戶又遷[illegible]州[illegible]山縣令卒官年七十
有三世因名其川曰孝子港其[illegible]曰孝感橋所居里門
曰孝錫坊海昏至宋改爲建昌隸南康軍淳熙六年新
安朱熹守南康首命有司依准勅令護其塚且遣使
祭之其文曰熹假守茲土攷諸圖經以求此邦之[illegible]
潛德隱行之實於建昌得孝子大中大夫司馬[illegible]
中郎司馬延義以及熊[illegible]皆以孝[illegible]

所感獨致涌水成川之應私心竊敬仰焉乃復以其事請于朝有旨旃加旌表錫而嘉禾陸德興來為守開而嘆曰熊孝子事前守李文公之所表章也吾其敢不成其志則大書有唐熊氏旌表門閭八字勒諸石俾縣令鄭伯大所作其里門將後為守令者所護焉之世說莫或能廢也孝子子孫相繼解行至于今十一世矣

太史氏曰余家為傷縣縣人有顏氏者秦人也益恭其親而躬負土為群烏銜土來助烏吻皆傷故漢即其地縣且名之至唐又改名義烏孝孝行也及余得



建昌熊孝子事至慈烏來巢與吾顏氏事頗相類竊之於邑久之因竊嘆曰至哉孝乎一念之烈其感物固如是夫傳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信哉

## 蘇君小傳

蘇君名友龍字伯夔婺之金華人其先眉之眉山人也眉山蘇氏其顯自文公及其二子文忠文定始文定之長子遲以工部侍郎徽猷閣待制守婺有惠政移知處州婺民詣于朝乞還守婺乃復以吏部侍郎帶前職知婺州卒贈少傅葬婺之紫岩鄉因家金華而子孫遂為婺州人矣少傅生龍圖閣直學士虎南東路經略使贈少保簡少保生江東提刑秘閣修撰大理卿諤大理二子吏部郎中江西提刑林金溪知縣懋吏部生顯謨閣待制知撫州熙撫州生兩淮轉運司幹辦公事之選幹生淮安主簿鎮金溪以吏部次子溫州通判照為子生嘉禾縣令在嘉禾生泉谷處士鎬處士德祐太學生也宋亡歸隱于家至元中諸生就徵皆辭處士獨不起以文學風誼名重當世生六子君為次而淮安無嗣因命君後淮安君生十載而孤母夫人潘鞠而教之俾有成立君亦重自奮厲篤學砥行籍然有名聲乃見推擇試吏以選得從



事閩中憲府遷廣東憲府椽又椽閩中宣閫遂由行宣政院辟江浙行中書省椽用累考及格調紹興路蕭山縣尹又除紹興總管府經歷不上階自承事郎轉文林郎行樞密院照磨遂陞朝列大夫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君在閩廣時憲使有以廉介為同列所構者御史劾之章未至同列即命君奪其印言綱紀不可紊章未至印不可奪而憲使亦撫同列罪狀有左驗欲逮繫之君復言持憲度而自相詆毀非所宜憲使聽之俱賴以免連江縣有唐縣令孔戣所鑿湖溉田五萬畝戣又置並湖田百畝令民永以租入治湖

陞歲又革廢君白上官徵□於豪遊租治之並湖之□
賴以前成又歸學田之□於豪民者以贍士士論韙
之廣東宣慰司二市歲科南海香山兩縣田出錢以給
宴饗□分□錢吏因侵漁無度以爲富民不堪甚君
白除之民大稱便朝廷歲給諸郡新鈔而憲府監諸
郡燒昏鈔如法舊憲使爲廣東守者獨不爲燒積十
五年□鈔者不得代君奮然建議燒之鈔庫官挈妻
子羅□以去汀寇過漳州君從官屬守禦計吏欲
籍民爲兵君曰我爲安民來奈何擾民也閱軍籍得
放逸者二千餘卒以爲備城守既而進兵輯之擒其



首亂者他將皆爲已功君不以爲言其在浙省實掌
漕事江浙歲運粮三百萬石輸京師而漕官恃勢
凌州郡強取羸無□州獨不與則誣其粮惡不宜上
供以激怒宰□君□□欲加罪本州君慨然曰吾爲
掾而使上官□□□□其資援矣白宰官驗視得實
事乃解海寇□□□發官□□□民船載軍往捕之
船未盡發□□□□□徵□□□□以船已爲官
募而官不用□□□□□□□發□食粟殆甚
而復徵之是□□□□□□□□發者□千臣
難其言其存蕭山□□歲使□□□□□□民□所

常乎不可君曰以官粟活民何不可者盡發賑
□活者數萬計縣無社稷壇而風伯雨師壇前
□民爲浮圖君曰吾任民社之寄此而不卹何
以令乃度地置壇遺其制令式吏胥或挑官府短
長□氏告成實之于理訟牒有及婦女者必斥去之
□政績大著郡府嘗以刻近州獄讞之諸暨
守奉命賜老人□不□以授里胥因匿之事覺檄
君按之君究其□□□□罪而定罪如本條州人
有東西鄰□□□大□州界東鄰東鄰不直
請府訟府以□下君往其地詢之則不乃南鄰無



主木也乃遂以前罪罪西鄰而木入于官其他所行
類若此□□□會處州盜發君奉文告招撫之既平
而檄察八院治于處君留攝屬因留處者久及還館
都司則時已不可爲因謝事而歸倘徉家林或漫游
金陵日以書史自娛情之所觸輒聲於詩不屑事雕
刻爲工也初文公歸葬於婺文忠文定俱葬婺之□
城子孫阻遠不克時展省而婺之有蘇氏自少傅始
而文忠之孫給事中嶠亦嘗守婺遂士乃率族人
祠宇合祀之且表坊門曰景蘇君念烝嘗之事久
不能繼議各割田抱北成入以爲資族人皆從之

皆至京師然後官于朝庶幾得時措使人人
中以入蜀伏謁先塋訪族人以通譜牒然後
經襄陽抵河南以拜二蘇公之墓而後歸而志已
多故志弗克遂年亦且已老矣每言及輒慨然若
宦決當排志父母不可得老以爲憾甚不得其先
自號曰霖翁言謹且畏以自志也君今年七十有二
康強如五六十歲人生六子其第三子伯衡至正癸
卯舉進士有文學最知名
左丞王祥臣蘇氏之所從來遠矣唐世自趙入蜀隱
約致世三宋之盛而文公父子者出及其自蜀居婺



則光顯又累世當元之盛而君以生益上下不啻五
百餘年矣昔文公與二子至京也翰林歐陽脩爲之
以談名大顯以其父子皆知名故時稱文公爲老蘇
余聞伯衡舉進士赴禮部君與俱行於時歐陽玄在
翰林亦至稱揚之而一時稱以昔時稱文公者爲君
雖至今以爲美談也語曰莫爲之先雖美而弗彰莫
爲之後雖盛而弗傳豈謂是耶嗟乎蘇氏之澤益未
艾也

## 瑯琊山人傳

瑯琊山人者姓范名常其先[illegible]滁州人也[illegible]
環以平岡溪阜而瑯琊山獨巍然峙於西南去城
七八里范君世家焉故以瑯琊山人所爲號也初君之
父丙翁有學行當宋之季仕不大顯學者稱之曰青山
先生至君復能世其學隱居不求知於時而時亦無
能知之者今天子起兵淮右也首得滁君即杖策謁
軍門　上知滁人之賢者獨范君與語意合留置幕
下有所疑即以問君君每以實對辭據旨而羣雄角
立天下勢未定　上命君爲詩以禱上帝有奉天征
討應弗合於天心等語深契　上心既而　上渡江
取姑孰君以帥閫都事贊軍政留姑孰又移毗陵及



建揚會姑孰闕守遂命君守姑孰以簡易寬厚爲政
居三年民親愛之既去久思之猶不忘洪武建元
上既即天子位銳意於稽古禮文命君爲翰林直學
士制禮作樂之事多委之尋以病謝事去歲餘　上
念舊臣在者如君無幾有旨徵詣闕俾仍任前職君
頓首謝曰　陛下之眷臣至矣臣衰且病敢不竭
力以事　陛下　上嘗宴閒命儒臣列坐賦詩以爲
樂君輒操觚揮翰先成以獻　上笑曰老范之詩
質朴而無華不亦類其爲人者乎尋還職注起居
者古左右史之職記人君之言動者也於是其任

親密矣君適有疾數在告　上即傳旨令其賚[illegible]
愛又賜以安車俾其出入勿與衆人同時人榮之或
問范君門山人隱者之稱也今若朝夕在　天子左
右爲侍從臣奈門山隱者之稱爲僻乎君瞿然應之曰
臣豈知人哉人之志固各有在者吾今雖忝列從臣
柳鄉土之念誰能忘之顧吾犬馬之齒且益衰暮他
日　天子倘矜憐之則首丘之願可終遂矣是則山
人之稱固吾所以志也而奚不可哉於是或者乃知
其意所在云
太史氏曰余適滁登瑯琊山愛其林壑深美因問滁



父老以山所從得名或曰晉武帝平吳瑯琊王伷出
滁中故山因名瑯琊也或曰晉元帝之爲瑯琊王也
蓋嘗避地居此山用是得名以余論之伷雖出滁中
未嘗駐此山山何故因而名當元帝時中國亂元帝
將渡江故駐此後既轄江表人故即其故號爲山名
耳山上石墨遺迹尚存此其尤可驗者也及余考地
理書見其所載各不同而李肯臣言瑯琊名甲天下
于故因論次范君事具著之于篇

趙賢母傳

賢母趙夫人微姓葉氏婺之金華人也父曰謹翁[illegible]
儒學起家以承務郎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致仕夫
人幼承家學習聞詩禮之訓懿聲淑譽早見稱鄉閭
年及笄歸趙氏爲翩淑字子潤之配趙氏宋秦悼王
之後也世有屬籍宋亡家日以微夫人奉趙氏婦道
事其舅姑克盡婦道舅姑有不悅輒惶懼跼蹐若無
所容其身者而子閑純厚人也業醫常急於濟人未
嘗與人較財利用是其家益匱夫人處之恒裕如嘗
甘旨爲養曲盡其道舅姑不知家之爲貧也舅姑之
喪以貧故窀穸之事久未克舉夫人言及輒泫然流
涕不懌曁竟日已何而子閑死夫人治喪無違禮哀



毀如不欲生子閑之死夫人年四十有七矣有子四
人曰古愚古怡古恒古挩而幼者猶在襁褓中夫人
承其夫遺命以教子爲先務躬績紡以易食以長以
育其子亦不知家之貧也且日旦作治家事督諸子
就學夜必焚燭課誦讀至夜分不寐以爲常乎含所
聞嘉言善行每懇懇與諸子言之唯恐其不有成也
由是諸子皆重自奮厲植[illegible]行有聞于鄉邦而古
怡尤勇於爲義以善士稱於是趙氏自其高曾以下
未塟者凡七喪夫人命古愚古怡言若等籍祖宗之靈
克有成立而先世遺骸猶未入土吾與若等情事之

未仲天地間罪人也古怡乃奔委經營購得吉壤於北山夫容峰之原舉諸喪盡葬焉夫人曰若等今能成吾志吾無愧爲趙家婦即死可以見祖宗地下矣夫人得年六十而卒既卒而古怡兄弟益相敬睦家産日豐裕嘗異爨而食矣古怡曰不可兄弟一體耳有無不可異也乃復合食而同居焉鄉人以趙氏之賢母者必曰趙氏趙氏云四子者古恒已卒四女皆尚義其賢母之教乎夫人卒今且餘十年鄉人之稱適士族孫男四孫女四皆尚幼

左史王禕曰余聞長老言金華趙氏宋宗室異時嘗



貴盛矣國亡家遂衰趙氏不絶如綫有節婦徐者實能再造其家而趙氏以有益再世而又得賢母焉是何趙氏閨門之多賢也傳曰配偶福之原也家之有福有不原於斯者乎余觀賢母善教其子若雖甚難行者然夷考其行雖詩書所載何加焉[illegible]其可以軌世範俗也故具著之于篇

## 字說

### 宋瓚字說

吾友宋君景濂之令子瓚將冠以書來告曰願吾子之教之也予既禮辭不獲則爲製其字曰仲圭而序

係廿三卷十四頁誤
[illegible]頁誤作下廿四頁

[illegible]從不得展執[illegible]哲年以[illegible]
[illegible]神[illegible]年壽人用[illegible]
[illegible]有淳淮所[illegible]首厚[illegible]
[illegible]子之天死由[illegible]
[illegible]獨壽[illegible]
[illegible]同擇草不俾爲名與[illegible]
[illegible]其無生同凡若此者天實爲之非耶如子克自[illegible]
於文材之淵學行優懿名譽照浙茂世有聞雖則云
天其猶不況天之下子可謂已厚于達理者宜勿怨
天孰得雖失孰重孰輕逆物其間豈果無意嗚呼季



高又何怨爲予雖無怨人則哀予夫人所哀況吾闕友交誼之篤無媿金石死生契闊日遠日疏不有話言何以慰[illegible]吾自信[illegible]待我言予母子兄其哀尤切匪言之積無以慰之酒肴在前我[illegible]孔多嗚呼季高聞乎不聞尚饗

### 祭常星祝文

天田所次實維農祥百穀既成繄神之祐爰稽彝制式修明祀神其來格歲歲有年

### 祭高麗國山川祝文

高麗爲國封于海東山勢磅礴水德汪洋實[illegible]

其說曰天下之器無不適於用也而用於宗廟之中者爲貴宗廟之器均之爲貴也吾獨以瓚爲尤貴焉是故祭莫先於祼也旣祼以求神乃迎牲而畢事而所謂祼者實用鬱鬯之酒瓚以注之也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是也以故六彝六尊凡以酌齊酒而献四璉六瑚八簋凡以盛黍稷而莫瓚爲尤貴矣然人徒知其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龍首華美而有容而不知圭以爲之柄所爲貴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稽之於禮有圭瓚璋瓚之別而典瑞亦曰祼圭有瓚春秋外傳亦以瓚爲鬯圭是則祼之用資乎瓚而瓚之實重



乎圭也吾故於宗廟之器辨其用與其實知瓚之爲尤貴也吾故貺名於瓚而字之以圭也雖然瓚之用以爲尤貴可也而尤未免於可器也苟於可器則雖以夷吾之仁子貢之達而其用有窮吾未見其可也必也充之至於不可器斯其爲成德之君子矣詩不云乎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吾之期于尓瓚者不其在此歟

## 金存字說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予嘗疑其言爲過論夫人之與禽獸相去遠矣人亦然吾其體而吾其氣仁義禮智所以爲之性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以爲之敎而推其用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後已夫羽毛鱗介羣羣芸芸而生逐逐焉而死者相去顧不甚遠矣乎而以所謂存與不存即以人與禽獸相去爲不遠不亦過乎及吾久而思之徵之於人驗之於己然後知孟子之言天下之至也何也天之與我以形而使我以心取也亦曰其所以爲人之道爲爾存之之道奈何全夫仁義禮智之性而由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敎而已仁義禮智之性全於中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之敎由於外而從吾身可與天地並立而無愧斯其爲爲人之道爲得所能然則亦自遇其躬而已爾自道其躬者非天之與我者有歉也吾則自致之也是則名雖爲人實何異於禽獸哉其猶異於禽獸焉者圓首方趾而已爾與視食粟而已爾吾故曰孟子此言天下之至論也金君友金德元之長子其名曰存吾朋友復字之曰思存吾故推孟子之說以告之使存與不存間不容髮而相去之遠若此思存其求所以存哉

## 戴存字說

錢唐戴君德剛命其嗣子之名曰琦既冠其執友高則誠先生製其字曰景韓而其師胡龍臣先生謁予爲繹其字之之義予惟古人命名製字或因乎物或因乎事者各不同因乎物者孔鯉之類也因乎事者鄭寤生之類也至于後世復有因其人以爲名字者仲淹者王通之字范希文慕其人以之爲名若亮者諸葛孔明之名閻潛慕其人以之爲字焉是故名之以紀其生字之以尊其名者古今之所重固不可苟焉而已也今夫琦美玉之別稱而宋有大儒君子曰魏國忠獻韓公實嘗以爲名公當東都盛時光輔三



朝咸有一德其豐功偉烈雖伊尹周公無以尚之今戴生因其名以爲名豈不以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顧何人哉希之則是故居之而不讓歟雖然慕其人而名其名將必徵其人而釋其名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人而不先哲之是傚而欲其德之成業之就吾未之見也高先生之以景韓字生也所以欲生尊其尊將其賢之意亦既至矣生其敬承之生質美而好學夫苟充其志而資之以無倦強其力而至之以不止毋以先哲爲不可及而日勵企及之則其所成就何可量也生其尚敬承之哉

## 續喜聞過說

人不能以無過也人而至於無過可謂至矣而猶或不能以無過焉況其學焉而未至者乎是故聖人未嘗以有過絕人而每以改過望於人蓋其忠恕之至也故嘗論之君子之過也非有意爲之也非有意於爲過故有過必思於速改然而君子之欲改過也其必先於知過已有過不能以自知也其必先於聞過過之在已常人所惡聞惡聞已過則人孰肯以告之人之肯以其過告之者由已之喜於聞過也是故喜



聞過則必樂於知過樂於知過則必不憚於改過過而能改寡過矣過而能寡則可以至於無過矣無過非聖人不能也聖如堯舜而猶謂其不能以無過蓋甚言無過之不易能也嗚呼由聞過而知過由知過而改過由改過而寡過由寡過而無過此聖賢學問始終之序歟吾觀聖門弟子亦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學聖人之道者其於過行過言宜若鮮矣而喜聞過者惟仲由不貳過者惟顏子其故何哉蓋仲由以勇顏子以仁惟勇也故喜聞於過而有過則快於速改惟仁也故其於私欲必止之於始萌絕之

以其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不貳過則寡過之謂矣
仲由者鮮矣至於寡過夫既喜於聞過苟力行之於
寡過乎何有嗚呼學者不有志於聖賢則已苟有志
焉而欲自立於無過之地其必自仲由之喜聞過
始矣溧水劉君彥謙有志於學者也所居之室題其
額曰喜聞過曰吾朝夕以自厲也京口俞先生既演
繹其義以爲說他日彥謙且復徵予言予因論其大
要發先生之所未及豈獨復於君庶亦以自厲云爾

作續喜聞過說



行狀

南坡先生行述

公諱炎澤字成仲姓王氏學者因其別號尊稱之曰
南坡先生王氏世爲太原之祁人五季時有仕爲
節度使[illegible]者自會稽避地家于婺之義烏其後
遂爲義烏人八世居鄉曰鳳林族大以衍世稱鳳林王
氏公十世祖圖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恩陽令宋
三百年義烏第進士者自恩陽始八世祖訓從用七世
祖悅贈宣奉大夫二子曰永年曰喬年永年紹聖元
年進士仕京師爲國子博士嘗定居於縣南終中大
夫知福州文安縣開國男贈正議大夫是生通判嘉
興府贈金紫光祿大夫綍從政郎嚴州司法參軍僑
喬年不仕是生承奉郎濤光祿府君之子寧提舉廣
東常平茶鹽贈中散大夫貞歷知宜連蘇柳峽饒江
七州積階朝請大夫承奉府君之子寓江東轉運司
幹辦公事餘以貲延入官通朝籍剖郡符者不可悉
數運幹府君則公之高祖也曾祖誠祖衛道爽世載
德弗顯于時考諱景定二年應薦爲國子免解進士
妣葉氏軍器監丞夔路轉運判官㮚之孫女通齋先
生由庚之女也公生於寶祐癸丑自幼岐嶷不凡稍
長治舉子業有聲鄉邦既乃肆力於聖賢之學蓋自



恩陽府君受業安定胡先生之門厥後纍世皆顯門
爲儒淵源之傳既有所本而承[illegible]爲外大父與於徐
文清公僑文清考亭朱子門人也其風聲氣習之所
傳感發尤多矣公當運去物改之後窮居約處操行
益堅殊無仕進意闔門授徒戶外之屨至無所容久
之部使者薦其行義乃起爲[illegible]常山兩縣儒學教諭
遷石峽書院山長所至皆以善教養得士與居石峽
歲餘即棄官而歸於是年已幾七十矣優游家林日
以經史自娛祁寒盛暑手不釋卷然常苦嗽疾至順
壬申八月十三日竟以不起享年八十公性端慤狀

亮偉然言論磊落如震雷驚霆而豁洞達而光輝行
事平實正大又如青天白日然所陳其人莫不畏伏
而敬信之於書無所不讀惟求通其大義為學者講
說不支離穿鑿以為精其文質直簡暢而理勝為主
詩歌則思沖澹而氣渾厚緣情托物一以寓之雅不
屑事雕刻藻繪以為工也所著總二十卷曰南樓類
稿藏于家初進士府君無嗣為之嗣者不克紹其業
文逃於族人得公以為子田廬俾公盡有之公固辭
曰人為人後者貴能紹先業耳田廬非所計也而田
廬竟不均先業未有不因以隳者進士府君賴其言



卒成其志族黨親以是多之公娶傅氏先三十年卒
子男二人長貞王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進士為衢州常山
縣儒學教諭次烝次交女二人適倪俊許後傅亨孫男四
人裕禧禧初皆業儒女一人適俞有慶公卒後其年
十月日葬于縣南崇德鄉湖陽山先塋之次以傅氏
祔嗚呼公葬既久而懸緯之石猶無文以刻而風餘
範日就湮沒禕實懼焉是用疏其平生梗概及世系
里貫卒壽卒葬之詳如右尚冀有道德能文章者論
次而褒顯之不朽之託庶幾有在云爾

謝君章行述

君姓謝氏諱煥君章其字穎之寧海人祖諱[illegible]
父諱仁右皆隱德弗仕君章少好學長通儒術而長
於詩志倜儻尚氣節與人交不務為苟合論議不貸
誚人下年二十有三挾所有遊京師京師賢士大夫
皆樂與之交君項之一日告所與游者曰吾無故而
心忽悸得無吾親或有故乎即徑歸至家母果死君
章服喪盡哀既免喪建昌府經歷清江彭君某聞君
章名遣騎馬迎之為其子師翰林待制京兆杜公本
嘗過彭君與君章語甚合盛稱道之未幾彭君死君
章不遠數百里親送其喪以還既而里居鬱鬱不樂乃



復遊京師名卿鉅儒諸公閔戶部司計答里麻君嘉
君章之賢親執弟子禮君章歲意倦游又徑歸奉母
故處君將終身焉今國子助教大梁黃君溍為令於
廣之新昌有政聲君章以事謁其邑一見即相與惜
君章之才不得試乃勸之而縉紳之又復游京師至是達
官要人多有知君章者太常留守判官段君定僧晉
國人寶延君章君章與段君處凡七年段君所以為君
章地者甚至既以名力薦于殿中侍御史楚偰護都
君而集賢直學士姑與參公文貴復列其學行薦于
丞相太平公於是丞相方發憲狀用天下人才

護都君以丞相子又樂推轂士父子間得君章甚[illegible]
亟欲甄錄之會參公有疾君章感其知己躬視醫藥
君子弟然因染病反就寓舍遽下起至正九年二月
四日也得年四十有一良君為具衣衾買棺以斂殯
于文明門外是歲六月其子高生適從君章之友南
豐張君煥來京師將奉柩以歸而貧無以為資張君
為出重貲而黃君復來謀還乃與張君及四明倪君
鉦共經紀之蓋倪君久交君章與張君皆勇於為義
者高生賴之故克歸葬于吳縣君章娶黃氏子男二
人長即高生次賢生君章之游京師也嘗有諸王召



見君章君章見之引卮而為壽王坐飲不為禮君章
復引進酒曰王宗室重臣視一介布衣不翅草芥嚮
之不禮於僕固宜然布衣以分則賤以道則尊故與
王公賓敵禮然則王雖尊不宜於僕不為禮也今王
誠能致禮於僕則尊賢下士之名王有之矣王歎賞
其言為與席以飲授經郎臨川危君素嘗偕君章謁
時貴危君謙退固讓不敢坐上坐君章笑曰吾布衣
也貴賤之際無所嫌故坐諸君右遂坐上坐無所詘
蓋君章平日豪俠自負類如此人用是多之然亦因
是無所就以至於死亦可哀也已予因述其行而[illegible]

于篇俾世之人如有如君章而不行遂其志者[illegible]
今矣夫善於文者當必有所發揚使君章託以為不
朽矣

## 趙君行狀

君諱必[illegible]字仲賓姓趙氏九世祖曰宋周恭肅王元
僩是生[illegible]其子孫[illegible]官至[illegible]贈少保者
諱[illegible]始來[illegible]溪子[illegible]入高祖
諱[illegible]奉大[illegible]宮使[illegible]主
管[illegible]郎[illegible]
國史院檢閱[illegible]以[illegible]選特從政
郎[illegible]世以
文[illegible]閩[illegible]宋
學[illegible]
不[illegible]于三人[illegible]
諱[illegible]循[illegible]能
令終日[illegible]出如[illegible]
中倫理[illegible]成[illegible]又如[illegible]
卜[illegible]有[illegible]不[illegible]為[illegible]入
鍾愛夫人年踰八十猶康[illegible]無恙君[illegible]
疾使穢手自澣滌奉匜常抱攜之夫人感[illegible]

十不二三字宜分寫不可照原本

夕以顧天而語人必嘉嘆不已及夫人與考君相從
歿君服喪哀毀窀穸之事力經紀之不以煩諸父昆
弟後家日饒裕歲時祭祀未嘗不追慕流涕痛親之
不待而奉養之不逮也君年壯盛時尚氣節為人排
難解紛不遺餘力親戚里黨聚訟方殷君一言之頃
能使之怨釋怨消由是有構爭者往往不直于官而
唯君言是直同里蕭氏伯仲於君為內外兄弟以分
財不均致訟賄賂盛行互結勢援君中立不阿左右
救援卒全其家來仕是州者賴君明達政體熟諳物
情有疑事必從君詢訪而南行臺侍御史洛陽秦公

吉安文集卷廿二　廿四

江西廉訪使范陽張公與君交尤深君至晚歲乃專
事沈默務為含容與物無忤人有忤君者亦不以介
意無賢不肖皆得其驩心大飢貸細民粟適歲大侵
無所償次年有秋盛倍息徵之君歎曰比歲民阻饑
得免於流亡者什二三今雖小稔忍即重困之乎凡
貸於君者盡原其息為粟九百石大盜逼境居民逃
避山谷間無賴之徒託名團結因事摽掠事定皆抵
罪君凡所至必諭之禍福相率相化得遠於罪戾者
甚衆君平居撫族姻有恩接賓客有禮慶弔之儀不
廢於閭左鄉黨益以是多之其故第在州南里即舊

係本卷十四頁誤此

乃本卷廿三頁誤在廿三

廿四頁

而無不適於用也而用於宗廟之中
而均之爲貴也吾獨以瓚爲尤貴焉
休也既祼以求神乃迎牲而舉事而
鬱鬯之酒瓚以注之也詩曰瑟彼玉
以故六彝六尊凡以酌齊酒而致
□致□□八簋凡以盛黍稷而奠瓚爲尤貴矣然人
徒知其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龍首華美而有容而不
知圭以爲之柄所爲貴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稽之於
禮有圭瓚璋瓚之别而典瑞爵曰祼圭有瓚春秋外
傳亦以瓚爲圭是則祼之用資乎瓚而瓚之實重

十五

乎圭也吾故於宗廟之器辨其名與其實知瓚之爲
於貴也吾故既名於瓚而字之以圭也雖然瓚之用
以爲尤貴可也而尤未免於可器也苟於可器則雖
以夷吾之仁子貢之□而其用有窮吾未見其可也
必也充之至於不可器斯其爲成德之君子矣詩不
云乎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吾之期于尔瓚者不其在
此歟

金存字說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予嘗疑其言爲過論夫人之與禽獸相去遠矣

夕以顧天而語人必涕嘆不已及夫人與考君相繼殁君服衰哀毀廬墓之事力經紀之不以煩諸父昆弟後家日饒裕歲時祭祀未嘗不追慕流涕痛親之不待而養養之不逮也君年壯盛時尚氣節爲人排難解紛不遺餘力親戚里黨聚訟方殷君一言之頃能使之忿釋怨消由是有構爭者往往不訴于官而唯君言是直同里蕭氏伯仲於君爲内外兄弟以分財不均致訟賄賂盛行互結勢援君中立不阿左右救援卒全其家來仕是州者賴君明達政體熟諳物情有疑事必從君詢訪而南行臺侍御史洛陽秦公



江西廉訪使范陽張公與君交尤深君至曉歲乃專事沈默務爲含容與物無忤人有忤君者亦不以介意無賢不肖皆得其驩心大飢貸細民粟逾歲大饑無所償次年有秋咸倍息徵之君歎曰此歲民阻饑得免於流亡者財二三今雖小稔恐即重困之乎乜貸於君者並原其息爲粟九百石大盜逼境居民逃避山谷間無賴之徒託名團結因事摽掠事定皆抵罪君凡所至必諭之禍福相率相化得遠於罪戾者甚衆君平居撫族姻有恩接賓客有禮處事之儀不廢於問左鄉黨咸以是多之其次弟在州南更卽復

址以建新宇將終老其間自號曰松坡人因以松坡處士稱之焉初君少遭多難每以不及力學爲恨嘗謂今逢時休明家幸給足苟不篤於敎子何以述續先世之遺緒哉於是米鹽細故皆分任其勞而使其子良恭專意於爲學受業鄉先生禮部郎中吳公之門繼從鄉先生如同郡待制柳公修撰張公博士胡公及待制京兆杜公著作永嘉李公道由是州即諸館舍以敎延良恭益用是磨礱浸灌克有成立以文學知名于時矣至正乙未之春君始感嗽疾入醫弗效起居如常將一日忽語家人曰吾其逝矣即起盥手



足整衣冠正身而坐問曰早暮衆以夜漏方下爲對君曰不及明矣良恭在旁而泣告之曰死生之理如晝夜然吾年幾七十死亦何憾然吾家詩書之澤墜三百年汝能以文學亢吾宗不啻足矣毋徒以泣爲語訖氣息奄奄家人號呼良久復張目正視揮手止之翛然而逝是月己丑也享年六十有九君娶徐氏婦道母儀各盡其宜子男一人即良恭女三人長適朱淳次早夭次適龔泰孫男二人友直友諒女四人長適潘侗餘在室君爲人操履端恭存心制行要以不欺爲本有恩於人而無德色有善於己而不自矜

禄故識與不識服其長者然其德充乎器智適於材
誠使推其所有出為世用則其事功之建當有大過
人者顧乃韜光自閟晦迹弗彰其所有著僅著於一
鄉而不及庸顯於當世此知君者之所為感至其死
生之際不惑如此則雖知君者固亦莫能究其所造
也嗚呼若君者誠可謂純明篤厚之君子矣良恭將
以丁酉二月壬申奉柩葬于州南銅山鄉塢口之原
謂其友王禕曰吾不肖不能立身行道以顯揚先人
之令名而先人又生無爵位不登名於史冊大懼泯
没無所託以傳于後然墓宜有銘所宜有表用以昭



揭其潛晦惟是志業行誼及世系里貫年壽卒葬之
詳子尚為我序次而書之吾將有請於當世有道德
能文之君子采擇而論撰焉禕不敢辭乃為具疏其
實如右

## 江夫人行述

夫人姓江氏諱愛世居于燕譜牒墜軼序系莫詳年
十有七歸溫之永嘉陳氏為贈中順大夫同僉通政
院事騎都尉追封穎川郡伯諱斧之配初國兵南伐
通政府君之父自中為宋大都督府行軍司馬提兵
拒守分水關執節以死伯父宜中為宋右丞相無樞

[illegible]去不返通政府君與
其[illegible]外家婺之蘭溪楊氏世祖皇
帝[illegible]之留江南者楊氏乃以
[illegible]師政尤卒萃凌長賜名[illegible]
策[illegible]大夫正政使武宗尤眷遇之
[illegible]禄大夫大司徒仍以宣政使兼延慶使
似[illegible]領七番宣慰使仁宗臨御之初司徒以
[illegible]遇三代於是曾祖景彥贈中奉大夫祕書
[illegible]追封永嘉郡公謚安惠祖泰贈資德大夫集
[illegible]上護軍追封永嘉郡公謚恭傳曾祖母王氏



祖母楊氏並追封永嘉郡夫人司馬府君贈銀青榮
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溫國公謚康順母楊氏
封溫國大夫人初通政府君與司徒同侍上左右俱
被恩寵猶未及仕泰[illegible]追復故業而不幸遽
以疾卒夫人所生子曰[illegible]以門功入備宿衛
受知于今由奉直大夫大都留守司判官陞朝列大
夫副留守乃援著令命府君以今階官勳爵而夫人
從封穎川太君夫人幼[illegible]通孝經論語孟子諸
書大義事府君極恭謹府君既沒治喪無違禮撫其
孤既慈且嚴每訓陳氏[illegible]門不可使廢學至[illegible]

[illegible]大師以教之治定有[illegible]
[illegible]於徒與口誦金剛諸經俛[illegible]以塵他自指因[illegible]
[illegible]於此丘尼事聞於夜賜名淨行俾祝髮內祠歲給
[illegible]侍從者五人至正八年十一月戒作明年五
[illegible]薙髮遂以其月某日終于京師安富坊之寓舍壽
六十有三子男一人那懷移剌女一人曰婧亦為比
丘尼居崇[illegible]同從之子曰達勿孫夫人鞠之如己子
至是同愛移[illegible]奉柩[illegible]還而已又明年二月日附葬
于蘭溪某鄉某原之兆先是夫人為庚宮中問勞甚
厚及至葬　上命賻楮幣為緡者五千中宮所賜



半之惟夫人生有淑德嫓于名閥遭值家難而能曲
盡婦道[illegible]之不隊夫人實為有功不宜無辭以昭
示于後[illegible]屈篆遒其梗槩使立言君子得詳焉

[illegible]中憲大夫僉[illegible]司事致仕王公行狀

公諱文[illegible]字[illegible]姓王氏系出太原其先祁人也唐
末有諱彥超者官為節度使因避地居婺之義烏所
於鄉曰鳳林子孫蕃衍世稱鳳林王氏宋初有自鳳
林徙居金華郡城者五世而生本與太師追封魯國
公魯國生登政和二年進士奉議郎知相陰縣贈太
師追封魏國公魏國生四子師醇鄉貢進士贈奉[illegible]

郎師心政和八年進士累遷給事中兼侍讀權吏部
尚書除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安撫
使贈東陽郡開國[illegible]師古亦鄉貢進
士師稷[illegible]國公[illegible]敏生四子其
[illegible]四十[illegible]公事分寶與丞相魯國
[illegible]文定公[illegible]生二子其次[illegible]杓通判嚴
州[illegible]相為三從兄[illegible]判[illegible]之
曾[illegible]從仕郎建德路分水縣
丞[illegible]仕嚴因家焉其後[illegible]嚴
[illegible]人[illegible]幼篤學能通經史大義年十



六以[illegible]見推擇補郡府吏辯[illegible]杭蘇
二郡[illegible]名卿也器公為人以遠大期[illegible]
以[illegible]城飢公理賑[illegible]所活數萬
應[illegible]所徐曾有[illegible]人不得用[illegible]
紹興[illegible]試不合又[illegible]州陞江浙行省[illegible]
問[illegible]中出為椽福建帥府[illegible]上名
中[illegible]定丁卯授從仕郎溫州路瑞安州判官後[illegible]
久[illegible]諭諸上修[illegible]義役為[illegible]行[illegible]第其[illegible]
均賦之民大稱便太[illegible]陽役不[illegible]
[illegible]其民稱便如[illegible]久而不[illegible]

之鹽官海岸崩行省檄諸州遣官修治之公被役董
其役不踰期而事集宰臣察其廉能辟行省椽史其
所掌多重獄每抱其獄竟上有所疑議無不立決
者別曹事務常無領之後隷來仕者資其速就緒
甲戌除承務郎貴州路總管府經歷贊佐守貳鈐束
吏屬大小政務翹辦以期舉無缺失者其年朝廷遣
官録囚行郡國公爲平反冤獄得免死者十九人莫
不稱其明允後至元庚辰遷贛州路總管府推官刑
獄無重輕必究心爲窮竟平反者尤多凡經其讞議
人自以不冤贛所屬二州八縣其民好鬬而健訟往



往貧者殺子女以誣巨室富者養窮人爲親屬殺以
害仇家相習成風爲害滋甚公下令嚴禁之有犯者
無論情輕重悉坐死三年之間民用不敢犯習俗丕
變於是朝廷重更守令之選部使者交章舉公其
任至正丙戌除天臨路湘鄉州知州禎階奉議大夫
湘鄉界在大湖之表而隣於溪洞其民頑悍素號難
治公至則一用禮義化之作爲教條約民與其守又
刻小學規程之書使家習而戶誦學校久廢乃集俊
秀子弟延名儒爲之師使肄業學中又新作禮殿置
雅樂薺名文物觀聽聿新州故別有義學學田五百

[illegible]以占其田而屢訴公公爲追積年之逋租而歸
[illegible]者更新之置師弟子員具其饍如州學士風翕然
自[illegible]文字理大家與[illegible]並緣爲奸利詭匿其稅額
以[illegible]而[illegible]間左之民公爲括其實俾自
陳[illegible]心即有[illegible]入官既得其實乃定賦于籍
用[illegible]以均民心悅服所在[illegible]民
初[illegible]三年秩滿勿有所與而[illegible]士芘
洪[illegible]修[illegible]以時水旱不復能爲害矣[illegible]
辛[illegible]文[illegible]行村落閭而求貨賄鄉太不得寧又民有
冤指官[illegible]挾持之或[illegible]徒誣人



以非罪[illegible]灼知其[illegible]以法且禁在官[illegible]人悉不
得下鄉[illegible]訟至庭中者[illegible]非曲直立爲辨決鉤深索
隱洞中其情啓而[illegible]制罪一本乎寛恕民有鄧辛
者以造僞鈔繫獄公訊之初無左驗也破械釋之有
劫正者與姪不率教詬之因縊死公驗視其死非
極實止踢中其臂致死也當正以本罪有譚公保者
二歲而孤家産不貲盡占于叔父公諭以理即以還
公得有唐用者以養女嫁陳福爲贅婿因勒福爲奴
福不服則誣以他罪公問之得實俾福引妻歸本家
有豪民以女許嫁王必忠既乃悔之歲久不成婚必

以詐公命依中人家[illegible]當日即[illegible]
[illegible]
奸人僞[illegible]鈔其家[illegible]其人以滅口險賊大官[illegible]
勢挾所[illegible]不法人莫[illegible]誰何公發其[illegible]
死仍籍其家而還其所占土田于民大抵公之[illegible]
斷獄無問罪輕重當避嫌苟得其情片言以決一日
坐聽事有牛突入膝跪而淚[illegible]公語之曰若有[illegible]
苟有冤[illegible]第往乃令人[illegible]之從牛至屠家而止得[illegible]
屠牛者痛懲之以巳貲贖其牛而申嚴私宰之令[illegible]
謂公有神明之政矣會[illegible]寶慶猺獠反朝廷



連歲用兵討之[illegible]是州公督[illegible]
十餘萬石營辦軍器亦以[illegible]計州非[illegible]道[illegible]
且舟楫不通[illegible]餽餉之費悉資於民公[illegible]
不擾而事集不足[illegible]千緡[illegible]助之故民[illegible]
而不怨大軍之討賊也不能習知山川之[illegible]以設
持久無成功公聚凡敢勇[illegible]知谿洞形[illegible]
助官軍戰數有功復令大家集民[illegible]之[illegible]
之民恃以爲安著令民有鰥寡孤獨者居以[illegible]
而院廢甚公既重爲[illegible]治又新作捕盜司及[illegible]
思亭而神祠佛刹所當理者亦爲之新又定[illegible]

[illegible]石橋悉爲完之其役[illegible]由公代民[illegible]
[illegible]公遇事而赴功土俗拘陰陽家說親死或三[illegible]
不[illegible]公與民約限六时皆就[illegible]不葬者以不孝[illegible]
[illegible]入土者餘二千有咨使其州[illegible]不能葬者則
[illegible]地以瘞之擇高平[illegible]必手[illegible]
[illegible]公在湘鄉三年信義既明[illegible]著教洽化
[illegible]家[illegible]從諫之[illegible]偕優[illegible]道無行丐之人[illegible]
役吏[illegible]教夜[illegible]曰吾苟爲不善何面目見王
公耶[illegible]孝行皆表聞于朝雨暘風
火有[illegible]之瑞入其境民情皆以和



有[illegible]之[illegible]於是治行於湖南諸郡最以年七十
致其[illegible]吾大府願留公毋行日千餘錢屬
于[illegible]止公必[illegible]乃可去公爲之[illegible]
明年[illegible]歸民庶[illegible]路道號泣而別
[illegible]公生祠二十餘所又[illegible]大夫士所頌歌錄于
[illegible]爲[illegible]集列入[illegible]于石爲遺愛碑公既
東歸日徜徉于家林適[illegible]多[illegible]行省承制起公攝
德路總管府治中[illegible]不容辭避而有攝[illegible]
者方專權[illegible]用勢不相下則據危言以中公析[illegible]
[illegible]誣事遂解而公竟以疾卒于[illegible]

公中憲大夫僉廣西司事致仕命下而公不及待矣公生于至元戊寅二月十九日卒于至正癸巳正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六以其月二十七日歸葬建德縣西青山之原公狀貌豐碩衣冠儼然剛正之氣動形於辭色遇人待物一以誠敬無少間節操廉介門無私謁在湘鄉時有二宦豪漁利歸于州守公曰官利乃可私耶却去不受故識者謂其知介絲之直玉壺之清家居奉祭祀悉遵朱氏家禮事其母備極孝道教其子至有學有文公元配方氏封恭人子男八人淵用止壹建中壽康尚雄女五人適與王能吳



昇齊唐卿姚昇宋元澤馬元達孫男十四人繼禰穆秉庶績叙穎巽揮鉄鉞穰程女九人惟公生于文獻之家嘗以材自見拾級而陞及有祿仕能名實稱所至著聞晚乃專任民社之寄克以所學施於有政視其化民成俗本乎禮義以爲治雖古循吏如文翁之治蜀韓延壽之治渤海何以尚之公殁且葬而世系官代治行之詳未及有所發載建中以告禕曰先人之所不朽者維文字是託夫今弗圖恐遂湮沒豈無他人以惟子也屬禕不敢辭乃摭其實具書之俟述作之家採擇而論次焉

## 故參軍[illegible]郡伯胡公行述

公諱深字仲淵姓胡氏系出漢安定宋初有諱棟者自淵之丹陽遷處之龍泉因家焉棟生瑫瑫生文虎文虎生崍崍生晟晟生澍澍生衢州錄事叅軍松年松年生鄉貢進士應辰應辰生溫州縉雲縣令琫琫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見大則公之曾祖也祖諱堂妣李氏考諱鉦仕元爲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妣趙氏公生有奇質讀書過目即成誦員外府君早歲宦游京師公甫十歲而李夫人與趙夫人相繼没公侍大父撫幼弟艱難刻厲以自植立而學業益以



進下筆爲文數百言可立就弱冠游京師適員外府君仕高麗乃往候焉居久之員外府君捐館舍而繼母實生弟海年尚幼公泣謂海曰天禍我家我父棄諸孤萬里外今吾奉匶南還爾其留此以事母他日吾當復迎吾母與爾矣舟行一日泊大堰下夜夢父老語之曰此堰且崩宜急避驚覺趣移舟俄頃大風雨至堰果崩墜水聲如萬雷震人頗此其孝感所致云既歸葬遂廬于墓左悉取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醫藥術數卜筮佛老之書而研究之然於醫尤精嘗曰窮而在下者不能及物唯醫可能濟人耳乃建

藥肆市中有以庚病來告者輒與之藥弗與計直也
至正壬辰江淮倣擾盗賊蔓延閩浙間由建之浦城
松溪入龍泉公嘆曰浙水東地氣向矣生民無所賴
禍將及矣乃集鄉民共爲守禦計而結寨於胡山於
是處州境內民相挺爲盗江浙行省調萬戶石抹公
宜孫戍處州辟公參謀其軍事一見懽如平生石抹
公喜曰吾事濟矣湖籌策今無與比區區小醜不足
平也即檄屬縣募壯士爲軍十日間得數千軍于竹
口傳檄賊中曰爾等皆良民因詿誤故爲亂棄仗即
仍爲良民耳賊中傳相謂曰胡君長者其不欺我盡



歸之盡燬器械相率肉袒來請罪公一綏之以恩餘
寇次第而平歲甲午二月石抹公還臨海公亦歸隱
於胡山三月溫州戍卒韓虎陳安國殺主帥據城叛
行省命宣慰使恩寧普討之道出處州辟公計事公
與語意合軍事請公參謀之公曰除暴所以救民今
出戍叛者止一二人若破其城玉石不分如平民何
此宜以計取不可以力攻也乃遣辨士入城說其黨
曰韓虎陳安國悖逆亂常今王師致討大兵四集旦
夕且下城雖金湯無不破者若等胡爲爲賊守自取
齏粉耶今將軍念若等未忍即加兵若等能去逆效

效順急殺首奇稔惡不悛城一破悔無及矣其黨聞
語已成打向泣曰吾屬生度皆旦暮鬼耳今乃蒙將
軍開生路敢不唯命六月果殺韓虎等以城降溫城
[illegible]是時城閉者三月民飢甚公即請
發粟[illegible]不便者皆爲之更除讙聲載道曰吾
民[illegible]至顛沛如是耶恩寧普公欲列公
功以聞[illegible]公謝曰幸遇明公爲知己得效寸尺志
願足矣何以功爲既而恩寧普公以行省參政挽兵
番易復辟公與俱行軍務無巨細悉諉之信任之者
益至歲丙申六月青田賊倪賢華仲賢聚衆爲亂聲



言攻龍泉縣長吏闕風遁賊遂焚縣治公之師曰王
先生毅與門弟子集義擊退之縣長吏及里中惡少
年嫉其功因害王先生公時在番易聞之馳而歸誓
同門友曰吾毛能爲師復仇吾徒顧不能耶乃引
兵執害王先生者盡殲之遂從事于青田而麗水之
浮雲泉溪賊並起歲丁酉[illegible]福云之黄村松陽之
竹岩遂昌之大社無籍之民盡爲賊勢連結不可遏
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以石抹公爲行樞密院判官
分院鎮處州既至辟假公本院行軍都事統兵以討
劉九月攻泉溪賊寨拔之十一月又平浮雲歲戊

正月白居賊來降五月謂雲賊亦平八月移師攻遂
昌賊首周天覺方元領其衆完出迎敵公望見笑
曰[illegible]天授我乎使賊堅守窟穴未易即殄滅今日
[illegible]送死必矣乃分部諸校以正兵與接戰以奇兵
左右翼夾擊之別遣游軍入山搜其伏匿北戰賊三
向交鋒大敗斬首數千級生擒八百人獲方友元梟
之衆勝直擣大社周天覺降乃班師歲已亥秋以兵
討青田賊黨金德安誅濟惟賢兄弟以降於是處之
境內諸賊悉平矣先是國兵取浙東衢婺旣下獨處
州爲石抹公所守不肯降是歲冬 今上皇帝遣僉



樞密院事胡公大海由間道取處州石抹公出戰敗
北大軍遂入城而分兵取屬縣未附者公時以叛元
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欲閉關爲拒守計
四縣士民咸請于公願內附以全民命且曰公若兵
十年勤勞亦至矣而朝廷未聞有一命之錫國家則
負公公何負於國哉公知時事已去不得已挺身見
胡公而四縣因得不受兵 上素聞公名驛召至[illegible]
京待以殊禮居無何擢中書省左司員外郎 上
與公議論天下事公有言 上未嘗不稱善也[illegible]
予伙命公相龍灣虎口形勢築二城以衛京師工[illegible]

傾而事以集歲辛丑秋有吉命公還處州招集舊
部將校士卒以從征西歲壬寅春從 上平江西會
[illegible]以[illegible]領兵守吉安會浙東苗軍叛婺守并
[illegible]亦爲其所據 上命公以所部寡兵
[illegible]至城已復即除公浙東行中書省左右
司郎中[illegible]制處州軍民事時山寇乘苗之亂往往竊
發公隨方撫捕凡首惡者盡誅之於是守兵猶單寡
公募之得驍卒萬餘人軍中糧餉雖取給於民而民
素受其惠咸樂輸之無敢後時江西俱食浙東鹽而
有司十分抽其二商賈絕少公請二十分取一從之



販者道通軍用以給歲癸卯春諸暨守將謝再興以
城叛兵犯東陽平章李公擊卻之公引兵去之後因
建議以謂諸暨浙東藩障諸暨不守則衢婺不支矣
乃度地距諸暨五十里[illegible]岩下別築一城不旬日而
成樓櫓壕柵靡不畢備 上聞諸暨叛遣使議別築
城守計使者[illegible]城已完 上嘆賞不已已而浙西將
李 貞大舉入寇兵號六十萬頓城下城堅不可攻
逾引去 上念公立城之功遣名馬賜之青田之廬
災地接閩境人素獷悍恃其地險惡屢叛屢服至是
乘我師在外復爲寇公還引兵直抵其地二十年逋

集歲辛丑秋有吉命公還處州招[illegible]卒以從征西歲壬寅春從 上平江西命領兵守吉安會浙東苗軍叛婺守將[illegible]賊亦為其所據 上命公以所部[illegible]此至城已復即除公浙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illegible]制處州軍民事時山寇乘苗之亂往往竊發公隨方招捕凡首惡者盡誅之於是守兵猶單寡公募之得勝卒萬餘人軍需糧餉雖取給於民而民素受其惠咸樂輸之無敢後時河西俱食浙東鹽而有司十分抽其二商賈絕少公請二十分取一從之



販者遝通軍用以給歲癸卯春諸暨守將謝再興以城叛兵犯東陽平章李公擊卻之公引兵去之援因建議以謂諸暨浙東藩屏諸暨不守則衢婺不支矣乃度地距諸暨五十里諸山下別築一城不旬日而成樓櫓壕柵靡不畢備 上聞諸暨叛遣使議別置城守計使者至城已完 上嘆賞不已已而浙西將李 貞大舉入寇兵號六十萬頓城下城堅不可攻乃引去 上念公立城之功遣名馬賜之青田之廬茨地接閩境人素獷悍恃其地險惡屢叛屢服至是乘我師在外復為寇公還引兵直抵其地二十年逋

從寇就殄滅人咸快之歲甲辰秋溫州方明善叛平陽時平陽已為我所有公出偏師復之并復瑞安所侵地而觀領大軍攻溫州明善窘蹙乃與其叔國珍歲貢銀三萬兩有旨俾班師公乃入覲上分選柄用之公以邊境未寧願還守外以自効時上既即王位乃除公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等翼陞辭 上諭之曰俟閩浙俱平當還汝中書矣歲乙巳秋福建陳有定來寇遂公率師往征之遂取建之浦城繼而建之崇安建陽二縣亦俱下 上遣使賜以所御名馬將士賞勞有差建之守將阮德柔以兵四



萬屯錦江寶出我師後公還兵擊之破其二柵有定大恐盡率精銳來闘我營公突陣與決戰馬蹶已被執有定既得公甚循禮待公因具道 主上神聖四海歸心羣雄爭為之用且援竇融歸漢故事以據之有定初無害公意會元使至督追之公遂遇害于福州得年五十有二訃聞 上痛悼不已遣使即其家祭之命中書議加卹典追封縉雲郡伯有爵而無階官職勳者有司之制未備也公天資穎拔智識絕人其於藝術弗學則已學之無弗精詣者性倜儻好施予賢士大夫有貧乏者傾橐以餽之弗吝也其守鄉

凡五載馭民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傺一卒恩在人甚多故其沒也聞者無不流涕鄉人爲立祠以祀之公先配項氏先五年卒生二子長曰楨今爲宣武將軍僉處州衛指揮司事次曰杞女一人適同里章存厚繼室楊氏故中書左司郎中元杲之妹也公既沒之二年楨等乃刻木爲象具衣冠以葬實附于圖原先塋之次會國兵既取閩俘有定至京

上命楨臠其肉以祭公禕辱與公交二十年知其爲人學贍而才裕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遭時叔季未及有所對立及既結知[redacted]真主庶幾有以自見於事功矣而昊天不弔不及竟其才之用以究其志之所欲爲豈非其命也夫公當定謚於奉常立傳於國史而勒銘於神道然行狀久未克爲於是楨來以爲請誼不得辭謹爲櫽括其平生大凡而是書之雖於公之蘊識淵度無能有所發揮庶幾無愧辭者矣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二十二

欽定
王忠文集 6
哀辭
陳仲晉哀辭
西文三
三
松忠 9 3 0 王忠文集
卷6

明　王禕　撰

[illegible]溪[illegible]編輯
[illegible]三臺劉傑校正

哀辭

陳仲晉哀辭

仲晉陳氏諱[illegible]晉仲晉其字也其先趙州晉寧人五世祖忠私謚茂行先生四世祖安贈資德大夫在金皆不仕入國朝至忠定公天祐文忠公大年兄弟而仕乃顯忠定仲晉曾大父也大父夔[illegible]陜屯田萬戶父思[illegible]不仕而從父思謙今爲淮西肅政廉訪使



自[illegible]由官[illegible]因居焉故仲晉今家衢之龍游仲晉[illegible]謫年十五引例入國子學爲弟子[illegible]分入優等[illegible]得授官會丞相[illegible]王[illegible]監修國史[illegible]仲晉見推擇爲掾史及王罷相遷樞密院[illegible]何等相聞其才擢中書省掾史著令凡布衣[illegible]一品府掾者[illegible]十月得七品官或轉而掾中書出身即得官六[illegible]於是仲晉歷月已逾及八十不幸遽得疾死其[illegible]十年某月日得年三十有七先是仲晉在宣政從帝師至五臺山感土不宜因感羸疾明年入京師扈駕上京往來勞勚疾益深既還京師疾少間宰臣趣起治事而仲晉所掌有重獄獄成抱具獄稟堂上自朝及夕力不能堪歸就寓舍疾增劇遂以不起仲晉操廉介家素貧又久病既死橐無留貲中書援故事給鈔爲賻同舍生又相與合錢始克買棺以斂而返柩南方嗚呼是可哀也已始予識仲晉錢唐一見如平生離家後同客京師情好尤篤每相見輒竟日談論傾盡底裏誼若骨肉然然仲晉爲人倜儻不立崖岸其與人交皆然非於予獨然也今年春予將南還往別仲晉怪其形神消耗已甚爲之怵然心固憂其必死南還未幾則



聞仲晉果死矣夫以仲晉之才之美使有所就以行其志固亦何媿而天者使之止於若此嗚呼是誠可哀也已仲晉無丈夫子有弟睿仲深亦與予善因爲哀辭以寄予哀以慰仲晉[illegible]道中深云詞曰

噫嘻仲晉歸來兮衢之上水清土且溫兮家三世居此兮有屋可居有墳有親在堂望子歸榮兮及其身子今死矣孰繼爾後奉二親[illegible]孰不有死兮哀子之死良可嘆爾才甚良兮[illegible]執之途[illegible]爾翰翮壁有[illegible]兮[illegible]裳既備乃棄捐方[illegible]而享遠[illegible]以祈兮彼天胡不仁匪天不仁兮窮達壽夭繫于命宰臣郎爾友朋念

爾贈金孔多兮返予之柩僩之賚子宜有知兮恨爾之命心無冤噫嗟仲晉歸來兮爾家有屋有墳安爾神

## 王處士哀辭

遂昌有隱君子曰樂天處士王君鑑翁字子明性資粹美風裁[illegible]外冲邃而無案內闢廓而有容秉操尚乎剛貞[illegible]學務於敦實蓄志蘊業弗徇於功名閱[illegible][illegible]幾十老於丘壑終始一節蔚乎可觀初君之大父[illegible]創義塾淑其里閭仁厚之澤流衍無斁及君益繼先志務推惠利以及一鄉凡鄉之人服其言行事有不斷必求直乎君待其片言無不悔悔毋氏遘疾經弗能效君露禱北辰割股和糜而進之疾以遂瘳幼失所怙事兄敎育之恩至君事之猶事父也其孝友著乎家庭信義化乎鄉里大抵此類或考其行可謂有德之君子已君之卒也二子磁浚能以禮葬太史宋濂氏實爲之銘而浚復後言於禕惟昔眉山蘇明允卒其子軾轍既請銘於歐陽公又屬其友曾公鞏爲之詞曰銘以納之壙中詞以表之墓上也禕於浚爲交誼弗敢以辭爲辭以哀之其世系行業之詳已具於銘若[illegible]復[illegible]也詞曰



括蒼之[illegible]兮[illegible]峰彼嶺岑兮[illegible]挺磅礴孕靈蓄和粹以融抽英[illegible]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碑在[illegible]少微垂象[illegible]光[illegible]翁上下通光氣騰昌厥[illegible][illegible]人居其中猗處士君豈非[illegible]兮[illegible]神完志暢[illegible]剛直外溫中粹過不慨[illegible]才[illegible]不逢爾金[illegible]貨以樂其天樂其窮既孝[illegible]友[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達家邦是亦爲政豈必智名兮勇功[illegible]古之人[illegible]兮少室將無同軌世[illegible]俗庶幾永遠[illegible]休風[illegible]顧[illegible][illegible]胡爲一疾遽長終[illegible]鄉之人懷仁[illegible]德[illegible]道從[illegible]参参青山寂寂儀刑空嗚呼悲乎詞不多爲哀[illegible]



## 汪元明哀辭

嗚呼元明[illegible]祀汪姓世居金華予友也年四十有八不[illegible]以至正[illegible]二年二月十八日得疾死元明長予十七年予年十九時識元明一見即定爲忘年交時予方銳於爲文元明輒語之曰以子之才當有所[illegible]然涵養之功未至文不可以徒爲予竊心服其言一不能從[illegible]自後予出走四方不及與元明常相會[illegible]會則必彼此以文字[illegible]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乃已於是[illegible][illegible]藉元明爲[illegible]友以底于成[illegible]其遠止於斯也嗚呼予觀[illegible]之[illegible]然如元明[illegible]元明[illegible]貧然[illegible]

存異流賤技業之以爲食既乃重自歛□刻苦問學業成遂開門授徒□其束脩之入爲□□□其弟貧乞其元明有所入必分給之且身爲□氏贅婿刑氏之老皆仰之食平居饔粥或不繼而元明處之常晏然既死家無一錢凡棺斂葬埋皆朋友爲之有男生始再期朋友又爲賣其所有山往錢買田五畝畀其妻以爲□□嗚呼士之□無有如吾元明者矣始元明受經於文懿許先生人固已知元明其後復奉書贄今侍講黃公致修撰張公而游其門及待制余公持憲節浙東見元明所爲文尤加獎譽由是元明名聞



爲紳閭末文□多之元明而元明亦喜於自見因以發其所蘊□□□頗用是自負與人辨論必如其說乃已猶不□□形諸色辭而其所以自負者人或莫能知也蓋□□修之勤故其□□以著於人見之雖以其□然□□人人之知元明者望之甚重而孰謂其遽止□□□嗚呼士之窮□□元明而能卓然有立以□□於世亦無如元明矣□傷元明之窮於前又懼其泯沒於後世作辭以哀之辭曰

彼窮則□兮天理之常何君之生兮乃卒於窮伊世□人兮莫不有逢官爵榮顯兮寶物又豐車馬衆多兮食有牛羊姬侍夕坐兮子孫滿堂雍容歎忻兮既□□□彼□人□□□□□□君之窮兮曾不少享妻孥飢餓兮服或不充□□坎壈兮□□遑遑曰首□□□兮學以爲榮文章孔有兮又有名聲身則雖窮□其存者長抑此較彼兮彼□□造物之施兮孰□□乎嗚呼哀哉兮君則既亡朋友遑遑兮嗟君不□□□□落兮我將焉從雙溪之水兮其流湯湯人□□有兮君其有忘

## 衛處士誄詞

維至正十四年四月九日華亭衛處士諱德嘉字立禮□□□六十有八以卒之月二十九日葬集賢鄉余□□□處士之卒也先一月□□□□□死生晝夜□□□所素聞四月九日之夕□□□□□已而果然□□□□人無賢不肖皆爲之咨嗟流涕曰處士厚德□□□□□今士矣乎蓋處士生于名家□其叔父有□□□□德有周通之才□□□□不求仕進初左丞□□公嘗見推擇辟充從□□□□羅公復加薦舉署儒學官皆以養親辭不就□□後鄉木住公其外舅也俾居列曹掾則曰仕而得祿以爲養也今吾親已矣猶爲是乎於是韜材懷德不復施用躬其文獻上

此矣於今與光其基業下垂裕於後昆善始善終僕
矣游學之望孔子所謂吉人孟子所謂善士處士
有之嗚呼如處士者其誠厚德之君子矣處士生既
不有爵位殁苟無以振其幽為善之技將曷知勸是
用序述其私為之誄焉詞曰

衛以國氏其宗穆聯華亭之支由汴來遷始遷伊誰
自宋建炎其諱曰儒實為王官子曰宗孟繼踵高騫
躋階朝散分符外藩朝散有子是之謂鱻象數之學
造于微玄際今熙朝世祿益延別駕永嘉仍有譽聞
衍休委祉承之宜賢是生處士餘慶之鍾猗歟處士



毓秀名門厚質岐嶷淑資粹醇六藝之書百氏之言
咀其英華闖其根源窮搜博覽既肆以涵不託詞章
巧為雕鐫反諸其身厥德乃完內方以正敬而能嚴
外和而周弗徇以偏無瑕之玉匪刻匪刓至和之音
不懥不慆推之于家有倫粲然孝以事親敬以奉先
晨昏溫凊時其旨甘歲時祭祀哀思致虔夫婦之際
閨門之間肅焉如賓執禮不愆友于二季篤其愛恩
鞠育從子教之成人益廣厥施以洽宗姻又推于鄉
恩澤維均適時歉留大札大侵不遺餘力以恤已
傷乎其義藹乎其仁仁風義聲洋洋以傳臧下

條析疑當作析

義聲是壓維是處士維德之純從身循行勉勉循循
不愧于天無憾于心焉室之邑同所觀睹視如蓍龜
如何之輪善類所依謂將百年儀其倫匹孰不痛酸
嗚呼哀哉君子之德自昔為難而況于今俗偷益傑
考此成習奪利攘權不有君子孰矯而敦嗚呼處士
三代之民今則已矣休徵曷泯誄行謀謚古道所遵
私述梗槩哉言用陳凡百同志尚鑒斯文

## 務光先生張君誄辭

古之君子出而用世則天下被其善之澤處而立言
則後世蒙其惠之私其操雖殊其志則一皆所以究



心而信道及物以為仁者也有若臨海務光先生張
君殖學厚深秉志貞亮擅儒林之英秀挐藝圃之芳
華自其壯年有意當世會詔求直言時丁多故爰采
家國之利病酌古今之權宜撰為政事書將詣于朝
廷獻諸君宰而事不果行志弗能究遂乃居鄉闔敎
關門授徒執業者皆英才講經者無虛日益其學術
上達于洙泗純而不雜信而有徵於
得之緒餘託諸毫分縷析之章句所
著有言志錄六藝編世運略等書凡三十八篇皆槩
理精詳論事明暢鄙王通續經之僭陋揚雄守玄之

董學是歷維是處士維德之純禔身累行勉勉循循
不愧于天無憮于心萬室之邑同所觀瞻視如蓍龜
知見以論善類所依謂將百年儀其倫亡競不病敵
嗚呼哀哉君子之德自昔爲難而況于今俗偷薄僞
考既成習奪利攘權不有君子孰矯而敦嗚呼處士
三代之民今則已矣休徵曷沢誄行誄謚古道所遵
私述梗槩我言用陳凡百同志尚鑒斯文

務光先生張君誄辭

古之君子出而用世則天下被其澤之澤處而立言
則後世蒙嘉惠之私其操雖殊其志則一皆所以究



心而信道及物以爲仁者也有若臨海務光先生張
君雅學厚深秉志貞亮攬儒林之英秀擥藝圃之芳
華自其壯年有意當世會詔求直言時丁多故爰采
家國之利病酌古今之權宜撰爲政事書將詣于朝
廷獻諸君宰而事不果行志弗能究遂乃居鄉閭毅
關門授徒執業者皆英才講經者無虛日益其學術
一本於伊洛而上達于洙泗純而不雜信而有徵於
是推其躬行心得之緒餘託諸毫分縷析之章句所
著有言志錄六藝編世運略等書凡三十八篇皆綜
理精詳論事明暢鄗王通續經之僭陋揚雄守玄之

識誠足以自成一家永垂千載者也嗚呼先生執德
不回雖韞韜於當世而立言不朽實惠利於後來謂
其無愧於古君子非歟維皆學士大夫之歿禮貴飾
終請謚誄諫厥有彝典先生之卒學者既因其所自
號稱之曰務光而誄未有辭無以較實揚徵在禮爲
闕乃用追述而補陳之其辭曰
嗚呼先生實古君子制心維敬飭身維禮學苑揚翹
儒林振鐸卓絕世模貞猷俗軌志雖當世義寧苟仕
鍵采邦耀辭鋒自敵鄉邦歸重君公遜職有來學徒
教被時雨業崇六藝術廣百氏爰茂道譽益隆德履



理綜意融行自躬體推其緒餘託以言語摘摭遺經
羅網軼史發摘秘要抉剔微旨著爲群書戶列門峙
絕編雖嗣續經非僭勒成一家垂示千禩允哲是述
後孰其俟嗚呼先生厥施愈倬嗟世之人其孰無死
死有不朽立言之謂令聞長世其昌窮已嗚呼先生
令則已矣易簀告歸於焉正斃[illegible]惠猶係
後生曉出將軌誰倚謂吾敬思陳文[illegible]以濯其潛
以焯其輝庶無愧辭以爲哀誄

祭文

祈龍文

東陽縣西鄙有石潭在崇山上相傳有龍居焉凡魃[illegible]其間者人皆謂爲龍也至正十三
[illegible]與詣潭下祈焉有[illegible]而龍見既見
而不雨自若也烏傷王禕曰嗟之有知[illegible]莫靈於
龍龍之靈爲其能雨也龍弗能雨則失[illegible]無取其
爲靈矣予哀斯民之無所訴而龍之[illegible]靈爲
可罪也爲文使投諸潭以喻之龍如[illegible]而有激
其文曰
維民之生兮命縣于天天之生民[illegible]兆雨澤
或時兮歲乃有年年之弗登兮民[illegible]茲之旱

王文忠公集卷二十三

兮誰實使然我究厥繇兮豈[illegible]靈兮神
變化乎玄冥陵乎八區兮[illegible]厥爲御
兮扶豐隆使後先而天下[illegible]何以名
言今茲之旱兮豈爾龍之[illegible]兮亦獨
何心芃芃者苗兮槁于郊[illegible]食之所存
枯槁殆盡兮[illegible]爲塵土[illegible]我斯民上帝
好生兮[illegible]下[illegible]至仁所[illegible]天札疾癘
兮詎輒加此下人爾龍胡[illegible]民如寃逆拒帝命
兮使虔陰而弗申以忍自[illegible]自安赫赫上帝兮
厥鑒孔明如或知爾兮將大罰於爾行天怒人怨兮叢

東陽縣西鄙有石潭在崇山上相傳有龍居焉凡魃
虺虺蜥蜴之出其間者人皆謂爲龍也至正十三
年夏大旱縣民相與詣潭下祈焉有[illegible]而龍見既見
而不雨自若也烏傷王禕曰嗟之有知[illegible]莫靈於
龍龍之靈爲其能雨也龍弗能雨則失[illegible]無取其
爲靈矣予哀斯民之無所訴而龍之[illegible]靈爲
可罪也爲文使投諸潭以喻之龍如[illegible]而有激
其文曰
維民之生兮命縣于天天之生民[illegible]兆雨澤
或時兮歲乃有年年之弗登兮民[illegible]茲之旱

王文忠公集卷二十三

兮誰實使然我究厥繇兮豈[illegible]靈兮神
變化乎玄冥陵乎八區兮[illegible]厥爲御
兮扶豐隆使後先而天下[illegible]何以名
言今茲之旱兮豈爾龍之[illegible]兮亦獨
何心芃芃者苗兮槁于郊[illegible]食之所存
枯槁殆盡兮[illegible]爲塵土[illegible]我斯民上帝
好生兮[illegible]下[illegible]至仁所[illegible]天札疾癘
兮詎輒加此下人爾龍胡[illegible]民如寃逆拒帝命
兮使虔陰而弗申以忍自[illegible]自安赫赫上帝兮
厥鑒孔明如或知爾兮將大罰於爾行天怒人怨兮叢

一作薄

于爾身爾能誠靈兮盡侮于今

祭胡侍郎文

維至正十二年歲次壬辰三月乙巳朔越十有五日己未望中子王禕傳時中王禕陳友字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宋故兵部侍郎致仕胡公之墓曰公當宋初顯擢科第發有進士實公始之上遊州待六年從節選晉計省無非踐歇歷以從官今身而退有功有德大克斯人殁爲明神光靈在赤兩州之境廟貌相望家祝戶祠闘問選邇翊祖錢唐公昔所守是宅是穸體魄攸歸兆域鬱然孰不愛護婺人拜埽歲有彝典屬茲寒食操于墓下薄陳一奠式表慕思惟公有靈盍此鄉祥歷年餘代來聰來崇尚饗



祭黃侍講先生

維至正十七年歲次丁酉閏九月壬寅朔越十有七日戊午門人金華胡翰宋濂王禕朱廉傅藻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元故侍講修史先生黃公之靈嗚呼人物文章有盛有衰其所關繫意者天則使然非人力所能爲昔在唐宋韓歐之出實當其盛時時則劉柳蘇曾相承並起有以鳴當世文治之巍巍及其衰也文章遂弊而君子於此亦以驗其世運之世務此國家之興隆元氣混合三光五嶽結粹在人顧其人物著於文章律倡呂和規重矩疊莫盛貫元有天下至元大德之世鴻儒碩生布列於朝廷著六於時代之祖宗作人爲日既久逮乎延祐科取士而得人之盛遂及于今茲公當其時奮乎東南粲然以文名然而四馳歷仕外服晚乃入參經典胄監寔惟學者翕然而宗師當代文章之柄咸公是屬而公亦不得以苟辭肆今皇上崇尚儒術慨念老成右是倚毗寺公之獨在爰起公於既老用於未京學制王堂勸講經帷任尊而職通將倚以爲



王猷之謨蔵國論之著範天下仰之如韓歐謂朝廷爲有人士類爲有依公不久要控辭而歸出處進退卓然而無疵公今沒矣一代之人物文章於是盡矣非大其就仮之切要論公學博而禁則約力致而道則微統聖賢點貫理奧不大擊巳任斯道而要軌故其形於文章辭如鬥延重語主辭鼎教分置離列蓋光采而嚴華威又如筵老吏法精謹引經傳古以斷獄而宗究靈以之而發舒造化以之而補裨聖賢經傳以之而羽翼古今事理以之而綱維公之名世者人皆知其所以此柳所以致此者固未人之

[illegible]公已不可復作斯文之未喪者幾希昔所
予之敬也臨川王公以謂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
後[illegible]可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今公之有以不朽
誠亦無憾而吾黨小子傷悼推痛不能已於言者
界[illegible]公所謂上爲天下惜而下以哭吾私者[illegible]月
之不[illegible]得大碑之有期薄陳一奠雖以寫哀嗚呼哀
哉尚饗

祭許季高文

[illegible]五十七年歲次丁酉十月辛巳朔越七日丁丑
[illegible]公[illegible]傳王撰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季

王安文公集卷三三 三五

高[illegible]君之靈嗚呼季高其竟死邪未可以死遽爾云
亡不[illegible]至此極初[illegible]于死人皆不[illegible]季
高[illegible]理今乃死矣孰不予哀嗚呼季高[illegible]以
壽[illegible]從兄孝弟無至[illegible]文又試以[illegible]
王[illegible]嗚呼季高[illegible]史[illegible]
氏發[illegible]文章筆力甚雄[illegible]逸[illegible]人[illegible]季
高必就遠大於出[illegible]于[illegible]者乃
竟而其得年甫卅有[illegible]一疾遂以[illegible]
高當壽而天謂天可必[illegible]究天道[illegible]仁亦
[illegible]降之材不降以年有年有材固罕[illegible]

原本[illegible]與下二十字[illegible]

者材不如年期合有材促不得屢孰與有年以享貴
富有年無材當情所甘材豈年嗇人同嗟怨抑人之
生稟氣於天是氣之賦厥有厚薄所稟者厚得年故
壽雖曰有壽而孰與死子之夭死由稟氣薄氣之薄
者乃適稟之天亦何心獨薄於子我觀衆人碌碌庸
庸鳥獸同群草木俱腐名與無足道者雖壽而
死與無生同凡若此者天實薄之其孰如子克自樹
立受材之豐學行俱茂名譽昭斷沒世有聞雖則云
夭其猶不死天之予子可謂已厚予達理者宜勿怨
天孰得孰失孰重孰輕造物其間豈果無意嗚呼季

[illegible]王集卷廿五 廿四

高又何怨爲子雖無怨人則哀子夫人所哀况吾朋
友交誼之篤無愧金石死生契闊日遠日疎不有話
言何以慰子子善自信豈待我言子母子兄其哀尤
切匪言之複無以慰之酒肴在前我言孔多嗚呼季
高聞乎不聞尚饗

祭靈星祝文

天田所次實維農祥百穀既成緊神之祐爰稽舊制
式修明祀神其來格歲歲有年

祭高麗國山川祝文

高麗爲國負于海東山勢磅礴水德汪洋實皆靈氣

如係廿四頁誤訂在此

此面本頁誤訂廿三頁內

其若造物何危宗歲[illegible]我與[illegible]之
[illegible]無以自存者[illegible]
[illegible]意[illegible]
[illegible]入在乎說[illegible]取定[illegible]及
[illegible]夫[illegible]躔其門[illegible]意
[illegible]若殁夫人[illegible]一十年貞
[illegible]開國郡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八有[illegible]母也
[illegible]元年卯十月日卒[illegible]九月日
[illegible]八十有七卜[illegible]乙巳某月日改[illegible]于貴也太
[illegible]錢仲山之原[illegible]濟[illegible]女一人適羅乾
[illegible]公伴者[illegible] 苗
[illegible]男五人女六人初夫人[illegible]教子濟[illegible]部
[illegible]宜城汪公[illegible]以文學稱而清尤精於[illegible]術且[illegible]
[illegible]吳旅以尙鄉并用功[illegible]選式[illegible]
[illegible]司[illegible]使僉部元帥府[illegible]方[illegible]
[illegible]於是[illegible]巳卒清旣畢喪事而緋[illegible]之碑無
文以刻又[illegible]來請銘銘曰
婦[illegible]內[illegible]無儀[illegible]以[illegible]乃[illegible]之宜[illegible]夫人
相夫以[illegible]家[illegible]證豈其[illegible]施
[illegible]行[illegible]揚[illegible]
[illegible]閭錢仲之[illegible]玄堂旣閟尙女于茲

[illegible]年雖令有材徒不得展執[illegible]年以[illegible]
[illegible]年[illegible]什常情所廿材豈年壽人用[illegible]人
[illegible]氣於天是氣之賦[illegible]有厚[illegible]所[illegible]者厚得年[illegible]
[illegible]口亦[illegible]而孰無死子之夭死由[illegible]氣[illegible]之
[illegible]造[illegible]之天亦何心獨[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歇同羣草木俱腐名[illegible]
[illegible]無生同凡若此者天[illegible]之[illegible]如子克自[illegible]
[illegible]受材之[illegible]學行俱懿名譽[illegible]後世有聞雖則云
[illegible]其病不克夭之于子可謂已厚[illegible]理者宜勿怨
天孰得孰失[illegible]重孰輕造物其間豈果無意嗚呼季
[illegible]集卷之[illegible] 十五
高又何怨[illegible]子雖[illegible]人則哀子夫人所哀況吾同
友交誼之篤無[illegible]死生契闊日遠日踈不有[illegible]
言何以[illegible]自信[illegible]待我言子母子允其哀尤
切[illegible]言之後無以慰之酒肴在前我[illegible]孔多嗚呼季
高聞乎不聞尙饗
[illegible]祝文
天田所次實維農祥百穀旣成緊神之祐爰稽[illegible]制
式修明祀神其來格歲歲有年
[illegible]高麗國山川祝文
[illegible]山勢[illegible]水德[illegible]

以能復境土又安因君世享富貴尊奠中國以
□湖衛之功於是爲大朕起布衣今混一天下
□統此者本國奉表稱臣納貢朕嘉其誠已封
王□□之者與天子於山川之祀無所不通是用遣
使□□以幣往修祀事以答神休惟神其鑒之
[illegible]

元故中山府判官致

府君諱鉉翁字□實王姓處之遂昌人五世祖景夔宋慶曆間仕知錢塘縣遷淳[illegible]宮教授自高曾至祖采父蘭並將仕不用用府君貴贈其父忠翊校尉溫



州路同知瑞安州事□鄭氏封宜人府君□資不凡自幼負志□瑞安常□之曰大吾門者其此子乎既長涉獵經史通大義□身律己必由於□慮利制事必本於忠信人亦莫不以遠大期之年□冠至京師受知於司徒陳公會福寧立爲其院宣使出入校指遠而[illegible]所不[illegible]備殫其勞者滿秩近義對于江路吳縣主簿郟□公名卿也□知其才小致務□以誨之家民頗[illegible]大家[illegible]去則發其罪惡咸寘于理政聲卓然[illegible]餘人□領兩淮都轉運鹽使司東臺場鹽司

輙宜作輒

淮鹽居廣催督趁辦如期而集見稱無能除忠翊校尉台州路黃巖州判官所掌捕盜司獄吏兇胥結黨肆惡久爲民害至則以法痛治之亭戶洪甲恃不統於有司恣爲暴橫以私忿殺平民吏白不宜問府君曰殺人之人乃可置不問耶逮捕繫獄坐罪不少貸紆民有挾僞鈔板詣官自首者覬事發因得誣逮富人肆其詐察其情詰之果自服立命焚其板不爲問州北有浮橋久且壞捕盜司屋亦敝甚皆撤其舊使之一新居三年政績具舉遷忠顯校尉兩淮都轉運鹽使司餘東場鹽司令於是倦於宦游不俟引年得



請納祿以昭信校尉真定路中山府判官致仕尋屬疾遂不起至正丙戌八月八日也享年六十有三壬辰十二月七日葬于家北君子山之原元配鄭氏封宜人繼室潘氏張氏孫氏初府君未有子以弟鑑翁子浚爲子晚始得子曰浩用蔭調衢州路龍游縣水北巡檢早卒無子浚乃以其子棟及從子機爲之後府君性英邁儀㮤峻整其材敏而裕練而不矯治家□□□官莅政不務爲苟同事無鉅細難易無□□□□□不當者故其所至輙有聲雖王氏之先奕世載德厥後宜大及府君出位雖不克稱其材亦

淮鹽居廣催督趍辦如期而集見稱爲能除忠翊校
尉台州路黄岩州判官所掌捕盜司猾吏究脊結黄
肆惡久爲民害至則以法痛治之亭戸洪甲恃不統
於有司恣爲梟横以私忿殺平民吏白不宜問府君
曰殺人之人乃可置不問耶逮捕繫獄坐罪不少貸
釬民有挾僞鈔板詣官自首者覬事發因得誣連富
人肆其詐察其情詰之果自服立命焚其板不爲問
州北有浮橋久且壊捕盜司屋亦敝甚皆撤其舊使
之一新居三年政績具擧遷忠顯校尉兩淮都轉運
鹽使司餘東場鹽司令於是倦於宦游不俟引年得



請納祿以邵信校尉眞定路中山府判官致仕尋屬
疾遂不起至正丙戌八月八日也享年六十有三壬
辰十二月七日葬于家北君子山之原元配鄭氏封
宜人繼室潘氏張氏孫氏初府君未有子以弟鑑翁
子浚爲子晚始得子曰浩用廕調衢州路龍游縣木
北巡檢早卒無子浚乃以其子棟及從子機爲之後
府君性英邁儀㮣峻整其材敏而裕練而不矯治家
內外有法居官涖政不務爲苟同事無鉅細難易無
不身爲齊無不當者故其所至輒有聲雖王氏之先
奕世載德厥後亢大及府君出位雖不克稱其材亦

府幾先顯矣浚來徵銘故爲之銘曰
王望遂昌厥稱德門承乏雖材用允其宗維材之良
有續必伸乃即官序厥聲以聞進也僨佪胡不大振
亦既光華寵受寵恩君子之出宅兆攸存春而在封
秋霜在原厥時來思衍爾後昆悼幽著銘爰勒貞珉

## 劉先生墓志銘

處有文學之人若子曰劉先生演字浩卿生於大德庚
子九月十四日卒於至正壬辰三月九日享年五十有
四嗣子師魯以巳亥十月十三日奉柩葬于麗水縣
孝行鄉之桐原既乃以書抵褘曰先人所與游者素



矣然相知之者宜莫子若葬必有銘茲誼爲古銘先
人者非子而誰以惟子也請昔先生之典教義烏也
褘特在諸生列託斯文雅故非一日重以師魯有請
銘安敢辭劉氏世爲處之麗水人祖桂父澤皆不仕
先生生有美質於書無不讀自少攻爲文章有聲籍
甚上饒鄭君原善其學長於經而明於性理天曆間
以名進士爲處州錄事先生因從受業焉磨礱浸灌
所資日深其於經書春秋尤精著其大義輯爲成書
一時學者皆誦習之其爲說務以發前儒所未及非
特利後生小子場屋之業而已其他所爲文皆從容

膺適不反於纍[illegible]獲譏消論議咸足以達其意要其歸
無不本於理者至於詩歌則[illegible]容大篇如奔濤怒颿
勢不可遏短章[illegible]短句如鳴金戛玉粹然成音流麗而
平實自成一家言嗚呼先生之所自致若此可謂文
學之[illegible]于非歟先生姿貌[illegible]然儀度[illegible]雅性倜儻且
和易樂聞人之急與人交無間親疏久益相好四方
士大夫至[illegible]邪無不欵門者先生與之飲或談經術
或論[illegible]理或以詩章相倡和莫不厭其情乃去[illegible]
[illegible]為多至正初起為義烏[illegible]儒學教諭又
[illegible]義書院山長未及上而遽卒矣

[illegible]先生文集卷三　十六

先生之[illegible]惜乎不克顯融不及展其
材之[illegible]之所欲為故其卒也無不為之嗟
悼嗚呼[illegible]知先生之自致於不朽者固不在彼而
在此也[illegible]葉氏有婦道前十一年卒至是
合[illegible]二人長則師胄次師夏皆能世其家業
者也次師雍[illegible]天孫男一人煜女二人銘曰
嗚呼先生邦之良也學[illegible]于躬氣又昌也[illegible]
為文章也儒林文苑[illegible]翔翔也雖遇[illegible]施[illegible]
也亦[illegible]全[illegible]也後千百年[illegible]傳也

故府君[illegible]墓銘

維薛氏遠有系序其先望於河東而盛於永嘉紹
聖中有諱堯章者來守處[illegible]居處之松陽子孫遂
為其縣人[illegible]生
[illegible]學為某某節度掌書
記[illegible]子君其
良也君[illegible]自幼沈[illegible]不[illegible]言
不妄發動必[illegible]力學[illegible]聖
人之經下[illegible]而通其義然
雖不[illegible]道達則推
之見諸用[illegible]殆餘事也乎居接

[illegible]　十九

物[illegible]貴與人交煦煦有恩
意語人[illegible]不啻若己出已有善未嘗
以自[illegible]大者樂從之游相與徜徉泉
石間世故[illegible]不以[illegible]年方[illegible]知老成人
微[illegible]休[illegible]時辟聘至而[illegible]之志益堅因
自號[illegible]山[illegible]子而宋
氏實[illegible]君[illegible]氏生[illegible]六母撫二
弟如同母弟祖母[illegible]氏[illegible]多[illegible]得其權
心其孝友其[illegible]君[illegible]不以[illegible]身
[illegible]已足[illegible]思推以[illegible]多而不幸年

卞及爻以卒故其卒也聞者莫不嗟悼之君生於宋
開禧己未十一月日卒於元元貞丙申六月日得年
三十有八先娶項氏再娶劉氏子男一人溶劉出也
孫男二人益汪曾孫男五人圭堅增垍坤丑辛後十
六年至大辛亥八月日溶始奉柩葬于縣北[illegible]後之
原葬且五十年益乃奉鄱陽尹李貫道所[illegible]求乞
銘惟昔眉山蘇公軾嘗以大父之銘屬諸其友南豐
曾公鞏其言曰大父行[illegible]高而不爲世用故不能自
見於天下然古之人[illegible]必皆能自見而卒有傳於
後者以世有發明之[illegible]嗚呼行高而不爲世用者



獨蘇氏歟益方以文學名將無媲蘇氏之有孫而所
以發明之者褘非其人也然益與褘厚爲友銘其敢
以卒辭銘曰
薛家扵陽由溫來遷世業載纘弗替而綿六葉逮君
益秪厥紹韜于躬不詭不矯不震以爍韜哲閟煇委
祉于後孫曾是貽彬彬孫曾既茂以碩維善有徵視
此貞刻

## 劉母徐夫人墓碣銘

鄱陽劉君爆告于金華王褘曰以吾子之厚於我也
竊願有請焉昔我先君子隱居以求其志亦可以發

烏扶[illegible]皆繼弗墜也用是見稱一鄉之善士前所以
[illegible]成者實吾先夫人內助是賴初我外家徐
[illegible]求[illegible]有[illegible]世爲外大父
[illegible]聞學兩娶皆秋氏先夫
[illegible]大性慧敏外大父鍾愛
[illegible]不違既淑閒用彰先君諱塋
[illegible]有[illegible]王氏而卒繼乃請婚徐氏外
[illegible]而先君又賢也以先夫人
[illegible]以我[illegible]我先大父備盡婦道先君好施予
[illegible]必振給之而又賓客款門無虛

建如宜作建



日先夫人[illegible]具酒食內外咸施譽中甚應
未嘗有倦色[illegible]婦必以禮御臧獲必以慈肅[illegible]
[illegible]如[illegible]不[illegible]君子[illegible]館先夫人於是[illegible]
[illegible]條[illegible]以教諸子皆使有成立既
[illegible]心[illegible]與[illegible]不[illegible]從以教其子者[illegible]
其[illegible]年六十而[illegible]至正丁亥五月某日
[illegible]以語其子[illegible]而[illegible]人[illegible]爆先[illegible]
[illegible]卒獨爆在[illegible]人[illegible]
四人[illegible]亦[illegible]卒[illegible]先夫人[illegible]
行實[illegible]然也[illegible]矣吾[illegible]故先夫人之

鳥扶[illegible]弟爲也用是見稱一鄉之善士祁所以
[illegible]祖成者實吾先夫人內助[illegible]外家徐
[illegible]來[illegible]間有來守[illegible]外大父
[illegible]可試爲[illegible]學兩娶於[illegible]氏先夫
[illegible]天性慧敏外大父鍾愛
[illegible]文[illegible]者不適賦淑閫用彰先君[illegible]
[illegible]王氏而卒繼乃請婚於[illegible]氏外
[illegible]以我[illegible]而先君又賢也以先夫人
歸於[illegible]獲先大父備盡婦道先君好施予
族屬[illegible]必振給之而又賓客欵門無虛

[illegible]卷三十三　二十二

日先夫人[illegible]具酒食內外[illegible]施與中其度
未嘗有倦色[illegible]姻姪必以禮御臧獲必以慈良與[illegible]
[illegible]如先不幸先君子[illegible]捐館先夫人於是[illegible]家
以[illegible]所[illegible]有條[illegible]以教諸子於使有成立曉
[illegible]心內與[illegible]不廢且復以教其子孫教
[illegible]年六十而[illegible]嘗[illegible]丁亥五月某日
先[illegible]以語其子乃[illegible]而逝[illegible]人[illegible]爆光潤
[illegible]獨爆在[illegible]女[illegible]人[illegible]
四人[illegible]亦已[illegible]先夫人[illegible]
行實[illegible]也痛矣吾[illegible]故先夫人[illegible]

後又循權厝乃今得卜始克以[illegible]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奉[illegible]于
[illegible]鄉[illegible]山之原葬必有銘[illegible]子請辛與以[illegible]爲
[illegible]之言曰嗚呼人子之所[illegible]者以能揚名而顯
其親也君今以文學名[illegible]未見是可謂能孝矣
而[illegible]以銘爲雖然夫人事夫則能成其志教子則能
成其才德之所致者[illegible]矣是固不宜無述也庸次第
君言爲序如右而系之以銘銘曰
大也[illegible]士子則名人[illegible]其[illegible]之化由閨門黃裳元吉
坤德[illegible]著[illegible]以示於閫

謝節婦墓表

[illegible]卷廿二　廿二上

節婦謝氏[illegible]人也謝氏儒家有女不肯與允
子[illegible]節婦[illegible]德甚以爲賢節婦性剛
而[illegible]不安[illegible]勤儉以治家而事舅姑奉
賓祭[illegible]爲儒學官宦遊於外其得無後顧
之憂者節婦內助之功居多歲己亥大軍下建德勢
且東節婦語其夫曰亂將及矣盍爲逃避計先事弗
圖後悔何追察其夫意猶豫不決則恚曰盍不歸我
母家我母家有深也萬一事不測當有入水死耳焉
不身受辱也未幾蘭溪被亂兵四出摽掠而[illegible]
往節婦攜男女逃入金華山中途失其幼男號

之北獲而兵且至，自度不可免，行至向塘，投於[illegible]
幼女投岩下，身縱而死，十月七日也。死十餘日[illegible]
物色求之，得其尸叢棘中，面猶如生，遂併葬之[illegible]
墓之次。於是得年三十有九矣。生男五人，今存者二
曰穎、雅，女二人，今存者一，曰媛，適張忠。既葬，穆穎其
友王褘為之銘。王褘曰：嗚呼！頃歲以來，天下大亂，[illegible]
倫之斁甚矣。自學士大夫猶不敢望其盡節，而況於
女婦乎？當是時，謝氏乃能秉節以死，賢於人遠矣。銘
其尚有愧辭。銘曰：
人孰不有死，死其難乎。烈烈節婦，處死為安。乎豈[illegible]

王忠文公集卷二十二　十三

之永垂。時[illegible]全乎貞，名懿標乎壁。其完乎倫紀，用以
立不[illegible]，勒銘昭之，壹[illegible]觀乎。

節夫人羅氏墓銘

夫人諱靜，羅氏也，州青陽人也。羅故青陽大家，君九
華山西之宗，翁父某，母程氏，皆[illegible]夫人[illegible]所宜[illegible]
年二十以歸于同邑錢氏，為處士諱[illegible]之配。錢氏
在其邑亦稱望族，夫人相其夫，承祭祀，被[illegible]
戶鄉閭，黨備盡婦道，謹事舅姑以孝，聞不幸處士[illegible]
早即世，夫人乃專秉家政，能使[illegible]家[illegible]
感然性慈愛，好施予，[illegible]家[illegible]

共百伍廿二頁廿四頁
共叢不頁漢訂在上面頁

夫人與考君相繼
之不以類諸父昆
[illegible]不追慕流涕痛親之
不待而[illegible]養之不逮也。君年壯盛時，尚氣節，為人排
難解紛，不遺餘力，親戚里黨眾訟方殷，君一言之頃
亂使之忿釋怨消，由是有構爭者往往不訴于官而
惟君言是聽。同里蕭氏伯仲於君為內外兄弟，以分
財不均，致訟，賄賂貨行，互結勢援，君中立不阿左右
救護，卒全其家。來仕是州者，賴君明達政體，熟諳物
情，有疑事必從君詢訪。而南行臺侍御史洛陽秦公

王忠文公集卷二十二　十四

江西廉訪使范陽張公與君交尤深，君至晚歲乃專
事沈默，務為含容，與物無忤。人有忤君者，亦不以介
意，無賢不肖皆得其驩心。大飢，貸細民粟，適歲大侵，
無所償。次年有秋，咸倍息償之。君歎曰：比歲民阻饑，
得免於流亡者，村二三，今雖小稔，恐即重困之乎[illegible]
貧於君者，焚[illegible]其息，為粟九百石。大盜過境，居民逃
避山谷間，[illegible]之，從託名團結，因事標掠，市井[illegible]者
罪，君凡所至，必諭之禍福，相率化行，遂於[illegible]
甚眾。君平居撫族姻，有恩，接賓客有禮，處事之儀不
廢。於問左鄉，當[illegible]以是多之。其次第在州南更[illegible]

[illegible]以及人其若造物何乃宗[illegible]之
[illegible]鐵與以自存[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若及夫人[illegible]
[illegible]開[illegible]不[illegible]學也
六人[illegible]元辛卯十月日[illegible]月日
[illegible]八十有七卜以[illegible]乙巳[illegible]月日[illegible]貴池太
[illegible]錢仲山之原[illegible]女一人適羅[illegible]

四十一

[illegible]男五人女六人初夫人[illegible]教子濟[illegible]部
[illegible]宜城汪[illegible]文學[illegible]而清尤精於[illegible]術且[illegible]
[illegible]旅以簡鄉并用功[illegible]造成[illegible]
[illegible]可[illegible]使[illegible]郎元[illegible]方[illegible]
於[illegible]於是[illegible]清[illegible]畢葬事而[illegible]經之碑無
文以刻及後來請[illegible]銘曰
[illegible]之内[illegible]非無儀其以[illegible]大人
相夫以[illegible]
[illegible]揚[illegible]
[illegible]錢仲[illegible]玄堂[illegible]于茲

[illegible]何直作[illegible]

故松江府判官致仕王公墓誌銘

公諱肖翁字傳朋姓王氏世爲婺之金華人宋太師左丞相[illegible]文定公諱淮之玄孫中大夫太府卿贈少師[illegible]部尚書[illegible]公諱[illegible]之曾孫中奉大夫[illegible]敷文閣待制[illegible]計度副使金華縣開國男諱[illegible]之孫朝奉郎將作監主簿諱琦之子也公自幼即知問學既長才業兼茂爲宗部所欽仰又其從[illegible]秀風猷[illegible]藉雖運[illegible]物[illegible]之餘望而知其爲[illegible]門[illegible]矣[illegible]家[illegible]婺二郡儒學錄大德中陞婺郡儒學正考滿當得教授[illegible]而國制教授必年[illegible]始得爲之公



名上天官未四十也是時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集與公生同歲亦以儒學[illegible]考[illegible]同[illegible]選中而年皆不及格有司以常制持之廷臣言虞[illegible]雍忠肅公孫王[illegible]晉文定公孫皆前代名宰相家子且學藝不羣不得拘於常制於是虞公得教授京畿而公爲靜江教授南方歊暑多瘴公[illegible]官居亡何即移病而歸家食十年延祐末復起[illegible]教授南康會白鹿洞書院山長缺郡守請公攝山長事書院久廢公爲復興之新其學宇席其田租而求學者[illegible]衆十[illegible]翕然[illegible]治初[illegible]江西行中書省掾史[illegible]人有[illegible]數田虛增[illegible]

謂似宜作為

者事數年不決公以謂民變雖靖乎
根之慮類宜在所必除儒學官待選者以千數先是
待選滯者皆有悍不敢理日致壅滯公閱選簿為之
銓注數日而畢由是宰臣器重之推其言定用休閑
以前泰定四年積年勞除將仕郎海道都漕運萬戶
府知事海道歲漕東南百萬之粟供京師以事與
法從事其任至重自漕帥上僚吏率以選為公居幕
中三年上下克協漕事既辦僉以循資例轉至元二
年轉從仕郎嘉興錄事適歲役部使者檄公行視田
公為與實以聞得免荒租數萬石它州郡有訴利事

欽定四庫全書　黃文獻公集卷二十三　二十六

部使者悉以諉公決公決之無或不當者惠利及人
甚眾政績益著未幾屬疾請致仕[illegible]以承務郎松
江府判官致仕命未下而公卒其年十月癸巳也享
年六十有五以五年二月壬寅葬于[illegible]婺女鄉
施家塘之原公娶唐氏子男六人[illegible]杭州
海寧州判官蘭領江路錄事判官[illegible]
山長女三人適劉文同申[illegible]女八人
公天性孝友事親[illegible]者致
諸子必由於禮其家庭之內[illegible]多
以周親黨振貧之[illegible]

萬餘石而生變者事數年不決公以謂民變雖靖乎
根之慮類宜在所必除儒學官待選者以千數先是
待選滯者皆有悍不敢理日致壅滯公閱選簿為之
銓注數日而畢由是宰臣器重之推其言定用休閑
以前泰定四年積年勞除將仕郎海道都漕運萬戶
府知事海道歲漕東南百萬之粟供京師以事與
法從事其任至重自漕帥上僚吏率以選為公居幕
中三年上下克協漕事既辦僉以循資例轉至元二
年轉從仕郎嘉興錄事適歲役部使者檄公行視田
公為與實以聞得免荒租數萬石它州郡有訴利事

欽定四庫全書　黃文獻公集卷二十三　二十六

部使者悉以諉公決公決之無或不當者惠利及人
甚眾政績益著未幾屬疾請致仕[illegible]以承務郎松
江府判官致仕命未下而公卒其年十月癸巳也享
年六十有五以五年二月壬寅葬于[illegible]婺女鄉
施家塘之原公娶唐氏子男六人[illegible]杭州
海寧州判官蘭領江路錄事判官[illegible]
山長女三人適劉文同申[illegible]女八人
公天性孝友事親[illegible]者致
諸子必由於禮其家庭之內[illegible]多
以周親黨振貧之[illegible]

不詳何字俟考二字

尚公許而尤善筆札論者謂其酷似吳[illegible]
墨人爭寶愛之初魯公在淳熙間又居相位是時南
北講解中外無事一用[illegible]道佐佑綱倫[illegible]喜功之說
以宋養其民人以故南渡以還論相業者咸稱王氏
是爲文憲公　實學於何文定公甚以
[illegible]之道而敦文又受業於文憲以及[illegible]堂
劉先生炎雙峰饒先生魯其學皆本於朱子於是言
道統者復推王氏爲濂洛之適傳矣[illegible]公之生憑藉
世德相業之隆道統之[illegible]一門[illegible]世承傳逮
于其身不可謂無所託也[illegible]乎不大顯融不足以究
王忠文公集卷之二十三　廿三
其志之所就然論天[illegible]者謂王氏宜有後而公庚之
子孫必復其始後之來者尚有徵焉銘曰
大山穹林良材所生世家名閥是生[illegible]英[illegible]冠家
孰盛王氏相業道統[illegible]徽[illegible]執奕葉[illegible]其祖于公
公繼承之文憲在躬際今昭代仍有[illegible]仕明世其家
克濟厥美君子之澤維衍益延盍觀[illegible]木有本[illegible]
斲石刻辭爰誌隧合尚其嗣人是侶是續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二十三

尚公許而尤善筆札論者謂其酷似吳[illegible]
墨人爭寶愛之初魯公在淳熙間又居相位是時南
北講解中外無事一用[illegible]道佐佑綱倫[illegible]喜功之說
以休養其民人以故南渡以還論相業者咸稱王氏
魯公之從子是爲文憲公　實學於何文定公甚以
傳考亭朱子之道而敦文又受業於文憲以及[illegible]堂
劉先生炎雙峰饒先生魯其學皆本於朱子於是言
道統者復推王氏爲濂洛之適傳矣[illegible]公之生憑藉
世德相業之隆道統之[illegible]一門[illegible]世承傳逮
于其身不可謂無所託也[illegible]乎不大顯融不足以究
王忠文公集卷之二十三　廿三
其志之所就然論天[illegible]者謂王氏宜有後而公庚之
子孫必復其始後之來者尚有徵焉銘曰
大山穹林良材所生世家名閥是生[illegible]英[illegible]冠家
孰盛王氏相業道統[illegible]徽[illegible]執奕葉[illegible]其祖于公
公繼承之文憲在躬際今昭代仍有[illegible]仕明世其家
克濟厥美君子之澤維衍益延盍觀[illegible]木有本[illegible]
斲石刻辭爰誌隧合尚其嗣人是侶是續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二十三

忠文公文集卷之二十四

[illegible]校正

墓誌銘

贈禮部員外郎[illegible]

至正八年正月[illegible]官六品擢著令推恩[illegible]父母[illegible]禮部員外郎先大人[illegible]封恭人[illegible]年卒而府君之亡今二十年矣[illegible]宗君[illegible]侍講學士虞公[illegible]之志而[illegible]夫人之表日月行



矣以恒之[illegible]有[illegible]而褒崇所及[illegible]小子[illegible]能當國不敢如昔人之[illegible]待[illegible]所以[illegible]者不宜無所撰述以終 上恩而昭先德于[illegible]我[illegible]之銘以刻諸墓上[illegible]丁不敢辭[illegible]二公所不書[illegible]列書之府[illegible]以上[illegible]不仕世[illegible]入[illegible]府[illegible]無他兄弟而伯父死[illegible]尉方[illegible]府君語之曰[illegible]其為我後府君未知所對而曰已[illegible]乃為服三年喪後遂以次子恂奉其祀而恩禮得兩全矣[illegible]

[illegible]殆府君焚香[illegible]露禱于天願減己年以贈父[illegible]若魄中有[illegible]以三指者病遂愈後三年乃疾府君[illegible]不御酒肉人稱其純孝[illegible]府君代人[illegible]一以誠實尤樂周人之[illegible]大德間歲饑朝廷命富民出粟以賑貧乏有司擇[illegible]素服者俾第其多寡府君首倣其選大[illegible]小戶[illegible]服其公平既而疫大作府君致齎者爲人坊脈而合藥施之門閭中賴以全活者甚衆其行修於身而惠澤及物多此類府君卒以泰定五年正月日享年六十有[illegible]明年正月日與夫人合葬縣西儀



鳳鄉[illegible]山之原夫人楮氏相府君治家有法孝于舅姑仁于姻族母儀婦道見稱于鄉其卒以至治元年十二月日而葬則明年[illegible]月日也子男二人長則恒由國子生釋褐授從仕[illegible]紹興路餘姚州判官除翰林國史院編修官[illegible]承務郎遷國子助教次恂也爲伯祖後女二人適[illegible]孫男五人女二人昔歐陽文忠公之言曰[illegible]爲善者能有後又曰爲善無不報[illegible]遲速有[illegible]理之常也嗚呼以予觀於府君庶幾所謂善人矣雖弗克自見於世[illegible]被誥纍然卒以子貴享身後之榮於是有以知天之所以報施善

人者非可誣也銘曰
君子爲善旣積于躬受報式需後其必豐㫖歟府君
厥積維厚承之有賢徐觀身後 皇用褒贈有隕自
天龍光所被貴于瀉泉善無不報斯乃常理刻兹石
章垂徽千祀

故孫君墓碣銘

君諱辰龍字君旂姓孫氏其先由婺之金華徙睦之
桐廬遂爲其縣人高祖顯曾祖寶祖濂宋漕貢進士
父之才承奉郎致仕毋方氏贈孺人三子長達發咸
淳戊辰進士第一由衢州軍事判官辟御前軍器所

幹辦公事宋亡不仕學者稱爲盤峰先生次竟龍咸
淳庚午鄉貢進士次即君也君資識穎敏篤志問學
一門父兄自爲師友以成其有以自見而運去物改
矣至元丙子國兵南伐盜熾于兵君攜家避地萬山
中草棲露宿備嘗險艱父之乃與其兄歸復故宇以
養親蜀名鄉史公緄祖爲取承奉公詰語扁其堂曰
志樂君事親以養志爲先不特服勞飲食而已親有
疾憂形于色食不下咽故相留公夢炎告老南還來
訪君尋舊好嘉其志行嗟歎而去居喪過哀幾瘠成
疾二兄旣先卒君獨營喪事無違禮窆木拱矣而孝

人者非可誣也銘曰
君子爲善旣積于躬受報式需後其必豐㫖歟府君
厥積維厚承之有賢徐觀身後 皇用褒贈有隕自
天龍光所被貴于瀉泉善無不報斯乃常理刻兹石
章垂徽千祀
故孫君墓碣銘
君諱辰龍字君旂姓孫氏其先由婺之金華徙睦之
桐廬遂爲其縣人高祖顯曾祖寶祖濂宋漕貢進士
父之才承奉郎致仕毋方氏贈孺人三子長達發咸
淳戊辰進士第一由衢州軍事判官辟御前軍器所
三忠文公集卷二四 三十
幹辦公事宋亡不仕學者稱爲盤峰先生次竟龍咸
淳庚午鄉貢進士次即君也君資識穎敏篤志問學
一門父兄自爲師友以成其有以自見而運去物改
矣至元丙子國兵南伐盜熾于兵君攜家避地萬山
中草棲露宿備嘗險艱父之乃與其兄歸復故宇以
養親蜀名鄉史公緄祖爲取承奉公詰語扁其堂曰
志樂君事親以養志爲先不特服勞飲食而已親有
疾憂形于色食不下咽故相留公夢炎告老南還來
訪君尋舊好嘉其志行嗟歎而去居喪過哀幾瘠成
疾二兄旣先卒君獨營喪事無違禮窆木拱矣而孝

心無忘歲時祭掃猶涕泣不已教子以義方律已甚
用禮法雖子姓來省不冠不見也然性剛介人有不
直輒面直之有以舊貯物寓君者歲久且死則物色
而歸其家人咸服其質實至大開部使者行部至縣
處以學職滿考當得教官辭不就延祐初科舉法行
人未之習君教其鄉人子弟為之皆知所取則縣來
嘗修于先生而未就君繼志續成之後人故實得有
所徵焉晚歲屏絕家務惟寘居默處間挾書史以自
娛暇則與朋舊相羊山水間不復知有世事因自號
曰求心云元統乙亥君年八十而十月九日乃其初



度親黨咸會宴勞累日不倦是感疾不起二十五日
也以其年月日葬縣北大隱阡先塋之次娶王氏後
三年卒合葬焉子男二人師道師德孫男五人曾孫
男三人昔者先生娶縣作大監朱公杰之女久居義
烏與禕先大父石峽府君相及善禕生也後不及識
先生而君之孫紳辱與禕交因以君銘為屬惟春秋
之所謂吉德大易之所謂幽人君實侶之沒世之後
其潛光遯迹誠不宜使之泯泯無聞乃為序述其志
業行誼而繫之銘為銘曰
孝於親所以成其身求諸心所以復其真既全既純
知創弗振弗替有延其在後之人

## 趙君墓誌

趙君觀光字觀國慶元之鄞人其先仕宋曾大父逢
龍宗正卿兼侍講大父建知徽州婺源縣父筵翁始
晦德不仕君幼多智識稍長好讀書通達時務以郡
博士薦于省得推擇試吏奉化州尋遷昌國至正十
年冬黃巖海寇將起而昌國為州在大海中距黃巖
一息可至也其州侯樵木而不能問計於君君諭令
州兵寡弱且不諳水戰惟蘭秀二山居民悍勇善鬬
擊習海事若募以厚其示以重賞其人必樂為我用



用以捍禦無難矣侯然君言即以其事委君君招諭
有方不旬而率集明年正月從侯引兵出海躡賊想
軍民兵同會海門洋餓而賊船百餘被卒至衆皆惴
縮莫敢進獨君所部民兵與奮戰至暮無大勝負明
日君方分給軍糧賊復上賊船又大至前説侯遠進
敵而賊衆數倍我軍莫支君持短兵接戰矢石交下
軍與賊不可辨且後無援兵遂執節以死侯亦遇害
是月二十五日也方君募民兵時或見其不憚勞勩
私謂君曰侯受天子命守茲土盡忠報國固宜君不
過一小吏設有功功且不顯償有一不測寧不重貽六

毋憂君曰人臣食祿死其難所也吾雖小吏亦旣食其祿矣臨難以避可乎於是卒竭力捍禦以及於難得年二十有五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娶戴氏子男二人君爲吏廉而有守勇於趨事赴功上官悉信用之然皆夫人之所能至其死事昭顯如此則有人所難能者矣嗚呼忠義天性也由之而致死故死皆無媿而世徒論其人之貴賤以爲其死之重輕何哉銘以表君之藏他日史氏傳忠義者尚或有徵也銘曰

死有不朽殺身成仁名則旣完遑卹厥身我作君銘刻在貞珉



## 袁母吳夫人墓誌銘

吳郡袁君泰喪其母夫人將葬哭泣以告繹曰泰不天生十有四年而先君棄諸孤雖是諸孤貌爲無依袁氏不絕如綫賴吾母左右維持以長以敎故我兄弟克有成立獲祇厥紹袁氏之不墜緊吾母之功也吾母之幼也即以令淑聞爲親所鍾愛擇壻謂神家我先君早以文行知名遂以歸焉時年甫十八躬織絍親酒漿以致養舅姑承事賓祭夙夜敬共罔有違德自先君之歿婺居四十年艱難憂患益所備嘗我兄弟恆以不能書者爲憮不幸今不及養矣泰也哀纔殘息厥旣得卜朞擬合葬于長洲東吳鄉緒墳先塋之兆而未有銘也敢惟子也請銘惟君之先君靜春先生之銘內翰黃公實爲之顧泰末學乃敢銘夫人乎雖然辭之交君有素誼不得固辭則爲序而銘之序曰夫人諱志寧吳姓也吳爲吳著姓吳江之同里其世所居也宋將仕郎諱仲常者其父也夫諱易字景文號靜春先生也子男四人震以先卒次即泰次晉次燊也女五人長亦先卒餘則顧天麟嵇德英顧正許德明其壻也孫男十人女六人也享年八十



有四卒以至正六年十二月六日其明年正月六日則葬之年月日也銘曰

爲婦而婦爲母而母嗚呼是維夫人之德以銘其墓

## 陸夫人墓志銘

友人吳郡袁君信以書來告曰信私門積釁往歲七月不幸喪吾母亦旣忍心不即死矣襄大事不一月而吾妻又卒吾哀苦良□情有弗堪窀穸之事不能遽圖也因循踰年始克卜地以作玄堂之銘以唯子也請銘不敢辭夫人諱順姓陸氏陸爲吳郡長洲之大姓父諱元吉母趙氏夫人資禀溫淑而性聰慧年十

月七而孤其兄眞擇所宜久歸之乃以歸于袁氏[illegible]
長洲[illegible]信字可立素以文行稱于鄉故夫人歸
[illegible]而年已三十有五無育其前室之子曰[illegible]
曰神女曰孟賢曰寧者不啻如已出其子若女亦
[illegible]慈愛不復知已之異出也相其夫理家事內外
井井有條事姑盡孝甘旨之奉必親爲之及既嬰疾
[illegible]姑病亦革常左右就養不少懈姑嘆曰汝事我甚
今顧因我以重汝疾乎因泣謝曰婦人之職主中饋
養舅姑而已婦不及事先舅幸逮事大人誠能盡子
婦之道死且不恨既而姑卒不起力疾理喪事哀毀



殊過比葬返哭而疾益甚遂不可爲矣夫人之卒實
至正十四年八月十九日享年三十有七[illegible]
莫不爲之悲傷以爲袁氏失賢婦也夫人平居寡言
笑行履端謹雖婢妾未嘗加以疾言遽色閨門之內
雍雍然咸樂[illegible]宜焉嗚呼是可謂得[illegible]道矣然而[illegible]
及中壽以死其不可哀矣夫夫人[illegible]以十五[illegible]某日
日葬在某鄉某原銘曰
黃裳元吉婦之德德[illegible]不[illegible]天可[illegible]嗚[illegible]此
室

故石門[illegible]長史[illegible]君墓志銘

君諱益懋字仲謙吳姓[illegible]人也父[illegible]
忠顯校尉松江府判官母[illegible]氏封宜人[illegible]
幼力學攻辭章方[illegible]未有科舉之[illegible]
爲學務[illegible]諸已不[illegible]也大[illegible]歲大侵
忠[illegible]右[illegible]其志鄉閭之民
多[illegible]活[illegible]民[illegible]以其[illegible]所買婢
竊之君[illegible]而知其[illegible]遺[illegible]之不復責其直吳
之以田[illegible]弟私以牛[illegible]浮屠
氏訟于官[illegible]以[illegible]爲其家祭田則曰吾安
用有此而[illegible]人[illegible]以還吳氏[illegible]張丙者貸君



閩器貨于長沙[illegible]價不[illegible]而舟車[illegible]耗折太半君
閔其[illegible]本[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戶假貸於君有久
而不[illegible]者則[illegible]不問[illegible]右大饑民
流移[illegible]而太府下令[illegible]民[illegible]貫在君邑者
君爲具[illegible]備[illegible]得無[illegible]而他邑所遺
物故者多矣人[illegible]子[illegible]繈[illegible]置路傍者君見
之惻然募人育之[illegible]其爲人仁厚而[illegible]
愛才急義皆此類甚衆鄉[illegible]用是多之君[illegible]以
[illegible]字不應復用宰臣薦署石門[illegible]
石門在[illegible]去[illegible]家爲近且山水最奇勝門[illegible]

君諱益懋字仲謙吳姓[illegible]人也父[illegible]
忠顯校尉松江府判官[illegible]氏封宜人[illegible]性[illegible]
幼力學攻辭章方是[illegible]來有科舉之[illegible]
爲學務不諧已不[illegible]計也大[illegible]歲大饑
忠顯府君飢發粟[illegible]左右其志有同之民
多賴以存活里民[illegible]甲爲[illegible]說以其[illegible]所買婦
斷之君既而知其[illegible]也遣遣還之不復責其直吳
之以田來售已庚[illegible]矣而[illegible]弟私以牛田昇浮屠
氏訟于官[illegible]以歸君[illegible]舉以爲其家祭田則曰吾安
用有此而發人之[illegible]乎以還吳氏有[illegible]兩者貸君



陶器貨于長沙其價不貲而舟車[illegible]耗折太半君
閔其情凡[illegible]本合微者書之陶戶假貸於君有久
而不能償者則[illegible]其券焚之一道不問浙右大飢民
流移徙他郡而大府下令[illegible]民及元貫在君邑者
君爲具[illegible]備[illegible]咸得無恙而他邑所遣
物故者多矣人有[illegible]子[illegible]而縱猶置路傍者君見
之惻然募人育之[illegible]其爲人仁厚而惻
緩財急義若此類甚衆鄉[illegible]用是多之君嘗以[illegible]
辟松江府文學不應後用宰臣薦署石門[illegible]
石門在青田去君家爲近且山水最奇勝[illegible]

之居父之乃歸既歸遂不復以家事經意每良辰佳
節從賓友尋林泉幽絕處寄興詩酒意有所適輒悠
然忘返友愛其弟產業一以付之及分析唯其弟所
取不與計薄厚母舅不能自存養之終身如事其母
其孝之至又如此君年三十有七以延祐元年正月
九日卒元配陳氏宋朝奉大夫沂之孫女生二子曰
天澤曰天濟女一人適季良繼室何氏宋丞相正獻
王執中之裔孫女生一子曰清孫男四人[illegible]楫楧桂
女五人曾孫男二人熊羆女二人君卒後八年當至
治二年九月某日葬龍泉鄉金沙里槎牌之原以陳



氏祔葬且四十年而楫由薦功授龍泉尉乃奉其父
天澤之命以里人葉子奇所爲狀來請銘嗚呼孝子
慈孫之欲顯揚其父祖固何間于久近況君勇於爲
義行應銘法宜書以範後人余曷敢曰不可因爲序
而銘之銘曰
年不中壽仕不厚祿胡性之祥而命之不穀維餘慶
所施孟縣以篤尚後之人是似是續

故傅母樓夫人墓碣銘

里友傅權與其弟藻衰絰踵門以告權曰吾母之逝
窀穸之事亦既畢矣維是貞節懿範所以作則閨

[illegible]

之評[illegible]之曰[illegible]宗為之辭雖然吾母
之詳[illegible]吾母樓氏樓氏吾烏傷
士[illegible]母[illegible]而我大母[illegible]樓氏
先[illegible]入之門出外入入於其行之良也以吾母歸
[illegible]況其姑為姑事之盡婧[illegible]也治家
既[illegible]先君兄弟四人第於文愛每時節會於今至
夜分吾母治具承其禮無憾意先君有驚心之疾吾
母手調藥餌未不解帶者累旬人不見其有不堪之
色也故處織于宿刺綉積絲聚佐先君重構之未畢
工而先君殁矣先君之殁也我兄弟俱在幼吾母力



持家政既完[illegible]大事[illegible]斷髮為禮以節義自許用撫
育我兄弟且俾從名師游以椎見弟之無佑而能知
所植立者吾母之教也吾母素心既[illegible]不復以貧
窶為鄙服勤紡織以夜繼日靡曠凌厲亦鮮鳴迺已
先君有宿逋臨殁時屬從仁以別業償既乃[illegible]所
為吾母指紡織[illegible]也[illegible]母於[illegible]祥而
和易待妯娌如姊妹[illegible]姪如其子成盡恩意
而得其驩心內外[illegible]無間言者於兄年既
七十然[illegible]發者三十年矣
[illegible]感余[illegible]吾母所治堂

[illegible]貞則金華宋太史實為之記縣大夫又以耆老之
請謂吾母貞節在例宜旌表上其事未報而吾母已
矣嗚呼權等尚忍言之哉偉闡其言作而曰吾與子
兄弟居同里學同師夫人之賢吾知之有素矣子之
言安敢以不志遐備著之如右夫人諱瑩字貞秀姓
樓氏世為烏傷人卒於丁未歲十二月十七日享年
七十有五葬以卒之明年正月朔日墓在縣西崇德
鄉宅山之原子男二人即權藻也權有劇行曉評序
屠氏學藻受業黃文獻公之門以文學名女二人壻
曰王大節朱元禮孫男三人女四人銘曰



吁嗟夫人秉貞則兮再造厥家全婦德兮亦既壽兮
又多福兮有嘉壹儀垂楷式兮焯幽振潛勒茲刻兮

## 太原郡夫人葉氏墓志銘

洪武三年正月庚子中書右丞王公溥言于　天子
曰臣之父晉母葉氏實生臣溥及臣弟漢實而臣不
天父也棄諸孫早所恃者母氏以長以教故臣兄弟
克有成立而母氏之亡亦已十八年顧臣無[illegible]事
陛下比者推恩褒崇二代假寵於王氏甚厚獨念臣
去鄉邑日久僕竭之告得歸展省丘墓以伸私情
不勝至願於是　皇上閔焉有旨予告所以

者良至仍勅儀曹具祭物給之公將行以母夫人墓
宜有識請銘於史臣王禕禕不敢辭謹按追封太原
郡夫人諱某姓葉氏饒之安仁縣人歸同里后港王
氏爲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太原郡公
諱晉之配資善大夫中書右丞溥昭勇大將軍崇仁
衛指揮使漢寶之母夫人性慈惠治家以勤儉族姻
里黨莫不稱其賢至正壬辰干戈俶擾饒信首被兵
明年三月右丞公奉夫人避兵於信之貴溪弟率之
際母子遂相失繼而公起兵衛鄉里會　皇上徇地
江右遂舉其地來附拜中書右丞分鎮建昌蓋曰癸



巳至丁未凡十五年夫人所在不可知而公思慕之
情日夜未嘗置是歲正月忽夢夫人若告以其所在
者命卜者筮之其繇辭曰非巖即穴必得於骨五月
躬率士卒詣貴溪之桃源山即向夫人避兵處也伐
林木入山以物色求之不可得哀號者二日既乃得
其地居人吳海能言兵相通時夫人病不能行即自
投井中死矣公乃披榛棘尋得井俄有鼠自井中出
跳入懷中旋復入于井汲井索之夫人之遺骸果在
焉公哀號益不自勝以是月某日具衣衾棺槨即其
地禮葬之夫人之卒享年六十有七二子即公及漢

寳也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嗚呼父母之喪人子之
不幸也而右丞公則又遭乎其事之變罔極之德曷
從而報之抑人子之圖報其親者固無間於存沒用
是公以功業自奮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貤恩錫命
賁及泉壤所謂立身揚名以顯其親者於是乎在是
雖遭事之變而能合禮之正仁人君子復奚憾焉銘
曰
顯允王公東時奮庸入建相業出城將功載念所恃
實育我躬昔丁艱難久銜哀衷孝思之至神明可通
乃安體魄兆域以崇以堘以封若堂斯封　天子有



命禮貴飾終龍光赫奕賁于幽宮公曰噫哉君命寳
隆豈我陋微能充其宗精思感繇積慶所鍾春雨在
草秋霜在松世世子孫來瞻來同

故申府君墓志銘

府君諱佑字君佐姓申氏金華人也曾祖楚祖餘父
鎮皆世不顯至府君始以儒術自奮有聞于時天曆
初用御史舉署饒州路餘干州儒學教授修學宮養
士頗有聲與調平江路錄事判官平江大郡民物
殷盛興利剔蠹事功以集適歲大侵慨然白大府願
以勸分爲已任諭巨室移粟他郡食餓人全活者衆

子褘曰予生托

刲人從中收良家女百十人抑使爲娼因交結權貴遂納貨賂既廉得其奸狀即白發之坐甲重罪還娼女良家奮不顧利害攻擊大著遷饒州路德興縣主簿縣西五里有溪控驛道其流湍悍涉者病之相其宜爲浮橋以鐵緪比舟上架板度用廣不通仍買田十畝橋若干以歲入爲繕修之費民使之名橋曰棲鸞渡曰申公生立祠橋西刻石頌之郡學田八百畝爲豪富民所占歲久不可理大府命理之即具究其實得田之形狀左驗悉與碑志合豪富民乃噤不敢爭田盡歸于學其政績大抵如平江辟湖廣行中書



省掾史裨贊碩畫宰臣咸器之居無何遽請休致謝事而歸以承務郎婺州路永康縣尹致仕距故居五里中和山之陽結屋曰澹菴日相羊其間世慮漠不以經意遂終老焉歲庚子二月某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五即以其年某月葬于中和山之麓遵治命也元配劉氏繼室潘氏子男二人長曰澗用廕累調永康縣丞次曰沘女二人適唐紘徐某孫男二人將葬澗奉里人邵謙所爲狀告其友王褘曰先人墓石宜有銘以唯予也請褘不敢辭銘曰

申以國氏支于金華奕世載德厥徬大家是生才賢

刲人從中收良家女百十人抑使爲娼因交結權貴遂納貨賂既廉得其奸狀即白發之坐甲重罪還娼女良家奮不顧利害攻擊大著遷饒州路德興縣主簿縣西五里有溪控驛道其流湍悍涉者病之相其宜爲浮橋以鐵緪比舟上架板度用廣不通仍買田十畝橋若干以歲入爲繕修之費民使之名橋曰棲鸞渡曰申公生立祠橋西刻石頌之郡學田八百畝爲豪富民所占歲久不可理大府命理之即具究其實得田之形狀左驗悉與碑志合豪富民乃噤不敢爭田盡歸于學其政績大抵如平江辟湖廣行中書

王忠文公集卷二十四　十五

省掾史裨贊碩畫宰臣咸器之居無何遽請休致謝事而歸以承務郎婺州路永康縣尹致仕距故居五里中和山之陽結屋曰澹菴日相羊其間世慮漠不以經意遂終老焉歲庚子二月某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五即以其年某月葬于中和山之麓遵治命也元配劉氏繼室潘氏子男二人長曰澗用廕累調永康縣丞次曰沘女二人適唐紘徐某孫男二人將葬澗奉里人邵謙所爲狀告其友王褘曰先人墓石宜有銘以唯予也請褘不敢辭銘曰

申以國氏支于金華奕世載德厥徬大家是生才賢

以學自奮位則不崇燁有休聞晚贊相府庶益有爲胡歛其華卒弗大施惟仕與止蹈其斯正不激不迂爰考終命尚克有子而又有孫委祉所鍾其衍緜緜中和之墟閟綿玄宅匪銘不昭用刻山石

故翁君墓志銘

婺之永康有厚德君子曰翁君紵字德潤生於宋咸淳辛未五月日卒於元至元戊寅四月日享年六十有八至正甲申正月某日其孫瞿奉柩葬縣南義豐鄉金豚山之陽久之乃奉臨海張君顒所爲狀謁予銘瞿之言曰先大父雖生不有祿位無以自見於世而德之所存有以承其先垂諸後者儻足以不朽惟是懸綷之石不宜無刻倘假以一言論次而褒美之使託以永久獨非仁人君子與人爲善之盛心乎予惟張君嘗攝令茲邑稔知君行其言可徵而瞿又辱與予游序而銘之固不得苟讓也翁氏世爲永康名族以行義稱其鄉君曾大父安大父文約父朴從父桂皆世有貞德潛晦不燿君資禀純茂好讀書通大義卓然思有所植立以繼紹其先業禮以檢身儉以理家與人交忠厚和平之氣藹然可挹也所居去縣治不數里而近足迹未嘗至城市出租稅以給公上惟



謹吏胥莫或躡其門里中有不平者咸取直於君君爲之直必使各得其平乃已或有以匱乏告輒推所有濟之不少吝者客有自睦來𣜋者君左右調護之使植其家至於富饒其解人之紛周人之急振善扶誼如飢渴之於飲食爲之無倦也君天性孝友母魏氏實生涯君於涯爲庶兄凡家事一付之涯略不較短長以故得母氏之驩心涯早卒撫其子如已出不幸子輝亦早世二孫䊵䋾字而教之咸有成立嘗自謂曰吾仰事俯育庶幾心無媿怍矣晚歲思惟然曰人生幾兩屐耳徒碌碌何爲乃悉以家業付其孫䊵游終身焉其卒也鄉里之人咸嗟悼曰翁君厚德之君子也而今亡矣乎君元配陳氏生子一人卽輝也繼室章氏生女一人適應洪禧孫男二人長卽䊵次琳曾孫男四人玄孫男七人銘曰

猗歟翁君自躬蘊德自其先世有累有積積久必發鍾于君躬謂宜奮揚遂臻顯融君剛退然務有諸己實斂實藏弗耀弗修彼名是號我守以謙彼利是壞我取以廉居之休休已德已有餘澤所被垂裕爾後悼幽發隱播其遺芳後欲知君視此石章



鄭府君墓志銘

歙有隱君子曰鄭府君既殁之十有八年其子德裕始奉執友唐君桂芳所爲狀以銘來請德裕之言曰先君子德有以成已而壽不及艾也才足以用世而名不及顯也惟是塋且久而墓上之石猶無文以刻先猷遺懿將無以暴於後世不肖孤之罪其何以辭令幸獲交於執事不朽之託竊願有請也余惟自昔君子負其所有生不克表著於世死因泯泯而無傳者衆矣今德裕獨能圖其親於不朽其可謂孝矣廼閱狀迹其所列與德裕言合且唐君其鄉先生也爲言尤可徵則爲按狀序而繫之銘府君諱以文字彥



章鄭姓世爲徽之歙縣人曾祖南屬宋廸功郎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祖申道宣教郎父昭祖元奉訓大夫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副總管奉訓公先娶許氏生二子長曰淵承事郎平江等處財賦提舉次曰深再娶羅氏宋朝列大夫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尚書汝楫之六世孫奉直大夫新安通守爵之女生子二人長即府君也府君生而凝重狀貌偉然甫七歲氣象如老成人讀書過目即通大義爲詩歌語出人意表奉訓公愛之甚延名師訓教之常曰此兒吾子矣不年奉訓公遂捐館承事君方游京師以[illegible]以結客

久留備宿衛而深又早世於是府君獨奉羅夫人理家政內外井井有條遇事應物隨其鉅細急緩處之皆絲理櫛比不少紊年饑歲穀價三之一以賑貧乏卹閭宗族稱其厚德無間言而產業視昔日益加承事君之家食也治園池搆亭榭日與賓客壺觴絲竹以爲娛府君左右承順得其驩心而羅夫人春秋高且寢疾久府君奉湯藥惟謹夜則稽顙北辰願減已年以益母壽及居喪哀毀骨立人有所不堪撫承事君之子咸有成立女各得所歸其孝友純篤有如此府君識度明朗氣和而行奧雅不嗜仕進而樂從賢



士大夫游與之游者咸服其德器自以不及也至正癸未郡府列其行義上於行中書南行臺揚公行餘曹公復亨皆名御史也復剡薦之當得官不報壬辰之夏大盜及其境以物色求之將强之出府君憂憤疽發於背而卒十二月某日也享年四十有九元配程氏浙東宣慰副使相之女繼室程氏子男二人長即德裕次德堅女三人適汪誠程輻戴琥葬以甲辰十二月某日也在寧泰鄉小于山之原銘曰

有豈以殖之孰奪而嗇之有振而揮之孰閼而抑之吁嗟乎維命實職之施之後之子孫其食之我銘以

勅之過者式之

蔣季高墓志銘

嗚呼是惟季高之墓季高諱允升蔣姓東陽人年二十有九以辛至正十七年七月甲戌其卒之年月日也並以明年某月日墓在乘驄鄉御史里前封塢之原初褘與季高同從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溍季高之卒公甚哀之將為銘其墊俄而亦遂捐館遺命以屬之褘嗚呼褘尚忍銘吾季高耶雖然季高之交於褘也厚矧以公嘗有命師友之誼於是爲平[illegible]非褘誰實宜爲季高之先自漢山亭侯湛出京兆徙義興又



七世爲晉吳郡太守振使徙臨海又十七世爲唐吏部員外郎則則之子勲爲吳越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適徙東陽又十七世入國朝爲南康路建昌縣主簿沐季高之曾大父也大父吉[illegible]縣尉父玄私謚貞節先生母[illegible]季高幼[illegible]目即成誦見稱奇童稍長[illegible]於學貞節[illegible]嚴毅敎訓甚篤延太末方先生[illegible]同邑李先生亦於家塾俾季高禮而師之貞節君與兩先生皆金華文獻許公弟子其學承朱子之正傳凡天人性命之奥禮樂名物度數之詳季高悉得於耳提面命而會其指歸年甫弱冠所學已粹然一出於正矣及貞節君與兩先生繼沒季高乃束書入懷師山中博考而精思之所有既富發爲文章動合法度而時時審自馳騁有古作者風會黃公致政家居季高爰登其門公一代文章宗工少所許可每見季高所述作未嘗不稱賞以爲得之之晚也季高爲人恂恂然樂易不自衒鬻而議論風槩度越人表動靜出處嘗擇義而舉事母孝相其三兄極門戶振鄉閭居姻族備極恭順以故道季高之善者內外遠邇無間言季高嘗試有司不合遂棄其業兼爲部使者舉其茂材當得官未報而季高



死矣學士大夫以謂季高之於學行進而未止將必遠大其材有成而志有所就孰謂不幸而輒死也故其死也識與不識凡知其人者皆爲之悲而學士大夫於此尤歎夫天者之難必也嗚呼季高之不得壽考以盡其材以究其志豈不有命在天而命之至於如此何也抑天之於君子降年不永者亦何可勝數而君子之所以名世則在此而不在彼嗚呼有如季高者因其實而論其名其亦足以不朽矣夫季高娶陳氏子男三人旭暐時皆幼所著有時敏齋稿若干卷將葬其伯兄允同復以外甥楊芾所爲狀來

迺銘銘曰
大中之和弗永年名之晣可長世固茲藏無壞[illegible]傷勸貞
礪示來桀
墓表
故成齋王先生墓表
先生[illegible]城宇玉成姓王氏學者不[illegible]其字而用成
齋名之生稱者尊之之辭也[illegible]京五代時
[illegible]爲節度使曰彥超者[illegible]鳳於鄉至宋
自鳳林徙居郡城者曰[illegible]生[illegible]贈太師
追封魯國公本生曾[illegible]政和[illegible]進士[illegible]湖陰縣贈太

師追封魏國公[illegible]子[illegible]鄉貢[illegible]贈奉議郎
郎心政和八年進士[illegible]吏部尚
書除顯謨閣直學士[illegible]兩浙東路安撫使
贈東陽郡開國[illegible]古亦鄉貢進士
師德宣義郎贈大[illegible]次子浣知桂
陽軍贈正奉大夫[illegible]祖而楚國長子淮
紹興十五年進士淳熙中致位左丞相封魯國公贈
太師謚文定則先生曾叔祖也祖[illegible]大理寺丞
知汀州終朝請大夫父[illegible]康北院先
生幼穎悟[illegible]不

少[illegible]初先生從高叔祖直焕章閣兩浙西路提點
獄師愈嘗從鄉先生徽猷閣待制潘公良貴及龜山
先生楊公時中書舍人呂公居仁游其子爲主管建
昌仙都觀瀚受業東萊呂成公之門其孫爲魯齋先
生文憲公相傳道於鄉先生北山何文定公基何公
得於勉齋黃文肅公幹黃公即考亭朱子門人也先
生於文憲爲諸孫又在弟子列未嘗輒去左右而丞
相之孫直敷文閣福建轉運副使敬巖先生似其學
得于攜堂劉公炎雙峰饒公魯皆本於朱子復與文
憲公諸父子姓一門自爲師友先生於敷文爲從子


故又得以朝夕承教而無間討論經義講説理趣微
辭奥旨聞見日深其家學之淵源與他人號稱師弟
子者不侔矣先生之學既粹然一出於正而固未嘗
標榜以立異矜持以爲高同時若葉公[illegible]者丞相衛
之孫何公欽者文定之子皆與先生以[illegible]流文雅相
尚爲忘年交先生素無仕進意或勉之[illegible]祿不可
墜也乃赴銓試中其首選補修職郎監建康[illegible]稅院
未及上而運去物改[illegible]不復出[illegible]先[illegible]爲終焉
計矣父之遺民故[illegible]論[illegible]先生與[illegible]戴公表
元永康胡公長孺浦陽方公[illegible]人謝公[illegible]皆以節

棙祖激厲時唱和於殘山剩水風月寂寥之鄉黍離麥秀之音往往而見讀之令人有慨然之思焉於是浙東宣慰按察二司並治於婺握帥符持憲節而來者騏僚佐悉碩夫鉅人若恒山周公鍇隴西李公思衍洛陽陳公元禮河東臧公夢解曹南完顏公貞漁陽鮮于公樞郡守倅若高平孟公淳錢唐夏公若水薊丘李公衎無不略勢分折交於先生造先生之廬無虛日或咨扣義理或商確詞翰或講求典故之沿革或訪問政務之得失先生歷歷與之言莫不厭服以謂前代文獻之遺惟先生足徵而已先生手采明



朝儀渠渰習而冠帶偉然望而知其爲喬木故家之君子也婺爲呂成公過化之地後人因立祠事焉憲二司欲招徠學者講讀祠下圖屈致先生爲之師而先生不欲以師道自任則薦仁山金先生履祥且以書勉之出仁山文憲門人也時方高臥蘭江上因先生言不得已爲起文憲之道繇以大明故凡學者猶以事仁山者事先生焉先生生于宋淳祐丁未十一月十七日卒於今泰定元年四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八以卒之年十一月日葬于金華縣東安期里黃枇鴆之原夫魏國兆域若干步所著詩文若干卷

十□若干卷娶永嘉趙氏二子長邵孫次雲龍將仕郎江山縣尹致仕孫男四人開閑闇闓並以文學世其家嗚呼宋南渡後以及于今婺之衣冠家莫盛於□□對祿道德聯輝奕葉而先生有以承其先子孫□是倡是續而先生有以啓其後徵諸其身不亦□德之君子乎嗚呼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自先生沒而百年之老成典刑盡矣然其所以不朽者久猶未有登載遺風餘範將遂湮微是用追述其梗概揭于墓道庶幾來者有所審觀焉

## 俞母石夫人墓表



義烏俞氏有賢母曰石夫人諱端靜字可度石姓也石翁浦江望族祖諱銓通州泉州南外大宗正丞父某母某氏夫人生于宋開禧三年丁卯六月四日以有元至元二十五年戊子九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八十有二後四年辛卯某月日葬崇德鄉蓮塘山之西原又六十有四年其曾孫宗治謀追列遺懿揭于茲表宗之言曰我曾祖母夫人之幼也莊重而敏慧凡女工之事咸精其能好讀書史通古今大略宗正才君甚愛之擇所宜歸以歸于我俞氏爲曾大父奉□郎諱夢炎之配我曾大父本朝奉郎簽書鎮南軍節

度推官諱偘之孫諱宣子之子我五世祖氏亘
雲縣丞諱甯強於朝奉府君爲從弟命以爲孫婦
是夫人逮事祖姑朱氏朱持家甚嚴有法夫人佐其
奉祭祀待賓客能每自得其歡心有疾躬侍粥藥衣
不解帶者數月朱歿夫人繼專家政一遵其舊故曾
大父得不以米鹽細故爲累刻意問學用周禮領漕
薦於江東初我高祖諱厚祖早沒曾大父既爲之後
而高叔祖諱閎祖於凡田產輙倍取爲己有夫人語
曾大父曰爭之則不足讓之則有餘君幸無較焉曾
大父泫然泣曰爾之言我之志也卒無閒言夫人外



姊宋氏自幼與夫人同育次適侍郎朱公質之子家
既盛且有膺而無所出求子於夫人以爲繼夫人固
辭曰繼嗣命同宗禮也今取之他姓不其起爭端乎
朱公聞而歎曰秉節貞潔而識見明達眞賢母哉我
曾大父既早喪夫人孀居四十年篤于教子延名師
訓之而親以督之人必誡教其子又每取古人名言善
行以勉人讀史見奸邪逆亂輙必廢書而嘆父忠義節
孝則嘖嘖歎美不已月旦望列子婦堂下命誦柳仲
塗家訓使之聞我先祖兄弟用能以孝弟稱夫人年
既老而動靜禮度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喜愠雖

處貧厚而自奉極儉約常躬紡績不辟元祖每進一
家幸給足何自苦爲夫人曰婦人之事女工從男子
之事學業寧可因貧富爲勤怠乎性好施予務周人
之絶遺歲救饑廪以賑糴鄰佃有逋負悉其券焚之
而詒不求福而利益也凡此皆夫人之懿行我先祖
常舉以語宙語及未嘗不流涕也宙謹志之不敢忘
予其稱書之以昭示于永久樟闈自昔風化之美皆
本於内治而推行於閨門家施以齊也維夫人五
世祖姑黃令人于姑孝承其夫以敬御諸子若孫既
慈且嚴家貧親服儒爲資延儒先以教子其子工



部郎官良能兄弟聯登科第悉爲名工故義烏之賢
母稱俞氏矣嗚呼夫人所謂善於繼承者耶其貞則
嘉族誠足以勵世能俗易之黃裳元吉詩之警戒相
成庶幾求之是不空無所表見庸述宙之言序次如
右夫人三子長曰京登仕郎次曰魏早夭次曰高則
宙之祖也女五人長適朝請大夫通判處州李石次
與四俱夭次適將仕郎朱程次適國學諭吳鏞孫男
三人長曰棋爲諸父嗣後次曰祐祐則宙之父也
一人適黃祐曾孫男四人長即宙次宣次安次宗
四人玄孫男一人濟女三而濟則宙之子云

凝熙先生聞人公墓表

凝熙先生姓聞人氏諱夢吉字應之婺之金華人也
凝熙者門人之所以謚先生謂先生爲德執醇而弗
變含和而有耀以凝熙易名爲稱情也然先生非隱
者也嘗仕于時有官位矣不見爲先生稱而稱以私
謚者先生之德不因官以爲重故不稱其官而稱其
德也維聞人氏系出漢太子舍人通後居于蜀宋季
有諱詔者爲金華縣令因家焉子孫遂爲其縣人縣
令生道孫元初爲溫州路儒學教授教授生誠老仍
世業儒號桂山翁翁生三歲而孤母王再適項氏翁



鞠於項氏因從其姓娶劉侍郎諸孫女實生先生乃
以先生還氏聞人云先生幼有異質學知嚮方鄉先
達定庵王公某與其魯齋文憲公柏崇尚伊洛之學
以承朱子之傳翁皆及其門而所學得之定庵爲多
於是以其所得者以教先生父子自爲師友夙夜磨
切所資日深先生於七經傳疏悉手鈔成帙義理所
在必深究而審察雖其微隱剖析靡遺凡訓詁家之
說有紛拏牴牾者皆爲别白是非使歸于一閉戶討
論逾十年不出郊一日有從游城南者取所藏董履
之履久弗御底敝且穿矣久之乃開門講授四方

學者咸來受業婺爲憲府所治司憲者每禮致先
生郡庠爲學者師及歷仕教官所至學者爭從之游
先生設教先道德而後文藝有以經傳疑義爲問辨
者必爲敷陳衆議而以已說折衷之使其領解乃已
前後學於門應二千人隨其資而裁補之多爲成材
先生信道甚篤持己應物一以誠涵養既純內外
一致長身山立而退然不勝衣氣貌沖粹如玄文之
玉溫潤無瑕而孚尹煥然乎其未嘗有惰容雖祁寒
盛暑常正襟危坐儼然若有思令人望之起敬即之
愛慕不能舍以去蓋識與不識莫不稱爲有德之君



子者也泰定丙寅先生舉進士一鄉上禮部不合體
復連中鄉貢例授用薦者爲校官歷處州學錄備
州西安縣學教諭昌國州學正以累考及格授泉州
學教授至正戊戌朝廷遣治書侍御史李君國鳳經
略江南得承制封拜君嘗從先生游知位不稱其德
除福建等處儒學副提舉而吏部亦以先生年勞當
陞調慶元總管府知事皆不上壬寅三月某日卒于
永康之寓舍享年七十以其年八月某日葬于某鄉
某山之原夫人胡氏無子以弟之子復爲後女二人
長適唐壽道次適胡裕夫人之姪也先生之歿門人

翰林編修宋濂原道書院山長吳履仁和縣丞唐
元嘉等既相與謀私爲先生諡又上吕郡太守柯之學
官而濂復述其行以爲狀令國子學錄張丁嘗集先
生遺文爲六卷且以狀授禕曰子吾鄉人知先師爲
詳冢上之石宜有刻文以惟子也且先生禕執友也
諡不敢辭乃論次如右而復爲之言曰嗚呼聖賢之
學先生之所爲學也觀其立誠以務平本推善以及
於人表裏融通始終純壹稱爲有道之君子夫何疑
焉嗚呼先生爲足以不朽矣揭其微者于貞石俾
之來者尚有考於斯

漳州路達魯花赤合魯溫侯墓表

元有盡節之臣曰漳州路達魯花赤迭理彌實字
子初合魯溫氏西域人也洪武元年王師征閩閩八
州不兩月而平當是時合魯溫侯實監漳郡於是守
將既以所部軍先遁郡事又屬他官攝制政不自已
出欲圖守禦之策計未央而攝制者已納降俵報新
朝使者至禮當郊迎侯從容語左右曰吾將圖之乃
朝服北面再拜曰臣四十始仕不數年致位二千石
國恩厚矣今力不能禦敵義不忍降報國恩者唯有死
耳遂斫其印篆書其笏曰大元臣子置案上即引佩
刀剌喉中絕咽以死既死手執刀按膝坐儼然如生
時郡民聚哭庭下共貲地共斂葬城東門年甫四十
有六矣侯早歲備宿衛用年勞當入仕以母老不忍
去膝下不願仕爲求服除東宮素知其才力勉之乃
起以承直郎行宣政院□□至正辛丑陞奉訓大夫
□州路治中尋改福州壬寅以事至京除福建行省
理問官階轉奉議與福建行省平章□普化同討
伐寇盜誤閩城不得入侯贊平章集□□民爲兵急
圍盜勢既蹙乃開城東圍使□□以勦兵躡之以
功陞朝列大夫居二年除漳州路達魯花赤階至中
大夫特除有定換全閩民苦其暴侯曰吾受千里
生人之寄寧忍坐視弗加恤乎凡蠹政事之利病與
除之敏於吏事而務存忠厚民愛其惠甚多故其死
也漳人無不痛思之其爲人可稱道者如此侯祖曰
□□達兒大都路治中父曰□□□□□台中
夫人□□回氏子男二人長六十宿衛爲達□□□
晉□□帖木爾江西行省□□□嗚呼世之論者每曰非
死之難而處死之難□侯□在守土義不事二姓而
守其土以死可謂死□所矣豈非盡節之臣歟余
至漳州得侯死事□□□入州之吏大小莫避歟

千古而大節烈然如侯者殆不可一二數故爲書表之而并及其官伐世次使刻諸石豈特以慰潭人之思庶用爲人臣之勸云

特齋先生俞公墓表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薰漬狃狎胥化成風而宋之遺俗銷滅盡矣爲士者辮髮短衣效其語言容飾以自附于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爲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爲之變是時金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義冠談說古道客造門肅家儀旃首拱而愍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



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揖皆有辭相稱慰慶賛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宋久不知宋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爲異或尤以爲迂緩先生不顧也年七十有二卒于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亡而宋之遺俗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叔器別號特齋其先杭州吳越錢氏時有仕其國爲戶部尚書兼營田使者曰公帛嘗道婺義烏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戶部生德銓德銓生謨又徙金華之孝順鎮謨生海海生晉轉晉智各有子四人皆爲儒惟晉智子昱言宋大觀三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豐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其縣主允中允中生性性生咨益咨益生壽壽生義先生父也母金氏先生少好學嘗自程督鉤發窺索水涸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即退修于家於經史有潛心搜討較辯疑昧多所附益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于門先生年愈加志愈篤爲學晚而彌成人望其致于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不大顯于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又而亦散軼不傳世由是無從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其詳者惟子暨孫至曾孫則已疎矣使



更越數世復有知者乎篤於自信者固不卹乎人之知否然德如先生而弗傳則天下之爲善者寡矣褘是以論列之以見不苟合乎一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先生娶王氏生四子曰祿祺祜祉而卒諸子以卒之歲十二月甲子葬于就日鄉義和里之楊家園今去先生卒時四十有六年而先生之孫有欽有奇有識有概有慶有用有元多爲老成人曾孫五人亦已長云

烈婦李夫人墓表

嗚呼是爲烈婦 李夫人之墓夫人夏氏諱婉常宋丞

國文莊公之裔孫九江人也年二十爲南昌李氏婦又十四年當元至正戊戌歲四月十六日陳友諒陷南昌夫人死之頃予承詔修元史有司以夫人死事來上亦既書其大節列于史冊徽名峻範可不朽矣會其夫宗顒官王朝爲國子學正與予善復請論次其言行之詳表于墓道予不敢以不文爲辭李氏江西令族也在宋世擢名科第法從者凡數葉而宗顒李克正自少有才畧能振其家聲夫人之父權茶副使德懋愛夫人故以妻宗顒夫人生六歲而母没能以禮自防女工既精又讀書通大義既歸李氏建寧其



姑左右承順得其驩心姑嘗有疾朝夕奉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以孝聞平居治家有法相其夫祀祖宗欵賓客舉無違禮資性剛慧而處事遇協一用柔巽族姻之間號能盡婦道者必稱夫人焉及友諒之衆來攻城夫人度旦夕城且破謂其夫曰禍迫矣吾夫妻子母萬一不相保唯當索我井中耳俄而城陷夫人與其夫若子皆相失獨携二女匿後園叢竹中寇直其所在欲驅以去夫人探懐中金珠擲之曰我不行以此遺爾不然即殺我寇得金珠輒去而繼至者相屬度終不可免乃擁二女投井中井水淺不得

而水旁有甃石横出可立乃挾二女立石上有頃婢從井上呼夫人問夫與子安在婢以詭辭對曰俱亾矣夫人大哭謂二女曰我意汝父在故忍死在此今汝父既亡我不死何待又哭曰天乎李氏何辜禍胡若是酷邪然吾幸身不汚庶無玷李氏可與我夫相見地下矣且以後事囑其女言甚悉即更自投水次女繼之既而其夫至救長女得無恙而夫人與次女皆死矣夫人時年三十四次女甫十歲明年己亥十一月五日祔葬新建縣西嶺鎮梅岡先塋之側長女曰貞蘭適舒景南子曰樾今爲國子學生嗚呼死之



於人大矣惟義是蹈而視死如歸雖君子猶難之況女婦乎若李夫人之死就義無難如此稱之曰烈婦焉有媿哉夫秉德録美以示世勸者史氏之責也予是用重書其事以寓夫善善之意春秋之法具文以見意故亦不復爲之辭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二十四終

嘉靖改元十月四日
分守浙東道委官金華府同知張齊校刊

右義烏王文忠公集若干卷吾友篁溪祝君鳴和之所刻也刻之云何匪徒為其文為其人耳昔我皇祖龍興英賢并汲浙東之產多文章江右之產多節義兼之者其公乎請言公之為人也學純而行端



志偉而氣壯惟純也故其說邃以精惟端也故其辭嚴以整惟偉且壯也故其深長之思雋永之味浩然而不窮充然而有餘焉窮鄉晚進雖未知公死難之詳然即斯集而讀之則其心胷面目若親炙於一堂之上而所謂節義者可以因文章而槩見矣故曰刻斯集也為其人匪徒為其文也刻既成間有一二為錄者所誤篁溪屬鵬校正之謹綴數語於末簡以致區區景仰之意云

嘉靖甲申正月穀日浙江布政使司左參議崑山後學方鵬拜書